**作者：Abdul Hab（Book 2）**

**知己知彼----面向穆宣挑战的辩道与护教( I I)**

**=================================================**

**第十六章圣经 — 比古兰经更优越的启示与经典**

**（一）圣经与古兰经文本客观学术层面的比较**

**本文的第一部分乃根据圣经与古兰经作个文本、客观、学术性的比较（a textual, objective, academic,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Bible and the Qur’an），不涉及核心信仰的真假问题。摆平比较的是明显的文本事实，以及建立在学术要素与个别宗教本身的论述。阅后读者可作客观评估，到底哪一部经典具有更高的客观学术价值。**

**（1）比较经典的作者**

**按信仰立场，穆斯林相信古兰经每一字句都是阿拉从天上赐下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旨。但察阅文本，无可否认古兰经更像是穆罕默德个人的讲道集；他宣讲了，伙伴们把信息记载传承。从信仰立场看，基督徒则相信整部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然而文本显示它乃是由约40位作者所著的66卷书之合订本。**

**比较古兰经，参与著作圣经的众多作者〔40对1〕肯定是个优势。读来读去，古兰经所表达的不过是一个人的经历与说辞。但从圣经却可读到约四十位作者的经历与信息；加上圣经作者来自不同的年代与处境，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与恩赐才华的多元背景，如埃及王子与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以色列的战士兼贤君与诗人大卫、政治家先知以赛亚、草根先知阿摩司、主耶稣的渔夫与税吏门生、大学者保罗与同伴路加医生等等。与其自我局限于某文盲〔穆斯林说穆氏是文盲〕的讲论，不如从众多名门俊杰受教。**

**（2）比较经典的篇幅**

**按篇幅除了经卷数目乃1对66之差，有关章数古兰经共有114章，圣经的66卷则共有1,189章〔圣经多出约10倍〕。节数方面圣经共有旧约23,145 + 新约7,957总数为31,102节，而古兰经则只有6,236节〔6,666节的说法不实；圣经的节数比古兰经多出约5倍〕。字数方面按原文圣经约有八十万字，而古兰经则约为七万七千多字〔圣经多出约10倍〕。中文和合本神版共有930,222字。[****[1]] 概括而言，古兰经的篇幅约只有圣经新约部分的份量，即约整本新旧约圣经的三分之一。**

**（3）比较成书年代与处境内涵**

**根据伊斯兰，阿拉开始降赐古兰经给穆罕默德乃在公元610，而终止于632穆氏逝世时，前后约23年。因此古兰经文所记载与反映的不过是当年先知穆氏个人与阿拉伯半岛人事物的情仇纠结，特别是他出来传教并为建立神权统治所推行的圣战与长篇累牍的伊斯兰宗教法，还有那套重复引用基‧犹宗教等典故针对当代人宣告末日审判的警告与教诲。**

**另一方面，圣经从创世记至启示录前后涵盖约1,600年的著作场景（约公元前1500 – 公元100），其中蕴涵约40位作者的生命历炼，并反映相关世代丰富且复杂的个人、史地、经政、文化、宗教等互动风貌。从中可窥探古代帝国如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等的兴替及其所遗留的军政宗教等文化轨迹。令人惊讶的是，在展示一个世界性繁浩视野的同时，圣经却得以成功地把焦点聚中于以色列民族的发源、兴衰及其宗教与救恩历史掌故，而至终推展至并宣扬上帝为全人类所预备的弥赛亚救世福音。按学术研究，圣经确实是个挖掘不竭的宝库；单就相关考古学已是挖掘不尽，不时都有新的发现！其中的古老故事却又与现代世局有紧扣的关系。**

**（4）比较经卷排列与章节次序**

**很客观地看古兰经，其章节的排列除了把长的列前、短的列后实在是毫无次序、凌乱一团。后边短的经文大多数是属于麦加时期，按理是应当排在前面，因为穆氏先是在麦加传教，过后才迁移至麦地那，但结果却是麦地那长篇累牍者被列在前头。另者在一些麦地那章里却穿插有麦加时期的启示，反之亦然。最令人费解是古兰经共有114章，伊教学者怎么搞得把阿拉给穆氏的第一段启示列在古96:1-5，而把内含阿拉“完善了”伊斯兰的小段经文插在古5:3！〔第五章共有120节〕**

**单就古兰114章的名称即可见其断层端倪，如第一至十名称为：开端、黄牛、伊姆兰的家属、妇女、筵席、牲畜、高处、战利品、忏悔、优努斯......其间绝大部分都没有实质性的连贯。这是常困扰穆斯林释经学者的课题。就算确定了某段经文的时期，还得进一步探索其降赐的处境与原委（asbab al-nuzul），而这方面经文本身常缺交代。当然许多穆斯林学者会为此辩护，谓其中有怎样怎样的逻辑性联系，是也非也，读者可自行判断。其根本原因是穆氏死时全然未曾针对古兰经的收集、编辑与章节作出交代。**

**但圣经就不一样。它从旧约至新约，从创世记至启示录乃是循序渐进，显示创造万物的主、宇宙的大君王天父上帝如何在历史长流中掌管并成就祂对其选民及全人类的救赎恩情 —— 从原创的天地〔创世记〕到新天新地〔启示录〕，从失落的伊甸到复得的乐园，从旧约的祭祀到十字架圣羔羊的赎罪，从以色列地上的会幕到普世属灵基督教会，从尘土的人到荣耀的人，从时间进入永恒。从这角度客观评估，古兰经乃望尘莫及、无善可陈啊！**

**（5）比较语言、文学体裁与格式**

**古兰经单单使用阿拉伯语〔包括一些外语词汇〕，圣经却使用有三种语言，即旧约的希伯来语与少许亚兰语〔但以理书和以斯拉记的部分，共268节〕，以及新约的希腊语。意思说若有语言学家要做研究，他从古兰经只能学到阿拉伯语，却能从圣经学到至少希伯来语和希腊语。**

**文学体裁与格式层面，古兰经大体上都使用议论与叙述体裁。属麦加部分的经文有些带有诗意画面与押韵，读来或铿锵有力但又不是诗歌；属麦地那部分的经文多数是辩道说教或法律条规论述，如此而已。而新旧约圣经显然含有多元体裁与格式，包括历史〔占旧约绝大部分、新约的使徒行传〕、法典〔如利未记、申命记〕、传纪〔如路得记、以斯帖记、约伯记、四福音等〕、诗歌〔旧约诗歌书〕、格言〔箴言〕、书信〔保罗、彼得、约翰等的书信〕、启示文学〔启示录、部分但以理书〕等。当然比喻、隐喻、寓言、拟人法、夸张法、反语法、辩证法、戏剧法等格式比较古兰经是百倍的丰富！**

**一般穆斯林开口闭口扬言古兰经的文学是如何十全十美、精美绝伦，一些西方学者也加以附和〔不知附和者晓得多少阿拉伯语！〕。经卷中的优雅成分肯定是有的，但是否像穆斯林所夸耀的完美则有待商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文学上的优美是否可成为启示/真理的准则？实际上，铿锵优美的口头文学在伊斯兰之前早已是阿拉伯文化的强项。还有一点：在伊教政权下，对古兰经的任何异议或批评都可构成亵渎重罪，死有余辜，谁敢负面批评！无论如何客观地说：论文学的优美，圣经一点都不会输给古兰经！**

**（6）先前经典的优势**

**圣经的第一卷即旧约创世记约撰写于主前1,400年，而其最末后的一卷即新约启示录则成书于约主后90年代。按伊斯兰，古兰经启示始于约公元610年，终止于632年。而按伊斯兰的叙述，其编辑成书则是约二十多年后的事。因此古兰经的出现比较旧约创世记迟了约两千年，比较新约则迟了约五百多年。**

**原则上较晚的著作当尊重较早的著作。实际上古兰经也十分尊重新旧约圣经〔古兰经称之为摩西的律法书《讨拉特》、大卫的诗篇《宰逋尔》和耶稣的福音书《引支勒》〕，且从中传袭了好些故事与观念，甚至指示穆斯林有疑问时当向犹‧基宗教徒求教（古10:94-95）。可惜古兰同时又控诉谓有有犹‧基教徒给经典造假/隐匿，导致一般穆民不信、批判圣经。**

**然而因着新旧约圣经为“前经”的年代优势，实际上穆斯林学者讲解古兰经时常不得不参照圣经，特别当涉及旧约与新约的历史与人物典故，但基督宗教徒解释圣经却全然不需要古兰经。按逻辑若论述同一事件，而后来经典与先前者在记录上有所出入，当然必须根据先前经典作判断，除非有具体理由推翻前者的权威性。从这角度看，圣经比古兰经更胜一筹。实际上至今穆民无法提呈任何具体、可信的凭据证明基督门徒造假。有关不同古抄本之间的一些差异是圣经学者们所知道并处理过的，且毫不影响圣经的整体启示。论抄本间的差异其实古兰经的更多。**

**（7）各别经典的启示模式**

**按伊教讲法，古兰经的赐下与成书乃是阿拉藉着加百列天使长，把原先保存在天上一板块的经文一句句地传递给先知穆罕默德，让他照所领受的字句颂读〔“古兰”的字面意思即“诵读”〕，由伙伴忠实地写下，因此古兰经的默示可说是机械默写论（mechanistic dictation mode），因它全无牵涉穆氏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才学，所以说古兰经是阿拉的话。问题是“如何证明”古兰经文每字每句都是阿拉直接所说的话，且被先知穆氏忠实地理解与传讲，同时由伙伴准确地记载、传递？**

**而基督宗教圣经的默示可称之为动力概念论（dynamic conceptual mode），意思是上帝藉着内住在祂仆人心里的圣灵，让他对上帝的旨意与引领有所看见与感动，藉着个人的经历、领悟、思想、情感、意志与才学把它准确地写下，或口头宣讲了再由门生加以忠实记录。在这过程中所传递与撰写的，上帝要其子民把它们忠实地编辑成书以供世代传承，所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乍看之下，伊教的“机械默写模式”显得匪夷所思 —— 没人看见、听见，也无从证实，全凭穆氏个人说了算，也不准任何信徒质疑。**

**动力概念论相信，在启示与笔述的过程中作者在遣词用字层面也蒙上帝保守不至产生任何差错，因此可当之为“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同时因相信新旧约整部经典都是出自动力概念配合字句默示模式的产品，因此它也是具“全面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的产品。从这些角度看，基督教会的圣经可说100%是人的作品，也100%是神的话；这样论点乃坦然摆在世人面前以供评估、确认、信从。比较之下基督宗教圣经的动力概念启示模式岂不是更合乎情理？**

**（8）各别经典的主题论述**

**整本古兰经的主题论述显而易见，即呼唤世人当离弃偶像、敬拜阿拉、当为末日作准备、信从先知穆罕默德、弃恶扬善，并为此斗争〔动词jahada，名词jihad；指奋斗、斗争或圣战〕，以便获得今生来世的宏福。这主题一再引述挪亚、亚伯拉罕、罗得、摩西、古以色列民的故事古为今喻重复论述，加上穆氏所定的律法条规。**

**而圣经的主题则可分为两个部分，再加以综合指向共同目标。旧约的主题是上帝藉着先祖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为祂的子民在列国中作祂的见证，可惜其选民却丧德辱主，但上帝预告当时机成熟，将为选民并全人类预备一位弥赛亚救世主。新约部分则展现弥赛亚即耶稣基督的来临，并传扬祂的作为与所成就的伟大救恩，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可见新旧约各有其重点，但两者具连贯性且至终聚焦于共同目标，即指向万民与以色列的救赎。其主题可分别处理又对观联系。比较古兰经，圣经的主题绝对是更为宏观丰富。**

**（9）源头实录与忠实传承**

**犹如上述，整本古兰经的内容全凭穆氏个人口传，他讲什么就算什么。他说所领受的每个字句都是阿拉给的，但从来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听到，更不可能加以证实，但无论如何信士们却都必须绝对顺从。据说穆门直系弟子听了先知所领受的启示都忠实地加以笔录传递，但这也是经百多两百年后伊斯兰学者的传言，实在是全然没人可加以佐证，也没有人敢于质疑。**

**圣经方面其原始启示有口传也有书写、笔录；看来其中更多的是作者直接书写。旧约的摩西、撒母耳、大卫、所罗门、以赛亚、但以理、以西结、尼希米、以斯拉等等都是可讲可写、大有学问的人。有的作者可自己书写，同时有文书可代为笔录。**

**主耶稣和众使徒也都能讲能写，保罗更是当代出类拔萃的大学者。直接书写者当然比听来者〔如先知穆氏〕更为可靠，何况听来者是个文盲！主耶稣自己没有〔不是不会〕写作，但祂的启示与教导有神迹奇事加以印证。而祂的生平事迹也有许多目击见证人，有些且即时加以笔录描述。比较之下，读者是优先考虑一个文盲聆听者的传言，或是好些能讲能写、大有学问者的见证与传承？**

**（10）翻译版本与流传影响**

**圣经乃是全世界译本最早、最多、流传最广的畅销书。截至2019联合圣经公会〔简称UBS〕在世界各地区就有148处属会，还有威克里夫（Wycliffe）等好些其他独立的圣经协会不算在内。按**[**Wikipedia.org页面Bible**](http://www.wikipedia.org-bible/)**Translations所引用的2020年12月18日之威克里夫报告，截至2020年9月，整本新旧约圣经已经翻译为世界704种语言。此外新约另译有1,551种语言，再加上拥有局部翻译的1,160种语言，整本圣经已译成3,415种语言。**

**出版方面，别的不说，单就中国南京的爱德印刷厂，从1985创立至2014，单为国内就印刷了6,500万本十个版本的圣经，也为国外印刷了6,930万本90种不同语言的圣经。[****[2]] 世界其他地区各别印刷的更是未计其数！截至2019年11月，南京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的印务厂就已经为世界各国印刷了两亿本圣经！[****[3]]**

**古兰经方面，上网查询或许是最完整的一个报告谓它已译为114种语言，其中47种拥有全译本，另外的是局部性翻译。若把古兰经外语全译本的数目倍增计算也不过是整百种〔不包括某种语言译本可能含有的不同版本，如其中文译本即含有约二十个版本；英文版者或许更多，新旧约圣经译本的不同版本也很多〕。无论如何，古兰经的译本与出版数量显然乃远远落在圣经后头。译本与流传之多寡反映相关经典的份量与其在世界各处所发挥的影响。[****[4]]**

**小结：暂且不谈相关经典内容的真实性与权威性，单就上述根据文本作比较的十个观点来评估，洞若观火，优劣立判！**

**（二）古兰经如何论述圣经？**

**穆斯林开口闭口说基督教的新旧约圣经曾被篡改，故已失去其真理价值，因此敌视并攻击圣经，也不让一般信士阅读免得被误导。若问谁说圣经被篡改了，回答曰这是古兰经讲的。但到底古兰经如何论述圣经，恐怕没有几个穆斯林认真地从古兰经本身深入探讨而是以讹传讹。下列是一些古兰经论述圣经的经文，相关的括号〔〕注解和字句下的线条乃笔者所加上者以正视听。按古兰经的论述，摩西的书和耶稣的书都有崇高威信，乃是出自阿拉的怜悯与恩典。**

**（1）耶稣确认/证实（tasdiq/musaddiq）在祂“两手之间”摩西律法书的权威性**

**古兰经3:50**

**“[我奉命来]证实在我之前降示的《讨拉特》，并为你们解除一部分禁令......”**

**〔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本节中的“之前”原文是“ma bayna yadayhi”（what is between its/his hands），字面涵义是“在它/他两手之间”。既然是“在他两手之间”应该是说在主耶稣传道期间，摩西的律法书《讨拉特》乃是“现存 — 就在他面前”（what is before it/him – in its/his presence）；主耶稣/古兰经都没控诉说律法书已被篡改。〕**

**古兰经61:6**

**“当时，麦尔彦之子尔撒曾说：以色列的后裔啊！我确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讨拉特》......”**

**〔本节的在我“之前”原文仍然是“ma bayna yadayhi”（what is between its/his hands），指在耶稣“两手之间”的律法书；同样的主耶稣乃加以证实，而非控诉它已被篡改。古5:49也作同样印证。按古3:48和5:118，是真主亲自教授了耶稣律法书和福音书，因此它们怎能会被篡改呢？这类经文显示在耶稣世代旧约经卷的可靠性。〕**

**（2）先知穆氏也确认/证实（tasdiq/musaddiq）在他“两手之间”摩西律法书与耶稣福音书的权威性**

**古兰经3:3-4**

**“3他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古兰经〕，以证实以前的〔“两手之间”ma bayna yadayhi〕一切天经；他曾降示《讨拉特》和《引支勒》。4于此经之前，以作世人的向导；又降示证据......”**

**〔古兰经中许多类似的经文显示当年在先知穆氏“两手之间”的新旧约经卷确是现存、天启、可靠；穆氏并没说它们都被篡改、变质了，可把它们丢在一旁。〕**

**古兰经6:154-155**

**“154我把经典赏赐了穆萨，以完成我对行善者的恩惠，并解释一切律例，以作向导，并示慈恩，以便他们确信将来要与他们的主会见。155这是我所降示的吉祥的经典，故你们当遵守它，并当敬畏主，以便你们蒙主的怜悯。”**

**〔按古兰经，摩西的经典是天启的，敬畏上主者都当遵从书上的话以获得指引与怜悯。〕**

**古兰经5:43-44**

**“43他们有《讨拉特》，其中有真主的律例，怎么还要请你判决，而后又违背你的判决呢？这等人，绝不是信士。44我确已降示《讨拉特》，其中有向导和光明，归顺真主的众先知，曾依照它替犹太教徒进行判决，一般明哲和博士，也依照他们所奉命护持的天经而判决，并为其见证......”**

**〔按上述经文，曾有犹太人寻求先知为某民事诉讼作判断，先知拒绝了并训示他们回去遵照自已的律法书《讨拉特》作判断，因那是引向光明的天经。若当年摩西的律法书已被篡改，先知穆氏该当不会作出这样回应。这段经文确立了旧约律法书的权威性。〕**

**古兰经10:37**

**“这部古兰经不是可以舍真主而伪造的，却是真主降示来证实以前的天经，并详述真主所制定的律例的......”**

**〔上述经文同样宣称阿拉降赐古兰的宗旨乃为印证在先知穆氏“两手之间”（按原文ma bayna yadayhi）的经典，即旧约律法书与新约福音书。它们即是“以前”，也是“现存”在穆氏时代。古34:31、35:31等经文也具有同样涵义。〕**

**（3）先知穆氏训示基督宗教徒当按照福音书行事，不然则是恶人**

**古兰经5:46-47**

**“46我在众使者之后续派麦尔彦之子尔撒以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赏赐他《引支勒》，其中有向导和光明，能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作敬畏者的向导和劝谏。47信奉《引支勒》的人，当依真主在《引支勒》中所降示的律例而判决。凡不依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的人，都是犯罪的。”**

**〔第47节要求基督宗教徒以自己经典《引支勒》为典范；意思说就算古兰经是从阿拉那儿降下来的，基督宗教徒仍然当坚持以自己的经典为信仰依据，否则将被定罪。同样若当年福音书已被篡改，先知穆氏该当也不会作此宣示。〕**

**（4）不单是耶稣领受智慧、圣灵，众门徒也得到真主的启示**

**古兰经5:110-111**

**“110那时，真主将说麦尔彦之子尔撒啊！你当记忆我所赐你和你母亲的恩典。当时，我曾以玄灵扶助你，你在摇篮里，在壮年时，对人说话。当时，我曾教你书法、智慧、《讨拉特》和《引支勒》......111当时，我启示众门徒说：‘你们当信仰我和我的使者。’ 他们说：‘我们已信仰了，求你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

**〔既然耶稣的门徒也得“默示”（wahyu），意思说整部建立在门徒/使徒权威之上的新约经卷也都有真主的默示；参 提摩太后书3:15-17。〕**

**（5）摩西的书和福音不单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也是为“世人 — 全人类”而赐下**

**古兰经3:3-4**

**“3他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他曾降示《讨拉特》和《引支勒》4于此经之前，以作世人的向导；又降示证据。不信真主的迹象的人，必定要受严厉的刑罚。真主是万能的，是惩恶的。”**

**〔经文明说摩西的《讨拉特》和耶稣的《引支勒》都是为指导“世人”（insan）指全人类，而非如穆民所说单为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穆民若否定这涵义也等同于否定自己的古兰，因为当古兰经讲到它信息的普世性，也是用同一个字“世人”（insan；参 古2:185）。古兰经19:21也宣告说耶稣的降生是真主给“世人”的迹象。〕**

**（6）阿拉晓谕穆斯林也必须接受先前降下的经典**

**古兰经4:136**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 古兰甚至引录了诗篇37:29；古21:105，“我确已写在记念的《宰逋尔》（Zabur，诗篇）中：大地必为我的善仆所继承。”**

**〔按古兰经，上主命令穆斯林也都当相信摩西和耶稣的经典，不然将遭受审判。〕**

**（7）若有不明白之处，应当向先前领受经典的人求教**

**古兰经10:94**

**“假若你怀疑我所降示你的经典，你就问问那些常常诵读在你之前所降示的天经的人们......” 古16:43，“在你之前，我只派遣了我所启示的一些男子。你们应当请教深明教诲者，如果你们不知道。”**

**〔经文毫无篡改指控，反倒要先知穆氏或任何怀疑者求教于犹太或基督宗教徒。〕**

**（8）先前持经的人，领受之后曾有纷争和疑惑**

**古兰经3:19**

**“19真主所喜悦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曾受天经的人，除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由于互相嫉妒外，对于伊斯兰教也没有异议......” 古2:113，“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是诵读天经的，犹太教徒却说：‘基督教徒毫无凭据。’基督教徒也说：‘犹太教徒毫无凭据。’ 无知识的人，他们也说这种话。故复活日真主将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上述经文反映犹‧基宗教徒之间的一些争议，但争议课题丝毫无关篡改经文，而是关乎释经与实践问题。古兰经反而在此见证他们“都是诵读天经的”（马坚译）或“他们所读的经是一样的”（时子周译）；犹太人的圣经与基督教的旧约的确是一样的。〕**

**（9）古兰经控诉有伙犹太人为利捏造或变更阿拉的话**

**古兰经2:75、78-79**

**“75你们还企图他们会为你们的劝化而信道吗？他们当中有一派人，曾听到真主的言语，他们既了解之后，便明知故犯地加以篡改（阿语“harrafa”）......78他们中有些文盲，不知经典，只知妄言，他们专事猜测。79哀哉！他们亲手写经，然后说：‘这是真主所降示的。’ 他们欲借此换取些微的代价......”**

**〔另古4:46；5:13、41也用“篡改”（harrafa）字眼，但没说明如何“篡改”；第79节也没说明如何“亲手写经”。〕**

**古3:78，“他们中确有一部分人，篡改天经，以便你们把曾经篡改的当做天经，其实，那不是天经。他们说：‘这是从真主那里降示的。’ 其实那不是从真主那里降示的，他们明知故犯地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

**〔古3:78的“篡改天经”原文为“用舌头扭曲天经” —— 可能是故意误念或把字也改了而失原意，但乃在口头上造假。英译本见Droge版，页93：“78 Surely [there is] indeed a group of them who twist their tongues with the Book, so that you will think it is from the Book, when it is not from the Book...”**

**Yusuf Ali版，页147：“78 There is among them a section who distort the Book with their tongues: [As they read] you would think it is a part of the Book, but it is no part of the Book...”可惜汉译本没把“用舌头扭曲”译出。把古3:78跟上述“haraffa”经文对照，极可能所谓的“篡改”即指“用舌头扭曲/篡改”。无论如何，古2:40-162的整段议论看来是针对当年在麦地那的小撮犹太人讲的。〕**

**（10）古兰经控诉谓基督教徒“抛弃/忘记”或“隐匿/忽视”阿拉的话**

**古兰经5:14-15**

**“14自称基督教徒的人，我曾与他们缔约，但他们抛弃[忘记]自己所受的一部分劝戒，故我使他们互相仇恨，至于复活日......15信奉天经的人啊！我的使者确已来临你们，他要为你们阐明你们所隐讳的许多经文，并放弃[忽视]许多经文......”**

**〔上述经文涵义，A.J. Droge的英译会比较清楚，故此提供参照：“14…they have forgotten part of what they were reminded of…15…making clear to you much of what you have been hiding of the Book, and overlooking much…” 亦参阅Yusuf Ali：“14…they forgot…15…ye used to hide…and passing over…”**

**经文没指控基督教徒篡改或捏造经文，而是“忘记/抛弃”或“隐匿/忽视”上主的话；可借此挑战穆民拿出指控基督教徒“篡改”经文的凭据。〕**

**（三）有关“篡改”或“伪造”的几点分析与回应如下**

**（1）参照上述“古兰经如何论圣经”相关经文，伊斯兰先知穆氏显然十分尊崇犹太教与基督宗教的经典，视之为天赐之作与恩惠，要穆斯林也加以随从（第1~7点）。先知穆氏/古兰经一再重申它的宗旨并非为取代当年在其“两手之间 — 现存”（ma Bayna yadayhi）的摩西律法书与耶稣的福音书，而是要加以“证实”（tasdiq/musaddiq）且传承（参 古3:3-4；5:46；46:12；61:6等16处相关经文）。[****[5]]**

**（2）可惜第8~10点的相关经文因含有个别针对犹太教和基督宗教徒的控诉而给犹‧基的经典带来纠结疑团，有需澄清辩解。谨先简要分析数点，再于下一个部分作进一步的阐释：**

1. **a.古2:75等经文提到“篡改/变更”（harrafa），但如何“变更”或“篡改”都没说明；看来答案极可能即古3:78所说“用舌头扭曲天经”。**
2. **b.参照古兰上下经文脉络，“篡改”的指控是针对犹太人说的，但牵涉者只是“他们中有一伙人”，并且是“不学无术”的小民。**
3. **c.参照2:79和3:77-78节，“篡改”或“伪造”阿拉的话，为的是“换取些微的代价”；但经文没交代篡改“什么”、“如何”篡改？“如何”换取些微的代价，或什么“些微”代价？还有：既然这伙人是“失学的人，不知经典”他们如何能“亲手写经”欺诈蒙骗？上述经文所反映情况看似市场上的“交易”或口头“交锋”，而非在经卷文本上的篡改或造假。**

**（3）针对指向犹‧基教徒的“篡改”、“隐藏”控诉，戈登‧尼克尔（Gordon Nickel）深入研究后说：**

1. **a.古兰经文具体提到《讨拉特》18次、《引支勒》12次与《宰逋尔》3次，每次都给予最崇高敬意；**
2. **b.控诉用词有：“隐藏 • katama/asarra/akhfa”（参 古2:42等至第6章共11次）；“篡改 • harrafa • distort”（古2:75；4:46；5:13、41），此用词常被理解为“操弄 • baddala • tampering; alter words from their positions / right places”（古2:59；7:162）。古3:78，“以舌扭曲 • yaluuna allisanatahum • twisting with their tongues”；“用手写书”（古2:79）。**
3. **c.但无论用那些字眼，上述的控诉说辞从古兰经文看一般上都“不知所云、缺具体性”。然而最早期的先知圣训、传记和古兰经注显示，这些指控确实含有个“特定议程”，即都聚焦指控前持经者把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名从过去经典篡改或隐藏了！问题是这控诉的“凭据”安在？下文（四）大段乃针对这关键性课题进深的探讨与分析。但现代穆斯林控诉圣经被篡改，一般上乃淡化“穆氏的事”，转而仿效西方学者在所谓“高层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层面大作文章。[****[6]]**

**（4）针对“如何”换取些微的代价课题，笔者个人有个揣测：伊教学者阿扎弥提述在伊教的第一个世纪就已经产生把抄写古兰经文市场经济化的现象，即在市上有人以此谋生。因此可联想犹太教徒中也可能曾有类似活动。在穆罕默德出来传教初期，他和穆斯林都十分祈盼从犹太人获得有关经典的故事，或许有些犹太人曾借此欺骗或愚弄他们，在草纸或皮片随意写些东西假作经文兜售，因而遭受穆氏责备。[****[7]]**

**（5）若说所“变更/篡改”或“伪造”的是犹太教或基督宗教经典的文本，在先知穆氏当代新旧约圣经抄本已经流传至整个东西罗马帝国，并已翻译为保存至今的许多译本，绝对无被一伙“不学无术”教徒“变更”的可能。存留至今的成千上万古卷可证明这事实。古代新旧约抄本甚少，通常各经卷是分开一卷卷用皮卷或蒲草纸写成，一般上体积粗大笨重〔若加起来或有数十公斤！〕且收藏〔甚至以铁链锁住防盗？〕在会堂/教堂，不是一般人所能碰触的，更不必说搬出来篡改！实际上也没凭据确定穆氏当代的麦加或麦地那拥有正统完整抄本。若有，或许只是经典的某些部分。**

**（6）再者，古兰经一再宣称阿拉护守摩西的《讨拉特》/律法书和耶稣的福音书，无人可加以篡改；若它们真的如穆斯林所控诉被篡改了，岂非显明其阿拉并无能力保护祂赐下的圣典？（参 古3:3-4；6:34、115；18:27；15:9）其实正如上引古10:94节所显示，阿拉甚至指示穆斯林若有问题当向犹‧基宗教徒请教，怎么突然来个篡改经典的控诉？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因此可相当肯定地说，若在经文上真的有所“变更”，就量来说，最多是在麦地那的一小伙人的一点动作；就质来说，最大可能是在颂读经文的时候故意念歪了，或讲解时候故意曲解，即所谓“意义上的篡改”（tahrif-i maanawi），而非在笨重“皮卷上的篡改”（tahrif-i lafzi）。伊教学者如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拉兹（ar-Razi）、安萨里、伊本‧泰米叶、毛拉威‧吉拉克‧务丁（Mawlawi Chiraq ud-Din）等都认同这观点，相信圣经是完整的〔或大体上是完整的〕，未曾被故意篡改。**

**（四）篡改、伪造或隐匿的关键元素 — 关乎“阿拉使者之事”**

**基督教古兰经研究学者戈登‧尼克尔针对上述有关犹‧基宗教徒篡改或伪造经文课题作深入研究，并于2015出版巨著《温柔回答穆斯林对圣经的造假指控》（The Gentle Answer to the Muslim Accusation of Biblical Falsification）。作者从伊斯兰最早期的古兰经注释与圣训等资料切入研究，探讨穆斯林学者的注释针对相关造假经文之论述。[****[8]]**

**他的结论：“......伊斯兰教最初几个世纪的大多数指控，都描绘有人〔指7世纪初的麦地那犹太人〕以实际行动更改了一部经书、尤其是《妥拉》（也译为《讨拉特》），即摩西律法书的文本。” 尼克尔接着说，“这些指控的一个奇特现象是，其焦点几乎都关乎伊斯兰教使者，特别在于穆斯林的宣称 — 说麦地那犹太人对使者的出现存有敌意，因此从《妥拉》中除去关于他的经文。”[****[9]]**

**尼克尔检验了历代伊教著名释经学者如穆卡迪尔‧伊本‧苏莱曼（Muqatir ibn Sulayman，卒767）、伊本‧阿拔斯（Ibn Abbas）、泰伯利（al-Tabari）、古图比（al-Qurtubi）、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号称哲拉鲁双杰（al-Jalalayn）的马豪里（al-Mahalli）和苏尤蒂（al-Suyuti）、宰迈赫舍里（al-Zamakhshari）、绍卡尼（al-Shawkani，卒1834）等的论述，发觉他们一致认为有关的篡改、变更或伪造，是指犹太人篡改了关乎使者穆罕默德的事。[****[10]]**

**以穆斯林现存的最早期完整古兰经经注学者穆卡迪尔为例；他就古2:79指经文中身份不明的“他们”为麦地那犹太人的首领。“据穆卡迪尔说，犹太人自《妥拉》抹去（maha）关于伊斯兰教使者的描述（na’t），并写了一些其他的描述。那些犹太人领袖就把虚构的描述告诉其他犹太人。穆卡迪尔写道，“他们亲手所写的是《妥拉》中关于穆罕默德描述的变更（taghyir）。”[****[11]]**

**或许比穆卡迪尔更早的伊本‧阿拔斯说，“他们亲手写经”的诠释是他们“更改了关于穆罕默德的描述和特征......是经上所记的。” 所谓的“描述与特征”，包括穆氏的肤色、身高、样貌等。泰伯利、古图比和伊本‧凯西尔等都表达类似意见。后者还引用某圣训说，伊教使者曾告诉穆民，不要再凡事请教持前经的人，因为他们已改变了真主经典且亲手写经，而真主给使者的才纯真，且含有真主较新的讯息。[****[12]]**

**千多年来穆民一直传递这样故事，但真相如何？如何明辨是非？针对这类课题，最具体客观的辨证，乃是一方面摆出伊斯兰之前的旧约《妥拉》古卷，指出其中确实有描述穆罕默德的经文部分，另一方面则摆出并比较穆氏传教期间及过后的《妥拉》古卷，察究跟之前版本是否有所不同，这样便足以显示真伪。但千多年来，没有伊斯兰教学者做到这一点！**

**近代穆斯林在一般辩道护教的论述中所重复提述的所谓圣经“篡改”，乃是比较一些经文或不同版本经文乍看之下有所“差异”（variants）的古抄本，或内容似乎有所“矛盾”的叙述或数字〔其实这些层面的“差异”或“矛盾”，古兰经内也含有很多，有需另做专题论述！〕；但它们都跟古代伊教权威性学者所阐述、指向“穆罕默德的事/描述”之论调毫无关连。另一方面，却有好些基督宗教圣经研究学者做出了相关古卷的参照比较，证明在伊教崛起之前与之后的圣经古卷内容乃是一致。**

**戈登‧尼克尔在《温柔回答》即就此挑战做出了实质的回应，证明圣经文本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其第六章“该指控是不实的”[****[13]] 更是针对性的检视相关“穆罕默德的事/描述”的相关经文〔倘若是有〕，结果发觉是毫无根据或线索。**

**尼克尔检视了来自第七世纪穆氏之前第四世纪的希腊文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梵蒂冈抄本（Codex Vaticanus）、第五世纪的亚历山太抄本（Codex Alexandrinus）、以法莲抄本（Codex Ephraemi Rescriptus），还有第七世纪前翻译的古叙利亚文抄本、科普特抄本、亚兰文抄本和拉丁文抄本。**

**继之他比较第七世纪穆氏之后第十世纪的阿勒颇抄本（Codex Aleppo）、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彼得斯堡先知书抄本（Petersburg Codex of the Prophets）、第九世纪的开罗抄本（Codex Cairensis），以及第八世纪的拉丁文阿米亚提努抄本（Codex Amiatinus）和9~10世纪的萨德亚‧高恩（Saadia Gaon）的阿拉伯文译本。所有被寻索过存在于穆氏之前与之后的旧约古卷都毫无描述穆罕默德的迹象，看来这乃是伊教先知自导自演、一厢情愿的揣测与对真理的颠覆。**

**一般学者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先知穆氏在探索宗教的过程和在传教的初期，曾从犹太人听闻他们的经典中有个关乎上主将在末后世代兴起某先知的预言。先知穆氏乃对号入座、自我代入，且要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这样接受他。于是他尝试讨好犹‧基宗教徒，讲了好些关于他们信仰与经典的好话。但当犹‧基宗教徒否定他是所预言的先知之自称，谓称他们的经典並没提到他，他并不符合圣经所描述的，因而拒绝他。为此穆氏便老羞成怒，转而控诉他们篡改或隐匿经文。此论点有古兰经、圣训与历史的线索可寻。这要点显示古兰经不足信。**

[[1]]      数算不同译本內节与字的数据较为复杂, 问题所在可参考Wikipedia.org、neverthirsty.org等网站。

[[2]]      Solidot.org。

[[3]]      <http://www.claret.org/en/200-million-copies-of-the-bible-printed-in-china/>。

[[4]]      Nabeel Rana, “The Holy Quran Available in 114 Languages”, 1993-09-03, [https://www.africa.upenn.](https://www.africa.upenn./) edu/Publications/Quran\_Translated\_13255.html。

[[5]]      论述这一要点, 参 William F. Campbell, The Bible, the Qur’an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and Science (Upper Darby, PA: Middle East Resources, 1992), pp. 31-53。Answering Islam 汉语网页之“伊斯兰、基督教、真理分类”栏可读到汉译《从历史和科学的亮光中看古兰经和圣经》在线书, 2011-05-15。另参Sam Shamoun, “The Qur’an as Guardian of the Bible”, answeringislam.org; “What Does this Phrase Mean in Arabic”, councilofexmuslims.com, 2015-02-03; Joseph A. Islam, “Confirming ‘What is Between His Hands’ or ‘What Went Before It’ (ma Bayna yadayhi)”, quransmessage.com等。

[[6]]      The Quran with Christian Commentary: Quran Translation by A.J. Drog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Academic, 2020), pp. 142-143。

[[7]]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10-111。

[[8]]      Gordon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to the Muslim Accusation of Biblical Falsification (Calgary: Bruton Gate, 2015)。汉译本: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穆斯林对圣经的造假指控》, 思义译 (台湾: 丰盛出版社, 2018; 香港: 国际视野, 2019)。

[[9]]      戈登‧尼克尔,《温柔回答》, 页57。

[[10]]      戈登‧尼克尔,《温柔回答》, 页59-64。

[[11]]      戈登‧尼克尔,《温柔回答》, 页59。

[[12]]      戈登‧尼克尔,《温柔回答》, 页60。

[[13]]      戈登‧尼克尔,《温柔回答》, 页69-81。

**第十七章： 对欧斯曼原始版的质疑**

**（一）传统保守派伊教学者的“完美”论述**

**穆罕默德‧慕斯达发‧阿扎弥（Muhammad Mustapha al-Azami）是当代伊斯兰圣训学者，也是为古兰经文本的权威性与可靠性极力辩护的一位伊斯兰学者。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印度，早年在印度的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Dar al-Ulum Deobandi）毕业，于1955获得埃及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的文学硕士，并于1966获得英国剑桥大学伊斯兰研究哲学博士。阿扎弥乃沙特阿拉伯利雅德（Riyadh）的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之荣誉教授，曾任该大学伊斯兰研究部主任，以及卡塔尔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位。他也曾任美国密芝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的访问教授，著作等身。笔者谨略述他在其名著《古兰经文本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中的一些论点以供参考。[[1]]**

**第五章“古兰经文的记录与排列”：按阿扎弥，在麦加期间已经有古兰经文记录在残片（parchments）上；录经者有Abdullah b. Sa’d b. Abi as-Sarh和Khalid b. Sa’id b. al-As等。在麦地那期间，前后有65个文士参与录经工作。栽德‧本‧萨比特（Zaid b. Thabit）说他住处靠近先知，不时被传召为先知记录经文；过后先知要他读回所作记录者加以审核，例如有关盲人的古4:95节降下时刚好是他在做纪录。**

**阿扎弥认为，“根据有好些的录经者，加上先知有呼召他们记录下新的启示之习惯，可安全假设先知在世时，全本古兰的经文笔录已可以获得。”（Based on the total number of scribes, and the Prophet’s custom of summoning them to record all new verses, we can safely assume that in his own lifetime the entire Qur’an was available in written form.）[[2]] 注意引文中的“assume”（假设）字眼。**

**阿扎弥说一般公认古兰经章与节的排列并非按时序也非按主题，这样排列背后的秘密只有阿拉最晓得，因为这是祂的书。阿拉委任穆罕默德一人讲解经典，因此只有他有权作经节的安排。有好些报导谓先知积极地指示文士们把经节安置在不同的章。栽德说我们在先知的面前把一片片的残片收集为古兰经。按卡尔比（Al-Kalbi），是天使加百列指示先知把2:281列在本章的最末了 — 这是给先知的最后一节经文。许多圣训显示众伙伴（sahaba • the companions）对各章的起点与终点是熟悉的。”[[3]]**

**据说乌拜伊‧伊本‧卡阿卜（Ubai ibn Kab）和伊本‧麦斯欧德（Ibn Mas’ud）的分章法有些不同。阿扎弥认为章数的次序调动了没甚关系，但分节与词句却未曾改变，且有抄本为证。他相信现有的分章次序是先知穆氏所定的，但有其他学者认为是由栽德、欧斯曼或其他伙伴所排列，或各占一半。学者一致认为现有版本与欧斯曼版本的分章次序是古今一致。古代皮卷都很笨重，例如也门古抄本的厚度可超过一公尺！因此一般古抄本只涵盖三五章到一二十章。[[4]]**

**第六章“原始古兰经文的收编”：先知生前古兰经文都已存在了，只是未经搜集（collected）与排列（arranged）。根据布哈里、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栽德等的传述，先知死后艾卜‧伯克尔指挥进军叶麻默（Yamama）剿平背叛伊教者的战役中，有众多“全背诵经师”（qurra/huffaz，指会背诵整部古兰经的诵经者）战死沙场。但到底是几多个则各说各话，有说50多、70、118、450、600~700者的。因而引发危机感，恐怕若不赶紧搜集天经日后失传则罪莫大焉！在搜索过程中，若有人说曾从先知领受某段经文，必须有两人矢言那的确是从先知面前听到而写下来的，否则拒收。**

**阿扎弥说当年搜集经文并非由于原有经文缺完整性，因已有多人把所有经文背诵在心，其目的只是为对照核准，双管齐下进行。[[5]] 但注意栽德所收集的乃分散在各处的残片（suhuf • sheets of parchments；复数），而不是抄本（mushaf）。这些残片都大小、材料不一，乃凌乱不齐如“杂堆”（disorderly heaps）。按阿扎弥，栽德已按章节把所有残片以麦地那文体与读法〔栽德原为麦地那人〕整理并收藏在“国家文件库”（state archives）。十五年后欧斯曼作大教长时穆民已是有钱有势，故那时才有足够资源编订具高素质、完整且页数大小一致的抄本（mushafs）。[[6]]**

**原始残片版的古兰经之收编归功于第一任哈拉发艾卜‧伯克尔。他死后欧麦尔接任为哈里发。除了显赫战功，欧麦尔也积极推动经典的传播。他曾派遣至少十名伙伴到巴士拉教导经典，差派伊本‧麦斯欧德到库法，另差派三人到叙利亚的欣斯（Hims）、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其中一个叫达尔大（ad-Darda）的在大马士革训练了1,600个学员，分十人一组，高级的由他亲身教授。艾布‧穆萨（Abu Musa）在巴士拉做同样工作，训练了300人。欧麦尔也安排雅兹德（Yazid bin Abdullah）教导镇外的贝都因人，另安排老师在麦地那教导儿童。[[7]]**

**第七章有关欧斯曼版本的编辑与出版在本书前一章已引用，不赘述。然而笔者深感不解：若如上述，哈里发欧麦尔是那么注重古兰经教育，以至于在栽德编定了他的“原始残片版”（suhufs）之后，差派老师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各地口授正确的麦地那/古莱什方言读法，培训了上百上千学员，为何他死后短短三几年罢了在欧斯曼作大教长时不同地区的穆民〔尤其是叙利亚帮与伊拉克派〕就已因不同读法闹分裂，且严重到需要赶紧修订欧斯曼钦定版！？这难免令人质疑阿扎弥和其他类似的传统说辞不过是些空洞的掩饰、宣传。**

**同一章提到针对欧斯曼抄本进一步的操作，即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公元685-705）时期，伊拉克总督哈贾吉（al-Hajjaj bin Yusuf，卒714）的修订故事。按伊本‧艾比‧达乌德（Ibn Abi Dawud，卒909或928）的报导，哈贾吉曾针对欧斯曼版本作出11处的修订。**

**但阿扎弥认为伊本‧艾比‧达乌德的报导有问题，因为其中两个传述链人物一个缺诚信，一个有什叶派倾向，又据说达乌德本身的学术也都有问题。[[8]] 阿扎弥认为哈贾吉或许不是修改欧斯曼的版本，而是一些偏离欧斯曼版本的抄本。他又说即或是修改，相关修改对经文的意思并没什么影响。哈贾吉过后也把修订后的经典分发到不同城市。**

**据说其中有一部是送到麦地那，但欧斯曼的家人却对此版本感到不悦。差使要家人拿出欧斯曼版本来诵读比较，但家人说欧斯曼版本在他被刺杀那天就被毁了。过后阿巴斯王朝的玛赫迪（al-Mahdi）大教长把另一部抄本送到麦地那以取代哈贾吉的那部。阿扎弥一方面贬低艾比‧达乌德，同时也提述后者研究与保护古兰经的热诚，说他曾召聚全背诵经师（huffaz）聚会，把古兰经里的每个字母相当准确地数过。[[9]]**

**按阿扎弥，古兰经的文本骨架（skeletal text ，阿语rasm）1,400年来不变是最大的神迹。他说，“随着年日早期在穆民群体之间流传的众抄本产生了一些表面变更，但它们都不影响词汇的发音和经文的意思。欧斯曼本人或许也预知这现象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他之所以决定把元音写得少而又少、避开分节符号与辨字逗点，很可能是为要阻止一些人不求正确指引而擅自背诵经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然也不至于拖延甚久〕，附加辨字逗点和分节符号已成为常规。”[[10]] 但一般学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欧斯曼时期尚未有相关的辨字与读音符号，或仍只在发展阶段，所以未克派上用场。**

**在第八章，阿扎弥谓欧斯曼抄本没明显分章，但有时借“奉主名”（bismillah）或留个空格加以表明。起初也没有分节，但不久后即引进。他引用一些古抄本显示第七世纪末已有不同形式的分章分节记号。在第九章，作者从古抄本或古迹显示不同形式的字体在第七世纪时已在发展中，因此不能把某字体的产生限制于某地区或年代，例如不能把库法字体（Kufic）设定在第八或第九世纪的伊拉克。**

**有关阿拉伯文的创始与发展，阿扎弥写道：“阿拉伯的石块装饰含有许多从公元第三世纪中期发源的阿拉伯文字。从一些角度看，它们是原始形态，然而这早期的阿拉伯文字推动了纳巴泰社群阿拉伯文（Nabataeans’ own form of Arabic）的发展，而其根源乃可追溯至亚伯拉罕与以实玛利的年代 —— 远早于亚兰文（Aramaic）之先。”**

**他补充说，“与其他语文一样，阿拉伯的古字型学（paleography）与拼写法（orthography）恒常有变动（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穆斯林疆土的拓展导致不同阿拉伯字体平行发展，例如希贾兹式（Hejazi）、库法式（Kufic）和草书（cursive）都各有其特性。没有任何一种字体主导另一种，也没有任何一种局限于某特区。从众多取自[伊历]第一世纪的书写文字，我们已经否定了库法形体的抄本只能来自伊历的第二或第三世纪。” 在第十一章，作者列出被认为是欧斯曼的六大官方抄本，即来自麦地那、麦加、库法、巴士拉、沙姆〔Sham；位于叙利亚〕和欧斯曼本身的版本，用以彼此对照比较。**

**接着他也把所谓的麦地那定本跟一部个人抄本即“马里克‧本‧艾比‧阿米尔抄本”（Mushaf of Malik bin Abi Amir）作比较，进而也跟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莎拉伊（Topkapi Sarayi）博物馆与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Turk ve Islam Eserleri Muzesi）、开罗的马萨德‧胡欣尼（al-Mashhad al-Husaini）清真寺以及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院（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所收藏的所谓欧斯曼抄本作比较。最后又加上参照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 de France，简称BNF〕和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的希贾兹‧玛伊（Hejazi Ma’il）抄本。[[11]]**

**阿扎弥针对上述分析与研究的结论是：“哈里发欧斯曼一送出他的官方抄本到不同区域，学者们立即针对个别的抄本进行艰辛研究，且把其间的差异列出；在整本古兰经的9,000行中，发觉偏离者总数有44处，牵涉45个字母（characters）。这些差异的每一处都乃源自先知的多元读法（multiple readings），都具有同样权威，而且毫不影响经节的意义......”[[12]]**

**与结论相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阿扎弥问：“按事实麦地那抄本在随着欧斯曼被刺杀的内部争斗中失落〔或被毁了〕；[[13]] 那么学者们如何审核配发给麦地那的原抄本呢？” 〔按阿扎弥，最初麦地那有两部抄本：大教长欧斯曼个人抄本（Mushaf al-Imam）和麦地那抄本，两者都已灭没。〕他说答案有两个。其一，艾布‧达尔大（Abu ad-Darda）是与欧斯曼同年逝世的知名伙伴；他曾针对欧斯曼的抄本，包括收藏在麦地那的那份进行广泛研究。他对未失踪前的麦地那抄本之研究与统计，给日后学者留下个范例。[****[14]]**

**其二，〔这点或是更为重要〕，那些没机会考核麦地那抄本者常在论述中说参考了希贾兹（Hejaz，指阿拉伯西部）穆斯林的抄本，意思说他们乃查考了麦地那抄本所认可的复制本，是某些知名的伙伴或学者在抄本失落前为自己的需要而制作的。[****[15]] 他们因而绕过了欧斯曼原抄本的实际损失，得以对文本作详细分析。”[****[16]] 阿扎弥的保守传统论述指古兰经的启示、搜集、编订与流传都得以顺畅、十全十美地传承，似乎天衣无缝，但其中涵盖诸多假设与揣想。**

**（二）中国学术界描述古兰经正典与完善化的艰难过程**

**实际上，古兰经的正典与完善化是个冗长且艰巨的过程。这或可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导的《古兰经基础简明教程》针对这课题所作的论述字里行间反映一二。注：下文〔〕括号中的评议乃笔者所作的回应。**

**古兰经从零星的降示至最后的汇编乃经过许多阶段：1. 口头背记的传递 — 先知把从天使所领受的启示传递给圣门弟子，由弟子们加以背记。2. 分散在枣树叶、木板、石块、皮革、动物的肩胛骨的书面记录 — “对于《古兰经》，穆圣也只是要求记录员如实记录，并未指示他们编排成册。汇编《古兰经》是穆圣归真后的事。”[****[17]] 这些分散各处的记录显然乃是有待搜集的残片（suhuf）。**

**3. 随着先知穆氏的逝世而爆发的叛教运动，引发古兰经文失传的危机，迫使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委任个以栽德‧本‧萨比特为首的四人小组〔其他组员为乌拜伊、欧斯曼和阿里〕，积极进行搜集、整理、汇编 — “这样，经过整理、核对和汇编的《古兰经》初本告成，由栽德‧本‧萨比特抄写在同样大小的‘册页’，交给艾布‧伯克尔亲自保管……《古兰经》的这个最早的汇编本，史称“穆斯哈夫”（mushaf）。” [****[18]]**

**〔但上述有关艾布‧伯克尔“穆斯哈夫/抄本”的说法与阿扎弥第六章的描绘有出入，因按阿扎弥这初版是“残片（suhuf ）版”而非“抄本（mushaf）版”，恐怕也没大小一致的“册页”。问题是这所谓原始定本的实际状况如何从未有人见过 —— 包括先知穆氏；一切都是听凭约200年后撰编的圣训传言所说。〕**

**4. 按《简明教程》，艾布‧伯克尔抄本“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期间（634-644在位），始终完好地保存着……实际上圣门弟子们都忙于各种事物，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的审核。”〔但这也跟上述阿扎弥第六章的言论有所出入。因按阿扎弥，大教长欧尔麦乃积极派遣诵经师到叙利亚、伊拉克等各处培训上百上千诵经员以确保真主话语的传承。〕**

**5. 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刚才上任，即发觉因着经典读法存有严重分歧，导致帝国各处引发冲突，尤其是爆发在伊历25年（645-646）侯宰法（Hudhaifa）统帅下攻打阿塞拜疆伊军部队中的叙利亚帮与伊拉克派之间的冲突。冲突促使欧斯曼紧急委任栽德与另三人以艾布‧伯克尔时期的原始定本为基础，再次进行订正、整理和核实。这次栽德在阿卜杜拉‧本‧祖拜尔、赛义德‧本‧阿绥和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哈里斯三人协助下修订了著名的“欧斯曼定本”，过后分发到麦加、库法、巴士拉、大马士革等伊斯兰大城；同时命令销毁流传各处的其他抄本。[****[19]]**

**〔质疑：若阿扎弥所说属实，即古兰经乃深藏于人心，而且欧麦尔曾那么努力派人到处教导正信古兰并栽培众多诵经员，怎可能当他一死、欧斯曼一上任即面对这针对经文内容的大分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保管原始版古兰经的先知遗孀哈福赛一死，连她收藏的那部定本也被麦地那首长马尔万（Marwan）从她兄弟手中强迫拿走销毁。为什么？〕**

**6.《简明教程》说因欧斯曼定本的字母尚未有点标和音符〔因此很难确定一些用词的真正涵义，也必连带影响到整个句子的涵义〕，给诵读的人带来不少困难和不便，因此有需加上标注。今天看到的欧斯曼本的点标与音符，“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历了若干阶段，直到伊斯兰教历的第三世纪末才最终完成的。”〔因此穆斯林不好随便说今日的欧斯曼版本古兰经跟1,300多年前大教长欧斯曼编订的乃是一模一样。〕**

**按《简明教程》，整个标注的过程乃经过伍麦叶王朝巴士拉的总督齐亚德，以及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时期（685-705）伊拉克总督哈贾吉等后继学者逐步完成。是哈贾吉首先采用分辨字母的标点符号；其中有些符号是从叙利亚语借用的。另有二学者 — 本‧阿绥姆（707卒）和本‧叶尔穆尔（746卒）协助完成这任务。过后还有哈利勒（786卒）引进元音符以助读。及至第九世纪末，随着阿拉伯文正楷字体的出现与流传，欧斯曼定本才算最终得以完善。[****[20]]〔看来阿扎弥谓欧斯曼时期已有些注音符号说辞不实。〕**

**除了《简明教程》，周燮藩在《古兰经简介》也写道：“‘欧斯曼定本’为统一《古兰经》版本所作的努力，从整体上看，在时间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早已流传的各种抄本，并未因此而立即绝迹……目前看，抄本与定本的明显差别是在章的数目上。伊本‧麦斯欧德的抄本没有收录定本的最后两章……还没有第一章‘法蒂哈’……与伊本‧麦斯欧德相反，乌拜伊的抄本不仅包含定本的前后三章，而且还收有定本没有的另外两章：哈勒章和哈夫德章。”[****[21]]〔当然古抄本之间还有其他许多差异。注意：伊本‧麦斯欧德和乌拜伊两人都是先知亲密且资深的圣门弟子，都很得尊崇。〕**

**“主要由于书写文字和标音符号的缺点，‘欧斯曼定本’颁布后，如无专门的指导，仍无法诵经……加之方言的不同，很难放弃旧的读法而采用新读法。而且，定本既非根据真主启示，亦无先知的直接指导，很难直接取得绝对的权威。早期穆斯林就以《古兰经》‘占有许多面目’（祖伍朱欣）而自豪，即《古兰经》有丰富多样的形式。随着有关学科的发展，统一《古兰经》版本的要求终于在10世纪彻底实现……”[****[22]]〔本段字句加上的底线为笔者所作，为要引发阅者特别关注和思想。〕**

**按周燮藩，各种抄本之间的大量分歧，主要表现在读法的不同。一些不同读法来自分歧的音符与文法差异，一些反映了伊斯兰教中不同教派和学派的倾向。“据记载，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这样的不同读法有1,000多处，以致‘欧斯曼定本’有时也难以确认哪种读法是原初的准确读法。至10世纪初，由于书写文字的改进，使精确抄录经文和读法成为可能。一般认为，这一工作是由伊本‧穆查希德（859-935）完成的。”[****[23]]〔其实有学者研究比较时下尚可在穆民地区买到的阿文古兰经，发现的不同读法有好几万处！〕[****[24]]**

**问题：伊本‧穆查希德真正精准完善了古兰的读法吗？答案是没有！他根据先知曾说启示是以七种“艾赫鲁夫”（ahruf，意为“字母”）降示的，意思似乎应指“七种版本”，但伊本‧穆查希德著《七种读法》一书定义且限制了其他好多不同版本/读法，人们也普遍接受。〔其实后来还流行十四种读法之说，真是太灵巧神奇了！穆斯林通常辩称那是指7种或14种方言读法，但阿文是用“ahruf”（字母）不是用“lughat”（方言）。〕有关诸多的分歧读法，周燮藩的小结谓：“基本的涵义是：只要意思没有颠倒，如惩罚没有读成恩赐，形式无关紧要。”[****[25]] 一般穆民不懂也否定这些相关的实际学术层面演化与议论。**

**至于今日流行普世的“欧斯曼钦定本”又是怎样来源的呢？“虽然宗教学者不断地探讨读法的分歧，只有一种读法在穆斯林中广泛流传，即库法学者阿西姆（ʿĀṣim，744年卒）及其传颂人哈夫斯（Ḥafṣ，805年卒）的读法。1924年埃及的官方版《古兰经》采用这种读法后，使它享有更加普遍的权威。”[****[26]] 这版本俗称“Ḥafṣ ʿan ʿĀṣim”；笔者汉语称之为“哈夫斯颂阿西姆版” 读本。**

**实际的情况是当前流行的“欧斯曼钦定本”（al-Mushafal al-Uthmani）原本不过是流行于中古世代14个诵经（qiraat）版本中的一个，即上述的“哈夫斯颂阿西姆版”读本。从大学者苏尤蒂（al-Suyuti，卒1505）针对古兰抄本的论述，并没看到这诵读本在中古当代有何特出。然而奥图曼帝国于公元16世纪采纳使用之而使之广为流传。**

**埃及艾资哈尔伊斯兰大学于1924把它定为官方定本并非因对众古抄本的研究比较后发现它的原文最接近原始欧斯曼定本，而主要乃基于其流行度。因着艾资哈尔的选用，埃及政府也于1936定之为官方版本，随之世界各国伊斯兰当局也纷纷效尤，使之更广为流传。埃及政府随之乃把其他版本抛掷于尼罗河！[****[27]]**

**（三）西方学术界对圣训与欧斯曼定本（Mushaf Uthman）的评估**

**由于伊斯兰学者针对古兰经的发源与传承故事都乃根据圣训之传言，故相关研究学者对圣训必需有所理解。圣训在阿拉伯语以两个字表达，即1. 哈迪斯（hadis/hadith）：意为传述、谈论、“讲古”，特指有关伊教先知的传述或故事；和2. 逊奈（sunnah）：意为榜样，指先知的圣行榜样。中文皆译之为“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录。有些先知穆氏认可之圣门弟子言行也辑录其中。**

**穆斯林认为所有可靠圣训都可追溯至先知的年日，并且有“传述链”〔isnad，指可靠的传述者名单〕为依据。逊尼派和什叶派各有自己的圣训专辑。前者著名的有六套或说六部，其中以《布哈里圣训集》（Sahih al-Bukhari）和《穆斯林圣训集》（Sahih al-Muslim）为最具权威性。它们都是在第九世纪〔即先知逝世后约200多年〕才编辑成书。**

**什叶派看为最重要的有四套，以艾布‧贾法尔‧穆罕默德‧库莱尼‧拉兹（Abu Ja‘afar Muhammad al-Kulayni al-Razi，864-941）编辑的《教门大全》（Kitab al-Kafi）列首位。它们主要是根据其鼻祖阿里与他后裔的传言。各套圣训中的记录都有很多的重复。同一个故事通常都有不同人物从不同角度加以传述。每部都含有数千个有关先知穆氏〔什叶派者加上与阿里等〕的言行故事。**

**但按近代西方著名伊教与阿拉伯语专家学者，如伊纳兹‧沃兹赫（Ignaz Goldziher）、特奥多尔‧诺德克（Theodor Noldeke）、约瑟‧沙赫特（Joseph Schacht）、里昂‧凯达尼（Leone Caetani）、保罗‧凯萨诺瓦（Paul Casanova）、阿方斯‧闵戈纳（Alphonse Mingana）、约翰‧万斯布劳（John Wansbrough）、约翰‧布尔顿（John Burton）等的观点，多数圣训并非源自穆罕默德，而是后人按他们处境的需要借用先知名誉编造。他们认为有关欧斯曼编订所谓 “欧斯曼正典” 的圣训也是后人所编造，故不足为信。**

**公元2005-2006好些西方顶尖古兰经研究学者乃针对所谓“欧斯曼定本/正典”进行研讨。参与者有保罗‧凯萨诺瓦（Paul Casanova）、切斯‧罗宾逊（Chase Robinson）、劳伦斯‧康拉德（Lawrence Conrad）、皮尔里‧拉尔则（Pierre Larcher）、欧麦尔‧韩丹（Omar Hamdan）、 阿弗雷‧路易斯德‧柏里马（Alfred Louis de Premare）、F.E. 彼德斯（F.E. Peters）、史提芬‧苏梅克（Stephen Shoemakere）、 迈克尔‧库克（Michael Cook）和国际权威弗朗索瓦‧德卢兹（Francois Deroche）等。**

**上述学者大致认为所谓“欧斯曼定本/正典”应当是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卒705）和伊拉克总督哈贾吉‧伊本‧尤素夫（Al-Hajjaj ibn Yusuf，卒714）时期的产品。他们乃从历史学、语言学、释经学、宗教学等角度质疑欧斯曼时期〔约于先知死后20年〕有能力推出一部各方穆民都能接受且据说完美的一个定本；一般认为它应当是集合超过一代人且涵盖不同传统的综合成果。**

**戈登‧尼克尔（Gordon Nickel）在《温柔回答》（The Gentle Answer）第十六章论述西方学者针对汇集与编辑所谓欧斯曼定本所提出的一些混淆，令人质疑此定本是直接源自阿拉与先知穆氏又由圣门子弟无误保存、撰编与传承的天启经典。[****[28]] 尝试客观、准确、编订与鉴定古兰经原始文本是个极其艰巨的工程与过程，学者们认为甚至至今穆斯林群体仍尚未能达到这祈盼的目标，主要原因是整个工程与过程乃布满好些“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尼克尔在第十三章陈述其中十一点简列于下，[****[29]] 详细内容则有待读者参阅鉴定：**

1. **1.对手稿原本的不确定。**
2. **2.对“标准”文本的不确定。**
3. **3.对由来的不确定。**
4. **4.对阿拉伯字母的不确定。**
5. **5.对文本的不确定。**
6. **6.对完整性的不确定。**
7. **7.对遗漏、添加和改动之处的不确定。**
8. **8.对废止经文（abrogation）的不确定。**
9. **9.对矛盾的不确定。**
10. **10.对汇集和编辑之事的不确定。**
11. **11.对含义的不确定。**

**针对上述有关古兰经之不确定因素，尼克尔总结说：“本章已指出古兰经的十一个范畴，是以往的穆斯林学者们曾公开表示不确定的，我们能近乎无止境的扩充每个段落，并且加入更多段落......穆斯林学者们针对“古兰经学”提出和讨论问题的传统有超过一千多年。学者们从未曾宣称对相关的每个细则都确定，事实上反而经常以“bi-la kayfa”（“莫问其由”）、“asahh”（“更正确”）或“真主最知道”之类的托辞来结束讨论......本章所评述的不确定因素，并非由欲冒犯穆斯林的非穆斯林所杜撰出来，而是由敢于正视古代手稿之盘根错节的穆斯林作家们所提述的。”[****[30]]**

**早期古兰经的传承（The Early Transmission of the Quran）**

**陆维恩（**[**Luke Wayne**](https://carm.org/luke-wayne)**）的网上文章引述了所谓欧斯曼定本的诸多问题后，接着提到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如何在他统治时期“修编”（redaction）及发行古兰经事迹如下：初期的所谓抄本很可能不是摆置在会众前宣读，而是凭记忆口诵。公开宣读文本古兰似乎是在第七世纪末由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的同僚与顾问穆查希德‧本‧尤素夫所开创的。[****[31]] 阿里‧珊胡迪（Ali al-Samhudi）记载：麦利克说，“人们在过去并不在清真寺从抄本诵读古兰经，是穆查希德‧本‧尤素夫开始这制度。” [****[32]]**

**在麦利克时期穆民之间的纷争日趋严重，看来麦利克尝试借着合一颂经以团结伊教子民，因此他也效法较早的欧斯曼委任了哈贾吉在编制古兰经的官方版本后分发到各主要城市。当代一位基督教学者肯迪（al-Kindi）曾记载说，哈贾吉从古兰经删除了好些东西，包括伍麦叶和阿巴斯儿子的名字，同时把他所认可的五部送到埃及、叙利亚、麦地那、麦加、库法和巴士拉。他还把所获得的过往版本放在油里煮沸消溶。[****[33]]**

**身为基督教徒，肯迪的说词或可引发争议，但穆斯林方面也有相应资料提述麦利克汇集古兰经事件。伊本‧扎巴拉（Ibn Zabala）说：“马立克‧伊本‧阿纳斯（Malik ibn Anas，卒795）向我报告，‘哈贾吉‧本‧尤素夫把抄本送到众首都，把一本大的送到麦地那。他是第一个把抄本送到诸城市者。’”[****[34]]**

**另有报导说，“我是哈贾吉‧本‧尤素夫的一个警卫。哈贾吉书写了抄本，过后送到军事重镇（al-Amsar）。他也送一本到麦地那。欧斯曼的家人不悦纳他的版本。他们对家人说，“拿出欧斯曼‧本‧阿凡的版本让我们可以读！” 他们回答，“在欧斯曼被杀的那一日它被毁了。” 从这故事可见，哈贾吉的版本或许跟欧斯曼的有些差异，同时当时欧斯曼版本可能已找不到了。有些其他资料说那版本已经失踪了（taghayyaba）。[****[35]]**

**当代还有其他的读本（qira’at）或抄本（mushaf）存在，特别是先知亲密门生伊本‧麦斯欧德的读本或抄本。按阿扎弥，当欧麦尔继承艾卜‧伯克尔作大教长时他十分关注古兰经教育，曾经差派至少十位伙伴到巴士拉，差派伊本‧麦斯欧德到库法。当有人向他报告，说在库法有人凭记忆口述教导古兰经，他气得要发疯了。但当发觉那人原来是伊本‧麦斯欧德，回忆起他的能力才干，欧麦尔平静了下来。[****[36]]**

**伊本‧麦斯欧德从开始即为先知的亲信，欧麦尔对他是十分的敬重，他的古兰经版本应当是个十分权威性的。但根据好些报导，几十年后的哈贾吉却极其仇视他的抄本，说它是“razas”或“入神诗歌”（ecstatic poetry），且威吓说，“靠着真主，我若找到有人阅读它，将会把他杀死，甚至把那抄本用大块猪肉加以涂抹（I will kill him, and I will rub his mushaf with a side of pork）。”[****[37]] 为何哈贾吉对这抄本如此敌视威吓？**

**根据伊斯兰本身的史料提述，先知穆氏活着时从未交代汇编文本古兰经典事宜。他逝世后经典的汇集曾有两回，即在艾布‧伯克尔时期和欧斯曼期间，过后在哈里发麦利克和哈贾吉期间曾加以修编。把不合格的抄本加以毁灭的事件也曾发生两次 — 欧斯曼时期和麦利克时期。按伊斯兰的传述，在伊历45即公元665〔哈福赛死后〕连栽德所汇集的最早残片（suhuf）定本也被麦地那的总长摧毁。[****[38]]**

**严重问题：既然过去伊教政权本身曾经一再毁经，甚至把最原始最神圣哈福赛手中的“母本”（“mother of mushaf/copies”）也毁了，加上所谓经文曾经可以有十多种的合法读法，怎能确知今日的版本与读法是当年阿拉传授给先知的？基督教古兰经研究学者基益‧斯摩尔（Keith Small）观察谓，“古兰经传承之历史一方面见证了针对某一辅音文本详尽的保存，同时它至少也见证了为保存该文本而作出同样详尽的毁灭。”（“While bearing testimony to the careful preservation of one particular consonantal text,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Qur'an is at least just as much a testament to the destruction of Qur'an material as to its preservation. ”）[****[39]]**

**小结：针对阿扎弥论述的回应**

**辩护欧斯曼定本的权威与可靠性，阿扎弥著作的结论是：对照比较最古老、一般上被认为是欧斯曼定本直属传承的九个古抄本〔参上文 – 六加三〕，他发觉在整本古兰经的9,000行中，有所偏差者的总数只有44处，牵涉45个字母；而这些差异的每一处都乃源自先知的多元读法，具有同样权威，且毫不影响经节的意义。**

**他补充说，“这里所呈现的细则显示一般被认为是源自欧斯曼的抄本其实并不是直属欧斯曼，因为没有一部从头到末了与原本一模一样，虽然有些是令人惊讶地接近。（“The details presented here reveal that the mushafs popularly ascribed to Caliph Uthman are not truly Uthmanic, as none of them tallies perfectly with a master copy from beginning to end. But there are some that come intriguingly close.”）更激励人心的是，我们所审核的每个抄本共44处差异都乃遵循两个多元读法中的一个。按照最早期伊斯兰所核准的界限，是这些伊历第一二世纪的著名抄本，及至我们这世代所印刷者所未曾擅自逾矩的。”[****[40]]**

**乍看之下，阿扎弥的堂皇论述似乎已给西方学者的批判性观点作出有力回应。但从客观与实际情况而论，阿扎弥称颂古兰经“道成正典”的辉煌过程与堂皇论述还是难于“照单全收”，主要因素是伊斯兰曾主导一再毁经与修订的历史记录：为了避免内部纷争，最原始的艾卜‧伯克尔残片版古兰经在哈福赛死后被毁了，欧斯曼的钦定版抄本在欧斯曼被杀时也毁了或失落了，而好些先知的最亲密伙伴（sahaba）原持有的第一代抄本也在较早前被欧斯曼毁了/烧了。来到哈里发麦利克与哈贾吉年代，为避免內争再次来个审核修订。若非事态严重，而只是方言差异，为何一再产生内部张力与整肃/整顿？**

**阿扎弥用来护卫欧斯曼正典所引述的抄本可能都是第二、第三代或更迟所抄写的，而非直接从无人曾见过的欧斯曼定本誊抄。阿扎弥和其他穆斯林学者一样，所引用的佐证史料也都是在先知死后百多两百多年〔或是更晚〕的传言与记载，来自al-Bukhari（9世纪；著Sahih Bukhari）、Ibn Abi Dawud（818-909；著Kitab al-Musahif）、Abu Ubaid（770-838；著Fada’il）、Malik ibn Anas / Imam Malik（卒795）、al-Tabari（卒923）等圣训与历史学者。**

**除了上述还可加上更晚期学者如Ibn Hajar（1372-1449；著Fathul Bari）、al-Suyuti（1445-1505；著 Al-Itqan）、adh-Dhahabi（14世纪；著Seyar al-Alam an-Nubala）、al-Baihaqi（11世纪）、Ibn Kathir（14世纪）、Ibn Shabba（著Tarikh al-Madinah）等的论述，为此阅者对阿扎弥所引用资讯的可靠性也当会有所保留。其中许多所谓“原始”文本之间的交流印证〔包括背诵者〕或许更多是属于揣测与假设活动。**

**正如上述，就算欧斯曼/麦地那正典以降的古兰经抄本都很忠实地世代传承至今，并不足以证明这正典抄本是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当初阿拉给穆罕默德的启示。文本批判需要大量的异本手稿加以比较鉴定，但按圣训记载唯一可加以印证的诸伙伴抄本，包括重量级的伊本‧麦斯欧德和乌拜伊‧伊本‧卡阿卜版本，甚至是哈福赛手中的“原始正典”都先后被哈里发欧斯曼本身和过后的麦地那首长亲手毁了。[****[41]]**

**一般学者认为欧斯曼时期的阿拉伯文字仍存有缺陷（scriptio defectiva），及至哈贾吉年代（公元700+年）或许古兰的辅音/子音字母（consonants）已趋向定型，文本也才相对稳定；但助读的元音字母（vowels）仍未臻完善而仍产生好些异读，截至10世纪巴格达学者伊本‧穆查希德（Abu Bakar ibn Mujahid，卒936）期间，乃把准可的异读版（qiraat）限制在七种，违命者鞭；过后又有学者把异读本多开放至10个或14个版本。**

**所谓“异读”的起因乃在穆氏本身。[****[42]] 一般伊教学者认为经卷学的“异读”〔复数ahruf，单数harf；原意是“字母”（letter）〕乃指不同地区的语法/方言，但若是“方言”为何不使用明确名词“lughat”？按15世纪名经卷与语言专家苏尤蒂（al-Suyuti）分析，学者们对“ahruf”提出了40种不同解释，连他自己也搞糊涂了说：“其含义没有人晓得（la yadra）。”[****[43]] 或说其涵义乃是属于“无可理解”（mutashabihat • the meaning of which cannot be understood）范畴。[****[44]]**

**按历史古代的穆斯林因着经典的“异读”纷争，促使大教长不得不出手进行编修整顿以维持合一，但现代的阿扎弥等传统派穆斯林学者坚持这一切都不成问题，所谓“异读”（variants）只不过是先知认可接受的“多元读法”，听信谁的？若先知从起初即认可“多元读法”，何必一而再地毁经重新修订？按阿扎弥，当年欧斯曼不在他的定本加上各种注音符号，或许是刻意要穆民从老师口授免致差错，而非因着当年文本和阿拉伯语文字上的缺欠。但这显然也是阿扎弥的个人揣测。**

**阿扎弥甚至认为古兰经各章和其中经文都是由先知亲身编定。[****[45]] 若果如此，为何麦加的章节〔那些短篇的〕反而列在麦地那长篇章节的后面？为何不按主题或时序排列？为何据说是第一段的天启经文是安置在古96:1-5，而一般穆民认为是最后的一节经文却安插在古5:3？其实古5:3为最后经文的说词毫无凭据，反而有圣训称是古2:281；此外还有2:282、2:278、4:93、4:176、9:128-129、18:110等不同意见。客观看来，古兰经章节的排列一点也不高明，但阿扎弥却认为其中隐藏着神圣的奥秘！可见作者立场是十分保守主观，导致外人不得不对他整本书的论述有所质疑。**

**刚于2020由沙迪‧纳西尔（**[**Shady Nasser**](https://brill.com/search?f_0=author&q_0=Shady+Nasser)**）所著的精辟论述《古兰经第二次正典化：伊本‧穆查希德与古兰七种诵读法的确立》（The Second Canonization of the Qurʾān (AH- 324/936): Ibn Mujāhi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even Readings），穆查希德被称为是“七种读法确立者”（Musabbiʿ al-Sabʿa ），古兰经的所谓七种诵读法绝非如一般穆斯林所说从欧斯曼时期就定型传承，乃是经过多番修正编辑后才在穆查希德时代系统化定型。**

**著者也认为把哈夫斯从他老師阿绥姆（Ḥafṣ ʿan ʿĀṣim）传承的的读本定为经由阿里传递的欧斯曼正典正宗传述者（rāwīs）版本之观点也是不确实的。他写道：“那些托名（eponymous）的异读并非静态 —— 指在某个历史时刻定下后即按字面世代传承的诵读系列。它们都经历更正、编辑、修饰和大力的内部系统化才达到当前状况。若是把哈夫斯从阿绥姆传承的那套〔或任何其他读法〕当着是由某一个人把诵读原理与异读元素都统一化后而创导的固定体系之论点是个历史错误，就如我在本书的研究所佐证。”[****[46]]**

**沙迪‧纳西尔的精辟论述也是给阿扎弥的最好答案。此外2020年也给了阿扎弥/传统保守论述另一记打脸，事因当今阿拉伯穆斯林知识分子乃公开呼吁修正千多年来被认为是从天上降赐地上、从先知穆氏传递到当今世代、毫无差错、十全十美、流行普世的《欧斯曼版本古兰经》（Uthmanic Version）。这官方定本就是根据上述哈夫斯/阿绥姆传承的诵读本所制定的，沙迪‧纳西尔已证明它乃经过多方的整理修饰才构成。**

**2020年1月10日，沙特新闻从业员阿赫默‧哈希姆（Ahmad Hashem）在《沙特观点》（Saudi Opinion）网站刊文指出：今日周知的古兰经乃在先知逝世后，在第三任大教长欧斯曼期间（公元644-656）使用以他命名的欧斯曼字体写成。他辩称既然这文字体系是人的发明，没理由将它圣化。阿赫默说，“无论如何，现今形式的古兰经含有拼字、字句和文法上的错误；按估计约有2,500这类错处。它们是由受委编辑古兰经的委员会所犯的，其中包括增加了或减少了一些字的某个字母，或以一个字替代另一个字......〔作者列出好些相关例子，甚至包括“亚伯拉罕”（Ibrahim）和“古兰经”（Quran）的名称。〕**

**（“However, [the Quran] in its present form contains errors of spelling, syntax and grammar;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2,500 such mistakes. They were made by the committee tasked with compiling the Quran, and include the addition or omission of letters in some words or the substitution of one letter for another. For examples (cited)...The time has come to amend the spelling errors and other errors it contains, and adapt it to the rules of Arabic language and grammar…”）[****[47]]**

**2020年7月20日，沙特走自由路线的《团结报》（Elaph）网站也刊登作家与政治学者贾尔基斯‧谷立扎达（Jarjis Gulizada）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伊拉克库尔德族人，也是伊拉克杂志《巴格达》（Baghdad）主编。文章说新冠肺炎疫情显示在非常时期很多事情有需也可改变，包括穆斯林拜祷形式；他连带提述阿赫默‧哈希姆的文章，也表示继续把古兰经欧斯曼文本圣化是不合理性的，进而提示古兰经中更多错误的例子，是阿赫默‧哈希姆所没点到的。**

**贾尔基斯也呼吁出版一部以现代标准拼字的古兰经修订版本以适应当代需要，特别为非阿拉伯穆斯林。他呼吁阿拉伯的王族承担起这项任务。贾尔基斯的文章引发许多攻击他〔连同《团结报》主编al-’Omeir 〕蔑视并企图篡改古兰经的控诉，逼使文章下架。〔Othman al-’Omeir是沙曼国王好友，也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曼（Muhammad bin Salman）的一个顾问。〕**

**文章说：“For all these reasons, and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text, free of errors and obscurities, it is incumbent upon us – for scientific, ration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reasons – to reexamine the “Uthmani script of the Quran and rewrite it in the correct manner, so as to amend all the language mistakes that appear in the Quran and remove from it all traces of error.”[****[48]]**

**修订欧斯曼版本古兰经的呼吁已有先例，例如2015年4月约旦国的宗教部长阿卜杜‧阿兹（‘Abd al-‘Aziz al-Khayyat）刊登于《宗教裁判局》（Dar Al-Ifta）的文章所显示的；他审核欧斯曼版文本中的许多笔误并提议加以更正〔网站**[**aliftaa.jo**](http://www.aliftaa.jo/)**，2015-04-02〕。[****[49]] 这一切都显示欧斯曼版并非如阿扎弥和传统派所扬言，一字不改从天到地从古至今原原本本属于阿拉圣言的传承。当今伊教辩护士亚西尔‧卡迪（Yasir Qadhi）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古兰经完美传承的“标准说辞有漏洞”（the standard narrative has holes in it）。[****[50]] 然而上述所点评者不过是在抄本与语言层面；评论经典文本的内容层面将是另一番景观。**

**无论如何，从学术性层面探讨彼此经典的编辑与传承课题，阿扎弥和戈登‧尼克尔的大作都很值得参阅。戈登‧尼克尔在其大作《温柔回答》第十三章所提出的十一点关于古兰经的不确定因素，值得有心人进一步研究。阿扎弥所论述有关阿拉伯语文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产生不同形态字体的年代与地域性课题，因逾越笔者知识范围而不便加以评议，且保留为参考资料。上述沙迪‧纳西尔的《古兰经第二次正典化：伊本‧穆查希德与古兰七种诵读法的确立》为必读的参考书。**

**另一本“必读”著作是布鲁贝克（Daniel Alan Brubaker）于2019出版的 《早期古兰经抄本中的更正：二十例》（Corrections in Early Qurʾān Manuscripts: Twenty Examples）。著者检查了整万页的古兰经古抄本，指出其中数千个基于不同因素而产生的错误〔包括文本架构“rasm”字母上的错误〕，进而从中摘选20个具体更改经文的实例，与当今古兰经文本作对比研究，且图文并茂地加以阐述，揭露了谓称古兰经从古至今文本乃全然一致、毫无更改的不实言论。著者自称当他于2014完成相关博士论文研究时发现到约800个“有意图的修改”（intentional changes），过后另发现到数千个；他承诺将出版更广泛的论述。[****[51]]**

**然而，从事以经比经更为关键的层面是相关经典的信仰内容与真理论述。在信仰内容与真理层面，基督宗教与伊斯兰都坚持自己的经典唯真，是耶非耶有待有心人自行认真研究、比较和评判：到底哪一部经典才真是出自于真主的启示，是为拯救指引世人而赐下的？哪一部才是真主赐予全人类作为信仰与生活、敬拜与服侍的最高准则？这问题的明确答案将决定世人不单今生更是永恒的祸福，不得不慎思明辨！**

[[1]]      Muhammad Mustapha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etaling Jaya: IBT, Azami Publishing, 2011)。

[[2]]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73。

[[3]]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74-76。

[[4]]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77-78。

[[5]]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84-89。

[[6]]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84-91。

[[7]]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92-93。

[[8]]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06-107。

[[9]]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08-110。

[[10]]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13。

[[11]]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67-188。

[[12]]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188。

[[13]]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98, 参 注脚48 (Ibn Shabba, Tarikh al-Madinah, pp. 7-8)。

[[14]]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98, 参 注脚48 (Abu Ubaid, Fada‘il, pp. 330-332)。

[[15]]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 98, 参 注脚48 (Abu Ubaid, Fada‘il, pp. 171-172末的注脚)。

[[16]]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167-168, 尤其是注4。

[[17]]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7。

[[18]]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8-9。

[[19]]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6-10。

[[20]]      《简明教程》, 丁俊等编, 页10-11。

[[21]]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页22-24。

[[22]]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4-25。

[[23]]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7。

[[24]]      参Al-Fadi, and Jay Smith, “31 Different Qurans – CIRA International”, YouTube, 2019-10-21。

[[25]]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8。

[[26]]      周燮藩, 《古兰经简介》, 页28-29。

[[27]]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pp. 240-241, 369-370。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77、277。

[[28]]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233-247。

[[29]]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75-191。

[[30]]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90-191。

[[31]]      Luke Wayne, “The Early Transmission of the Quran”, CARM.org, 2016-07-22。在同一网站, 此作者其他值得参考的文章包括“Sources of the Quran”, 2016-05-31; “Have There Been Changes to the Quran?”, 2016-07-19等。

[[32]]      Ali al-Samhudi, Wafa al-Wafa bi-akhbar dar al-Mustafa, edited by Muhammad Muhyi I-Din Abd al-Hamid (Cairo, 1955; repr. Beyrouth: Dar al-Kutub al-Ilmiyya, 1984), vol. 2:667, quoted in Alfred-Louis de Prémare,“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5。

[[33]]      N.A. Newman, “The Early Christian-Muslim Dialogue: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hree Islamic Centuries” (Interdisciplinary Biblical Research Institute, 1994) as cited by Dr. James White, What Every Christian Needs to Know About the Qur'an (Baker Publishing Group, 2013)。

[[34]]      David Powers, Muhammad is Not the Father of Any of Your Men (U of Pennsylvania P, 2009) 160; Ali al-Samhudi, Wafa al-Wafa bi-akhbar dar al-Mustafa, edited by Muhammad Muhyi I-Din Abd al-Hamid (Cairo, 1955; repr. Beyrouth: Dar al-Kutub al-Ilmiyya, 1984), vol. 2:668, quoted in Alfred-Louis de Prémare, “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5。

[[35]]      Umar Ibn Shabba, Ta'rikh al-Madina al-Munawwara (Mecca, 1979), vol I:7, quoted in Alfred-Louis de Prémare, “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4。

[[36]]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91-92。

[[37]]      Alfred-Louis de Prémare, “Abd al-Malik b. Marwan and the Process of the Qur’an’s Composition,” in Ohlig and Puin, The Hidden Origins of Islam, p. 208。

[[38]]      David Powers, Muhammad is Not the Father of Any of Your Men (U of Pennsylvania P, 2009), p. 161。

[[39]]      Keith Small, Textual Criticism and Qur'an Manuscripts (Lexington Books, 2011), pp. 146-147, 180。

[[40]]      Small, Textual Criticism, p. 188。

[[41]]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280。

[[4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Qira’at](https://en.wikipedia.org/wiki/Qira'at)。

[[43]]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78。

[[44]]      参 上述Wikipedia.org文章。

[[45]]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p. 77-78。

[https://nelc.fas.](https://nelc.fas./) harvard.edu/people/shady-h-nasser

[[47]]      Saudiopinions.org, 2020-01-20。

[[48]]      Elaphmorocco.com, 2020-07-20。

[[49]]      “Articles in Saudi Press Call to Amend Thousands o Scribal Errors in the Quran, Reexamine Islamic Texts in Light of Modern Perceptions”, Memri.org, 2020-08-18。

[[50]]      参 David Wood, “Muslim Scholars Shatter the Myth of Qur’an Preservation!”, YouTube, 2020-07-23。另参 Antony Rogers, #Quranpreservation #Muslimscholars #myths, patreon.com, 2020。

[[51]]      Daniel Alan Brubaker, Corrections in Early Qurʾān Manuscripts: Twenty Examples (Lovettsville, VA: Think and Tell, 2019), pp. xvii-xxv, “Preface”。阅者可另参Amar Khan, “Corruption and Distortion (Tahreef) in the Qur’an”, islam-watch.org, 2009-04-08。此在线书内容扎实可靠, 值得下载收藏。内容涵盖: 1. [Introduction](http://www.ysljdj.com/tc-21-42/tc-21-42-18.html#1), 2. [Corruption in Shia Narrations](http://www.ysljdj.com/tc-21-42/tc-21-42-18.html#2), 3. [Sunni Reports about Additions in the Quran](http://www.ysljdj.com/tc-21-42/tc-21-42-18.html#3), 4. [Sunni Reports about Deletions from the Quran](http://www.ysljdj.com/tc-21-42/tc-21-42-18.html#4), 5. [Sunni Reports about Mistakes and Changes in the Quran](http://www.ysljdj.com/tc-21-42/tc-21-42-18.html#5), 6. [Corruption in the Quran Claimed by Ahle Sunnah Ulemas](http://www.ysljdj.com/tc-21-42/tc-21-42-18.html#6); 若被删除了乃甚为可惜。

**第十八章**

**对“天启”古兰经的质疑与批判（一）**

**伊斯兰宣称古兰经的每一章节都是阿拉从天上辗转赐下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它原本是存在于至高天“受保护的牌/板块”（al-lawh al-mahfuz），被称为“经书之母”（Umm al-Kitab）〔汉译：古3:7为“全经的基本”，13:39和43:4为“天经原本”〕。按古兰经85:21-22，“不然，这是尊严的古兰经，22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

**据说这受保护的“经书之母”乃于公元610伊历9月（Ramadhan，赖买丹月）一个被称为“高贵/能力夜晚”（laylatul Qadr）首次降下至最底层天〔第七层〕的“能力之家”（Bayt al-Izzah），再从那儿按需要分段降示（anzala/nazzala）予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97:1-3，“1我在那高贵的夜间确已降示它......3那高贵的夜间，胜过一千个月。” 据说把天经从最高天搬到最低天，再从最低天辗转降赐给伊教先知穆圣者乃天使长吉卜利勒（Jibril）。据说那“高贵”夜晚最先降赐的经文即古兰经96:1-5。**

**按伊斯兰，穆氏所领受的天经逐字逐句都是绝对真理，一切表达都精美绝伦。但许多不同宗教与意识形态专家学者对这论调加以质疑、批判！至于穆斯林则只能对它歌功颂德；敢于批判或质疑者必被严惩，甚至赔命！传统保守伊斯兰国不用说，建国时曾相当开明的巴基斯坦也制定了可怕的“亵渎法”（Blasphemy Law），凡“亵渎”古兰经或先知穆氏者判于死刑或苦监；好些被提控者未经审讯已被暴民打死！**

**住在穆斯林地区的非穆斯林同样不能也不敢轻易表态，恐怕带来祸害。至于住在自由世界的相关学者，很多时候也为了“政治正确”或个人利害关系而避重就轻评议，或随声附和伊斯兰论点。**

**本来在民主世俗社会的宗教与言论自由大氛围与原则之下，各宗教皆可唯我独尊、自吹自擂，别人也都管不着。但传统保守的伊斯兰教不同，它把世界分为属穆斯林的“伊教之家”（Darul Islam）与归异教徒的“征战之家”（Darul Harb），命定全人类都当屈服于伊斯兰与其经典，否则可面对圣战威吓！按伊斯兰，不是留待末日真主的审判〔那固然会有〕，而是按其使者穆氏所传承的使命，在今世即当履行信仰斗争与惩罚。**

**伊斯兰的宗教霸权与圣战，恰恰是建立在“天启”古兰经的“绝对真理”之上。意思说只要穆斯林坚持古兰经的天启与神圣本质的一天，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的一天。另一方面，基督宗教也坚信圣经的天启与神圣本质，不同的是基督福音早已废除一切形式的宗教战争与暴力，同时乃由始至终坚持信、望与爱的信仰与见证立场。**

**按圣经教导，一切的赏与罚都归由上帝与基督在末日的审判，而基督门徒所命定的，不外是爱神爱人、广传福音。相对之下，古兰经霸权教义的传播与实践将给普世带来极大灾难！若古兰经果真是句句绝对真实的天启圣典，也会给普世非穆斯林带来恐慌；若它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结果将导致穆斯林不单伤害了自己也祸害天下！**

**为此针对古兰经内容与本质的严谨探讨与审核，无论对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皆乃生死攸关，绝对有此必要。笔者乃是秉持这样的一个看见与负担，同时出自对福音信仰与真理的委身，也出自对穆斯林与同人类的的圣爱，毅然扛起笔杆进行本书的论述，包括对古兰经质疑、审核与批判的第十六至二十章，祈盼成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社会人士的祝福。本书的论述显然有许多瑕疵与不足之处，但可凭良心说都是经过前后数十年甚为用心探讨和考量的慎重、心血之作。欢迎阅者凭着真理与爱心审阅、指正。**

**（一）古兰经的“成果”全然违背所表达的“启示宗旨”引发质疑**

**穆罕默德一再强调阿拉降赐他古兰经典之宗旨乃为“证实/印证”（musaddiqan）先前的经典，即在他之前穆萨/摩西和尔撒/耶稣等所领受的经典。古兰经2:41，“你们当信我所降示的，这能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 又古2:97，“你说：......他〔吉卜利勒〕奉真主的命令把启示降在你的心上，以证实古经，引导世人......” 古3:3-4，“3他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他曾降示《讨拉特》和《引支勒》4于此经之前，以作世人的向导；又降示证据......”**

**而按穆氏，先前的经典都含有神圣权威，是真主赐予人类圆满的怜悯、训导与指路明灯。古兰经6:154，“我把经典赏赐了穆萨，以完成我对行善者的恩惠，并解释一切律例，以作向导，并示慈恩......” 古5:46，“我在众使者之后续派麦尔彦之子尔撒以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赏赐他《引支勒》，其中有向导和光明，能证实在他之前的《讨拉特》，并作敬畏者的向导和劝谏。” 古10:94，“假若你疑我所降示你的经典，你就问问那些常常诵读在你之前所降示的天经的人们......”**

**同时按古兰经29:46，阿拉对先知说：“除依优的方式外，你们不要与信奉天经的人〔指犹‧基宗教徒〕辩论，除非他们中不义的人。你们应当说：我们确信降示我们的经典，和降示你们的经典；我们所崇拜和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明......” 此经文明言当确信犹‧基经典乃同属阿拉天启，并且犹‧基宗教徒与穆斯林乃敬拜同一位神。但很矛盾的，前面经文所肯定摩西与耶稣经典的启示显然都被后期的颠覆了！若古兰经真是保护在天的永恒之道，不至于后面的推翻前面的吧！阿拉早就应当知道一切。**

**古兰经是如何颠覆前经呢？例如按摩西所领受的启示，亚伯拉罕的正统后裔必须借以撒传承、祭拜真主的中心乃定于耶路撒冷、献上祭牲流血赎罪等核心功修（参 出20:24；利4-5、16等）；还有将于末后日子为罪人代罚替死的弥赛亚（赛53），以及带领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的预言等这一切都被古兰经颠覆了！古兰经也把耶稣基督为天父独特圣子这真理完全抹杀了，且断然否定基督被钉十字架为罪人代罚替死以及三日后的荣耀复活。同时古兰经中的许多人事物乃违背新旧约圣经内容而显得格格不入。**

**客观研究与慎重思考的唯一结论是：新旧约圣经与古兰经不可能出自同一个源头。两者不可能是同样的真实；若其中的一个是真实，另一个必然是虚假。新约的加百列天使向马利亚宣告将降生的耶稣基督是至高上帝的独特圣子；古兰经的吉卜利勒/加百列却宣称真主没有儿子，耶稣不是上帝儿子。显然其中必有一“加百列”是假冒的；基督门徒绝对相信新约圣经的加百列才是真实的。穆斯林说新约圣经被篡改了，却是空口说白话！“后经”控诉谓“前经”错了，怎么能不拿出凭据来？**

**古兰经扬言传承了前经信息，但看来直接引用前经的只有古21:105，“大地终归我的义仆继承”（参 诗37:29）。古兰经的好些故事显然是传袭自新旧约经典，但传袭的同时却将前经内容增删改变了！耶稣基督则传承旧约经典与信仰，绝非将之改变或颠覆，乃是加以“成全/提升”（参 太5:17-19），“成全”了旧约中所有的预言/预表，且把信仰“提升”至更高属灵、普世层面；同时仍坚持整部旧约经典的权威与完整性。**

**（二）古兰经的“优美文字”不足以证实其“天启”本质**

**穆斯林宣称古兰经的精美绝伦是个无可模仿的奇迹（Ijaz al-Qur’an），证明它确是真主的天启圣典。古兰经17:88，“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古兰经》，那末，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 为彰显古兰奇迹，穆斯林辩称先知穆氏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因像古兰这样的“妙文”天书，不可能出自一个文盲，这证明古兰经的天启神圣本质。穆民认为古兰经就是先知穆氏带来的最大神迹。**

**古兰经7:157-158，“他们顺从使者 — 不识字的先知（al-nabi al-ummi），他们在自己所有的《讨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载……故你们应当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那个使者是信仰真主及其言辞的，但不识字的先知 — 你们应当顺从他，以便你们遵循正道。” 古29:48，“以前，你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假若你会读书写字]，那末，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

**问题是穆氏真的是个不会读不会写的文盲吗？按《阿‧英辞典》（E. Lane Lexicon），“ummi”这词汇的古典涵义是指不熟悉摩西律法书即所谓“不学无术”的草民，或指一般外邦人，而不一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另参 古2:78、3:20和62:2等节中的犹太人；还有在使徒行传4:13被犹太官长看为是“没有学问”（agrammatoi • unschooled）的基督使徒，因为他们未曾接受正规经典教育，但他们却不是文盲。〕这显然是个可争辩课题，但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1]]**

**真正的关键性问题是：古兰经的“妙文”真的是精美绝伦吗？“妙文”本身足以证明某经典的“天启”本质吗？真理的内容岂不是比优美文学更为重要？19中世纪宣教学者范德尔（Karl G. Pfander）早已指出，“妙文”本身〔若真有其事〕并不足以证明古兰经〔或任何经典〕的天启本质。例如古希腊荷马（Homer）的史诗伊利亚特（IIiad）和奥德赛（Odyssey）、古中国的诗经和古印度的麻诃婆罗多（Mahabharata）等的文学表达都十分优异，但人们并不把它们当“天启”经典看待。[[2]]**

**论文学的优美，在先知穆氏出道之前约一个世纪，也门一带曾出个极著名的古典诗人凯伊思（Imraul Qais），其诗作曾被展示于麦加克尔白神殿〔号称“悬挂诗文”（muallaqat）〕以供人欣赏，而古兰经疑似抄袭了其中某些诗句，包括古54:1、29、31、46等经文。据称某次穆氏的女儿念颂古54:1节的“月亮破裂了”经文时，恰巧被凯伊思的孙女听到而指控谓那乃是窃取自其祖父诗作。据说古兰经的诗韵散文体裁（maqamat）也含有凯伊思的影响。[[3]]**

**但古兰经真的是那么奥妙么？别的不说，若单就其形式层面与圣经作个比较，显然无论在编辑历程或内容的叙述、章节结构与次序的编排、文学体裁的表达、经文展现的史地文教等资讯，圣经乃优越过其千百倍！古兰经在各层面都显得杂乱无章，诸多重复，给人有七拼八凑之感。比起圣经，其内容更是天渊之别！按专家学者，其字句文法等也含有不少差错。**

**其实9世纪基督教护教士肯迪（al-Kindi）早已指出古兰经文字上的一些问题。近代学者如Salomon Reinach、McClintok、Michael Cook、Wansbrough、Rippin、John Burton、P. Samir、Ali Dashti、Zakaria Botros、W. Campbell、Gordon Nickel、Sam Shamoun、Christian Prince等对伊斯兰、古兰与阿语都具深入研究，且从学术角度加以批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学者〔包括某些穆斯林〕作出了相关议论。古兰经宣称它表达的是“纯全”阿拉伯语，但百年前的研究学者杰弗里（Arthur Jeffrey）已指出经典中含有的整两百个外来词汇。[[4]]**

**提述古兰经中的优美文学时，鲁易斯（Bernard Lewis）写道，“伊斯兰前的阿拉伯人乃是个原始的民族，过着艰苦、原始的生活，很少教育或规范文化，几乎没有文字传统。但他们却产生了一种诗意语言与十分丰盛的传统。其诗歌带着繁琐精致的拍子、节奏与辞藻，并经典式精准形式，成为大多数后代阿拉伯诗歌的典型。它的激情与意象十分丰富，但主题却是受限，忠实地反映了贝都因人的生活，歌颂美酒、爱情、战争、狩猎、山岭和沙漠的可怕景观、同族人在武功上的饶勇、敌对者的邪恶......”[[5]]**

**中国伊斯兰经学院的《简明教程》提述说，在天房〔克尔白〕朝拜期间，“人们在那里赛诗，凡是在朗诵中当选的，即用金水写出来，悬挂在克尔白墙上，称为“悬诗”。这些诗大多数是诗人们用来宣扬和歌颂自己及本部落而讽刺、挖苦敌对的氏族的。诗歌粗犷、豪爽、内容丰富、想像奇特，读起来铿锵有力而富有鲜明的色彩与灵活的韵律。所以，蒙昧时代的阿拉伯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活跃在阿拉伯文台上。”[[6]] 古兰经虽非诗体，内容主题也不同，却含有好些类似的带韵律经句。**

**上述语录显示，阿拉伯语的诗情画意与铿锵动力，并非源自伊斯兰的恩赐，而是阿拉伯人的传统口头文学，古兰经也只不过是加以传承、转化与发扬。当然因信仰关系，古兰经所传递的主题与内容与他者有极大差异。但在文学层面，参阅易司哈格的《使者生平》似乎可见阿拉伯人男女老少都可出口成章，显示其口头文学的畅行。无论如何，显然的要确定一部经卷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审核其内容而非文学表达。何况按许多相关专家学者，古兰经在文字层面着实有许多瑕疵。客观比较，圣经的文学优越性绝对不输给古兰者，读过方知。**

**（三）经典中所有颠覆基督福音的经文不可能源自天父上帝**

**古兰经可说是建构整个伊斯兰信仰的基因图谱（the Qu’ran – Islamic genome mapping）。其内容包含了好些用来否定福音之核心内容与本质的言论，包括三位一体、基督为圣子的身份与祂的神性、十字架的救赎、基督是主—全人类的独一救主、生命主与君主等要道（参 古4:171；5:75-76；112:1-3；4:157-158等经文）。**

**古兰始于1:6-7即展示了针对犹‧基宗教的敌视攻击：“6求你引领我们正路，7你所襄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 名解经家伊本‧凯西尔说，第七节的“受谴怒者”指犹太教徒，“迷误者”指基督教徒。“犹太人不实践宗教，而基督教徒愚昧无知。因此，前者因明知故犯而遭受恼怒；后者往往不得正确方法，不实事求是而陷入迷误。他们都是遭受恼怒的迷误者......有许多圣训和名言都可证明这一诠释。”[[7]] 穆民每日多次的拜祷都带着这对上帝儿女的控诉与咒诅。**

**古兰经也宣告只有伊斯兰是阿拉所悦纳的宗教（5:3；3:85、110），其他都是迷误。它甚至说主耶稣乃是为穆罕默德作见证、为他开路的（古61:6）！伊斯兰教的先知穆氏显然已篡夺了属于基督的崇尊地位；可以不提耶稣，但绝对不能不崇尊穆氏。古兰经也全盘取代了新旧约圣经。这样一部否定圣子耶稣与祂救赎福音并祂话语的书怎能是“天启”！**

**（四）经典中煽动“圣战”的经文不可能源自天父上帝**

**按古兰经，随着穆罕默德与他信士于公元622的圣迁（hijra），圣战已成了伊斯兰的定制。古2:216，“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也许你们厌恶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你们是有益的；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而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真主知道，你们确不知道。”**

**古兰经8:12-13激励穆斯林向不信道者投下恐怖，并要砍其头、断其指：“12当时，你的主启示众天神：‘我是与你们同在的，故你们当使信道者坚定。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的人的心中。’ 故你们当斩他们的首级，断他们的指头。13这是因为他们违抗真主及其使者。谁违抗真主及其使者，真主就严惩谁。”**

**古兰经9:4-5指示穆斯林当如何对付他们的前盟友：“4但以物配主的人们中曾与你们缔结盟约，而没有任何违背，也没有资助任何敌人者，你们应当遵守与他们缔结的盟约，直至满期。真主确是喜爱敬畏者的。5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古兰经9:29则指示穆斯林当如何对付“持经”的犹太与基督宗教徒：“当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丁税。”**

**但按原文本节的英译应当是 — Droge: “Fight those who do not believe in God or the Last Day, and do not forbid what God and His messenger have forbidden, and do not practice the religion of truth – from among those who have been given the Book – until they pay tribute out of hand, and they are disgraced [humiliated].” [[8]] 经文中并无马坚企图加以美化的“抵抗”、“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字样，而只有“战斗”（fight），直到他们缴纳“讥挤压”（jizya）丁税、致使他们“蒙羞/自感卑微”（saghirun）。**

**另按古兰经9:111，“真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真主而战斗；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那正是伟大的成功。” 又按古61:10-12，圣战是“包赚”生意，“那确是伟大的成功”。阿拉指示先知当激励信士参与征战（古8:65；9:120-121），唯伪信者才闪避参战（古3:167）。古兰经中动词“杀”（kill）出现在77处经文；动词“战”（fight）39节，分词（participle）“战斗”（fighting）10节；而它们的阿语字根都是“qtl”（qatala）。[[9]]**

**上帝曾在旧约摩西与约书亚世代（约主前15~14世纪）谕令圣战，但那乃明文限制于对迦南七族的驱逐与剿灭（书3:11-12；申20:16-17），内含特定神圣计划与宗旨、特定地区、特定对象、特定时期等特殊元素而非一般性宗教战争。但从福音信仰立场，基督所展现的和平之君榜样，并祂在十架上为罪人所成全的代罚替死救赎恩情，已排除任何形式的宗教暴力与战争手段（参 太5:3-11，26:51-54；路22:49-51，23:34等经文）。**

**因此基督福音断然否定主后第七世纪降示予穆氏的圣战经文源自上帝；何况圣战杀害的正是上帝选民与天父上帝儿女！但有需在此表明，否定在这福音恩典世代的任何宗教战争，不等同于否定基督耶稣在世界末日将从天降临、针对敌基督与其邪恶集团的圣战，及至把他们都毁灭；但这一切将完全出自天父与圣子基督的神圣审判（启19:11-21）。**

**（五）经典中的天园煽情酒色景观不可能源自天父上帝**

**古兰经中有好些描绘天园纵欲酒色的煽情景观，举例如下：古4:57，“信道而且行善者，我将使他们入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的配偶......” 古37:43-49，“43他们在恩泽的乐园中，44他们坐在床上，彼此相对；45有人以杯子在他们之间挨次传递，杯中满盛醴泉......47醴泉中无麻醉物，他们也不因它而酩酊；48他们将有不视非礼的、美目的伴侣，49她们仿佛被珍藏的鸵卵样。”**

**古兰经52:17-24，“17敬畏的人们，必定在乐园和恩泽中......20他们靠在分列成行的床上，我将以白皙的、美目的女子做他们的伴侣......22我将以他们所嗜好的水果和肉食供给他们，23他们在乐园中互递[酒]杯......24他们的僮仆轮流着服侍他们，那些僮仆，好像藏在蚌壳里的珍珠一样。”**

**古兰经55:56-58，“56在那些乐园中，有不视非礼的妻子，在他们的妻子之前，任何人和任何精灵都未与她们交接过......58她们好像红宝石和小珍珠一样。” 古55:70-72，“70在那些乐园里，有许多贤淑佳丽的女子......72他们是白皙的，是蛰居于帐幕中的。” 古56:34-37，“34与被升起的床榻。35我使她们重新生长，36我使她们常为处女，37依恋丈夫，彼此同岁。” 第35-36节的意思是一次又一次的性交后仍如处女一般。**

**古兰经78:31-34，“敬畏的人们必有一种收获，32许多园圃和葡萄，33和两乳圆润，年龄划一的少女，34和满杯的醴泉〔酒〕。” 得以一手拥抱“两乳圆润”少女，另手持着美酒满杯之诱惑，不知煽动了多少圣战士激昂牺牲！还有，穆斯林在今世不得饮酒，但在天园将是酒流成河。古47:15，“敬畏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味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 提供如此充满酒色煽情天园的古兰经不可能源自天父上帝！**

**（六）经典中阿拉成全穆氏个人私欲的经文不可能源自天父上帝**

**伊斯兰的阿拉对先知穆罕默德似乎特别恩宠，尤其在女人的事上。按古兰经4:3规定，若有特殊需要并有能力公平对待，穆斯林男士可娶四个妻子：“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 注意：按经文与女奴性交不受人数限制！**

**但按易司哈格的《使者生平》，穆罕默德共娶了至少十三个妻子，其中两个尚未圆房即被撵走；妾的数目还不算在内。[[10]] 先知怎能不以身作则反而违背阿拉旨意？答案是阿拉特别体恤而迁就穆氏的需要而赐予额外恩宠，就如古兰经33:50-51所宣示：**

**“50先知啊！我确已准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你的从父的女儿，你的姑母的女儿，你的舅父的女儿，你的姨母的女儿，她们是同你一道迁居的。信道的妇女，若将自身赠与先知，若先知愿意娶她，这是特许你的，信士们不得援例 —— 我知道我为他们的妻子与奴婢而对他们做出的规定 —— 以免你感受困难。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51你可以任意地离绝她们中的任何人，也可以任意地挽留她们中的任何人。你所暂离的妻子，你想召回她，对于你是毫无罪过的。那是近于使她们感到安慰而无悲哀的，并且都满意你所给予她们的。真主知道你们的心事，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 按经文有关妻室阿拉显然给了穆氏一张可“任意”填写的空白支票；对妻室中人可任由呼之即来或撵之而弃。经文还慎重宣称，“这是特许你的，信士们不得援例。”**

**当先知穆氏的少妻阿依莎（Aisha）听了阿拉给予先知如此优待的启示不禁感叹说，“我觉得你的主急着于成全你的心愿欲望”（I feel your Lord hastens in fulfilling your wishes and desires）。[[11]] 穆氏娶了十多个老婆后阿拉才喊停！但若碰上喜爱的美女仍可加以拥有，只要收她们为奴婢即可。古33:52，“以后不准你再娶妇女，也不准你以她们换掉别的妻子，即使你羡慕她们的美貌，除非是你的奴婢。”**

**古兰经33:36-40特别记载真主阿拉亲自为先知主持的一桩婚事，即把穆氏与其刚离异的义媳宰娜白（Zainab）撮合为夫妇，并以此为给后世典范。但因该桩婚事有违阿拉伯人习俗，真主先为使者给民众来个下马威，要他们听命接受圣旨安排：“36当真主及其使者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信道的男女对于他们的事，不宜有选择。谁违抗真主及其使者，谁已陷入显著的迷误了。” 接着阿拉发表其不可违抗的谕令如下：**

**“37当时，你对那真主曾施以恩惠，你也曾施以恩惠的人〔宰德〕说：“你应当挽留你的妻子，你应当敬畏真 主。” 你把真主所欲昭示的，隐藏在你的心中，真主是更应当为你所畏惧的，你却畏惧众人。” 当宰德离绝她的时候，我以她为你的妻子，以免信士们为他们的义子所离绝的妻子而感觉烦难。真主的命令，是必须奉行的。”**

**“38先知对于真主所许他的事，不宜感觉烦难。真主曾以此为古人的常道。真主的命令是不可变更的定案。39先知们是传达真主的使命的，他们畏惧他，除真主外，他们不畏惧任何人。真主足为监察者。40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男人的父亲，而是真主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封印。真主是全知万物的。”[[12]]**

**略述故事历程如下：某日穆氏到其义子栽德（Zaid）住家探访，恰好栽德不在乃由其妻宰娜白迎接，不过穆氏没应邀入室。当时宰娜白乃居家因此穿着简便，穆氏见了心有所动，转身离开时感叹地说：“颂赞归阿拉改变人心的主。” 栽德回来时宰娜白告诉他发生过的事。栽德心里有数随之告诉义父要跟宰娜白离异，但穆氏说他当留住妻子。结果栽德仍把妻子休了。接着阿拉带责备口吻指示穆氏要把宰娜白娶过来，说这乃出自阿拉旨意，即以此婚事为示范废除阿拉伯人把义子当真儿子的传统陋习！**

**真主在第37节指出，穆氏给栽德的劝导 — “你应当挽留你的妻子”乃言不由衷，原因是惧怕社会舆论。因当时真主已定意要栽德把老婆休了，以方便真主把她改嫁给穆氏。所以经文说：“你把真主所欲昭示的，隐藏在你的心中；真主是更应当为你所畏惧的，你却畏惧众人。” 穆氏之所以惧怕人，是因为按阿拉伯人传统习俗，义子乃当视为亲子，因此即使离异了，义父仍不能娶她为妻，否则即为乱伦。这令穆氏左右为难。**

**但阿拉给穆氏开了个方便大门。古兰经33:4-5宣示，“4......[真主]也没有把你们的义子当作你们的儿子......5你们应当以他们的父亲的姓氏称呼他们......” 意思说，义子不同于亲子，因此把离异的媳妇娶来为妻OK！更何况在这事上阿拉要以之为范例改良阿拉伯人的习俗。于是穆氏在宰娜白离异后即把她娶过来。栽德原名为“栽德哈里达之子”（Zaid ibn Haritha）；早年被认领时改为“栽德穆罕默德之子”（Zaid ibn Muhammad），从此打回原形为“Zaid ibn Haritha”。阿拉/穆氏也已预先警告，在这事上持异议者将被严惩（古33:35-36）。谁说这是伦理的提升与改良？！**

**因着第37节阿拉的话“我以她为你的妻子”，过了三个月的“待婚期”（iddah），穆氏乃急不及待进入与宰娜白交接，无需代理人等婚仪，因为是阿拉直接主婚。宰娜白也常夸口谓其他妻室是由人主婚，她却有真主亲自主婚！过后穆氏为她举办了最盛大的一场婚宴，也给了她很丰厚的聘礼。[[13]]**

**与此婚礼同时也降示了一些给予穆圣与“圣府”方便的条规，例如若不受邀莫前来访谈、访谈后当即席离场、不能随意与圣妻沟通、圣妻当以外衣遮身、娶先知遗孀者犯大罪、给先知祝安者必蒙大福等。穆斯林妇女对外人的隔离与遮身风俗，以及穆斯林信士给先知频密的祝安祝福惯例乃从此开始而延续（古33:53-59）。**

**先知的另一件闺房轶事：按穆罕默德先知自立的“公平”规则，他会轮流与个别妻子过夜。某个晚上应该是轮到在哈福赛（Hafsa）房里过夜；哈福赛不在而穆氏被发觉“越轨”与婢女/小妾玛利亚（Mariyah）同房。哈福赛获悉后大发雷霆；穆氏甚至发誓且作些承诺以讨好求和，包括不再亲近玛丽亚，唯要求对方保密。但哈福赛连同阿依莎等却把事件越发传开，导致穆氏十分恼怒而威吓要休掉她们。就在这紧张局面，阿拉降示下列经文劝慰解围：**

**古兰经66:1-5，“1先知啊！真主准许你享受的〔玛利亚〕，你为什么加以禁戒，以便向你的妻子们讨好呢？......2真主确已为你们规定赎誓制，真主是你们的保佑......3当时，先知把一句话秘密地告诉他的一个妻子，她即转告了别人，而真主使先知知道他的秘密已被泄漏的时候，他使她认识一部分，而隐匿一部分。当他既以泄漏告诉她的时候，她说：‘谁报告你这件事的？’ 他说：‘是全知的、彻知的主告诉我的。’”**

**“4如果你们俩〔哈福赛和阿依莎〕向真主悔罪，[那末，你们俩的悔罪是应当的]，因为你们俩的心确已偏向了。如果你们俩一致对付他，那末，真主确是他的保佑者，吉卜利勒和行善的信士，也是他的保护者。此外，众天神是他的扶助者。5如果他休了你们，他的主或许将以胜过你们的妻子补偿他，她们是顺主的，是信道，是服从的，是悔罪的，是拜主的，是持斋的，是再醮的和初婚的。”**

**无论在男女关系或治理、征战国事，可读到许多古兰经文，似乎都是按先知的需要和心意而给予方便，例如以护教为借口废除阿拉伯人原有的“禁战月”传统习俗。古兰经2:217，“他们问你禁月内可以作战吗？你说：‘禁月内作战是大罪；妨碍主道，不信真主，妨碍[朝觐]禁寺，驱逐禁寺区的居民出境，这些行为，在真主看来，其罪更大。迫害是比杀戮还残酷的。’” 从此从年头至年尾每天都可进行圣战。从基督信仰立场，经典中许多阿拉迁就穆氏个人方便或私欲的经文不可能源自天父上帝。**

**（七）经典中扭曲圣经/历史事实的经文不会是源自天父上帝**

**古兰经叙述的故事大部分传袭自圣经，但都经扭曲篡改，有的甚至把故事年代、情节混淆得乱七八糟。兹举数例如下：按圣经挪亚/努哈世代全人类都恶贯满盈，但古兰经说挪亚有信徒，且得真主保守（古21:76；37:75-77）；圣经说挪亚的儿子都进方舟得救，古兰经却说他有儿子淹死在洪水中（古:11:42-46）；古兰经又说挪亚的妻子和罗得的妻子同不信道且不忠于丈夫，或许都要下火狱，法老的妻子反而是敬虔模范（古66:10-11）。但这些显然都是穆氏加以扭曲、捏造的故事。**

**按古兰经28:38，埃及王法老曾命令其臣仆哈曼（Haman）建造通天塔，为要窥见摩西的真主：“法老说：‘臣仆们啊！我不知道除我外还有别的神灵。哈曼啊！你应当替我烧砖，然后替我建筑一座高楼，也许我得窥见穆萨的主宰......’” 古40:36重申法老的这谕令。看来穆氏乃把约发生于主前4,000年创世记第11章建造巴别塔故事、主前约400多年以斯帖记中的奸臣哈曼和主前约1,400年的摩西这毫不相干的三方面混淆一起。**

**古兰经29:39，“[我曾毁灭]戈伦、法老和哈曼。穆萨曾昭示他们许多明证，但他们在地方上自大，他们未能逃避天谴。”（另参古40:23-25）这两处经文又[无中生有、不知所云]把法老宫中的哈曼和民数记第16章背叛的戈伦（可拉）二不相关的人物拼凑一块。古40:25加上哈曼和戈伦/可拉要杀掉以色列人的儿子，只留下女儿；真是乱七八糟！**

**按古兰经7:117-124，法老王宫的术士见摩西手杖变成的蛇把他们变出来的蛇吞吃了，于是屈服跪拜上帝。法老看了发烈怒威吓说，“124我一定要交互着砍掉你们的手脚，然后，我必定把你们统统钉死在十字架上。” 圣经内外从来没有这样故事；古兰经说了算但也无迹可寻，显然故事纯属虚构。另者，钉十字架乃是摩西千多年之后波斯和罗马帝国时期的刑具，看不到与摩西时代的埃及有什么关系。**

**又按古兰经20:83-88，有个撒玛利亚人在西奈山为以色列人铸造金牛犊：“83穆萨啊！......85主说：‘在你[离别]以后，我确已考验你的宗族，撒米里已使他们迷误了。’......87他们说：‘我们没有自愿地违背对你的约言，但我们把[埃及人的]许多首饰携带出来，觉得很沉重，我们就抛下了那些首饰，撒米里也同样抛下了[他所携带的首饰]。88他就为他们铸出一头牛犊 — 一个有犊声的躯壳，他们就说：‘这是你们的主，也是穆萨的主，但他忘记了。’（续89-98节）但摩西时代并没有撒米里/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城乃是在主前9世纪才由以色列北国暗利王朝（Omri）建为首都。**

**最糟糕的是，古兰经把旧约的米利暗和新约耶稣的母亲马利亚混为一谈。古19:27-28，“27她抱着婴儿来见她的族人，他们说：‘麦尔彦（马利亚）啊！你确已做了一件奇事。28哈伦（亚伦）的妹妹啊！你父亲不是缺德的，你母亲不是失节的。’” 古66:12，“真主又以仪姆兰的女儿麦尔彦（暗兰的女儿马利亚）为信道的人们的模范，她曾保守贞操，但我以我的精神吹入她的身内，她信她的主的言辞和天经，她是一个服从的人。” 古66:12说真主把祂的精神/灵吹入马利亚身內，耶稣乃就此由真主的灵成孕。**

**当先知穆氏的一个使者穆吉拉（Mughira bin Shuba）到基督教地区纳兹兰（Najran），有人问起他：“摩西/亚伦时代远远在耶稣之前，马利亚怎能是亚伦的妹妹？”穆吉拉回来请教穆氏，先知答说：“古人习惯于套用已过世使者和敬虔人的名字”，但没提到任何凭据。有的辩称那是指马利亚与亚伦是族亲，但马利亚来自犹太支派，而亚伦属于利未支派！马利亚与伊利莎白有亲戚关系，但非出自同一支派。何况年代上两者差距约1,400年！这犹如把旧约的扫罗王跟新约成为保罗的扫罗混为一谈。**

**还有经文用词“ukhtun”在古兰经总是指亲姐妹（参 古4:12、23、176）。经文不单称马利亚为亚伦的妹妹，还明说她是暗兰的女儿，这乃双重确认不容狡辩。实际的情况是先知穆氏即为文盲，他获得的犹‧基宗教知识基本上是属“路边社”而非较权威的“路透社”，意思说很多是从道听途说而来，为此常是错误百出。[[14]]**

**古兰经提述施洗约翰的诞生也是乱七八糟。按古19:2-10，有天使向约翰的父亲宰凯里雅/撒迦利亚显现：“2这是叙述你的主对于他的仆人宰凯里雅的恩惠......8他说：‘我的主啊！我的妻子是不会生育的，我也老态龙钟了，我怎么会有儿子呢？’......10他说：‘我的主啊！求你为我预定一种迹象。’ 他说：‘你的迹象是你无疾无病，但三日三夜你不能和人说话。’” 按路加福音第一章，撒迦利亚是哑巴了九个月而非三日三夜。**

**按古兰经3:35-37，仪姆兰的女人〔即暗兰的妻子，按伊斯兰她名叫哈拿〕生了一个女儿〔即亚伦/摩西的妹妹〕，给她起名叫麦尔彦〔即马利亚〕，并把她献给真主，寄托在圣殿內由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抚养。真主特别施恩，赐予马利亚丰富的食物。日后耶稣就是从这位麦尔彦生出来的。这里显然摆了一个大乌龙，即同样把新约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之年代推前千多年至旧约暗兰、亚伦、摩西和米利暗的时代！怪诞！**

**另者，古兰经显然强烈批判“三位一体”，但其经文所反映的并不像“三位一体”（Trinity）而是“三神崇拜”（Tritheism），即敬拜三个神/主。按古兰经5:116，“当时，真主将说：麦尔彦之子尔撒啊！你曾对众人说过这句话吗？‘你们当舍真主而以我和我母亲为主宰’......” 看来穆氏乃错误控诉基督宗教徒敬拜阿拉、耶稣和马利亚。**

**又按古兰经9:30，“犹太人说欧宰尔（Uzair）是真主的儿子。” 一般认为这里的欧宰尔指旧约先知以斯拉（Ezra），但这也是个揣测。按犹太历史，从来没有这样一回事。无论如何，穆斯林就凭着这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控诉敌对犹太教与以色列人，并且千多年来不改，原因是他们坚信古兰经句句是“天启”永恒真理。可悲！明明是古兰经扭曲、篡改了圣经，但穆斯林却千多年来控诉基督宗教篡改了自己经典而加以攻击。有识之士怎能相信这样一部颠覆“前经”/史实〔或不知所云〕的经典是“天启”圣典呢？！**

**（八）经典中自相矛盾与替代经文不会是源自天父上帝**

**穆罕默德的传讲常被批为伪造、谎言（参 古10:38；11:13；34:8、13；46:8；52:33-34等）。当然穆氏加以否定（古10:37；25:46；32:3:46:8等）。古兰经16:103显示当年曾有话说有外人给他传授：“我的确知道，他们说过：‘这只是一个凡人所传授的。’ 他们所倾向的那个人的语言是化外人[的语言]，而这[部经典的语言]是明白的阿拉伯语。” 他不否定有人给他进言，只说那人是讲外语的。**

**可预料当穆罕默德言论有所改变时，敌对者乃视之为伪造的把柄，犹如古16:101所记：“当我以一节经文掉换（baddala • substitute）另一节经文的时候 — 真主知道自己所降示的 — 他们说：“你只是一个捏造者。” 不然！他们大半是不知道的。” 穆氏也承认有些启示是可以被废除取替代的。古2:106，“凡是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以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代替它......” 为此在伊斯兰的启示论中经文有“取代者”（nasikh）与“被取代者”（mansukh）教义。**

**按可信的伊斯兰记录，古兰经53:19-20的原本启示如下：“19他们告诉我吧！拉特和欧萨，20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它们是尊贵的仙鹤，其代祷可蒙恩准。” 但后来天使吉卜利勒告知先知，后面祈盼三女神代祷的话是对异教徒的妥协，是魔鬼所投给他，所以阿拉已把它废除，换之以“19他们告诉我吧！拉特和欧萨，20以及排行第三，也是最次的默那，怎么是真主的女儿呢？” 那句被废除的话即著名的“撒但经文”（Satanic Verses）。〔注：正确翻译应当是“魔鬼经文”而非所谓的“魔鬼诗章” 。〕**

**面对这“出尔反尔”的质疑，先知说不单是他，古代先知和使者们也都有同样经历。古兰经22:52，“在你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和先知，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当他愿望的时候，恶魔对于他的愿望，有一种建议，但真主破除恶魔的建议，然后，真主使自己的迹象成为坚确的。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 经文反映当年穆氏乃甚愿望与异教的古莱氏族亲和解，条件是接受他们的三女神 — 拉特、欧萨和默那，以换取他们接受他的伊斯兰。魔鬼乃利用穆氏的愿望而给他妥协的“建议”，但结果幸有阿拉出面解围！**

**“魔鬼经文”事件不单在古兰经露其踪迹，初期先知生平与伊斯兰史也都有所提述，但现代好些穆斯林却加以否认。[[15]] 无论如何，“取代（naskh）论”是每个伊教释经学者与法学家都必须处理课题，以确定如何遵守阿拉法则。其实古兰经显然包含些取代性元素，如从劝导不好饮酒至严禁，从温和与外教者相处至圣战，以麦加取代耶路撒冷为拜祷定向。因此学者有需深入研究每处经文的降赐时期与背景因素（asbab al-nuzul）。探讨废除与取代经文的数目，从少过10节至500节者都有；然而也有少数学者断然否定任何的废除论。[[16]]**

**对比基督宗教的旧约和新约圣经：旧约从开始的摩西五经传承至结束的玛拉基书前后约有整千年（约公元前1400-400），信仰内容与立场都仍保持一致。而新约圣经从主耶稣于公元30年代初出来传道、使徒们的宣教与论述至90年代最后的启示录，前后约经历六七十年，同样信仰内容与立场也都一致，无所谓废除、取代。**

**至于新旧两约之间显然有大差异，但主耶稣宣示祂来了不是要“废除/取代”旧约律法与先知而是加以“成全/提升”（太5:17-20）；而这成全/提升旧约的前景在旧约就早有预言预表，也宣告了未来必将展现的“新约”。至终一切都要体现于基督为全人类独特的救赎主、生命主、万主之主，以及祂为上帝儿女所成全的永恒荣耀计划（比较旧约：耶31:31-34 / 新约：来8:6-13，10:11-18）。同时新约经典仍对旧约经典保持十分的完整与敬重，不像古兰经在23年內即企图把新旧约经典全然颠覆、废除、取代。**

**另一方面，古兰经在23年短短的“启示”历程即展现了好些前后矛盾经文。就以它对基督宗教徒的立场为例：开始时它乃加以称许、接纳（参 古2:62；5:46-47、69、82-85），但当基督宗教徒对伊斯兰有所质疑，它便转而控诉（古5:14-15、72-73），进而主张攻击、屈辱、咒诅（2:120；9:29-30）。看来古兰经叙事内容乃由处境决定，而非如穆斯林所宣示的保存在天上不变、永恒的真理。问题是那些尊重、善待基督宗教徒的经文是否都随着穆氏当年事态的发展而被废除、取代了？但无论如何，对基督宗教徒而言，古兰经所显示的是穆氏对福音的误解与无知，却带来了无穷灾难！**

**问题：当穆氏来到麦地那初期〔约于公元623左右？〕，古兰经2:256启示谓“宗教无强迫”，因真假乃明显区别，更何况至终有阿拉的正义审判。但来到古9:1-5〔启示于约631左右穆氏去世前〕，却谕令当杀戮异教徒，直到他们归顺伊斯兰。是否后来的废除了先前对异教徒宽待的经文，包括古2:256的“宗教无强迫”？**

**穆斯林学者如Ibn Salama（卒1020）和Ibn al-Ataiqi（卒1308）认为古9:5废除了先前的124节经文。[[17]] 面对矛盾经文并保守派/现代派学者的不同诠释，穆斯林何去何从？但无论如何，这类经文千多年来已给人类带来极大伤害。若在这世代继续推广，将造成更大灾难！福音信仰立场乃前后一致。**

**除了“废除与取代”，古兰经还有些矛盾经文。如：按古22:47阿拉乃看千年如一日，“......在你的主那里的一日，恰如你们所数的一千年。”〔另参 32:5，同样一日如千年。〕但按古70:4，“众天神和精神在一日之内升到他那里。那一日的长度是五万年。” 这里却是一日如五万年；天使等灵物理当与阿拉更为靠近，行动也更为迅速，怎么反而是一日如五万年呢？**

**另者，一些概括性经文说阿拉用六日创造天地万物（古7:54；10:3；11:7等），但当它欲稍为详细描述创造过程则立即显露破绽，把六日变成了八日（古41:9-12）。此外如有关基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历史大事，有经文似乎说基督未曾被钉死（古4:156-158），又有些经文提到祂的死（古3:56；19:33；5:117）。又如有好些经文崇尊摩西的书和耶稣的福音为天启圣典，甚至要穆斯林从中受教，却又冒出些似乎控诉它们已被篡改或隐蔽的经文。凡此种种类似的出尔反尔矛盾与取代，都否定了古兰经的“天启”本质。**

[[1]]      A.J. Droge 的古兰英译本把它翻译为“the prophet of the common people” (Equinox Publishing, 2013)。一般穆斯林认为先知乃目不识丁文盲, 参“Was the Prophet Muhammad Ummi?”, questionsonislam.com, 2019-06-01。辩称他识字者可参David, “Was Prophet Muhammad Illiterate?”, 2019-03-07, [https://medium.com/uncorrupted-islam/prophet-muhammad-196e312f82e5。另参](https://medium.com/uncorrupted-islam/prophet-muhammad-196e312f82e5%E3%80%82%E5%8F%A6%E5%8F%82) Sebastian Gunther, [“Muhammad](http://www.jstor.com-/), The Illiterate Prophet: An Islamic Creed in the Qur’an and Qur’anic Exegesis”, jstor.com。

[[2]]      Carl G. Pfander, Balance of Truth (London: Church Missionary House, 1866), pp. 85-87。

[[3]]      “Imru’al-Qays”, newworldencyclopedia.org。

[[4]]      Arthur Jeffrey, The Foreign Vocabulary of the Qur’an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1938; Boston: Leiden, 2007)。

[[5]]      Bernard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1950 (New York: Oxford UP, 1993), p. 131。

[[6]]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国经学院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 《古兰经基础简明教程》(试用本), 丁俊、马吉德、唐雪梅等编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页2。

[[7]]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 孔德军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部, 2010), 页12。

[[8]]      Gordon Nickel, The Quran with Christian Commentary: Quran Translation by A.J. Drog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Academic, 2020), pp. 208-209。

[[9]]      Nickel, Commentary, pp. 220-221。关于wayaqtuluna (kill) 和waqatilu (fight), 另参<https://archive.org/stream/ArabicEnglsihDictionary/Corpusquran-dictionarypart7-87.00.01-corpusQuranDiction> aryPart7\_djvu.txt。

[[10]]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pp. 792-794。

[[11]]      参 al-Bukhari, Sunnah.com, v.6/b.60/n.311 (USC-MSA web)。

[[12]]      在此经文阿语Zaid之汉译名称“宰德”乃照马坚汉译古兰经译法; 同个名字在本书其他部分乃译为“栽德”; 又此“栽德‧伊本‧哈里达” (Zaid ibn Haritha) 乃异于汇编古兰经的“栽德‧伊本‧萨比特” (Zaid ibn Thabit), 也异于敬虔人 (Hanif) 栽德。

[[13]]      Martin Lings, 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 (New York: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1983), pp. 212-214。

[[14]]      参“Qur’an Contradiction: Mary, Sister of Aaron & Daughter of Amram”, [answeringislam.org](http://www.answering-islam.org-contradictions/)。另参 Silas和Sam Shamoun所著的相关文章。

[[15]]      Nickel, Commentary, pp. 531-532。

[[1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skh_(script)>。

[[17]]      Nickel, Commentary, pp. 204-206。

**第十九章**

**对“天启”古兰经的质疑与批判（二）**

**伊斯兰宣称古兰经的每一章节都是阿拉直接从天上赐下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谓其所有内容都是绝对真理、一切表达都精美绝伦。但许多不同宗教与意识形态专家学者对这论调加以质疑！至于穆斯林则只能对它歌功颂德；若敢于质疑必被严惩，甚至丧命！**

**住在穆斯林地区的非穆斯林同样不能也不敢轻易表态，恐怕带来祸害。至于住在自由世界的相关学者，很多时候也为了“政治正确”或个人利害关系而避重就轻评议，或随声附和穆斯林论点。笔者乃根据基督信仰立场，经诸多研究探讨后从不同角度质疑穆斯林所坚持古兰经的“天启”根源与神圣本质。**

**古兰经内容所显示/引发的重重问题实在是令人对其“天启”本质大加质疑。前一章第十八章论述了质疑古兰经“天启”本质共八点的批判；本章聚焦在第九点，乃针对所谓“古兰经科学”的批判。接着的第二十章另有其他三点论述，前后共为十二点。**

**（九）经典中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经文不会是“天启”**

**宗教经典与科学论述在内容与形式上根本是两回事，不宜拿来比较。例如宗教经典可作诗情画意、隐喻、寓言、传奇等描述，但科学论述有其特殊领域的专用词、语言符号与规格，因此不宜从科学角度批判宗教经典。另一方面，宗教经典也不宜以科学论证自居。但当今有好些穆斯林护教士高举古兰经为蕴藏各种“科学玄机”（ijaz • 神迹）之经典，以此“证明”它是上帝“天启”圣典，同时批判圣经乃违反科学、落伍。**

**然而穆斯林所标榜的显然是古兰经“伪科学”（Pseudo-science），可称之为“古兰经布凯勒主义”（Qur’anic Bucailleism）。毛里斯‧布凯勒（Maurice Bucaille）是个法国医生，曾于1973任沙特阿拉伯王族御医，也曾任埃及萨达（Sadat）总统家庭医师。他于1976出版法语的《圣经、古兰经、科学》（The Bible, the Qur’an and Science），肆意攻击圣经的可靠性，同时宣称古兰经乃为最可靠、最合科学的天书，内含好多“科学玄机”加以印证。他为此名利兼收不在话下。此书以不同形式翻译为数十种外国语言。加拿大的医学教授基斯‧穆尔（Keith Moore）等也受布凯勒误导跟着称颂古兰经的“先进”科学。**

**上世纪 70年代之前穆斯林甚少引用科学以印证古兰经。当年布凯勒的著作在伊斯兰界激发起“古兰经科学论”热潮。沙特政府甚至设立了国际古兰经与圣训科学凭据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Scientific Signs in the Qur’an and the Sunnah）在各国宣扬古兰经科学。除了布凯勒，哈伦‧耶哈雅（Harun Yahya，原名Adnan Octar；创miraclesofthequran.com）、查基尔‧纳益（Zakir Naik；创Al-Quran & Modern Science网站、Peace TV）等在这领域也相当知名。**

**在批判古兰经科学方面，除了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伍大卫（David Wood）、盛萨文（Sam Shamoun）、克里司甸‧普林斯（Christian Prince）等，还有发表文章于网站如**[**answeringislam.org**](http://www.answering-islam.org/)**、**[**islam-watch.org**](http://www.islam-watch.org/)**和wikiislam.net等的一些其他学者。篇幅所限，本文仅引用数则“先进古兰经科学”作点评，以揭露其中许多捏造、曲解、揣测、不合科学的所谓经文论据。批判学者当具备扎实的科学和古兰经与圣训见识。**

**（1）宇宙论：天地的创造与天文学**

**a. 古兰经启示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古兰经科学派护教士夸称古兰经21:30预告了宇宙大爆炸论，“......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英译 – Y. Ali: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re joined together – as one unit of creation – before we clove them asunder...”； A.J. Drog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re once a solid mass, and We split the two of them apart...”〕[[1]]**

**其实把“大爆炸论”套用在古21:30是一种“事后揣测”的套用。探讨20世纪之前伊斯兰教士的相关注释当甚为有趣。按圣经创世记1:1，“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看来就在这第一节天地已被造存在，接着的第二节开始乃启示关乎地球与太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万物如何造于以人为中心的地球上。至于上帝是否藉着什么“大爆炸”创造原始天地乃不得而知〔“大爆炸”至今仍只是个较为流行科研理论〕。除了圣经启示，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希腊、印度、中国等文明都有些原始开天辟地故事。**

**例如，按约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里亚（Sumerian）创造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阴曹地府》（Gilgamesh and the Netherworld），在远古天和地是连接一块的，过后才劈开；接着是人的被造。[[2]] 古印度《梨俱吠陀经》（Rig Veda）和《奥义书》（Upanishads）描述有个原始的宇宙蛋（Brahmanda），称之为“金质胚胎/母胎”（Hiranyagarbha • golden fetus / golden womb），在空虚中漂游后裂为两半，一边称之为天（Dyaus），另一边称之为地（Prithvi）。[[3]]**

**按远古中国的创世故事，有一巨人叫盘古，在混沌之中睡了一万八千年。有一天突然睡醒，见周围一片漆黑，抡起大斧猛劈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混沌一片的东西渐渐的分开了。轻而清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慢慢下降成为地。不单如此，从盘古身上还演化出万物。[[4]]**

**实际上，古21:30经文“天地原是闭塞的”中的“闭塞”用词原文“ratq”指“缝织/联合一块”（sewn/joined together）。[[5]] 意思说天地原本乃是缝织/联合一块，而所谓的“开天辟地”乃是指阿拉把它们扯开或分开（fataqa • unstiched/separate）。从这角度看，阿拉在此并非“创造”天地而是“分开”天地，而“大爆炸”涵盖的是整个宇宙的起源；看不到科学大爆炸论啊！**

**但若以经解经：阿拉是如何分开天和地呢？按古兰经，祂乃把它以无形的柱子“建立/抬举”起来（raised up；参 古13:2）。看来科学护教士说古21:30的“扯开/分开”乃预告宇宙“大爆炸论”只是个妙想天开而毫无科学根据的揣想。更何况按照古兰经的启示，阿拉是在创造了天地之后才造群星（参 古41:9-12），而这观念与“大爆炸论”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6]]**

**b. 古兰经搞不清阿拉用几多日创造天地。有些经文说阿拉用六日创造天地，但有的显示是八日。六日论经文：古10:3，“3你们的主确是真主，他曾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然后升上宝座，处理万事......” 古7:54，“你们的主确是真主，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然后，升上宝座，他使黑夜追求白昼，而遮蔽它......”（另参 古11:7）**

**八日论经文：古41:9-12，“你说：‘你们真不信在两日内创造大地者......那是全世界的主。’ 10他在大地上创造许多山岳，他降福于大地，并预定大地上众生的食物，那些事，在整整的四天就完成了......11然后，他志于造天，那时，天还是蒸气。他对天说：‘你们俩顺服地，或勉强地来吧！’ 它俩说：‘我们俩顺服地来了。’ 12他在两日内创造了七层天，他以他的命令启示各天的居民，他以众星点缀最低的天，并加以保护。”**

**上述马坚汉译的古41:11-12经文内容有些混淆，按原文英译 – Droge: “Then He mounted [upward] to the sky, while it was [still] smoke, and said to it and to the earth, ‘Come, both of you, willingly or unwillingly!’ They both said, ‘We come willingly.’ He finished them [as] seven heavens in two days, and inspired each heaven [with] its affairs. And We adorned the sky of this world with lamps, and [made them] a protection...”**

**前两段经文清楚表明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符合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但第三段经文则显示上帝共用了八日才完成天地的创造，即两天造地，四天造地上的山岳和动植物，最后两天造了七层天。到底上帝是用了六日或八日创造天地？穆斯林学者说古41:10节的四天也包括第9节的两天，但没提供任何凭据以支持此诠释。另者，按权威性的《穆斯林圣训》（vol. 4:1250），阿拉是在星期六开始创造，在接着的星期五完工，前后加起来共有七日。但对接受“大爆炸论”者，古兰经创造论的六日、八日，或圣训中的七日全都糊了，因按该理论地球的演化乃需经好几亿年！或许阿拉也搞糊涂了！[[7]]**

**c. 古兰经也搞不清是先创造天呢，或先创造地？按古2:29是先创造地：“他已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事物，复经营诸天，完成了七层天......”（另参 古41:9-12）；按古79:27-31是先创造天：“27......他曾建造了天，28他升起它的高度，而成全它的形体，29他使它的夜间黑暗，并显出它的光明。30此后，他将地面展开，31他使地面涌出泉水来，生出植物来。” 创造天地前后的次序显然矛盾！**

**d. 古41:11-12，“然后，他志于造天，那时，天还是蒸气〔烟〕……12他在两日内创造了七层天”。阿拉如何从“dukhan • smoke • 烟”〔参 Droge / Y. Ali；马坚译之为“蒸汽”（vapour）不准确，因“烟”通常含有蒸汽，另加上其他气体与颗粒〕创造出七层天？按创世记1:6，上帝在第二天创造空气，空气之下的水是“海”，空气之上的水是“天”〔指“天空”而非什么“七层天”〕，基本上都是氢氧化合物（H2O）。圣经启示不是比古兰的 “烟”更科学吗？有护教士说那“烟”指宇宙大爆炸产生的“热烟”；若是如此，阿拉怎么在创造大地后才从大爆炸的“热烟”创造“七层天”呢？又是什么“七层天”？[[8]]**

**e. 其实古兰经的“七层天”（samawat）乃传袭自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叙利亚、印度等的天文/宗教观念，毫无新意。它乃与古代天文可观察的行星/卫星轨迹关连：古23:17，“我在你们的上面确已造了七条轨道（tracts/orbits）......”；看来古兰经乃照单全收。但按现代天文学知识〔八大行星加上卫星月亮等绕着恒星太阳旋转〕，上述观念显然有差错。然而圣经却不受这古旧观念影响；它呈献的乃是更为合理的“三重天” — 天空、太空、上帝宝座（林后12:2），即所谓“天和天上的天”（申10:14）。**

**f. 古兰经不单传承了古旧落伍的“七层物理天”观念，更进一步把它跟伊教的“七层天园”挂钩，谓每一层天乃由不同东西铸成 — 如水、金、银、铜、铁、珍珠、光等，也都各住有不同先知、使者。按照圣训，先知穆罕默德“夜游/升天”时曾见亚当在第一层天，耶稣/施洗约翰在第二层，约瑟在第三层；接着是以诺、亚伦、摩西照排，而亚伯拉罕是在最高的第七层。再上便是天园与阿拉宝座。难道这类故事也属古兰经天文神迹？**

**g. 古兰经的另一个错误是把太阳、月亮和众星宿安置在“七层物理天”的最低/最近处。但按现代天文学，可观察到的星宿乃是在距离地球数亿光年之天外天，而不是在最低处。古兰经67:3-5，“3他创造了七层天......5我确已以“众星”〔原文为“masabih • lamps • 灯”〕点缀最近的，并以众星供恶魔们猜测。” 汉语古67:5的最后那句话“并以众星供恶魔们猜测”是马坚的错误翻译！**

**按原文该句“并以众星供恶魔们猜测”的正确翻译应当是“并以它们为射撒但的火箭” 〔Droge: “and made them missiles for the satans”；Y. Ali: “We have made such [lamps as] missiles to drive away the evil ones”〕。其实古兰经37:6-10也说，“6我确已用文采即繁星点缀最近的天，7我对一切叛逆的恶魔保护它，8他们不得窃听上界的众天神，他们自各方被射击，9被驱逐......10但窃听一次的，灿烂的流星就追赶上他。” 古兰竟然以星宿/流星为驱逐撒但的火箭，以防备撒但窃听天上阿拉的话 —— 看来天经果然启示了最先进科学及最尖端太空武器！！（另参 古55:33-35；古72:8-9）**

**（2）地质学：山岭的形成与功能**

**按古兰经，阿拉创造山岭乃为稳定大地。古兰经16:15，“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原文 – Droge: “And He casts on earth mountains” 〕，以免大地动荡，而你们不得安居......” 古21:31，“我在大地上创造了群山，以免大地动荡而他们不安......” 古78:6-7，“6难道我没有使大地如摇篮（bed），7使山峦如木桩吗？”〔原文 – Droge: “and the mountains as stakes；Y. Ali: “and the mountains as pegs” 〕对照相关经文，其意思显然是：犹如插入土地的木桩或橛子使搭起的帐篷稳定，同样阿拉从天上“抛下”众山岭就如木桩或橛子使大地稳定。**

**穆斯林说按地质学山岭之下有“根”，就如木桩插入地底使之稳定。然而“木桩”的原文“awtad”也用来指地上的高大架构，如法老的金字塔（古38:12；89:10）。因此法老被称为“awtad”的主〔Droge: “he of the stakes”；Y. Ali: “He Lord of the stakes” — 看来马坚译之为“有武力的法老”非照字义〕。但无论山岭底下是否有“根”，按地质学常识山岭乃由于地层移动（tectonic shift）引发地震、火山等因素而形成，反而使大地动荡，何来稳定地势？**

**更大的问题是，按古兰经山岭是阿拉从天上投到地面的木桩：古15:19，“我展开了大地，并把许多山岳安置在大地上〔原文 – Droge: “and cast on it firm mountains”〕......” 古16:15，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Droge: “And He casts on the earth firm mountains”〕，以免大地动荡......”**

**经文中的“安置”〔马坚译；Y. Ali: “set thereon / set up” 〕等，原文直译应是“thrown thereon / thrown down / cast down”。古50:7，“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原文 – Droge: “and cast on it firm mountains〕......” 看来按伊斯兰阿拉乃从天上“投下”山岳像木桩使大地稳定！山岳似乎本非属于大地的一部分；这又是何方地质学啊？！**

**（3）脴胎学：人的被造与胚胎的成长过程**

**a. 按古兰经86:5-7，精液乃从脊椎骨与肋骨之间射出：“人应当想一想，他自己是用什么造成的？6他是射出的精液造成的。7那精液是从脊柱和肋骨之间发出的。” 大家都知道精液的出处睾丸并不是在“脊椎骨与肋骨之间”；这是明显错误。**

**b. 按古兰经，胚胎成长的过程是精液 → 血块 → 粹肉 → 骨头 → 完整的人。古22:5，“众人啊！如果你们对于复活的事还在怀疑之中，那末，我确已创造了你们，先用泥土，继用一小滴精液，继用一块凝血，继用完整的和不完整的肉团，以便我对你们阐明[道理]。我使我所意欲的[胎儿]在子宫里安居一个定期，然后，我使你们出生为婴儿......” 古40:67，“他创造了你们，先用泥土，继用精液，继用血块，然后使你们出生为婴儿......”**

**古兰经说精液先变成血块后成为人。古75:37-38，“37难道他不曾是被射出精液吗？38然后，他变成血块，而真主加以创造他，使之成为肢体完全的人吗？” 古96:1-2，“1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2他曾用血块创造人。” 古23:12-14，“12我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13然后，我使他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14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a clot • ’alaqatan），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然后我把他造成别的生物......”**

**且参照古23:12-14的原文英译，Droge: “12 Certainly We created the human from an extract of clay. 13 Then We made him a drop in a secure dwelling place, 14 Then We made a clot [from] the drop, then We made a lump [from] the clot, then We made bones [from] the lump, then We clothed the bones with flesh, [and] then We [re]produced him as another creature...” 显然经文所描述胚胎的成长过程为：精液 → 血块 → 粹肉 → 骨头 → 完整胎儿。但从现代胚胎学角度看，古兰经所描述的胚胎成长过程几乎是错到完，或含糊不清。略述几点于下：**

**i. 先看古兰经中男人的“精液 • nutfa • semen”：“nutfa”原意指“一点水、水滴”；男人射精像水滴故在古兰经也用来指“精液”，但全不含现代胚胎学所显示的精液之“精子”成分。精液带有精子，但不等同于精子（sperm/seed）。在阿语“精子”可用almaniyu alhayawan almanwi、hayawan manwi、zayt aleanbar或bidhara等名词，但古兰经全没用上。[[9]]**

**有学者引用古兰经76:2，“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原文 – Droge: “Surely We created human being from a drop, a mixture（nutfatin amshaaj）”；Y. Ali: “...a drop of mingled sperm”。伊斯兰学者宣称此经文之“nutfatin amshaaj”指精子与女人卵子的结合。**

**但这是在胚胎学发达后伊斯兰教士的“事后揣测”（reinterpretation after the fact），因它可指精液与经血或女人下体某种液体的混合。何况古兰经从未提及妇女的“卵子”（buayda / baidat alnisa）。Y. Ali 称此经文的“nutfatin”为“精子”（sperm）显然是出自宗教热心而非客观学术。纵观上述诸论点，从科学角度看，若说古兰经启示了现代胚胎学未免言之过早。**

**ii. 再看古兰经文中的“血块”〔原文为单数’alaqa；复数’alaq〕传奇。按阿文辞典注解，相关词汇’alaqa意思是“悬挂物”，可指任何悬挂物。它也指某些在水里吸血的小生物，如水蛭。其一般涵义是鲜红的血，或血块。 在古兰经，单数’alaqa共出现 5次，复数’alaq 单在古96:2出现一次；传统上每次都译为“血块”（clot of blood）。在众多涵义中，古兰经科学派乃特选“水蛭”加以想像大作文章，谓它看似悬挂在子宫壁的受精卵吸取母体滋养〔比较水蛭悬挂在人体上吸血〕，从而演化为古兰经先进胚胎学，重头戏是在看似有点相似的外形上大作文章！[[10]] 显然两者乃绝不相同的东西。**

**然而自从古兰经降示的1,300多年来，“穆圣”本身和历世历代伊斯兰学者都接受原文’alaqa 为“血块”；外文古兰经也都这样翻译，从无异议。最重要当看穆氏自己如何讲述：按最权威性的《布哈里圣训》/《穆斯林圣训》，一个人在母胎中的进展乃是头40天为精液，继同样天数为血块（’alaqa），再同样天数为嚼过的肉块；过后天使将前来向他吹气，同时授命写下四件事：贫富、寿命、行为、永世祸福。[[11]] 但按胚胎学，精子在子宫只能生存5~7天，绝非40天。犹如上述，其他相关层面的描述实在也都错到完！**

**显然在伊斯兰界广为流传的布凯勒古兰经科学主义乃他个人标新立异、哗众取利的牵强附会。因为正如上述，传统上千多年来从未有人像他这样讲法。古兰经文也从未提到男人精子或女人卵子，而他却“飞跃式”地生拉硬扯，把“悬挂体”标榜为插入子宫壁的受精卵！其同路人托尔吉（Torki）讲得更玄。他说“’alaq = links/bonds（接环）= gene codes（基因图谱）”！结果：一团血变成 → 悬挂体 → 受精卵 → 基因图谱 → 现代胚胎学；超级棒！但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后揣测”的牵强附会。看来当代伊教护教士也只能在不知所云的所谓“悬挂体”形状上作文章、变把戏。**

**iii. 接着还有上帝用以造人、看来“眼花缭乱”的原料！到底阿拉用什么原料造人？答案：古兰经3:59，“......他用“尘土”（turabin • dust）创造阿丹......”；古30:20，同样用“尘土”；古11:61，用“地土”（ardh • earth）；古15:26，用“黑色的成形的粘土”〔原文 – Droge: from dry clay（干泥），from molded mud（塑模泥浆/粘土）；Y. Ali: from salsal / sounding clay / dry clay which produces a sound（一种会发声的干泥），mud moulded into shape（塑模泥浆/粘土）〕**

**古兰经23:12，用“泥土的精华”〔原文为sulalatin min teenin • an extract of clay〕；古21:30、24:45，用“水” — 阿拉用“水”创造一切。又古兰经96:2，用“血块”；古16:4，用“精液”〔原文英译 – Droge: “a drop”（一滴）〕；古35:11，先用尘土，后精液〔原文英译 – Droge: “dust”, then “a drop” 〕。对照上述经文/译文，单就“泥土”层面就令人看了眼花缭乱，不是吗？再比较圣经创世记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另参 创 1:26-27）读来不是更直接简明吗？**

**iv. 再看古兰经中显然是过时/错误的胚胎发展过程。按照古兰经23:12-14，阿拉用精选的泥土造人；先使他〔或再使他？〕变成〔或形成？〕“精液”（as a drop • nufatan），然后把精液造成“血块”（’alaqa），然后把血块造成“肉团”（a little lump • mudghatan）；再然后把肉团造成“骨骼”（bones • ’ithaman，特别指四肢）；接着使肌肉（flesh • lahman）附着（clothed • kasawna）在骨骼上，就这样造成了另一个人。注：肉团（mudghatan）指小块（a morsel）可含在嘴里咀嚼的肉。**

**上述经文描绘的胚胎演变过程酷似主前 2世纪希腊医学家盖伦（Galen）的说法，在穆罕默德年代的叙利亚和埃及一带相当流行。犹太释经书《塔木德》的论点也类似。这观点或许是来自一般性的观察：精液、像血块的脐带等。但胚胎之发展阶段绝无精液变血块再变形像牙齿咬过的肉块；更非由肉块造成骨骼，之后再生肌肉附在骨骼上。其实骨格与肌肉原则上乃同时互动生长，故经文的描述乃完全违背现代胚胎学。**

**v. 另者，看来阿拉算错了妇女从怀孕至生产的月数。按古兰经2:233，“做母亲的，应当替欲哺满乳期的人，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 又古31:14，“我曾命人孝敬父母 —— 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 但按古兰经46:15，“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受胎和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 问题：通常怀孕至胎儿的诞生是九个月，加上一般哺乳婴儿的期限是两年（24个月）。这样婴孩从成胎至断乳时期应当是33个月，但古兰经说共计30个月；莫非阿拉算错？[[12]]**

**（4）伪地圆论：古兰经明言阿拉“展开/铺平”大地，何来地圆论**

**古兰经13:3，“他展开大地，并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和河流......” 古15:19，“我展开了大地，并把许多山岳安置在大地上......” 古50:7，“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山岳投在上面......”〔展开/铺张：madadna〕。古20:53，“他为你们以大地为摇篮（mahdan）”〔Y. Ali: “who has made for you the earth like a carpet spread out”；Droge: “and made the earth as a cradle for you”〕。古2:22，“他以大地为你们的席/床（firasha）”〔Y. Ali: “Who made the earth your couch”〕（另参 古51:48；71:19；78:6；79:30；88:20等）。**

**上述各段经文之阿语用词包括madda、madadnaha、firasha、mahdan、farashnaha、bisata、dahaha、tahaha、sutehat都是指“平/铺平/平面展开”，别无其他涵意，何来地圆之说？有学者引用古79:30-31之“此后，他将地面展开，31他使地面涌出泉水......”，以此辩解说第 30节的“展开/铺平”（dahaha）字眼具鸵鸟蛋椭圆形的涵义。但克里斯甸‧普林斯指出，“dahaha”是指鸵鸟铺平的“窝”，而非指其蛋。他也引经据典阐明古兰经/圣训确实把大地看为平面。[[13]]**

**又有学者引用古39:5，“......他截夜补昼，截昼补夜；他制服日月，各自运行......” 〔Y. Ali: “He makes the night overlap the day, and the day overlap the night”；Droge: “He wraps the night around the day, and wraps the day around the night”〕。辩论者说这里的用词yukawwer指“包裹”（wraps），可指“包裹成球形”，证明古兰经的地圆论。但问题是经文是说“日夜”把对方“包裹”〔马坚：“截了”；Y. Ali: “overlap”〕，显然是描述“日夜”转化的“现象”，何来的地圆论科学？**

**另一方面，可从互联网浏览的许多相关资料都显示约于公元前600年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500年的恩贝多葛（Empedocles）和亚纳萨哥拉斯（Anaxagoras）已提出显示地球乃椭圆形的凭据。还有公元前约三四百年的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和伊拉托斯迪尼（Eratosthenes）等也是，所以不要以为古代人都接受地平论。古埃及人亦有地圆观念。**

**其实更妙的是约于公元前700年以赛亚书早已宣示：赛40:22，“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NIV英译 – “He sits enthroned above the circle of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 are like grasshoppers.”）圣经早已在2,700年前明确启示地球“大圈” —— 而以赛亚书比古兰经早了约1,300年！[[14]]**

**若要比较“经典科学”（scriptural science），约著于4,000年前的旧约约伯记26:7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NIV英译 – “He spreads out the northern skies over empty space; he suspends the earth over nothing.”）圣经明说“地球乃是悬挂在虚空/太空”之中。单就以赛亚40:22与这节经文，即足以挑战寻求真理的穆斯林认真研究基督教圣经。古兰经所显示的，不过是些拾人牙慧或含糊错误的观念。**

**（5）阿拉用水创造一切生物很先进？**

**古兰经21:30，“......天地原是闭塞的，而我开天辟地，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 上文已揭露经文中所谓“开天辟地”宇宙大爆炸论的荒谬；接着经文还提述了另一科学论点，即阿拉“用水创造一切生物”。乍看之下，古21:30似乎是把开天辟地与水连在一块。但按相关的科学“揣测”，随着大爆炸产生的不是水，而是极热的颗粒云（molecular clouds）与各元素能量；水和其他生物的产生乃是又过了数十亿年后的事。其他相关经文可参 古兰经25:54，“他就是用精水〔原文为maa’ • 水〕创造人......” 古24:45，“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

**相关“水”与衍生一切生物的评议如下：**

**a. 一般而论，“水”对一切生物的重要性古代世界文明已有所认知。按创世记1:1-2，“起初神创造天地。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运行”：犹如母鸡孵蛋〕在水面上。” 显然创1:2的下半句蕴涵着“水、上帝的灵、生命”之间的奥秘关系；接着的经文显示过后的一切生命都由此而生。这启示乃远远超过古哲学家以及古兰经所能提示的，不是么？**

**看来古兰经从未说明阿拉是“如何”用水创造人类和一切生物。至今科学界虽提述好些理论，但也都未能明确回答“如何”的问题。因此穆民的任何“科学证道” 都是揣想、含糊、相对的。当然圣经也未曾“详述”水与生命的技术性关连，但至少展示了极其关键的“神灵”因素。就算原始生物从水滋生，没上帝灵的运行怎会可能？因此若穆斯林认为古兰经在这方面的“启示”超前，当晓得圣经创世记的记录比它早了约2,000年！**

**b. 其实提述生命与水的密切关系，除了圣经创世记在3,400多年前的启示，且有2,500多年前的首席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620 – 约546）主张万物的基础与终结即是水（water as the principle and end of all things）。亚里斯多德说，按达勒斯，世界的四大元素为水、火、土、空气，而水是终极性原则（ultimate principle）。随达勒斯之后的恩贝多格（Empedocles）和柏拉图等都接受这四大元素，也都认同水的基要性。[[15]] 这些知识也曾流传于叙利亚一带。**

**另约于公元前500年的中国春秋年代，《管子‧水地篇》曾经揣摩所谓“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其第一步是“太一”生出“水”，然后由水反辅太一成天，再由天来反辅太一以成地；继后依次出现的是神明、阴阳、四时等万物。整个过程都与水有密切关连。[[16]]另按中国自古就流行的五行论 — 金、木、水、火、土，“水”本来就是万物源生的关键元素之一。看来有关水对生命的重要性古人都有所知，无需古兰“超前科学”的启示！**

**（6）毛里斯‧布凯勒和托尔吉等的其他论述**

**古兰经科学派也引述有关雨水功能与循环的经文。常被提述的古兰经文50:9-11、35:9、30:48、7:57、45:5所描绘的空中云层降雨滋润大地者，乃是连孩子都懂得的普通常识。古78:12-16是他们常引以为傲的经文：“我曾在你们上面建造了七层坚固的天，13我创造一盏明灯〔指太阳〕，14我从含水的云里，降下滂沱大雨，15以便我借它而生出百谷和草木，16以及茂密的园圃。” 其实看不出这段经文有何新义！他们假设第13节提到“一盏明灯/太阳”，因此必含“水蒸气”；但经文全没提到“水蒸气”，也没提到太阳与“含水的云”之间的物理学关系？那不过是一厢情愿读进去的“启示”！**

**接着看看有关波浪与水道（waves/currents）的认知：古兰经24:40描绘的是一层层波浪〔Y. Ali: “billow topped by billow”；Droge: “a wave covers him, above which is [another] wave”〕。经文显然只提“波浪”（waves），没所谓的“水道”（currents）；那又是自我的“添加剂”！至于海里咸水和淡水的分隔（古55:19-21；25:53），对航海或住沿海的居民也是种常识。说实在的，古兰经中的许多“科学神迹”细察之下都可看出其平常、强解、含糊、揣测或捏造等的破绽与不足！**

**其实稍为用心考查，将可觉察古兰经中含有更多违反科学与常理的经文，例如按古16:66，“......我使你们得饮那从牲畜腹内的粪和血之间提出的又纯洁又可口的乳汁。” 经文启示“乳汁”是从牛腹里粪与血之间提炼出来的；这到底又是什么科学啊！**

**又按古兰经25:45，“难道你没有看见你的主怎样伸展阴影吗？假若他意欲，他必定使阴影成为静止的。我以太阳为其标志〔Y. Ali: “Then do we make the sun its guide”；Droge: “Then We made the sun a guide for it” 〕……” 经文的意思是说太阳影子的长短乃由太阳决定。但这是个一般人都懂的普通知识啊！若真要展示古兰经的科学先知，应该是说“我以地球[的自转]为其标志”才对！**

**原则上若非把古兰经当科学典籍并借之以误导无知，上述以一般性/表面观察为导向的说辞无可厚非。圣经中也有好多类似例子，如 “太阳升起、太阳降下”或“地的四方”（赛11:12；启7:1，20:7等），不能说是错误。问题是“古兰经科学派”不单引用无实质的“伪科学”大事宣传古兰经的科学神奇伟大，同时趁机无理批判圣经的不是。**

**从普林斯在《深入古兰经与科学》（Qur’an and Science in Depth）中的叙述，可见古兰经伪科学派如何把古51:47的“大能”（mus’uon）说成是膨胀的宇宙；把古34:3的“微尘/蚂蚁”（zarah）说成是“原子颗粒”；把古6:95“谷粒”（al-habb）和“果核”（an-nawa）的绽开说成是核能的分裂；又说古34:12的“熔铜如泉水涌出”具有使用电力的启迪；说古96:15-16犯罪者的“额发”〔forelock，即额头头发〕展现脑前额皮层（pre-frontal cortex）的意志功能等，借而夸称古兰经含有最先进科学启示，证明它是上主的话。但有识之士当之为一厢情愿的胡扯！〔注：Christian Prince全书批判更多相关的“科学神迹” 。〕**

**补充说明：曾为古兰经科学大事吹捧的布凯勒和穆尔都未曾改信伊斯兰教。[[17]] 穆尔曾表示他不识阿拉伯文，其评论都是凭穆斯林给他的资讯。美国休斯顿贝勒（Baylor）医学院的妇产科主任Joe L. Simpson也曾发言支持古兰经科学，但过后承认曾讲了些听来是愚笨、令人难堪的话（“made some statements that sound silly and embarrassing…”）；但至今犹有穆斯林在引用他那些“听来是愚笨、令人难堪的话”。[[18]]**

**需要的话，基督宗教可提供“无数”为圣经的科学性/可靠性辩护的著作/论述，而且都建立于扎实科研与明确释经的基础。可惜穆斯林从小即被抗拒福音/圣经的敌基督意识洗脑捆锁，以致一般上都藐视圣经，更遑论主动研究基督宗教的辩正立场以从中受惠。祈盼在这网络方便世代，穆斯林能怀饥渴慕义的心态寻求知己知彼，认识圣经真理。**

**当代一些为圣经的可靠性进行“理性/科学辩道”学者有Norman Geisler、John C. Lennox, Alvin C. Plantinga、Lee Strobel、Francis Collins、Duan Gish、Henry Morris、Hugh Ross、James R. White、Gary Habermas、Ravi Zacharias、Josh McDowell、William Campbell、E.K. Victor Pearce、Michael Guillen等；还有许多参与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Creation Museum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即或面对世俗科学主义者的批判挤压，他们的论述都有扎实科研基础。**

**以经比经，汉语书刊方面安撒灵的《伊斯兰，基督教，真理》含有不少展示古兰经内容的资料，涵盖其启示、搜集、编订、自称、内容的内部冲突、与圣经的抵触、与外在事物的冲突等资讯，甚值参阅。[[19]] 经深入研究比较，笔者确定无论从基督信仰立场，或从客观理性知识立场，皆无任何凭据信服古兰经为终极性天启圣典！**

**谈科学，讲学问；有学有问才有学问。谈宗教也一样。但对穆斯林而言，“问”可以是个敏感课题，不小心可能被打，甚至失去救恩！古5:101-102，“101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询问若干事物；那些事物，若为你们而被显示，会使你们烦恼。当《古兰经》正在逐渐降示的时候，如果你们询问，那末，那些事物会为你们而被显示……102在你们之前，有一些民众，曾询问过此类问题，嗣后，他们因此而变成不信道的人。” 伊教学者说经文禁止的是指“无谓的询问”，但那会“使你们烦恼”的问题不会是“无谓”的吧？**

**按伊本‧凯西尔：“穆斯林所触犯的最大罪恶就是询问一件还没定为非法的事物，后来这件事因为他的询问而被定为非法的。” 安拉的使者在一节明确的圣训中说：“你们不要对我提到我没有向你们提及的事情，先民遭受毁灭的原因就是问题太多，或反对先知。” 显然在伊斯兰问题太多也可能召来毁灭！[[20]]**

**教长古图比（Imam al-Qurtubi）在他的解经书《古兰经教法之概要》（Jame’ Ahkam al-Qur’an）写道：某次有个名叫苏比戈（Subig bin ’Asal）者前来麦地那询问有关古兰经的寓义释经课题，被公认为最贤明公正的大教长欧麦尔知道了，把他叫来，使用一束棕榈树枝鞭打得他头破血流，直到他呼求停手，说头颅中的问题已经消失了才被放过！[[21]] 就是这种惧怕多问会导致非议、犯罪和受罚的心态，致使穆斯林在科学上落后，在宗教上更是封闭排外，盲目屈服于群体与传统的霸权与淫威之下。**

[[1]]      参 Nickel, Commentary, p. 333。本章下文所引用的A.J. Droge译文都来自此书。

[[2]]      Ira Spar, “Mesopotamian Creation Myths”, THE MET, April 2009, <https://www.metmuseum.org/toah> /hd/epic/hd\_epic.htm。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orld_egg>, 见“Vedic mythology”。古希腊也有类似的“奧菲斯蛋” (Orphic Egg) 观念。

[[4]]      参 “盘古开天”, 百度百科。

[[5]]      参 Harun Yahya于miraclesofthequran.com的论点。

[[6]]      Christian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in Depth (2015), pp. 87-89。本书作者精通阿语与古兰经及伊教圣训, 其论述引经据典揭露所谓古兰经科学“论据”的扭曲、假造与虚谎, 是一本“必读”佳作。另两部这领域的“必读”佳作是Amar Khan, “Miracles of the Qur’an Exposed”, islam-watch.org, 2009-02-20和Syed Kamran Mirza, “Erroneous Science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Qur’an”, [islam-watch.org](http://www.islam-watch.com/), 2008-09-26。

[[7]]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pp. 77-84。另参 [Sam](http://www.answering-islam/Home-Page,Sam) Shamoun, “The Days of Creation in the Qur’an: Literal or Indefinite Periods of Time”, answeringislam.org。

[[8]]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pp. 74-77。

[[9]]      参 [wordhippo.com, English](http://www.wordhippo.com-english/) – Arabic / Cambridge Dictionary等。

[[10]]     Elias Kareem, “Embryology in the Qur’an: A Description of the ‘Alaqah Stage”, [Academia.edu](https://www.academia.edu/), 2014-03-22。

[[11]]      参《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48/1/1-6, 页678-679; 特别注意1-6有关天使前来为胚胎作“前定”彼此矛盾的日数: 120, 40或45天? 又参《布哈里圣训实录》, 宝文安等译, 页31-32。另注: 圣经显示在伊斯兰之前约2,100年雅各与其儿孙时代已知道精液与生育之间的关系 (创38:6-10)。

[[12]]      参 “Embryology in the Qur’an”, [wikiislam.](http://wikiislam./)net, 2017-02-20。这是篇高学术分量的“必读”论述。另参 William Campbell, The Qur’an and the Bible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and Science (Upper Darby, PA: Middle East Resources, 1992) 中从历史与科学层面对布凯勒很客观、理智、逻辑性的辩证; 其对“alaqa”用词的探讨可参 pp. 184-189。再参Christian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pp. 278-290中对古兰经胚胎论方方面面的批判。

[[13]]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pp. 225-228。

[[14]]      参 [“Is](http://www.reasons.org-/) the Bible a Flat-Earth Book?”, Reasons to Believe等网页。

[[15]]      [https://iep.utm.edu/thales; https://iep.utm.edu/plato](https://iep.utm.edu/thales;%20https:/iep.utm.edu/plato)。

[[16]]      〈太一生水〉,《中国哲学史》, 2012年第3期。

[[17]]      “The Men Who Never Became Muslims: The Cases of Dr. Keith Moore & Dr. Maurice Bucaille”, primaquran.com, 2016-12-08。

[[18]]      Daniel Golden, “Western Scholars Play Key Role in Touting ‘Science’ of the Quran”, wsj.com, 2002-01-23。

[[19]]      安撒灵, 《伊斯兰, 基督教, 真理》(香港: YSLJDJ.org, 2015), 页143-205。

[[20]]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 孔德军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页359。

[[21]]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pp. 199-201。本书作者精通阿语与古兰经及伊教圣训, 其论述引经据典揭露所谓古兰经科学“论据”的扭曲、假造与虚谎, 是一本必读佳作。另两部这领域的必读佳作是Amar Khan, “Miracles of the Qur’an-Exposed”, islam-watch.org和Syed Kamran Mirza, “Erroneous Science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Qur’an”, islam-watch.org, 2008-09-26。.

**第二十章**

**对“天启”古兰经的质疑与批判（三）**

**穆罕默德出来传教时，听众常讥笑他所传讲的是从他人学来的古人神话。古兰经25:4-5，“4不信道者说：‘这只是他所捏造的谣言，别的许多人曾帮助他。’......5他们说：‘这是古人的神话，他使人抄录下来，朝夕对他诵读。’” 古8:31，“当别人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确已听见过了，假若我们意欲，我们必说出与此相似的文词来；这只是古人的[神话]。’”**

**又古兰经16:103，“我的确知道，他们说过：‘这只是一个凡人所传授的。’ 他们所倾向的那个人的语言是化外人[的语言]，而这[部经典的语言]是明白的阿拉伯语。” 穆氏不否定有人指教他，唯辩称那人是讲外语的。包括基督教徒奴仆扎巴尔（Jabr）和希腊人雅撒（Yasar）、犹太教士伊本‧撒拉姆（Abdullah ibn Salam）和波斯人萨尔曼（Salman）等都必然给先知提供许多资讯。**

**古兰经共有九处经文提到不信者讥讽他传讲的不过是古人神话（古6:25；8:31；16:24；23:83；25:5；27:68；46:17；68:15；83:13）。查考经文将发觉其中确有好些古人的神话，包括一些圣经人物故事。只是故事道来总是无头无尾且含诸多差异，同时有些是一再重复。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故事都是听来的，是出自“路边社”而非较为可靠的“路透社”。继续前两章的论述，本章另加三点〔十至十二〕质疑古兰经的“天启”本质：**

**（十）古兰经中传袭自犹太教的释经故事显然不会是“天启”**

**古兰经中含有好些传袭自第二世纪逐渐发展的犹太《塔木德》（Talmud）律法汇编全集，内容涵盖口传律法注释《密西纳》（Mishnah）和《米德拉斯》（Midrash）讲经集 — 相关律法体裁的称为Midrash-Halacha，相关叙述体裁故事的称为Midrash-Aggadah，其中有好些喻道、传奇故事。《塔尔贡》（Targum）乃是希伯来注释书的亚兰文译本。当中一些资料也流传在阿拉伯西岸（Hejaz）一带犹太散居之民当中。但它们都不属于犹太教天启正典即旧约圣经的39卷〔或归类合编为22卷〕部分。兹举数个例子说明：**

**（1）古兰经2:34**

**古2:34，“当时，我对众天神说：‘你们向阿丹叩头吧！’ 他们就叩头，惟有易卜劣厮不肯，他自大，他原是不信道的。” 按古兰经文，“易卜劣厮”即“魔鬼”之所以堕落，是因为它不愿顺从上帝要它向新创造的亚当叩头下拜的命令，导致它被惩罚。这故事乃是源自伪经《摩西启示录》（The Apocalypse of Moses），也称为《亚当夏娃生平》（Life of Adam and Eve）。它约于第一世纪以闪族语文书写，曾有拉丁语和阿美尼亚语版，今留存的有第三至五世纪的希腊文版本。[[1]]**

**（2）古兰经5:31**

**古5:31，“真主使一只乌鸦来掘地，以便指示他怎样掩埋他弟弟的尸体。他说：‘伤哉！我怎不能像这只乌鸦那样，把我弟弟的尸体掩埋起来呢？’......”**

**评语：上述“真主使一只乌鸦来掘地，以便指示他〔该隐〕怎样掩埋他弟弟的尸体”故事，肯定传袭自犹太人的民间传奇Pirke de Rabbi Eleazar和Midrash Tanhuma，因其中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只是受启迪的的不是该隐而是亚当。它们也都是早于古兰经三几百年的产品。有穆斯林学者辩称它们成书乃比古兰经迟，但没实据。结果是犹太人的传奇故事变成了古兰经阿拉的启示。[[2]] 创世记4:1-16是相关历史记载。**

**（3）古兰经5:32**

**古5:32，“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以此为定制：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评语：“枉杀一人如枉杀众人” 观念几乎是照字引述取自犹太教的《巴比伦塔木德》（Mishnah Sanhedrin 4:5；Babylonian Talmud 37a）。犹太教讲经者说，创世记4:10讲到亚伯的“血”在希伯来文乃是复数的“bloods”，因此涵盖他的子孙和全人类。这里另一个犹太释经学者的注释又被古兰经收纳成为阿拉的启示。〔笔者注：可借此询问穆斯林说，既然一人可代表众人/全人类，为何基督不能代表众人/全人类死？〕[[3]]**

**（4）亚伯拉罕走出火窑的故事（古兰经21:51-71）**

**古21:51，“以前我确已把正直赏赐易卜拉欣，我原是深知他的。52当时，他对他的父亲和宗族说：‘你们所依恋的这些雕像是什么东西？’ 53他们说：‘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崇拜他们的。’ 54他说：‘你们和你们的祖先，确已陷于明显的迷误之中。’ 55他们说：‘你是对我们说正经话呢？还是和我们开玩笑呢？’**

**56他说：‘不然，你们的主，是天地的主，是天地的创造者，我对于此事是一个证人。57指真主发誓，你们转身离开之后，我必设法毁掉你们的偶像。’ 58他把偶像打碎了，只留下一个最大的，以便他们转回来问他。59他们说：‘谁对我们的神灵做了这件事呢？他确是不义的人。’ 60他们说：‘我们曾听见一个青年，名叫易卜拉欣的，诽谤他们。’**

**61他们说：‘你们把他拿到众人面前，以便他们作证。’ 62他们说：“易卜拉欣啊！你对我们的神灵做了这件事吗？’ 63他说：‘不然，是这个最大的偶像做了这件事。如果他们会说话，你们就问问他们。’ 64他们就互相批评。随后说：‘你们[崇拜偶像]确是不义的。” 65然后，他们倒行逆施，[他们说]：‘你确已知道这些是不会说话的。’**

**66他说：‘你们舍真主而崇拜那些对你们毫无祸福的东西吗？67呸，你们不崇拜真主，却崇拜这些东西，难道你们不理解吗？’ 68他们说：‘你们烧死他吧！你们援助你们的神灵吧！如果你们有所作为。’ 69我说：‘火啊！你对易卜拉欣变成凉爽的和平的吧！’ 70他们想谋害他，但我使他们变成最亏损的。71我拯救他和鲁特，而使他俩迁移到我为世人而降福的地方去。”**

**评语：古兰经的上述故事乃袭取自犹太人第二世纪〔有说迟些，但肯定是在伊斯兰成立之前〕的一部释经故事Midrash Rabbah。只是该书中多了个幽默环节说，亚伯拉罕告诉父亲他杀了一头牛给众偶像，小的抢着吃而激怒大的，于是大的把它们都毁了！父亲听了发怒，于是把儿子交给暴君宁录（Nimrod）要把他烧死，但上帝却救了他。**

**原来有个名为本‧乌基尔（Jonathan ben Uziel）的犹太文士把创世记11:31和15:7的吾珥城（Ur）误解为希伯来文“火”（Or），因此上帝把亚伯拉罕从“吾珥”带出变成了从“火”中救出来。这是个穆氏当代犹太人相当熟悉的故事，穆氏听了把它错误想像为阿拉的启示。再一次看到古兰经把犹太人错用的经文与传奇当天经传袭。[[4]]**

**（5）约瑟与波提乏之妻的罗曼蒂克情节（古兰经12:1-111）**

**古兰经第十二章述说约瑟，但那肯定是从犹太人听来的。对照圣经，它穿插了些罗曼蒂克“添加剂”，如古12:30-32，“都城里的一些妇女说：‘权贵的妻子勾引她的仆人，他迷惑了她，我们认为她确是在明显的迷误之中的。’ 31她听到了她们狡猾的流言蜚语，就派人去把她们邀请来，并为她们预备了一桌席，发给她们每人一把小刀，她[对优素福]说：‘你出去见见她们吧。’ 当她们看见他的时候，她们赞扬了他，[她们都被迷住了]，以致餐刀割伤了自己的手。她们说：‘啊呀！这不是一个凡夫，而是一位高洁的天神。’ 32她说：‘这就是你们为他而责备我的那个人。我确已勾引他，但他洁身自好。’”**

**上段经文意思说：波提乏〔古兰经只称他为权贵人（Aziz）〕的妻子〔伊斯兰说她名叫珠莱喀（Zhulaika）〕勾引约瑟的绯闻在城中传开了，她为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于是为众妇女摆设宴席。席间把约瑟带出来展示给众妇女看。约瑟太俊美了，大家看了惊为天人，导致让餐刀割伤了自己的手！波提乏妻子的用意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美男子，任何妇女都会被诱惑的，所以不要把她当坏女人看待，企图以此合理化自己的出轨行为。**

**上述妇女见约瑟俊美而割伤手的罗曼蒂克情节同样乃取自犹太教讲经故事集，[[5]] 这类犹太教拒之于正典之外的讲经故事却成为了古兰经的天启真理。其实古兰经的约瑟故事还有其他看来凌乱且不同于圣经的情节，不赘述。唯加以补充：按古兰经12:24，“她确已向往他，他也向往她”，即约瑟也向往那妇女；要不是阿拉给他某个迹象，他将会干那丑事。这是古兰经的另一“添加剂”。〔有关约瑟生平，参 创世记37~50章；特别是第39章有关波提乏之妻的故事。〕**

**（6）所罗门与示巴女王的故事（古兰经27:17-44）**

**古27:17，“素莱曼的大军 — 由精灵、人类、鸟类组成的 — 被召集到他面前......18等到他们来到了蚁谷的时候，一个母蚁说：‘蚂蚁们啊！快进自己的住处去，以免被素莱曼和他的大军不知不觉地践踏。’......20他曾检阅众鸟，他说：‘我怎么不见戴胜呢？它缺席吗？21我必定严厉地惩罚它，或杀掉它，除非它带一个明证来给我。’ 22它逗留不久，就来了，它说：‘我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事，我从赛百邑带来了一个确实的消息给你。**

**23我确已发现一个妇人，统治一族人......她有一个庞大的宝座。我发现她和她的臣民都舍真主而崇拜太阳......’ 27他说：‘我要看看你究竟是诚实的，还是说谎的。28你把我这封信带去投给他们，然后，离开他们，你试看他们如何答复。’ 29她说：‘臣仆们啊！我接到一封贵重的信。30这封信确是素莱曼寄来的，这封信的内容确是「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31你们不要对我傲慢无礼，你们应当来归顺我。」’**

**......34她说：‘国王们每攻入一个城市，必破坏其中的建设......35我必定要派人送礼物去给他们，然后，等待着看使臣带回什么消息来。’ 36当使者到了素莱曼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你们怎么以财产来资助我呢？真主所赐我的，胜过他所赐你们的......37你转回去吧，我必定统率他们无法抵抗的军队去讨伐他们...... ’ 38他说：‘臣仆们啊！在他们来归顺我之前，你们中有谁能把她的宝座拿来给我呢？’**

**39一个强梁的精灵说：‘在你离席之前，我把它拿来给你。’ 40那深知天经的人说：‘转瞬间，我就把它拿来给你。’ 当他看见那个宝座安置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主的恩惠之一......41他说：‘你们把她的宝座改装一下，以便我们看她能否认识自己的宝座。’42当她来到的时候，有人说：‘你的宝座像这样吗？’ 她说：‘这好像是我的宝座。’ 在她之前，我们已获得知识，我们已是归顺的。**

**43她舍真主而崇拜的，妨碍她，她本是属于不信道的民众。44有人对她说：‘你进那宫殿去吧！’ 当她看见那座宫殿的时候，她以为宫殿里是一片汪洋，[就提起衣裳]露出她的两条小腿。他说：‘这确是用玻璃造成的光滑的宫殿。’ 她说：‘我的主啊！我确是自欺的，我[现在]跟着素莱曼归顺真主 —— 全世界的主。’”**

**评论：以上示巴女王的故事，显然取自第二世纪的犹太释经故事，即《塔尔贡》的《以斯帖二书》（Second Targum of Esther）。除了细节如释经书说女王拜海，古兰经说拜太阳；释经书加上所罗门看到女王脚上的毛等，其他几乎一模一样！古兰经显然拾人牙慧当自己的宝，怎能说是上帝的启示？！[[6]] 比较上述神奇怪诞的故事与圣经史实历代志下9:1-12，何者是“神话”何者是“神的话”立即真假分明。可考虑以圣经与古兰经两个不同版本的约瑟故事与穆民朋友交流分享。**

**（7）另看古兰经描述的所罗门大军和他的死**

**古27:17-18：“素莱曼的大军 — 由精灵、人类、鸟类组成的 — 被召集到他面前，他们是部署整齐的。18等到他们来到了蚁谷的时候，一个母蚁说：“蚂蚁们啊！快进自己的住处去，以免被素莱曼和他的大军不知不觉地践踏。” 经文说所罗门的三军是精灵、人类、鸟类。当其大军来到蚂蚁谷有母蚁呼吁众蚁躲避逃命。请问这是啥“天启”真理啊！？**

**更加怪诞的是所罗门的“精灵工团”和他死时的场景如下：古兰经34:12-14，“我曾使风供素莱曼的驱使，风在上午走一月的路程，在下午也走一月的路程。我为他使熔铜像泉水样涌出。有些精灵奉主的命令在他的面前工作；谁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就使谁尝试烈火的刑罚。13他们为他修建他所欲修建的宫殿、雕像、水池般的大盘、固定的大锅......我的仆人中，感谢者是很少的。14我决定他死亡的时候，只有吃他的手杖的蛀虫，指示他们他已经死了。当他倒下的时候，精灵们恍然大悟：假若他们能知幽玄，那末，他们未曾逗留在凌辱的刑罚中。’”**

**经文说阿拉命令“精灵工团”为所罗门服役建设铜石等工程，精灵乃无可奈何顺从。所罗门似乎是倚着手杖坐在宝座上督工，其实他已死了。有蛀虫吃了他的手杖导致其尸体扑倒在地，这时精灵才恍然大悟原来所罗门已死；它们乃庆幸得以从屈辱的劳役获解放！上述有关所罗门与示巴女王、他的三军与“精灵工团”，以及他的死等怪诞描述，或可当童话故事，但穆斯林却视之为真主唯独降赐予其圣先知的玄奥真理 —— 这又到底是“神话”或者神的话呢？〔比较圣经史实：历代志下8~9章〕**

**（8）阿拉似乎举起西奈山要给悖逆的以色列民压顶**

**古7:171，“当时我使那座山在他们的上面震动，好像伞盖一样，他们猜想那座山要落在他们的头上。我说：‘你们当坚持我赐予你们的经典，并当牢记其中的教训，以便你们敬畏。’ 这“启示”显然乃取自犹太人第二世纪的伪经《异教》（Abodah Sarah）。此外，Tisdall也提述有关古2:102的哈鲁特（Harut）和马鲁特（Marut）天使、古20:85的撒米里人（as-Samiri）造金牛犊等故事的犹太教背景因素。上述传袭自犹太人的讲经等神话故事不会是“天启”，但都收集在古兰经。[[7]]**

**（9）其他传袭自犹太宗教的论点和讲经故事**

**古兰经提到的“七层天”（参 古17:44）在中古时代相当流行，无论在希腊、波斯、印度都有类似说法，包括犹太教的讲经集Midrash/Hagiga 9/2；另古兰经也提到火狱的七层门（古15:44），同样可在讲经集Sefer ha-Zohar 2看到。据说用来隔开乐园与火狱的屏障（古7:44-46），也是来自Midrash对传道书7:14的注解。甚至古兰经50:30有关火狱胃口大开的“启示”，也传袭自犹太讲经集Othioth of Rabbi Aqiba对以赛亚书5:14的注释。[[8]]**

**根据《穆斯林圣训》，穆氏宠妻阿依莎讲述古兰经4:3准许合格的穆民娶四个妻子的背景如下：“这是指孤儿，她在自己监护人的抚育之下，她的财产同监护人合在一起。这个监护人倾心她的财产和姿色，意欲娶她却不愿意公平地给予她正常的聘礼。所以，安拉禁止他们娶这样的孤儿，除非他们公平地对待他们，给予他们习惯上最高的聘礼。安拉命令他们迎娶他们认为合适的其他妇女。”[[9]]**

**问题是为何规定最多是娶“四个”？这条规甚可能也是传袭自犹太教的相关法则。按Tisdall的研究，在编订《塔木德》年代（约于公元1至6世纪）的犹太宗教对娶多妻相当宽容，主要条件是丈夫当能供应妻子的需要；但他们当中的智者劝导聪明人不要拥有超过四个。[[10]] 无论如何，这些传袭自犹太人的释经故事或法理论述都不被犹太和基督宗教视为“天启”经典。**

**（十一）古兰经传袭自基督宗教伪经的传奇故事显然也不会是“天启”**

**试举数例传袭自基督宗教伪经等传奇故事的古兰经文如下：**

**（1）有关伊姆兰/暗兰的妻子生耶稣的母亲马利亚的故事（古兰经3:35-37）**

**古3:35，“当时仪姆兰的女人说：‘我的主啊！我誓愿以我腹里所怀的，奉献你，求你接受我的奉献......’ 36当她生了一个女孩的时候，她说：‘我确已生了一个女孩......我确已把她叫做麦尔彦。’ 37她的主接受了她......且使宰凯里雅抚育她。宰凯里雅每次进内殿去看她，都发现她面前有给养，他说：‘麦尔彦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呢？’ 她说：‘这是从我的主那里降下......’ 据说马利亚的母亲名叫安娜（Anna）；这杂乱故事乃传袭自伪经《小雅各原始福音书》（Protevangelium of James the Less）。[[11]]**

**（2）马利亚在枣树下疼痛生子以及婴儿耶稣向大人开口讲话（古兰经19:16-34）**

**古19:16，“16你应当在这部经典里提及麦尔彦，当日她离开了家属而到东边一个地方。17她用一个帷幕遮蔽着，不让人们看见她。我使我的精神到她面前，他就对她显现成一个身材勻称的人。18她说：‘我的确求庇于至仁主，免遭你的侵犯，如果你是敬畏的。’ 19他说：‘我只是你的主的使者，我来给你一个纯洁的儿子。’ 20她说：‘任何人没有接触过我，我又不是失节的，我怎么会有儿子呢？’ 21他说：‘事实是像这样的，你的主说：这对于我是容易的。我要以他为世人的迹象，为从我发出的恩惠，这是已经判决的事情。’ 22她就怀了孕，于是她退避到一个僻远的地方。**

**23阵痛迫使她来到一棵椰枣树旁，她说：‘啊！但愿我以前死了，而且已变成被人遗忘的东西。’ 24椰枣树下有声音喊叫她说：‘你不要忧愁，你的主已在你的下面造化了一条溪水。25你向着你的方向摇撼椰枣树，就有新鲜的、成熟的椰枣纷纷落在你的面前。26你吃吧，你喝吧，你愉快吧！如果你见人来，你可以说：我确已向至仁主发愿斋戒，所以今天我绝不对任何人说话。’**

**27她抱着婴儿来见她的族人，他们说：‘麦尔彦啊！你确已做了一件奇事。28哈伦的妹妹啊！你父亲不是缺德的，你母亲不是失节的。’ 29她就指一指那个婴儿，他们说：‘我们怎能对摇篮里的婴儿说话呢？’ 30那婴儿说：‘我确是真主的仆人，他要把经典赏赐我，要使我做先知，31要使我无论在哪里都是有福的，并且嘱咐我，只要活着就要谨守拜功，完纳天课......33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和平。’ 34这是麦尔彦的儿子尔萨，这是你们所争论的真理之言。”**

**以上马利亚在枣树下诞下耶稣，以及婴儿耶稣向人讲话的故事乃传袭自伪经《马利亚的生产与救主婴儿期的历史》（History of the Nativity of Mary and the Infancy of the Savior）。这部伪经可能是以埃及科普特文原著，过后以相当粗劣的阿拉伯文译出。其中情节似乎乃反映约瑟与马利亚带着婴孩耶稣到埃及避难的故事，读来乃是乱七八糟。[[12]]**

**按G.S. Reynolds所说，古兰经19:16-26节描绘天使向马利亚报喜情节显然是引自《伪雅各福音》（Protoevangelium of James；17:2-18:1），而婴孩耶稣在枣树下诞生并对成人说话情节乃引自《马利亚的生产与救主婴儿期的历史》，也称《伪马太福音》（Gospel of Pseudo-Matthew）者。[[13]] 圣经中提述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诞生的正宗记录见马太福音1~2章和路加福音1~2章。可悲伊斯兰抛弃圣经的珍珠而捡起野史碎石当宝！**

**（3）孩童耶稣把泥捏成飞鸟（古兰经3:49）**

**古3:49，“他要使他去教化以色列的后裔。[尔撒说]：我确已把你们的主所降示一种迹象，带来给你们了。我必定为你们用泥做一个像鸟样的东西，我吹口气在里面，它就奉真主的命令而飞动......” 这故事乃源自埃及的阿拉伯文伪经《婴儿耶稣福音书》（Gospel of the Infancy of Jesus / Injil at-Tufuliyya）和伪经《以色列人多马福音书》（Gospel of Thomas the Israelite）。[[14]]**

**（4）以弗所的七个沉睡青年（古兰经18:10-26）**

**话说罗马皇帝德修（Decius）于公元251逼迫教会期间，有七个年轻人躲入以弗所的一个山洞避难，结果封闭其中。在两百年后的提欧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期间，洞口被揭开，其中的一个避难者醒起进城，发觉基督宗教已得胜。他们在向皇帝讲述了上帝如何保佑的见证后才死去。穆罕默德道听途说，把这传奇故事也当真主启示收集在古兰经。经文没提供地点、人数、年数等明确资料，甚至没说明其基督宗教背景。**

**谨摘录一些相关古兰经文以供参考。古18:10-26，“10当时，有几个青年避居山洞中......11我就使他们在山洞里几年不能听闻。12后来我使他们苏醒，以便我知道两派中的哪一派更能计算他们所停留的时间。13我把他们的故事，诚实地告诉你，他们是几个青年，他们信仰他们的主，而我给他们增加正道。14我曾使他们的心坚忍......**

**16当你们离弃他们和他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神明，可避居山洞......而他们就在洞的空处......18你以为他们是觉醒的，其实他们是酣睡的，我使他们左右翻转，他们的狗伸着两条腿卧在洞口。如果你看见他们，你必吓得转脸而逃，满怀恐怖。19我如此使他们觉醒，以便他们互相询问，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们逗留了多久？’ 他们说：‘我们逗留了一天，或不到一天。’ 他们说：‘你们的主清楚你们逗留的时间的......’**

**22有人将说：‘他们是三个，第四个是他们的狗。’ 有人将说：‘他们是五个，第六个是他们的狗。’ 这是由于猜测幽玄。还有人将说：‘他们是七个，第八个是他们的狗。’ 你说：‘我的主是知道他们的数目的，此外，只有少数人知道......25他们在山洞里逗留了三百年，[按阴历算]他们又加九年。26真主是知道他们逗留的时间的...... ’”**

**上述有关“七个沉睡者”（Seven Sleepers）的传奇故事，乃由叙利亚的雅各教士（Jacob of Sarug）于公元521死前编收在其讲道集《众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第一个讲述这故事的欧洲教士是图尔的贵格利（Gregory of Tours）。想不到先知穆氏竟然道听途说地把这类传奇怪诞故事接受为真主“天启”圣典的部分。[[15]] 上述把犹太与基督宗教的伪经、传奇或喻道故事当着“天启”经文显示古兰经不可能是来自天父上帝。[[16]]**

**（十二）其他令人质疑古兰经“天启”神圣本质的元素**

**（1）整本古兰经的启示几乎都是先知穆罕默德个人说了算**

**它不含犹太和基督宗教前经的预言，也没神迹奇事或见证人加以佐证。无论他说有天使向他显现传递信息并听到其声音、给他特别感动或托梦说话，都没人可加以确定更不敢质疑。身为伊斯兰信士与穆氏部属，当先知奉阿拉圣名说话或做什么决定，是不容许违背或质疑的（参 古33:35-36）。**

**穆氏当初“蒙召”领受启示的梦境更是如此（古96:1-5），都是由他个人讲了算，听到的人加以传述。而有关如何传述的过程，乃是在事后两百多年才加以编辑成册。例如约于公元620圣迁前穆氏提到一个经历，不知是作梦、见异象、魂游象外或实际经验，就如古兰经17:1所记，“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我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部分迹象。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 据说这节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夜游”（al-Isra）与“升天”（al-Miraj）。**

**但根据古兰，本节只提“旅程–夜游”而全无“升天”记载。后者纯出自圣训传述。至于事件主角，经文只说真主使“他的仆人”，并没说明是哪个“仆人”。另者，整部古兰经除了这一节再也没有其他提述这个故事的经文。有学者认为古兰经53:1-11和81:19-29的经文与这事件有关，但加以细察实在看不出其间有什么关系。**

**但就凭着这乍看之下不知头尾也不知所云的经文，伊斯兰产生了一大堆的相关圣训，进而建构了神圣的“夜游”与“升天”传统，甚至宣称其五大功修之一，即每日五次的拜祷就在“穆圣”升天时好心向阿拉恳求得来的；因为阿拉原本要穆斯林一日之内作50次的拜祷，那恐怕没有人可办到！有些穆斯林国甚至把夜游与升天日定为公共假期。这也多少显示伊教的基础所在，除了传教、刀剑，其他很多是梦话、揣测、传言。**

**按伊斯兰的圣训传述，“夜游”是在当年伊历7月27日晚上〔或17~27日间的某个晚上〕，阿拉藉着一匹天驴/天兽（Buraq）把先知从麦加禁寺（Masjid al-Haram）带到“远寺”（Masjid al-Aqsa），据说即耶路撒冷圣殿山〔Temple Mount，亦称Haram al-Sharif〕的岩石圆顶寺〔Dome of the Rock，亦称Masjid Qubbat as-Sakhrah〕。接着天使把先知从圣寺带到第七层天之上阿拉宝座前拜见阿拉且向祂求情，最后由阿拉恩准穆斯林每日五次的拜祷。据说在升天过程穆氏看见了古代圣先知以及天园与地狱的景观；又说穆氏回来后发觉仍是在同一个夜晚，更妙的是睡过的床仍有暖气！**

**按Tisdall的研究，先知“升天”故事在波斯的祆教〔拜火教〕早有类似典故〔见Arta Viraf Namak〕：一个叫Arta Viraf的祭司在天使Sarosh引导下到天上神游，见到的仙女、神树和至高神Ormazd都再现于伊斯兰的传言。[[17]] 约翰‧基克理斯（John Gilchrist）认为相关传言应当是从外教传袭，目的是为了提升先知穆氏的形像。[[18]]**

**Islam-Watch.org网站作者Mirza Ghalib更从易司哈格的《使者生平》和各权威之圣训的诸多相关传言特别点出，故事几乎在所有情节上都显示彼此间的差异或冲突元素，而断言整个故事都是捏造的神话。其中差异点还包括夜游时到底先知是睡是醒，是梦是真？是从自家卧床或女友乌姆‧哈妮（Umm Hani）住家被天使带走？在哪一层天见哪个先知？几乎每个故事环节都有不同讲法。[[19]]**

**客观而言，古兰经文提到“远寺”但没说明“哪个远寺/什么远寺”。若说是指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寺”，穆罕默德时期那儿却仍是个废墟。所谓的“岩屋”是在穆氏死后约60年才于公元691-692由阿卜杜勒‧麦利克大教长（Abd al-Malik）盖成，因此何来先知穆氏神游此地？更霸道的是，伊斯兰乃凭此“梦话/神话”把耶路撒冷占为己有，且当之为麦加、 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城”。在伊斯兰中，一切都由先知穆氏个人说了算，后人就算不知所云也不能不当真接受，且凭此大作文章。**

**（2）另一令人质疑古兰经“天启”的故事：先知穆氏在领受启示时给阿拉作“补充”**

**古兰经4:95，“没有残疾而安坐家中的信士，与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信士，彼此是不相等的......” 按《布哈里圣训》，al-Bara曾传言，阿拉降示古4:95经文时原本是说“安坐家中的信士，与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信士，彼此是不相等的......”；于是先知吩咐文书栽德（Zaid）拿来骨片与墨汁作记录。**

**而当时恰巧盲人阿玛尔（Amar bin Um Maktum）坐在先知背后，追问道：“阿拉的使者啊，你的指令对像我这样的盲人如何？” 于是上述启示经文乃由现有经文取代，即加上“没有残疾”字眼。看来阿拉接纳了先知藉一盲人给祂的补充！这是个关乎古兰经本质的关键性问题：到底是阿拉给穆氏启示，或是穆氏给阿拉启示？古兰经到底是阿拉的话，或是先知穆氏冒阿拉尊名说话？这是个关乎生死祸福的大问题！[[20]]**

**（3）古兰经的真主阿拉指着大自然的东西起誓**

**希伯来书6:13，“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的信实]起誓说，14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起誓总是当指着比自己大的才有意思，呼求那更大者作证并按誓言降祸福〔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起誓的记录可参创世记第15章〕。在马太福音5:33-37节，主耶稣不要人指着天、地或其中的任何东西起誓，乃是要人句句话都诚实、定准。**

**但古兰经的阿拉却是任意指着天地间的东西起誓，如古92:1-3，“以笼罩时的黑夜发誓，2以显著时的白昼发誓，3以创造男性和女性的主发誓......” 古95:1-3，“以无花果和橄榄果盟誓，2以西奈山盟誓，3以这个安宁的城市盟誓。” 古100:1-5，“1以喘息而奔驰的马队盟誓，2以蹄发火花的马队盟誓，3-5以早晨出击......攻入敌围的马队盟誓。” 这样的阿拉不会是新旧约圣经的真主，这样的古兰经不会是真主的话！**

**其实按《穆斯林圣训》，穆罕默德曾禁以偶像或父辈的名发誓。按先知穆氏，若发了誓又反悔，可加以买赎或按更好的措施去处理。又说若发誓时加上“主若愿意”便不会违背誓言，反而可使誓言实现。买赎“悔誓”的途径可以是释放教胞奴隶、给需要者食物或衣裳，或禁食，视情况而定。[[21]] 古兰经的发誓有违圣经的道统。**

**（4）用以证明古兰经准确预言的经文算不上是“预言”**

**古兰经30:2-4，“2罗马人已败北于 3最近的地方。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4于数年之间。以前和以后，凡事归真主主持。在那日，信道的人将要欢喜。” 穆斯林说上述经文预告，东罗马拜占廷帝国将会在“最近的地方”（adna al-ard）被波斯萨珊帝国打败，然而“数年之间”他们将转败为胜。结果东罗马帝国果然在这预言发出之后的公元614大败在波斯手下，耶路撒冷被攻陷。然而也正如经文所预测的，东罗马帝国于627转败为胜，打败波斯帝国。这预言的应验证明古兰经是阿拉的话。**

**按尼克尔（Gordon Nickel），拜占廷与波斯帝国曾于公元602-628之间进行一系列战争。他说相关经文第2-3节的两个动词“攻占”（conquer）因为当年古兰经尚未加上元音字母（vowels），所以相关动词可以是主动“have conquered”或被动“have been conquered”，其结果是甚难确定经文指的关乎哪个战役 —— 意思说相关经文是否是预言的应验尚有待考究。[[22]]**

**普林斯（Christian Prince）确认波斯于公元614大败拜占廷且攻陷耶路撒冷，然而他肯定当时先知穆氏就可获得相关消息，因当代麦加地区与叙利亚一带有密切商业联系，每年冬季与夏季都有商旅往来（古102:1-2）。塔巴拉尼教长（Imam Tabarani）的古兰经注述说当拜偶像的古莱什族人获得同样是拜偶像的波斯人告捷的消息，他们很开心，但敬拜一神的先知听了就不是开心，因拜占廷王朝也是敬拜一神。因此先知宣示上述经文，谓拜占廷虽然输了但不久将会转败为胜。结果拜占廷果然于627转败为胜。**

**关键问题是，经文涉及的所谓“数年”（bed‘）一般是指3~9年。尤素夫‧阿里（Yusuf Ali）的相关经注谓预言是发自公元614年之前。假设那是在613年，那么从613至627之间共有14年差距，远超过了“bed‘”的3~9年，因此预言并非准确应验。按哈伦‧叶哈雅（Harun Yahya），预言是发自公元620，[[23]] 但他并未提呈任何凭据。哈伦的论述还有些胡扯之处，不赘述。另者，战争胜负乃兵家常事；既然先知期盼拜占廷得以胜出，上述经文可当着是个给自我的激励。因此严格来说，不宜把古30:2-4当着是古兰经预言应验的“王牌”。[[24]] 论预言的应验，看圣经！**

**考量本书第16~20章的论述，经过多方的深入研究比较，无论从基督信仰立场，或是客观理性知识立场，都没理由接受古兰经为优美经典，更不必说是终极性天启圣典！其打压并企图取代新旧约圣经的野心与行径更是无知、霸道、邪恶**。

[[1]]      参 Ibn Daud (ed.), The Apocalypse of Moses (Life of Adam and Eve); www.wikipedia-content available under CC BY-SA。

[[2]]      参 [www.wikiIslam](http://www.wikiislam/).Parallelism: The Raven and the Burial of Abel, by Julian Charteris。另参 W. St. Clair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the Qur’an,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SPCK), 1905/1911, pp. 62-64。

[[3]]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 65。

[[4]]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66-80。圣经中有关亚伯拉罕早年的事迹, 可参 创世记11:27至12:9。

[[5]]      Midrash-Tanhouma, Parashat Vayesev 2, Hameshet Homshi ha-Torah, on the Five Books of the Torah. New York: Sepher, 1945。

[[6]]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80-93。

[[7]]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109-111。

[[8]]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123-125。

[[9]]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页770。

[[10]]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 130。Tisdall表明他乃从Rodwell’s Koran页451的注脚获得这方面资讯 (Arbah Turim, Ev. Hazaer, 1; 另参Yad Hachazakah Hilchoth Ishuth, 14, 3。

[[11]]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149-162。

[[12]]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162-169。

[[13]]      Gabriel Said Reynolds, The Qur’an and the Bible: Text and Commentary (Qur’an text translated by Ali Quli Qurai),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73-479。

[[14]]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174-175。

[[15]]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143-149。

[[16]]      卫道网站www.answering-Islam.org-Homepage提供一篇由Silas所撰写标题为“Muhammad the Borrower”文章, 甚值推介。

[[17]]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pp. 226-230。

[[18]]      John Gilchrist, The Prophet of Islam. South Africa: MERCSA, 1994, pp. 101-105。

[[19]]      www.islam-watch.org/Mirza Ghalib, “Miraz-in-islamic-scripture-a-collection-of-contradictory-fairy tales”, 2017-05-18。

[[20]]      www.Islam Stake Exchange.com>islam>questions: Hadith Interpretation。

[[21]]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页421-424。

[[22]]      Nickel, Commentary, p. 406。

[[23]]      参 www.miraclesofthequran.com。

[[24]]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in Depth, pp. 311-317。

**第二一章**

**圣经“天启”权威性的凭据**

**（一）圣经的编辑、传承与可靠性**

**基督宗教相信圣经百分百是上帝的话，同时也百分百是人的著作。上帝对人的启示与指引〔因此是上帝的话〕，乃是透过人的思想、生活、工作、经历与感动，而藉着神给人的才智、文笔表达出来〔因此也是人的著作〕。对基督信仰来说，圣经是神人配合而产生的作品。神的启示不否定人的因素，人的因素成为神启示的管道，而神也从中保守，藉着人手所写的记录都符合祂心意且毫无差错。这基督信仰的圣经论与启示观（bibliology / doctrine of revelation）显然比伊斯兰的机械默写论更为合情合理和实际。**

**基督教会宣认整部含66卷的圣经都是上帝的话 — 意思是说，整部圣经都是神感动人写下来的。其内容不一定要每字句都是神在讲话，而在乎它的每一部分都是神特别默示人要写下的记录，因此圣经的默示是“全面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同时上帝的默示也涵盖作者所使用的字句，致使所用的字句也都毫无差错，因此它也是“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目的为叫人从中得到启示、警戒、教训、激励、安慰（提摩太后书3:16-17）。因此经卷之间文学层次的优弱无所谓，关键是忠实地表达了神的旨意。**

**从释经学（hermeneutics）角度来讲，在归纳研究某段经文时，当然有需分辨有关的话是属何体栽、是谁说的、对谁说、为什说等相关背景及上下文脉的问题。从释经角度看，圣经甚至含有魔鬼的话呢！（参 约伯记1:6-11；创世记3:1-4；马太福音4:1-11） 然而根据圣经论/启示论立场，我们说连这些也都是上帝的话。因为是上帝的旨意，要它们给记录下来，并且上帝也保守它们被正确的记录保留下来，为作信徒的生命与生活指南。**

**与伊斯兰宗教对照，基督宗教虽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却仍完全接纳犹太宗教的旧约经典，且视之为己有。释经角度与实践不同，但经典却是一样，有古兰经2:113节为证：“他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所读的是一样的。” 可惜古兰经一方面高举摩西的律法书与基督的福音书，另一方面却泡制出某些涵义不明、批判圣经的经文，导致穆民千多年来攻击圣经的正确性与权威性，而至今仍提不出什么“实质性”（substantive）的篡改或错误凭据。**

**千多年来穆斯林却绝对不能也不敢批评说古兰经有什么错失，因其后果是要命的！但在基督宗教界，自从西方的所谓启蒙运动崛起的两三百年来，圣经的方方面面皆遭受人本的所谓 “高层历史批判”（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 / higher criticism）攻击，摧毁多人的信心。但传统的文本研经鉴别法/底层批判学（textual/lower criticism）却有助于对圣经内容作更明确的阐述，致使信仰更为坚定。近代穆斯林学者仍充分利用西方人本主义批判学实际上已过时的资料肆意攻击圣经的权威性。其实近代考古学与圣经研究进展已成功地把所谓 “高层历史批判”之高傲偏见与破坏推滚回去。**

**与穆斯林进行以经比经的对话有需慎重申明：基督宗教从使徒世代至今，从未曾有如发生在伊斯兰编经史的焚经事件，即因惧怕古抄本之间的差异会引发内争，而由教会高层下令焚毁。至于公元303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期间的焚经，涉及地区在土耳其西北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地区和埃及，而当代西欧和叙利亚等西亚区域则只遭受局部或全不受波及。实际上当代基督宗教已广泛传播到罗马帝国内外的区域，圣经也已经翻译成多种文字，因此绝不影响圣经的保留与传承。**

**15~16世纪英国针对威克里夫（Wycliffe）和丁道尔（Tyndale）的焚经不是古抄本而是他们的英语译本。当土耳其奥图曼帝国于公元1453攻陷拜占廷王朝的君士坦丁堡，曾毁灭其中的一些经卷抄本〔但绝非全部〕。城堡的沦陷也促使许多教士与学者离散，同时把好些经卷与相关知识携带到其他欧、亚、非地区。**

**因着圣经比古兰经古老浩大，新旧约经卷的权威性与可靠性论述要比古兰经者庞大得多。篇幅所限，笔者谨先以名作家L‧史特博（Lee Strobel）跟蜚声国际的普林斯敦新约经卷学教授布鲁斯‧梅特哲（Bruce M. Metzger）一段有关新约古抄本的访谈为导论简略分享。按梅特哲，新约经卷古抄本之丰乃遥遥领先于古希腊罗马文献。单已分类的希腊文手稿（manuscripts）就有5,000多件；其中最早的是用蒲草纸（papyrus）书写的残篇，包括新约个别经卷抄本共有99份，都是主后三世纪内的遗物。**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发现于1930的切斯特·比替圣经蒲草古卷（Chester Beatty Biblical Papyri）：其编号1者含有第三世纪的四福音部分和使徒行传；编号2者来自约公元200，具保罗八封书信的大部分和希伯来书的一些部分；编号3者来自第三世纪，含有启示录的可观篇幅。另一组重要抄本乃由瑞士收藏家马丁‧柏德默（M. Martin Bodmer）购得，包括来自约公元200、三分之二篇幅的约翰福音。另一蒲草古卷来自第三世纪，记载了部分路加和约翰福音的篇幅。**

**最早的是于1920从埃及购得的约翰福音残片（面积2.5寸 × 3.5寸），含有约翰福音第8章的五节经文〔三节在前，两节在后〕，被鉴定为公元100-150的遗物，如今收藏在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约翰‧莱能斯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它有助于确定福音书的可靠性，因离开作者只有一两代人。这足以驳斥百多年前德国学者所谓约翰福音乃书写于约主后160年的谬论。残片显示在主后的一百年间，约翰福音已远传至尼罗河区域。**

**除了蒲草纸古卷，当代已找到306份以大楷希腊文（uncials）书写的牛/羊/羚/鹿皮卷，其中有些可追溯至第三世纪。最著名的是约于公元350书写的蒲草纸西奈古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梵蒂冈古抄本（Codex Vaticanus）；前者涵盖整部新约，后者缺少一小部分。此外尚有2,856份来自公元800以降的小写希腊文（minuscules）文本。另可加上2,403份希腊文字的教会讲经与礼仪残篇；总共有5,664份希腊文残篇、抄本。[[1]]**

**除了希腊文残篇/抄本，大学者耶柔米（Jerome）于第四世纪末翻译的拉丁文版《武加大译本》（the Vulgate）的古抄本尚存者有8,000~10,000份；埃索比亚、斯拉夫和阿美尼亚语的古译本共为8,000份。总的来说，现存包括各种语文的圣经残篇与手抄本（manuscripts）大小共有24,000份。这些资料要印证新约圣经两千年来传承的权威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绰绰有余。若加上旧约部分的古代抄本/译本数目就更庞大了！[[2]]**

**关于圣经成千上万古抄本之间有好些“文本差异” （textual variants）的课题：对于一部前后流传了三千多年的经典来说〔从摩西时代至今〕，这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否定古抄本在誊抄与流传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差误，特别在数目字（numbers）的书写。然而经好些名学者如梅特哲、布鲁司（F.F. Bruce）、凯尼恩（F. Kenyon）等的慎重研究、比较无数现存古抄本，所得的结论是古抄本间的“差异”都丝毫没有影响到圣经整体所要传递的信息。梅特哲引用名学者也是前大英博物院主任凯尼恩的话说：“任何怀疑圣经在传承过程保存了其实质的最后论据都已拆除了。”[[3]]**

**梅特哲强调，圣经正典的形成并非拜教会议会的宣告所赐，而是来自初期基督信徒心灵的洞察与认可。“当[有人或议会]作出相关正典宣告，那不过是确认教会已潜在的意识与感受......这些文件并非从被选上而获得权威；实际上其中每一卷在被选汇集前就已经是具权威性。”[[4]] 面对当代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宗教[尤其是伊斯兰]的挑战与攻击，上帝也兴起了好些福音信仰专家学者卫经护教。为此经过近两千年的流传与批判，基督教会仍可坦然宣告：今日所传承的圣经乃是与两千年前同样的一部经典。**

**英国剑桥丁道尔书院（Tyndale House）院长彼得‧威廉斯（Peter J. Williams）于2018年出版的《我们信得过四福音吗？》（Can We Trust the Gospels?）针对四福音作出多层面的精辟剖析，结果充分显示四福音古抄本确是可信赖的世代传承。举例说明：大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于1516根据第十二世纪的两大古抄本，整理出版了第一部希腊文新约圣经现代印本。著者采用这版本加上分节后，于1551年在巴黎印刷R. Estienne版，并把它与当前的新约原文版本作对照比较。剖析后发觉：**

**从伊拉斯谟的新约希腊文现代印本出炉至今的五百多年来，纵然学者新发现了约2,000种的新约抄本与残篇 — 包括完整的西奈古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梵蒂冈古抄本（Codex Vaticanus），剖析后却发觉现有的希腊文版本与伊拉斯谟版的内容实质上是一致的。例如，现今版本一般上对马可福音16:9-20节和约翰福音7:53-8:11节〔总共24节〕是否属于经典原稿有所存疑，却想不到伊拉斯谟在五百多年前编订其版本时对这问题早有所知。一般现代新约圣经版本都会毫无隐瞒地注明其中相关的古卷问题。[[5]]**

**此外，今人发觉古今版本之间另有11节经文有所出入，而伊拉斯谟竟然早已针对其中的3处作出点评。意思说近两千年来全本新约抄本[24+11=] 35节带有问题的经文之中，当年伊拉斯谟尚未觉察的只有区区8节！关键问题是，无论这35节是“后加”或“原创”〔这是主要疑问所在〕，其对四福音书甚至于整部新约所要表达的信息都毫无实质影响！**

**实际上，下列3处〔合共计4节〕被一些现代文本批判学者认为是外加的经文即太16:2b-3、路22:43-44和路23:34a，在经过著者威廉斯与同行专家于2007-2017的一项丁道尔版研究计划审核之后发觉，其实它们都确是属于最早的抄本部分。此外，著者与同事针对约翰福音1:1-14的原文进行审核，包括对丁道尔书院于2017出版的共有五个版本作研究比较，发觉它们在所有的188个字与内含的812字母上乃是100% 吻合。[[6]]**

**一处最常被伊斯兰教士用以攻击“圣经被篡改”之经文是约翰一书5:7。原因是在一些晚期的拉丁语抄本，此经文内加上：[作见证的]“在天上有父、道与圣灵，而这三者为一”（…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敬虔研究圣经的大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发觉这几个字是红衣大主教西敏尼斯（Ximenes）于1515加入希腊文版本的。**

**公元1611出版的英王钦定本〔简称KJV / AV〕纳入这几个字。但圣经学者早已觉察其中问题，牛顿也于1690针对此经文提出质疑。经审核古抄本，研究学者发觉这几个字确是外加。或许它们本来是某教士研经时的个人旁注，却不慎地被他人抄入文本。发觉后，一般圣经译本都把这几个字排除，包括新译英王钦定本〔简称NKJV〕。其他相关的圣经古抄本或译本问题，基督教会都很严谨审核注解，无需伊教教士指教！其实若把所有抄本中存有“差异”（variants）的经文都去除，呈现的仍然是同一部新旧约圣经，也绝对无损于其中所启示的任何真理。例如，若把马可福音16:9-20的经文作废也丝毫没影响主耶稣荣耀复活的事实。**

**由于本章主题论述涉及与伊斯兰的“以经比经”，谨推介两本各别由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和戈登‧尼克尔(Gordon Nickel)著作的卫道佳作，以显示圣经是更为优越可靠的启示与经典之论据〔见下注脚〕。[[7]]**

**参阅尼克尔《温柔回答穆斯林对圣经的造假指控》的第十章“新约圣经的可靠性”、第十一章“希伯来文圣经的可靠性”和第十二章“诸多手稿的可信度”，[[8]] 看作者如何以扎实的学术回应穆斯林对圣经造假的无稽控诉。旧约方面可特别留意在1947发现于死海附近昆兰（Qumran）山洞的死海古卷如何确定旧约经典的可靠性，以及玛索拉文本（Masoretic text）如何独占鳌头树立其权威性。新约方面，则当特别关注其正典是如何在无政权干预下经众教会的认可而逐渐形成正典之历史过程。**

**麦道卫（J. McDowell）也引述死海古卷中的以赛亚书与其公元916的玛索拉抄本对照比较后所达至的结论：原来誊抄于约公元前125的死海以赛亚古卷与千多年后的玛索拉抄本竟然几乎一致！耶鲁荣誉教授米拉尔‧贝洛思（Millar Burrows）分析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的166个字中只有17个字母的差异。其中10个关乎拼音，4个稍为改变表达样式，例如连接词。其余3个组成“光”的字母添加在第11节，而这一切全没影响经文涵义。就连添加的“光”字，都获得七十士译本和另一同属昆兰山洞以赛亚古抄本的支持（IQ Is）。**

**由此可见经过了千年的传承，在含有166个字的一章只有一个字的差别，而这差别对经文的涵义并无影响。对贝洛思来说，死海古卷的重要性主要在印证玛索拉文本的可靠性。考古学与旧约研究教授艾基新（Gleason Archer）也评论说，昆兰山洞的发现证实了以赛亚古卷跟当今通用的标准希伯来文圣经乃是95%相同，而5%的差异只在于笔误与拼字的不同。[[9]]**

**除了死海古卷，近年来许多考古学的发现几乎都印证圣经记录的可靠性。按一项报道，1970年发现于靠近死海的隐基底（En-Gedi）之一座古代犹太会堂约柜处的一卷烧焦古卷为考古学家Yosef Porath所收藏。[[10]] 2018年他要求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古迹管理局用3D CT Scan加以扫描检阅，但被认为不可能。**

**过后古卷被送到美国肯德基大学的电脑部，结果由研究员W. Brent Seales藉着他所研发的虚拟开解术（virtue unwrapping technology）成功加以解读，所读出的原来是旧约利未纪的首二章。比较之下，发觉它跟中古世代即已流传的玛索拉文本者完全一致。按死海古卷权威Immanuel Tov 和古希伯来经文鉴定学者Ada Yardeni 的评估，那古卷应当是公元第一世纪的遗物，与死海古卷一样印证圣经的流传经两千年而不变！**

**要探索新旧约经卷不同源流古抄本流传至今的可靠性之课题，汉语原著较为全面与学术性的论述可参阅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圣经的权威》，尤其是其中第三章“圣经无误的教义”（页75-120）和第八章“‘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页283-354）。里程内文提述誊抄古卷时在数字上所可能发生的失误实例，甚值参考（页324-325）。又如处理古代列王的统治年代〔如以色列南北朝者〕实在也是个烦琐苦差（页103-105）。本书乃探讨“圣经论/启示论”的难得参考书目。[[11]] 要在圣经的权威与可靠性层面上坚固基督门徒，一些针对圣经难题研究的著作也甚有助益。[[12]]**

**（二）圣经真是“天启”圣典的凭据**

**（1）圣经主题之连贯性（Continuity of Biblical Theme）**

**基督宗教的新旧约圣经实际上是出自约40位活跃于不同年代的个别作者之手笔。它共汇集了66经卷的一部合订圣典〔旧约39卷，新约27卷〕，横跨前后约1,500年的著述历史〔约从主前1400至公元100年〕。其中涵盖的内容乃从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起源、堕落与拯救，及至祂在世界末日为蒙救赎的子民预备的新天新地。诸经卷排列展现的是上帝爱世人、为全人类所设计的天国永恒计划与其至终的成全。**

**人类肉眼不能见的上帝与祂的圣灵乃是藉着祂的“道/话”成为肉身、神成为人的耶稣基督彰显在人世间，因此耶稣基督乃是上帝救世计划极关键性的人物。旧约的相关主题乃是“预言”、“预表”、“预备”与“预颂”基督。新约的相关主题则更为明显，它乃是“记载”〔四福音〕、“传扬”〔使徒行传〕、“认识并活出”〔使徒书信〕和“等候”〔启示录〕基督。基督是划成整个救恩圆圈的轴心。若非出自上帝的天启引领，不会有这样奇妙的连贯性主题。**

**略举几段有关旧约预言新约/基督的经文如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39宣告说，“你们查考圣经〔指旧约经卷〕，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 在路加福音24:26-27，主开导前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27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3:22、24说，“22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24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 旧约中关乎基督降生、受难、复活得荣耀等的预言都在新约一一应验。此外旧约耶和华的拯救行动乃“预表”，救恩历史与律法为“预备”，并藉诗歌“预颂”了将来的基督。有关整本圣经连贯性的主题，里程的著作有较详细的论述。[[13]] 新旧约圣经横跨数千年的连贯性主题显示它是上帝灵感的话语。另一方面，古兰经约23年的“启示”乃先知穆氏“自说自是”、以己为阿拉拯救的轴心，却无以客观取证。**

**（2）圣经预言的准确性（Accuracies of Biblical Prophecies）**

**这第二点与上述第一点乃相关连，即论述圣经预言的准确性。旧约的耶和华上帝给假神发出的挑战谓：以赛亚书41:21-23，“21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22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23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经文显示耶和华挑战假神以发出预言并使预言得以实现为辨别真假的凭据。在这层面，圣经中已获得实现的预言比比皆是。而古兰经除了一两处可质疑者（如古30:2-4），乃是无善可陈。旧约中有很多预告基督的预言，包括祂的降生（创3:15；赛9:6，7:14；弥5:2等）、事工（赛35:5-6，42:3等）、受难（赛53:1-9；诗22:1-21；但9:24-27；亚12:10，13:1等）、大能复活（伯19:25-27；诗16:9-10；赛53:10-12等）、升天掌权（诗110等）、赐下圣灵（亚12:10；珥2:28-32等）早已应验；另有许多新旧约指向基督末日荣耀再临者也都必在时机成熟时应验（如亚14；太24~25等）。**

**除了预言基督，另有许多关乎以色列（利26:31-39；申28；耶32:36-44；摩9:7-15；结36:22-37等），其他邦国如推罗/泰尔（结26~28:19）、亚述（赛14:24-27；鸿1~3）、巴比伦（赛13:17-22）、埃及（结30:13；赛19:19-25）等，甚至点名预告特殊人物波斯古列/居鲁士王（赛44:24-28，45:1、13）的预言。有的早已应验，有的在应验中或尚待实现。此外还有许多关乎世界末日的预兆（太24；提后3:1-5等），真是多的不胜枚举啊！**

**按预言所宣告的，基督耶稣来了，救恩成全了；以色列立国、犯罪、亡国、归回 — 一次又一次！1948的复国是最近的一次。古泰尔/推罗、亚述、巴比伦、波斯等灭了。按新旧约圣经预言，天灾人祸将日渐频密，末世征兆日渐展现。然而犹如上述，所有预言的焦点乃指向基督与祂永恒的的救赎与国度。在这层面伊斯兰先知穆氏除了搅局、混淆、破坏，实在是毫无贡献。[[14]]**

**圣经预言的效验证明圣经的上帝的确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也证明圣经确实是出自上帝圣灵启示的圣言。若问：怎么知道圣经中的上帝是独一真神？怎么知道圣经是独一“天启”圣典？答案就在圣经预言的效验；伊斯兰的阿拉与古兰经在这事上无缘无份。**

**（3）上帝话语的真实性（Truthfulness of Biblical Teachings）**

**真理使人获得真正的生命、圣洁与自由。主耶稣为门徒向天父祷告说：约翰福音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又约8: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经文启示上帝的话是真理；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在祂里面有真正的生命、圣洁与自由。上帝与主耶稣的真理乃是绝对可靠、无误。圣经的启示正是上帝的话，是主耶稣从天上赐下给全人类的真理，是至高无上的馈赠。在这真理的大前提下，基督门徒深信圣经所提述的人类生命之本源、本质、本性、本位、现状、需要、前瞻与永恒归宿都是真实的。圣经中的伦理道德准则堪称为全人类品格与行为的最高规范。**

**试举几个例子说明：人类乃是上帝按祂自己形像所造的“万物之灵”（创1:26-28，2:7）；人类在上帝面前悖逆堕落（创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耶17:9）。那么，人当如何才能得救？“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 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可惜这些基本真理穆斯林都自义地否定或加以质疑。**

**穆斯林否定人有“原罪”。其实所谓“原罪”不过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肉身，若离开了上帝自然会产生的犯罪倾向，也可说是肉体中的“罪性”。这“罪性”是十分真实的。穆斯林否定基督十字架流血赎罪、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也否定圣灵内住在人心里所带来的重生。其实这是天父上帝赐予全人类的最大礼物，基督门徒看为至宝，穆斯林却拒绝了，然而这绝对是人类所需要的福音。伊斯兰认为单靠己力修行遵从伊斯兰宗教法，就可作好人建立人间天国，并于末日承受天园福乐 —— 这恐怕只是自欺自义的教条。**

**另者，穆斯林认为众先知都蒙阿拉保守，使得无罪无误（isma/ma’sum）。但圣经显示先知如挪亚、亚伯拉罕、摩西、亚伦、大卫，甚至使徒彼得等都会有软弱差错。合神心意的大卫竟然曾犯下滔天大罪，而他儿子所罗门后期的信仰与生活更是乱七八糟！穆斯林不单否定事实，反而控诉圣经的如实记载〔如大卫犯奸淫且借刀杀人〕为肮脏污秽！然而客观诚信人士当会认同圣经的记录更为现实、真实，并从中看到圣经作者竟然把自己老祖宗的隐恶也坦然揭露，显示其无畏无私的属性而给圣经的“天启”本质加分！**

**圣经乃坦然宣告：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如何确定主耶稣的道是神圣真理？主耶稣给质疑者一个挑战：约翰福音7:17，“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古今中外千千万万因信基督蒙恩得救、生命得重生的基督门徒可见证上述经文的真实性。关于人之本性与生命之道的孰是孰非，有目可睹也试过方知。圣经真理的真实性显明它是上帝的话。**

**（4）圣经记录之可靠性（Reliablity of Biblical Records）**

**仅从两个视角略述圣经记录的可靠性 — 考古学和通俗科学。先看考古学：**

**a. 古代赫人（the Hittites）的故事：创世记第23章提到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仑买地埋藏妻子撒拉；在约书亚记1:4耶和华应许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祂要把赫人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百多两百年前一些质疑圣经的历史学者批判说古代没有赫人族群，说那乃是圣经编造的故事。**

**但公元1906-1907德国考古学家Hugo Winkler和伊斯坦布尔博物院的Theodore Makridi等正式在土耳其中北部的Bogazkoy村〔现代Bogazkale〕进行挖掘时，从中发觉上万个主前2,000多年、赫人和他们在西亚一带所建立之帝国〔首都为Hattusha；前后延续上千年〕的泥版记录。过后学术界出版好些相关专著且开设所谓赫族研究系（Hittitology），结果印证了圣经记录的可靠性。[[15]]**

**b. 反映古希伯来文化的伊比拉泥版（Ebla Tablets）：伊比拉是古代叙利亚最早期的一个王朝。意大利考古学家Paolo Matthiae与团队于1974-1975在叙利亚的马迪克土丘（Tell Mardikh）挖掘古城伊比拉时，从中发觉1,800块完整泥版，4,700残片以及数千碎片，年代可追溯至约主前2500-2250。这些泥版乃储存于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大马士革（Damascus）和伊立辟（Idlib）城。泥版内容显示伊比拉的好些商业资讯和宫廷记录。**

**从泥版可看到迦南人、黎巴嫩、乌迦里特（Ugarit）等名称。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贝迪纳妥（Giovanni Pettinato）还发觉泥版中许多酷似圣经的名称如夏琐、米吉多、耶路撒冷、拉吉、迦萨、以色列、以实玛利、米该雅等。泥版也显示一些类似以色列祭祀的祭拜仪式。虽相关课题在学界中有些争议，但毫无疑问伊比拉泥版反映了古代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文化与宗教轮廓。[[16]]**

**c. 努西泥版（Nuzi Tablets）：如同伊比拉泥版，努西泥版也反映以色列先祖时代西亚大环境的社会与宗教生活。努西是在伊拉克基尔库克城（Kirkuk）西南的个古城遗址。从上世纪1925至1931年间，有Edward Chiera、Robert Pfeiffer、Richard Starr等在伊拉克博物院、美国东方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等机构配搭下，在遗址土丘进行一层层的考古研究，挖掘到成千上万块泥版，大部分乃由伊拉克博物院等相关研究单位储藏。**

**努西遗迹可追溯至主前2000的胡里安人/何利人/希未人（Hurrians/Horites/ Hivites）的年代。所显示的文化有许多与创世记希伯来人先祖所展现的类似，例如无子嗣者可由奴仆继业并送终（参 创24:2）、妻子不育者可由婢女代孕（参 创30:3）、口头祝福/承诺具法律约束力（参 创27:33）、拥家神像者可争取家族产业权（参 创31:30、51-52）。**

**此外还有：二十舍客勒银子可买一奴隶（参 创37:28）、哥哥为三头羊出卖所继承之园地（参 创25:29-34）等；努西泥版显示了一些类似个案。[[17]] 另有上万遗迹反映了圣经所记、有关古代亚述和巴比伦等帝国与以色列南北王朝的纠结故事。[[18]]**

**与努西泥版相近的是从公元前约1,700年古代亚摩利人的首都玛里（Mari）挖掘到的两万多块泥版，其中大部分属于宫廷记录。伊比拉、努西和玛里泥版大致上都反映了先祖世代的文化、社会与宗教习俗等氛围，与创世记所表达的吻合。这一切都有助于多了解历史背景并堵住批判者的口舌。**

**圣经考古学是纠正欧洲两百年来人本理性主义对圣经批判最科学性的一道利器，尤其在旧约研究领域。过去好些学者批判旧约为满纸虚构神话，不单质疑摩西的著作，甚至质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存在；且主张摩西五经是在主前800年才由一些文士所撰编，而非来自主前一千四五百年摩西时代的作品。但当今学者不能再这么说。著名考古学家欧博莱特（William Albright）说：“毫无疑问，考古学已确认旧约传统的实质历史性。”**

**大英博物院院长凯尼恩爵士（F. Kenyon）称谓：“考古学尚未作出终极判断，但至今已达到的成果显示，信心的提示是对的，即知识的增加将使圣经受惠。”[[19]] 凯尼恩是在1940年代发现死海古卷之前作了上述评论。自1947发现死海古卷以来，旧约经卷研究可说是进入了个更大境地，至今给旧约经卷的可靠性带来了更大确定。**

**麦道卫的《新铁证待判》第四章“旧约的历史性是否可靠”简介了发现储存死海古卷的昆兰（Qumran）山洞之过程及洞穴中的古卷资料。藏留于洞穴的约四万残片，在二十多年前已由学者集合成500多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文件为约于主前百多年遗留下来的旧约残篇，涵盖除了以斯帖记之外的所有旧约经卷，而“重中之重”是极其珍贵、誊抄于主前一两百年的整全以赛亚古抄本。[[20]] 第十三章论述了近代考古学在这层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21]]**

**d. 新约圣经历史轨迹：新约圣经涵盖的历史轨迹只有从基督降生至约翰撰写启示录的整百年（约公元前4年 – 公元90年代），而其中的每一事迹都可从考古学得到印证。路加医生撰写了新约27卷中的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约占新约篇幅的四分之一。他在路加福音的序言写道：“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 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2这些事我既从 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3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约翰‧麦磊（John R. McRay）是著名考古学家与圣经学者，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和法国圣经与考古学院从事研究，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神学研究院毕业，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曾任惠敦大学荣誉新约教授以及多个考古学会会员，也曾多次领队实地考察。麦磊肯定地说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都认同路加是个准确的历史学家。[[22]]**

**经考古学家细心查考路加在他经卷中提到的32个国家、54个城市和9个岛屿，发现其中竟然毫无差错。各方证据显示路加确实是个精准的历史学家，甚至在细则上（“scrupulously accurate historian, even in the smallest details”）。[[23]] 路加著作中曾被质疑的一些资讯，后经考古学家考核证明为正确的个案很多，包括下列例子：**

**路加福音3:1节提到“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Lysanias as tetrarch in Abila）；学者们曾嘲笑说路加不知所云，因吕撒聂不是什么分封的王，而是其50年前的卡尔基斯（Chalcis）统治者。但后来考古学发现有碑文谓在凯撒提庇留期间（公元14-37）的确有另一个吕撒聂任分封的王。**

**还有：使徒行传17:6节提到的帖撒罗尼迦“地方官”（city officials）在原文是“politarchs”。过去人们以为路加错了，因古罗马文件未曾出现这样的官衔。但后来考古学找到超过35个提到这名堂的资讯，其中几次就与保罗时代的帖撒罗尼迦城有关！在大英博物院可看到这名堂的展示。**

**路加记载耶稣在“进”耶利哥城时医治一个瞎子（路18:35），但马可却说耶稣是在“出”耶利哥时医治他（可10:46）；为何冲突？考古的发现说其中并无冲突，因为在一个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内，可看到四个耶利哥的门槛，因此一道“进”的门槛也可看为是“出”的门槛。路加的著作中有更多考古实例可供引述印证，但并无此必要，因其可靠性早已在学术界获得得公认。[[24]]**

**按约翰‧麦磊，其他新约作者的记录也都一样可靠。例如约翰福音5:1-15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边医好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瘫痪者，而毕士大池旁有五个廊子。过去有人批评这为虚构，因据说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池子。但近年考古学在地下约四十尺处挖掘到这个池子，而它恰恰有五个走廊。**

**此外近年考古学也挖掘到约翰福音9:7节所记载的西罗亚池、4:12节的雅各井、19:13节的“铺华石处”（pavement）之可能地点。这一切都确定约翰记录的可靠性。[[25]] 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到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意大利的考古学家Antonio Frova于公元1961在凯撒利亚（Caesarea Maritima）发现一块石碑，上头乃刻有凯撒提庇留殿（Tiberium）和彼拉多的名字。[[26]]**

**关于新约成书的年代，曾有学者把某些经卷定为迟至主后130-150年间的作品，但今日已少有学者持这观点。根据名圣经考古学家欧博莱特的研究，所有新约经卷都已在第一世纪40-80年代间完成〔很可能是在公元50-75年间〕。自由派学者罗宾逊（J.A.T. Robinson）也重新评估而出版了《重新鉴定新约圣经的年代》（Redating the New Testament），认同全部新约经卷都已在公元70年之前完成。[[27]] 然而有需在此补充，多数学者认为启示录是公元90年代的著作。**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的第三章乃从新约经卷的内证与外证，包括世俗史学家在他们著作的引述，加以印证新约记录的可靠性。[[28]] 《新铁证待判》反驳了特别用以批判摩西五经的所谓“JEDP底本假说鉴别法”（Documentary Criticism）后，[[29]] 也针对用以质疑四福音的所谓“形式鉴别法”（Form Criticism）作出批判。**

**作者指出所谓“形式鉴别法”的手段，尤其是M. Debelius、R. Bultmann等企图把基督生平“去神话化”（demythologized）以还原“历史耶稣”的谬论，其实本身乃充斥更多的假设性和违反逻辑常规的颠覆性悖论，信徒当警惕免被误导！[[30]]**

**探讨新旧约圣经的权威性与可靠性课题时，基督门徒的立场永远是信任上帝与文本所显示的资讯远胜过两三千年后远离当年实际情况的理性主义学者之假设与揣想。例如，摩西五经的作者与总编当可坦然确定是摩西，因有下列数层面资讯的传承印证，尤其是主耶稣与使徒们的传承印证。**

1. **i.五经文本提述摩西写作（参 出17:14，24:4，34:27；民33:1-2；申31:9-13）。**
2. **ii.旧约其他经卷的传承印证（书1:8，8:31-32；王上2:3；王下14:6，21:8；拉6:18；尼13:1-3；但9:11-13；玛4:4）。**
3. **iii.新约主耶稣与使徒们的传承印证（太19:8；可12:26；约5:45-47，7:19；徒3:22；罗10:5）。新约经卷的诸作者都毫无犹疑接受传承自摩西和众先知等先贤所著的旧约经卷之权威性。**

**e. 接着要从通俗科学知识层面略述圣经记录的可靠性。有需慎重声明圣经不是也不能被当着科学教科书看待。因此本文只是简略提述些“通俗”科学知识，以表明虽然圣经不是一部科学著作，但它所描述的某些自然/科学现象乃是合情合理，而非怪异奇谭。试举下列例子说明：**

1. **i.“宇宙起源” — 创世记1:1节，“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圣经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宣告了个当今科学界普遍接受的共识，即宇宙/天地有个起源。有些科学家或许否定“上帝创造”，但一般都接受天地/物质有个开始，不是自有永有。**
2. **ii.“地球大圈” — 以赛亚书40: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 在圣灵启示之下，2,700多年前的以赛亚先知晓得地球为一大圈，而在其上人类乃如蝗虫般渺小。经文还讲到“诸天”，显示宇宙的浩大。**
3. **iii.“悬挂于太空” — 比以赛亚更远久的约伯记26:7节进一步启示地球乃悬挂在太空/虚空之中，“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
4. **iv.“气分轻重” — 同样约伯记28:24-25节显示空气有轻重压力，诸水也有定量，“因他〔上帝〕......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
5. **v.“水汽循环” — 约伯记36:27-28节，“27他〔上帝〕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28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与世人。” 经文的“水点”显然指水蒸汽。这些都是近代科学的发现。**
6. **vi.约3,500年前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了些宗教条规，而相关条规乃附带着保健/救命作用，甚符合先进医学。举例：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当在第八日给婴孩行割礼；创世记17:12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科学家发现婴孩出生后的第八日是凝血酶原（Prothrombin）和维他命K最充足时候，因此有助于凝血，在是日行割礼最为安全。**
7. **vii.患传染病者当自我隔离（quarantine）；利未记13:46节，“灾病〔麻风〕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8. **viii.利未记15:13节指示康复的病人当继续观察数日，清洗衣服并用“活水/流动的水”洗身：“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
9. **ix.利未记17: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 这宗教谕令附带个重要救命原则，即生命乃在血中，因此需要时当输血而非随意放血，如一些传统疗法所做的。**
10. **x.希伯来书11: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上帝的话虽看不见〔是非显然之物〕却满有创造能力；他说要有就有，命立就立。而整个看得见的宇宙就是从看不见、出自上帝话语的“能力”（energy）创造出来的 —— 这是属于20世纪的“E = mc2相对论”科学知识啊！**
11. **xi.以下经文似乎也蕴含着科学启迪性：罗马书8: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从物理学角度看，所谓“败坏之律”可说即“热力学第二定律 / 熵律”（2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 entropy）。而万物确实是受其辖制，随着时间自然逐渐趋向瓦解、退化、败坏；包括人的生命，无一可倖免。**
12. **xii.另者，约伯记38:35节，“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这经文看来蕴含着现代光波/电波的传递原理，已大幅度用于当代通讯。**
13. **xiii.诗篇8:6-8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百多年前海洋学家Matthew Maury从第8节的“海道”（paths of the seas）获得灵感，乃潜心研究而发现海洋波浪下的潮流（currents），作出科学贡献。**

**其实圣经中还有好多好多可从考古学、地质学、气象学和工程学角度加以印证的记录，特别是创世记第六章的毁灭性洪灾。例如创世记6:14-27节：挪亚所建造方舟的尺寸，已被鉴定为全然符合造船术原理，令现代人都深感惊叹。[[31]] 虽敲锣打鼓，伊斯兰的古兰经在这些层面都是望尘莫及啊！**

**然而犹如上述，圣经本质上不是科学典籍，而是永恒救赎与生命之道的启示，特要为基督与祂的福音作见证。同时记得圣经乃为古今中外一般读者而作，而非专为迎合拥有现代科技意识形态之读众的视野与思维，因此笔者在圣经与科学层面不拟多说。即或如此，已有充分凭据显示，当圣经提及与科学相关的资讯时也都合情合理，甚至富启迪性。这一切都证明圣经确实是出自天父上帝的圣灵所启示的圣典。[[32]]**

**（5）圣经影响的普世性（Magnitude of Biblical Influence）**

**毫无疑问圣经乃是对人类文明发挥最大影响的圣典。就宗教信仰层面说，在当前普世70多亿人口中，就有约半数乃属一神信仰〔主要为犹太教约1,500万，基督教约22亿，伊斯兰约16亿〕。其次是兴都教徒、佛教徒等。犹太教可说是“一神信仰之母”，而基督宗教乃属于其中最大群体。伊斯兰的发源与建构都深受犹‧基宗教〔尤其是前者〕影响。犹‧基宗教乃建立在新旧约圣经的基础之上。因此从根本说，圣经影响了普世一半以上人们的信仰。**

**圣经的一神信仰废除了无数人对鬼神的迷信与偶像崇拜，给人类带来了人种合一、平等与基本人权的观念。圣经所倡导的一夫一妻婚姻观；所强调的圣洁、公义、博爱、和平、诚信等伦理价值；给人类启示的堕落与救赎观、末日审判与报赏、复活与永生盼望、上帝王权的终极统治等世界观与信念，都持续性地影响、冲击和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除了正确信仰，圣经所启迪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公义乃涵盖神、人和物的方方面面教导，可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谐大同”（Shalom）。相关的“宪章”或可从旧约摩西的“下山宝训”（出20~23）和新约基督耶稣的“登山宝训”（太5~7）览其精髓。前后宝训都彰显了上主真善美圣、慈爱、恩惠、怜悯和正义的神性光芒。摩西的宝训比伊斯兰教义早了约2,000年。**

**伊斯兰标榜的最高伦理价值是“公正/正义”（adil）；有者或会加上“恩惠/怜悯”（rahmat/rahim）。但[除了些片段经文]有哪些古兰经章节得以把“公正/正义”、“恩惠/怜悯”的精髓较为实际、全面地阐明呢？古兰经第二章的冗长训词么？在哪里？再问：伊斯兰较为崇高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有哪一样不是早已存在于犹‧基宗教的经典，并且是从犹‧基教徒传袭的？**

**2,000年来历代基督宗教宣教士手携圣经，梯山航海到各国各方、天涯海角传播福音。所到之处不单传道建立教会，也秉持圣经教导从事医疗、教育和慈惠关怀等社会事业，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尤其是18世纪以降前扑后继到亚洲、非洲等地区的诸多宣教士，都给当地带动了巨大的现代化更新与建设，特别在教育与医疗领域。固然也有西方殖民霸权趁机从属地强取豪夺物产资源，那是出自于违背圣经真理的自私贪婪表现，岂能责怪圣经？但可坦言圣经对侵略者的策略与手段多少都曾发挥了些约束作用。**

**在普世宗教经典当中，圣经的译本最多，流传也最广。旧约圣经原文是希伯来文，附带一点亚兰文；新约的则是希腊文。中古时代欧洲的标准版本是拉丁文的通俗圣经，《武加大译本》（the Vulgate）。第九世纪已出现英文译本。随着宗教改革与普世宣教运动，英文译本乃推广普世。按W**[**ikipedia.org，截至2019**](http://www.wikipedia.xn--org,2019-hy7p065w/)**年10月，整部新旧约圣经已翻译为698种语言，单译新约部分的有1,548种，再加上局部翻译的有1,138种语言，总共为3,384种语言。**

**在圣经的印刷与销售/传递层面，单世界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即由世界圣经公会〔简称UBS〕所赠送、设立于中国南京的爱德印务有限公司（Amity Printing Press），从1988年开始启动印刷50万本截至2019年尾就已印刷了两亿（200 million）本圣经，销售于中国和世界很多地区。[[33]] 南韩圣经公会也印刷好几百种语言的圣经，服务世界整百个国家。北美等世界其他地区印发的还未数算在内呢！毫无疑问，圣经乃影响世界的第一天书，因它确是“天启”圣典！**

**谨此对普世真诚寻求真理的穆斯林作个要求：是否能暂且把历代宗教师对新旧约圣经的诋毁破坏搁在一旁，怀着敬畏、客观、理性的心态好好研读圣经，并把圣经与古兰经慎重作个对照比较 —— 故事对故事、历史对历史、伦理道德对伦理道德、神观对神观、救赎观对救赎观、末世观对末世观，同时寻求真主光照引导作个正确判断，到底何者更显得权威可信。**

**附加：考古学印证圣经可靠性的一些参考书目（书介乃参照麦道卫著）**

**旧约部分**

1. **i.W.F. Albright, Archaeology, Historical Analogy and Early Biblical Tradition / 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 / The Biblical Period from Abraham to Ezra / New Horizon in Biblical Research / Recent Discoveries in Bible Lands, etc.**
2. **ii.Gleason Archer, 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3. **iii.H.H. Rowley,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 A Generation of Discovery and Research.**
4. **iv.K.A. Kitchen, The Ancient Orient and the Old Testament / The Bible in Its World / “The Patriarchal Age: Myth or History” in Biblical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95, etc.**
5. **v.F.G. Kenyon,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 The Bible and Modern Scholarship / The Story of the Bible, etc.**
6. **vi.Millar Burrows, What Mean These Stones?, 1957.**
7. **vii.J.P. Free, Archaeology and Bible History /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ical Accuracy of Scripture” in Bibliotheca Sacra, 1956.**
8. **viii.N.L. Geisler, ed., Inerrancy / (with Abdul Saleeb) Answering Islam / (with Howe) When Critics Ask / (with W.E. Nix)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etc.**
9. **ix.N. Glueck, Rivers in the Desert: History of Negev.**
10. **x.J. Garstang, The Foundation of Bible History: Joshua, Judges.**
11. **xi.S.H. Horn, “Recent Illumin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Christianity Today, 12/1968.**
12. **xii.M.F. Unger, Archaeo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 /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13. **xiii.R.D. Wilson,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14. **xiv.M. Kline, “Is the History of the Old Testament Accurate? ” in Can I Trust My Bible?, ed. Howard Vos; etc.**

**新约部分**

1. **i.F.F. Bruce, The New Testament: Are They Reliable?**
2. **ii.G.R. Habermas, The Verdict of History.**
3. **iii.C.J. Hemer, The Book of Acts in the Setting of Hellenistic History.**
4. **iv.J. McRay, Archae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
5. **v.W.M. Ramsay, St. Paul the Trave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6. **vi.J.A.T. Robinson, Redating the New Testament.**
7. **vii.A.N. Sherwin-White, Roman Society and Roman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
8. **viii.C.A. Wilson, Rocks, Relics and New Testament Biblical Reliability.**
9. **ix.E. Yamauchi, The Stones and the Scriptures.**

[[1]]      Lee Strobel, The Case for Christ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pp. 63-65。汉译本: L. 史特博,《重审耶稣》, 李伯明译 (香港: 海天书楼, 2000)。笔者乃参阅英文版。

[[2]]      Strobel, The Case, pp. 66-67。

[[3]]      Strobel, The Case, pp. 62-67。

[[4]]      Strobel, The Case, p. 73。

[[5]]      经文仍保留在NIV 和《和合本》等译本, 唯注明古代有些抄本没有这些经文。

[[6]]      Peter J. Williams, Can We Trust the Gospel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8), pp. 111-120。祈盼有学者把这本满有价值且可读性甚高的好书翻译为汉语。

[[7]]      William Campbell, The Bible and the Qur’an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and Science (Upper Darby, PA: Middle East Resources, 1992); 汉译本: 坎贝尔,《在历史与科学亮光中的圣经与古兰经》, 中国家庭教会曾有出版 。Gordon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to the Muslim Accusation of Biblical Falsification (Calgary: Bruton Gate, 2015); 汉译本: 戈登‧尼克尔,《温柔回答穆斯林对圣经的造假指控》, 思义译 (台湾: 丰盛出版社, 2018; 香港: 国际视野, 2019)。

[[8]]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pp. 171-234。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 页127-172。

[[9]]      Josh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9), pp. 78-79。汉译本: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伊妙珍等译 (北京: 文化出版社, 2006), 页82-85。

[[10]]      见 [godreports.com](http://godreports.com/), 2019-06-17。

[[11]]      里程, 《神的圣言 (卷一): 圣经的权威》 (Paradise, PA: 基督使者协会; 加州: 海外校园杂志社, 2005)。

[[12]]      例如John W. Haley, Alleged Discrepancies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77); Gleason L. Archer,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2); N. Geisler, and T. Howe, When Critics Ask: A Popular Handbook of Bible Difficulties (Baker Book House, 1992)。特别关注有关经文中〔尤其是旧约〕所谓 “矛盾”的数据与年代问题。

[[13]]      里程,《神的圣言 (卷一)》, 页409-450。

[[14]]      关于预言的应验, 可另参 麦道卫著的《新铁证待判》第八章, 页237-278; 即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64-202。或参 其原著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的汉译本《铁证待判》: 页195-242〔关于基督〕、页355-442〔关于历史〕。

[[15]]      更多有关赫人的资料可参阅Hans G. Guterbock, “Bogazkoy”, britannica.com; “The Hittites and Ancient Anatolia”, [khanacademy.org](http://www.khanacademy.org/)等。著述方面可参阅Cowley, The Hittites; Hogarth, Kings of the Hittites; Garstang, The Hittites Empire; Sayce, The Hittites; Wright, The Empire of the Hittites等。

[[16]]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01-104。

[[17]]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06-110。

[[18]]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110-115。

[[19]]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372-373。

[[20]]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69-116。

[[21]]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269-288。

[[22]]      Strobel, The Case, p. 104。

[[23]]      Strobel, The Case, p. 106。

[[24]]      Strobel, The Case, pp. 104-106。

[[25]]      Strobel, The Case, pp. 106-107。

[[26]]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 67。

[[27]]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52-53。

[[28]]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33-68;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页88-130。

[[29]]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391-533;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页505-635。

[[30]]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pp. 537-579;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 页645-693。

[[31]]      相关之科学性著述可参 John C. Whitcomb & Henry M. Morris 的The Genesis Flood: Biblical Record and Its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1961)〔见[christianbook.com](http://www.christianbook.com/)〕; E.K. Victor Pearce, Science: Evidence for Truth, vol. 1 (Surrey, UK: Eagle, 1998), pp. 214-276; 等等。

[[32]]      只要上网搜索Bible and Science即可浏览好些可供参考的网页, 如Ray Comfort, “Ten of the Top Scientific Facts in the Bible”, livingwaters.com等; 此外还有些推介的书籍。

[[33]]      China Christian Daily, 2019-11-15的报导。

**第二二章**

**篡位先知、伪圣灵、伪福音书与伪道统**

**（一）申命记18:15-19 — 不像摩西的篡位先知**

**（1）引言**

**穆斯林辩称申命记18: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摩西〕”的那一位先知乃是指伊斯兰的穆罕默德。但按正确释经准则，这位先知绝对不会是穆罕默德，而肯定是指耶稣基督。且先细读相关经文如下：**

**申18:15-19，“15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16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17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18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19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2）上述经文的背景与涵义**

**有关背景乃出现于出埃及记19:9-25。当年耶和华呼召摩西上西奈山，要藉着他颁布律法予以色列人。摩西上了山，以色列人等候在山脚下，不得越过已定的界限，否则会被击死。山上则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颤抖。西奈全山冒烟，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众百姓见了如此情景都吓破了胆！**

**于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20:19向摩西恳求，“......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按此要求，耶和华藉着摩西宣告了申18:17-18的应许：“17耶和华就对我〔摩西〕说，他们所说的是。18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摩西〕。”**

**穆斯林辩称：摩西结婚生子，带兵遣将，厮杀沙场；耶稣都没有这些，而先知穆罕默德都有，因此这应许乃成全在穆罕默德身上！但正确的释经进路揭露穆斯林这样的注解离道甚远！申18:15-19背景显示有关应许全然无关结婚生子或厮杀沙场，乃关乎耶和华与祂子民以色列人的沟通模式。耶和华从西奈山于地震、雷轰与烈焰中直接向他们显现说话，他们受不了。他们恳求耶和华透过像摩西的一个“中保先知”（mediating prophet）与他们说话沟通。他们所祈盼的先知，乃是要像摩西般与上帝有亲密关系、直接从祂领受信息并满心柔和谦卑地向同胞传递者。上帝应允了以色列人的要求。**

**（3）到底这位应许中的先知是谁？**

**答案是非耶稣基督莫属！圣经宣示主耶稣是上帝儿子，也是位大先知；伊斯兰不单承认耶稣是位大先知，且给予十分的尊重（参 太3:57，21:46；路24:19；约6:14等 / 古2:136；5:46；3:45等）。按民数记12:6-8，摩西作为先知有个特点如下：“6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7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8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像......” 先知摩西的独特点是他乃是“与耶和华面对面说话”，并且“见耶和华的形像”。**

**上述经文显示摩西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在这层面谁像摩西呢？当然除了耶稣基督别无他者。其实主耶稣比较摩西更与上帝有更密切关系，彼此不单是面对面（panim l’ panim）、口对口说话，更是心心相印、如同一体；约10:31：“我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参 民12:6-8、49-50；14:6-11）。耶和华与摩西乃是直接对话，不需藉着异象异梦；而主耶稣本身就是神的话 — “道成肉身”直接向人彰显圣天父的旨意！但在伊斯兰，阿拉并不直接与穆罕默德对话，而是藉异象异梦、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或人形使者，岂不是远远不如摩西 —— 啥有像他？**

**另者，民数记12:3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要求一位像摩西一样谦和的先知为他们与神之间的中保。在耶稣基督身上，世人看到了一位其实比摩西更为谦和的救赎中保。马太福音11: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整本古兰经所展现的穆罕默德绝对不是这样，乃是满口威吓，时时驱动信士为他和阿拉进行圣战，直到临终。按穆氏，天园乃是在刀剑的阴影之下！**

**还有，申命记34:10-12论摩西的职分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11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12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古兰经也记载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如医治瞎子与麻风病患，叫死人复活等（古3:49-50等）！比较之下，穆罕默德在这层面乃是无善可陈；伊斯兰岂能篡夺“主耶稣为那像摩西之先知”的宝座呢？**

**（4）其他经文论证“像摩西”者是耶稣基督**

**显然论到“像摩西”者时，肯定是指耶稣基督而非伊教先知。除了上述关键性论点，还可加上：**

**a. 第15节经文明说“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你们弟兄”肯定是指以色列人。这也是拣选君王和祭司的基本条件 — 都必须是以色列人（参 申17:15、18:1-2）。穆罕默德不是以色列人弟兄，而是敌对的阿拉伯人。申命记17:15节特别交代不得选立外人为王；立作祭司和先知者理当更为严谨。b. 摩西禁食四十昼夜；主耶稣也禁食四十昼夜。c. 摩西诞生时面对暴君的杀害却蒙神保守带进埃及王宫避难；主耶稣诞生时也面对暴君的追杀却蒙保守带到到埃及避难。**

**d. 结果两者都可说是从埃及出来拯救同胞。e. 摩西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时有神发声作证；耶稣则在约旦河受洗时刻有圣父发声作证。f. 两者都为上帝子民订立血约：摩西是在逾越节前夕和西奈山下，基督是在受难前夕与十字架上。g. 摩西见证上帝从天降下吗哪，耶稣则把饼和鱼巨量化，并以自身作为门徒的天粮。h. 摩西下山时满脸荣光，耶稣在山上变相时浑身发光。i. 摩西手下的七十长老领受圣灵，耶稣则是赐下圣灵给所有门徒。j. 摩西一生舍己为拯救同胞以色列人，主耶稣更是如此。k. 摩西的男女关系光明磊落，主耶稣更是如此。l. 摩西从未被邪灵干扰，主耶稣更是驱魔赶鬼等等。**

**反观穆罕默德却几乎把摩西的法则都颠覆了！例如流血赎罪是摩西祭祀制度的核心信仰与功修，被穆罕默德毫无交代地废弃了；亚伯拉罕藉着以撒所传承的约，被以实玛利取代了；守安息日的天命被星期五的敬拜所代替了；敬拜中心从耶路撒冷被篡改为麦加。摩西的律法书在无具体确据下被控篡改而否定了。实际上，穆氏是敌对摩西而非像摩西！**

**比较摩西和耶稣，伊教先知甚怕污鬼邪灵，也曾受到污鬼邪灵干扰。他的男女关系与性生活更是乱七八糟。摩西禁止男穿女装，穆氏却说他穿上女装躺卧在阿伊莎床上是为方便领受天启！更要命的一点：摩西和耶稣出生入死为拯救以色列同胞，穆氏却至死仇犹，企图把他们都消灭，直到世界末了！上述各论点都有权威性经典与圣训的支持，在本书其他部分也有所提述，故不在此赘述。**

**（5）古兰经证明摩西所预告的“末后先知”非指穆罕默德**

**其实根据古兰经的启示，摩西有关“末后的先知”之预告绝非穆罕默德，甚至有古兰经文为证！古61:6，“当时，麦尔彦之子尔撒曾说：‘以色列的后裔啊！我确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讨拉特》，并且以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名叫艾哈默德的，向你们报喜。’” 针对本节画底线的字句，按伊本‧凯西尔注解，耶稣乃是说：“即《讨拉特》曾预报我〔尔撒〕出世的消息，我本身就已经验证了《讨拉特》关于我的预报，我也要预报我之后即将出世的一位先知。他是一位阿拉伯的麦加的不识字的先知、使者。尔撒是以色列后裔的所有先知的封印者。”**

**伊本‧凯西尔讲得很清楚：《讨拉特》即旧约所有先知的预言都指向尔撒/耶稣基督，成就在祂身上，因“尔撒是以色列后裔的所有先知的封印者”，接着再由耶稣预告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的来临。简单地说，按古兰经文，《讨拉特》〔旧约〕中的摩西等先知预告耶稣；耶稣则预告穆罕默德。按此逻辑，所有把旧约预言〔当然包括申18:15-19的预言〕套现在穆罕默德身上的说辞都是违背古兰经启示的歪理！[[1]] 至于经文下一段说耶稣预告将来的穆氏，那不过是穆氏一厢意愿的讲法，1,400年来都拿不出任何可信凭据。**

**（6）应许早已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如此这般，怎能说穆罕默德是个像摩西的先知 —— 即使这一直是他个人的一厢意愿（另参 古7:157）？可惜穆斯林都从不客观研究和接受事实，只会强词夺理，自说自是地“篡位”。话说“篡位”，其实穆罕默德已迟到了约600年，因为按彼得在基督复活后的五旬节宣告，申18:18的应许早已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使徒行传3:22，“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彼得乃藉此呼吁同胞悔改归信基督；司提反也向众人作出同样见证（参 徒7:37）。**

**（二）无凭无稽的篡位使者“保惠师 — 圣灵”**

**（1）引言**

**主耶稣在受难之前预告门徒祂复活升天后将赐下圣灵。约翰福音14:16-17、26节，“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17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2）穆斯林说主耶稣所预告的圣灵乃是穆罕默德**

**有关此谬论可根据上段经文〔特别是画线部分〕加以质询：a. 伊斯兰接受上帝是主耶稣的父么？b. 是否接受穆氏是经耶稣向父祈求才诞生的？c. 穆氏之外的另一个保惠师是谁？d. 按伊斯兰，“圣灵”（roh qudus）是指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何时摇身一变成为穆罕默德？e. 世人不能见穆氏也不认识他 — 难道伊教先知是隐身且神秘的？f. 他真有永远与信士同在且住在他们里面？g. 穆氏叫信士想起耶稣所说的那些“一切话”？接着可根据以下经文进一步询问：**

**约翰福音16:7-15，“7......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13.......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4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15......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约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使徒行传1: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作我〔耶稣基督〕的见证。”**

**h. 穆斯林相信先知穆氏是主耶稣差来的么？i. 是否接受穆氏的教导都是从耶稣听来的？j. 穆氏传教是荣耀自己呢还是荣耀耶稣？是为自己作见证呢还是为耶稣作见证？穆氏是如何降临在耶稣众门徒身上，并给他们加力为主耶稣作见证？难道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需要等待600年后的穆氏才体现？实际上，伊斯兰的先知乃是全然颠覆了新约圣经为主耶稣所作的见证。上述询问揭露了伊斯兰把圣灵套用在穆氏身上是何等的无稽荒谬！！**

**（3）伊斯兰宗教徒为何会提出那么无稽荒唐的言论？**

**原因在古兰经61:6节的一段话：“当时，麦尔彦之子尔撒曾说：‘以色列的后裔啊！我确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讨拉特》，并且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名叫“艾哈默德”（Ahmad）的，向你们报喜......” 穆民认为耶稣所预告的这位“艾哈默德”就是伊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在阿文“Muhammad”和“Ahmad”具有共同字根“HMD”，其涵义跟“称颂/赞美”有关。**

**但“Muhammad”跟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 希腊文“paracletos”有什么相关呢？“Paracletos”具有“被召同在者”的涵义〔由“para • 平行/同在”和“kalein • 呼召”两个字组成〕。这“被召同在者”（called to stand along/beside – parallel）可以是“助手”（helper）、“护卫者/保惠师”（protector）、“安慰者”（comforter）、“指导者”（teacher/counselor）、“辩护者”（advocate）等相关意思，即按个人需要而给予帮助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英文圣经译本各个名称都曾派上用场。**

**（4）穆斯林说主耶稣的预告遭篡改**

**穆斯林辩称，约翰福音的“保惠师/安慰者” — 希腊文“paracletos”〔拉丁文“paracletus”、英文直译“paraclete”〕原本是“periclytos”。“Periclytos”具有“称颂/著名”（praised/famous）的含义，而“穆罕默德”（Muhammad）这名字就含有这个意思。为此是基督教徒把福音书中原本的“periclytos”篡改为“paracletos”，以否定耶稣为穆罕默德所作的预言。**

**（5）无中生有的指控**

**但事实上从古至今所有约翰福音的古抄本与残篇都是写着“paracletos”而非“periclytos”，千多年来也从无穆斯林能拿出任何凭据以支持他们无中生有的指控。希腊文子音（consonants）和母音（vowels）都写得清清楚楚，因此书写的“paracletos”字眼绝无差错，因每个字母都可确认。**

**内含“paracletos”经文的最早残篇有第二世纪的Papyrus 66〔包括约6:35~14:26、29-30，15:2-26，16:2-4、6-7，16:10~20:20等经文〕。在源自公元约200的Bodmer P75之约14:9-26残片中，第16和26节也是“paracletos”。第四世纪的西奈古抄本（Codex Sinaiticus）和梵蒂冈古抄本（Codex Vaticanus）以及第四世纪末/第五世纪初的亚历山大古抄本（Codex Alexandrinus）莫不如此。**

**按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periclytos”字眼曾出现于主前第十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但新约时代通用希腊文全没出现，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也没有。因此穆斯林的指控毫无抄本和语文学的凭据。最早引述“paracletos”的初期教会教父是安提阿教长伊格纳丢（Ignatius）约于107-112年间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第二世纪爱任纽（Irenaeus）等的著作也引用“paracletos”，但都同样不知什么“periclytos”。[[2]]**

**（6）灵修课所用的字眼非指穆罕默德**

**第八世纪伊本‧易司哈格在他的《使者生平》引用一出现在巴勒斯坦某灵修课（lectionary）称保惠师为“munahhemana”（英译Comforter）者；他说在叙利亚文“munahhemana”就是“Muhammad”的意思。这记录显示在当年已经有穆民企图在“保惠师”的名堂上打主意。但按翻译《使者生平》的学者Guillaume评论，在叙利亚文“munahhemana”意思乃赐生命或叫人复活者，并无“Muhammad”（颂赞/著名）涵义。[[3]]**

**其实所有叙利亚文圣经译本都是按希腊原文使用“parakletos/paraclete”字眼，而这早已经是希伯来 – 亚兰文世界的传统。同时，在伊本‧易司哈格年代也没人借此控诉说基督教徒篡改相关经文。上段已说明“munahhemana”是取自一教堂灵修课而非任何版本圣经，何况其涵义也异于“Muhammad”。穆斯林不会把其先知说成是赐生命或叫死人复活者吧！结论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把“圣灵/保惠师”说成是先知穆氏乃是无凭无稽且荒唐的！**

**（三）颠覆正典的欧洲中古伪经《巴拿巴福音》**

**自从伊斯兰创始的1,400年来，穆斯林指控说新旧约圣经〔当然包括新约的四福音〕都造假，唯一可靠的天经是穆罕默德所领受的古兰经。近百多年来，按一般穆斯林的提述，福音书方面唯一未曾被篡改的真福音书乃是曾与保罗发生争执的巴拿巴所流传下来的《巴拿巴福音》（Gospel of Barnabas）。但客观学者从这本所谓“真福音书”的内证与外证可轻易揭露《巴拿巴福音》真相，原来它是不折不扣、源自中古世代（约15~16世纪）欧洲〔意大利或西班牙〕的一部赝品；有外证与内证为凭据。**

**外证显示古代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本伊斯兰教化的《巴拿巴福音》；它乃中古晚期赝品：**

**（1）此“福音”的最早抄本是用拉丁文书写，后流传至荷兰，并于公元1709由普鲁士的一位皇家顾问克瑞默（J.F. Cramer）所拥有。后来它辗转收藏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Imperial/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ia）至今。在此之前，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本书。它乃是在1907年由Laura和Lonsdale Ragg把它翻译为英语后才流传各处。**

**（2）东方研究学者兼律师乔治‧谢尔（George Sale）于公元1734英译的古兰经序文中曾提到《巴拿巴福音》的另一抄本，说它是用西班牙文写的；但这抄本早已失传，因此后人只能从谢尔的译本序文得到一些相关资料。按谢尔所说，此西班牙文抄本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而翻译者名为慕斯达发（Mustafa de Aranda），是一位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无论在拉丁文抄本或西班牙文抄本都没有读到说有希腊文或阿拉伯文抄本存在的记录。**

**（3）据说西班牙文抄本的序里头记载有如下的一段故事：有个意大利神甫范‧玛瑞安（Fra Marino）从古代教父爱任纽读到一部称为《巴拿巴福音》的著作，提述巴拿巴抵挡保罗所传的福音，因此很期盼亲睹该作。有一次他潜入教宗西斯笃五世（Sixtus V）的图书馆，见教宗在沉睡。浏览图书时，他意外地发现该《巴拿巴福音》且把它偷了，读后改教成为穆斯林。**

**（4）以上故事很可能是翻译者慕斯达发编造的。现存的拉丁文抄本并没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它也可能是范‧玛瑞安〔若真有其人 —— 天晓得！〕约于西斯笃五世（任期1585-1590）年间或是更早期的某个匿名穆斯林〔或改教者〕捏造的。至于那本“偷”出来的抄本是用何语文书写、其内容如何等都没有任何交代；就只是这样的一个名称与故事。无论如何，现存的此书内容清楚显示它是个如假包换的伊斯兰教宣传品。**

**（5）在伊斯兰方面，最早具体点名提到《巴拿巴福音》的是突尼西亚（Tunisia）的戴比利（Ibrahim Taybili）。他约于公元1634说有关耶稣预告穆罕默德的记录，可从《巴拿巴福音》得到亮光。戴比利可能指的是当年收藏于西班牙马德里（Madrid）的Morisco BNM MS 9653抄本〔“Morisco”指15世纪末西班牙恢复天主教统治后被逼改教的前穆斯林〕。这显示此伪福音书必然是某个匿名穆斯林〔或改教者〕所撰编的。**

**（6）《巴拿巴福音》溯源：据说第四世纪教宗哲拉修一世（Gelasius I）曾在他的谕令〔第六世纪有学者加以扩写为Decretum Gelasianum的〕提到一部以此命名的拉丁文伪经。又据说第七世纪的希腊文《六十书目》（List of the Sixty Books）也列下一本同名伪经。两者都引用巴拿巴的名字但内容与表达形式各异，并且与伊斯兰全无关联。**

**（7）第二世纪的《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乃是一部基督教会的灵修著作，同样与伊斯兰无分无关。另有一部著于约公元431后、称为《巴拿巴行传》（Acts of Barnabas）者，内容乃讲述巴拿巴的宣教、殉道与埋葬。据说在公元478，塞浦路斯的大主教安德弥欧（Antemios）曾梦见巴拿巴的坟墓在某山洞内，结果真找着并发现其骸骨胸口处还置放着一部正典的马太福音古抄本。**

**据说约于公元500安提阿的斯维录教长（Severus）曾加以审核，且确定真的是马太福音抄本。按第11世纪拜占廷历史家乔治‧卡勒诺斯（Georgios Kadrenos）所记，当年尚存留于朝廷司提反堂的一部大楷希腊文马太古抄本即取自巴拿巴墓穴者，但日后在战乱中遗失了。无论如何，它绝非后来伊斯兰宗教化的伪经《巴拿巴福音》。**

**（8）在谢尔提到所谓《巴拿巴福音》之前的一千多年，伊斯兰教的护教士从未曾有具体提述这伪福音书的。他们历来从不间断攻击正典福音书，却不知道也未曾只字引用这本伊斯兰宗教化伪福音书为武器。所谓的《巴拿巴福音》乃是在其英文译本问世后才被大事引用宣传。从外证看来，可确定当下流传的伪经《巴拿巴福音》只能追溯到中古世代西欧的拉丁文和稍后的西班牙文版本，以及近代翻译的阿拉伯文、英文等译本。它完全没有古代希腊文、希伯来文、亚兰文或叙利亚文版的蛛丝马迹，怎能是出自古代的巴拿巴？**

**内证层面**

**较深入研究伪经《巴拿巴福音》的内容可确定它实在是中古世代的赝品。看来其作者无论对基督宗教或伊斯兰教的认识都有些偏差，且摆明了撰编这伪福音书的目的乃在于打击基督宗教和宣传伊斯兰。其内容犹如一部四福音合参加入伊斯兰的信息。相信编者是个由基督宗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物，类似[失落的]西班牙抄本所提到的范‧玛瑞安。这人可能本是15世纪中叶西班牙王国恢复基督宗教统治后被逼改教的穆斯林，过后再回归伊斯兰教，且存心不甘而撰编这“伪福音”〔下文以此为简称〕以作破坏与报复。**

**内证显示《巴拿巴福音》是中古欧洲〔出自意大利或西班牙〕的伊教产品，凭据如下：**

**《巴拿巴福音》伪称巴拿巴是十二使徒之一，且自称即此伪福音书作者（第14、221章）。伪福音冒用使徒巴拿巴的名堂，把保罗与巴拿巴之间曾发生的一项争执谬称为是福音真理的争论，以鱼目混珠骗人。其实二使徒之间的争执绝对无关信仰，纯粹是可否携带马可为宣教伙伴的人事纠纷（参 徒13:13；15:39-40）。其实除了那一场纠纷，在福音使命上保罗与巴拿巴乃亲密战友（参 徒9:20、27，11:25-26，13:1~15:35）。他俩都反对犹太主义所坚持的，即外邦人归信基督需受割礼（徒15:1-2；加2:1-3），这点显然与伊教对立；《巴拿巴福音》却说不受割礼者不能进乐园（第23章）。**

**伪福音第十章谓耶稣30岁时在橄榄山被千万天使环绕，并从加百列领受一面明亮镜子和一部福音。这两者都深深内化在祂心里，给祂满满的智慧与启示。这一点显然有意在领受“天经“上把耶稣跟穆罕默德同类化。从此耶稣乃离家出走，到处传道。但伪福音各层面内证显示它应是在欧洲14~15世纪期间撰编的一部伪经，而非什么天启经典。一些相关凭据略述如下：**

**（1）按伪福音第82~83章，耶稣说“禧年”（Jubilee）是每百年临到一次。但按旧约圣经，禧年是每50年临到一次。在公元1300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任教宗时期，禧年乃被定为百年才庆祝一次。然而，教宗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 VI）在公元1350便加以庆祝。因此相信《巴拿巴福音》应该是写于1300后，也应该是比意大利文学家但丁（Dante，1265-1321）晚出的作品，因其文字表达受但丁影响。**

**（2）来自但丁《神曲》（Divine Comedy）的影响之例子有：“false and lying gods • 虚假和说谎的神”（《巴拿巴福音》第78、217章；比较Inferno: Canto 1）、“raging hunger • 猛烈的饥饿”（第60章；Inferno: Canto 1）、“condemned it to hell and to intolerable snow and ice • 判入地狱及不能忍受的雪与霜”（第106章；Inferno: Canto 28）等。两者都说地狱有七层，罪有七大样，惩罚也有七种（第135章）。伪福音跟着但丁说天有九层，一层比一层大，乐园是在第九层之上（第105、178章），但按古兰经天乃有七层（古2:29；17:44等）。在这一点上，它与古兰经冲突。此外，两者都提到信士到地狱观看罪人受刑罚的境况。**

**（3）另者，伪福音似乎反映中古欧洲的景观多过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例如：它的夏天是意大利式的“很美，万物结果”，而非中东式的酷热干燥（第169章）。其中熟练的采石工人（第109章）更像是在欧洲而非以色列。它也把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说成拥有整个抹大拉（Magdala）和伯大尼（Bethany）村镇，类似中古欧洲的封建地主（第194章）！它说祭司骑马，但犹太祭司不骑马；它还描绘滚动的木制酒桶，但犹太人是用皮袋装酒；书中也讲到两个情敌的决斗（第93、99、152章）等等。**

**伪福音所引用的圣经经文，都取自耶柔米的《拉丁通俗译本》（the Vulgate；完成于第四世纪下半叶〕。第40章所讲到的每年四十天大斋戒〔为纪念耶稣的受难〕，也是在中古世代才盛行。第164~166章强烈抨击“前定”为法利赛人搞出来的鬼魔教义，同时强烈主张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这显然是受欧洲中古基督宗教神学影响，与传统伊斯兰神学有所违背（参古76:30-31）。上述反映的似乎更多是中古欧洲的社会与神学景观。**

**（4）伪福音对巴勒斯坦史地显然不熟悉：例如它说耶稣“乘船”到拿撒勒，有许多海员传述祂的事迹（第20章）；又说耶稣“上到”迦百农（第21章）。实际情况恰是相反！作者错以为拿撒勒甚至耶路撒冷都处在湖边（第151章）；其实它们都在山地。按此伪经，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时是两岁；但按圣经尼布甲尼撒作王第二年得梦，难道但以理三四岁就得以为王解梦？它夸大说以色列曾有144,000个先知，其中10,000个乃被耶洗别所杀（第17~18章），但都空口无凭。它还说耶稣诞生时彼拉多担任犹太巡抚，但彼拉多是在公元26才上任的。**

**（5）又按伪经的叙述，当年有人说耶稣是神，有人说祂是神的儿子，也有人说祂是先知；这三派各有20万军队，结果彼此争论而都集合在米斯巴（Mizpeh）且险些大打一场，最后由耶稣出面化解。但当年驻扎在巴勒斯坦一带的罗马军人总数或只有三几万，何来60万与耶稣相关的神学派系（第91章）？更怪的是大祭司等大人物因听说耶稣行大神迹，又是神/神的儿子，特地前来要跪拜耶稣，结果遭祂禁止，并宣告自己只是人（第93章）。**

**伪福音说在古代迦南地就有了寻求真道的法利赛人；他们乃以远古的先知以诺为效法榜样。先知以利亚曾为法利赛人写了一本真道小册传授行为守则。在以利亚时代曾有17,000个真法利赛人集居于十二座山，每个都敬畏上主，禁欲修道施舍。在耶稣时代有100,000个，但在千人中却找不到一个敬虔的（第145~150章）。以上叙述都显示伪经作者对以色列史地文教的无知。其实法利赛人乃发源于主前约200年的一个律法主义教派。**

**（6）伪福音还讲些神奇怪诞的故事：例如按第35章，上帝造了一块泥，把它搁在一旁二万五千年，计划从中造出144,000个先知；又说上帝在早六万年之前已创造了穆罕默德的灵魂。魔鬼原本是个美丽的天使，当它知道将来真主将从这团泥土造出先知，并要天使尊崇他们，魔鬼感到嫉妒不服，乃吐口水在那团泥。加百列天使见了把那口水挖了出来，形成一个小洞，即人的肚脐；那美丽的天使和其跟随者也因此变成丑陋的魔鬼云云！**

**又按第40~41章原本蛇有脚，是乐园的一个掌门使者。魔鬼诱导它，藉进入它的肚腹行入园中引诱夏娃亚当，叫他们吃了苹果和玉米。吃禁果时亚当顿悟，快把手伸入喉咙至脖子的“亚当果”〔Adam’s apple的直译，指喉结〕处，但为时已晚，还好过后悔改。后来天使更砍断蛇的脚云云。第41章记载道，当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时回头一看，见乐园门上写着大字：“只有一位真主，穆罕默德是祂的使者。” 为此他们乃引颈祈盼先知的早日来临。**

**（7）可挑战穆斯林：是信《巴拿巴福音》呢，或是古兰经？因为a. 按古兰经阿拉创造了“七层天”，但伪福音第105、178等章却说是“九层天”；b. 伪福音第3章谓马利亚生耶稣时并无痛苦，但古兰经则说她经历生产激痛（古19:23）；c. 巴拿巴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但古兰经却口口声声称耶稣为“弥赛亚”（al-Masih；古3:45等经文），而伪经的“引言”又矛盾地称耶稣为“基督”（Christ）！另一方面，在第97章穆罕默德自称为是弥赛亚，但在古兰经他从未以此自称。因此若巴拿巴伪经是正确的，则古兰经便为错误！**

**结论：明显的，《巴拿巴福音》是欧洲中古世代的一部赝品。书中内容显然混杂了许多不符事实与神奇怪诞的故事。其宗旨显然是为伊斯兰教作宣传。它只字不提为主耶稣开路作见证的施洗约翰，反而把耶稣说成是先锋，奉差预告以后将来临的穆罕默德（参 第11、17、39、42~43、46、55、70、72、92、96~97、212等章）。伪福音也宣称亚伯拉罕献上的是以实玛利（第43~44章）。**

**按伪经，耶稣乃像穆斯林一天祷告五次（第44章），并教导人念颂伊斯兰教的二句清真语（shahada；第39章）。耶稣并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是犹大作了祂的替死鬼（第112、216~217章）。耶稣没有成全救恩也没有复活，并自称不是上帝儿子，不是神也非弥赛亚；称耶稣为神或上帝儿子者反而被祂斥责咒诅（参 第42、53、70、72、82、92~93、96、128、198、222章等）。耶稣多次提名预告将会来临的穆罕默德（第44、54~55、112等章）。伪经批判说保罗传耶稣为上帝儿子和祂的死乃欺世惑众之作（第1、222章）。伪经《巴拿巴福音》绝对是一部企图用以颠覆基督福音的劣质赝品。[[4]]**

**（四）用以篡夺救赎道统的伊斯玛仪/以实玛利**

**上帝应允亚伯拉罕与他后裔谓，将来要藉他赐福予全人类的救赎圣统绝对是从出自正系血统的以撒，而非出自旁系血统的以实玛利〔汉译古兰经称之为“伊斯玛仪”〕加以传承。相关的经文凭据与论述如下：**

**（1）创世记12:1-3节 — 亚伯拉罕75岁时蒙召成为万族的祝福：“1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接着在创15:1-23节，上帝矢言亚伯拉罕的后裔将领受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

**（2）创世记16:1-16节 — 亚伯拉罕86岁时从夏甲生以实玛利。在旷野耶和华应许夏甲：“10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11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3）创世记17:1-27节 — 亚伯拉罕99岁时，耶和华向他重申所立的约，并规定割礼为记号。耶和华应允撒拉怀孕生子：“18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19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20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许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21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上段经文第18节显示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的接受与关爱；在第20节耶和华应允将赐福使以实玛利成为强盛昌大。然而在第19和21节，耶和华明确地宣示将会与以撒〔而非亚伯拉罕所点名的以实玛利〕延续和坚定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创21:2-5节记载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时才生以撒。上帝在创12:1-2节给他的应许，二十五年后才应验。**

**（4）创世记21:8-21节 — 记载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离开亚伯拉罕的悲剧。事缘于以实玛利对以撒的“戏笑”（第9节）；经文没说明怎样的“戏笑”（mesahaq），相关用词可包含“戏弄/调侃”的意思。但一位年长14岁的少年对一位才断奶的幼童“戏弄”恐怕就是欺负戏弄。无论如何，所谓的“戏笑/戏弄”让撒拉看了很不开心，以致出手驱逐夏甲母子〔第10节；注意：是撒拉 — 不是亚伯拉罕更不是耶和华驱逐夏甲母子〕。第11节说亚伯拉罕为此家庭纠纷感到忧愁。耶和华安慰亚伯拉罕，重申祂会赐福使以实玛利成为大国（21:13、18），然而第12节再次确定“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5）创世记25:9-11节 — 叙述亚伯拉罕的死与埋葬〔在麦比拉洞〕，特别提到有以撒和以实玛利给父亲送终。第11节说亚伯拉罕死后，耶和华赐福以撒。至于以实玛利等旁系兄弟过后乃分道扬镳（创25:5-6、12-18），唯有以撒仍留居在希伯仑/迦南一带应许之地。关乎救恩历史的最大关键点是：按上帝的旨意，唯有以撒的后裔被指定为传承救恩历史的正统（创17:19、21，21:12；罗9:7-8）。耶稣在约翰福音4:22确定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甚至古兰经29:26-27也提示唯有以撒（易斯哈格）和雅各（叶尔孤白）才是预言与经典的正统传人。上帝也恩待以实玛利，但无关正统信仰的传承（创17:20）。**

**（6）相关课题：到底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上给祂的儿子是以撒或者以实玛利？按创世记第22章的记载，清清楚楚的是以撒而非以实玛利，而献祭地点是在摩利亚山地而非靠近麦加的米纳（Mina）。古兰经37:99-111提述亚伯拉罕献上儿子，但没有提到童子的名字，也没有提到献祭地点。但紧接的37:112-113节提到童子以撒的名字，并提到亚伯拉罕和以撒共同蒙神赐福。古兰经第37章全都没提到以实玛利的名字。伊斯兰所谓亚伯拉罕在米纳献以实玛利的故事全然是凭先知穆氏逝世两百后年才收集的圣训传言，而毫无圣经甚至是古兰经的明文支持，也毫无历史凭据。**

**其实可问：穆罕默德真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吗？按美国宗教研究学院〔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RRI〕创办学者拉法特‧阿玛礼的研究，答案是“毫无凭据”。他也具体指出穆斯林的依据即伊本‧易司哈格《使者生平》（撰于约770-775）的相关族谱中含有许多私自篡改之处，另有其他穆斯林学者也在此造假。按圣训，先知穆氏本身表示对他第十三世之前的祖辈乃是一无所知，而他与以实玛利之间的年代距离约有2,500年。同时根据史实，公元第五世纪之前根本就没有麦加城的任何记录；它乃在第四世纪才由先知穆氏祖辈库扎阿部落经营打造。[[5]]**

**不单圣经，其实当古兰经讲论正信宗教的传承时总是提到亚伯拉罕（易卜拉欣）、以撒（易斯哈格）和雅各/以色列（叶尔孤白）（参 古11:71；29:27；45:16；12:38）。当然圣经更总是提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出6:3，32:13；可12:26-27；徒3:13-15等）。无论是圣经或古兰经，都从未曾有提说“以实玛利的上帝”。基督耶稣乃是出自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正统。**

**（7）来到新约世代，保罗根据“撒拉与以撒”相对于“夏甲与以实玛利”的故事，特意放大夏甲/以实玛利的一些负面因素，再进一步地把有关故事寓意化（allegorized）处理，以描述当代他所面对的福音与律法主义之间的争执。有关的寓意解经乃记载在加拉太书4:21-31节。夏甲/以实玛利的负面因素如下：a. 夏甲是婢女；b. 她怀孕后轻视主母而被苦待以至逃离；c. 她的儿子以实玛利是凭人意和血气生的；d. 凭人意和血气生的以实玛利戏谑凭应许和主母所生的以撒；e. 结果奴婢和奴婢之子被驱逐出家门。**

**冯荫坤在《真理与自由：加拉太书注释》列出以下的一个比较：[[6]]**

|  |  |
| --- | --- |
| **受束缚的** | **自由的** |
| **夏甲 — 奴婢的身份** | **撒拉 — 自由妇人的身份** |
| **以实玛利 — 按肉体而生** | **以撒 — 凭应许而生** |
| **西奈山律法之约** | **应许〔信心〕之约** |
| **现在的耶路撒冷〔= 犹太教〕** | **上面的耶路撒冷〔= 基督教会〕** |
| **它的儿女〔律法主义者〕** | **它的儿女〔基督门徒〕** |
| **靠律法称义** | **因信称义** |

**（8）上述保罗“寓意化”救恩史展现一个悲剧，即在他当代犹太律法主义者对基督福音的逼迫。无论福音传到哪里，他们便追击/破坏到哪里（徒13:44-45、49-50，14:1-6、19，17:4-5，18:5-6、12-13；加3:1-14；腓3:1-11；帖前2:15-16等）！然而笔者乃从中看到保罗的一个“预告–异象”〔或许是当年的他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即未来的第七世纪将崛起伊斯兰律法主义针对基督福音逼迫，并处处给基督教会带来比第一世纪犹太律法主义者所施加者更大的破坏，给人类带来更为严峻的属灵捆绑。**

**保罗深感痛惜本是自由主母撒拉凭信心和应许所生的以撒之后裔犹太人，却自甘堕落在律法奴役之下 — 形同夏甲与以实玛利的境况，并且反倒过来逼迫那凭信心和应许“重生”的基督门徒。保罗所面对来自犹太律法主义的迫害，在穆斯林迫害基督教徒的史迹上更是变本加厉。伊斯兰自认为是传承自亚伯拉罕、以实玛利的宗教；阿拉伯穆斯林自认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基督宗教则深信本身是传承自亚伯拉罕、以撒“因信称义及传承应许”的正统信仰。因此保罗的寓意解经不幸乃更大层面地实现在伊教对基督福音的迫害。**

**（9）结论：正如当年保罗至死忠心宣扬“在基督里因信称义做自由人”的福音，今日基督门徒也当毅然实践大使命直到主荣耀再临，同时以圣灵重生、跟随基督的生命来见证福音果效乃远远胜过律法主义教条。基督门徒抗拒霸权伊斯兰主义，却当从内心爱穆斯林并为他们祝祷：“......但愿以实玛利因信基督活在你面前。”（创17:18）阿们。**

[[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 孔德军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页1359。另参 Brother Daniel, “Moses versus Muhammad: 50 Stark Differences”, <http://www.ewnetlehulu.org/en/moses-vs-muhammad>; 中文版首页, 丹尼尔弟兄, “摩西对比穆罕默德: 50个鲜明的差异”, 2021-02-20。

[[2]]      Campbell, The Bible and the Quran, pp. 234-248, 237。

[[3]]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p. 104。另参Sam Shamoun, “Is Muhammad Predicted in the Gospel of John”, [answeringislam.org](http://www.answering-islam.org/)等网站。

[[4]]      相关参考资料: (i) 下载或在线阅读“The Gospel of Barnabas”, archieves.org。(ii) 安撒灵, 《伊斯兰, 基督教, 真理》, 再版 (香港: YSLJDJ.com, 2015), 页135-141。(iii) Selim Abdul-Ahad and W. H. T. Gairdner, The Gospel of Barnabas: An Essay and Inquiry, updated by J. Slomp (Hyderabad: Henry Martyn 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 1975); (iv) William Campbell, The Gospel of Barnabas: Its True Value (Rawapindi: Christian Study Centre, 1989)。

[[5]]      Rafat Amari, Islam: In Light of History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2004)。此专题文章可从RRI网站下载。

[[6]]      冯荫坤,《真理与自由: 加拉太书注释》(香港: 证主, 1982), 页282。

**第二三章**

**先知穆罕默德的性事、婚姻、妻妾**

**（一）古兰经有关女人与婚姻的一些论述**

**（1）古兰经第4章称为“妇女”，因其中有些关乎婚姻与女性的经文。整部经典只提到一个女人名字，即耶稣的母亲“麦尔彦/马利亚”；连“夏娃”的名字都没有。古兰经第19章乃是以“麦尔彦/马利亚”命名，可见她在古兰经的崇尊地位。**

**在伊斯兰，婚姻的结合称为“nikah”；其字根有聚合、交合、性交的涵义。“Aqad nikah”指结婚契约。古兰经常用这词汇（如古2:221；4:25；4:3；24:3；2:230；33:50等）。“Zawaz”指配偶（couple）、丈夫或妻子。一般上，“nikah”仪式须由女方主婚人（wali）提出主婚宣词（ijab）“我许你和我女儿某某结婚”，再由男方回以接纳宣词（kabul）“我某某接纳这婚事”，并须有两个人作证。**

**（2）古兰经反映了一般阿拉伯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古16:57-59节，“57他们以女儿归真主 —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 而以他们所愿望的归自己。58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听说自己的妻子生女儿的时候，他的脸黯然失色，而且满腹牢骚。59他为这个噩耗而不与宗族会面，他多方考虑：究竟是忍辱保留她呢？还是把她活埋在土里呢？真的，他们的判断真恶劣。” 当代基督宗教、犹太教和阿拉伯人之中受到犹‧基宗教影响的敬虔派（Hanif）都批判杀害女婴的恶俗，伊斯兰因深受之前宗教的影响也加以定罪（古81:8-9、14）。**

**（3）古兰经有关男女与婚姻的指示：男女为阿拉所创造的同类（古49:13；53:45；4:1），在信仰与末日赏罚男女乃是一致（古60:15；33:35、73；45:22）。但按古兰经 2:228节，“……她们〔女人/妻子〕应享合理的权利，也应尽合理的义务；〔然而〕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 又按古兰经4:34节，“男人是维护妇女的，因为真主使他们比她们更优越，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女，你们可以劝戒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她们。如果她们服从你们，那末，你们不要再想法欺负她们......”**

**据说上述古4:34经文的降示背景，乃是有妇女被丈夫打了向先知穆氏申诉后所得的回应。无论如何，相关经文确立了穆斯林男人对女人原则性的主导与管制权位，因为男人乃比女人“高一级”、“更优越”。但经文没阐释如何“高一级”或“更优越”，除非与经文所提男人给女人的功能性福惠相关，即：a. 男人维护妇女；b. 男人为妇女花费财物。女人最基本的任务是“顺从”。若果如此，倘若女人有能力自卫自给自足，甚至能力高过男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该当是如何？还有，“何谓”顺从、“如何”顺从的问题都有需认真面对。**

**古兰经2:22-23节列出穆斯林禁娶的对象。有些经文尝试保护妇女在婚姻上的权益，甚佳；如古2:4、19-23、226-232；4:4、19；65:1-6节等要穆民公平对待妻子，赠送合宜聘礼并供应生活需要。若婚姻出问题，劝勉和寻求协商而非轻易休妻。男人发誓不与妻子交接〔即决定休妻〕后有需待四个月缓冲期才见效。女人被休有需待三次月经过后才让其离去，且当给予优礼；同时在等待期间仍须以善意等措施挽回。按雷诺斯（Gabriel S. Reynolds），被休妇女具三个月等待/观察期之条例有犹太教《塔木德》的先例（Talmud – m. Yevamot 4:10）。[[1]]**

**（5）古兰经允娶四妻：穆斯林可娶四妻，而女奴数目不算在内；已婚的女奴也可与之交合。古4:2-3，“2你们应当把孤儿的财产交还他们，不要以[你们的]恶劣的[财产]，换取[他们的]佳美的[财产]；也不要把他们的财产并入你们的财产，而加以吞蚀。这确是大罪。3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末，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 古4:24，“[他又严禁你们娶]有丈夫的妇女，但你们所管辖的妇女〔女奴〕除外；真主以此为你们的定制。”**

**问题：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对孤儿不公呢（第3节）？答案在第2节，即诡诈侵吞孤儿的产物。据说当年有些穆民家里育有孤儿，其中有些孤儿拥有遗产，阿拉警告不得加以侵吞；也不容许以结婚为手段加以占有。若有人欲娶孤儿却不给予足够聘礼，这也不被容许。若面对这方面的试探，经文乃指示相关信士当迎娶其他妇女，若认为可公平对待则可娶多达四个。原则上若有某穆民要娶第五个，就必须休掉四个中的一个才娶个新的补上。但与女奴的交合乃不受限制，与被掳的有夫之妇交合也不受阻；因此有些穆民高官显要正式妻妾或许只有四个，但后宫可能掳获或买来的性伴侣成群。**

**（6）阿拉在男女事上给先知穆氏特权：按古兰经33:50-52，阿拉特别宠爱穆氏，为了在男女事上给他最大方便，于是在婚事上赐予许多特权，也不受只能娶四个妻子的条规约束：“先知啊！我确已准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你的从父的女儿、你的姑母的女儿、你的舅父的女儿、你的姨母的女儿，她们是同你一道迁居的。信道的妇女，若将自身赠与先知，若先知愿意娶她，这是特许你的，信士们不得援例 — 我知道我为他们的妻子与奴婢而对他们做出的规定 — 以免你感受困难。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

**“51你可以任意地离绝她们中的任何人，也可以任意地挽留她们中的任何人。你所暂离的妻子，你想召回她，对于你是毫无罪过的。那是最近于使她们感到安慰而无悲哀的，并且都满意你所给予她们的。真主知道你们的心事，真主是全知的，是至睿的。52以后不准你再娶妇女，也不准你以她们换掉别的妻子，即使你羡慕她们的美貌，除非是你的奴婢......” 穆氏拥有了众多妻妾后第52节禁他再娶，但对性用女奴仍是大开方便之门！有学者认为古33:52的禁令乃颁布于圣迁后第五年，但两年后先知又迎娶了麦姆纳（Maymunah bt. al-Harith），借口是她乃是自愿献身。先知穆氏共拥有一打以上的妻妾。**

**（二）穆罕默德的妻妾**

**描述先知穆氏妻室等性事的，都是《使者生平》和圣训学者在先知逝世百多两百年后记录的口头传言，因而故事在年日及情节等层面多有可疑、混淆之处。笔者乃是尽量择取些较古老、权威性的记录加以引述、评析。《使者生平》撰编者易司哈格说先知穆氏共结婚13次，其中两次没完婚。[[2]] 《大编年史》（Tabaqat al-Kubra）的作者伊本‧萨德（Muhammad ibn Sa’d）说共有12个妻妾，而历史家泰伯利（al-Tabari）则说是15个；其中有些是妻或妾者身份模糊。性奴与另一些娶而未完婚者若算在内或可达26个。[[3]]**

**（1）原配：赫蒂彻（Khadijah bint Kuwaylid）**

**赫蒂彻主动提出与穆罕默德结婚时年40岁，曾结过两次婚，带着二男四女〔有说六女〕随嫁；穆氏时年 25岁。其二男幼时夭折，大的名叫卡欣（al-Qasim），故穆氏也称为卡欣之父（Abu Qasim）。按伊本‧萨德的《大编年史》等文件的记载，赫蒂彻的父亲库瓦利德（Khuwaylid）原是反对这桩婚事。于是她和穆氏设计用酒把父亲灌醉，且给他披上新装，事就这样成了。[[4]] 赫蒂彻是个女商人，内外“掌柜”、财权在握。她活着时穆罕默德始终一夫一妻。据说她本来跟表哥沃莱格（Waraqa）一样是基督宗教徒。**

**（2）莎乌达（Sauda bint Zama'a）**

**莎乌达曾跟信伊教丈夫撒卡兰（Sakran）避难于埃索比亚，在归回麦加途中丈夫身亡，余有一子。穆罕默德娶这寡妇为第二任妻子。因她年纪稍大〔穆氏死时她46岁〕，身材较胖，因此常被冷落；也曾被先知所休，但哭求下又被接回。为讨好穆氏她曾主动把床第权给予穆氏少妻阿依莎。按古4:128-129启示，丈夫在性事上很难公平对待每个妻子，因此若某妻子恐怕被疏离甚至被抛弃或可寻求“协商/退让”。按圣训，此节经文就是针对莎乌达的个案而降下的。[[5]]**

**（3）阿依莎（Aishah）**

**她是先知穆氏的亲信同伴艾卜‧伯克尔之女。穆氏约50岁时〔在麦加〕主动向艾卜‧伯克尔要求娶他约6~7岁的女儿阿依莎为小新娘，在她9岁时〔在麦地那〕与她行房完婚。穆氏告诉阿依莎他曾两次梦见有人给他送来个丝绸包裹，掀开之下发觉里头是阿依莎 —— 显然她是阿拉赠送给先知的礼物。**

**阿依莎说，“穆圣在我虚岁七岁时与我订婚，妙龄九岁时与我结婚，当时我还带着玩具。穆圣归真时我十八岁。”[[6]] 穆氏的众妻妾中唯有阿依莎是处女；她常以此夸耀，性格娇纵。穆斯林学者称赞她聪明机智且提供了2,200多则先知言行圣训！穆氏死后她曾因个人怨恨与朋党之间权位之争领军与先知的堂弟与女婿作战，失败告终。**

**（4）哈福赛（Hafsa）**

**她也是先知亲信同伴欧麦尔之女。其丈夫死后穆氏娶之为妻，时约在圣迁后第三年。她像阿依莎性格倔强，有时对先知也敢怒敢言；两人也都曾因此被先知管教疏离〔近乎离异〕整个月后才恢复关系。哈福赛也因此被父亲欧麦尔训斥（古66:3-6）。[[7]]**

**（5）库载玛之女宰娜白（Zainab bint Khuzaima）**

**她在被丈夫杜法益（al-Tufail）休了后改嫁。第二任丈夫为伊斯兰战死于白德尔或吴候德战役，死后穆氏娶她为妻，但她八个月后也死了。穆民称她为“穷人之母”。**

**（6）莎拉麦姆（Ummu Salama）**

**她是带有个孩子的寡妇；约于圣迁后第四年穆氏娶之为妻。**

**（7）哈绿氏之女朱维绿雅（Zuwairiyya bint al-Harith）**

**圣迁后的约第五或第六年，朱维绿雅的丈夫在穆斯达利克（al-Mustaliq）战役被伊军所杀，穆罕默德从伊本‧伽易斯（Thabit ibn Qais）手中买赎她，在数天内就跟她完婚了〔一般寡妇的待婚期（iddah）为四个月十天，看来先知并未遵守〕。婚后穆氏释放数十个她被掳的族人表示善意。**

**（8）扎斯之女宰娜白（Zainab bint Jahsh）**

**宰娜白是穆罕默德的表妹。其丈夫死于公元622，过后穆氏安排把她嫁给自己的义子栽德（Zaid ibn Haritha）。他俩生活约一年就产生了矛盾。栽德到先知跟前申诉，被劝导挽留妻子。约于626年12月间，栽德还是把她休了，三个月后先知便娶之为妻。按古兰经，这桩婚事乃是出自阿拉的安排，为成全祂的旨意。她死于641时年约53岁。古兰经33:35-40记录了这段“天作良缘”。**

**古33:36-37节，“当真主及其使者判决一件事的时候，信道的男女对于他们的事，不宜有选择。谁违抗真主及其使者，谁已陷入显著的迷误了。37当时，你对那真主曾施以恩惠，你也曾施以恩惠的人说：‘你应当挽留你的妻子，你应当敬畏真主。’ 你把真主所欲昭示的，隐藏在你的心中，真主是更应当为你所畏惧的，你却畏惧众人。当宰德离绝她的时候，我以她为你的妻子，以免信士们为他们的义子所离绝的妻子而感觉烦难。真主的命令，是必须奉行的。**

**故事情节略述：某日先知穆氏到访栽德住家，后者不在乃由宰娜白应门接客。宰娜白居家穿着单薄；他俩在门口四目相触之际双双心灵有所“触电”。宰娜白邀请先知入室但他告辞，转身离开之时说道：“颂赞归阿拉改变人心的主！” 栽德回来时宰娜白把先知的话据实相告，栽德心中有数而决定把妻子休了，也向义父先知穆氏阐明心意。先知说“你应当挽留你的妻子”，但过后栽德还是把妻子休了。**

**按第十世纪史学家泰伯利（al-Tabari）所记：“使者在把宰娜白嫁给栽德后见到她，心里有很大的感触。接着他说，‘颂赞归阿拉，改变人心的主！’ 宰娜白把这话告诉栽德，而栽德心里已经对她有所疏离不再要她，让她可随己意改嫁。当她听见穆氏颂赞阿拉并把这话转告栽德，栽德晓得其中意思以致不再喜欢跟她相处，要把她让给阿拉使者。”[[8]]**

**栽德休妻后，穆氏宣告他领受了从阿拉而来带指责性的启示。阿拉指责他较早前要栽德挽留妻子是因惧怕人的舆论而言不由衷，因为他知道阿拉的意愿就是要栽德把妻子休了由先知把她娶过来，以破除阿拉伯人的一个陋习，即要是义子把妻子休了，家公不能娶她为妻，以致使一些穆斯林为这事感到烦难。原来阿拉的旨意乃是要先知把宰娜白娶过来为实物教材，以向阿拉伯人宣示义子不同于亲生子，今后若有义子把妻子休了，家公喜欢的话可把她娶过来为妻。上述36-37节经文显示了故事的核心涵义。**

**早年穆氏曾携带栽德在克尔白神殿宣示认领他为义子，并给他改名栽德‧伊本‧穆罕默德（Zaid ibn Muhammad）。在宰娜白事件先知领受了阿拉的启示后，又把栽德名字改回原来的栽德‧伊本‧哈里达（Zaid ibn Haritha），因阿拉说义子不同于亲生儿子。按阿拉伯人的伦理观义子乃等同于亲生儿子，家公若娶义子离异的妻子也算为乱伦。[[9]]**

**先知迎娶宰娜白过程中有段插曲，令人看了五味杂陈，引述如下：宰娜白的待婚期满后，先知差派栽德去找宰娜白提亲。栽德到来时宰娜白正在发面。栽德说：“我看到她后感到非常敬重她，以致于不能看着她，说安拉的使者在向她提亲。我转身背对着她，退缩到一边说：‘裁娜卜〔即宰娜白〕啊！给你一个好消息，安拉的使者派我来向你提亲。’” 宰娜白回应说她有需看阿拉怎么说；“她进了她通常礼拜的房间。于是《古兰》经文降示了。安拉的使者进来了，并没有请求许可，径直进入她的房中。” 好事就这样成了，留下层层令人遐想的空间！[[10]]**

**（9）胡耶仪之女莎菲雅（Safiyya bint Huyay）**

**莎菲雅是圣迁后第六年（628）穆罕默德在攻占犹太人海拜尔市镇时所掳获的犹太女俘。其父为犹太奈迪尔家族首领，在公元627的壕沟之役被穆氏所杀。其丈夫吉纳纳（Kinana）继为家族首领，在海拜尔战役也被穆氏所杀。**

**莎菲雅原是属另一战士迪亚（Dihya al-Kalbi）的女俘。穆氏看上其美色要迪亚把她转让给自己，当晚就要跟她性交，但她情绪太波动不行，然而几天后就被屈服了。[[11]] 看来对女俘穆氏管不了什么待婚期了 —— 按规矩，丈夫刚死的寡妇的待婚期是四个月又十日！穆氏没给莎菲雅什么聘礼，因“释放”了她就等于是聘礼。**

**（10）哈比巴姆（Ummu Habiba）**

**原名兰姆拉（Ramla）。麦加敌对伊斯兰的主脑兼古莱什部落伍麦耶家族的首领苏富扬（Sufian）之女。其丈夫乌白仪（Ubaid Allah）曾因信教迁移到埃索比亚避难且死在那里，生有一女。按穆罕默德要求，埃索比亚王尼古斯于628把她送回予穆氏为妻。其父苏富扬乃是在麦加沦陷时才接受伊斯兰；她的兄弟穆阿威亚（Muawiyya）即后起之伍麦耶王朝奠基者。**

**（11）哈绿氏族之女麦姆纳（Maimuna bint al-Harith）**

**原名芭拉（Barrah）。她是穆罕默德于629年到麦加作副朝后归途中在离麦加约10英里的沙尔夫（Sarf）所娶的最后一个妻子〔年约30来岁〕。据说这次婚事是麦姆纳主动要嫁给穆氏。穆氏约于三年后病逝。据说麦姆纳跟艾卜‧伯克尔和哈姆扎的一个妻子，以及库载玛之女宰娜白在母方皆有些姐妹关系。话说在先知妻室中她人缘最佳；是她或莎拉麦姆活得最为长命。**

**（12）犹太古莱扎氏族之女俘莱哈娜（Raihana bint Zaid of Qurayza）**

**按伊本‧易司哈格的陈述，穆罕默德要收莱哈娜为妻前，杀了她的丈夫等犹太古莱扎部落家人。莱哈娜被带到汶希尔姆（Umm al-Mundsir）家里，过几日穆氏杀完了战俘后进来要跟她结婚，但她选择作为穆氏的妾奴〔这里也没看到穆氏遵守待婚期〕；她仍保持其犹太教信仰。[[12]] 但有故事说过后莱哈娜接受了伊斯兰，也升级为圣妻。亦有话说她很会吃醋，以致有次遭穆氏休了后再接回。她先于先知穆氏离世。**

**（13）妾 — 埃及科普特女奴玛利亚（Maria the Copt）**

**马利亚是圣迁之后第七年埃及统治者穆高伽斯（al-Muqawqas）赠送给先知穆氏的两个〔或四个？〕女奴之一，穆氏收之为“妾奴”（jariya • slave-concubine）。她曾给穆氏生个儿子名伊卜拉欣（Ibrahim）。据说穆氏年老获子十分高兴，却惹来其他妻室嫉妒；可惜婴儿未满周岁即夭折。有些传言谓穆氏曾娶玛利亚为妻，或在她生子后成为“子嗣之母”（umm walad）而被升为妻室。但主流说法是玛利亚仍保留妾奴身份。[[13]]**

**巴基斯坦名学者毛杜迪（Maulana Maududi）在《探究古兰经》（Tafhimu Qur’an）说，先知接纳了埃及总督穆高伽斯赠送的科普特女奴玛利亚等人。“他〔穆氏〕释放并迎娶所提到的头三个，却把玛利亚当掌控下之女人与之性交。没凭据说他释放她且跟她结婚。”（The first three mentioned he freed and married, but with Mary he had intercourse on the basis of his having her in his power. It is not proven about her that he freed her and married her.）[[14]]**

**穆斯林学者布朗（Jonathan A.C. Brown）在其《奴隶与伊斯兰》（Slavery and Islam）的“附录四”专题剖析玛利亚的身份课题，包括大传统和古今的一些不同传言。他的结论是玛利亚由始至终仍保持“妾奴”〔surriyya，复数sarari；slave-concubine • milk al-yamin • 右手所拥者〕身份；古代传统都是以这些词汇描述玛利亚。所谓她成为先知妻室的传言通常乃为先知穆氏辩护但缺乏凭据。[[15]]**

**查考莎菲雅、莱哈娜和玛利亚在穆氏家室中的身份〔前两者为犹太妇女，第三者为埃及科普特基督宗教徒〕，会发觉其中诸多混淆传述：到底她们是妻，是女奴或妾 — 妾奴？另者，到底伊卜拉欣是否真的出自穆氏的种也令人质疑，因穆氏几个儿女似乎都是元配赫蒂彻带来的油瓶子女。他婚后似乎从未有过亲生儿女，何况接受玛利亚时他已年届六十。什叶派认为只有法蒂玛是穆氏与赫蒂彻亲生。**

**（14）穆氏娶了却未完婚的女人**

**按伊本‧易司哈格，娶了却未完婚的女人有：努曼之女阿斯玛（Asma’bint Numan）— 先知娶过来后发觉她长麻风，于是给予礼物后把她遣回。亚吉德之女安姆剌（’Amra bint Yazid）— 当她被带到先知面前时说了这样一句冒犯的话：“我求阿拉保护我免遭你害（I seek the protection of Allah against you）。” 于是先知生气把她遣回族人那里。[[16]]**

**韩顿‧达革尔（Hamdun Dagher）还提到其他个案。如库泰剌（Qutaila）— 先知娶了她，但在她启程从也门前来麦地那的半路上先知就死了，她乃折返老家。又如玛丽卡（Malika）— 先知娶了她，过后她因被阿依莎讽刺〔新娘父亲乃死在穆氏刀下〕而感后悔以致讲了冒犯先知的话，后果也是被休。另一女人剌伊拉（Laila）— 自己献身于先知也被接纳，但过后同样有悔意而准予离开等等。除了较正式的婚姻，按韩顿先知曾有六次提婚却没成事，另有九次娶了但因着各种因素而未得完婚。[[17]]**

**另有些女人把自己献身予先知穆氏。达庇特（Thabit al-Banani）传述：“当我跟艾纳斯在一块时，他的女儿也在场。艾纳斯说一妇女来到阿拉使者跟前把自己献身予他，他〔艾纳斯〕的女儿一直说羞耻、羞耻！艾纳斯说，“她比你优越，因她喜爱先知。” 女儿听了也把自己献身予先知。[[18]] 单从这则圣训，就可看到两个女人把自己献身予穆氏。**

**圣训显示穆氏的姨妈赫务拉（Khaula）也列在自愿献身者的名单中。按《阿赫默圣训传集》（Musnad Ahmad – 26768），哈金之女赫务拉（Khaula bint Hakim）乃是穆氏先母的姊妹，因此辈份上是穆氏姨妈。另按《布哈里圣训》，这赫务拉也自愿为先知献身。阿依莎为此喊羞，而据说古兰经33:50-51即为此降赐加以合法化。[[19]] 前后到底有几多女人如此这般自愿献身唯天晓得！**

**圣训也提述有个自愿献身妇女却被先知冷落，且把她转让旁人。该女人向先知表白心愿，先知再三打量了她却不作声。一在旁的门人看了说若先知不想要可让给他，先知问他有什么可给那女人。门人曰一无所有，除了裹身腰巾。先知进而问他晓得那些古兰经文，他回答说有这章那章。接着先知凭着门人对古兰经的那些知识把女人让给了他。[[20]] 穆氏也曾主动向扎温（Jaun）部落的某女人说：“把你自己献给我当礼物（give me yourself [in marriage] as a gift）”，但被那女人拒绝。[[21]]**

**基督教护教学者萨盛文（Sam Shamoun）在一篇辩道文章引述诺尔‧哈拉比（Nur al-Din al-Halabi）著的先知传记（Al-Sirah al-Halabiyah），[[22]] 其中提到阿拉在圣战与男女性事上给予穆氏的诸多特权。除了上述者，还包括若先知看中某个妇女，其丈夫有义务把妻子休了让给先知：“就如伊本‧亚拉比（Ibn Arabi）所说的，两座圣寺的奴仆〔指穆氏〕曾说过，众学者周知，栽德的故事也具此涵义。” 原则上在性事先知穆氏可任意而为；要放就放，要收就收。[[23]]**

**小结：有关阿拉在男女性事上给予先知的诸特权，宠妻阿依莎都看在眼里。特别当阿拉降示以下经文：古33:50-51，“先知啊！我确已准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信道的妇女，若将自身赠与先知，若先知愿意娶她，这是特许你的......51你可以任意地离绝她们中的任何人，也可以任意地挽留她们中的任何人。你所暂离的妻子，你想召回她，对于你是毫无罪过的......我对穆圣说：‘没想到你的主这么快就满足了你的愿望〔笔者注：至此阿依莎慧眼评论〕。’”[[24]] 的确阿拉似乎都甚快速满足穆氏在男女性事上的欲望！**

**但看来穆罕默德晓得多妻给元配/家庭带来的伤害，为此他与元配赫蒂彻始终保持一夫一妻；但元配死后却在男女性事上变成另一个人。然而或许初衷未死，因此当有人向他提议给女婿阿里添妻时他坚决反对，且在讲台宣告说：“希沙姆部落（Banu Hisham bin al-Mughira）要求我准予让他们把女儿嫁给艾卜‧塔立布之子阿里，但我拒绝了也不会允许，除非艾卜‧塔立布之子阿里把我女儿休了以娶他们的女儿。法蒂玛是我身体的部分，我厌恶她所厌恶的；凡伤害到她的，也伤害到我。”[[25]] 穆氏显然不晓得基本的做人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穆氏曾准许寻欢的暂婚/“穆特阿”（mut’a）**

**按圣训，伊本‧麦斯欧德说：“我们曾随穆圣出征，都不携带妻室。大家议论说：‘我们是否进行阉割？’ 结果，穆圣禁止了我们。后来，穆圣允许我们用衣服作聘礼和女人缔结临时婚姻......” 贾比尔和赛莱玛传述：“在一次出征中，穆圣的传令员出来对我们说：‘安拉的使者允许你们缔结临时婚姻。’”**

**据说过后暂婚被禁了。贾比尔传述：“穆圣时代，我们曾用微少的耶枣、面粉作为聘礼缔结临时婚姻，直到欧麦尔由于阿姆尔‧本‧侯莱斯案件而将其彻底禁止。” 赛布尔珠海尼传述：他曾伴随穆圣，穆圣说：“人们啊！我曾经允许你们缔结‘穆特阿’〔mut’a；指暂婚〕。但是，安拉确已将其列入非法，直到末日......” 穆氏当初所准许的“暂婚”为三个晚上，若有需要可延长。[[26]]**

**欧麦尔说：“阿拉的使者曾三次准许‘穆特阿’，过后禁止。我奉阿拉之命，若发觉有已婚者暂婚，将用石头打他，除非他能找四人证明阿拉的使者禁止后再加以恢复。” 暂婚是以双方讲定的条件换取讲定期限的临时婚约〔《布哈里圣训》说是三夜〕，过后各走各的。这可看为是一种“合乎教法”（halal）的买春/卖淫！**

**什叶派的第六大教长贾阿法（Ja’afar）坚持持续这措施并保留至今。为此一些伊朗/什叶派在西方留学的男人可坦然以此方式跟女性同居/苟合而不觉得罪疚。一般上逊尼派者不会采取这手段跟人苟合，但对穆斯林来说离婚/再婚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当双方都同意时；何况按教规男人若要的话可娶四个妻子。可悲的是，在当代的西方和所谓先进国家，离婚再婚已成为风气，导致道德沦丧而引发筐筐萝萝的社会问题。**

**在伊教女俘/女奴乃奴主的泄欲工具：圣训记载，有次伊本‧穆海利兹和艾布‧苏尔迈请教艾布‧赛义德（Abu Sa’id），他是否听过先知提及“尔兹里”〔al-’azl；指体外射精〕的事么？赛义德回答说：“听到过。我们曾随穆圣参加白尼‧穆索托利格（Bani Mustaliq）战役，俘虏了一些阿拉伯闺秀。我们单身很久，想跟他们交接，又怕怀孕后不能出售。于是我们打算交接时体外排精，以免受孕。这时，大家说，穆圣就在我们中间，不经请教我们能这样做吗？” 我们遂请教穆圣，穆圣说：“你们那样做也没关系。任何一个注定要有的生灵，必然是要有的。”[[27]]**

**贾比尔（Jabir）报告说有人询问先知，他跟有个为他们挑水的女奴性交，但又不要有孩子该怎么办？先知说喜欢的话他可实行“体外射精”（al-’azl）。按圣训，“侯奈因（Hunain）那天，穆圣派遣一支部队前往奥塔斯，途中遭遇敌军，将其歼灭，缴获了俘虏。由于那些女俘都有多神教徒丈夫，部分圣门弟子似乎不愿亲近。于是，阿拉降经昭示古4:24：“[他又严禁你们娶]有丈夫的妇女，但你们所管辖的妇女除外，[她们对你们是合法的，如果她们的守限期结束]。” 圣训显示伊教战士本不敢性侵已婚女俘，但穆氏领受天启经文说对女俘可行！[[28]]**

**在伊斯兰有所谓“守限期”也可称之为“待婚期”（iddah）的规则，即一个女人若在丈夫死了或被离异后要改嫁，必须来经三次后证实未曾怀孕〔所谓“清宫” 〕才行，以避免将来胎儿身份的混淆〔丈夫过世的寡妇则为期四个月又十日〕。但对这些战士，相关的规则似乎都不管用，女俘/女奴乃沦为穆斯林奴主的泄欲/贩卖工具。**

**（四）对妇女/妻子与婚姻或具负面影响的一些论述**

**（1）古兰经的下列经文看来对女人不利，也会对婚姻造成负面影响**

**如古兰经2:223，“你们的妻子〔原文nisa指妇女，非妻子zawas〕好比是你们的田地，你们可以随意耕种......” 按圣训，降示此经文的背景涉及夫妻交媾姿势。贾比尔传述：“犹太人常说，如果丈夫从妻子背后交接，生下孩子是斜眼。于是阿拉降下此经文昭示，意思说交媾姿势从前从后无所谓，丈夫可“随意耕种。”[[29]] 恐怕有丈夫咬定“随意”字眼而对妻子作出非分要求。**

**又古2:187，“......她们是你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衣服。” 衣服乃为护身；从正面看，夫妇乃为彼此的护身。但从负面看，无论是田地、衣服都为物品，经文是否把夫妇/男女关系物质化了！？恐怕另有居心者就把换妻子当换衣服般随便。按圣经的比喻，妻子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创世记2:23-24）；又说丈夫是头，妻子是丈夫的身体，头与身子成为一体是何其完美的比喻（以弗所5:22-33）！**

**（2）责打不顺服的妻子**

**按古兰经4:34节，“......贤淑的女子是服从的，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你们怕她们执拗的妇女，你们可以劝戒她们，可以和她们同床异被，可以“打”（Pickthall: “scourge”; Y. Ali, Ali Quli-Qarai, G.S. Reynolds: “beat”; Droge: “strike”）她们。经文乃是说“打”，并没说明是“轻打”或“重击”，其他都是主观讲法。**

**古兰经38:44节还引述约伯的故事说，“你〔约伯〕当亲手拿一把草，用它去打击[太太]一下〔其实原文没说“一下”，只说打她。释经学者如Qatada、al-Tabari、Tafsir al-Qurtubi等乃是说打100下！原文也没有明说是拿一把“草”，它也可以是一把“树枝”（twigs）或“木枝”（sticks）〕。你不要违背誓约......” [[30]] 但圣经的约伯记并没有这打约伯嫂的情节。按艾布‧达乌德和伊本‧玛扎的圣训集，男人不能被质问为何打妻子。现代学者都尽量把经文淡化，谓打妻子乃当保留为最后措施。**

**（3）伊斯兰规定在不违背阿拉情况下妻子当绝对顺从丈夫**

**大学者安萨里（al-Ghazali，卒1111）引用沙斐仪（Shafi’i）的话说，婚姻是个捆锁，妻子是奴隶，只要不违背阿拉，妻子当绝对顺从丈夫。安萨里说妻子若未得丈夫准许擅自出门，天使会咒她直到她回家或悔改。有个丈夫远行前约定妻子不能下楼。她爸爸在楼下死了她也不敢擅自下楼。安萨里还引用伊本‧阿拔斯（Ibn Abbas）的话谓穆氏曾告诉一妇女，若丈夫要她在骆驼背上交媾也当遵从之。先知也说，“丈夫叫妻子上床，如不答应，丈夫为此生气而躺下，那么天仙〔天使〕会把那个人女人诅咒到天亮。”[[31]]**

**（4）女人不单在地上必须顺从服侍男人，将来在乐园也是**

**先知穆氏说对于首批进天园者，“他们每人有两个妻子，其美貌动人可以从肌体外看清小腿的骨髓。她们之间无纷争，仇怨之类的事情。她们的心如一人的心，她们成天颂赞真主。” [[32]] 按其他圣训，敬虔的穆斯林尤其是殉教士将拥有72个〔或更多〕“天妻”服侍。**

**这些“天妻”除了“成天颂赞真主”，同时也会激情地满足“天夫”的性欲，犹如古56: 35-37所述涵义：“35我使她们重新生长，36我使她们常为处女，37依恋丈夫……” 伊本‧凯西尔注释本段经文时引述先知的话说，乐园的男人躺“在舒适松软的高床上”，阿拉赐他们新造的童贞女，是幸福的“侧卧于床上的这些美女”。届时乐园男士“一个人能在一天之内和一百个处女交接”。而那些处女是如何依恋丈夫呢？按伊本‧阿拔斯的传述，她们看着自己的丈夫，就如“发情的母骆驼”！她们每一次性交后都重新生长恢复处女身。” 这明显是展现天上终极享受的性服务啊！[[33]]**

**（5）女人的权益**

**按古兰经4:11、176，分遗产时“一个男子得两个女子的分子”。又按古2:282，“你们当从你们的男人中邀请两个人作证；如果没有两个男人，那末，从你们所认可的证人中请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作证。” 意思说两个女人的证词只抵得一个男人的证词。**

**（6）妇女在服饰与社交层面也受到诸多约束**

**如非家人只能凭“垂帘”（hijab）跟她们沟通（古33:53）。按经文脉络条规虽是针对先知“圣府”，但因一般穆斯林都以穆氏妻子为模范“教姆”，故都寻求以“圣府”的家规为榜样。〔其实在使用hijab这字眼的八处古兰经文 — 7:46；17:45；19:17；38:32；41:5；42:51；33:53；83:15，没有一处关乎服饰，一般乃指屏障/帷幕/阻隔物，也只有51:33和19:17跟女人相关。〕**

**古兰经33:59节也规定，穆民妇女当以“她们的外衣〔复数jalabib，单数jilbab〕蒙着自己的身体”以免恶人侵犯。古24:31节有更全面指示：“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awrat），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等家里的人。相关条规故然有些正面作用，但在男权与严谨律法主义的氛围下，千多年来显然给妇女的社会生活带来诸多约束。**

**古兰经24:31节提到的“下体”（awrat）指人体的“羞耻/赤裸”部位。按一般教法学家，对男人来说“下体”指从肚脐到膝盖；女人则指全身 —— 脸部和手掌除外，唯哈尼法学派（Hanifa）认为足部也豁免。因此一般穆民妇女拜祷时几乎都包裹全身。除了拜祷穿的服饰比较一致，女人在生活其他层面的服饰又如何呢？例如在商铺、工厂、学校甚至是运动场，是否有需也像拜祷时紧紧包裹？难道手臂、脚部与整个脸部也算为是“羞体”？**

**古今中外不同地区/学派的学者对此课题乃意见纷纭，处理方式也不尽同。有的极其保守，如沙特等一些阿拉伯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的部分女人，出门乃穿上全裹装（niqab/burqa），看似活动黑布袋，因认为女人的美丽脸孔也是可诱惑男人的羞体！大部分则相对宽松，如在土耳其、北非、中亚和东南亚一带，可能只披上一条头巾。一般保守派穆斯林看穿着较为宽松的妇女为导至社会淫乱败坏的祸首而加以口诛笔伐。**

**（7）按伊斯兰传统，丈夫可凭口头宣布“我休弃你”（talaq）休妻**

**口头两次休妻后若后悔可挽回。但若对妻子“talaq”三休后就不能再收回妻子，除非她先嫁给另一男人且有了性关系，过后又被对方休了。[[34]]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可一次过宣告“三休”（talaq × 3）即抛掉妻子，但现代比较多学者加以反对。**

**其实按圣训记录，“一次过三休”由来已久。伊本‧阿拔斯传述：“在穆圣、艾卜‧伯克尔以及欧麦尔就任的前两年，三休定为一次。后来欧麦尔说：‘礼仪知识需要从容慎重，可是人们对此都很性急，希望我们同意他们的决定。’ 于是，欧麦尔认同了三休。” 意思说本来“一次过三休”仍算为一休，但因一些穆民“性急”，急不及待要甩掉妻子，当年大教长欧麦尔乃循众要求认同一次过可算为“已过”三休而合法离弃妻子。[[35]]**

**无论如何，在伊斯兰原则上丈夫相对容易休妻（talaq），而妻子只可在很特殊的情况如被抛弃或因丈夫阳痿、虐待、改教等因素下才得以向法庭申请婚约“废弃”（fasakh • annulment）。原则上男人也可使用“fasakh”，但无此必要。若因其他因素妻子要离异而丈夫不肯，双方可协议让妻子把当初的聘金和/或其他赠礼退回给丈夫，而要求他把妻子休了（khulu）。从不同角度看，伊斯兰的婚姻离异法都对妻子不利。**

**（8）至今穆斯林社会仍面对童婚困扰**

**按古代习俗，童婚相当普遍，阿拉伯也不例外。然而伊斯兰更麻烦的是先知穆氏的先例：他曾娶了个六七岁童女，九岁时完婚。按阿伊莎传述：“一天，我正和友伴们玩千秋，母亲乌姆‧罗曼向我走来......我不知道她找我有什么事。母亲牵着我的手......她让我走进屋，突然我发现有几位辅士妇女，她们齐声说：“恭贺你幸福吉祥......” 母亲把我交给他们，他们给我梳洗头发、着衣打扮。近午时分，穆圣突然驾临，母亲将我交给了穆圣。” 看来阿依莎自己都不知当日要作新娘！**

**过后阿依莎曾问穆氏：“姑娘出嫁时，家人是否要与本人商议？” 穆圣回答：“是要与本人回答的。” 我又问穆圣：“那么，姑娘羞口不说怎么办？” 穆圣回答：“不说话意味着同意。” 按伊本‧阿拔斯先知曾说，“孀妇对其自身比监护人更有权利；姑娘在其终身大事上必须与之商议，其沉默即为允诺。”**

**问题是：手里尚抱着玩偶的童女哪知什么是婚姻？如何承诺？如何抗拒？看来阿依莎对自己的婚事乃浑然无知！但因穆民把穆罕默德当全人类的最高榜样，谁敢/谁能说童婚错误而加以改革？另一困扰是 —— 按古兰经65:4节，尚未来月经的姑娘之“待婚期”和断经妇女者同样是三个月，似乎说未至经期小女孩也可嫁人。这是穆斯林自取的社会包袱；还好在现代文明影响下有些穆斯林群体在这方面作出了些改革。[[36]]**

**（9）显然贬低女人的一些圣训传述**

**按布哈里和穆斯林等的圣训，先知穆氏说在火狱里女人居多！被问及为什么，答道：“她们忘恩负义......忘恩负义于丈夫，不知道丈夫的好处。你对她们虽一生行好，倘若她感到稍不如意，便会说你毫无情义。”[[37]] 布哈里也记录穆氏说地狱里女人居多是因为女人在智力和敬虔都上都不如男人：“女人缺乏智力，因此两个女人的证词才抵得一个男人；女人缺乏敬虔，因此在来经期间她们不得拜祷或斋戒。”[[38]]**

**穆氏说男人拜祷时若前面有女人、驴或狗经过，那拜祷乃坏拜，有需重作。这引发阿依莎抗议他把女人与牲畜并论。[[39]] 穆氏也问：“凶兆在何处？若有，乃在房屋、女人和马。”[[40]]又说，“在我之后，留给男人的考验没有比女人更严峻的。”[[41]] 再者穆氏要人体贴妇女，“因为她们造于弯曲的肋骨，最上面的肋骨最弯。倘若你想矫正它则必弄断它，倘若让它保持原样则它仍是弯曲的。”[[42]] 看来先知对女人的“忘恩”、“缺智”、“恶兆”、“考验”、“弯曲”乃深感无奈！**

**（五）穆罕默德与妻室间的家庭张力**

**先知穆氏与妻室之间关系绝非一般所宣传的那么和睦。阿依莎常自夸在妻室中唯有她是处女且最受宠。既便如此，在她身上也曾引发“外遇”流言蜚语导致夫妻间的张力，结果乃由阿拉出面辟谣化解。[[43]] 阿依莎因嫉妒莎菲雅美色而常找她麻烦；自己则曾因疑心窥探穆氏行踪而挨打。宰娜白乃常夸耀是由阿拉亲自配婚。莎乌达因年岁较大而自甘遭受委屈冷落。妻室之间常会争风吃醋，也曾因钱吵闹。**

**（1）穆氏偏爱阿依莎引发妻室间的张力**

**按《布哈里圣训》，阿依莎曾说先知穆氏的妻室分为两帮，一边有阿依莎、哈福赛、莎菲雅和莎乌达，而另一边是莎拉麦姆〔她可算为是妻室间的大家姐吧〕和其他。穆民知道阿依莎是宠妻，因此若有礼物要送给先知，总是等到先知来到阿依莎房间时。另一帮则安排莎拉麦姆要求先知指示穆民，无论他在那个妻子房间，都可送礼物进来。莎拉麦姆一再向先知提述此事，但先知一再保持沉默。**

**最后他开口说：“不要为阿依莎伤到我，因只有当我在阿依莎床上天启才临到。” 莎拉麦姆为此向先知悔罪。过后莎拉麦姆那一帮求助于穆氏之女儿法蒂玛（Fatima），派她去见先知说，“你的妻室们要求你公平对待她们如对待艾卜‧伯克尔之女。” 法蒂玛把这话传递了，先知对她说，“我的女儿啊，你不爱我所爱的吗？” 她正面地回应了，并把经过情况告诉妇女们。她们要求她再次去游说，但她拒绝了。**

**接着她们差遣扎斯之女宰娜白去交涉，她用严厉口吻对先知说，“你的妻室们要你公平对待她们，像对待艾卜‧伯克尔的女儿阿依莎。” 她也当面羞辱阿依莎，处此尴尬局面先知要看阿依莎如何回应。阿依莎果然驳斥宰娜白直到后者静下。先知看着阿依莎说，“不愧是艾卜‧伯克尔的女儿！”[[44]]**

**（2）穆氏妻室之间的争风吃醋给先知带来的揪心纠缠**

**古兰经66:1-5节，“1先知啊！真主准许你享受的，你为什么加以禁戒，以便向你的妻子们讨好呢？......2真主确已为你们规定赎誓制......3当时，先知把一句话秘密地告诉他的一个妻子，她即转告了别人，而真主使先知知道他的秘密已被泄漏的时候，他使她认识一部分，而隐匿一部分。当他既以泄漏告诉她的时候，她说：“谁报告你这件事的？” 他说：“是全知的、彻知的主告诉我的。”**

**“4如果你们俩向真主悔罪，[那末，你们俩的悔罪是应当的]，因为你们俩的心确已偏向了。如果你们俩一致对付他，那末，真主确是他的保佑者，吉卜利勒和行善的信士，也是他的保护者。此外，众天神是他的扶助者。5如果他休了你们，他的主或许将以胜过你们的妻子补偿他，她们是顺主的，是信道的，是服从的，是悔罪的，是拜主的，是持斋的，是再醮的和初婚的。”**

**降经背景：上段引录经文第一节提到的“禁戒”与“向你的妻子们讨好”到底是何所指？穆斯林学者提述两种不同处境：**

**a. 哈福赛寝室的违规性趣：某日轮到先知到访哈福赛寝室，恰巧哈福赛有事出门。先知借机在哈福赛寝室与埃及妾婢玛利亚亲密。哈福赛知道了向先知生气。穆氏为讨好她起誓此后将禁戒与玛利亚亲近，并承诺日后将会给他父亲欧麦尔和艾卜‧伯克尔作大教长，然而要哈福赛把事件保密。但哈福赛却向阿依莎泄密，阿依莎又转告其他妻室，导致妻室间的一些纠结不满，且对先知产生杯葛心理，让先知深感愤慨。**

**先知穆氏针对泄密事件质问哈福赛和阿依莎，阿拉也为先知出面，指责她们的心偏斜了应当悔改，否则先知可把她们都休了，阿拉会给他更美善的妻子。阿拉也指正穆氏不应该为讨好妻子而发誓不再亲近玛利亚，因为那是阿拉准许他享受的。为此有整个月的时间穆氏疏离众妻室，且让妻室自作决定是否离异。然而过后以哈福赛和阿依莎为主导的众妻室后悔惹事，穆氏也与妻室们重归和好。[[45]]**

**b. 宰娜白屋里的蜂蜜口欲：根据伊本‧凯西尔所引述《布哈里圣训》和《穆斯林圣训》的相关故事，某日先知穆氏在宰娜白住处吃了蜂蜜，因逗留的时间稍长而引发阿依莎的妒忌，于是连同哈福赛和莎乌达谋算要给先知点颜色看。她们向先知表达不满吃了蜂蜜所带来的异味。先知曾要求阿伊莎把事件保密，并发誓以后不再吃蜂蜜，但后者还是把事件传开，给穆氏带来些麻烦。事态发展激怒了穆氏，并奉阿拉的名给她们威胁云云。[[46]]关于上述66:1-5降经的背景因素，显然无论孰是孰非，双双都反映了“圣府”妻室与先知间的揪心纠结，绝非一般穆斯林所宣传的和谐楷模。**

**（3）穆氏有至少一次击打宠妻阿依莎，因她三更半夜窥探他的行踪**

**按圣训记载，圣妻阿依莎传述：一次穆氏在我这里过夜......刚刚休息了以为我睡着的功夫......轻轻的将门启开，出去后又轻轻将门关上。于是，我穿上衬衫......跟在穆圣后面，一直来到白吉尔〔Baqi，即墓地〕。穆圣站着伫立了很长时间，三次举起双手。之后，穆圣返回，我也随之返回。穆圣快走我快走，穆圣疾行我疾行......我领先穆圣进屋，就侧身睡下。穆圣进屋后说：“怎么了？阿依莎，气喘吁吁的......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便告诉了他。**

**穆圣说：“那你就是我看见的前面的那个黑影？” 我说：“是的。” 穆圣在我胸部拍打了一下，真的拍疼了我，接着说：“难道你认为安拉及其使者会亏待你？” 我说：“无论人们怎样隐瞒，安拉都会知道。是这样的。” 穆圣说：“因为吉卜利勒天使降临了我......天使说：“你的主命令你到白吉尔，为那里的亡人们祈求饶恕。” 从先知苛责的话“难道你认为安拉及其使者会亏待你？”，显露阿依莎仍担心先知会在她背后搞鬼，为此三更半夜也跟他背后窥探，结果胸部被先知打疼了！[[47]]**

**（4）阿依莎和哈福赛等因钱引发夫妻间张力**

**先知向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申述，阿依莎和哈福赛埋怨钱不够用向先知要钱，使先知十分懊恼。接着阿拉降示以下经文以化解纠纷：古兰经33:28-29，“先知啊！你对你的众妻说：‘如果你们欲得今世的生活与其装饰，那末，你们来吧！我将以离仪馈赠你们，我任你们依礼而离去。29如果你们欲得真主及其使者的喜悦，与后世的安宅，那末真主确已为你们中的行善者，预备了重大的报酬。’”**

**上述经文犹如阿拉/先知给妻室们的最后通牒：你们为世俗装饰与财物争吵么？若真的要拿去吧，人也走吧！阿依莎和哈福赛也因引发此事端而被各别父亲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抓着头发训责一番，结果她们也就静了下来！[[48]] 在“圣府”穆罕默德不单有需处理自家妻室间的纠葛，还须关注男女仆婢之间的敏感“性”问题。按阿依莎，先知曾说：“穆罕默德的教徒啊！再没有像真主戒备自己男女仆人之间的奸淫了。穆罕默德的教徒啊！倘若你们知道我所知道的，则你们一定笑得少哭得多。”[[49]]**

**（六）穆罕默德嗜爱女人和他超强的性能力**

**（1）穆罕默德是唯一炫耀个人性能力与性行为的先知。按普林斯（Christian Prince）引用伊本‧萨德的《大编年史》中记载先知的话说：“我是属于那些在性交上差劲的人，阿拉给我送来一只盛有熟肉的壶，我吃了它后发觉有气力可随时按己意做那事。”（The Prophet of Allah used to say that I was among those who have little strength for intercourse. Then Allah sent me a pot with cooked meat. After I ate from it, I found strength anytime I wanted to do the work.）这先知在性事上真是特殊得不得了！[[50]]**

**按伊本‧萨德所引述门生和宠妻的传言，穆罕默德曾说：“这世上令我喜爱的两件事不外是女人与香水......” 阿依莎也说先知爱今世的三样事，即香水、女人、食物......”[[51]] 又按伊本‧萨德等所记，先知穆氏说在吃了天使吉卜利勒给他带来的壶中物后，就领受了四十个男人的性能力（kafit）。[****[52]]**

**按艾纳斯（Anas），先知穆氏习惯于在一个晚上跟他所有九个妻子进行性关系；[****[53]] 他传言，“先知曾一次过在白天和夜晚进到他那十一个妻子那里。” 他也听说先知被赐予三十个男人的性力量。” 伊本‧凯西尔阐释古56:35-37节时谓，穆氏曾说天园的男士有能力于一日内与一百个处女性交。《提尔密济圣训》也有这样记载。[****[54]]**

**贾比尔（Jabir）传述：“穆圣见一妇女后，回到圣妻宰娜白（Zaynab）身边，她正鞣皮。与之亲昵后，出来见门弟子们，说：“......如果谁看重某一女人，就让她回到妻子身边，这样转变他的念头。”[****[55]] 按该圣训，穆氏某次见一有“魔鬼”身材的女人着了迷，随即回到家跟正在做皮工的妻子亲昵解欲；出来时见到门生乃以上述话语指点他们。故事显示穆氏在白天工作时间也可干“那回事”。**

**（2）穆罕默德与阿依莎等妻室的“抚腿”性趣（mufaakhathah • fondling/thighing）：所谓“抚腿”，是指男人〔这里特指先知穆氏〕拿件服饰（izar）盖在女人下身〔这里特指阿依莎/穆氏妻室〕，再把阴茎植入女方双腿之间抚弄至泄精取悦。按教规，月经期间男女不得交合故乃借此自慰（古2:222）。按一则教谕问答“关乎穆圣妻室的教令”（Fatwa on Wives of the Prophet），有人询问有关“mufaakhathah”的涵义，回应说按《伊本‧玛扎圣训》（Ibn Majah）传述，当先知在某妻室来经期间要与之交合，他乃用布饰遮盖避免接触到其阴道〔或肛门〕。[****[56]]**

**阿依莎说，“......经期期间他指示我穿上下身服饰（izar）后加以抚弄/抚腿......”〔在英语翻译穆斯林通常不用“thighing”字眼而用“fondling/playing”。〕[****[57]] 按贾比尔的传述，当他结婚时穆罕默德问及其结婚对象，他回答说是个婆娘，穆氏说“为何不来个处女，可加以抚弄/抚腿？” 贾比尔又说，先知也说：“为何不娶个年轻的，让你玩她她也玩你。”[****[58]]**

**或许是玩得太多，外人也曾看到先知穆氏服饰上沾染之精液而加以询问。素莱曼（Sulaiman bin Yasar）传述：我询问阿依莎有关被精液污染的服饰。她回应说：“我把阿拉使者服饰上的洗掉，服饰上的水迹尚显然可见他就前往拜祷。”[****[59]] 怎么先知的服饰会沾染精液，甚至清洗后仍被外人觉察，极大可能性是来自“抚腿/抚弄”。看来当阿依莎六岁被娶入穆门时，穆氏就与她玩这性游戏。一般说法是只有待阿依莎九岁成年时穆氏才跟她性交“完婚”。[****[60]]**

**（3）除了上述故事，圣训中还含有许多关乎先知穆氏的荒谬传言。例如按名解经家伊本‧凯西尔，穆氏曾说：“阿拉在乐园里让我跟暗兰的女儿马利亚〔指耶稣的母亲〕、法老的妻子，以及摩西的姐姐结婚。”（The Messenger of God...said, “God married me in paradise to Mary the daughter of ‘Imran and to the wife of Pharaoh and the sister of Moses.” – Tabarani）[****[61]]**

**（4）另一荒谬故事：按《布哈里圣训》，当众妻室针对先知对阿依莎的偏爱表示抗议、要先知公平与众妻室共处而非时常与阿依莎厮守一块时，先知说：“不要为了阿依莎而伤到我。阿拉的天启不临到我，唯有当我穿上阿依莎的服装〔衣服〕。”（Do not injure me regarding Aisha. The revelation does not come to me when I am in the GARMENT of any woman except Aisha.）[****[62]] 穆氏的这“告白”显然极其荒谬，怎么阿拉的话是当他陪着宠妻阿依莎且穿着她服装时才赐下的？！其实按申命记22:5节，男人穿戴女人服装〔或反过来〕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这种举动实在是荒谬极了，为此伊斯兰学者贾拉（Jalal Abu al-Rub）长篇大论辩称圣训中的服装/衣服（thaub）不单指女人服装，也可指男人服装，亦可指被单/布盖。基督教辩道家盛萨文指出关键凭据是上述圣训明明说穆氏乃穿上其宠妻阿依莎的服装/衣服，而贾拉所引用的古兰经文和圣训中的“thaub”都是指衣服！盛萨文针对贾拉的诡辩加以彻底驳斥。[****[63]]**

**更为荒谬的是，先知穆氏曾被发觉脱下他的衬衫，盖在墓穴中一具女人的尸体之上，然后躺在其上！当问起为何这么样作时，他回答说：“我给她穿上我的衣服，以便她能穿上天堂的长袍。我和她在坟墓里发生关系〔英译I lay with her（ataja’ ma’ha）in the grave〕，以便坟墓的压力能从她的身上减轻。” 意思说这是为了减轻那女人在墓穴审判时所将遭遇的苦楚！！按伊斯兰教规，与妻子的尸体性交乃是合法。这恐怕乃是一种病态的“嗜尸癖”。这叙述的确实性可参相关注脚。[****[64]]**

**（七）伊斯兰到底是提升或压制了女人的权益**

**按本‧阿拔斯（Abdullah bin Abbas），当迁士们初到麦地那时，发觉当地妇女比古莱什妇女有更大的女权，以至敢于跟丈夫顶嘴。在麦地那，欧麦尔的妻子就曾给他顶嘴而让他深感不满，认为此风不可长！然而就算是在麦加，穆氏的元配赫蒂彻本身就是个受尊重的女商人。阿拉伯古代也曾有女王统治。因此到底伊斯兰是提升或压制了女权是个值得更客观、现实和深入探讨的课题。[****[65]]**

**两大近代名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Muhd Abduh，1905-1949）和阿卡德（Abbas Mahmud al-Aqqad，1889-1964）都十分看低女人 — 无论在理智或能力层面。传统上，伊斯兰学者对女人都抱此心态。然而随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女权等观念的普及化，当代穆斯林女性一般上已获得更大权益，特别在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地区。伊斯兰发源地沙特阿拉伯迟至2018才准许女性开车！诸多对女人的约束美其名是“保护”，实际上是轻视与控制。**

**（八）补充：当代穆斯林的婚姻新潮流[****[66]]**

**（1）暂婚法（zawaj muta’a）**

**什叶派认为暂婚合法。前伊朗沙皇（Pahlavi Shah Reza）曾加以禁止，但过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给予恢复，在其所谓圣城如库姆（Qom）和玛萨德（Mashhad）相对普遍。男人只要对属意的女人提议：“我个人和你进行暂婚三几天/或三几个月，给你聘金100/或1,000美元，你同意么？” 若对方说“同意”，事就这样成了！逊尼派认为这等同于卖淫！据说一些在外国念书的伊朗/什叶派大学生就搞这个。**

**（2）预订离婚契约**

**即新人在结婚（nikah）仪式中预订离婚契约，如：若“我某某人在婚后连续四个月离弃妻子，或没供给妻子生活费用，或没得到妻子赞同而另娶......这段婚姻即告离异。” 其宗旨本是为卫护妻子，但丈夫也可加以滥用，如订下“若妻子未得准许擅自回娘家，或跟不熟悉的男人闲聊，这段婚姻即告离异”之条规；其利弊问题穆斯林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据说在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已有类似习俗。**

**（3）逊尼派教徒的婚姻新潮流有三种：“Urfi”、“Mesyar”和“Friend”结婚法**

**a. 无注册婚法（Zawaj Urfi）：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埃及以及海湾一些国家开始流行，特别牵涉一些大学生和艺人。它按伊斯兰仪式结婚，但不向政府正式注册；原因可能为避免经济、法律等相关承担。有的有了孩子后才进行正式注册。按哈乃斐（Hanafi）教法学派，在某些情况下女人可不需代理人（wali）和证人而自行配婚。**

**b. 无承担婚法（Zawaj Mesyar）：此形态的婚姻也遵循传统仪式，但男女婚后各做各的，女对男方没所要求，主要为寻求性欲满足。涉此婚法者先是住埃及和阿拉伯海湾国家的一些较高龄妇女，但已逐渐扩大至大学生和旅居海外者。名学者尤素夫‧卡拉达维认为此举OK，但也有宗教司不表赞同。**

**c. 交友婚法（Zawaj Friend）：这是也门教长镇达尼（Abdul Majid al-Jendani）所裁定的，特别给到西方求学的男生一个婚姻名堂，得以与“女友”（“Girl Friend”）性交而不犯教规管道。结婚仪式也按照传统，但同样没正式向政府注册。婚后男女可“合法”做爱，无论在宿舍、旅馆或住家。过后可按需要注册或劳燕分飞。**

**上述诸婚姻法可说都是权宜之策，假借宗教名堂以遂私欲，同时寻求闪避民事等法律所定的婚姻责任，在宗教外衣下做各种恶事。今日西方世俗社会的男女性关系十分随便，对婚姻的委身也日益松弛，衍生各种伦理道德与家庭社会的问题；伊斯兰世界在宗教外衣下若非更烂也好不到哪里！只需较为全面、客观和深入的比较剖析，将发觉穆民的离婚率实乃高于其他群体。在上帝检视下东西方都亏欠不义，若不悔改后果必然是更大的灾难。**

**举例：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乃高度伊斯兰教化，其离婚率与非穆斯林者比较如下。公元2014：非穆斯林9,029对/穆斯林59,712对〔多6.6倍〕；2015：非穆斯林9,326对/穆斯林63,463对〔多6.8倍〕；2016〔至九月份〕：非穆斯林4,939对/穆斯林48,077对〔多9.7倍〕。穆斯林约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2/3。[****[67]] 按比例看，马来西亚穆斯林的离婚率远远超过非穆斯林。**

**（九）基‧伊有关结婚/离婚条规的比较**

**犹‧基宗教有关婚姻/离异的经文可参[旧约]创世记2:18-25、利未记18:1-20和20:11-21、申命记24:1等经文。申命记21:10-14乃提示处理女战俘之准则，玛拉基书2:13-16节显示上帝憎恶休妻。[新约]马太福音19:3-9称唯有奸淫罪使婚约失效，以弗所5:22-33强调婚姻的神圣本质与夫妻之间一体性的互动等。[****[68]]**

**后话 — 若问：伊斯兰的阿拉与犹‧基宗教的上帝是否同一位神？穆罕默德是否属于新旧约圣经同一源流与传统的先知？可客观地说：别的不说，单凭伊斯兰的阿拉所给予穆罕默德在婚姻与性事上超常的安排与特权〔例如古33:36-40、50-52等经文所显示的〕，伊斯兰的阿拉与犹‧基宗教的上帝绝不会是同一位神；这阿拉所特别拣选与恩宠的穆氏也绝非属于新旧约圣经同一源流与传统的圣先知。尊重起见最多只能称他为伊斯兰宗教的先知。**

[[1]]      Gabriel Said Reynolds, The Qur’an and the Bible: Text and Commentary – Qur’an Translation by Ali Quli Qurai (New Haven: Yale UP, 2018), p. 90。

[[2]]      Albert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1955 (Karachi: Oxford UP, 2015), pp. 792-794。

[[3]]     参 “How Many Wives Did the Prophet Muhammad Have?”, answeringmuslim.com, 2021-07-24; 原文贴于[https://www.quora.com/How-many-wives-did-the-Prophet-Muhammad-have/answers/292930952。有列出人名/](http://www.quora.com/answers/292930952%E3%80%82%E6%9C%89%E5%88%97%E5%87%BA%E4%BA%BA%E5%90%8D/)描述供参考。

[[4]]      Muhammad ibn Sa’d, Tabaqat al-Kubra, vol. 1, pp. 88-89, 132。参 Christian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in Depth (2015), pp. 21-23。

[[5]]      参 sahih-bukhari.com, 7/62/134; 另参Sahih al-Bukhari, compiled by Muhd. Mohee Uddin (2020), 66/1678, p. 475。

[[6]]      参 穆斯林‧本‧哈查吉辑录, 《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 穆萨‧余崇仁译 (北京: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9), 18/10, 页346; 另参 Sahih.al-Bukhari, compil. Mohee, 65/1628, 65/1645。

[[7]]      参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6/1674, pp. 471-474。

[[8]]      Hamdun Dagh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Islam (Villach, Austria: Light of Life, 1995), pp. 169-182, notes 11/22。另参 Mumin Salih, “Muhammad and His Wives: A Look into the Harem of the Holy Prophet”, islam-watch.org, 2012-09-28。

[[9]]      参 al-Tabari的Annals 2和Commentary 22; Tabaqat 8。另参 Gordon Nickel, The Quran with Christian Commentary: Quran translation by A.J. Drog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Academic, 2020), pp. 425-426; Martin Lings, 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Earliest Sources (New York: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1983), pp. 212-214。关于翁媳关系, 参阅旧约圣经利未记18:15和20:12。

[[10]]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 孔德军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页1045。

[[11]]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5/1629-1630, pp. 460-461。

[[12]]      Martin Lings, Muhammad, p. 233。

[[13]]      参 “Maria al-Qibtiyya”, Wikipedia.org, 2020-07-03; [Sam Shamou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hamoun/contact.htm), “More Discussion on Mary the Copt, Muhammad’s Concubine”, <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Responses/Osama/umar_mary5.htm>。

[[14]]      载于Maulana Maududi, Tafhimu Qur’an, vol. 4, Q. 33:50; Note 88, pp. 113-114。参 Gerhard Nehls, and Walter Eric, Practical-Tactical Approach: A Teachers’ Text Book (Nairobi: Life Challenge Africa, Revised 2005; ACTS Book, edition 2009), pp. 25-26。

[[15]]      Jonathan A.C. Brown, Slavery and Islam (London: Oneworld Academic, 2019), pp. 294-298。

[[16]]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pp. 792-794。

[[17]]      Hamdun Dagh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pp. 160-167。作者前后共用了五章篇幅 (pp. 129-194) 来简介先知所有妻妾等女人, 包括娶而未完婚者。

[[18]]      sahih-bukhari.com, 7/62/53。

[[19]]     参 [sahih-bukhari](http://sahih-bukhari/).com, 7/62/48; 另参 Andrew M. Greenwell, “Muhammad and the Natural Law: Sex with Aunt Khaula”, lexchristianorum.blogspot.com, 2011-05-22。

[[20]]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5/1631, p. 461。

[[21]]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7/1696, p. 479。

[[22]]     Nur al-Din al-Halabi, Al-Sirah al-Halabiyah, vol. 3, p. 419。

[[23]]      Sam Shamoun, “Reexamining Muhammad’s Cross-Dressing: [Rebuttals to Jalal Abu alru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abualrub.html)”, answer ingislam.org。

[[24]]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9/14, 页361。

[[25]]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6/1689, p. 478。

[[26]]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8/3, 页341-342。另参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5/1624, p. 459; 65/1642, p. 464。

[[27]]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8/22, 页354-355。

[[28]]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9/9, 页359。

[[29]]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8/19, 页353-354。

[[30]]     参 [IslamAwakened.com](http://www.islamawakened.com/)中不同版本古兰对本节经文的注释。

[[31]]      《布哈里圣训实录》, 宝文安等译, 页127。

[[32]]      《布哈里圣训实录》, 宝文安等译, 页128。

[[33]]      伊本‧凯西尔, 《古兰经注》, 页1314-1315。

[[34]]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8/17, 页352-353。

[[35]]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20/2, 页366。

[[36]]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8/9-10, 页346; 另参 WikiIslam的“Islam and Pedophilia”和“Reponses to Apologetics: Muhammad and Aisha”。

[[37]]      《布哈里圣训实录》, 宝文安等译, 页209-210。

[[38]]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104, p. 25。

[[39]]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4/48-49, 页120-121。

[[40]]     sahih-bukhari.com, 7/62/30-32。

[[41]]      sahih-bukhari.com, 67/34。

[[42]]      《布哈里圣训实录》, 宝文安等译, 页208。

[[43]]      《布哈里圣训实录》, 宝文安等译, 页178-185。

[[44]]      [sahih-bukhari](http://www.sahih-bukhari/).com, 3/47/755。

[[45]]      参 “Surah at-Tahrim”,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Qur’an (Islamic Foundation UK), [https://www](https://www/). islamicstudies.info/tafheem.php?sura=66&verse=1&to=12; “Sura 66”, [answeringislam.org](http://www.answering-islam.org/Home)。

[[46]]      伊本‧凯西尔, 《古兰经注》, 页1380-1382。

[[47]]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3/34, 页227-228。

[[48]]      在线阅读Muhammad Husayn Haykal, The Life of Muhammad, Cairo: 1935, translated by Isma’il Razi A. al-Faruqi (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 1976), pp. 459, 609。

[[49]]      《布哈里圣训实录》, 宝文安等译, 页211。

[[50]]      Ibn Sa’d, Kitab Tabaqat al-Kubra, vol. 8, p. 200。参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in Depth, pp. 195-196。

[[51]]      Ibn Sa’d, Kitab Tabaqat al-Kubra, vol. 1, p. 469。

[[52]]      Ibn Sa’d, Kitab Tabaqat al-Kubra, vol. 8, p. 192。

[[53]]      Sahih al-Bukhari, compil. Mohee, 65/1622, p. 458。

[[54]]      笔者本段之引述主要乃参照Silas, “Muhammad, Islam and Sex”, answeringislam.org; 另参同一网站, Sam Shamoun,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A Houri in Paradise?”。

[[55]]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8/2, 页341。

[[56]]      [islam](http://www.islam/)web.net, fatwa no. 92051, 2006-05-04。

[[57]]      sahih-bukhari.com, 1/6/298-300。

[[58]]     sahih-bukhari.com, 7/62/17。

[[59]]      sahih-bukhari.com, 1/4/231-233。

[[60]]      参 “Muhammad and the Thighing of Aishah”, [answeringmuslim.com](http://www.answeringmuslim.com/), 2014-03-25。

[[61]]      此传言乃根据伊本‧凯西尔所著的《众先知生平》 (Kisas al-Anbiya, Cairo: Dar al-Kutub, 1968, p. 381), 引录于Aliah Schleifer的《马利亚伊斯兰蒙恩的童贞女》(Mary the Blessed Virgin of Islam, Fonts Vitae, 1998, p. 64)。笔者乃参照盛萨文的线上文章《耶稣母亲马利亚: 天园中的一个仙女?》 (Sam Shamoun,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A Houri in Paradise?”, [answeringislam.org](http://www.answering-islam.org/)) 引述。

[[62]]      [sahih-bukhari.com](http://www.sh.al-bukhari.com/Read), 3/47/755。

[[63]]      详情可参Sam Shamoun, “Reexamining Muhammad’s Cross-Dressing: [Rebuttals to Jalal Abualru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abualrub.html)”, answeringislam.org。

[[64]]      参 “Copulating with Corpses: The Taliban Exposed”, Frontpagemag.com, 2021-08-27; 汉语版“与尸体交配: 塔利班被揭露”, [answeringislam.com](http://www.answering-islam.com/), 2021-08-27。另参 “Jihad, Martyrdom, and the Torments of the Grave” (Hadis Kan’z al-Umal/al-Hujja fi-Biyan al-Mahujja), raymondibrahim.com, 2009-03-14; [egyptindependent.com](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 “al-Azhar Professor Says Necrophilia between Spouses Not a Sin”。Raymond Ibrahim 是个埃及裔美籍知名学者。

[[65]]      Sahih al-Bukhari, compl. Mohee, 66/1674, pp. 471-474。

[[66]]      本段资讯乃笔者约于七八年前在马来西亚出版的Al-Islam杂志所读到的。

[[67]]      参 Sunday Star, 2017-01-01。资料来源: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inistry和Jabatan Kehakiman Syariah。

[[68]]      另参 安撒灵, 《伊斯兰, 基督教, 真理》, 再版 (香港: YSLJDJ.com, 2015), 页309-331。内容略述基‧伊宗教如何看待男女地位、婚姻、离婚、通奸、同性恋等课题

**第二四章**

**哈里发帝国的拓展、撕裂与圣战幽灵**

**引言**

**伊斯兰帝国的拓展乃跟在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22的圣迁（hijrah）之后，紮根于先知带动下的穆斯林战士对阿拉伯半岛的战役征服（the Islamic conquests • al-Futūḥāt al-Islāmiyya）。接着帝国持续扩张，由继位领导穆斯林社体（Umma）的“四大贤明大教长”（Caliph/Khalifa Rashidun）[[1]]及过后崛起的伍麦叶（Umayya）、阿巴斯（Abbasid）、奥图曼（Ottoman）等伊斯兰王朝迅速推展，其疆界曾涵盖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北部甚至西班牙与中欧等部分地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

**论述先知穆氏及早期伊教征战的较权威性著作，有伊本‧易司哈格（Ibn Ishaq，卒767）的《使者生平》（Sirat）〔英译 Life of Muhammad；最为古老与权威性〕、瓦吉迪（al-Waqidi，卒约820）的《先知战役》（Maghazi）、巴拉儒里（Baladhuri，卒892）的《列国的征服》（Futuh al-Buldan），以及泰伯利（al-Tabari，卒923）的《先知与君王史略》系列（Tarikh al-Rusul wa al-Muluk）等著作。非穆斯林者则可参阅耶路撒冷主教索弗罗纽斯（Sophronius，卒638）和拜占廷王朝历史家狄奧法內斯（Theophanes，卒758）等的记录。**

**对相关课题具探研志趣的读者弹指之间即可从网络流览许多论述伊教之圣战与拓展等的资讯。[[2]] 本文把伊教帝国的战役与拓展按朝代分段略述，从后穆罕默德时代的四大哈里发及至奥图曼帝国的扩张与瓦解。其间涵盖约1,300年既十分长远、广泛又复杂〔好些且甚模糊〕的史迹，故只能从略概述。至于教主穆罕默德本身所发动的圣战与成果，本书第三章已提及，不赘述。本章也提述壮观哈里发帝国背后教胞彼此间的冷酷相残，并点出伊教帝国主义幽灵不散。**

**（一）建构庞大伊斯兰帝国的核心动力与处境因素**

**创教后的约百年间（公元610-711），伊教势力已掌控西亚/中亚、印度东北、北非，甚至于南欧的广大地区，俨然成为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伊斯兰帝国。笔者认为它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不外是：创启期间阿拉伯伊教战士基于先知穆罕默德的信仰与榜样实践传教、圣战与霸权之精神与斗争的成果，再加上从掳掠与征服所获的庞大物资之利诱。**

**穆民看他们的胜利为阿拉赐福伊斯兰的标志，证明伊斯兰乃阿拉所恩宠的宗教。笔者认为其中难免有灵界因素，但是否是阿拉恩宠与赐福的标志“唯天晓得”（wallahu’alam）！然而可肯定的是，若非有上主的“准许”不会有这样的“大史叙述”（mega historical narrative）。除了上主的“准许”，当然还可进深探讨一些相关的处境因素（circumstantial factors）。至于“为何”上主会“准许”这“大史叙述”的演进，那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神学/历史哲学领域课题，在本书第三十章另有论述。**

**谨先厘清一个观点：迅速成功打下天下建立帝国的壮举并非伊斯兰教专有，也不一定都有需上主或神明的介入。例如古希腊亚历山大帝在短短十年间（公元前332-323）即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帝国，在文化传播层面也影响深远。罗马帝国的奥古斯督也在约四十年期间（公元前27 – 公元14）拓展了另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0把帝国划分为西罗马〔以罗马城为首〕与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拜占廷版图。**

**西罗马于公元476被蛮族入侵沦亡，前后延续了约五百年。过后有查理曼大帝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公元800），但他死后不久即因内外因素陷入混乱。而东罗马拜占廷王朝则延续至1453才被土耳其奥图曼帝国消灭。从公元前27算起至1453，东/西罗马帝国前后也延续了1,480年，比从公元622圣迁算起至1924奥图曼哈里发帝国瓦解的1,302年更为长久。单就东罗马帝国而论，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于公元380定基督教为国教，截至1453前后也涵盖有1,073年。早期奥古斯督大帝快速打下罗马帝国版图似乎也与宗教无关，但从圣经神学角度看，不得不说其中至少会有上主的准许。**

**回顾历史，基督宗教与罗马帝国政权的挂钩与纠结乃始于公元第四世纪。主耶稣与初期教会的立场乃是：“凯撒之物归凯撒，上帝之物归上帝”（参 太22:21）、“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另一方面，伊斯兰帝国乃自始至终建立在政教合一与圣战的基础之上。伊教信仰和穆斯林的斗争当然乃其成败的主导因素，然而不能排除宗教以外的一些处境因素。略述几点于下：**

**（1）当代雄霸西亚与地中海世界的东罗马拜占廷帝国（Byzantine）与波斯萨珊帝国（Sasanian）彼此间的数百年争霸致使双方资源消耗殆尽，至终是两败俱伤。按詹金斯的提述，双方在公元502-505、527-532、540-545、572-591年间乃战乱不息。通常是波斯占上风，尤其在540几乎把整个叙利亚和安提阿城都毁了，并在614攻占耶路撒冷进行屠城。若非军事天才赫拉克纽斯（Heraclius）于公元610崛起为东罗马皇帝，恐怕当年拜占廷王朝就完蛋了！赫拉克纽斯虽然成功于620年代打败波斯且收复失土，但其境内建设等资源已遭战事破坏且民生困苦，再也没有多少气力抗衡过后入侵的伊斯兰军力。**

**（2）可惜当代拜占廷王朝内部基督宗教派别间的冲突也弱化了帝国的力量。被君士坦丁堡朝廷接受为正统的“迦克墩派”（Chalcedonians）也称为“皇家派”（Melkites）。他们靠皇家权势，压制分布在埃及、叙利亚与波斯一带被判为异端的基督“神–人一性论/雅各派”〔Monophysites/Jacobites；由教长雅各‧巴瑞底（Jacob Baradaeus）倡导〕和基督“神–人分性论/聂斯托利派”〔Dyophysites/Nestorians；由教长聂斯托利（Nestorius）倡导〕，导致被压制者对帝国起离心。结果当伊教圣战部队杀到时，有些甚至把伊军当解放军看待，让他们可趁虚而入。[[3]]**

**（3）还有一个对拜占廷和波斯帝国非常不利的因素致使当代伊军北伐势如破竹，即在第六至第八世纪一再广泛袭击埃及、叙利亚、波斯并远至君士坦丁堡各处、类似十四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瘟疫，吞噬了重灾区数千万的人命，大幅度破坏生产与经济。惨重的数场疫情爆发在公元541-542、627-628、688-689、698-699、704-705、749-750等年代。[[4]] 特别在较早期伊军北伐的年代，遭受战争与瘟疫蹂躏的两大王朝已经是欲振乏力，也都不再有经费雇佣阿拉伯战士为他们打战。**

**（4）除了“为阿拉之道圣战”（jihad in the way of Allah）情结，无可否认伊军北伐的另一大动力〔若非主要动力〕乃为夺取战利品与财富。先知穆氏定规所获的战利品20%乃归先知，其余则由参战军士分配（古8:41）。杀出阿拉伯的贫瘠土地，被侵的拜占廷和波斯相对丰饶的版图对伊军来说，不啻是天赐良机供择肥吞噬。即使遭受诸多战乱与瘟疫破坏，比较阿拉伯它仍是块肥土。出征的穆民战士都从战利品及非穆斯林的税收等累积了巨额财产，且有教长为方便继续榨取非穆斯林的税收而不热衷于把他们改教。[[5]]**

**按玛谷立务（D.S. Margoliouth）在《穆罕默德与伊斯兰的崛起》（Mohammed and the Rise of Islam）的剖析，[[6]] 欧麦尔临死前所委任的六人哈里发推选团成员〔理论上应当是代表当年伊斯兰最资深、敬虔的领袖〕，除了阿里，其他的每个都拥有黄金白银好多万贯。欧斯曼本来就有钱，当年更成了首富。萨德（Sa‘d）说欧斯曼死时留下黄金15万第纳尔（dinars）、白银3,500迪拉姆（dirhems）、骆驼3,000、马匹无数、奴隶1,000，还有麦地那的豪华宫殿等。**

**此外祖百伊（Zubair）拥有黄金5万第纳尔，在几个大城建了豪宅；另有马匹1,000、奴隶1,000。塔哈（Talha）则从他在伊拉克的资产可获得1,000第纳尔。路易斯（Bernard Lewis）在《历史中的伊斯兰》（Islam in History）[[7]] 说栽德（Zaid ibn Thabit）死时拥有庞大〔需用斧头劈开〕的金块银块以及10万第纳尔等等。[[8]]**

**伊教核心的传教、圣战与霸权主义在先知与所谓贤明哈里发极力的推动之下，配合创教初期战士的饶勇善战与激情投入〔也因发觉到原来参与圣战在物质上乃大大有利可图，摆在面前的是个有待征服的富饶新世界〕，加上对伊军有利的种种客观处境等因素，结合成为巨大动力，催促圣战部队勇猛进发，各处的攻占也皆势如破竹。接着伊教在占领区的铁腕统治，用尽各种欺压手段把辖下非穆斯林“次民”同化或制服；也因着“叛教者死”教法，信士只有进不能出，穆民群体乃不住膨胀。**

**按圣战研究学者雷蒙‧伊卜拉欣（Raymond Ibrahim），无论伊教是基于哪些因素获胜，它带来的革命是空前的：“以公元634[阿季奈迪恩（Ajnadayn）]的进攻为始的二十年内，黎凡特（Levant）区域〔即信仰的摇篮叙利亚〕还有埃及与亚历山大的伟大教省完了。接着在雅穆克（Yarmuk）战役[公元636]之后的七十三年，整个古老的基督宗教版图〔从东边的大叙利亚至西边的摩洛哥（Mauretania/Morocco）的约3,700英里土地〕已被伊斯兰永久占领。换句话说，三分之二〔或66%〕的原始基督教国版图，包括五个最重要基督宗教中心的其中三个即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已完全被伊斯兰永久并吞及阿拉伯化。”[[9]]**

**约始于12世纪，以突厥族为主导的后一波圣战狂澜乃更为凶猛严峻。结果在前后的整千年间，伊斯兰吞掉了更多的基督宗教江山〔涵盖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东欧与中欧部分地区〕；加上印度、非洲、东南亚等处领土，它成了霸级世界帝国。这一切外表看来很是辉煌壮观，至于内部的霸权、逼迫、剥削、摧残、死亡、糜烂则是另一码子事！**

**（二）四大贤明哈里发大教长（Khalifa Rashidun）的建构与扩张**

**（1）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

**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告崩，接着其亲密战友也是他岳父的艾卜‧伯克尔（Abu Bakr）〔全名Abdallah ibn abi Quhafa，其女儿阿依莎为先知宠妻〕被推选为第一任哈里发〔Khalifa，指先知死后带领伊教社体的继承人/大教长〕。艾卜‧伯克尔任大教长职27个月后病逝（632-634）。**

**他在任内的最大贡献是剿平穆氏死后好些企图挣脱麦地那统治的叛教战役（Ridda Wars）。按当代阿拉伯习俗，叛变部落或认为他们先前曾矢言归顺先知穆氏而对他应当有所承担，但如今先知即死对其继承人并无所承诺或亏欠，故乃决定不再向麦地那缴交标志臣服的教款（zakat）。在阿拉伯东北、北中与中部纳季德（Najd）、阿曼（Oman）、巴林（Bahrain）、哈德拉毛（Hadhramaut）等地区都爆发脱离运动。**

**其中最严重的祸患是麦加以南叶麻默（Yamama）地区哈尼法部落的穆赛利迈（Musaylima）。他乃是在伊历第九年才间接跟从几个伙伴入教，并与伙伴一起在叶麻默设立礼拜寺。过后穆赛利迈自称为先知且扬言跟穆氏一样从阿拉领受启示。穆氏死后他也停止向麦地那进贡教款。一位自称女先知的莎扎（Sajah**[**bint al-Harith**](https://en.m.wikipedia.org/wiki/Sajah)**）跟他结婚也带领一批人加入其阵线。另有其他自称为先知的叛教者如图来哈（Tulayha al-Asadi）等。上述背叛或脱教群体都在一年内被艾卜‧伯克尔与其军旅剿灭或镇压。单在叶麻默就有约有两万叛军被杀！**

**看来大多数叛变群体原本并无攻打麦地那或以之为敌之意，只图在宗教上摆脱麦地那的辖制，但他们都被严厉对付。例如耶尔波部落（Banu Yerbo）的领袖玛立克（Malik ibn Nuweira）并无意叛教而只认为先知即已过世，他没意愿再为麦地那征收教款。结果艾卜‧伯克尔差遣卡利德（Khalid ibn al-Walid）领军讨伐，不单杀了玛立克，且把他的遗孀占为己有。可见伊教帝国从开始即追随其先知“叛教者死”的手段。这一切显示在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意识与霸权之下，无论是个人或群体都无所谓政治或宗教自主可言。**

**其实先知一死艾卜‧伯克尔就已按先知意愿计划好差派乌萨玛‧伊本‧宰德（Usama ibn Zaid）针对拜占廷王朝等进侵（futuhat）。然而碍于叛教浪潮，远征行动暂缓进行。平定叛乱之后，艾卜‧伯克尔的远征计划工尚未成即宣告逝世。按伊教传述，艾卜‧伯克尔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剿乱之后曾委托栽德‧伊本‧萨比特（Zaid ibn Thabit）收集了首部古兰经的残片汇篇。**

**（2）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在自称“穆民统帅”（**[**amīr al-muʾminīn**](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amir-al-muminin)**）之大教长欧麦尔（Umar ibn al-Khattab）的统治期间（公元634-644），伊军在艾布‧乌巴喇（Abu Ubada）和卡利德率领下于公元634在叙利亚的阿季奈迪恩和迈尔季（Marj）进行屠杀，于635占领大马士革，并于636先后在伽迪细亚（Qadisiya）击败波斯和在雅穆克河一带击垮东罗马〔联合希腊人和信仰基督的伽珊部落阿拉伯人〕之合众军旅。**

**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乃于公元637先后沦陷。凯撒利亚（Caesarea）于640被攻取。伊军跟着于公元640征服埃及古开罗的巴比伦要塞，并于642攻取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阿塞拜疆、伊朗、库拉珊等区域都先后沦陷。伊军把伊斯兰版图从西边的利比亚推展至东边的印度河（Indus），以及北方的奥克斯河（Oxus）。哈里发欧麦尔堪称为早期伊斯兰帝国的大建构司。**

**除了替换首长等领导职位，欧麦尔大体上把占领区的行政事务继续交由原住官僚治理。他把帝国分为13个省区，并建设库法、巴士拉（Basra）、福斯塔特（Fustat）等为驻防城。欧麦尔设立了军警、行政、财务等部门，也开发运河以利农耕。在欧麦尔辖下，犹太和基督宗教徒被逼迁离纳兹兰和海拜尔，非穆斯林也被禁止进到麦加圣寺地区。是他制定圣迁年度为伊斯兰新纪元（Hijri）的开始。**

**欧麦尔于公元644年10月30日在麦地那圣寺带领拜祷时被一波斯基督教奴仆刺杀，三日后身亡。他临终前委任个六人都是麦加古莱什迁士的侯选团，并从中选出欧斯曼为大教长。据说他本来要的就是欧斯曼，且先下令选定后抗拒者死！欧麦尔是个强势大教长。及至时机成熟，他乃因行为不当罢免卡利德。据说他常调换总督以保持帝国的统一廉正。**

**补充资料：圣城耶路撒冷的沦陷 — 艾布‧乌巴喇和卡利德率领的伊军于636年8月在雅穆克河与东罗马统帅瓦罕（Vahan）的联军激战，六日后几乎把它剿灭了！从此赫拉克纽斯皇帝知道叙利亚的大势已去而退守君士坦丁堡。当年11月伊军前来围攻耶路撒冷，并于公元637的春天加以攻取。安提阿也于637沦陷。面对伊军给叙利亚基督宗教带来的大幅度摧残，耶路撒冷教长索弗罗纽斯发出以下感慨：**

**“萨拉森人的军队为什么要攻击我们？为何这么多的破坏和掠夺？为何无辜人的血不断涌流？为何天上的飞鸟吃人的尸体？为何教堂摧毁？被？为何十字架被嘲讽？为何基督圣名被亵渎？......复仇心切且憎恶神的萨拉森人......掠夺城市，摧毁田地，烧毁村庄，焚烧圣殿......在不断的战斗中，掳掠战利品，攫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这也是当代许多基督信士的感慨。征服了耶路撒冷，大教长欧麦尔身着骆驼毛便装进入圣墓大教堂视察。见此情景教长索弗罗纽斯感叹说，“这绝对是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 站在圣地的行毁坏可憎者。” 忏悔者麦西慕（Maximus the Confessor）形容侵略军为沙漠野人、禽兽。西奈的阿纳斯塔修（Anastaxius of Sinai）说他们“或许比鬼魔更坏”。[[10]]**

**据说一份胪列诸多剥削与屈辱非穆斯林次民的《欧麦尔合约》（Pact of Umar）是大教长所制订，但有些学者认为它乃9世纪的冒名作品。显然针对次民〔特别是基督宗教徒〕的诸多剥削与屈辱条款，乃从先知穆氏与欧麦尔年代已推行，从相对宽容发展至越发严峻。例如穆氏曾说阿拉伯不能容纳两种宗教，欧麦尔乃把犹‧基教徒从伊教统治下的阿拉伯版图驱逐。[[11]]**

**（3）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

**欧麦尔被刺杀后，欧斯曼‧伊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于公元644-656接任为伊教第三任大教长。上任后，欧斯曼继续推进对阿美尼亚（Armenia）和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Fars）及东部的库拉珊（**[**Khoras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slim_conquest_of_Khorasan)**）等地区的征服，并于公元651占领全波斯。伊军也于647进一步侵犯拜占廷在北非与地中海区域的属地。**

**据说在内政层面欧斯曼优柔寡断，用人唯亲，任由朋党滥权，导致怨声四起。最终从埃及前来问责与讨伐的伊教部队先在先知圣寺攻击他，接着在其官邸把他刺死。按伊斯兰的传述，古兰经正典的编订在欧斯曼任期内完成，乃是他的一大功绩。**

**（4）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欧斯曼被刺杀后，才轮到已经等候多时的先知之堂弟与女婿阿里‧伊本‧达利布（Ali ibn Talib）接任为伊教第四任大教长。他接任后即把欧斯曼所委任的数位总督换掉，并把伊斯兰教首都从阿拉伯的麦地那转移至伊拉克的库法，因为当地人给他更大的支持；这也象征了伊教权力中心的转移。**

**古莱什哈希姆（Hashem）家族的阿里于公元656上任，随即面对身份为“教姆”[也是阿里岳母]的阿依莎与朋党领军敌对而爆发的“骆驼之役”内战。次年657跟着爆发欧斯曼的堂亲[ 即古莱什伍麦叶家族苏富扬（Suffian）]之子穆阿威亚（Muawiyah）与阿里之间严酷、被称为伊教首次大丑闻（fitnah）的隋芬（Siffin）内战。在双方持续的纠缠中，阿里于公元661被抨击他对穆阿威亚妥协的“卡利兹派”〔Kharijis，意为“出走派”〕极端教派刺毙；穆阿威亚则乘机建立他武功兴盛近百年的伍麦叶王朝。**

**在接着的权力斗争与内战中，阿里的次子侯赛因（Hussein）于公元680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被继承大教长职位的穆阿威亚长子耶齐德（Yazid）所杀。穆阿威亚对阿里的抗拒表面是怪罪阿里没有针对欧斯曼的死认真追究报复，其实是企图从阿里夺取哈里发宝座。阿里家族与穆阿威亚家族权位之争加上侯赛因被惨杀导致伊斯兰分为逊尼教派与什叶教派的大撕裂，千多年来仍在淌血！这一切都在先知穆氏死后50年内发生。有关详情后文将有进一步的论述。**

**（三）伍麦叶家族伊斯兰王朝（The Umayyad Dynasty，公元661-750）**

**上任为大教长的穆阿威亚开启了伍麦叶王朝91年的统治。他把首都迁移至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他本来即欧斯曼派驻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总督。埃及总督阿米尔‧伊本‧阿艾斯（Amir ibn al-As）给他撑腰。伍麦叶王朝启动了逊尼派伊斯兰帝国的世袭制度，从原本协商（shura）选贤与能变成家族传承；意识形态上从神权统治转为利用宗教的人为政教合一体制〔类似旧约扫罗时代以色列从神权转为王权〕。**

**伍麦叶王朝的一些武功事迹略述如下：公元674-677穆阿威亚曾带领大军围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不果。公元685-705在位的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Abd al-Malik）于692建竣耶路撒冷岩石圆顶寺，并于698推动伊军攻占了北非大城迦太基（Carthage）及其他城镇。他指示伊拉克总督哈贾吉‧伊本‧尤素福（Al-Hajjaj ibn Yusuf，卒714）针对古兰经作进一步修订。公元706-715在位的哈里发瓦利德（Walid）摧毁原有的施洗约翰纪念教堂，并在其上盖建大马士革大清真寺。他逼死大马士革主教彼得，并残酷地逼迫其辖下的各处基督教会与信徒。**

**伍麦叶王朝的总督穆萨（Musa bin Nuyr）在掌控了北非后，命令柏柏尔（Berbers）族长塔力克（**[**Tariq ibn Ziyad**](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riq_ibn_Ziyad)**）率兵攻打安达鲁斯〔即西班牙〕。塔利克领军从摩洛哥北角的休达（Ceuta）出海，在直布罗陀小驻，并于711攻入西班牙。他的万多军旅大部分是北非柏柏尔原住民，一精选部队则是由阿拉伯人组成。当年西班牙西哥特（Visigoth）王朝的内乱成为伊军侵占的一个破口。为避免塔利克独揽大功，穆萨也随着加入攻打西班牙。过后大教长苏莱曼（Suleiman）因顾忌穆萨权势太大而召他回京，并控于滥权而加以监禁。**

**继承瓦利德为哈里发的苏莱曼命令伊军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717-718），但结果仍然是告败。当年保卫拜占廷京城的君主是利奥三世（Leo III）。另一方面，掌控西班牙后的继任总督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于公元731挥军北上攻打法兰克王国（Francia），结果被法兰克王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在图尔（Tours）与普瓦捷（Poitiers）中间地带〔因此可称之为图尔战役或普瓦捷战役〕狠狠击败。伊军于公元717-718和732南北两条战线的的挫败为中古世代拦阻欧洲伊斯兰宗教化的壮举。[[12]]**

**另一边厢同样于公元711，伊本‧卡西姆（**[**Muhammad ibn Qasim**](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hammad_bin_Qasim)**）率领大军攻入印度西北印度河流域的信德省，且在三年内控制了印度河下流区域。好些城镇向伊军屈服求和，有的也强烈对抗，尤其是拉惹‧达希尔（**[**Raja Dahir**](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ja_Dahir)**）在他首都提????（Debal）的抗战。意图继续南侵的阿拉伯部队被罗湿陀罗拘陀（**[**Rashtrakuta**](https://en.wikipedia.org/wiki/Rashtrakuta_dynasty)**）王朝所阻挡。**

**伊朗东北奥克斯河域外（Transoxiana）等区域的征服（公元673-751）**

**这区域大体上涵盖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与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部分区域，主要目标为通商重镇布哈拉（Bu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这区域曾先后在伊教将领乌拜伊杜拉‧伊本‧宰雅德（Ubaidullah ibn Zayyad，673-675）和后来的库拉珊总督库戴伊巴‧伊本‧穆斯林（**[**Qutayba ibn Muslim**](https://en.wikipedia.org/wiki/Qutayba_ibn_Muslim)**，706-712）征服下归降。因地点处于中国西域的丝绸之路，唐朝曾支援当地佛教突厥族群抗敌，甚至于公元750与伊军开战，结果吃败战。**

**阿富汗部分地区也先后被侵，但喀布尔迟至约公元1000才向伊军屈服，伤亡惨重。无论如何，第七八世纪的贤明哈里发与接着的伍麦叶王朝为伊斯兰建立了一个横跨西班牙至印度河流域、涵盖欧亚非三大洲部分领土的大帝国，也缔造了一个含盖阿拉伯、波斯与东罗马拜占廷并以伊斯兰为主导的大文明。**

**大体上，伍麦叶王朝在武功层面大有斩获，物资丰富，文化上也有所建设；但内部的管制、信仰与道德层面却是十分世俗腐败。一些大教长定期酗酒荒宴，甚至与歌女裸体作乐。耶齐德一世且把一头称之为“艾布‧盖斯”（Abu Qays）的猴子视为宠臣带在身旁，当它意外死掉时还按伊教仪式埋葬！[[13]]**

**伍麦叶的众哈里发中，欧麦尔二世（Umar II）可说最为敬虔，却在上任三年后（公元720）37岁时即被同僚毒死。这王朝不单杀害先知穆氏的后裔，也奢华腐败、歧视非阿拉伯的穆民群体，同时还残酷压制反对集团，至终被阿巴斯王朝所推翻。其末任哈里发马尔万二世（Marwan II）在被阿拔斯击垮后遁逃至埃及，就在那里被摘下头颅，据说其舌头且被割下喂猫！被推翻王朝一个名为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的王子侥幸逃亡至西班牙，并得以在科尔多瓦（Cordoba/Qurtuba）掌权（756-788）。他的一个后裔于公元929宣告成立西班牙哈里发国，持续至1031。**

**（四）阿巴斯家族伊斯兰王朝（The Abbasid Dynasty，公元750-1258）**

**公元750，阿巴斯哈里发王朝宣告成立，并于762改在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建都。它至终于公元1258被蒙古大军摧毁剿灭。其统治年代通常被称为是伊斯兰统治的黄金时期，但有些学者认为所谓黄金时期只限于前面的两三百年或更短些。阿巴斯王朝的开拓者为哈里发艾布‧阿拔斯‧萨法赫（Abu al-Abbas al-Saffah）；他乃是以“穆罕默德与他的家族”伸冤报复及铲除世俗腐败为号召起义。**

**他的绰号“萨法赫“（Al-Saffah）意为“洒血者”（bloodshedder），而这正是他统治的本色，从一开始即大开杀戒。他的继承人曼苏尔（al-Mansur），甚至于被称为贤明的第五任哈里发哈伦（Harun al-Rashid）都是冷血杀手。铲除了伍麦叶的残余党羽后，他们转而干掉自家旗下的问题或嫌疑分子，包括贡献彪炳卓著的一些文官与武将，如艾卜‧萨拉玛‧赫拉乌（Abu Salama Khallal）、艾卜‧穆斯林（Abu Muslim）、伽利德‧巴尔玛克（Khaled Barmakids）家族等人。**

**艾布‧阿拔斯起义获得支持的一个因素是他乃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的一个玄孙，因此是先知的族亲。早期先知受逼迫时阿巴斯曾加以庇护，但未归信伊斯兰，直到在白德尔的战役被俘而蒙先知给予机会自赎。配上艾布‧阿拔斯扬言为先知家族斗争的口号，民众看他与阿里的什叶派为同路人。其实艾布‧阿拔斯存心排挤阿里的后人而独揽大权。掌权后阿拔斯家族在信仰与道德层面虽表面看来比伍麦叶好，但仍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在阿拔斯建立的阿巴斯王朝权威与文化鼎盛的第九世纪，其“黄金闪烁”建设的后面乃隐藏着好些社会困境与危机。大教长在文化活动上可一掷千金，但草根百姓却仍民不聊生，普遍性的贫富悬殊常导致社会动荡。例如因不满王朝对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侵略，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一伊朗非穆斯林地方首领巴拔克（Babak）于公元817发动叛变，虽过后被剿灭却也给王朝带来了严重打击。继之在巴士拉“辛吉”（Zanj）黑人奴工营的奴隶在挣扎求存下也于世纪中期群起造反，好不容易才被帝国粉碎。**

**因此曾经支持阿拔斯的不同族群，包括在边疆与被边缘化及受压制者、经特别培训的奴隶/马穆鲁克军团（mamluk）、什叶派与极端教派等，过后乃自立或倒戈抗衡，或对内争夺权位，以致截至第十世纪其版图实际上已分裂为自主的数大板块，如埃及、北非、西班牙、伊朗、库拉珊、奥克斯河域外和安纳托利亚等区域。它们在形式上或仍承认阿巴斯王朝的主权，但实质上却是加以挟持利用或各行其道。**

**王朝中央的可悲处境可从历任哈里发大教长的遭遇一见端倪。从公元750至1258的500年间，曾有37位大教长出任。头百年者还算可掌握大局，及至贤明的哈伦大教长时期可谓文武成就都到了顶峰，但在接着的约300年情况却常是暗流汹涌、动荡不安。在王朝前后500年期间，历任的37位哈里发中就有14位被杀，有者乃被致瞎而加以罢免。**

**阿巴斯王朝与中古文明交汇的黄金年代**

**正如上述，从武功与统治版图角度看，伍麦叶王朝已把伊教帝国推向一个高峰。阿巴斯王朝表面上只能加以维系，而内部乃随着年日趋向四分五裂。但在文明交汇层面，阿巴斯王朝确实有功于促成一个东西文明交汇的黄金时期。因这一段文明交汇的辉煌表现，好些学者以为整个阿巴斯王朝都成就辉煌，其实这乃以偏概全。**

**促成相关文明创举的关键因素在于之前的伍麦叶王朝建都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即早已是个深受古埃及和基督‧犹太宗教以及希腊‧罗马西方文明影响的大城。如今阿巴斯王朝建都的巴格达，也早已是个从古巴比伦、亚述以至波斯文明传承的中枢，加上从中国与印度传递的文化元素，可说是汇合了东西方文明河流的大成。当代的东罗马/西亚本来就比西罗马/西欧有更丰厚的文明建设。**

**另一方面，西亚这广大的区域人密地沃，物资丰饶，贸易通行。若有人加以智慧管制经营，真可得天独厚，成就天时地利人和而发展福泽；与阿拉伯大体上荒芜落后的处境对比，真有天渊之别。从阿拉伯蜂拥而出的大批帝国殖民统治臣民，见了莫不大开眼界，择肥吞噬。就在这关键年代，阿巴斯统治者中出现几位具广大眼光与胸襟的大教长，促成了一个文明交汇的黄金契机，不单满足了个人需要〔特别在医药〕，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一般认为，这伊斯兰中古黄金时期的功臣为贤明哈里发哈伦（786-809）和其继承王位的儿子第七任哈里发马蒙（al-Ma‘mun，813-833）。哈伦常赞助艺术、文学和科学等活动。马蒙则在巴格达设立了“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邀请来自犹太教、基督宗教、祆教和兴都教等不同背景的学者把古代希腊及叙利亚等语文的哲学、医学与科学等著作翻译为阿拉伯文。过后也有些穆斯林学者参与其中。好些在这期间翻译为阿语的著作过后透过西班牙等地区传递给欧洲社会，影响其14世纪的文艺复兴。**

**在伊教神学上，马蒙与两位继承人穆塔西姆（al-Mu‘tasim，833-842）和瓦迪克（al-Wathiq，842-847）强制教徒接受受希腊哲学理性与自由影响的穆尔太齐赖学派（Mu‘tazilite），特别强调古兰经是被造而非如传统保守派所说的永恒。他们设立裁判制（mihna）迫使教徒就范，结果却给自己带来反弹而加以修正。日后艾什尔里的保守主义路线（Asha‘rism）掌控伊教神学主流，显示阿巴斯意图掌控伊教神学路线的失败。**

**不同学者对所谓伊斯兰“黄金时期”概念的理解〔如涵盖哪些领域 — 军事/文化？〕与年代的长短具有不同看法。从军事与王权角度看，犹如上述，随着哈伦与他后裔的统治，在接着的约300年王朝已趋向分裂衰败。若是从学术、文化与商贸层面的发展看，笔者认为可算它个前后约200多年的黄金时期吧！**

**（五）突厥奥图曼帝国（The Turkish Ottoman Empire，公元1258-1922）**

**中古世代崛起于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土耳其〔三个具有相近含义的地名〕的突厥族奥图曼王朝，前后统治了伊斯兰帝国600多年才于公元1922由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在15~16世纪高峰期，奥图曼帝国曾统治中东/西亚、北非、中亚，以及欧洲东南部包括今日的匈牙利、巴尔干、希腊等和乌克兰部分地区。**

**突厥原是中亚游牧民族，早些年代突厥人曾有归信基督教、佛教和精灵崇拜等其他信仰，但迁徙并进军西亚后更多被伊斯兰教同化，其后且成为了伊教最蛮强的战士。先有塞尔柱突厥部族（Seljuk Turks）的王朝，公元1299-1324期间看到突厥乌古斯部族（Oghuz）在欧斯曼一世〔亦称欧斯曼‧加齐（Osman Ghazi）；“加齐”指骑劫士〕率领下于安纳托利亚西北庇推尼（Bithynia）一带崛起，进而南征北伐扩张疆界后建都于今日土耳其靠近布尔萨（Bursa）的瑟于特（Sogut）。**

**新兴的欧斯曼〔也叫奥图曼〕王朝取代了之前遭蒙古军打败而走向没落的塞尔柱王朝。欧斯曼的孙穆拉德（Murad）为王朝设定建构宏图，中古不同突厥族群〔特别是塞尔柱与奥图曼部族〕于各处侵略的主要对象乃日趋衰落的基督教拜占廷王朝。而首当其冲的，正是安纳托利亚这一块涵盖古代小亚细亚和加拉太等省份、属于拜占廷最为富饶、多元、城市化与基督教化的一个区域。使徒保罗的老家大数和约翰启示录的七个城市等都在此。**

**奥图曼帝国之前的塞尔柱王朝创立者苏丹图格鲁勒‧贝（Tughril Bey）曾于1049杀入处于安纳托利亚之东基督教国阿美尼亚的阿兹登城（Arzden），几乎杀尽了城里的所有15万人。他绰称“阿尔普‧阿尔斯兰/勇猛狮子”（“Alp Arslan / the Valiant Lion”）的儿子苏丹穆罕默德也于1064侵入阿美尼亚号称“1,001座教堂之城”的首都阿尼（Ani）大开杀戒，摧毁教堂与修院，使得城内堆满死尸，连走路的通道都堵了！同样的是这头“猛狮”于公元1071的曼齐刻尔特（Manzikert）战役大败拜占廷部队，且俘虏了皇帝罗曼努斯（Romanus），实质上掌控了整个安纳托利亚。**

**接着的突厥奥图曼王朝崛起时，曾在西亚叱咤风云的蒙古势力因频密内争已趋弱，且于1260年的艾因‧札鲁特（Ain Jalut）战役被埃及马穆鲁克名将拜巴尔（Baybars）大大挫败。截至第十四世纪后帖木儿年代（post-Tamerlane）西亚的蒙古势力不再，加上曾称霸一时的塞尔柱势力也趋衰微，导致奥图曼王朝乘机攻占更多拜占廷领土而成为新霸主。在14世纪它已侵占了东欧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科索沃、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等地区。**

**奥图曼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51-1481）于1452年底召集十万大军前来围攻君士坦丁堡，终于1453年5月29日攻下而“收拾”了具有上千年历史的东罗马基督教拜占廷帝国；其最后一任皇帝君士坦丁九世乃英勇抗战至死。当年守军只有7,000人，包括外地人2,000。当奥图曼突厥部队攻破城堡时，乃在苏丹准许下疯狂地进行纵火、破坏、屠杀、抢夺、掳掠、奸淫。躲避在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的数千民众也都遭殃，有的在祭坛上被奸被杀，包括许多修女。教堂的圣像、圣画和圣十字架等圣礼用品乃被践踏、破坏、咒诅和亵渎。城内其他教堂与修道院也都遭受同样厄运。**

**穆罕默德二世进到大教堂先糟蹋其祭坛，后加以清理并指示教士上讲坛作拜祷宣礼，接着自己也上去作祷告，就这样把当年基督宗教最宏伟的圣堂改为伊斯兰清真寺。为庆祝战胜，苏丹在夜间把许多俘虏拉出来活活砍死助兴。除了随意屠杀，他也纵欲狂饮并奸污异性及同性男女。他早些被立为王之时，就已杀了19个亲兄弟和3个他们已怀孕的妾，以避免日后同室干戈篡位。沦陷的城堡有多达45,000人被贩卖为奴隶。穆罕默德二世因这战功被看为伊斯兰英雄；欧斯曼王朝也因而成了威名远播的奥图曼大帝国。[[14]]**

**截至15世纪末，基督宗教徒在西亚与北非已沦为极少数。延绵许多世代的战乱导致土地荒废，整个安纳托利亚的人口也从高峰期的约1,200万锐减了一大半。另一方面，蒙古人的后裔于公元1526至1857年间转而在印度建立了统治广大幅员的莫卧儿（Mughal）伊教王朝。**

**接着的两百年间，奥图曼军团继续南征北伐攻取了中东、北非、东南欧的巴尔干，远至中欧的匈牙利等地区。苏丹穆罕默德四世于1683年7月授命首相慕斯达发带领20多万大军前去围攻奥地利哈布斯堡（Hapsburg）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眼看就快把城攻下了。在极其紧急的关头，幸亏于9月12日获得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三世（Jan Sobieski III）带领的援军杀入重围，击垮奥图曼军队〔奥图曼第一次围攻维也纳是在1529苏莱曼大帝时期，唯不得逞〕。约翰‧索别斯基也成了拯救欧洲脱离伊教进侵的英雄。[[15]]**

**接着奥地利与波兰所组成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还有随后加入的俄罗斯，乃合作对抗奥图曼帝国。在1683-1697年间两边打了15场战，基督宗教方胜了其中12场，逼使奥图曼于1699签署认输的《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退还之前所侵占的大片土地，至此千年来威吓欧洲的伊斯兰势力转向衰弱。[[16]] 随之欧洲也走向现代化而振兴。**

**来到19~20世纪初，现代化的苏联与西方列强逐渐收复了巴尔干、希腊、塞尔维亚、高加索；法国占有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摩洛哥〔与西班牙共治〕；英国统治埃及、苏丹、伊拉克、外约旦、也门、阿曼；意大利拿下利比亚。19世纪的奥图曼挣扎于采纳西方的经政、教育和科技等措施，以图振兴。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 Majid I）和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于1839-1876年间所推动的“坦齐马特” （Tanjimat）重整运动带来一些更新。接着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上位时也颁布开明新宪，但过后又因个人利益与保守宗教主义受阻。**

**1908年改革派“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s）与军人密谋刺杀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果，然而苏丹仍于1909被罢职。在他任内曾有许多阿美尼亚基督教徒遭杀害，加上1915年期间的灭族行动共有一两百万基督宗教徒死在奥图曼的杀戮之下。奥图曼帝国参与一战（1914-1918）且与德国同沦为战败国，导致战后其版图被胜方盟军瓜分或因地区性国族主义的崛起而分裂。1918年11月，法国、英国与意大利盟军进驻君士坦丁堡，并于1922签署《洛桑条约》（Lausanne Treaty）后才退出。**

**新政权召开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nd_National_Assembly_of_Turkey)**）于1922年11月宣告废除奥图曼苏丹制，并将其末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Mehmed VI）放逐于意大利。自公元1299统治至1922〔前后共623年〕的伊斯兰奥图曼大帝国就此完蛋。1923年10月，大议会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立安卡拉（Ankara）为首都，并宣告穆斯塔法‧凱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stafa_Kemal_Atat%C3%BCrk)**）为首任总统。**

**1924年3月最后一任奥图曼哈里发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Abdul Majid II）也被罢黜，就此结束了先知死后由艾卜‧伯克尔传承下来、理论上赖以领导普世穆民社体的伊教大教长哈里发制度。1928年的修宪除掉了1924年宪法中“伊斯兰是国家宗教”（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的字眼，正式宣布土耳其为世俗国。语文上则去阿拉伯化改用拉丁字母。1930君士坦丁堡正式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

**然而源自内地保守的伊斯兰势力在上世纪50年代复苏，虽受军方压制仍于80年代赢得选举。苏菲派和魅力教士赛益‧诺希（Said Nursi，1877-1960）的非暴力复兴运动在其中发酵影响。自2002年由埃尔多安总统（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登台执政，利用宗教化气势以巩固其政权。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沦陷时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后于1934改为博物院；埃尔多安于2020年7月再把它转为清真寺用途。[[17]]**

**（六）壮观帝国内部的撕裂：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尚在淌血的大灾难**

**上述伊斯兰哈里发帝国乍看辉煌壮观，但内部却蕴藏个自我撕裂、至今尚在淌血的灾难。普世伊斯兰乃分裂为逊尼（Sunni）与什叶（Shiah）两大教派。逊尼派约占普世穆斯林的85%~90%，什叶派约有10%~15%。逊尼与什叶派分裂的主要原因不在教义而在政教权位之争。问题出在穆罕默德先知死后，当由谁成为“哈里发–继承人”（khalifa），作领导整个穆民社体（umma）的大教长？相关的权位之争即此灾难的根源。**

**按伊教传述，先知穆氏逝世后这边厢女婿阿里和阿依莎等忙着给先知洗身准备下葬，另一边厢卡兹拉茨部落的赛益达（Sa‘idah）家族急忙在麦地那某处院庭（saqifah）聚合，意图抢先推选辅士即他们的族长萨德‧伊本‧乌拜达（Sa‘d ibn Ubaidah）为先知的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等随后赶到，强调继承人只能从古莱什的迁士中选出。在场另有一位曾参与白德尔战役的战士哈拔巴（Habab）则提议各从辅士和迁士中选出一位共同领导穆民群体；这些不同立场引发激烈争论。**

**在那关键时刻，欧麦尔举起艾卜‧伯克尔的手矢言支持他成为哈里发，并得到其他在场者响应，唯萨德‧伊本‧乌拜达跟欧麦尔之间因而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历史家泰伯利（al-Tabari）形容他们的吵架就像以前无知时代一样激烈。但有些先知的同伴认为整个过程都有问题，原因是一切来得太匆促。阿里不愿矢言效忠艾卜‧伯克尔，因而引发两派人士间的张力。有学者说六个月后阿里曾向向艾卜‧伯克尔表示效忠（bay‘ah），有的则说阿里并未曾这么做。**

**按什叶派立场，哈里发必须出自先知穆氏的血统直系；但因先知的两个儿子夭折，故哈里发职当由女婿阿里（Ali）和其儿子哈桑（Hassan）与侯赛因传承。逊尼派则认为属于古莱什部落的任何贤能者都可被推举担任此职，如先知的同伴与岳父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等。结果逊尼派胜出成为主流，但过程却引发伊教整体的大撕裂如下：**

**推选前三任大教长的过程有些张力但没有什么大问题。艾卜‧伯克尔（632-634）、欧麦尔（634-644）和欧斯曼（644-656）他们三位都是先知穆氏的资深同伴与战友。前两者还是他的岳父，而后者是他的“双珠”女婿，先后娶了穆氏的两个女儿。但意料不到第四任的阿里（656-661）一上任即爆发内战，即所谓的“骆驼战役”（Battle of the Jamal/Camel）。**

**上文提到推选前三任大教长期间有些张力，原因在于阿里一派认为，其实先知在世时曾表明要阿里作他的继承人但他却一再被排挤。他们强调先知于公元632辞世前于伽迪尔‧库姆（Ghadir Khumm）的最后讲道中曾拉着阿里的手说，“我是谁的监护人（Mawla），阿里就是谁的监护人”；且在讲词中称他为教长（Imam）、统帅（Ameer）、继承人（khalifa）。看来是为了“敬老”也为顾全大局等因素让阿里与同伴忍气吞声。待至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被刺杀后阿里才有机会上台，却意料不到立即引发显然是伊教历史内部的首次大屠杀与丑闻（fitnah）。**

**令人十分震惊的是，引发“骆驼战役”大丑闻的主角竟然就是先知的尊贵宠妻 — 身份乃为“穆民大教姆”（Umm Mu‘mineen），也是阿里的“干岳母”阿依莎；因阿里的妻子法蒂玛（Fatimah）乃先知的女儿，由原配赫蒂彻所生。“穆民大教姆”〔在穆氏妻室中，阿依莎影响最大〕引军讨伐“穆民大统帅”（Ameer Mu‘mineen）干女婿，原因是后者曾在某次穆氏夫妇关系紧张期间发言得罪她而怀恨在心。同时相信她也为参与内战的家人存有政治野心，然而表面因素是说不满阿里未曾尽快为被杀的欧斯曼报复。**

**阿依莎连同她两个姐妹的丈夫〔自家人〕达哈（**[**Talhah ibn Ubaydullah**](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lhah_ibn_Ubaydullah)**）和祖百伊（**[**Zubayr ibn al-Awam**](https://en.wikipedia.org/wiki/Zubayr_ibn_al-Awam)**）〔名份上也可说是阿里的“干姨丈”；祖百伊且是阿里的表兄弟〕，率领3万战士问罪攻打阿里。达哈与祖百伊曾是先知的资深战友〔因此也是阿里战友〕，且都被先知称为死后包上乐园的“乐园之友”，显然也都具有任哈里发的资格。因此套于基督教观念，敌对双方乃类似彼得、雅各和约翰等“使徒级”领袖！**

**阿里以2万兵迎战，结果两军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展开厮杀。阿依莎方被打败，双方共死了整万人！阿依莎乃乘坐在一骆驼上参战，故这场内战被称为“骆驼战役”。达哈和祖百伊两位乃战死沙场。阿里则厚道地护送教姆/岳母回麦地那。逊尼与什叶两教派都尽力把引爆内战的起因归咎予对方〔可在网络参阅相关资料〕，但无可否定的是先知穆氏才死了约24年，白骨未枯就已经爆发先知自家人亦是教胞的大残杀！**

**事隔一年的公元657，伊教内部爆发了教胞之间的第二大屠杀/丑闻。其时，叙利亚大马士革的总督是穆阿威亚〔他的父亲苏富扬本是麦加古莱什敌对伊斯兰的头头，在麦加沦陷前夕才加入伊教；苏富扬也是穆氏的一个岳父〕。穆阿威亚不服阿里的领导，并企图夺取哈里发大权而敌对阿里。他也控诉阿里未曾积极替他被杀的族亲欧斯曼报复并以此为表面借口敌对他。苏富扬与欧斯曼乃属古莱什颇具影响的伍麦叶家族，穆罕默德则属于哈希姆家族。因此穆阿威亚与阿里之争可说是古莱什教胞中两大家族之争，进而演变为逊尼与什叶两大教派之争。**

**为此阿里从伊拉克的库法带动8万军人兴师讨伐，穆阿威亚则以12万战士迎敌，两军在靠近今日叙利亚拉卡（Raqqa）城河边的隋芬古镇进行大厮杀。结果穆阿威亚那边死了4万多，而阿里这边也死了2万多人，伤亡惨重，成了先知死后25年来另一自相残杀的大丑闻。为避免给人丑闻不断的印象，伊教学者通常把这个说成是第一大丑闻，其实它是紧接骆驼战役之后的第二个。〔当然也可把先后两者合为第一大丑闻。〕**

**战斗中，穆阿威亚军方居于下风。眼见灾难临头，也惧怕教胞相残会导致外敌入侵，穆阿威亚方有人在枪口高卦片段古兰经文表示要求和解。阿里见状虽在沙场占上风仍同意和谈，但在谈判中却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局面。他阵营中有一批战士认为这是懦弱妥协而深表不满，为此离弃阿里而被称为卡利兹〔离弃/出走〕派。他们认为穆阿威亚与阿里双方都不按阿拉旨意行事而都是该死！结果一个不满的卡利兹于公元661把阿里刺死。**

**阿里被刺杀后，掌控叙利亚的穆阿威亚自任为哈里发。他也已买通了埃及首长阿米尔‧伊本‧阿埃斯（Ameer ibn al-As）以获支持。另一方面，伊拉克库法的穆民则推举阿里的长子哈桑为继承人，并鼓励他讨伐篡位的穆阿威亚。面对强敌，哈桑自知弱势只得委屈接受恩俸金退位“荣休”。谈判过程中有支持者不满哈桑的懦弱表现而砍伤他的腿。获得了权位穆阿威亚仍不放心，于是用金钱与谎言买通哈桑的妻子朱达（Ju‘da）把亲夫毒死！**

**哈桑被毒死后，其弟侯赛因要讨回公道，同样从库法带了一批人马向大马士革进发。这时穆阿威亚已死，哈里发宝座已传给他儿子耶齐德。就在公元680〔先知穆氏死后不过48年〕，耶齐德委派基雅迪（al-Ziyad）领军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加以围剿，欲强迫侯赛因向耶齐德屈服。**

**侯赛因不肯就范，但属下的整百人敌不过敌方约4千人。结果基雅迪部队以乱箭与刀枪杀掉侯赛因、他的家人〔包括抱在他怀中的一个婴孩〕和许多随从。基雅迪且砍下侯赛因头颅后加以践踏、鞭挞，然后呈献予大教长耶齐德！先知的堂弟/女婿与爱孙竟然如此这般惨死在逊尼派的教胞手下 —— 千多年来这烙印在什叶派意识中，成为无可宽恕的血海深仇。**

**侯赛因被杀的680年10月10日可说是标志了什叶派诞生的纪念日，也成为什叶派每年热情纪念侯赛因信仰激昂牺牲的圣日。这事件乃是伊教内部教胞自相残杀的第三次大屠杀/大丑闻〔一般伊教学者把它当着是第二次〕，都在穆氏死后50年内发生，且就发生在他至爱的家人身上！接着伊拉克曾发起两场针对耶齐德一世的内战：一场由较小群的“愧疚者”〔**[**Tawwabin**](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wwabin_uprising)**；因愧疚未曾尽力护卫侯赛因〕组成，另一场势力较强大者乃由穆克塔‧阿达卡非（**[**Mukhtar al-Thaqafi**](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khtar_al-Thaqafi)**）领导，结果两者都被耶齐德击垮。**

**从此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张力与斗争不断，直到当今21世纪！过后推翻穆阿威亚伍麦叶王朝的阿巴斯王朝乃是以替先知穆罕默德家族报仇的口号起家，过程中也血迹斑斓。继承阿巴斯王朝的逊尼奥图曼帝国对什叶派在伊朗势力的扩张无能压制，只得让它于公元1501-1722在其版图内建设“国中之国”什叶派萨法维（Safavid）王朝。萨法维王朝定都于伊斯法罕（Isfahan），且把它建得美仑美奂。**

**萨法维王朝过后因内部的分裂腐化而没落。1925-1979年间巴列维（Pahlavi）王朝的统治显示民众对一个强势中央政权的需求。巴列维王朝于1979被大教长柯梅尼发动的革命推翻，建立了伊朗什叶派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创建至今，伊朗给世界各处的逊尼派政权〔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与其盟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十分的冲击。1981年9月间爆发前后打了八年的伊朗/伊拉克“两伊”战争，导致上百万人伤亡，也几乎把两个国家都搞毁了。这都是穆斯林教胞彼此自相残杀的后果。**

**公元2010年底于北非和中东引发的“阿拉伯之春”改革运动开始时似乎是为了社会正义，但随着一些圣战军团特别是伊斯兰哈里发国（俗称ISIS或IS）的搅局，很快地演变成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殊死战。跟着是打得你死我活而使生灵涂炭的叙利亚、伊拉克与利比亚内战，还有当前仍在燃烧不息的也门战火；其根源都可追溯至一千多年前的教派撕裂。**

**主耶稣所说的“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太26:52）这句话，显然活现于伊斯兰历史轨迹。最可悲的是教胞之间自相残杀。穆罕默德杀了好多人，结果他可说是〔局部的〕被一个寻求报复的妇人毒死。第二任大教长在麦地那圣寺被属下奴隶刺死。第三任大教长也同样在圣寺被教胞刺杀，后死于其官邸。第四任大教长甚至是于斋戒月期间在库法的大教堂被教胞刺杀。接着他的长子哈桑被大教长穆阿威亚用手段毒死，而他的次子侯赛因则惨死在继任的耶齐德手下。**

**上述伊斯兰帝国的奠基者几乎都是死在自己的教胞手中。还有更多述说不尽的血泪故事！显然穆民群体从创教开始即面对叛变、内战、暴力与恐怖行径，加上对异教徒的压制逼害，至今未息。据说伊教先知曾说，“若我的跟随者拔刀出鞘，他们再也不会收刀入鞘，直到世界的末了。” 看来这句话一直应验在伊教对外与对内的史迹，而穆氏本身与其最亲密的“使徒级”伙伴实际上都是最先“拔刀出鞘”者 —— 如此这般怎能说伊斯兰教是个和平宗教？！耶稣基督的箴砭之言“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乃体现其中。**

**（七）霸权伊斯兰主义幽灵不散**

**回顾历史：横跨公元622至1924、前后经历约1,300年的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终告瓦解，普世穆斯林社体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建立于先知穆罕默德的传教与圣战，继而有四大贤明哈里发的传承，以及随之伍麦叶、阿巴斯和奥图曼王朝的扩张，庞大的伊斯兰帝国乃在刀光剑影之下铸造起来。若非拜刀剑之赐，伊斯兰或在第七世纪崛起时早已胎死于麦加与麦地那。公元624的白德尔凯旋与630征服麦加之后，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乃纷纷向穆氏的“霸权伊斯兰主义”（Imperialist/Hegemonic Islamism）屈服。**

**但对穆罕默德和他的伊斯兰屈服不一定是对真主“阿拉”的真诚降服；何以见得？从穆氏一死，阿拉伯各处立即爆发叛教或自立斗争，不愿再接受麦地那权势的掌控便可见一斑。面对各处叛变，继任大教长艾卜‧伯克尔不得不在第一时间紧急发动追剿行动，强势实施“叛教者死”杀了数万人。这是所谓“霸权伊斯兰主义”的具体展现。“霸权伊斯兰主义”是“顺之者生，逆之者亡”的政教合一意识形态，称无论如何先知穆罕默德与他的伊斯兰都绝对正确，全人类都当向它屈服。**

**虽然历史形态的伊教帝国已随着奥图曼帝国的崩溃告终（1924），但它死而幽灵不散，百年来都一直有些集团意图使它以不同形式还魂。意识形态的伊教霸权主义不易去除，因它本质上乃是伊教独有的DNA核心元素。早年阿富汗的贾玛‧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1838-1897）、埃及的赛益‧库图（Sayyid Qutb，1906-1966）、巴基斯坦的阿布‧艾拉‧毛杜迪（Abul Ala Maududi，1903-1979）、伊朗的阿亚图拉‧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等都曾倡导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国际”，目的为团结全球穆民以壮声势。但至今看来，“伊斯兰国际”乃面对更严峻的内争与分裂。**

**当今联系普世伊斯兰国的主要机构是于1969组成、具57成员的“伊斯兰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简称OIC；前称“伊斯兰会议组织”〕；其中53国穆民人口占多数。随着“阿拉伯之春”，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联合之前的盖伊达等恐怖集团于2013组织了逊尼派“伊拉克和黎凡特/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Syria，简称ISIS / IS / DAESH〕。他们发动极惨酷的圣战，扬言欲建立末世“伊斯兰哈里发国”。它乃针对性攻击什叶派政权以及雅兹迪（Yazidi）和基督宗教等少数族群，且联络非洲与东南亚等地的圣战恐怖组织滥杀无辜。其终极性目标乃企图引发末日圣战，为伊斯兰攻占全世界！**

**回顾历史，伊斯兰宗教固然在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些地区，它大体上乃是和平传播。但以本章上述的大板块区域与年代而论，称之为“霸权圣战伊斯兰主义”大体上没错。第八世纪伊拉克的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与门生、叙利亚的奥扎伊（al-Awza‘i）和沙斐仪（Shafi‘i）等学者/学派把世界分为两大板块，即“伊教之家”（Darul Islam）与“争战之家”（Darul Harb）。他们主张异教徒乃属于当加以征服的后者，而穆斯林叛教者当加以处死，充分展现“霸权圣战伊斯兰主义”精神。按传统，居间的所谓“条约之家”（Darul Sulh）实际上乃是犹太与基督宗教徒等被逼缴交保命费（jizya）的受压群体。**

**按伊教建立在古兰与圣训的核心信念而论，犹恐掌控这霸权精神的幽灵甚难见死！伊教至今从未为其过去霸权圣战给非穆斯林和改教者带来的灾害致歉。其实恰恰相反，在2013年2月5日埃及电视台的一次访谈，当代逊尼派最著名的学者即埃及穆斯林弟兄会的精神领袖尤素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公开表示，“极需杀死叛教者以保存伊斯兰 —— 若非如此穆罕默德死后至今伊斯兰早已完蛋。伊斯兰的众多典籍都支持‘叛教者死’教义。”[[18]]**

**伊斯兰自创立以来对“异教徒”的杀戮与伤害，真是罄竹难书。虽然早已帝国梦碎，许多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却变本加厉，在世界好些地区对非穆斯林特别是基督宗教徒的逼害从未止息。[[19]]**

**伊教研究学者史迪凡‧布兰敦（Stephen Blanton）引述比尔‧华纳（Bill Warner）所著的《伊斯兰三部曲》（The Islamic Trilogy，2006）资料谓，伊斯兰自始至2006前后杀害了两亿七千万人！至今仍不时逼害基督宗教徒，可惜一般主流媒体或因无知、偏见、惧怕或“政治正确”而不给予报导。当代也有些开明派穆斯林对宗教暴力不表赞同，但更多穆民乃保持缄默或无奈地旁观，所以于事无补。[[20]]**

**宏观而论，伊斯兰主义分子甚难于当前世代铸造些什么具体军事/政治哈里发国。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会企图在所在国，特别是所移居的西方国土，操控或影响社会舆论与经、政、法、教育等架构的布局。史迪凡‧布兰敦在他网页列出当代伊教主义分子尝试用以达到上述目标的八个“圣战”策略如下：**

1. **1.人口〔可以有四个妻子，每个生儿养女；移民〕**
2. **2.传媒〔政治正确；敌对基督教的论述〕**
3. **3.教育〔修正历史；重写通用的学校课本〕**
4. **4.经济〔石油武器；破坏产业〕**
5. **5.武力〔集体或“独狼”式谋杀，制造恐怖〕**
6. **6.法律〔侵略性诉讼，强索伊斯兰教权益〕**
7. **7.救济〔只救济穆斯林，不管非穆斯林死活〕**
8. **8.政治〔颠覆政府机构〕**

**在意识形态层面，欧洲的传统基督教社会早已面对上述从伊斯兰主义而来的侵蚀，加上世俗主义的巨大冲击，至终败下阵来。北美的传统基督宗教社体也早已在人本世俗主义的冲击之下溃不成军，迟早也将面对从伊斯兰主义而来的更大挑战。为此不得不儆醒警惕，免得世代传承的信仰与价值观被进一步颠覆而沦失。**

**若社会每个宗教群体都遵守君子和平/公平竞争的规范则另当别论，但伊斯兰霸权主义乃“挟持阿拉”，自义自大非要把非穆斯林尤其是基督宗教打压不可。在西方社会他们乃充分利用民主、人权和公平机制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权益，但在穆民主导的社会他们从来不会公平对待非穆斯林，反而处处排斥压制。穆斯林公然批判基督宗教信仰乃是替天行道、理所当然；但若非穆斯林批评伊斯兰，他们则看为是亵渎宗教而喊打喊杀。**

**历史显示伊斯兰强权统治下的其他宗教迟早要被削弱甚至消灭！在伊斯兰掌控下，宗教上绝无所谓和平共存、平起平坐。在伊教政权下，经政、文教和传媒等机制都已掌控在穆民手中让他们充分利用，以控制非穆斯林宗教的传播，同时扩大及强化自我势力。法律层面上，一些伊教国家制定所谓的“亵渎法” 〔如巴基斯坦等〕把批评古兰经和/或先知穆氏者处死，或“脱教者死”的严厉伊斯兰教法（Sharia），让非穆斯林甚至穆斯林社群陷入紧张恐怖氛围。霸权伊斯兰主义的扩张，势将成为人类文明大灾难！**

**伊教意图掌控世局的野心不死，主要原因在于它自认为是唯一“奉天承命”、蒙召以建立政教与生活各层面皆合而为一的神权宗教，并以此讨真主阿拉喜悦，获得今生来世的报偿。彼得‧翰蒙德在其《奴役、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历史根源与当代威吓》（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hreat）一书中指出穆斯林通常如何策略性地进行对社会全面性的渗透与掌控。**

**按翰蒙德剖析，无论在哪个社会，若穆斯林只占人口2%，他们一般上可和睦相处。若占有2%~5%，便会开始招人入教，特别锁定少数族群、囚犯和街党等成员。来到5%时，将企图推动食品“教规化”（halal）及在穆民社体中体现宗教法等相关措施。及至10%时，他们将尝试使用暴力争取群体利益。若已达20%，暴力与恐怖行径将升级。当人口达60%时，也是开始限制和压制非穆斯林群体的时候。占80%多数后，将给非穆斯林带来更粗暴与频密的压迫。然而100%伊斯兰宗教化的群体并不保证带来和平幸福，因族群中的极端分子将转而对付“非我族类”的教胞而制造内部冲突和分裂。[[21]]**

**虽然随着人口比例增加而逐渐伊斯兰教化的趋势不一定通行无阻，但无可否认只要有人以伊斯兰名堂号召挑唆，许多穆斯林极可能就被伊教霸权主义要挟拉着走。当前许多西方国家面对越来越多的土生穆斯林与移民，不得不对相关威胁倍加防备、警惕！无独有偶，俄罗斯社会学家雅科夫也描述了一幅伊斯兰的绿色扩张路线图：[[22]]**

1. **1.首先宣称自己是“和平的宗教”。通过经商或避难的方式零星迁徙到一个新地方，很低调，很和善，很遵纪守法......于是，他们站住了脚。**
2. **2.既站住了脚，那么第二步就是形成社区了，这个进程会持续几十年。几十年之后，人们会发现......“他们” 出入于我们的开放社会中......**
3. **3.第三步，你会发现身边的暴力和犯罪现象突然增加，人们惊讶地发现周围突然到处是某族小偷。又过了多年，而现在，据说这些傢伙已经动不动就砍人了。**
4. **4.第四步，犯罪行为会升级到群体性暴力。“他们”十分擅于结为一体对付单个的“我们”，侵占财产，强占耕地，让“我们”生活在威胁的阴影下。**
5. **5.第五步，群体性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频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选择：如果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得背井离乡；如果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要么继续在惊恐中度日，要么不如皈依“他们”，以免遭迫害。**
6. **6.至此，某个特定地域的绿化已经接近完成。其标志是，“他们”占了局部人口的简单多数，或者是相对多数......这时，“他们”就要闹独立、闹分裂了，“他们”闹独立时既有“温和派”〔文的〕，也有“激进派”〔武的〕，还有“犯罪派”〔无间道〕。你兴兵围剿，“温和派”就来宣扬和平；你罢兵休战，“激进派”就来杀人放火，而“无间道”是不管文的武的都活动不歇。**
7. **7.此时的“我们”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屈膝投降，看着那块地方分裂出去，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留在那里的同胞被迫害......要么，奋起反抗。**
8. **8.同意他们分裂出去就能乞得和平吗？就能结束这绿化步骤吗？......不，这个分裂过程永远不会停止......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雅科夫感叹：“自由、宽容、民主，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结语**

**知己知彼，评论伊斯兰的圣战、内争內战、政教合一与宗教霸权之余，不得不承认自4世纪君士坦丁皇帝促成的政教混合局面以降截至20世纪的一些残余事件，西亚与欧洲的基督宗教与伊斯兰同样陷入类似的泥潭，包括内部的分裂与残害异己，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必需明确指出，发生在伊斯兰者乃出自其本质与本源〔根据古兰经、圣训与第一代圣门子弟言行〕，而发生在基督宗教者乃因违背其本质与本源〔耶稣基督与其福音的内涵与精神、新约经典与使徒典范〕，因此彼此间的核心差异不能等同并论。罗马大公教会也曾公开为过去的相关败行深省悔罪，并向受害者谢罪 —— 伊斯兰能吗？[[23]]**

[[1]]     被称为“贤明”是逊尼派的共识, 什叶派认为只有第四任阿里是“贤明”, 其他的都有问题。

[[2]]     例如 Islamic Jihad/Imperialism。

[[3]]      Peter Jenkins, Jesus Wars: How Four Patriarchs, Three Queens, and Two Emperors Decided What Christians Would Believe for the Next 1,500 Years (New York: HarperOne, 2010), pp. 256-258。

, 2020-03-30, <https://www.worldhistory.org/article/1532/plagues-of-the-near-east-562-1486-ce/>

[[5]]      Joel Carmichael, The Shaping of the Arabs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6]]     D.S. Margoliouth, Mohammed and the Rise of Islam (London, 1931)。

[[7]]      Bernard Lewis, Islam in History (New York: Alcove P), 1973。

[[8]]      另参 E.A. Belyaev, Arabs, Islam and the Arab Caliphat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New York: Praeger, 1969) 和 William Mui, The Life of Mohammed (Edinburg: J. Grant, 1923) 等资料以了解更多当代情况。

[[9]]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pp. 42-43。这本书根据原始资料论述了伊斯兰与基督宗教在公元636-1683之间发生过的八大战役, 是研究相关历史的必读著作。

[[10]]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0306825554/ref=as_li_tl?ie=UTF8&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306825554&linkCode=as2&tag=raymondibrahi-20&linkId=0f925201768b161ae319879bb3fdf1d7), pp. 25-27。

[[11]]      参 Jean-Marie Gaudeul, Encounters and Clashes: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History (Roma: Pontificio istituto di studi arabi e d'islamistica, 2000), pp. 64-65; 第64页较宽容的可能是原版, 第65页的满纸屈辱条款似是过后的冒名添加版。另参 “Pact of Umar”, wikipedia.org, 2021-03-30, 以及 “Pact of Umar (7th Century)”, Internet Medieval Source Book。

[[12]]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44-93。

[[13]]      参 F. Harb, “Wine Poetry” in Julia Ashtiany et al, editors, Abbasid Belles-Lettres (Cambridge UP, 1990); Von Kremmer, 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7), Ch. 4。

[[14]]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0306825554/ref=as_li_tl?ie=UTF8&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306825554&linkCode=as2&tag=raymondibrahi-20&linkId=0f925201768b161ae319879bb3fdf1d7), pp. 234-248。

[[15]]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0306825554/ref=as_li_tl?ie=UTF8&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306825554&linkCode=as2&tag=raymondibrahi-20&linkId=0f925201768b161ae319879bb3fdf1d7), pp. 234-248。另两位拦阻伊斯兰进侵欧洲的英雄, 是于公元717打退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克利奥三世 (Cleo III; 见pp. 56-67) 和于公元732击垮伊军北伐欧洲腹地的法兰克王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 见pp. 77-93)。他们拦阻了伊军侵欧南下或北上的路。

[[16]]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0306825554/ref=as_li_tl?ie=UTF8&camp=1789&creative=9325&creativeASIN=0306825554&linkCode=as2&tag=raymondibrahi-20&linkId=0f925201768b161ae319879bb3fdf1d7), pp. 270-279。

[[17]]      Andrew Humphreys, project editor, The Islam Book (New York: DK Publishing, 2020), pp. 228-231。

, 2013-03-03, <https://www.elsasblog.com/death-to-apostates-in-islam.html>

[[19]]      有关伊教组织逼迫非穆斯林的报导, 可参 PoliticalIslam.com、TheReligionofPeace.com、OpenDoors.org、[barnabasfund.org](file:///C:\Users\lenovo\Desktop\Tan%20KS\zhi%20ji%20zhi%20bi-apologetics\Combined%20Draft\barnabasfund.org)、<https://stephenblanton.com/growth/>等网站。

<https://stephenblanton.com/growth/>

[[21]]      Peter Hammond, 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hreat (Cape Town: Christian Liberty Books, 2005), Appx. p. 105。

, 2012-12-2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46a26d0101a0ja.html>

[[23]]     Richard Boudreaux, “Pope Apologizes for Catholic Sins Past and Present”, [latimes.com](http://latimes.com/), 2000-03-13; John Paul II, “Homily of the Holy Father: Day of Pardon”, vatican.va, 2000-03-12。

**第二五章**

**比较与省思 — 圣战、帝国与奴隶**

**本书有不少篇幅提述霸权伊斯兰主义与扩张性圣战，或有人辩称基督宗教信仰的记录也好不到哪里！显然无论是个别基督教徒、不同宗派基督教会或所谓的基督教国，多少都会犯有离经叛道，令人痛心疾首 —— 当自我鞭策悔改罪过！为此评论伊斯兰圣战与帝国霸权的同时，不得也不须针对与基督宗教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所谓“圣战”、十字军东征，以及与西方帝国/殖民主义、贩奴等课题有所省思与批判。本文的主要宗旨非为基督宗教辩护，唯寻求持平公正客观些看待各所论述的相关课题，以从中受教、获益。**

**（一）约书亚驱逐剿灭迦南七族：经文与视野**

**（1）相关经文：a. 申命记7:1-4，“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走许多国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2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4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

**b. 申命记20:16-18，“16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17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18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

**（2）迦南七族的恶俗：a. 利未记18:20-24，“20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21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22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23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它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24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

**b. 申命记18:9-14，“9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10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11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12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3）上主容忍了迦南人至少400年才加以“开刀”。创世记15:13-16，“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16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深入剖析上述经文可作出下列小结：**

**a. 虽然旧约中上主的启示与作为也是为了全人类福祉，但在旧约世代主要的对象是古代的以色列族群。而按上主的安排，当代的以色列族群乃是个宗教、政治与军事合一的群体。一般上，这样的一种体制免不了牵涉战争/圣战因素。因此上述所有经文显示，有关“圣战”全属旧约摩西/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世代的事。它乃发生于主耶稣降世与基督教会成立之前的一千四五百年，是属于旧约以色列建国的历史环节。显然旧约的圣战有其特殊处境，因此有需根据处境因素加以解读。**

**新约世代的基督福音也显然与旧约世代的圣战并无关连；其主要原因在于基督福音乃赐予全人类，本质上是个政教分离的属灵版图。即或其间有些间接关系，基督的福音已全然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宗教战争，更绝不容许任何以暴力传福音的途径，因这全然违背福音的教导与精神。主耶稣命令祂的门徒收刀入鞘，穆罕默德却于六百年后把圣战的刀再拔出鞘，且至今不见收入！是哪个神给他这样的权柄？除了自说自是，有何实据？**

**b. 上述经文也都显示上主在约书亚世代针对迦南七族所命定的圣战有明确的源头、权威、宗旨与规范。而这一切，都有上主亲自彰显惊天动地的神迹奇事加以印证。经文显示它绝对是出自耶和华的旨意与命令，前后横贯救恩历史约1,500年的整部新旧约圣经也都引以为证。进驻迦南地的宗旨乃为成全上主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给四百年沦为埃及奴隶、无家可归的圣约子民一片安身立命之地。这点无论是犹太教或基督宗教都能加以确认，甚至古兰经也表认同（古5:20-26；10:93）。**

**c. 另一方面，上述（2）与（3）部分的经文显示原住民迦南人恶贯满盈，已到了上主亲自施行审判、把他们驱逐剿灭的时刻，免得破坏祂在其子民身上所要成就的救赎计划；何况上主曾对迦南人忍受了至少400年。但穆罕默德圣战的源头、权威、宗旨与规范除了他在古兰经的自说自是，没有人能加以确定 —— 其实是所有犹太教徒与基督宗教徒都加以否定。基督宗教徒乃视之为反救恩历史与基督福音的逆向逼迫。**

**d. 约书亚年代的圣战有定时〔出埃及进迦南的时代〕、定点〔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定对象〔迦南地的七族〕、定宗旨〔成全上主给以色列人建立家园的应许〕。除了迦南地的七族，上主要以色列人也剿灭蛮横攻击并拦阻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亚玛力人（出17:8-14；申25:17-19；撒上15:1-23）。因亚玛力人直接牵涉进迦南事件，或也可将之归类列入上主给约书亚所命定的圣战范畴。除了已锁定的对象与界限，上主不准许以色列人侵犯其他族群的土地，不管其宗教信仰是什么（参 申2:1-37）。**

**此外笔者看不出圣经中还有其他什么“圣战”〔以弗所书6:10-20的灵界战争除外〕。旧约圣经中为政治、领土、权位、财物、报复或内争而打的战争有好多，但真正的“圣战”看来只有进迦南的这个。旧约中上主从来未曾命令以色列子民当向全世界拜偶像者等异教徒进行圣战，新约更不必说。但古兰经的圣战似乎乃是个向普世开放的“呼唤”，犹如一张任填的空白支票，直到末日。故此任凭之将带来普世性灾难！**

**（二）意图收复失地却惹来更大仇恨的十字军（Crusaders）东征**

**十字军乃是公元1095-1291期间欧洲基督宗教徒针对西亚穆斯林的抗争，主要意图为收复巴勒斯坦基督宗教圣地领土，前后约有八、九期的交锋。一边厢于公元1095，东罗马拜占廷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面对塞尔柱突厥军在安纳托利亚〔即今日土耳其〕的一再侵犯，难于应付，遂要求西欧基督教界相助抗敌。在这之前于1075的曼齐刻尔特战役，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曾落为突厥军的阶下囚。**

**另一边厢，什叶宗的伊斯玛仪派（Ismaili）于第9世纪末先在北非摩洛哥和突尼斯一带拓展了法蒂玛王朝（Fatimid），后来扩张至埃及并于969建立开罗（al-Qahira，969）为王朝京城。埃及也成为王朝的中心，版图延伸至叙利亚和西西里。公元1008其大教长哈基姆（al-Hakim，996-1021）对基督和犹太宗教徒进行逼迫，摧毁约三千座基督教堂或把它们改为清真寺，并于1009摧毁耶路撒冷纪念基督受难的圣墓堂，且禁止教徒到此朝圣。**

**为回应东罗马拜占廷皇帝的求助，西罗马教宗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在法国南部克莱芒议会（Council of Clermont）发出呼吁，号召西欧基督教界参战援助，意图一边厢舒缓伊斯兰突厥军给东罗马帝国带来的压力，另边厢从埃及法蒂玛王朝手中收复四百多年前沦陷于伊教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等圣地。就此宏观而论，十字军东征是因着有伊斯兰的侵略在先而逼出来的回应。**

**西欧基督教界热烈响应组织十字军。参战者有的纯粹为打圣战收复圣地，有的要借此获得教宗颁赐的赎罪特赦。又因当代正处于主后的第一个千年，有些人期盼主耶稣再来，得以从耶路撒冷被提升天。也有些参战者欲借此契机到外界冒险，开发土地或商机。另有些组团保护参战者或给予医药上的服务〔如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http://www.history.com/topics/the-knights-templar)**）和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等〕。其动机或许混杂，但都共同穿戴十字架军装、高举十字架旗帜，故被称为十字军。**

**第一期东征正式日期被认定为公元1096年8月15日，共有四支来自西欧各地的强大军旅参与。另有一支较早擅自行动的乌合“穷人十字军”不幸半途被突厥军所灭。东征部队成功于1097攻破安纳托利亚北部的京城伊兹尼克〔Iznik，原名尼西亚（Nicea）〕，进而在博希蒙德（Bohemond of Taranto）、丹克略德 （Tancred of Hauteville）、雷蒙德（Raymond of Toulouse）、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和罗伯特（Robert of Flanders）等王族配合下于1098夺下安提阿（Antioch），并于1099年7月中夺回埃及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攻占圣城的部队包括男女老幼约有15,000人。**

**当年的耶路撒冷约有七万居民，基督宗教徒人数比穆斯林多。十字军未到之前，总长伊夫迪哈尔（Iftikhar ad-Daula）已预先把部分基‧犹宗教徒遣走，留下的约三万人大部分是穆民和一些犹太人。攻进圣城的十字军血腥屠杀了其中好几千人〔上万？〕，特别在旧圣殿区；然而也放走一些〔包括投降的总长和其随从〕，俘虏一些。指称当年十字军杀了3~7万穆民的说辞显然乃夸大其数。无论如何，这场屠杀导致了穆斯林对十字军的深刻仇视。**

**除了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第一期十字军也在埃德萨（Edessa）和特里波利（Tripoli）等地建立了据点。因此第一期的联合东征可算是旗开得胜。可悲约在同期间有个圣战团不是去到中东，反而是在德国一带屠杀犹太人。公元1144伊拉克摩苏尔（Mosul）的突厥军阀赞吉（Imad ad-Din Zengi）成功夺回艾德萨等巴勒斯坦北部的部分领土，接着引发第二期的十字军东征（1147-1149），但这第二期以失败告终。**

**逊尼派阿尤布王朝（Ayyubid）的苏丹萨拉丁（Saladin）于公元1171占领埃及的什叶派法蒂玛王朝。萨拉丁先收复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过后也掌控摩苏尔而成为西亚的新霸主。他曾于1177攻打耶路撒冷不果。在1187年7月4日他在哈丁（Hattin）成功摧毁耶路撒冷十字军的一支主干部队，紧接着收复了雅法、凯撒利亚、西顿、海法和阿卡等沿海城镇，进而于同年9月间兵临耶路撒冷城下。**

**有了哈丁战役的惨败在先，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守卫抗战之后，耶路撒冷王居伊（Guy）情知不敌而寻求投降。按投降协议，十字军有能力者可用钱赎身，约15,000个没能力的被卖为奴，另有8,000个妇孺乃被分配给伊军为战利品；老弱者获安全离境。另一方面，十字军答应不伤害城里的穆民，也不破坏城中的阿克萨圣寺和岩石圆顶寺。此协议下的萨拉丁“绅士”风度常被引用与1099年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穆民的屠杀作比较，以宣示萨拉丁的人道精神。然而在其他更多场合，萨拉丁也屠杀了好多十字军并奴役无数基督宗教子民。**

**耶路撒冷的再次沦陷激发另一波的十字军东征。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204年从西欧前来的十字军不是去攻打穆斯林，反而因着东西方罗马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改而攻陷拜占廷京城君士坦丁堡，且在其中抢劫破坏、戮杀教胞，令其元气大损。及至第十三世纪十字军似乎已失去了动力与方向；有的转向对付被认为是异端的基督教派，抑或是未归信基督的异教徒。公元1291，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占领的最后一个城堡阿卡（Acre）也沦失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巴尔手中。历史学者认为至此十字军在中东的活动已可画上休止符。**

**十字军东征比战场上的失利更为可悲的一个后果是导致穆斯林对基督宗教的世代仇视。穆斯林从不省思十字军东征乃是回应伊斯兰四百多年前的北伐，侵占了原属于基督宗教的土地与产业，且屠杀奸污奴役了无数基督宗教徒，而当代的东征不过是在被欺压之下，企图收复些失地与信仰尊严。战争是残忍的，然而在十字军统治耶路撒冷或其他城镇期间，从未发生特地针对穆斯林居民的耻辱、压制或逼害措施。事至如今，穆斯林却习惯于把任何西方世界令他们感受冲击的事件都说成是“十字军”的手段或攻击。[[1]]**

**伊斯兰本来就对十字架存着偏见与无知，加上他们所仇恨的十字军乃是以红色十字架为旗号，致使他们对十字架标志更为反感。他们不理解基督钉十字架为罪人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而只看它为基督宗教的错误神学，以及基督宗教徒屠杀穆斯林的记号！因此十字军东征的后果给穆宣带来更大拦阻，铸成令人不堪回首的血泪教训！**

**若说基督宗教的十字军与伊斯兰的圣战可谓“彼此彼此”：伯纳‧鲁易斯认为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但两者有差别。“十字军在基督教历史是后起发展，从某层面说乃标志着从福音基本价值观彻底偏离。基督教国度从第七世纪即遭受攻击，也在穆斯林统治下失去了大块领域……在与伊斯兰漫长的斗争中，基督教国度的十字军是迟起、受限且相对地短暂。圣战却是从伊斯兰历史的开始就有的 — 见于其经典、先知生平、先知伙伴的行动及至他们的继承者。它存在于整个伊斯兰历史，直到今日仍然有号召力。”[[2]] 作者明确指出伊斯兰/穆斯林在理念与实际上为侵害者的本色。**

**从历史角度说，基督宗教徒或可理直气壮辩称十字军东征乃回应伊斯兰先前的北伐：若非有伊军北伐在先，便不会有十字军东征在后；其目的显然在于收复失地，何罪之有？！但根据主耶稣的教导与福音的信仰精神，基督门徒不当以此为借口把十字军合理化。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也曾于公元2000针对基督宗教在历史上的许多过犯向世人〔包括穆斯林〕致歉认错。但伊斯兰方面从始至今从未曾为过去的圣战省思致歉，只会控诉他人。**

**伊‧基宗教战争研究学者雷蒙‧伊卜拉欣在其针对十字军东征课题的结论提到下列两点：a. 相关战役激发了欧洲人的冒险精神与拓展视野，看到远至中国、亚洲甚至更遥远地区的商机，间接导致日后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b. 很吊诡与令人意外的，十字军被扭曲且广传以便给穆斯林开脱、给西方妖魔化的一个历史叙述 — 即把穆斯林针对西方的持续侵略，都说成是西方当年侵略穆斯林的报应！[[3]]**

**（三）略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背景、发展与批判**

**（1）罗马天主教葡萄牙与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拓展**

**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可从15~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外世界的探索谈起。当代伊斯兰势力雄霸中东/西亚与地中海世界，掌控通往印度洋南下南亚远至东南亚甚至北上东亚的航道，拦阻西方基督教国拓展海外贸易。海路交通不行，从西亚通往东亚的丝绸陆路同样也是掌控在穆斯林国度手中。经商通常有需透过他们为中介并向他们缴交税务。只有少数个别西亚基督宗教徒争取到机会跟着穆斯林南渡到南亚/东亚一带从商。**

**十字军东征给西方基督教界带来的一个附带利益，即增进东西方海上贸易交流，打开西欧基督教徒对中东与东方世界的视野，看到从东方进口的香料、丝绸、金银、陶瓷、咖啡、烟草、蔗糖和米粮等珍贵产物。既不甘于长期遭受穆民辖制，又适逢当代西欧基督宗教界势力有所提升，葡萄牙乃领先进行海洋探险开拓，西班牙也随之崛起。因此宏观而论，西方的殖民帝国主义也是为突破伊斯兰势力的封锁与挤逼才引发的；是以有些学者把它看为是十字军东征更广阔的延续。**

**西班牙阿拉贡（Aragon）王朝的费尔南多二世（King Ferdinand II）与卡斯提尔（**[**Castile**](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own_of_Castile)**）王朝的伊莎贝拉一世（Queen Isabella I）联姻且组成联合王国后，成功于1492打倒伊斯兰在格拉纳达（Granada）的最后政权而全盘统一了西班牙王国。他们支持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往西的海上探险计划，同时把不肯改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驱逐出境。除了殖民与通商，西班牙王朝也热衷于基督宗教的传播。**

**为突破穆斯林在中东一带的海上霸权与封锁，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1394-1460）个人虽未曾出海，却赞助北大西洋与西非沿岸一连串的海上探险项目，得以成功拓展佛得角（Cape Verde）、马德拉（ Madeira）、亚速尔（Azores）等群岛作为据点，一方面用以栽植甘蔗等农作物，同时也作为进一步西渡至美洲的供应站。**

**至于沿着非洲西岸南下的海路也有所收获，特别是加纳海岸用以蓄奴的埃尔米纳堡（Elmina Castle）。约翰二世（John II）进一步于1488支持航海家巴多罗买‧迪阿斯（Bartholomeus Dias）冒险驶至南非好望角。接着瓦斯科‧达伽玛（Vasco da Gama）于1497-1499成功绕过好望角，航驶至印度〔今喀拉拉邦（Kerala）〕的香料中心卡利库特（Kalikut/Kozhikode），打通了由大西洋驶入印度洋、连接欧洲与南亚的航线，得以越过穆斯林掌控的地中海与中东地区，打断了穆斯林对欧亚两大洲在商业上的垄断。**

**西班牙联合王国则借助于哥伦布的舰队从欧洲大西洋海岸直航西渡，原本期盼得以抵达东方印度，结果却是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2年10月2日，哥伦布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古巴之间的巴哈马群岛登陆（The Bahamas），随后来到加勒比海的海地（Haiti）和多米尼加（Dominica）各群岛。西班牙在接着的年代于南、北与中美洲一带开拓了许多殖民地，给王国带来巨额财富与广大领土。当初哥伦布以为他与船队抵达了印度，故统称当地原住民为印度/印地安人（Indios/Indians）。**

**西班牙与葡萄牙成为了“早期现代”（early modern age）的欧洲海洋帝国，除了获得非洲与亚洲的一些据点，也占领了美洲原住民的大片土地。为争权夺地，两大帝国难免陷入彼此间的竞争。为避免竞争恶化，教宗于1494促使双方签署《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划定托尔德西拉斯为分界线让双方各别拓展 — 线条以东之地归属葡萄牙，以西者归属西班牙。两者在美洲的竞相开拓，给许多欧洲人机会移居新世界。**

**公元1519-1522，葡萄牙籍弗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指挥西班牙船队绕过南美洲海峡〔后称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直驶至菲律宾利玛萨瓦岛（Limasawa），在岛上传教并给一些土人施洗，后在岛上一场战斗中伤亡。麦哲伦可说开启了菲律宾罗马天主教化的门。死后他旗下的伙伴领航至摩鹿加（Moluccas）香料群岛，首创环绕世界一圈。在早年麦哲伦已曾从欧洲朝东航海至摩鹿加群岛。**

**（2）改革宗基督教荷兰与英国殖民帝国的扩张**

**眼见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在海外的开拓与巨大收获，经17世纪宗教改革后的荷兰与英国等也先后崛起加入海外通商与殖民争霸。当初竞争的主要商品是印度与马来群岛一带的香料〔如丁香、豆蔻、胡椒、肉桂等〕、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器；过后加上美洲一带的咖啡、蔗糖、棉花等农产品。当然土地、黄金、白银更是大家都抢着要的。可悲的是为开发新殖民地，黑奴也成为了他们争取的“商品”。**

**新崛起的荷兰先是跟西班牙开战。其远征船队于1599抵达盛产香料的印尼摩鹿加群岛，并于1603在西爪哇的万丹（Banten）设立商站；过后于1619攻占葡萄牙在巴达维亚/雅加达（Batavia/Jakarta）的堡垒，且在安汶（Ambon）建立总部。**

**荷兰于1602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VOC〕和西印度公司（West India Company）即为着实现其商业与殖民目标。该公司召聚各国商人以“合资股权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形式经营生意，且得到荷兰政府授权让它得以与不同海外族群签约，建筑堡垒并维持海陆军队。它可说是个军事化的国际控股公司。**

**荷兰东、西印度公司在业务上纵横国际，富可敌国，主要策略乃是在世界各处设立通商据点并争取商业专利。需要时，也进行殖民与军事干预。有荷兰人因船难于1647登陆南非好望角而意外导致它的殖民化。东印度公司也逐渐在印尼扩张其版图。南美洲的苏里南（Surinam）本属英国，后由该公司占领。它有个时期也曾占有斯里兰卡〔旧名锡兰（Ceylon）〕，后归属英国。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恩怨情仇也表现在它们的海外关系 —— 有时合作，有时敌对。它在第十八世纪的一些战役上败给英国而丢了一些属地与商业专利，大体上已转向没落。公元1800，东印度公司破产而把各属地交由荷兰政府管辖。**

**英国方面于公元1600即组织了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EIC〕，性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类似。它在太平洋、大西洋领海各处都设有商站、商埠或殖民地，也跟印度莫卧儿王朝和中国清朝建立商业关系。在印度，它且在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带领之下于1757普拉西（Plassey/Palashi）之战役击败且占领有法国支撑的孟加拉（Bengal）省区；其统治者为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属下末任总督西拉杰·达乌拉（Siraj-ud-Daulah）。当年的孟加拉是印度最富裕的省区。**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政权于1857面对属下称为西帕依（sepoy）的雇佣军人叛变，故称之为西帕依叛变（Sepoy Mutiny）。最先爆发点是在新德里往北40英里的密拉特（Meerut）驻防城，接着快速传开。其引爆因素据说是军队使用的来福枪弹膛盖（cartridge）之制作含有牛油/猪油成分而触犯宗教禁忌，冒犯了兴都教徒〔忌吃牛肉〕与穆斯林〔忌触猪肉〕，加上军人在待遇上的一些不满，还有印度本土权贵对公司政策与操作的许多顾虑、恐怕失去本身即得权益等因素。[[4]]**

**叛变虽被镇压但关系却已闹僵，公司名誉也已招损。东印度公司于1873被解散，业务全归英国政府承担。继之全印度逐渐沦为英国主权下属地。东印度公司也曾跟中国清朝政府打了两场的鸦片战争（Opium Wars，1839-1842；1856-1860）。鸦片曾为该公司倾销中国的最大商品，荼毒众生。东印度公司虽打胜了战，却给英国带来巨大且持久的恶名。**

**英国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于19世纪达到普世霸权帝国的巅峰，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宗主国，是名符其实的日不落国。它在世界各地设立了主权国（Dominions）— 如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印度等；殖民地（colonies）— 如美国独立前的13州、直布罗陀（Gibraltar）、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等；保护国（Protectorates）— 乌干达、所罗门群岛、马来半岛、文莱等；托管区（Mandates）— 如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以及其他类型属地。**

**截至1913，大英帝国辖下约有4.12亿子民，约占当年世界总人口的23%。它于1920拥有约3,550万平方公里的属地，约为地球24%的土地。两百年来，它的影响普及大半个世界的经政文教、科技法律等领域。这庞大的帝国绝对不是个慈善组织；其所有决策与运作绝对是以帝国利益为优先考量。但若客观地与伊斯兰帝国作个比较，它肯定是更为温和开明，自利之余也为殖民地带来些长远的贡献 —— 特别在促进现代化与民主化上。基督宗教透过宣教士在其属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尤其在教育与医疗层面。可惜伊斯兰主义者总是未能自我省思，也未曾公正地加以评估论述，反而尽量攻击污蔑。**

**二战后英国本身急待重建，因此采取非殖民化政策让殖民地独立自主，并于1971成立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组织，涵盖53个前英殖民成员国，大家以平等立场彼此合作，互惠互利。英联邦本身显示过去的大英帝国并不是那么“坏透”，榨取之余也确实留下了一些惠民的资产，因此不同种族、文化与宗教的成员国乐于继续与其维系互惠关系。这样的事从来未曾在任何前伊斯兰帝国的殖民地或管制区发生；大体上它们遗留的只是毁灭、压制与仇恨！**

**（3）对伊斯兰霸权帝国主义与基督宗教殖民帝国主义的一些评论**

**以下是针对欧洲基督宗教国〔包括罗马天主教与后起的改革宗基督教〕自公元1453东罗马基督教拜占廷王朝被伊斯兰奥图曼帝国所灭之后至今的五六百年来，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与亚、非等地区崛起并开拓海洋殖民帝国的宏观叙述（mega-narratives），且从中与第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兴过后统治涵盖欧、亚、非三大洲1,300多年的伊斯兰帝国作个比较，以剖析彼此之间在意识形态与统治模式上的一些异同。**

**笔者没把15世纪之前西罗马基督教国的版图扩张带入比较，因自罗马城于公元476被来自北方蛮族攻占之后，整个西欧乃分裂为好多个彼此争霸的大小邦国，而基督宗教内部仍面对许多内忧外患，特别是一波波蛮族的侵犯。当代最有机会在军事、政治与宗教上大展宏图的是第九世纪查尔曼（Charlemagne）大帝缔造下的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可惜它于公元814查尔曼大帝死后不久即在他后裔手中分裂衰落。过后中欧与俄罗斯一带的福音化，大体上乃是个别宣教士劳苦耕耘的果效。**

**另一边厢，东罗马基督教拜占廷的领土主要乃传承自君士坦丁皇帝归信基督之前掌控的版图。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曾尝试合并重振东西罗马帝国声威但不成功，反而让蛮族夺取不少土地。赫拉克纽斯皇帝（Heraclius，610-641）曾打败波斯王朝，但当面对继之崛起的伊斯兰圣战攻势却已是精疲力竭，欲振乏力以致节节败退。过后虽偶有兴盛时期但都十分短暂，至终于1453被伊斯兰奥图曼帝国所灭。因此基督宗教方面笔者乃选择15世纪以降崛兴的相关帝国作为比较。**

**a. 伊斯兰的古兰经、其先知穆罕默德与他的[“使徒级”]伙伴并历代传承的哈里发/大教长，在教义与实践上都坚持圣战，原则上也不可能舍弃圣战，直到世界末了。因此伊斯兰自穆罕默德至奥图曼大帝国，甚至于目前可说已被剿灭的邪恶伊斯兰国（ISIS）无不自称是“在阿拉道上打圣战”；ISIS的头头屠夫巴格达迪竟然是伊拉克巴格达大学伊斯兰法律学哲学博士。**

**但在基督宗教，基督耶稣十字架“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已经把任何形式的圣战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基督、使徒、使徒时代教会、初期基督教会都无圣战，甚至是反参军、反战争，因它违背基督的教导与十字架的精神。因此本质上基督信仰绝对是和平宗教，促进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契合。属灵战争（spiritual warfare）真实、正确，但它与所谓的宗教圣战（holy wars）全然是相反的两码事。**

**b. 千多年来的基督宗教史曾发生许多宗教战争 — 或为讨伐异教、异端，或为防御自卫或拓展新疆界，或是教派之间的内战，在本质上它们都与基督和祂的福音无关。大体上都是始于第四世纪政教合一后产生的恶果，出自错误的动机、释经与热心。原则上必要时基督宗教徒或可进行为国家、民族或社会正义参与自卫性的“正义战争”（Just War）。这可以是面对不义侵犯时基督宗教社会神学的一种回应，但它绝不能与基督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混为一谈。当然卫国保民也是整体国民〔包括基督宗教徒〕当尽的义务，但原则上它不能与为宗教传播与霸权而发动的所谓圣战混为一谈。**

**原则上任何黩武的侵略性战争，包括扬言为传福音建立基督宗教版图者，无论出自西班牙、荷兰或任何所谓基督宗教国都是错误的。特别在战役中杀人放火、掳掠奸淫〔包括十字军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公元1099之役的戮杀〕都是邪恶不义的；教派之争的内战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辱主害民的千古灾难。**

**c. 宏观而论，第十五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各往东、西的海洋探索可说是十字军情结的延续，寻求突破伊斯兰势力在地中海与印度洋、南洋一带的海上霸权与商业垄断；同时〔理论上也〕为了建立新殖民地进行宣教。其中西班牙阿拉贡皇室的费尔南多二世对传递罗马天主教看来似乎比其他君主热诚。教宗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pe_Alexander_VI)**）于1501承诺让西班牙管制新发现领土，条件是当教导原住民天主教教义。西方帝国版图的福音拓展与慈惠事业，一般上乃是得力于志愿性修会或差会，不少宣教士为此舍己牺牲。**

**一般上无论是天主教国家或过后的改革宗国家所开拓的殖民帝国主义，其根本动机与首要目的是商机与土地，特别是南亚与东南亚的香料、美洲新大陆的黄金与土地；传教使命乃是次要，有时甚至被看为累赘。当初美洲无论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帝国主义军人与商贾，大致上都是如此。改革宗的荷兰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也同样。除了一些委身的宣教团体与个别对福音有负担的殖民长官，一般上殖民官员都不关注福音使命。**

**例如当英国宣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于1793计划于印度加尔各答（Kolkata）设立传教据点，却遭东印度公司拦阻而不得不改在丹麦属地胡格利（Hoogly）开拓。又如当罗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07欲乘船至中国传教，东印度公司船只拒绝载送，担心传教会构成商业阻碍，逼使他转乘美国商船前往。另在1874，英国政府为要在马来半岛立足参政，乃与当地苏丹签署不干涉马来穆斯林的习俗与宗教的《邦格岛条约》（Pangkor Treaty），把传教搁置一边。**

**d. 当代欧洲通往海外的舰队或商船通常载有随行神甫或牧师，主要为服务本国军政人员与商贾。15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准许其教牧也服侍当地人。英国一般上不鼓励但也不至于全然禁止教牧人员个人志愿性的参与当地福音开拓，如在印度的亨利‧马廷（Henry Martyn）乃将生命投入，把圣经翻译为印度穆斯林的乌尔都语（Urdu）和波斯语。**

**感恩！除了官方神甫与教牧的职务，各基督宗会都曾兴起志愿宣教团体在殖民地推动社关、释奴与福音事工。不少宣教士曾出面维护面对剥削之原住民与奴隶的权益，如南美洲道明会（Dominican）的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和孟德斯诺（Antonio de Montesinos），还有耶稣会（Jesuits）的伟伊拉（Antonio Vieira）、祈诺（**[**Eusebio Kino**](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sebio_Kino)**）和克拉维（Peter Claver）等。**

**卡萨斯被尊为美洲原住民的守护圣使，奔走于欧、美两大洲呼吁当对原住民人道看待。克拉维被称为是西印度群岛使徒、众奴隶的奴隶。墨西哥的神甫米格尔‧伊达尔戈（Miguel Hidalgo）不单主张废奴甚至带动争取墨西哥的独立。罗马天主教修会通常会在他们的属地开办学校、医院等慈惠机构，关注民间疾苦。**

**e. 欧美第十八/十九世纪的福音复兴与觉醒运动给本国与殖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宣教与社会/人文改革浪潮。例如18世纪英国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除了在大西洋两岸宣教建立教会，也在社会与正义斗争层面留下辉煌传统 — 如监狱的改良与济贫、借贷给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办孤儿院和学校等机构；同时也促进道德教育、劳工/童工福利改良、反赌、反酗酒等斗争。他曾鼓励国会议员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争取在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度，终于在1833大功告成。**

**帝国本土的福音复兴与社会改革也随着殖民拓展与福音广传而带到世界各处，因而在各殖民地或宣教工场兴办了学校、医院、诊所、孤儿院、老人院，以及发动救灾、济贫、戒毒、反缠足、反蓄奴/蓄妾等慈善与改良运动。美国的贵格会〔Quakers，也叫“公谊会”（Friends）〕在废奴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有需强调在慈惠与社会正义建设，各基督宗会的贡献一般上远远超过其帝国/殖民主子所成就者！**

**例如在中国，一边厢欧洲帝国主义曾多方加以剥削宰割，另一边厢基督教会却奋力在社关与教育层面作出极大贡献。截至公元 1919，欧美宣教机构在中国大陆曾建设了291间中学，6,599小学；至1935已设立有16间大专学府。截至1930年代初，宣教机构在国内曾设有260间医院和无数诊所〔数据尚不包括天主教所创办者〕。此外，还可加上无数的孤老院、赈灾济贫、反毒、反蓄妾、反缠足等改良措施。**

**在反毒层面，一边厢英帝国主义商贩曾在中国倾销鸦片荼毒生灵，另一边厢基督教宣教士乃落力进行反鸦片斗争。第一位到中国的美国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en，1801-1861）曾为文批判鸦片贸易与战争。基督教宣教士带领归信基督的山西省席胜魔牧师于1880推展福音戒毒事工，帮助成千上万的人戒毒。**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简称CIM，创于1865〕[[5]] 英国主任卜伦豪（Benjamin Broomhall）曾著书立论提倡在中国禁戒鸦片（Truth about Opium Smoking and The Chinese Opium Smoker），并于1888组织“大英帝国基督教反鸦片买卖联盟”（Christian Union for the Severance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Opium Traffic），同时推动向国会提呈禁止鸦片贸易法案且获得通过。**

**又如在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的马来西亚，截至1957独立之前，罗马天主教会与基督教差会创办了462所的中小学校〔独立后都国有化由政府管制〕；至今仍有不同基督宗会在开办私立学校培育人才！国家独立之前教会学校成就辉煌，不分种族、宗教地为国家栽培了好些不同领域专才〔包括好些早年的马来社会与政治精英〕，在质与量都不输给殖民政府官方所开办者。**

**有需重申：欧美基督宗教国家所拓展的帝国/殖民主义本质上是自利，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国家向外开拓新资源与市场，以满足宗主国利益。但同时有需强调，因着基督宗教的福音使命与爱神爱人基本教义的影响，比起历世历代的伊斯兰帝国主义，基督宗教的显然给不同种族与宗教的殖民地子民〔包括穆斯林〕带来祝福与好处。这是历史事实。[[6]]**

**另一方面，除了压制与剥削、同化与吞灭，实在看不到伊教帝国主义曾在哪个统治下的国家或地区给非穆斯林带来祝福与好处；除了在阿巴斯王朝时期联合不同宗教背景的学者共同铸造的学术交流“黄金时代”，以及日后藉穆斯林统治期间的西班牙把一些古代传承下来的希腊‧罗马与犹太‧基督‧穆斯林学术成果传递给西欧社会层面之贡献。**

**反之曾经拥有高度犹‧基文明的西亚、北非等地区，经伊斯兰多世纪的统治与压制，至今残存的是本土宗教的灭没以及文明的退后。无可否认，数百年来的西方殖民统治曾给殖民地带来剥削，但也毫无疑问的，西方殖民统治与影响曾直接或间接地把殖民地带上现代化发展途径，涵盖教育、科技、经济、宗教、文化、政治各层面。当今领受现代化好处的穆斯林社会，无论在中东、南亚或东南亚等地区，无不直接或间接从西方文明受惠。而且大体上，西方帝国从不压迫殖民地穆斯林群体改教。**

**按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学者罗伯‧伍贝利（Robert Woodberry）于2012刊登在《美国政治科学评估》（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题为“自由民主之宣教根源”（**[**The Missionary Roots of Liberal Democracy**](https://www.academia.edu/2128659/The_Missionary_Roots_of_Liberal_Democracy)**）的一篇文章，作者阐述在强调“生命改变的抗罗宗基督教”〔Conversionary Protestant，简称CP〕宣教工场，都多少奠定了现代民主的根基，特别是在前英国殖民地。〔笔者注：包括前英国穆斯林殖民地。〕**

**“生命改变的抗罗宗基督教”之所以促进自由民主，主因是它尊重个人尊严与价值。它强调研读圣经，大量印刷与出版圣经等各种刊物；同时藉着宣教士与宗主国的联系打开更大视野，增进民智。这一切都有助于自由民主的建设。按罗伯‧伍贝利，过往年日的CP宣教事工比其他非政府组织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建立相对稳定的自由民主社会，例如在美/加、纽/澳、新/马、香港、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等前英国殖民地。**

**另可换个角度审视。宏观而言，西方文明可说乃是“两希”文明的汇流，即“希腊‧罗马”与“希伯来/犹‧基”文明。西方世界从希腊‧罗马传袭了黩武、世俗、法治与理性探索的素养，从犹‧基传承了宗教敬虔、人道主义、救赎与普世大同的精神，而两者都以不同程度与形式混合性地体现在西方世界与受其影响的邦国与族群，并借此与其他世界文明共存、交流、融合，或斗争、冲突。其实在发展至今的“地球村”，各大文明都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务必寻求更多的交流与融合。问题是，在这事上“伊斯兰行吗”？**

**（四）圣经启示、奴隶制度与基督宗教回应**

**古代东西方文明〔涵盖巴比伦、埃及、阿拉伯、以色列、波斯、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都拥有某种形式的奴隶制度或活动，包括后来产生基督宗教文明的西亚和欧洲。伊斯兰文明乃出自类似处境的中东与地中海区域，因此都有需面对与处理相关信仰与奴隶制度课题。古代奴隶制度几乎成为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

**传统上有些人因穷困而自甘卖身为奴，甚至把儿女也卖身为奴。有的因债务而被逼为奴抵债，也有些人掳掠买卖人口，另有些人不幸生为奴隶的后裔无从解脱。历代使人沦落为奴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战争〔包括所谓的“圣战”〕，败方被俘而沦为奴隶。现代文明即或原则上已废除奴隶制度，但许多生活在不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剥削下的人们还有为逃脱战乱或贫困而沦落为难民者的处境，实际上比古代的奴隶恐怕也好不到哪里。西方国家于1949所主导的《日内瓦公约》 （Geneva Conventions）已制订了人道对待战俘的准则，但违约个案仍比比皆是。**

**中古世代逐渐基督宗教化的欧洲尚存有些非制度性的奴隶活动，但截至公元1000可说已逐渐消除。继之，欧洲的普遍情况是一般封建制度社会（feudalism）所共有、依赖地主生存的农奴（serfs）和草根农民（peasants）结构。关键因素在于土地拥有权。当代欧洲土地拥有权乃掌握于君主与各阶级贵族以及教会权威人士的手中，汇集于世代传承的许多庄园（manors/estates）。除了纳粮纳税，农奴还有需为地主义务劳役。通常当园丘转手时农奴也随着转换主人。可惜15世纪以降，随着“发现新大陆”而崛起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导致奴隶制度再次兴盛 —— 主要是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的奴隶买卖。**

**中古穆斯林社会除了奴隶也存有与欧洲封建农奴景观类似、称为“伊克丹”（iqtan）的制度，即统治者把某地区交由某“穆克达”（muqta）为代理人掌管，让后者代为出租土地给农民耕耘并向他们征收土地税（kharaj）；部分缴交统治者，部分归为自家佣金。通常抽取的税务数额可达租户全年收入的一大半。**

**此外伊克丹还可从租出的工农工具抽取佣金，同样拥有权力要租户义务服务。与欧洲不同的是，土地权乃掌握在统治者而非地主手中，因此“穆克达”可随时被撤换。这可能产生的弊端是“穆克达”乘机在任内不择手段敛财！看来无论在欧洲或穆斯林地区，农民或农奴的命运有赖于地主与统治者的慈心与公正；显然奴隶更是如此。**

**奴隶课题繁杂，只能选择性略述比较。谨先看圣经如何处理相关课题：希伯来文“ebed/eved”、阿拉伯文“abd”，或希腊文“doulos”都可汉译为“奴隶”或“奴仆”；本文也以此替代使用。出埃及记21:16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 按摩西的律法，拐带和奴役人口者死！在提摩太前书1:10节，新约的保罗也说“抢夺”或俘虏人口者当受上帝律法的对付。因着各种现实因素，旧约与新约圣经中都可看到奴隶制度/活动。**

**旧约与奴隶制度**

**旧约并没提倡废奴，乃命令以色列人以恩慈对待奴仆。特别对本族奴隶，必须于第七年或逢禧年时恢复其自由身（出21:2；利25:39-43）。律法进一步规定不能让获得自由的奴仆空手而去，乃必须赠送厚礼支助使之有个新的开始（申15:13-14）。至于婢女，若不选之为妻或作媳妇，也未克加以善待，就需让她赎身或白白恢复自由（出21:1-11）。主人必须让奴婢也守安息（出20:10，23:12；申5:14-15）。人若打伤了奴仆的一只眼或一只牙，即必须还他自由身（出21:26-27）。**

**另一方面，摩西律法准予以色列人从他国或他们当中的异族人中购买并长久拥奴（利25:44-46）。但若外族奴仆接受割礼，也当被接纳为以色列族成员。出12:43-44，“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各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 佳节期间外族人得以与以色列人同欢共庆（申16:11）。**

**还有一条对奴隶是很先进的庇护条令 — 上主要以色列人庇护逃奴。申命记23:15-16，“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 旧约乃以上主的恩慈拔除奴隶制度中的恶毒。比较之下，伊斯兰的相关体制似乎没看到安息年与禧年释奴条规（出21:2；利25:40-41）。**

**新约与奴隶制度**

**主耶稣与使徒们也从未公开发动废除奴隶制度，祂乃是以信仰与福音把它翻转颠覆。主耶稣与众使徒从未蓄有任何奴婢，自己反而像奴婢服侍众人。祂说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要舍命作众人的赎价（可10:45）。祂虽尊为神子，却为了成全父上帝的旨意而“倒空自己”降卑为人，且作个至死忠心的奴仆，以成就为罪人“代罚替死”的救赎恩情（腓2:5-8）。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2节的教导：“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体现了全人类的尊严与解放的金律。**

**保罗说因着基督他乃乐于成为教会或信徒的奴仆/奴隶：“......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奴仆”（林后5:4）。使徒们都以基督的奴仆/奴隶自称〔罗1:1、雅1:1、彼后1:1等经文；很多经文中的“doulos”都可译为仆人/奴仆/奴隶〕，颠覆了传统“奴隶/奴仆”观念的内涵。基督精神以得以成为服侍上主与众人的奴仆为荣。**

**在主奴社会性的关系上，保罗一方面教导奴仆当敬畏顺从主人，同时也要主人存敬畏上帝的心恩待奴仆（弗6:5-9；西3:22-4:1）。他一方面鼓励已信主的奴仆“若是能够”可争取自由，但提醒他们不要因为信了主就想闹革命推翻奴隶制度（林前7:20-24）。在加拉太书3:28，保罗说在基督里主人与奴仆已成为一家人。他也提醒作奴仆的信徒不当因此而轻慢其主人，反而要更加尊重。**

**在腓利门书，保罗一边厢要逃奴阿尼西母回去服侍主人，另边厢他要主人腓利门接待已信主的逃奴如同弟兄。基督信仰乃借此颠覆了传统奴隶制度中的邪恶。至于是否废除整个制度，既然保罗有话说：“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林前7:21），笔者深信他也会说：“若得以废除，就加以废除更好”。但若为废奴而血腥争战，笔者深信保罗不会说“阿们”。特别一旦参入政治因素，局面通常就会变得更为复杂！美国的南北战争除了废奴，还面对了南部州属意图争取脱离联邦的政治因素，导致灾难性的内战；不赘述。**

**古代西方教父如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安波罗修（St.**[**Ambrose**](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brose)**，337–397）和柏特里克（St. Patrick，415-493），以及东方教父如克里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347-407）和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gory_of_Nyssa)**，335-394）等皆抨击奴隶制度违背上帝旨意，是人类自私堕落的后果，且强调当按圣经以公正爱心善加对待。第四世纪开始有西方教会举行释奴仪式。公元726，拜占廷教堂借洗礼使奴隶归为主人的家里成员。第十三世纪神学家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认为因着罪，奴隶制度形成社会难以避免的恶，重要的是主人当以公平仁慈对待奴隶。**

**无论如何，恩待奴隶是个势在必行的“天命”。但因圣经未曾正面提倡废除奴隶制度，以致不同世代与处境的教会面对相关课题时作出不同回应也是可理解的。有的认为该当废除，有的主张不需废除只需加以人道改造。罗马教宗恩仁四世（Eugene IV）于1435谕令开除贩奴者的教籍，但接下来的教宗如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397-1455）、卡利克特斯三世（Callixtus III）和西斯笃四世（Sixtus IV）等则因面对蓄奴贩奴的奥图曼帝国侵犯而支持买卖穆民俘虏、美洲原住民和非洲黑奴。再过后教宗保罗三世（1468-1549）曾发表一份严厉的废奴教谕，可惜未能得以落实。**

**接着为了个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利益，加上与伊斯兰帝国的竞争，始自15世纪以降，崛兴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既得利益群体 — 涵盖罗马天主教和改革宗基督宗教徒，也包括从欧洲移居美洲的移民 — 都涉及蓄奴贩奴活动。除了奴役原住民，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宗教徒都竞相从非洲等地区掳掠或购买奴隶。有的是名堂上以合约劳工/苦力（indentured workers）的形式承包，列明期限与酬劳，但实际上乃像奴隶被剥削。**

**第一批被带到美国的非洲黑奴乃于1619在维吉尼亚（Virginia）的詹姆斯镇（Jamestown）派上用场。从殖民地和其他权势所及地区，所牢笼的奴工乃用于种植烟草、甘蔗、棉花、咖啡、可可等农作物，以及从事家务、建筑房屋、道路、桥樑等设施，并开发金银等矿场。“到底多少黑人奴隶被带到美洲一带”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根据得奖作家休斯‧多玛（Hugh Thomas）在其巨著《奴隶买卖：1440-1870年间大西洋两岸奴隶买卖的故事》（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的研究估计，从15至19世纪的约四百年间，各欧洲殖民帝国主子前后从非洲牢笼了11,328,000个黑奴到美洲一带：巴西约400万，西班牙属地约250万，英属西印度群岛200万，法属西印度群岛160万，以及后来成为美国州属者50万人。**

**网上看到另一个对被贩卖移殖美国黑奴的估计是40万人。截至公元2010，这四五十万人〔加上后来的移民〕繁殖了约420万的非裔美国人〔约占14%美国人口〕，而他们的一般生活水准都比留在非洲大陆者高。反观在伊斯兰1,300多年的历史中，从非洲掳掠/贩卖至中东/西亚一带的非洲奴隶人数肯定更多，但在该地区看不到庞大黑种人群，因为他们不是被阉无后就是死掉了，或早已被同化。吊诡的是，至今很多非洲裔穆斯林企图利用各种合法/非法管道闯入他们一再批判、咒诅的欧美大地！**

**无论如何，奴隶的遭遇是痛苦的。幸好在以往的蓄奴基督宗教辖区，当中有许多神甫与修士〔特别是南美洲的道明会与耶稣会者〕如克拉维、卡萨斯、孟德斯诺、伟伊拉和祈诺等，都委身为原住民与黑奴争取权益。西班牙统治下的佛罗里达（Florida）于1693即接受逃奴，只要加入天主教会。**

**18~19世纪以降的罗马教宗多数主张废奴。1810的海地、1829的墨西哥、1888的巴西不单先后废奴，且争取到独立建国。亚得里亚海（Adriatic）东边的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public_of_Ragusa)**于1416禁止贩奴；丹麦–挪威于1802。在约翰‧幸科（John Graves Simcoe）推动下，大英帝国于1793 已经制定反奴隶条规，但仍有些人受奴役。**

**福音派信仰的英国国会议员威伯福斯终身以废除奴隶制度为己任。在他竭力推动下，国会于1807通过禁止贩奴，并于1810宣判贩奴者14年的劳役。在英国要求下，欧洲各国于1815在维也纳签署禁奴条约；接着英国于1825通过对贩奴者的死刑。最后在1833年威伯福斯死前的三天，国会立法废除整个大英帝国境内的奴隶制度，叫全境内的70万奴隶都获得自由。大英帝国的废奴标志人类历史的一大亮点。[[7]] 美国则于1863年1月1日内战期间才正式宣告废除奴隶制度。然而在内战之前已经有好些不受奴役的自由黑人（Free Blacks），尤其在南方州属。**

**（五）古兰经、奴隶制度（Riqq）与伊斯兰教回应**

**伊斯兰乃延续流行于中古地中海世界与阿拉伯人的奴隶制度，从创教之始即蓄奴、贩奴，包括男女奴隶。先知本身和众同伴都拥有好多奴隶。在中古伊斯兰世界一般穆斯林也都有蓄奴、贩奴。伊教从创始即延续奴隶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个宗教、政治与军事都糅合在一块的意识形态体制。在这样的一种体制，宗教与政治、国度、圣战、奴隶〔或战俘（POW）〕是分不开的。这是原始/初期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一个核心差异。**

**《对来生的准备》（Zad al-Ma‘ad，英译本Provisions of the Hereafter）之作者伊本‧盖伊殷（Ibn al-Qayyim）列出穆罕默德27个男性奴仆名字，其中包括被他释放且认领为义子的栽德（Zayd ibn Haritha）。作者另列出11个女性奴婢名字，其中包括科普特/埃及婢女玛利亚（Mary the Coptic）和犹太女俘莱哈娜（Rayhana）。这后两者的真正身份〔是奴婢/妾/妻？〕在伊教圈子仍有些争议。针对外教人士，先知穆氏进行俘虏与奴隶买卖，据说买的更多。但对于穆斯林教胞，他乃提倡尽量释奴。**

**多处古兰经文中的“Mā malakat aymānukum”〔“what your right hands possess”，意为“你右手所拥有的”〕，特指手中掳获的战利品 —— 男女奴隶。古兰经第八章的名称即为“战利品”（al-Anfal • The Spoils of Wars），包括财物与男女俘虏（古8:69-70）。古兰经33:50节，“先知啊！我确已准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 俘虏可留为奴隶或被贩卖。按古30:28和16:71/75节，因人各有异，平等对待俘虏是不宜也不智的，且有违阿拉给予敬虔者的赏赐。将来在天园阿拉也准备了许多童仆服侍敬虔的穆斯林（古56:17；76:19）。**

**按《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的传述，在对付穆斯达利克部落（al-Mustaliq）的战役期间，伊军俘虏了一些妇女，要奸淫她们；便询问先知是否可进行在体外射精（coitus interruptus），免得妇女若受孕，贩卖时有损身价。先知不表赞同，谓是否受孕天意早有注定。[[8]] 男女奴隶都是主人产业，无权抗拒主人的任何要求。**

**穆氏于627的壕沟战役把麦地那犹太古莱扎部落的男士杀了，把他们的妇女卖到也门一带换取马匹与武器。按易司哈格的《使者生平》，公元630占领麦加后穆氏领军在候奈因道上击败哈瓦晋（Hawazin）和达克夫（Thaqif）部落，掳获6,000个俘虏和24,000匹骆驼。他在分配战利品给部下时不忘给老伙伴些甜头，如赠送女奴丽达（Reeta）给阿里，宰娜白（Zeinab）给欧斯曼，以及另一女人给欧麦尔，而欧麦尔却把她转给儿子阿卜杜拉。先知习于利用赠礼激励收买人心。[[9]]**

**古兰经准许奴主与其女奴性交，就算有夫之妇。古23:5-6，“5他们[信士]是保持贞操的 —— 6除非对他们的妻子和女奴。”（另参 70:29-30）古4:24，“[他又严禁你们娶]有丈夫的妇女，但你们所管辖的妇女除外。” 另按《穆斯林圣训》，630的候奈因战役期间，伊教战士在征伐奥塔斯（Awtas）部落途上手中有些已婚女俘；战士询问先知是否可与她们性交，于是降下4:24经文说OK！[[10]] 按教法，女奴数目不受限，奴主可任意用于家务、性趣或当物品买卖。要的话主人可纳之为妾，但没此义务。被用于性乐者（slaves for pleasure）称之为muṭʿa、ladhdha或jawārī al-waṭ。**

**阿巴斯王朝“贤明的哈伦教长”（Harun al-Rashid）拥有数百女奴。据说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Mutawakkil)**）有四千，西班牙伊斯兰王朝的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 Rahman III，卒961）有六千，埃及法蒂米王朝后宫则加倍。印度开明的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后宫也有五千，接任的皇帝贾汉吉尔（Jahangir）和沙贾汉（Shah Jahan）也各有五六千人。北非摩洛哥的苏丹穆莱（Sultan Mouley Ismail）的后宫有四千。其实在伊教世界许多穆民也拥有男女奴隶，直至近代。[[11]]**

**然而，古兰经也有一些善待奴隶的教导。如古2:177，“......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 “赎取奴隶”乃包括在真主阿拉所悦纳的义行。古24:33，“......你们的奴婢中要求订约赎身者，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是忠实的，你们就应当与他们订约，并且把真主赐予你们的财产的一部分给他们......” 按古兰经，释奴是可用以宽赎误杀、背誓等罪的善功（参 古4:92；5:89；58:3）。**

**按《穆斯林圣训》，有某人前来向穆氏归顺，但过后其主人前来要讨回那人，因据说那人是他的属下奴隶。结果穆氏对那奴主说，“把他卖给我，我以两个黑奴为代价买过来。” 据说从此先知在接纳归顺者时都会询问对方是否有奴隶主的辖制。伊教护教士以此为例说先知是解放奴隶的典范，但显然这事件乃奴隶制度中的一项交易，借此把穆氏说成是释奴典范未免夸大其词。唯赎奴对象都是归顺的教胞。[[12]]**

**伊斯兰圣训集显示先知穆氏不时给予奴隶得以赎身机会，例如若有教徒犯规，他或可凭释放奴隶赎罪！按《布哈里圣训》，有个教徒对先知说，“我有祸了，因在斋戒期间与妻子行房。” 先知说，“释放一个奴隶[以赎罪]吧......”[[13]] 先知亦说，“任何穆斯林要释放任何穆斯林，安拉将以这穆斯林的每个肢体，从火狱中解救他的每个肢体。”[[14]] 布哈里也记载在日蚀和月蚀时，先知下令释放些奴隶。[[15]] 这些论述中的释奴同样指穆斯林教胞。**

**回顾历史，随着伊教帝国的扩展，西亚、中欧、北非、西非与东南非洲贩奴活动因而最为严重。好多是从北非贩卖进入西亚和欧洲，同时也有好多从印度洋包括印度贩卖到西亚一带。有估计谓千多年来穆民贩奴人口约为1,150万~1,500万；维基百科的统计乃高达1,700万。[[16]] 奴工除了用于农耕与家务、开矿、凿河、铺路与畜牧等劳役，有些也用于行政管理，还有好多是用于作战。也有好些阿拉伯贩奴主子从非洲内地掳掠黑奴带到海岸卖给白人，至终乃被运到美洲。**

**按穆斯林学者布朗（Jonathan A.C. Brown）的叙述：“从630年代至1900初年，伊斯兰文明本质上吸纳了庞大的人群。我们所做的最多只是个估计 — 所得的资讯显示14个世纪以来，从摩洛哥至东南亚，数千万人乃是以奴隶身份被吸纳进伊斯兰之家（...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ere sucked as slaves into the Dar al-Islam）。” 布朗说在伊斯兰世界被吸纳的奴隶相当快就会被伊斯兰宗教化，以致有需寻找新奴隶来源以供补充。[[17]] 他认为奴隶制度确是个千丝万缕的复杂课题。**

**虽然一般上被吸纳进入伊斯兰版图的奴隶在客观压力下不得不入教，也相当快速就被同化，然而在“黄金时期”的阿巴斯王朝伊拉克南部巴士拉乃曾爆发一长达14年（869-883）、涉及约50万人的叛变。据说是由掳自非洲东岸的辛吉（Zanj）黑奴所引发，以抗议被带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盐硷沼泽地受劳役剥削，因而称为“辛吉叛变”，死了好几万人。阿巴斯王朝在杀了其首领阿里（Ali bin Muhammad）后平乱。**

**因阿拉伯大教长/统治者对同族人常怀戒心，为此在阿巴斯和奥图曼王朝他们习惯掳掠或征用波斯人、突厥人和埃及人等，加以培训为皇家拥有的“马穆鲁克/奴虏”（Mamluk • possessed）精锐御林部队。在阿巴斯王朝，这特殊身份常给“马穆鲁克”军团机会变成“造王者”，以致把哈里发当傀儡摆布。埃及、西亚和印度的马穆鲁克甚至建立了自家王朝。**

**因奥图曼王朝属于突厥人，为此他们特地从西亚，尤其是中欧一带掳掠并撕裂基督教徒家庭，按比例强迫征用男孩〔即所谓的“血税”（devshirme）制度〕，加以改教洗脑且严格训练成为精锐“新兵”（Janissaries），过后差派他们到前线征服戮杀自己的族人，冷酷残忍之极！在15~16世纪期间，据估计有50万~100万人即如此被反人道奴役利用。**

**从始至终的五六百年奥图曼是个充斥蓄奴与贩奴的帝国。从公元1450-1783约有300万斯拉夫族人在克里米亚汗国（Crimean Khanate）被像禽兽般拍卖。同样在16~18世纪，至少有100万欧洲人在地中海之北非与欧洲南部沿岸与岛屿一带〔远至大西洋与布列颠海域〕遭受奥图曼和北非“柏柏尔族海盗邦”〔Barbary pirate states；指阿尔及尔（Algiers）、特里波利、突尼斯（Tunis）〕针对商船、城镇和村落进行勒索、掳掠与奴役，把人带到奥图曼市场贩卖。18世纪他们也勒索美国商船。美国起初忍受，及至1815才派海军把他们打败。接着，英、法两国也加入围剿“收拾”局面。[[18]]**

**且把视角转移至南亚印度：[[19]] 印度在经历了7~8世纪阿拉伯伊军的入侵，以及接着波斯–突厥加兹尼王朝（Ghaznavids，962-1187）、德里苏丹王朝（Delhi Sultanate，1206-1526）、突厥–蒙古帖木儿圣战王朝（Timurid jihad）和莫卧儿王朝（Mughal，1526-1857）的蹂躏与統治之后，无数兴都教徒被屠杀、奴役和改教，致使印度穆斯林人口激增。加兹尼王朝的苏丹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971-1030）在任內发动17场战役，把中古北印度〔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最富裕的城市与庙宇都掠夺侵占了。**

**按建立莫卧儿王朝的沙巴布尔（Shah Babur）自传，他乃引经据典把对兴都教徒的侵略当着圣战。在侵入印度西北小国巴焦尔（Bajaur）时，约有三千男人被杀，无数妇孺被掳；侵占阿卡拉（Agra）和卡瑙杰（Kanauj）时情况类似。他说当代的喀布尔和坎大哈（Qandahar）是两大贩奴市场。沙巴布尔的孙即开明的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曾在公元1568杀死三万名被掳的兴都教徒。过后他尝试压制贩奴，但不甚成功。他的后宫也蓄有数千女奴。拐带、贩卖与阉割孩童在孟加拉省最为猖獗。**

**阿克巴的一军长阿卜杜拉汗‧伍兹贝（Abdulla Khan Uzbeg）自夸曾贩卖50万男女奴隶。继他王位的贾汉吉尔单在1619-1620两年内即把20万兴都教徒贩卖到伊朗的奴隶市场。接着的沙贾汉（1628-1658）施行伊教霸权给非穆斯林带来极大压力。其继承人奥朗则布（Aurangzeb）单于1659年即在戈尔康达（Golkunda）把22,000男孩阉割后送给权贵或加以贩卖。没钱缴税或欠债的兴都教徒儿女，都有可能被带走当奴隶。**

**在第十八世纪，莫卧儿帝国先后面对外来伊朗王朝（1738-1739）和阿富汗王朝多次入侵；后者于1761的巴尼伯德（Panipat）战役杀了战士后即把22,000俘虏的妇孺当奴隶贩卖。帝国的最后皇帝提普苏丹（Tipu Sultan）把拘留在特拉凡科（Tranvancore）的7,000奴隶驱逐并强迫改教。社会的动荡导致无数兴都家庭陷入贫困而面对家人被拐带掳掠贩卖的局面。上述惨痛叙述只来自印度北部，国境内其他伊教辖区肯定有更多的血泪故事。**

**按翰蒙德，伊斯兰对印度的侵略为历史上最血腥的故事（the bloodiest story in history）。杜兰（Will Durant）在《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也说那“可能是历史上最血腥的故事”。伊本‧瓦拉克（Ibn Waraq）在《探索历史上的穆罕默德》（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Muhammad）一书中描述加兹尼苏丹马哈茂德的侵略如一股毁灭性的旋风横扫印度。建造泰姬陵（Taj Mahal）的沙贾汉在30年内共攻打非穆斯林48次，并在后宫蓄有5,000个妾！[[20]]**

**翰蒙德在他著作的第一章就针对伊斯兰的贩奴与北美的贩奴作个对照比较：1. 横跨大西洋的奴隶比率是三分之二为男性，伊斯兰的三分之二为女性；2. 横跨大西洋的有10%死在途中，越过撒哈拉和东非的有80~90%；3. 横跨大西洋的几乎都是务农，卖到中东的大多数作性奴或作战；4. 卖到美洲的许多生儿养女后来成为巴西和美国公民，卖到中东者男的很多被阉，女的生下的婴孩好些被杀，因此他们的后裔存活的甚少。**

**5. 据估计约有1,100万非洲人被掳卖到美洲，其中约95%乃卖到中和南美洲，只有5%被卖到美国。另一方面，至少有2,800万被掳卖到穆斯林的中东，而估计至少有80%的贩奴死在途中。这样若把过去14世纪被掳卖者的丧亡人数加起来，可能超过1.12亿人。再把在市场上被掳卖的人数加在一起算，横跨撒哈拉和东非的被掳卖黑奴可能多过1.4亿人。6. 欧洲与北美兴起废奴运动；英国的军舰于19世纪在海上取缔打击贩奴船只，在穆斯林世界没有类似运动。[[21]]**

**伊斯兰国度奴隶制度的废除：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在19世纪已逐渐废除奴隶。土耳其于1924改朝换代采纳西方政治体制时全然加以废除；卡塔尔于1952；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共和国于1962；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于1963；南也门于1967；阿曼于1970。毛里塔尼亚于1981才正式终止奴隶活动，但至1994仍估计有9万毛里塔尼亚黑人（Harratin）被掌控在阿拉伯/柏柏尔主人辖下。这些国家制度性的废奴都是迟至上世纪的事。**

**近年苏丹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对少数族群的奴役状况都甚恶劣。1990年的《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Cairo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Islam**](https://en.m.wikipedia.org/wiki/Cairo_Declaration_on_Human_Rights_in_Islam)**）宣告谓没有任何人有权奴役他人。但近年的恐怖集团如伊斯兰国（ISIS）、博科圣地（Boko Haram）等仍是明目张胆奸杀掳掠贩奴〔甚至公开标价！〕，且引用古兰经文加以合理化。**

**结语**

**回顾史实，过去政教挂钩后的基督宗教徒与伊斯兰宗教徒一样，无论在圣战、帝国霸权或奴隶制度上都多有罪过亏欠。然而必须客观认知，基‧伊宗教在看待与处理这数方面课题上具有个关键性的差异。这差异即基督宗教在相关层面的败坏，乃源自基督与使徒时代数百年后，尤其在公元第四世纪陷入与罗马帝国政权的联盟与纠结之后的恶性发展；乃是历史上教徒的失败与造孽！但主耶稣本身乃是绝对的真善美圣，使徒们的信仰与品德也都堪为典范。基督福音在本质上乃排除任何形式的宗教战争、霸权与奴役以及情欲乱象。**

**在这些课题上，伊斯兰恰恰与基督宗教相反。先知穆氏本身即以军、政、教合一起家。整个伊斯兰帝国乃是建立在传教与圣战的基础，两者缺一就无今日的伊斯兰可言。古兰经是这样教导，穆氏的“使徒级”伙伴（sahaba）和继承的教长与教士也都是照样传承，以先知与古兰经为最大动力和最高指南，形成整个伊教信仰与体制的“基因”。**

**因此无论穆斯林护教士如何夸夸而谈先知穆氏对奴隶的善待，甚至是撒下了“释奴”种子，却绝无可否认他本身和诸“伙伴”都掳奴、蓄奴、贩奴〔包括性奴〕。若加以善待，也只限于那些皈依伊斯兰教者；至于对异教徒，仍然是攻击、掳掠、勒索、买卖。历代以来虽有一批批的异教徒〔包括奴隶〕被消灭、改教或同化[而获得善待]，但又会有新的一群群被戮杀、掳掠或贩卖利用，直到如今〔如博科圣地〕！这样事实乃摆明在世人眼前，是伊教护教士〔包括布朗〕所难以合理化或美化的。[[22]]**

**公元2000年3月12日主日，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罗马圣彼得教堂圣坛公开为教会历代针对犹太人、异端者、异议者、不同宗派信徒、其他宗教信徒〔包括穆斯林〕、妇女、原住民和少数群体等人、事、物所犯的罪与过表示忏悔并寻求宽恕。教廷乃根据成立于1998的一个五十人学者团队深入研究相关课题后撰写的一份700多页报告，作此忏悔告示。**

**教宗的忏悔录也涵盖了异端裁判所的罪状。按该份报告，西班牙历时数百年的异端裁判所曾进行125,000宗的审讯，结果只有1%受审者判处死刑。在葡萄牙的16世纪与17世纪初，曾有13,000多人面对审讯，其中有5.7%被判死刑，但好些受判者得以逃脱而以人偶替代受罚。其中有些审讯乃由非教廷机构执行。其实在公元2000的忏悔告白前后，约翰保罗二世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向不同群体致歉。但正如前述，这样针对受害者的自省、自责与公开忏悔似乎从来未曾在伊斯兰教圈子发生过；为什么？**

**最后宽恕笔者针对“奴隶/困锁”这课题的坦诚表白：几乎普世穆斯林都被霸权伊斯兰主义所掳掠、绑架，意思是：按传统霸权伊斯兰主义，其教徒只得永远捆绑在伊斯兰信仰，绝对没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按传统伊斯兰的圣谕乃“叛教者死”！正如伊教著名学者尤素夫‧卡拉达维所说，若非“叛教者死”伊斯兰不能生存！**

**不单从基督信仰立场说，从普世自由、人权价值观角度看也一样。普世穆斯林在经过历世历代的心灵与思想封锁，加上族群性日以继夜的灌输洗脑，使整个信仰与意识形态被霸权伊斯兰主义所捆绑，以致失去做人的最基本的信仰权益，更失去在基督里天上地下最大的福，真是天大损失却不知情，反倒自义自大攻击基督福音，造孽之极！笔者担保，一旦穆民真正认识救主耶稣得见启示真光，必获释得真自由，永世感颂不尽！**

**伊斯兰主义统治邦国时，掌权当局可动用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资源把非穆斯林改教，但非穆斯林却不准针对穆斯林分享信仰见证，真是天大不义。若不根本改革，这样的宗教霸权不配存在于今日普世倡导人权、自由与平等的世代！信仰与心灵的奴役要比肉体的奴役危害更大；禁止人归信基督更是把灵魂推下火狱，罪莫大焉！**

**附加：本章参考资讯推介与告白**

**本章内容绝大部分是参阅网络资讯和书籍者作为补充。下列书目有的笔者参阅了，也在相关段落注明页数；但也有些未曾亲自拜读，只是从旁引述，故未能详作注脚。其中也有些丰富了第二四章的内容。它们皆是有分量的著述，值得探讨参阅。**

网页资讯

1. i.“Slavery in Islam”, Wikipedia.org
2. ii.WikiIslam.net
3. iii.Silas, “Muhammad and the Female Captives”, answeringislam.org等; 其汉语版也有好些资讯, 有关“奴隶”可参“其他主题”栏目
4. iv.sahih-bukhari.com
5. v.“Sex: Slavery & Concubinage in the Islamic Empire”, Dabran.org
6. vi.“Islamic Male Sexuality, the Real ‘Toxic Masculinity’”, fahrenheit211.net
7. vii.wallbuilders.com
8. viii.“The Bible, Slavery, and America’s Founders”, USAheritage.org
9. ix.“The Abbasid Dynasty: The Golden Age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https://resources.saylor.org/wwwresources/archived/site/wp-content/uploads/2012/07/> HIST101-9.3.1-AbbasidDynasty-FINAL.pdf
10. x.“The Myths of Islam”, TheReligionofPeace.com
11. xi.Greg Koukl, “The Canaanites: Genocide or Judgement?”, 2013-01-01, <https://www.str.org/w/the-canaanites-genocide-or-judgment->
12. xii.faithfreedom.org
13. xiii.Hindu Janajagruti Samiti (HJS) 兴都教网站等

书目资讯

1. i.Ephraim Karsh, 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P, 2007.
2. ii.T. David Curp, War without En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uslim Conquests. Washington, DC: Morley Publishing Group, 2005.
3. iii.Joel Carmichael, The Shaping of the Arabs.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4. iv.M.A. Khan, Islamic Jihad: A Legacy of Forced Conversion, Imperialism, and Slavery. New York: iUniverse, 2009.
5. v.Huge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Charlottesville, VA: Simon & Schuster, 1997.
6. vi.E.A. Belyaev, Arabs, Islam and the Arab Caliphat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New York: Praeger, 1969.
7. vii.Bernard Lewis, Islam in History. New York: Alcove P, 1973.
8. viii.William Mui, The Life of Mohammed. Edinburg: J. Grant, 1923.
9. ix.K.M. Irani & M. Silver (editors), Social Justice in the Ancient World. Connecticut: Greenword P, 1995.
10. x.Andrew G. Bostom (editor), The Legacy of Jihad: Islamic Holy War and the Fate of Non-Muslims. New York: Prometheus P, 2005; 等等

[[1]]     有关十字军的缘起与胜负战役及其长期后果, 具权威性且宏观的论述之一可参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pp.124-203。

[[2]]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pp. 37-38。

[[3]]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124-163。

[[4]]     参[https://zh.](https://zh./)[wikipedia.org](http://wikipedia.org/)/wiki/印度1857年起义。另参“Indian Mutiny”, [britannica](http://www.en.wikipedia/en.britannica).com等相关资料。

[[5]]     于1964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简称OMF〕。

[[6]]      阅者可自行上网搜查西方基督宗教对近代中国、印度、非洲等传统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例如中国方面可参〈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1802-1953) 〉, Wikipedia.org, 2015-02-24;〈基督教对中国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快报》, [https://kuaibao.qq.com/s/20200122AZPPZU00](https://d.docs.live.net/3a8d080d4dead3ad/%E6%A1%8C%E9%9D%A2/temp/fw41/%20https:/kuaibao.qq.com/s/20200122AZPPZU00); [〈国外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贡献](http://blog.sina.com.cn/s/%E5%9B%BD%E5%A4%96%E4%BC%A0%E6%95%99%E5%A3%AB%E5%AF%B9%E4%B8%AD%E5%9B%BD%E7%9A%84%E5%8E%86%E5%8F%B2%E8%B4%A1%E7%8C%AE)〉(上)、(中)、(下), [http://blog.sina.com.cn](http://blog.sina.com.cn/); 等等。阅者可自行查询各别国家/族群的相关资讯。至于基督信仰给人类的部分贡献, 可另参 Michael Brown, Answering Jewish Objections to Jesus, vol. 2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00), pp. 240-245。

[[7]]      Peter Hammond, 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hreat (Cape Town: Christian Liberty Books, 2005), pp. 12-13。

[[8]]      穆斯林‧本‧哈查吉辑录, 《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 穆萨‧余崇仁译 (北京: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9), 18/22, 页354-355。

[[9]]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pp. 593-594。

[[10]]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19/9, 页359。

[[11]]      参 “Sexual Slavery in Islam”, Wikipedia.org; M.A. Muqtedar Khan, [Islamic Jihad: Legacy of Forced Conversion, Imperialism, and Slavery](https://www.amazon.com/Islamic-Jihad-Conversion-Imperialism-Slavery/dp/1440118469) (New York: iUniverse, 2009), 见Chapter 7的“Sex: Slavery & Concubinage”。

[[12]]      参 muflihun.com, vol. 4/3901。

[[13]]      参 [sahih-bukhari.com](http://www.sahih-bukhari.com-read/), 7/64/281。

[[14]]      《穆斯林圣训实录》, 余崇仁译, 22/6, 页385; 另参 [sahih](http://www.sahih/)-bukhari.com, 3/46/693。

[[15]]      参 sahih-bukhari.com, 3/46/695-696。

[[16]]      参 [“Islamic](http://www.wikipedia-/) Views on Slavery”, Wikipedia.org, 2020-08-07。

[[17]]      Jonathan A.C. Brown, Islam and Slavery (London: Oneworld Academic, 2019), p. 110。

[[18]]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pp. 279-289。

[[19]]      相关资讯可参Hindu Janajagruti Samiti (HJS) 等的兴都教网站。

[[20]]      Hammond, 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pp. 68-69。

[[21]]      Hammond, 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pp. 1-2。

[[22]]      Brown, Islam and Slavery, pp. 263-264。

**第二六章**

**普世穆宣的挑战与前瞻**

**（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

**基于下列因素，伊斯兰成为了当前世界发展最快速的宗教：**

**（1）伊斯兰霸权严惩叛教信徒**

**按正统伊斯兰宗教法，“叛教者死”；有的由官方处决，更多时候是被暴民公开或暗中刺杀！若不被杀害也会遭受敌对、排斥。若能力所及，他们也敌对和杀害敢于批判古兰经与先知穆氏的人士。古代这样，现今仍是如此。先知穆氏的信念与言行铸造了这样恐怖霸道的宗教。整个穆斯林社体乃犹如一座只能进不能出的大监狱。在西方自由世界，脱教或批判伊斯兰主义者仍当特别谨慎关注自身的安危。**

**（2）伊斯兰禁止他人向穆斯林传教，并且从创始即压制甚至消灭非伊斯兰宗教**

**一般穆斯林政权充分动用整个国家与社会机制试图把非穆斯林改教，若是可能甚至把其他宗教都消灭同化。在西亚、中东与北非，整片基督宗教版图就几乎这样地被伊斯兰并吞消灭了。曾盛传于阿富汗和新疆一带的兴都教和佛教同样地也被铲除了。**

**穆斯林常在外交平台畅言与国际社会共同尊崇自由、公正和人权法则，但实际上他们所实践的全然是“单程路向”（one-way traffic）的自由、公正，即只给穆斯林自由向其他宗教徒传教，却禁止其他宗教徒向他们传教。身为西方自由社会的少数群体时，穆斯林都会充分利用自由和人权的方便为自家争取权益、扩张，但一旦势力壮大，必然展现其狰狞霸权本色，对其他宗教群体进行压制、打击。**

**（3）穆斯林人口的强势自然繁殖，在当代更为突显**

**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RC）于2011年1月28日发布的一项宏观报告，预料截至公元2030普世穆斯林人口将从2011的16亿（1.6 bn）攀升至22亿（2.2 bn）。穆斯林人口的年度生殖率比较非穆斯林者乃多出一倍，即1.5%对0.7%；截至2030将会是占世界83亿总人口的26.4%，约为22亿人〔2011乃占世界69亿总人口的23.4%〕。其增长的最大因素是比其他非穆斯林族群要高的生殖率与族群年轻化。**

**皮尤研究中心进一步剖析，相对的高生殖率与族群年轻化将使穆斯林于公元2050占普世人口的30%（28亿），而届时基督宗教的将会占31%（29亿），两者数目几乎拉平；及至2100预料穆斯林将会是世界人口的35%，多过基督宗教的34%。同样因素也导致普世穆民增长总人数比例高过世界总人口增长的比例。这是基督福音使命当面对的现实挑战。**

**（二）穆斯林人口激增对欧美基督宗教与价值观的冲击**

**（1）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快速膨胀特别明显**

**预料它将从2010的4,410万（6%）激增至2030的5,820万（8%）；届时英国将从2010的约4.6%升至8.2%。过去在海外殖民的英、法、比、荷、德诸国都有数目可观的穆斯林群体。其关键性因素除了比本地人高的生殖率还有众多的新移民/难民〔尤其是2016的难民潮〕，加上增长的改教归信者。按英国〔包括苏格兰与威尔斯〕统计局〔简称ONS〕2018-2019年12月份的报告，穆民人口超过了319万，其中多过1/3是在16岁以下。在2018他们占英国5,516万总人口的5.9%。**

**按伦敦大学考夫曼（Eric Kaufman）教授一项预测2050西欧人口的研究，约30年后接受高移民的英、法、德将会有10%~15%的穆斯林人口。看来即使本世纪末的穆斯林尚未能超越欧洲本土人数，但其影响与冲击也将是极大甚至可以是爆炸性的，使欧洲实质上沦为“欧拉伯”（Eurabia）！宗教信仰是个关键因素。本来穆民就难于融入欧洲白人社会，加上年轻一代有许多被宗教主义“激化”（radicalized），前景堪忧。同时基督宗教在信仰与道德层面的弱化也导致一些人改信伊斯兰。伦敦的某些地区近乎半数人口为穆民。这一切都形成对传统犹‧基宗教与价值观的极大冲击。以人数增长“征服”欧洲乃伊斯兰主义者的一个策略。**

**按统计局2019的数据，占人口2,790万的基督宗教仍是英国最大教派〔50.4%，但在滑落〕，次之是不与任何教派认同的2,150万群体〔38.8%，且逐渐增多〕，接着就是伊斯兰〔5.8% ，在日益增长〕。逐渐庞大的无宗教认同群体〔包括无神/无可知论、自由派、疏离教会与世俗化教徒等〕值得基督教会关注省思 —— 原因何在？[[1]]**

**（2）在人口与宗教意识日益转化氛围中的欧洲面对的最大冲击是来自膨胀的穆斯林人口与伊斯兰主义分子（Islamists）的挑战**

**“伊斯兰主义”（Islamism）指宣导“政教合一伊斯兰至上的原教旨主义（supremacist politicized Islamic fundamentalism）。它借助于欧洲政府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正确考量已成功渗透了国家政治、传媒、法律、教育和治安等领域，且企图把伊斯兰在场影响的质量都扩大化。**

**其中的核心危机是欧洲人对自己传统信仰与价值观的信心已逐渐流失；欧洲人在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世俗主义、无神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侵蚀之下似乎失去了“国魂”，以致不敢也不能抗衡来自伊斯兰主义的冲击。这危机不单致使欧洲〔特别是英国〕在伊斯兰主义前败退，也在激进世俗主义（Radical Secularism）前节节败退。**

**当前英国约有1,750间的伊斯兰清真寺。穆斯林已在英国的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布拉弗德等80多个〔？；无准确数据〕地区设有不同形式宗教法庭（shariah court）或仲裁庭/机构，主要是为处理穆斯林之间的家庭、婚姻、遗产等纠纷；但伊斯兰宗教法的内涵包罗万象，有的乃极其霸道恐怖〔如改教者死、奸淫者石刑、偷窃者断肢等〕，若让其自由发展后果或沦为一国两制或教法统治。**

**在穆斯林密集地区，同性恋者、酒吧业者和不戴头巾以及穿着轻便的妇女遭受干扰甚为常见；也会有童婚、多妻、打妻甚至“荣誉杀害”〔honor-killing，指亲人把改教或被认为羞辱了伊斯兰的家人杀死〕事故发生，因伊斯兰原则上准许这些措施。因此英国国会上议员福克斯女爵（Baroness Lane Fox）在2011即表达了不能让穆斯林妇女遭受伊斯兰宗教法辖下的不平待遇。**

**更严重的是曾有些私立院校向学童灌输从父母原生国或阿拉伯进口的仇犹/仇基/仇洋等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如2007年2月西伦敦阿克顿（Acton）区的国王法赫学院（King Fahd Academy）所承认者。2010年的“全景”（Panorama）电视节目披露阿克顿区的个案不过是冰山一角。**

**针对相关弊端，许多政客和主流媒体不时乃为保持“政治正确”或因惧怕伊教势力而不敢加以评论、批判；英国广播公司（BBC）总栽马可‧汤申（Mark Thompson）于2010年6月曾加以公开承认。这包括一些接受阿拉伯产油国献金的大专学府与研究机构，他们的课程内容与言论也因此受伊斯兰主义所影响。例如他们一再申言“伊斯兰 • Islam”意指“和平”，但其真正涵义是指“屈服”（submission），若不“屈服”至终不会有和平。同时2006年通过的“宗教仇恨法令”（Religious Hatred Act）也令许多人噤声，因惧怕在此法令下被诬告。随着穆斯林人数与势力的增长，这不单是英国也是全欧洲所面对的挑战。**

**（3）目前美国情况与欧洲有些不同**

**按皮尤（PRC）2017的一项研究，该年美国的穆斯林总人口约为345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1%；其中215万成年人中的58%是外国移民。为逃避伊斯兰国（ISIS）的杀戮，西亚许多穆斯林大逃亡，西方国家也于2016-2017年间接受大批穆斯林移民/难民。根据皮尤的预测，截至2050穆斯林人数将增占美国总人口的2.1%〔约810万人〕，届时将取代犹太教成为国内第二大宗教群体。其增长的因素跟欧洲的一样，主要是移民/难民、多产和人口年轻化。穆斯林群体中约有20%为改教信徒，但据说另一方面也有约同样人数离开伊斯兰信仰。[[2]]**

**乍看之下，在接着的数十年穆斯林人数或许不至于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但数目字不可貌相，因官方的户口调查没直接填写个人宗教栏，所以很难计算穆斯林的准确人数。唯一可确定的是其数目是在不住增加；有穆斯林说其实他们的人口已达到了八九百万。可惜另一方面基督宗教徒的人数显然在逐年减少。按皮尤2018-2019的一项调查，65%被问及的成年人自称为是基督宗教徒〔十年前是77%〕。当前43% 的成年人认同基督教会〔2009是51%〕，20% 认同天主教会〔2009是23%〕。**

**（三）欧美同步面对人本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挑战**

**2014的美国约有22.8%人口自认为无宗教归属群体（nones / nothing in particular）；其中3.1%为无神论，4.0%为无可知论。这群体人数乃不住在增加：估计将从2020的约6,231万升至2050的约一亿人。按英国2019的数据，不具宗教归属者有2,150万〔38.8%，且在增多〕。2008的一个调查发觉平均有23%欧洲人乃无宗教归属。法国有29%居民自称为无神论；从2005至2010自称为宗教信徒者人数减了21%。“无宗教归属”似乎成了欧美人士的“新宗教”。[[3]]**

**“无宗教归属”群体的膨胀显示有越来越多欧美人士逐渐与其主流基督宗教疏离。当然其中也会有兴都教、佛教、伊斯兰等教徒，但毫无疑问绝大部分乃是来自基督宗教。疏离导因可能是受到无神论、无可知论、其他宗教信仰、教会的失败、人际的纠绊、个人或家人问题等因素所冲击、影响。无论如何，教会与社会逐渐世俗化而产生的人本世俗主义肯定是个大因素。不幸欧美人本世俗主义似乎已激化为敌对基督宗教势力，处处与保守派福音信仰作对。它与伊斯兰主义形成了威胁基督福音信仰与基督教会的两大怪兽！**

**（四）欧美学者回应之道**

**（1）基督教神家/哲学家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1912-1984）的卫道**

**薛华早年在美国成长、接受神学装备、牧会。他于1949举家搬迁至欧洲作宣教士。1955年他与师母在瑞士开办拉博立〔意即庇护〕团契（L’Abri Fellowship）作为灵修与思想交流的学苑，并以此为据点展开针对知识分子的宣道、护教与培育事工。**

**薛华论述两三百年来崛起的西方人本哲学与自由派神学如何以人本理性与科学实证主义质疑圣经中的神迹与天启信仰，加上教会内部人为的软弱与失败，结果乃激发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洪流的撞击，致使福音信仰基础崩溃，也大开门户让各类异教等意识形态趁机侵入。**

**薛华前后出版了20多本剖析/批判当代西方在文化、心灵与道德上的沦落，且呼吁拯救胎儿与地球生态危机等著作。[[4]] 他于1981出版的《基督信仰宣言》（A Christian Manifesto）乃为抗衡1848的《共产主义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和1933/1973的《人本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manist_Manifesto)**）。薛华呼吁基督信徒不再沉醉于追求安定（peace）与富裕（affluence），而是当“醒起！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启3:2）他宣告“上帝存在！”，为此当委身为天启的信仰辩道护教，且体现信仰的价值观。他也提醒信徒当预备面对逼迫。基督信仰的复兴自然将成为抗衡伊斯兰主义的一股力量，进而带领穆斯林归主。**

**（2）伊斯兰研究学者与基督教救济机构巴拿巴基金会（Barnabas Fund）的创会国际顾问苏帕克（Patrick Sookhdeo）的护教**

**苏帕克感叹西方人本世俗主义已形成了“新民俗教“（The New Civic Religion）。更可怕的是它实际上采取了“战斗人本主义”（Militant Humanism）姿态以对付保守路线基督宗教；若再加上“战斗伊斯兰主义”（Militant Islamism）的攻击而疏于振兴抗衡，恐怕西方基督宗教面对沦亡！伊斯兰方面最大危机乃来自欧洲本身被伊斯兰主义激化的年轻一代。**

**苏帕克于2007出版《全球圣战：战斗伊斯兰面前的世界前景》（**[**Global Jihad: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Militant Islam**](http://www.barnabasfund.org/news/archives/article.php?ID_news_items=326)**）；[[5]] 接着于2017出版《西方基督教的死亡》（The Death of Western Christianity），[[6]] 论述“战斗人本主义”与“战斗伊斯兰主义”的危害，更呼吁基督宗教需振兴，转离背道（Revival and Reversal）；他也同样提醒当预备心面对逼迫！**

**在2009年所出版的《伊斯兰对基督教会与其使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一书中，[[7]] 苏帕克在其结论提述下列几点：a. 伊斯兰是个意图掌控个人、社会、国家甚至普世的意识形态；当代的伊教振兴运动显然加重了各范畴的压力。它使用威吓、恐怖等手段使人惧怕而屈服。当代西方教会需無畏地面对伊斯兰挑战，凭爱心讲真話，否則将沦亡！b. 穆斯林在西方积极推行宣教，策略之一是与本地女人结婚而使之改教；为此有需让基督信徒看清基‧伊宗教的核心区别，免得更多人以为两者一样而接受伊斯兰。**

**c. 伊斯兰主义穆斯林热心在西方拓展政治势力以扩大其宗教影响。基督信徒有需确定西方伦理价值乃建立在犹‧基宗教基础，而这资产有需加以强化、捍卫；d. 基督宗教讲求爱，伊斯兰讲求势力 —— 这是彼此间的核心差异。基督为救赎世人而舍己牺牲；祂牺牲的爱当激励基督门徒紧紧跟随主以展现福音的大能。在基督里爱的力量当除去一切对穆斯林的偏见、恐惧与仇视，并如鲁雷门（Raymond Lull）所说，“以爱、以泪、以舍己”与穆斯林分享福音。苏帕克于结论说在与穆斯林的交接中，基督门徒当在学术知识上求真、对穆斯林存爱心怜悯，以及对基督与祂的启示持守到底。[[8]]**

**（3）“认识不列颠”（Know Britain）网站主笔SJ提供面对伊斯兰主义的方案**

**排除任何暴力排外的措施，也不能向合法寻求庇护人士闭门。然而他倡议有需向移民要求：a. 融合而非隔离；移民必须融入主体社会。隔离群体通常会沦为偏见、仇恨与犯罪温床；b. 撇弃鼓励个别族群发展自家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因这政策阻碍社会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融合，尤其对穆斯林群体更是如此；c. 停止政治正确与讨好穆斯林；英国政府有讨好穆斯林却挤压本土基督宗教徒在公共领域表达个人信仰之嫌疑；**

**d. 所有国民都当在同一法律制度下认同共同价值观；若有人认为自己原生国的那一套法律习俗优越，那就没有理由移民欧美。他阐言建立在犹‧基尊重真理与人权、强调爱邻的价值观之上的世俗性对每个宗教都是公平的，具有正面涵义。因此不能容许伊斯兰宗教法形成平行法律体制；穆斯林有需配合英国/欧美的法律、国情与价值观以实践他们的宗教生活，这样才能确保不同族群间的和睦共处。**

**（4）著名中东与伊斯兰研究学者伯纳‧鲁易斯（Bernard Lewis）的关切**

**古兰经中有许多鼓动圣战的经文。好些学者为某些利益一方面粉饰甚至合理化相关经文，同时夸大所谓的“心灵圣战”。按伯纳‧鲁易斯（Bernard Lewis）在他2003出版之《伊斯兰的危机》（The Crisis of Islam）一书中的评议，早期绝大多数的权威教士，在讨论古兰经里头有关圣战的经文、注释典故和先知的圣训时，都是从军事框架处理。**

**同时按1,400年来的伊斯兰历史记录，通常也都是把圣战看为是护卫性或侵略性的武力战争。传统伊斯兰既把世界分划为“征战之家”与“伊斯兰之家”，这乃预料双方将斗争不息〔除了间中或许会按需要签订的停战协议（hudna）〕，直到全世界都接受伊斯兰或向它屈服。参与圣战的穆斯林将在今生获得战利品并在来世获得天园。[[9]]**

**鲁易斯在提述伊斯兰恐怖分子针对美国与西方的袭击时写道：“若盖伊达（al-Qaida）的领袖得以说服伊斯兰世界接受其观点与领导，那将带来持久惨痛的冲突，而且不只是对美国而已。在欧洲 —— 尤其是西欧，当前已有大批且还在增加的穆民群体，在许多欧洲人眼中开始被视为是个难题，更有些人视之为威胁。盖伊达和相关集团迟早也会跟伊斯兰区域的其他邻国如俄罗斯、中国、印度发生冲突，而当这些国家以武力对付穆斯林与其教制时，他们将不会是像美国般拘束。若原教旨主义派按所预计的战胜了，世界前景将是黑暗，尤其是伊斯兰部分。[[10]] 作者的意思是为着伊斯兰本身与世界的好处，非把原教旨恐怖圣战铲除不可！**

**（5）美国天主教学者威廉‧基巴特利（William Kilpatrick）的警示**

**基巴特利在2012出版的《基督宗教、伊斯兰与无神论》（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畅销书引述旧约何西阿书4:6的话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警告对伊斯兰主义内涵与终极目标之无知将导致欧美的沦亡。[[11]] 他说伊斯兰如马克思主义是个企图统治世界的极权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敌对基督信仰与西方价值观的。**

**伊斯兰主义分子或借公开的暴力，或隐藏的威吓等手段以使人屈服而不敢加以抗衡。它趁着欧美基督宗教没落产生的心灵空虚，尤其是欧洲人对本身文化的自贬自弃，乃充分利用多元文化主义与世俗主义开放之便。加上剧增的穆斯林人数带来的冲击与优势，把伊斯兰的影响渗透进入社会不同层面，结果是欧洲的传统文化与信仰投降败退。[[12]]**

**著者呼吁基督门徒必须知己知彼，特别要能够分辨基督信仰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核心差异；也当慎防对方在欧美社会公开或蕴藏的渗透。例如由57个穆斯林国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尝试游说欧美等国制订所谓的“反亵渎法”（anti-blasphemy law），表面目的是为了维持不同宗教群体间的和睦，但骨子里主要为制止外人批判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古兰经与伊斯兰宗教法。巴基斯坦的“反亵渎法”成了陷害许多无辜人士的恶法，也导致主张加以废除或修订的一位穆斯林省长和内阁唯一的基督徒部长被枪杀。按伊斯兰宗教法，批判先知穆氏和古兰经者死！这类条规剥夺了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按基巴特利，当前西方文明因着内部崩塌与外敌侵蚀，正面对严峻的信仰与价值观“冷战”博弈。欧洲已是败北，唯砥砺美国决不能输，否则将给自身与普世带来更大灾难。本书指出肤浅的“反基/惧基”（Christophobia）世俗主义与无神主义针对基督教的破坏，已导致伊斯兰乘机崛起。其后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因否定上帝的意识形态是敌不过伊斯兰的。著者也指出所谓“中庸”伊斯兰本质上并不中庸的原委。西方自救之道唯在于提高警惕并坚强捍卫传统犹‧基信仰与价值观。此书乃为西方之“求存救亡”而作。[[13]]**

**基巴特利在末后几章警示欧美当慎防伊斯兰主义的冲击与危害，祈盼个人与家庭得以从传统基督信仰得到更新，拾回失去的奋斗目标与价值，并重整信仰中的“男人气概”。著者不忘激励基督信徒应当承担穆宣使命，相信这事可行。他也提醒，对穆斯林移民的开放姿态将给自己带来潜在危害，故当倍加严谨处理。[[14]]**

**另一本表达了与基巴特利类似立场与关注的著作是米勒（Darrow Miller）的《解放世界：基督徒对基要伊斯兰与彻底无神主义的回应》（Emancipating the World: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Radical Islam and Fundamentalist Atheism）。作者是“使万国作门徒联盟”（Disciple Nations Alliance）的共同创办人。书中同样提述西方当前面对的文化战争，而主要敌对势力是伊教圣战的残暴和彻底无神主义的残暴。但一般西方人对垂死的本体文化仍抱持自憎自弃的心态。他指出唯一出路是悔改与福音大使命的振兴。[[15]]**

**（6）伦敦大学教授与策略研究学者伊法连‧卡尔斯（Efraim Karsh）的现实观点[[16]]**

**伊法连‧卡尔斯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中海区域研究主任，是《伊斯兰帝国历史》等书作者。公元2006在与Frontpage杂志访谈中卡尔斯表示，他撰写《伊斯兰帝国历史》的宗旨是要澄清当代西方学术界与政界的一种迷思 —— 即9‧11等伊斯兰主义恐怖袭击的根源，乃是针对西方过去十字军与殖民帝国主义以及当代对穆斯林群体〔特别指巴勒斯坦人〕诸多不义措施的反击。所以，穆斯林世界的困境都是出自于西方世界的错！**

**卡尔斯认为这样的论述严重失误，因实际上当今穆斯林世界的困境，乃源自先知穆罕默德推动的伊斯兰主义圣战延续千多年至20世纪初奥图曼帝国失败终结的挫折情意结。但至今伊斯兰主义欲为阿拉与祂宗教进行圣战以主宰世界的幻想不灭，而穆斯林乃把近代西方强国看为是阻碍伊斯兰帝国野心得逞的对头而向其体制施加攻击以报复泄恨！因此在许多穆斯林与阿拉伯人眼中，奥萨马‧拉登曾被视为犹如中古世代打败十字军的伊斯兰英雄人物萨拉丁（Saladin）。也因此从终极目标角度看，伊斯兰与伊斯兰主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伊斯兰各主流宗派都服膺于这伊斯兰至上的终极目标。**

**纵使当今伊斯兰不能再以武力征服世界，有些穆斯林却幻想以快速繁殖的人口胜过移居国人民以扩张伊斯兰版图。利比亚已故总统卡达菲（Gadafi）就曾在“半岛”（al-Jazeera）电视台扬言，“我们在欧洲有5,000万穆斯林，有迹象显示阿拉将在欧洲给伊斯兰胜利。不费刀枪无需军事攻占，再经数十年欧洲将成为穆斯林大洲。阿拉将动员土耳其国的另5,000万人口也加入欧盟，那时欧洲将会有一亿穆斯林人口。” 此外还有其他伊斯兰主义者发表类似言论。其实至今仍有好些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期盼西班牙有朝一日得以复归穆斯林统治。按卡尔斯，闭着眼睛否定伊斯兰主义的终极野心与相关潜能乃极其愚蠢。**

**针对巴勒斯坦课题，作者引述著名美籍阿拉伯裔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Hitti）曾于1946告诉英美咨询委办（Anglo-American Commission of Inquiry）的话说，在一般阿拉伯人眼中“历史上没有什么巴勒斯坦，绝对没有”（“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alestine in history, absolutely not”）。[[17]] 阿拉伯高层委员会（Arab Higher Committee）在耶路撒冷的《联合报》（al-Wahda）也表述同样立场，并于1947建议巴勒斯坦归属于“大叙利亚”版图。1948年初统帅泛阿拉伯部队攻占巴勒斯坦的法兹‧考齐（Fawzi Qauqji）乃期盼1947的联合国决议将促使众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铸造个大阿拉伯国。**

**这些视角显明当初邻近阿拉伯国家真正意图并不在为巴勒斯坦人谋福利，而是各怀鬼胎欲图从中“分我杯羹”。例如于1948攻打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时，阿拉伯联合部队中的约旦国王艾卜杜拉（King Abdullah）就企图把大片巴勒斯坦土地占为己有，埃及则占领了南方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本有意图并吞加利利。伊拉克则志在借此战争扩张它在整个海湾地带的影响。若当年以色列打败战，相信整个地区早已被阿拉伯各国所瓜分，而不会产生一个什么巴勒斯坦国。**

**1948阿‧以战争过后，约旦和埃及都没把他们各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迦萨地带交予巴勒斯坦人自治。迟至1974叙利亚阿萨总统（Hafiz Assad）仍宣称巴勒斯坦当划归为叙利亚南部属地。从始至今巴勒斯坦课题乃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利用，作为同仇敌忾反以色列和攻击欧美等国家武器。但另一方面为了现实利益，截至公元2020除了较早的埃及和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也已跟以色列言和，跟进着的是苏丹。北非摩洛哥和突尼西亚则早已非官方与以色列交流；看来巴勒斯坦的福利也无暇多顾了！**

**笔者个人对巴勒斯坦课题的观感：以色列人绝对有权力在这片土地上立国，但祖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应当也有同样权力。至于如何分配土地与资源，则是个极其复杂且棘手的课题。无论是个别政客或群体为了政治正确或历史纠责情结而一味鞭笞西方政权讨好穆斯林，抑或某些个人或群体全然漠视于后来迁入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之权益，都是各走极端的立场。到头来不单是无济于事，且将引发更大灾难与危机。**

**（7）北美作家马可‧斯坦尔（Mark Steyn）论西方文明面对沦丧**

**北美作家马可‧斯坦尔在其畅销书《孤单的美国：我们所知的世界末日》（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作出个骇人推论：西方文明即將沦丧，始于欧洲！作者以数目字说明，导致西方文明沦丧的主要原因是欧洲白人的数目日益下降且老化，生育率远远追不上。另一方面，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乃剧增且日益年轻化，而剧增的穆斯林人口肯定也将带动欧洲社会的伊斯兰宗教化。穆斯林向来拒绝融入非穆斯林社会，其扩大的族群也必将企图把寄居国同化。**

**人口的客观因素，结合欧洲人之传统信仰与价值观的失落，加上天真的文化多元主义以及政治正确等世俗意识形态，看来传统文明只有走向沦亡！比较之下，当前美国情况还算好些，但危机仍在扩大，它也将随着年日渐感势单力薄（“America alone”）。若非警惕振奋，到头来也将同样沦丧。[[18]] 作者于2011出版的另一本相关论述，谓称若美国也沦陷即来到了哈米吉多顿末日浩劫！[[19]]**

**（8）伊拉克摩苏尔之迦勒底大公教会（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大主教肺腑之言**

**伊拉克摩苏尔市迦勒底大公教会大主教纳吉‧弥迦勒‧慕撒（Najeeb Michael Moussa）是个教长、学者与积极社工，自六年前伊斯兰国（ISIS/DAESH）攻占摩苏尔期间即帮助了许多基督宗教徒逃难与重新安顿。2020年欧盟国会颁布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时，他是被提名进入决赛圈的人选之一。2020年10月，慕撒接受European Post.co创始人古穆巴奇（Marco Gombacci）的访谈，对欧洲表述肺腑之言：**

**针对恐怖主义与移民课题，慕撒说东方人常以嫉羡目光看欧洲，但东方人保持了原生价值如护卫家庭、活泼信仰与身份自豪感，而这些在欧洲已逐渐消失。他对欧洲国会说，“我为欧洲比为伊拉克存有更大惧怕”（I am more afraid for Europe than I am for Iraq）。对东方人来说，在某些方面可说失去所有；但欧洲人却忽视了自己珍贵的信仰宝藏、文化与文明，有时也让路给伊斯兰原教旨与萨拉菲主义者把他们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周遭的人，在接待他们的国家散播仇恨与轻蔑。**

**慕撒说欧洲若看不清恐怖主义与无管制移民的危险将是十分短视轻信。身为人与基督信徒，他将竭力协助有需要的邻舍，但移民不都爱戴与服务移居国。欧洲人若不对付违法者以及拒绝接受移居国价值观与人权且要施加自己法律的移民，结果将失去自家生活方式、文化与安宁。轻信不是爱心，谨慎才是；必须用一眼爱，另一眼慎防。若不是以法律与坚定心志去除恐怖主义，终有一日欧洲人与子孙不得不向它屈膝。**

**慕撒说“欧洲因离开了信仰与其文化与宗教根源，正沦落为现代世界病孩”（Europe is becoming the sick child of the modern world, because it is moving away from its faith and it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oots）。放弃了教会与其传统，欧洲爱上了一些极偏激且有害的意识形态 — 这给爱护欧洲的人士带来极大痛苦。只有透过教育、文化与见识，看清世俗主义的虚假愿景才有所补救。不能容让世俗主义抗拒上帝与属灵价值观，因世俗主义的真正涵义是犹如基督所说：凯撒之物归凯撒，上帝之物归上帝。**

**大主教呼吁欧洲人当惧怕假神、奴隶主、暴力与刀剑，而不是离弃爱与和平的上帝。因着对某刀剑与暴力之神的狂热，他们致使普世基督宗教徒陷入煎熬，且多人因此丧命。不幸的是，欧洲也同样在其狂热意识形态与集团的恐怖活动下付出了血的代价。扩张型伊斯兰主义意识导致哈默尔（Hamel）神父被刺杀，还有其他好些欧洲无辜人士受害。这些事件本当激发欧洲人谨慎警惕，可惜看来并非如此。大主教纳吉‧弥迦勒‧慕撒的最后呼吁是 —— “欧洲：醒醒！”（Europe: Wake up!）**

**恐怕欧洲人因着对自家历史上的一些罪过深感愧疚、对过往霸权伊教帝国曾给整个西亚、北非和欧洲与中亚部分地区犹‧基等宗教残害之无知，加上近代逐渐失落的传统信仰与民族自信，似乎已沦为无主孤魂，以致不能也不敢正面回应强悍伊斯兰主义激发的冲击。但可坦然说客观地回顾历史，欧洲虽对穆斯林曾有所亏欠〔罗马教宗曾于公元2000新千年门槛为此致歉求恕〕，穆斯林对欧、亚、非的犹‧基等宗教徒的祸害却更是惨重。不是吗？但穆民至今对此仍是死不认错，认为所干的一切都是替天行道的显赫功绩。以下脚注列出的书本之史实论述，自有分诉。[[20]] 这正是欧洲人该当悔悟振兴站立起来的时刻！**

**（9）美国大卫‧霍罗维特兹自由中心（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研究员与Jihad Watch部落格主持人罗伯‧斯鹏瑟（Robert B. Spenser）的论述**

**二十多年来，斯鹏瑟著书立论在西方正面抗衡伊斯兰主义与圣战主义。他出版的《真正的穆罕默德：世界最排他的宗教之教主》（The Truth about Muhammad: Founder of the World’s Most Intolerant Religion）是有关方面的“必读”之作。它剖析了蕴含于先知穆氏与古兰经的霸权与圣战基因，并提议西方社会当采取自救的五大步骤如下：[[21]]**

**a. 不再坚持说伊斯兰是个和平的宗教；b. 推动个全面的“曼哈顿（Manhattan）计划”以寻找新能源以减低对阿拉伯原油的依赖；c. 设定西方给穆斯林邦国的发展基金必须符合受惠国放弃圣战意识形态之条件；d. 呼吁北美的伊斯兰赞助团体加力抗拒圣战意识形态；e. 凭据圣战意识形态视角修订移民条例，特别严谨审核来自穆斯林地区的申请者；虽有人或许会在审核过程瞒骗，但严谨的过程将成为一种警号与阻力。这无关种族与宗教偏见，因伊斯兰是个超越种族与纯宗教的普世性政教合一之意识形态。**

**根据同为大卫‧霍罗维特兹自由中心研究员的雷蒙‧易卜拉欣之一篇报导，某些极端穆斯林学者与机构乃使用阿拉伯语唆使“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不仅应该憎恨他们的“异教徒”东道国和邻舍；他们还应该来监视他们，充当伊斯兰在西方的“眼目”。“伊斯兰道路”（IslamWay）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站。科技公司“苹果”竟然为它提供了一款新应用程式，强化它在北美散播仇恨。[[22]] 美国不得不更为警惕。**

**（10）驰名国际福音导师大卫‧鲍森（David Pawson）的预言**

**大卫‧鲍森于2014所出版的畅销书《伊斯兰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Christians）发出惊人预言：基于英国与欧洲当今在信仰上呈现真空，在道德上陷于迷失，而人类心灵总是需求得到指引与满足，强势的伊斯兰将乘虚而入且成为〔特别是英国〕的主导宗教，掌控英国！[[23]]**

**鲍森是于2002正月参与苏帕克的一个伊斯兰讲座会时就领受了这震慑性启迪。他乃带着沉重负担传讲相关信息出版此书，祈盼借之唤醒更多〔尤其是英国〕的基督门徒崛起面对挑战，活出见证并履行福音使命，或许可蒙主怜悯免除这预告灾难。[[24]] 按鲍森乍看之下伊斯兰显然有些吸引人的因素，但它本质上是个霸道、霸权、排他、黩武宗教；它不可能源自三位一体真神，也不可能纯粹人为，显然其中含有魔鬼的仿冒、欺骗、伎俩与毁坏。[[25]]**

**大卫‧鲍森认为回应伊斯兰挑战的关键是基督门徒当掌握基督信仰三个独特的“R”，即“Reality”（真理）— 指父耶和华是真神、耶稣基督是真神儿子；[[26]] “Relationship”（关系），指藉着基督的道成肉身与圣灵的内住促成的神人合一关系；[[27]] “Righteousness”（公义），指藉着十字架彰显真神的义，也使信者称义、成义。[[28]] 这三个“R”唯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理得以彰显、体现；这是基督信仰与伊教的核心分别，也是真假信仰的分水岭。只有坚持这三“R”信仰能面对且胜过伊斯兰的挑战。可见鲍森十分重视穆宣层面的辩道护教。**

**（五）印尼具影响力开明派穆斯林领袖的忠告**

**上述各论点讲到欧美〔尤其是欧洲〕越发令人担忧的穆斯林激增人口、穆民对移居国社会与文化的隔离与排斥，加上图谋实施伊斯兰宗教法的一些举动，都给欧美社会带来张力。好些为“政治正确”而“护伊袒穆”政客与知识分子之言行尤其令人担忧。下列的论述乃根据“历史新闻网”〔History News Network，简称HNN〕之报导，引述印尼顶尖伊斯兰学者斯达库弗（Yahya Cholil Staquf）的相关论点，当对欧美解决当前面对的困境有所启迪。[[29]]**

**印尼的穆斯林大体上乃以采取中庸开明路线见称，但也免不了恐怖集团的袭击。例如2002年，其旅游胜地巴厘岛即遭受与海外盖伊达有联系之伊斯兰集团〔Jemaah Islamiyah，简称JI〕恐怖分子炸死了202人〔大多是澳洲游客〕。该集团过后继续在雅加达等城市进行恐怖袭击；接着也有些印尼国民参与中东伊斯兰国组织的圣战。**

**约有5,000万〔有说9,000万〕会员的印尼最具影响力伊教“宗教师复兴团” 〔Nahdatul Ulama，简称NU〕总秘书斯达库弗于2017年8月19日接受德国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报社记者访谈时，坦然忠告西方政客和学者不要否定说极端/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无关，因为它们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是相关的，并且只有在这要点上达到共识才能胜过原教旨主义的暴力行径。**

**按斯达库弗伊斯兰激进运动向来时有所闻，为此西方不要把相关的论述说成是“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问题症结在于传统伊斯兰对外人的前设是隔离与敌意。这样立场在中东中古或许有其时代恰当性，但在今日世界乃不合情理。若21世纪穆斯林仍抱同样观点则甚难与他人在多元文化与宗教社会融洽共存。穆斯林难于融入西方移居国社会，或也因有种族主义作祟，但传统伊斯兰对非穆斯林的排外情结确也是个导因。**

**斯达库弗说伊斯兰国组织企图利用传统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以宗教统制天下的斗争，若套用于现代建立于个别主权国家基础的国际版图结果带来的只有混乱与暴力。许多穆斯林把伊斯兰宗教法（Shariah）看为通行古今的绝对大法而欲加以强力推行之举也是错误的，结果将导至与世俗国家法律体系相冲突。数代以前的印尼伊斯兰界已达至的协议是 — 源自中东中古的伊斯兰宗教法乃根据当代历史、政治与社会境况而制定的，不能强制实施于今日穆斯林，必须按时加以处境化适应处理。**

**按斯达库弗许多欧洲人觉察有太多住在他们当中的穆民甚难跟不同宗教人士相处，因而对他们产生不满与惧怕；他们心存这层面的“惧穆症”是可理解的。西方人不能强迫穆斯林采取中庸伊斯兰，但西方政客不好宣称原教指主义暴力跟传统伊斯兰无关，因这说辞显然错误。斯达库弗可理解相关政客或为寻求化解族群间冲突的好意，但这说辞不管用，因只有诚实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指出问题真相并确定谁当承担责任才有出路。**

**那么有谁须负起相关责任呢？按斯达库弗，过去50年来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曾付出巨资在世界各处推动极端保守瓦哈比派（Wahhabi）伊斯兰主义，须负起主要责任；如今是西方国家施加压力逼使沙特终止这种行径的时候了。同时当前时局不同以往，欧洲人不能一再人道思维，乃是应当考量如何以实际性行动回应的时候了。[[30]]**

**兹引用斯达库弗的一段英译谈话：“Over the past 50 years, Saudi Arabia and other Gulf states have spent massively to promote their ultra-conservative version of Islam worldwide. After allowing this to go unchallenged for so many decades, the West must finally exert decisive pressure upon the Saudis to cease this behavior…I admire Western, especially European, politicians. Their thoughts are so wonderfully humanitarian. But we live in a time when you have to think and act realistically.”**

**斯达库弗也强调不能容忍一些年轻移民在移居国破坏当地治安且攻击侮辱警方；他的意思不是要欧洲人对有需救助者视而无睹，而是说既然已经从一些问题地区引进了数百万未识的难民，即有需加强警惕！他说面对这挑战极左派或极右派的说辞都不管用；关键在乎确认问题的症结才能加以解决。**

**世界福音信仰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对复兴团（NU）总秘书斯达库弗的回应**

**美国《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畅谈”（Speaking Out）栏目，刊登了一篇由Thomas K. Johnson所撰写、题为“福音信仰基督徒与穆斯林：非弟兄，乃挚友”（Evangelicals and Muslims: Not Brothers, But Best Friends）的报导。内容说世界福音信仰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简称WEF〕领袖乃乘着2019年在印尼雅加达开会之便，拜访了斯达库弗等开明派学者〔2019-11-07〕。**

**复兴团表明其宗旨乃寻求借“创新思想”（Ijtihad）建构一个与时并进的“人文关怀伊斯兰”（Humanitarian Islam）。双方会谈探讨如何合作抗拒宗教极端主义、促进基‧伊睦邻关系，包括双向的选择宗教信仰自由课题。该报导意指两者或可携手成为建立人文社会的最佳伙伴。2021年7月21日，双方进一步在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议（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Summit）期间于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清真寺签署了彼此间“合法传教”（Legitimacy of Evangelism）声明。**

**笔者认为建构“人文关怀伊斯兰”的努力显然值得鼓励，共同发表“合法传教”声明也确是件美事。但历史显示伊教內部朝向开明主义的更新运动常是以挫败告终。至于基‧伊可“如何”携手建立“何种内涵/形式”的人文社会则是个充满挑战的现实课题。上述大卫‧鲍森的书论述“和好？”的第十一章带出一些具体课题，甚值得双方省思考量。[[31]] 至于可如何具体落实合法向对方传递信仰并尊重所作的决定也有待考验。**

**无论如何，西方不容忽视博斯通（Andrew G. Bostom；美国医生/学者）在其《伊斯兰宗教法与自由：伊斯兰霸权的遗产》（Sharia versus Freedom: The Legacy of Islamic Totalitarianism）书中的警示，即伊斯兰主义难改其本色之潜在威胁；也不容吹奏混淆号角，如安姆丝壮（Karen Armstrong）和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等非穆斯林学者所展现的袒伊情结（Islamophilia）[[32]]。据博斯通的分析，名学者鲁易斯（Bernard Lewis）的立场有时也显得摇摆怯场。[[33]]**

**针对安姆丝壮和埃斯波西托的“袒伊情结”，笔者尚需作点补充：a. 两位学者都来自浓厚罗马天主教背景。他们的论述尽量表述中庸体面的伊斯兰，或者是含有欲借之以协助欧美穆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好意，但问题出在于其对千多年来伊教给基督和其它宗教带来的灾难轻描淡写甚至合理化的论述，恐怕反而为伊斯兰作了宣传 —— 为虎作伥！[[34]]**

**b. 另一方面，可惜两者针对伊斯兰信仰核心所內含、旨在颠覆福音取代基督宗教的本质似乎都轻描淡写，对福音使命也似乎毫不介意。笔者认为从福音使命视角说，其影响将是弊多于利。其实彼等的论述已被“政治正确”权势利用于打压针对伊教的客观批判为“伊教恐惧症”（Islamophobia）。美籍埃及裔学者雷蒙‧伊卜拉欣在他的著作指出两者不单对伊斯兰圣战的凶残加以粉刷与偏袒，还不义地指控基督宗教学者的不是。[[35]]**

**博斯通也提醒中古伊斯兰“穆尔太齐赖派”（Mutazilite）的理性与自由意识实质上也很保守，在得势时他们乃同样压迫异己。[[36]] 对伊斯兰主义的偏袒后果将会是祸害西方传统信仰与自由。对伊斯兰宗教法的妥协将让它得寸进尺渗透非穆斯林社会。自古以来当伊教人多势大都将显露其霸道本色。就算在相对温和的印尼，基督宗教徒仍常活在来自伊斯兰主义集团的压力与张力之下，尤其当触及宣教活动。对外来伊宗教法的妥协总会让它得寸进尺渗透非穆斯林社会。**

**（六）欧洲右翼政体的崛起显示抗衡伊斯兰主义之觉醒**

**可庆幸的是，近年欧洲右翼政体的崛起显示它在抗衡伊斯兰主义的事上已多少有所觉醒。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发觉有43%的德国人和47%的法国人认为伊斯兰对他们是个威胁，比2010年的数据各别增加了3个和5个百分点。另一项法国民意机构〔简称IFOP〕给日报《费加罗报》（Le Figaro）举办的民意调查发觉63%法国人和48%德国人认为伊斯兰在他们社会太显露也具太大影响。此外52%法国人反对兴建清真寺，德国是49%；88%的法国人反对在学校彼戴穆斯林头巾，德国则有75%；法国已经于2004禁止在公立学校和政府部门穿戴宗教服饰。德国60%和法国67%国民不满穆斯林不愿适应移民国的习俗与价值观。**

**笔者乃深恐西方某些政客与学者为求“政治正确”而对伊斯兰主义的一再妥协讨好不单将加速欧美社会〔尤其是欧洲〕传统犹‧基信仰与伦理的沦丧，同时将激发本土反伊斯兰右派的暴力活动；其实这潜在危机正在滋长。9‧11恐袭后的二十年来在英、美、德、丹麦、瑞典、加拿大、纽西兰等国都曾爆发反穆斯林/伊斯兰示威，包括针对2005丹麦嘲讽漫画引发的屠杀。最严重的是2019年发生在纽西兰基督城Al-Noor清真寺枪杀案，导致51死40伤！伊斯兰主义的渗透当及时严正封堵，但基督门徒不能认同以暴制暴。**

**按CNSNews.com编辑古迪纳夫（**[**Patrick Goodenough**](https://www.cnsnews.com/author/patrick-goodenough)**）于2016年5月2日所作的报导，欧洲的伊斯兰正面对两个大国的反击。按皮尤研究中心（PRC）资讯，德国在欧洲各国中拥有最多穆斯林，即总人口的5.8% 合480万人，而法国的穆斯林是总人口的7.5% 合470万人。**

**德国新崛起的右派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简称AfD〕宣称伊斯兰不属于德国（Islam is not part of Germany），并表示将禁建伊斯兰的宣祷塔（minarets）、禁止公开宣呼拜礼（adzan）和在校园披戴宗教头巾。它主张限制移民、脱欧，并强化传统家庭。AfD创党才三年多却已在德国16个州议会的6个获得议席，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它在欧洲国会也占有议席。其党主席谓基督宗教才属德国文化内涵。**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20年12月2日宣称，他将向国会提呈一份制止“伊斯兰隔离主义”（Islamist Separatism）议案，以加强管制法国伊斯兰的资金来源与教育操作，不让它被外来影响激化而抗拒融合与法国价值观。他说穆斯林的强硬化姿态致使普世伊斯兰陷入危机。他认为伊斯兰教士当在国内培训与认证，强调穆斯林当融入本国社会。散播违反共和国理念的机构将被关闭，这样才能制止恐怖主义袭击。**

**除了德、法两国，成立于2006的荷兰国家主义右派自由党〔Freedom Party，简称PPV；党魁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2010的普选即赢得24议席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在2017它赢得20议席反而成为第二大党。PPV对外采取鲜明反伊斯兰路线，扬言要维护荷兰的犹‧基宗教与人本主义传统。西班牙成立于2013的右派新党VOX同样标榜反穆斯林移民，并主张恢复基督宗教价值观立场；它也快速地在2019年底大选崛起成为获得350国会议席中之52席的第三大党。近年欧洲许多排外右派政治势力的崛起与抗衡伊斯兰主义的冲击有关。**

**客观评议：因伊斯兰即是宗教，又是整全经、政、法、伦理道德等涵盖个人与群体的保守、排外制度，接受穆斯林移民实在有需特别考量，尤其对执着于传统宗教法度者，因古兰包含许多与西方法律与价值观直接冲突条文，如：偷窃砍手（古5:38）、背教者死（古4:89）、男女不平（古2:282；4:11）、圣战杀人/被杀上天园（古9:111）、对异教徒争战（古2:216；9:123）、多妻（古4:3）、准奸女俘（古4:24）、准与幼女性交（古65:4）、打妻（古4:34）等。第一代移民或许勉强妥协，但后代呢？人数少时或许噤声，但人数多时如何？只要穆民坚信古兰经为至高神圣准则，危机永在！**

**当前欧洲国家都面对非常棘手的穆斯林难民/移民冲击：如何回应？德国蕾贝卡‧索莫尔（Rebecca Sommer）于2012之前曾是联合国女权代表，后回国加入救助穆斯林难民。数年后她痛心地叙述亲身在难民/移民中被欺骗与羞辱的心酸经历，也为此接受专访揭露心声。[[37]] 索莫尔警告接受更多穆斯林将给德国/欧洲带来的灾害。澳洲学者马可‧杜里（Mark Durie）也预告，因着伊斯兰主义本质，法国马克龙总统企图改造法国伊斯兰的努力将告失败。[[38]]**

**以下是answeringislam.org翻译自巴萨姆‧玛达尼（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线文章《阿拉伯改革派给西方的警告》（Arab Reformist Warnings to the West）；这警告是根据阿尔及利亚学者哈米德‧扎纳兹（Hamid Zanaz）在2012年所出版《欧洲正面临伊斯兰的入侵：一个濒临危险的文明》（Europe Facing the Islamic Invasion: A Civilization in Danger）里头的论述：**

**“法国、瑞士、比利时、瑞典、丹麦、英国和挪威......如今面临被虎狼撕咬的处境 — 他们拒绝理解伊斯兰是从不寻求丰富另者文化或融入另者文明的。它的最终目标是先将别的文明取而代之而过后把它根除掉。那么，鉴于暴力、袭击和谋杀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我们怎么能不害怕伊斯兰主义所展示的威胁呢？” 玛达尼严肃地提醒，伊斯兰的终极目标确实是寻求取代并根除异己文明，“这些话并不是夸大其词；伊斯兰1,400年以来乃一直遵循这一原则行事。”[[39]]**

**然而要在本质上抗衡霸权伊斯兰的威胁，对西方犹‧基文明传统价值观去芜存菁、恢复自信与振兴远比任何政治措施要更为持久有效 —— 捍卫经历多世代血泪熬炼才体现的个人尊严与基本人权，以及信仰与言论自由尤其关键。西方传统犹‧基文明固然含有诸多失败，但比较其他文明肯定有更多值得珍惜、持守与捍卫的亮点。**

**在捍卫西方美善文化资产层面，自称为是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美籍巴基斯坦裔学者伊本‧瓦拉克（Ibn Warraq）的亲身体验与忠告肯定值得关注、推介。他多年来著书立论为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法制价值观辩护。其担心的是当今许多西方左派与年轻一代对传统文明的无知、自义鞭笞与撇弃将导致更大灾难。[[40]]**

**（七）伊斯兰主义与人本世俗主义冲击下欧美的转机**

**就当前局势而论，欧美社会在伊斯兰主义与人本世俗主义冲击下乃节节败退。上述政治与社会性的抗衡对持守传统有所激励，但到底是治标不治本则有待对症下药。真正的出路是积极回应天父上帝在历代志下7:14的呼吁：“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简而言之，西方世界拯救之道乃在乎寻求上帝、向祂悔改归正，并促进基督众教会在福音信仰上的复兴，以及伦理道德层面的振兴。略述如下：**

**（1）福音信仰上的复兴**

**福音内涵与大使命的确定：综观当今普世基督教会内外的局面，可说当前世代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仍然在于确定福音与大使命的核心内容与本质，并至死忠心持守完成任务。到底2,000年前主耶稣和众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核心内容有哪些层面涵义？大使命的核心任务又是什么？**

**一般传统信徒会说：福音的内容不就是指信耶稣，灵魂得救，死后上天堂么〔救灵魂〕？但有些认为福音也当包括疾病得医治〔救身体〕；还有些主张福音与大使命有需涵盖改造社会〔救社会〕，甚至是拯救生态环境〔救河流、树林〕！自上世纪的50年代以降，普世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简称普协或WCC〕圈子的一些宣教学者大力提倡“神的使命”（Missio Dei）宣教观，一些福音派学者也应声附和。**

**按“普协”学者，所谓“神的使命”乃指“神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中亲自推动着的拯救行动”。它可以是社会改革/政治革命〔包括共产统治〕、环保运动等，常是超越教会所定的议程。基督信徒方面则当确定神在此时此地进行着的议程并投入其中，这才真正的履行大使命。许多时候“神的使命”被看为是比马太福音28:18-20所提述的传福音、领人归主、使人作主门徒的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当代也有好些教牧传讲信耶稣获得健康、财富、成功和满足的“好消息”。面对林林总总的论调，如何作出明智选择？**

**道德伦理层面的考量：到底什么是基督宗教的核心信仰与伦理价值观？哪些是绝对的圣经真理？哪些是相对的神学观点？如何在这人本世俗主义与宗教信仰多元主义横行的世代为基督福音作有效的见证？只有确定这些课题的正当回应与出路，在上帝面前真诚省思悔改，并靠赖圣灵所赐的智慧与能力，才得以带动基督教会在这末后世代的复兴。众基督教会必须从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汲取血泪教训 —— 在福音与文化、绝对真理与相对见解之间若不能作出明智的透视与分辨，有时会产生极可怕的后果。**

**例如中古世代的罗马天主教会，竟然把翻译圣经看为是该死的异端行为！改教运动方面，在16世纪的的上半叶，慈运理（Zwingli）与其他抗罗宗教派之间不单彼此争吵，也共同逼迫并处死许多“重洗派”（Anabaptist）信徒。17世纪的英国曾有成千上万“贵格会/公谊会”（Quakers/Friends）会友遭受逼害，甚至在美国麻萨诸塞州也曾有公谊会信徒被公开吊死。这类事件不单犯了杀人罪，也在西方世界大大破坏了教会的形像，给日后崛起的世俗主义埋下了伏笔；罪过之极！**

**教会领袖有需掌握如何分辨异端与极端、正统与旁门；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相对的立场；什么是基要信仰，什么是次要观点。在绝对的真理上合一，在相对的立场上彼此尊重接纳。教派之间当晓得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特别向穆斯林展现在基督里相爱合一的见证。有关福音真理的核心内容与福音使命的核心任务，请参阅本书第二八章〔附录（二）〕笔者所建构的“五重架构福音论”概述。**

**（2）伦理道德观的振兴**

**在一般穆斯林眼中，西方的科学工艺虽然先进，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伦理道德却十分沦落败坏，毫不足取。他们以为好莱坞影片所描绘的奢华宴乐、婚前婚外淫行、酗酒嗜毒、警匪枪战乃反映了一般西方人的社会状况。加上连一些宗会也赞同合法化同性性行为与婚姻、宽松的离婚、堕胎等乱象，看来是堕落之极，无可救药！他们认为西方伦理道德的沦落显露了基督教会在世俗主义冲击下的溃败。神学课题的障碍、伦理道德的绊失，加上千多年来的负面历史包袱，导致很难引领穆斯林归信基督。**

**然而按圣经真理角度审核，伊斯兰的教条道德主义本质上不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闭塞捆绑，充满自义伪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针对文士与法利赛人的斥责都可同样套用在伊斯兰教士身上无疑！而西方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进程在某些层面也具正面效绩，如“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同性恋/同性性行为的“非刑事化”（decriminalization ）等措施。基督信徒不认同同性恋/同性性行为，但也不认同把它刑事化，例如伊斯兰宗教法判决牵涉者死刑！**

**但无可否认“世俗主义”（secularism），尤其是近年升级的“激进”甚至是“战斗”世俗主义（radical/militant secularism）实在已“玩”得过火，因它已从“政教分隔”演变成“神人隔离”（separation of man and God），甚至意图把基督宗教的伦理规范加之以“刑事法化”打击，例如立法强迫医生给人堕胎，强迫基督教会必须给人施行同性婚礼，不然面对法律制裁等倒行逆施的邪恶手段。[[41]]**

**杜布森（James Dobson）是美国爱家协会（Focus on Family）的创办人。他在2020年8月的公开信沉重地批判宽松的堕胎法律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但是，正如你所知，美国手上沾染无辜者的鲜血。自1973年以来，已有超过6,000万婴儿因堕胎而被谋杀......” 他也提醒：有些资金雄厚的恶者，包括LGBTQ（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疑性恋）和其他左派团体，正觊觎瞄准、企图摧毁家庭这社会稳定的基础。家庭根基若摇摇欲坠，未来社会将不堪设想。”[[42]]**

**看来百多年前西方的伦理道德与法治反而甚为得到穆斯林的尊重。穆罕默德‧艾卜杜（Muhammad Abduh，1849-1905）于1899被委任为埃及大教长（Grand Mufti）。他尝试把伊斯兰宗教法加之以现代化提升，例如容许穆斯林吃非穆斯林所宰杀肉类，也认为若属经济贷款可收取利息。他曾亲身到英、法、德各国与法学专家学者们探讨交流。**

**穆罕默德‧艾卜杜访欧所得结论是，穆斯林受苦是因对自己宗教的无知，并受到自我不义霸权统治的压制。他的一句名言曰：“我到西方看到伊斯兰，却没有穆斯林教徒；我回到东方看到穆斯林教徒，却看不到伊斯兰。”（语录：I went to the West and saw Islam, but no Muslims; I got back to the East and saw Muslims, but not Islam.）[[43]] 艾卜杜对埃及伊斯兰的现代化曾发挥相当的影响。19世纪的奥图曼帝国尝试欧化与现代化，20世纪初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也寻求在军政文教各层面向西方世界看齐。**

**另一方面，在1928埃及冒出个抗拒欧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兄弟会”（Ikhwan al-Muslimin • Muslim Brotherhood），创办人为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卒1949）。班纳的反欧情结带着强烈的道德意识，攻击其无神与淫秽说道：“随着一战后，战胜的欧洲向这些地区进口半裸女郎，连同酒精、剧院、舞厅、娱乐、故事、报刊……和他们的罪恶。突然间伊斯兰世界的中心被欧洲的“学校、科学和文化机构侵入”，把“怀疑与异端投入其子民的心灵，教导他们如何贬低自己，污蔑自己的宗教与祖国……”[[44]]**

**哈桑‧班纳的著名继承人赛益‧库图（Sayyid Qutb，1906-1966）曾于1948-1950来到美国科罗拉多的州立教育学院访学，可惜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很糟糕。他在《我见过的美国》（The America I Have Seen）回忆录中把美国形容为“不道德窝穴”（a den of immorality），而那时的美国还未来到 “爱之夏”（Summer of Love）的嬉皮士等反叛与纵情乱性的1967呢！**

**赛益‧库图引述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科罗拉多的一教堂舞会。舞会中未婚男女在黑暗中彼此碰擦。令库图意外的是教会牧师似乎感到满意，过程中还给播放“宝贝外头很冷”（But Baby It’s Cold Outside）这首具挑逗性的歌曲。[[45]] 据说这事件激发了他反西方道德伦理的情结；但有学者不认同这说辞。无论如何，当年库图眼中的美国在科学与物质层面固然很先进，但在伦理道德上却很原始、放荡、粗劣！这也是当今世代一般伊斯兰主义分子针对西方社会〔包括基督宗教徒〕的鞭笞、批判。[[46]]**

**库图于1964出版的《路标》（Milestones）控诉埃及放弃伊斯兰宗教法转而拥抱西方价值观，也因而步上了西方后尘；为此他乃倡导、呼吁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社会显然在二战和接着的南北韩、南北越战争后掀起连串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政府、提倡性开放等运动，严重破坏了传统犹‧基信仰与伦理价值观，至今更冲击不断！**

**9‧11事件后本‧拉登于2002年11月24日发表一份“告美国人民书”（Le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扬言伊教圣战士作出袭击的首要目的是要美国接受伊斯兰，其次是要美国遏止压制、淫乱、酗酒等丧风败俗的传播，接着才提到停止支持以色列并抽离对穆斯林地区的军政干预。书信痛斥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文明。[[47]]**

**无论如何，上述正反个案都显示了穆斯林对道德价值的关注。其实生为按上帝形像被造的人在面对美善品德的展现时，总会心里产生共鸣，纵使没在口头说出。土耳其当今伊斯兰改革派作家阿克育（Mustapha Akyol）在其名著《排除极端的伊斯兰》 （Islam Without Extremes）写道：”除非表示敌视伊斯兰，真正冒犯保守派穆斯林的并非西方的基督宗教性，而是对它的缺失。”（Unless expressed as hostility to Islam, what offends conservative Muslims is really not the West’s Christianness, rather it is the lack of it.）[[48]]**

**在书本的结束篇阿克育说，“我们[穆斯林]确实没有像基督宗教徒敬拜耶稣，然而我们却能跟随他。事实上，面对我们的黑暗窘境与他[耶稣]的光辉智慧，我们有需跟随他。”（Surely, we do not worship Jesus, like Christians do. Yet still, we can follow him. In fact, given our grim malaise and his shining wisdom, we need to follow him.）作者特别指出时下穆斯林可从耶稣学的两大教导，即“上帝的国（caliphate • 哈里发国）在你们心里”和“律法（shariah • 伊斯兰宗教法）是为人而造”。他认为这两大准则有助于建立个属灵、整全、非国族性与非黩武的伊斯兰。[[49]]**

**深信基督信徒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振兴不单要拯救西方世界与教会，也必成为普世人类包括穆斯林的祝福。振兴有需涵盖敬畏上帝、跟随基督、靠圣灵行事为人、凡事荣神益人、崇尊天赋人权、建立整全婚姻与家庭、睦邻与履行社会正义等要素。在履行社会正义层面众基督教会当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如何在一个多元化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包括世俗主义、无神主义等〕的世代实践基督里的信仰与道德价值，且发挥光与盐的果效。**

**例如：笔者认为当寻求理解、尊重并关爱同性恋者〔尤其表现体面者〕，但不能认同同性性关系为OK常态，也不能容许基督教会主持同性伴侣婚姻（marriage/ wedding）。原则上也反对政府这么作，因这有违背于圣经教导！教会按立实行同性性关系的教牧和主教更是大逆不道！**

**问题是处于如今已沦为后基督宗教时代且越发多元与世俗化的社会，教会表达了圣经信仰的准则之余，是否有必要针对自称是天生同性倾向之人士两厢情愿的“民事结合”（civil union；不说“结婚”〕抗争到底？又假设有看来体面、自称是先天同性倾向却相信耶稣并接受主宝血的同性伴侣要求领受圣餐纪念主，身为教牧的您会如何回应？当下教会领袖有需针对相关课题深入探讨并作好家课。**

**无论如何，底线是基督教会极需福音信仰的复兴以及符合圣经准则伦理道德的振兴。实在说，对一般从小已被伊斯兰主义全然洗脑、对基督宗教心怀极大偏见甚至敌视的穆民，若所见的所谓基督宗教徒在伦理道德上随波逐流，教会也失去真理立场与明确的福音信仰见证，在世俗潮流冲击下节节败退，那他们为何要归信基督，更何况有需为此付出极大代价！或许他们会认为传统宗教主义的约束好过自由世俗主义中的糜烂！西方有些年轻人就因教会的失败和个人心灵的需要而改教归信伊斯兰，且参与伊斯兰恐怖圣战。[[50]]**

**寻求振兴的基督宗教有需面对个极为现实的挑战，即如何在批判伊斯兰并积极传述福音的同时，真诚地尊重并关爱穆斯林邻舍；无论他们信不信主，都成为他们的祝福。基督教会与个别信徒在信仰与道德层面的复兴，配合如光与盐的实际关怀，深信必将会给一般社会以及穆斯林群体带来更大祝福！基督门徒有这潜能，也当靠主作到。**

**客观而论，大体上西方世界发源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与接着的归回敬虔、大复兴、大觉醒与普世宣教运动不单祝福了西方世界也祝福了全人类。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显然已趋向没落，欧洲尤甚。但另一方面，总的来说，“亚‧非‧拉”基督教会却是持续在建造与增长之中。因此深信若是醒悟悔改，回归且更深紮根于基督里的信、望与爱，靠着圣灵的大能，西方教会仍可振兴，在这末世与世界其他新兴基督教会共同发挥光盐果效，完成广传福音、使人作基督门徒的大使命。**

**（八）“穆宣”不容或缺的辩道护教装备**

**本书从开始即提述伊斯兰与普世穆斯林给基督宗教与信徒带来的破坏、伤害与挑战。然而穆宣仍然是在这末世基督教会当面对与承担的大使命任务。在麦加传教时期，先知穆罕默德的主要对象与对头是拜偶像的异教徒。当他来到麦地那，当地大部分的异教徒都归顺了他，令他感到厌烦的是当地三个相当有钱有势的犹太教徒群体。先知穆氏本是一心期盼得到他们认同，接受他为真主新兴的先知，却遭受一般犹太教徒的抗拒。穆氏一再申述犹太人的经典曾预告关乎他的事，却一再面对犹太人的否定。**

**初抵麦地那时，穆罕默德指示穆民跟着遵守犹太教赎罪日的禁食（Ashura – 10 Muharram），且拜祷时当朝北面向耶路撒冷。但约一年后〔白德尔战役之前〕，当他发觉犹太人仍对他不信与抗拒时，乃把拜祷方向转向朝南仍摆满偶像的麦加克尔白神殿（古2:144）。约在同期间，穆氏也指示穆斯林转而遵守仍在拜偶像〔月神Sin〕之阿拉伯人的赖买丹斋戒月（古2:185）。这些改变标志穆氏与犹太人的决裂：主要因素不在教义，而在对先知穆氏的认同与接纳。为此穆氏乃极其仇视犹太人（古5:64-65、85；33:26等），且动刀兵把麦地那的三大犹太族群都赶尽杀绝。**

**穆罕默德跟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则有些不同 —— 至少在创教之初。古兰经经文显示一些对基督宗教徒表达好感的话题（古2:62；5:47、82；61:14等）。他也曾于615-616年间遣送一些在麦加遭受逼迫的教徒到信仰基督的阿比西尼亚避难。但事态发展逐渐趋向复杂。按《使者生平》的作者伊本‧易司哈格记载，在公元624的白德尔战役之前，远自阿拉伯南部也门地区的纳兹兰曾来了一支穿戴盛装、由60位权贵组成的基督宗教代表团至麦地那访问。穆罕默德欢迎他们，在下午祷告时辰也让他们在先知寺院作祷告。**

**按伊本‧易司哈格，拜会先知穆氏的基督宗教代表乃属拜占廷教派。但他们似乎又分为三组人：一组说基督是神，因为祂能医病、叫死人复活、向泥塑的鸟吹气它就成为活鸟（古3:49；5:110）；第二组说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祂无父，且在摇篮时就会讲话（古3:46；19:30）；另一组说祂是“三个之一”（古5:73），因为真主说“我们做了”而非“我做了”。[[51]]**

**故事显然是为迎合一些相关的古兰经文而撰编。按事实，它乃不足以反映当代东罗马拜占廷帝国版图内因基督论〔关乎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纷争而彼此踹压的三大教派之立场〔雅各派：圣体一性论、聂斯托利派：圣体分性论、迦克墩派：圣体二性论〕。自认为正统的拜占廷迦克墩教派代表团也不会把其他敌对的教派撮合在一起同行。另者，白德尔战役之前的伊斯兰实在未有势力足以吸引那么样有派头的代表团远道来访。无论如何古兰经反映了当代基督宗教内部的分裂（古5:14）与其跟新兴伊斯兰之间的张力。**

**按易司哈格的记载，接待后先知穆氏要基督宗教代表归顺真主阿拉与使者，不再称耶稣为真主之子，不再拜十字架和吃猪肉。他说古兰经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的前80多节就是以穆氏与代表团的对话为背景而赐下的。其中古3:59说耶稣的存在乃像亚当用尘土被造，然后真主说“有”就有了。在接着的60-63节，穆氏进而挑战基督宗教徒针对耶稣的“神子/神性”身份发毒誓，让撒谎的一方个人与家眷都被真主弃绝。对伊斯兰来说称耶稣为“神子/上帝儿子”或“神/上帝”即是“以物配主”崇拜偶像。基督宗教代表团拒绝了这发毒誓的挑战。[[52]]**

**无论如何，伊斯兰信仰的“基因”古兰经中含有好些用来否定/颠覆基督福音之核心内容与本质的言论，包括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十字架的救赎、基督为普世独一救主与君王等要道（参 古4:171；5:75-76；112:1-3；4:157-158等经文）。古兰也宣告只有伊斯兰是阿拉所悦纳的宗教（5:3；3:85、110），其他都是迷误。它甚至说主耶稣为后来的先知穆氏作见证（古61:6），又说圣灵保惠师乃指穆氏、基督宗教圣经已被篡改等谬论！又把旧约所有指向基督的预言〔特别是申18:15-19〕都套用在穆氏身上。**

**显然伊斯兰的穆罕默德已夺取了基督耶稣的至尊身份与地位，成了基督宝座最大的“篡位者”（usurper）与“敌基督”（anti-Christ）。“敌”（anti-）字眼具有“敌对”与“取代”两个层面的涵义，都在敌对基督福音的伊斯兰展现无余。伊斯兰最痛恨拜偶像（shirk），不幸的它却把穆罕默德塑造成了普世最大最可怕的偶像！它企图在普世以“敬拜阿拉/穆圣为首”取代基督宗教的“敬拜上帝/基督是主”。**

**在伊斯兰虽然理论上穆圣是“人主”而非“神主”，但他在伊斯兰体制的身份、地位与权威实质上可说是与阿拉等同化了，有时甚至是比阿拉更为强势、可怕！信从阿拉就得信从穆罕默德，跟随穆罕默德即敬奉阿拉，没有穆罕默德也等同于没有了阿拉〔或只拥有个残缺的阿拉〕。在伊斯兰面前，一神主义之祖犹太教的耶和华与其律例典章都不管用！先知穆氏所获的是比任何新旧约圣经的先知与使徒更大的尊荣。**

**按照伊斯兰传统，穆斯林提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大名时都当加上阿拉伯语独特尊号“Sallalahu alaihi wasallam” 〔缩写s.a.w.；参 古33:51〕，字面意思是“阿拉向他拜祷并并赐予平安”〔简称salawat〕。一般穆民解释说那是指“愿阿拉尊重他并赐予平安”（May Allah honor him and grant him peace）。但按字面意思，“salla”确实是指五体投地的祷告或敬拜，除了用于真主阿拉在此也用于先知穆氏。**

**至于其他大先知如亚伯拉罕、摩西甚至耶稣等，一般上都只能说“祝之平安”〔alaihi sallam • peace be upon him（pbuh）〕。当以阿语表达时，彼此间的等级显而易见。因此所谓伊斯兰给予所有先知同样的尊崇之说不实。单凭这一点即可看到，在伊斯兰耶稣基督跟高高在上的先知穆氏都没得比，虽然在理论上穆斯林乃加以否认。**

**这些敌对基督福音的元素都铸成了千多年来捆绑且拦阻穆斯林归信基督的堡垒，因此披戴美善品德、发挥圣灵能力、满有真理与属天智慧的辩道护教在穆宣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装备（彼前3:13-16；林后10:3-5）。护教关键不单只在真理与理性层面的博弈，更是在美善品德与圣灵能力的彰显。**

**如何获得穆宣辩道护教层面的装备？在此西方传统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大师”早已不管用，关键因素是由于“政治正确”加上宗教的多元与相对主义，许多学者已不敢正面批判伊斯兰的不是。上世纪爱丁堡大学的蒙戈默利‧沃特（Montgomery Watt）可说是个典型先例。其导师理察‧贝尔（Richard Bell）于1937-1939英译古兰经，并按其研究心得著作《古兰经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Qur’an）一书〔贝尔氏卒于1952，书本于次年出版〕，阐述古兰经本质上并非天启而是人为，內含诸多重复、断层与随着境遇的修订。**

**沃特于1970把贝尔氏书中提述先知穆氏为古兰经主要作者的部分修改，谓在当今基‧伊宗教徒更多接触的年代，基督徒学者不能随意冒犯穆斯林，不能再说古兰经是穆氏个人意识思维的产品。他说这也是笃实学术的要求，但未阐明什么“笃实学术”，而只说真理的关键不在乎经典中的某个议题，乃是由相关宗教群体的信仰意识决定。他说若某信仰体系能给其信众带来某种满意的生活经历，它就是真实；没有哪个信仰显然比另一个优越。这可说是笼罩在当代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氛围，一些神学院校也多少受其冲击影响。[[53]]**

**在这大环境笼罩之下，甚难从一般大专〔包括神学〕院校获得所需装备。求主兴起并坚立持守基要信仰并有志于穆宣的神学院校。感恩：为应对当代穆宣辩道护教领域的迫切需求，过往年代的不说，近四五十年来差传的主亲自兴起了一些相关领域健将如Gerhard Nehls、John Gilchrist、William Campbell、Jay Smith、Gordon Nickel、David Wood、Sam Shamoun、Christian Prince、al-Fadi、Mateen Elass等辩道学者，尤其活跃于网络平台为福音打美好的战。求主也在华人基督门徒中兴起这阵线所需的真理“斗士”。简而言之，所需的装备首要乃胥视个人的呼召、负担、虚心学习与装备。**

**贾‧史密斯一个题为“认识西方的伊斯兰”（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in the West）的优管讲座略述了基‧伊在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意识形态碰撞与辩道景观；是“必观”（must watch）的佳作。[[54]]**

**（九）普世华人基督教会崛起回应“穆宣”呼吁**

**（1）基于下列因素，普世基督教会 — 特别是华人基督门徒，有需积极迎向穆宣挑战**

**a. 上帝对普世/万民的爱，当然包括人数不住膨胀的穆斯林，更何况这乃是主耶稣所托付众门徒的大使命（约3:16；提前2:4；太28:18-20；徒1:8等经文）；b. 基督为罪人代罚替死之大爱的激励，催促基督门徒与穆斯林分享福音，让他们也得以藉着基督与神和好（林后5:14-21）；c. 天上地下，唯有基督耶稣是上帝赐予全人类〔包括穆斯林〕的救赎主与生命主；基督乃是唯一的通天道路、真理、生命（约14:6；徒4:12）。**

**d. 根据启示录5:9-10和7:9-10所启示的属天愿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绝对也涵盖在蒙救赎的“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群体。若没有向他们传，他们如何信主蒙恩得救呢？e. 因着穆斯林对福音内容与本质的误解与排斥，基督门徒有义务向他们辩白阐释。这不单是为了他们救恩的需要，免得他们持续沦陷在敌基督的阵营，也是为了高举基督与祂荣耀的福音。唯有基督是配得天上地下一切的颂赞尊荣（腓2:6-11）。**

**f. 若基督门徒不进行穆宣，穆斯林将转过来向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人士进行宣教〔其实他们已经在积极这样作〕，结果带来的将是更大的混淆、黑暗与败坏；g. 至今穆宣仍是最被忽略、最少成效的福音工场，它也是对基督教会“信、望、爱”真实性的最严峻考验与挑战。为此普天下基督门徒有需在此任务上坚强崛起，勇往直追。h. 无远弗届的新兴网络是穆宣的天赐良机。穆民群体显然投入巨资利用网络传教，基督门徒岂能落后？**

**（2）穆宣 — 新千年给华族基督教会的契机**

**伊斯兰得以迅速崛起的一重要因素，是当代各基督教派不趁早同心竭力把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波斯人等族群福音化，反而更多消耗时间精力在神学课题的内斗内耗。面对当今伊斯兰对普世福音使命的挑战，是基督教会不分东西群起应对的时候了。愿这新的千年成为普世蒙恩的华人基督教会扛起“普宣”的契机，尤其在“穆宣”这一块作出贡献。比较欧美基督教会，当代的华人教会参与穆宣似乎有特别优势如下：**

**看来先知穆罕默德对中国曾有相当的憧憬，且有流传的圣训谓：“为了追求知识可去到中国。” 就算这圣训缺权威性，其存在乃反映了中古穆斯林对中国的敬意。据说第七世纪欧斯曼大教长就曾派遣使团到中国唐朝拜访，而在过后的阿巴斯王朝黄金时期（公元750-1258）更是跟中国进行了频密的贸易，特由海路联系广州与巴格达，从中国输入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珍品；此外还有陆上丝路。阿拉伯人也从中国学了造纸术。另有旅行家昔拉夫（Abu Zayd al-Siraf）形容中国官府处事有序，人民勤劳，手工精巧；欧洲人则被看为野蛮落后，尤其是擅于劫夺的北欧维京人（Vikings）。[[55]]**

**穆斯林对欧洲人既有了先天的轻视，加上日后十字军东征和彼此间诸多的征战冲突，以及近代拓展的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物质主义、世俗主义、自由主义、无神主义等意识形态，导致穆斯林越发敌视欧美，批判西方的信仰与道德沦落犹如长麻风！再由于当代9‧11〔盖伊达〕、阿富汗〔塔利班〕、叙利亚与伊拉克〔ISIS伊斯兰国〕、伊朗、巴勒斯坦等与欧美有所关连的动乱引发战争与冲突层出不穷，添加了更多的新仇旧恨。这一切都致使欧美人士向穆斯林传福音难上加难。**

**在基督宗教与伊斯兰关系的历史中，曾出现一些高瞻远瞩的学者与领袖。例如阿奎那就曾主张不能以压力强迫异教徒归主；培根（Roger Bacon）反对十字军，提倡以爱心、宽容与和平的方式传道，并鼓励学好语文为福音作见证。教宗洪诺留四世（Honorius IV）提倡学习阿拉伯语，且在巴黎大学开课。14世纪欧洲数处大学开办了东方语言学系。圣芳济（Francis of Assisi）曾远赴埃及向穆斯林大教长作个人谈道。鲁雷门是13世纪西班牙的穆宣英雄，曾多次到北非布道且在那儿殉道。**

**亨利‧马廷（1781-1812）是近代知名的一位穆宣勇士。他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很优美的波斯语等语文，也在穆斯林中间无畏为主作见证。撒母耳‧慈运默（Samuel Zwemer）乃是20世纪著名的“穆宣使徒”（Apostle to Islam），曾在埃及与阿拉伯一带宣教，举办穆宣会议，到各国呼吁青年投身穆宣，同时也著作等身。从领人归主人数角度看，历代以来这些穆宣伟人所获的成就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与生命见证等视角看，他们都作出了伟大贡献。**

**六百年前，中国钦差大臣郑和曾率领庞大舰队下西洋，主要目的是搞亲善外交，给中国在海外添加了声威好感。六百年后，当前中国更为强势的“一带一路”（OBOR）外展宏图，大体上已扩张且深化中国对海外世界包括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影响。福音使者当可借助于“一带一路”拓展的契机，把福音带入所及区域，特别给相遇的穆斯林群体。**

**上世纪的40年代，中国曾兴起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中国西北圣经学院副院长马可牧师于1942领受福音朝西传递的异象，也为此推动了“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另一边厢，山东潍县灵修院院长张谷泉牧师有感发动仿效安提阿教会宣教榜样，并于1946成立“西北灵工团”，热心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对象族群涵盖中国西北地区和西亚沿途的许多穆斯林国家。这愿景也于上世纪90年代获得中国内外好些华人教会的响应与传述，唯祈盼更多转化为具体策划与行动。**

**（十）穆宣：先决装备、前车之鉴与考量课题**

**（1）从事穆宣当有的装备**

**a. 对穆斯林真诚的尊重与爱心；b. 认识伊斯兰教：历史、现状、教主、教义、功修、强势、弱点等；c. 确定基督信仰比伊斯兰优越的要素；d. 确定福音的核心价值与穆斯林的真正需要〔不与文化现象混淆〕；e. 对历代以来的“基‧伊”关系和当代趋势有所认识并晓得如何汲取教训，正面处理；f. 知道如何回应穆斯林将会提出有关神学/信仰课题的挑战：加强辩道护教层面的装备；g. 认识不同穆民群体的社会特征并适应之道〔特别在语言与生活层面〕；h. 持久的信心、盼望、爱心，并准备为此受苦甚至殉道的心志；i. 教会/宗会全力的代祷与支持，包括接纳与牧养归信者。**

**（2）穆宣的一些“前车之鉴”**

**a. 避免〔或减少〕差派互相敌对的族人到对象群体为宣教同工；b. 尽量使用对象群体之心灵语言；c. 宣教机构之间分区或分群合作而非彼此竞争；d. 避免与国内外之政治权位结构挂钩以免受连累遭殃；e. 认清并通过适宜的抉择机制/管道以求果效，但避免以数据报告定果效；f. 确定福音的内容与本质，本色化/处境化地传递信息；g. 针对不同需求对症下药；h. 事工着重在建立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i. 天灾人祸中掌握更多领人归主的契机。[[56]]**

**（3）穆宣“C5深层处境化”（C5 Contextualization）进路的危机[[57]]**

**当代从事穆宣的“同路人”对“本色化”（indigenization）/“处境化进路”（contextualization approach）比较投入的探讨已约有半个世纪，其中自有其必要性与恰当性。笔者认为C1~C4的处境化适应，涵盖文化、语言、形式等成分是正面的，可择优而行。引用古兰经文为切入点谈道也是可行，只要阐明基督信仰并不认同古兰经是天启圣典，但可认同它受到新旧约圣经影响，其中含有些启示元素如一神信仰、末日审判等。**

**然而经过多年的观察考量，笔者不认同进入到C5深层处境化，即在形式上尽量与穆斯林认同，以使用“基督徒”名堂为顾忌而自称“耶稣的跟随者”（Follower of Jesus），或“弥赛亚穆斯林”（Messianic Muslim），甚至直接自称为“穆斯林”〔广义指“顺服阿拉者”〕。这穆宣模式乃称为“内潜者运动”（Insider Movement），推动者祈盼借此途径方便引领更多穆斯林归主。**

**按笔者观察，尝试参与C5模式的同工心中常蕴藏着诸多惧怕、自缚，甚至有矛盾、虚假成分，因此恐怕到头来将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乃要求基督门徒凭着基督里的信、望与爱勇敢地向普世人宣告基督耶稣是主 —— 救赎主、复活主、审判主、神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这核心信仰乃是与伊斯兰主义绝对抵触，怎么可能混在他们当中模仿“穆斯林”呢？对方也绝不会容纳妥协。这也犹如把灯盖在床底下！**

**笔者深恐尝试C5进路宣教同工结果将沦为自欺欺人，也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压力、郁虑甚至人格分裂〔具有真实个案〕。30年前笔者曾听J.D. Woodberry教授说在孟加拉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C5隐藏式“耶稣的跟随者”，一个涉及的领袖也因而名噪一时，但过后Woodberry教授却感叹地形容该领袖已如“尼足”（feet of clay）崩倒！在某些较偏僻地区或许会有小群以此模式跟随主，但恐怕也难以持久。若进入到所谓的“C6”更是等同于信仰的自虐甚至自杀！有关孟加拉“内潜者运动”的不当行径可参answeringislam.org提供的的相关资讯。[[58]]**

**见证当前北非福音教会正在崛起的资深电台宣教士巴萨姆‧玛达尼（Bassam Madany）呼吁回到圣经宣教模式而非混淆的处境化C5进路。[[59]] 贾‧史密斯在英国伦敦Kensington Temple一相关讲座十分质疑C5/C6模式的可行性，并引述了澳洲三对投入此模式的宣教士结果反而被同化成为穆斯林的悲剧！[[60]] 然而笔者祈盼，在面对走C5〔甚至是C6〕路线的信徒时，不好立即敌视批判，而是先关切地聆听、了解，再针对实际的情况与需要以真理与爱心交流、纠正、互勉。**

**（4）与华人基督教会共同探讨的课题与挑战**

**a. 今日华人教会有哪些教会/机构/专家学者对穆宣有所看见与负担？其中哪些有所装备与作为？b. 今日华人宣教士有哪些在穆斯林群体中见证服事？他们是谁、在哪里、情况如何、是否得到所需支援？c. 有心从事穆宣的基督门徒可到哪儿接受培训装备？d. 北美有成千上万的各领域基督徒专家学者，是否考虑带职到穆斯林群体中服务与见证？〔感恩：近年在北美、港台等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华人教会关注穆宣，甚至远至中东，尤其在协助客工与难民，以及救灾层面。〕**

**e. 在欧美之学术与专业领域可碰到一些穆斯林，华族基督徒同学/同事可如何与他们分享基督福音？f. 中国有数千万穆斯林人口，如何在他们当中作主的见证？是否到他们当中带职服侍？g. 是否有些委身的门徒到中东一带接受阿拉伯语教育与装备？h. 是否考虑设立汉语穆宣培训中心？若有需要可设于何处？如何操作？h. 最大挑战是如何充分使用多媒体网络把福音有效地渗透入穆斯林社区？可如何进行？求主兴起百万大军成就此事！**

**（十一）末了的话**

**基督门徒必须爱穆斯林。真爱必须是真理的爱，也是舍己的爱。正是为了这爱，基督门徒不敢不付代价向穆斯林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真主天父上帝赐予全人类〔包括穆斯林〕的独一无二救赎主与生命主，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因此基督门徒不得不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质疑穆罕默德为圣经道统先知的职分，并批判伊斯兰为误导人类进入灭亡的敌基督宗教。若非彻底改革，伊斯兰政教混合的霸道与黩武霸权更将给全人类带来大灾难。**

**原则上从宗教学与社会学角度说，基督门徒都必须尊重伊斯兰与穆斯林，并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共处；但弃绝不伦不类的所谓“基斯兰”（Chrislam）混杂主义，即把两个宗教的一些信仰与礼仪元素混在一起，或加上塔木德犹太教的宗教大同（Ecumenism）。[[61]] 基督门徒乃深切祈盼，为了全人类的好处，伊斯兰能原则性废除任何形式的宗教霸权与暴力，且给予所有人〔包括穆民〕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若能作到这一点，从社会与宗教学角度说，伊斯兰仍可与其他宗教一样被尊重为正派宗教。**

**然而从基督福音角度说，基督门徒必须是永远宣讲“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徒4:14），以及唯有基督是引领人类归向天父的“道路、真理、生命”（约14:6）之福音信息。但愿所有基督门徒都靠主直接或间接地满怀信、望与爱，履行穆宣使命。**

; <https://www.the-sun.com/news/213718/muslim-population-of-england-smashes-three-million-mark-for-first-time-ever-figures-reveal/>

[[2]]      参 皮尤2017-07-17和2018-01-03的报告。

[[3]]      参 “Ir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kipedia.org; <https://theconversation.com/are-the-non-religious> -becoming-the-new-religion-105446。

[[4]]      较代表性的有 The God Who is There (1968)、Escape from Reason (1968) / 汉译本: 《理性的规避》(1971) 和 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 / 汉译本: 《前车可鉴》(2008)。

[[5]]      Patrick Sookhdeo, [Global Jihad: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Militant Islam](http://www.barnabasfund.org/news/archives/article.php?ID_news_items=326) (McLean, VA: Isaac Publishing, 2007)。

[[6]]     Patrick Sookhdeo, The Death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McLean, VA: Isaac Publishing, 2017)。

[[7]]      Patrick Sookhdeo, 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 (McLean, VA: Isaac Publishing, 2009)。

[[8]]      Sookhdeo, The Challenge of Islam, pp. 114-117。

[[9]]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pp. 31-32。

[[10]]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p. 164。

[[11]]      William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 2012), p. vii。

[[12]]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4-7显示欧洲世俗主义面对伊斯兰主义时的懦弱屈服。

[[13]]      参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全书。尤其第4~5章揭露所谓“启蒙/自由”人本世俗主义与无神主义的肤浅与空洞, 与其必败于伊斯兰主义的原委 (pp. 53-76)。其第13章提述为何所谓“中庸”伊斯兰本质上并不中庸 (pp. 181-201)。

[[14]]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226-263。

[[15]]     Darrow L. Miller, Emancipating the World: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Radical Islam and Fundamentalist Atheism (Seattle, WA: YWAM Publishing, 2012)。

[[16]]      伊法连‧卡尔斯的观点可见于 Jamie Glazov, “Interview on Islamic Imperialism with the Author of the New Book ‘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 Efraim Karsh”, Frontpagemag.com, 2006-05-05。

[[17]]     这里意思是说历史上没有什么“巴勒斯坦国” (Palestine State), 因以名称而论它即旧约圣经所提两千多年前〔与阿拉伯人毫无关系〕的非利士人 (Philistines)。公元第二世纪罗马人灭了以色列后把其土地改称为非利士丁。此后也没有人在此立国。伊斯兰奥图曼帝国统治时期乃是把这片土地分为三个辖区 (sanjaks)。一战后它归由英国托管至1947联合国通过在这土地上分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参 Ng Kam Weng, “Was There a Palestinian State in History: The Historical Facts”, krisispraxia.com, 2021-05-20。

[[18]]      Mark Steyn, 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nery_Publishing), 2006)。

[[19]]     Mark Steyn, After America: Get Ready for Armagedd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gnery_Publishing), 2011)。

[[20]]      参 (i) Bat Ye’or, 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P, 2010); (ii)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 and How It Di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2008) / 汉译本: 菲立浦‧詹金斯,《失落的基督教世界》(加拿大恩福协会, 2016); (iii)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都甚具警惕性。

[[21]]      Robert B. Spenser, The Truth about Muhammad: Founder of the World’s Most Intolerant Religi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6)。

[[22]]      参Raymond Ibrahim, “Muslims Serve as Islam’s ‘Eye’ on the West”, Frontpagemag.com, 2021-04-12; 汉语版参<http://www.ysljdj.com/topic19/tc-19-160bp.html>。

[[23]]      David Pawson, 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Christians (Reading: David Pawson Teaching Trust, 2014);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陈凯琳译 (台湾以琳书房出版, 2015)。

[[24]]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7-20; 页123-135。

[[25]]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55-79; 页81-93。

[[26]]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37-158。

[[27]]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59-178。

[[28]]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179-205。

[[29]]      资讯来自Alisina.org的更新报导, 2017-09-10。最先报导者为Time.com驻雅加达学者/通讯员[Marco Stahlhut](http://time.com/author/marco-stahlhut-2/)。

[[30]]      关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输出极端伊斯兰主义的事宜,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沙维特 (Uriya Shavit) 也曾在《2016中东秋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 Fall 2016)发文加以批判 (<https://www.meforum.org/6272/can-western-muslims-be-de-radicalized>)。

[[31]]      大卫‧鲍森,《伊斯兰的挑战》, 页204-227。

[[32]]      John L. Esposito,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about Islam (Oxford: Oxford UP, 2002)。从页12、117-136等中有关先知穆氏身份、伊斯兰与圣战/暴力等相关课题的回应, 显然可见作者的袒伊情结。他总是站在粉刷伊斯兰的立场论述, 甚少回溯历史的实际发源与拓展状况, 也未曾为千多年来被戮杀压制的群体申诉。

[[33]]      Andrew G. Bostom, Sharia versus Freedom: The Legacy of Islamic Totalitarianism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2), pp. 51-106。

[[34]]     John L. Esposito, The Future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P, 2010), pp. 3-9〔参阅“导论”章〕。安姆丝壮为此书撰写的“序言” (pp. ix-xi) 也表白了同样立场。另参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185-186。

[[35]]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pp. 52-53〔参阅注脚〕。

[[36]]      Bostom, Sharia versus Freedom, pp. 383-389。

[[37]]      最先发布于波兰的euroislam.pl网站; 山中老人的汉译。参 <https://mp.weixin.qq.com/s/> 9b0rUXx\_-3VTk2YdFwIlRQ。

[[38]]      Mark Durie, “Why Macron's Plan to Tame Islam Will Fail”, meforum.org, 2020-11-27。

[[39]]      参<https://www.academia.edu/44704646>。

[[40]]      参 Ibn Warraq, (i) Why the West is Best: A Muslim Apostate Defense of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1); (ii) Defending the West: A Critique of Edward Said’s Orientalism (New York: Prometheus, 2007); 等等。

[[41]]      Janet T. Folger, The Crimin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Sisters, OR: Multnomah Publishers, 2005)。

[[42]]      公开信部分摘录/编译William Shao/狄铂娜; 北美动态专稿。原文链接: [https://www.drjamesdob](https://www.drjamesdob/) son.org/about/august-newsletter-2020。

[[43]]      参 “Muhammad Abduh”, Wikipedia.org, last edited on 2020-10-09。

[[44]]      Miller, Emancipating the World, p. 19。

[[45]]      Gabriel Said Reynolds, The Emergence of Islam: Classical Traditions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Fortress P, 2012), pp. 178-179。

[[46]]      Reynolds, The Emergence of Islam, pp. 180-181。

[[47]]      Miller, Emancipating the World, pp. 99-100。

[[48]]      Mustapha Akyol, Islam Without Extremes (New York: W.W. Norton, 2013), p. 197。

[[49]]      Akyol, Islam Without Extremes, p. 215。

[[50]]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pp. 26-27。

[[51]]      Albert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1955 (Karachi: Oxford UP, 2015), pp. 271-272。

[[52]]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pp. 270-277。

[[53]]      Louis Palme, “Allah Is the Big Lie”, islam-watch.org, 2014-10-08。

[[54]]      见Jay Smith, “An Introduction to Islam in the West”, YouTube, 2018-05-10。也收置于online learning.ibiol.org的“KT Online Learning”系列。阅者可从本书末后的“参考资料”篇得到更多辩道护教的资讯。

[[55]]      参 Jan Keulen, “The Chinese through Abbasid Eyes”, middleeasteye.net, 2015-06-12; 文中亦提及阿巴斯王朝如何看印度和欧洲。另参 John W. Chaffee, “The Muslim Merchants of Premodern China”, Cambridge.org, August 2018。

[[56]]      “前车之鉴”论点乃参阅 J. Dudley Woodberry, “When Failure Is Your Teacher: Lessons from Mission to Musli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13, no. 3 (July-September 1996)。美国《大使命》季刊, 1996年8月。

[[57]]      “C1~C5处境化进路”指为了排除穆斯林信主的障碍, 宣教士尽量在文化与仪式层面与穆斯林的处境认同或适应化。C1~C6代表这过程不同层面的进程, 如C1代表把从异文化带进来的那套照单派上用场; C2代表采用了当地语言; C3加上使用无宗教因素的本地乐器、服饰、装置等; C4进而把当地宗教的某些形式基督宗教化; C5则在形式层面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当地宗教认同〔如参与伊教礼拜与节期〕, 甚至自称为“穆斯林” — 即所谓的“信弥赛亚的穆斯林”（Messianic Muslim）; C6 者则在外表完全是穆斯林, 只在个人内心信耶稣是救主云云。参 John Travis, “The C1 to C6 Spectrum”,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3rd ed., pp. 658-659 (<https://www.frontlinemissions.info/the-c1-to-c6-spectrum>)。

[[58]]     参 作者的话, “勇敢、表里一致, 与真知的穆福 (回宣)”, <http://www.ysljdj.com/words/tc-words-11.html>。另参 Edward Ayub, “对基督徒涉足某种宣教方法之观察与回应 (孟加拉)”, 2014-12-02等文稿。

[[59]]      参 Bassam M. Madany列于本书末后网站资料 (c4) 段的“Learning from the ‘New’ Maghrebi Christians”一文。

[[60]]      参 Jay Smith, “Yahweh vs Allah in the Insider Movement”, YouTube。另参International Bible Institute of London (IBIOL), <https://www.kt.org/onlinelearning/>。

[[61]]     参 “Nigerian Chrislam”, W[ikipedia.org](http://ikipedia.org/); “Unity through D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Chrislam in Lagos”, Cambridge.org, 2016-10-24; “What is Chrislam?”, gotquestions.org。另参 Matt Slick, “What is Chrislam?”, 2021-05-18, <https://carm.org/islam/what-is-chrislam/?highlight=chrislam>; 汉语版: 马特‧斯利克, “什么是基斯兰?”, <http://www.ysljdj.com/topic19/tc-19-65fo.html>。

**第二七章**

**THE TRINITY AND THE GLORY OF THE CROSS**

(I) Subject of the Chapter

In this chapter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with its soteriological connection to Christian doctrine on Salvation is explor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lements on related subjects in Islam. It is impossible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octrine of God and 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in the world’s two major religions adequately in such a short chapter, and so it will deal with only those aspects of the subjects concerned vis-à-vis the title of this chapter.

(II) What the Trinity Is Not

There is first of all the need to ward off some false concepts of the Trinity before defining its true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Some false concepts include:

（1）The idea that the Trinity is a union of the Father, Jesus, and Mary, as the Qur’an seems to imply in 5:116. It would indeed be blasphemous to speak of the Trinity in terms of God having sexual relation with Mary and thus conceiving and giving birth to Jesus. Some cult followers known as the Collyridians that seemed to “worship” Virgin Mary in the 4th century might have given rise to this misconception.

（2）Another false concept is to speak of the Trinity as three different Gods (or gods) bound in the unity of will and purpose; that would be Tritheism contradicting the Monotheism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so in this regard Christians certainly never say Allah is “one of three” as stated in Q. 5:73, as the phrase implies a plurality of Gods.

However, Yusuf Ali misleads when he translates the phrase “thaalithu thalatha” in the above verse as “one of three IN A TRINITY” (emphasis mine), because the words “IN A TRINITY” are not there in the Qur’an and these words are the translator’s own addition. Likewise while the Qur’an in 4:171 simply says “Do not say three” (thalatha), Yusuf Ali also translates the word “three” here as “Trinity”, thus jeopardizing Christian concept of the Trinity as if we worship three different Gods. The word for the Holy Trinity (al-Thaaluuth al-Aqdas) never appears in the Qur’an.[[1]]

（3）It is also wrong to say the Trinity means one God playing three different roles, like one and the same man who acts as a husband to his wife, a father to his children, and a boss to his workers. Neither is it like the one and same God that put on the “mask” (persona) of the Father in the OT era, then the “mask” of the Son in the Incarnation, followed by the “mask” of the Holy Spirit at Pentecost. That would be Modalistic Monarchianism (as taught by Noetus, Praxeas, and the Sabellians) which the Church countered and rejected since the third century CE.

Such a false concept will lead to the equally false idea of Patripassianism which implies that the Father was nailed to death on the cross. Also rejected in about the same period were some groups categorized as exponents of Dynamic Monarchianism (e.g. Cerinthus, Paul of Samosata, and the Ebionites), referring to those who believed in Jesus as the spirit-empowered Messiah but denied the essential Deity of Christ.

(III) Christians Are Definitely Monotheists

The oneness and unity of God is repeatedly taught and affirmed in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of the Bible.

（1）In the Old Testament (OT), there are: Exodus 20:2-3,“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Egypt, out of the land of slavery.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me.” Deuteronomy 6:4, “Hear, O Israel: The Lord our God, the Lord is one.” Lots of other passages could be quoted in this regard, but there is no need for that, because it is universally accepted that Old Testament Judaism is effectively the “Mother” of world Monotheism.

（2）Coming to the New Testament (NT), Jesus Christ quotes the Deuteronomy passage affirming the oneness of God. (Mk 12:29-31) He also says in John 17:3, “Now this is eternal life: that they know you, the only true God, and Jesus Christ, whom you have sent.” And Paul teaches in 1st Timothy 2:5, “For there is one God and on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kind, the man Christ Jesus,who gave himself as a ransom for all people...”

Again in 1st Corinthians 8:5-6, “Yet for us there is but one God, the Father, from whom all things came and for whom we live; and there is but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all things came and through whom we live.” James also affirms in 2:19,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one God. Good! Even the demons believe that — and shudder.” And so it is clear the whole Bible teaches the oneness of God. Both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are definitely monotheistic faiths preceding Islam.

（3）In view of Biblical Monotheism, whatever the Christian concept or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may mean, it should never be presented and construed as worship of three different gods. That is why Christians, in confessing that “I believe in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often end with affirmation of “One God”. There is the need for such a practice especially in Muslim-majority countries, as Christians are often maligned as worshippers of three gods (shirk!). This truth is also implicit in Holy Baptism and Christian Benediction in which the invocation of blessing is done with the Holy Trinity expressed in the singular: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Since Christianity is definitely Monotheistic, “How Come” the concept of Trinity? Doesn’t it contradict belief in the oneness of God?

(IV) A Contextual, Biblical-Theological Approach vis-à-vis the Trinity

Christians have sought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Trinity through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such as, loosely speaking the systematic theology approach, the rational analogical approach, the psychological relational approach, the comparative religions approach, (and perhaps a ‘modern scientific’ approach?) and so on.

Personally this writer has adopted a Contextual (in dialogue with Islam), Biblical-Theological Approach (rooted in and theologizing based on progressive Biblical revelation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making use of the Islamic concept of Allahu Akbar, meaning “God is Greater” or “God is the Greatest” as the cut-in point.

This writer’s “approach” as deliberated in the present chapter is substantially his own, being worked over since over 30 years ago, with blessings of insights/inputs accumula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along the way, and beefed up with occasional personal “illumination” which are all so difficult to pin-point. However it should be acknowledged here that in the process the book by G.A.F. Knight titled A Biblical Approach to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used to be of much help.[[2]]

Obviously none of the approaches could ever be adequate by any standard to really and effectively expound on the Trinity. In fact even the smartest combination of all the approaches would not be able to do the job,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God is eternal, almighty and holy Spirit; He is essentially Spirit (Jn. 4:24), whereas humans are such puny, temporal, earthly, and sinful creatures.

The present writer fully concurs with Irish scientist-theologian Alister McGrath in his quotation of Augustine of Hippo which says, “If you can understand it, it’s not God.” As McGrath puts it, “Augustine rightly pointed out that that no human mind could ever fully comprehend God, but we must at least try to understand who God is and what He is like. 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God, culminating in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is remarkably deep and rich… ”[[3]] And it is true that the best that any human mind could deliberate of it is but “to scratch the surface”.

Indeed related historical discussion in the Graeco-Roman (Latin) context on philosophical/theological concepts such as “ousia”, “substantia”, “hypostasis”, “persona” (essence/substance/subsistence/mask/person), as well as terms such as “generation/eternal generation”, “filiation”, “spiration”, “perichoresis’” or “co-inherence”, “hypostatic union” and so on, would always be confusing to the general believers, and often be like “a poor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 blurry, as mirror used to be in ancient time (1stCor. 13:12), even to so-called “experts” in theology, in the past and even more so in modern time.

Therefore in Islamic theologizing especially on the essence,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Allah, the maxim of Mukhalafa meaning “Nothing to compare”, and Bilakaifa meaning “Without asking how” would often come into play, as Allah is believed to be Cosmic Spirit totally different from and beyond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that human intellect could ever comprehend or imagine; and so for Him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to match or compare.

How much more preposterous and indeed ridiculous for puny human minds seeking a “dissection” into the “anatomy” of this Divine Spirit Being! And that implicitly is what Christian theologizing on the Trinity seems to attempt, as it seeks to pry into the in-most constitutional being of God, deliberating and rationalizing on divine Thought and Speech (Dabar/Logos/Kalimah), divine Breath and Spirit (Ruach/Roh/Pneuma), as well as the “intra/inter” divine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mutual penetration” (perichoresis) vis-à-vis the Godhead/Divine Self in relation to the three distinctive Persons involved.

As such in this regard, even this present writer’s presentation is also at best a reflective, rationalized attempt towards an informed theological “grasping” of the subject, within the perimeters of the Biblical, historic, and orthodox faith in the Oneness of God, as well as the Triune Godhead and Deity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However, as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God has truly and graciously revealed Himself and His divine plans supremely through His Incarnate Son and the In-dwelling Spirit (as taught in the Scriptures), and since humans are being endowed with God’s own image, and invited to “know” Him, therefore unworthy and inadequate as we are, we still have the obligation to seek to know the Trinity rationally the best we could. This is also in view of His call for us not only to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 (Jn. 4:24), but also to love Him with all our heart, with all our soul, and with all our mind (Mt. 22:37).

(V) The Trinity Reveals the God Who Is Greater, “Allahu Akbar”, in Relation to His Word That Became Incarnated (or Became Flesh)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God is indeed so great, that the divine Word (Dabar/Logos/Kalimah) in Him, of Him, with Him, and from Him could be so dynamic as to bring forth creation out from nothing (creatio ex nihilo). This is revealed in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OT book of Genesis as follows:

Gen. 1: v.3,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vs. 6-7,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a vault between the waters to separate water from water.” So God made the vault and separated the water under the vault from the water above it. And it was so; v.9,And God said, “Let the water under the sky be gathered to one place, and let dry ground appear.” And it was so; v.11,Then God said, “Let the land produce vegetation: seed-bearing plants and trees on the land that bear fruit with seed in it, according to their various kinds.” And it was so. Note, “God said,..And it was so.”

Such a dynamic and creative Word of God (Kalimah Allah), as per creation, also appears in the Qur’an, expressed in Arabic as Kun fayakun (be, and it is). Q. 2:117, “To Him is due the primal origi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en He decreeth a matter, He saith to it: “Be,” and it is (read also 3:47). Historically speaking, both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nherited such a dynamic concept of the Word of God from Judaism. Indeed all Jew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the three so-called “Abrahamic Faiths”) could say “Amen” to it.

However, in the OT, God’s Word also used to be “personified” and dispatched to do God’s work effectively, as stated in Isaiah 55:11, “So is my (Jehovah’s) word that goes out from my mouth: It will not return to me empty, but will accomplish what I desire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for which I sent it. ” This part of it is not seen in the Qur’anic revelation.

Progressing to the NT, we read of something much more marvelous and monumental concerning the divine Word, as recorded in John 1:1-4, 14: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has been made.In him was life, and that life was the light of all mankind…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of the one and only Son, who came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And so according to the testimony of John, the creative Word/Logos of God is by nature personal and relational (with God), besides being inherently eternal (was already there in the beginning), and divine (was God). This Logos has taken a definite step in salvation history by its “Incarnation” in the Person of the Lord Jesus 2,000 over years ago among humans at the first Christmas! In comparison human words often carry no weight and mean nothing.

Unfortunately such a dynamic, living and divine Logos/Word is not there in Islam, except for a pale distortion of it, in which Christ is said to have been created out of “a word” from Allah (Q. 3:45). Islam is opposed to Jesus Christ a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divine and eternal Logos Himself. The Incarnation is the major premise for Christian confession of Christ as “God”.

However, it needs to be stressed here that when Christians say Jesus is God, it never ever means that He is “another — of a different kind” (in Greek heteros) God, nor a “second” or “smaller” god (as believed by the Jehovah Witnesses) “apart from” God the Father. The truth is He is God because He is the Incarnate Word (also known as the Unique Son as stated in Jn. 1:18) in God, of God, with God, and from God, bearing the fullness of divine personality/personhood and nature.

The Incarnation has presented Christ as a unique person. There is no doubt whatsoever regarding His absolutely unique personhood. However, it needs to be evidenced that in the personhood of Christ there indeed dwells within the fullness of divine nature, as declared in Colossians 1:19, and 2:9 which says: “For in Christ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Deity lives in bodily form.”

There are ample evidences in the Bible, particularly in the New Testament to show the Deity of Christ. A few are listed below for reference in this respect (The present writer finds Robert L. Reymond’s Jesus, Divine Messiah: The New Testament Witness. Phil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1990) as being most helpful in the deliberation concerning the Deity of Christ, and recommend it as a “must-read” in this regard:

（1）Biblical revelation of Christ’s pre-existence and absolute eternity, even as the Father/the OT Godhead Jehovah is (Isa. 44:6, 48:12; Jn. 1:1-2; 1 Jn. 1:1-2; Rev. 1:17-18, 22:12-13).

In fact when Christ declared Himself as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Rev. 22:13), it is as strong a statement, if not stronger, as the verbatim “I am God”. Apart from the self-existent, almighty and eternal Jehovah, who else could use such terms?

（2）Biblical revelation of Christ as Co-Creator and Co-Sustainer of the Universe with God the Father. In fact, God had created the whole Universe with Christ, through Christ and for Christ (Jn. 1:1-4; Col. 1:15-18; Hb. 1:10-12).

（3）Biblical revelation of Christ as co-source and co-giver of blessings with the Father (grace, peace and love) upon humankind (see greetings in Rom. 1:7; 1st Cor. 1:3; 2nd Cor. 1:2-3, 13:14; Gal. 1:3; Eph. 1:2; Phil. 1:1-2, etc. Several epistles also conclude with blessing of grace in Christ’s name alone — 1st Cor. 16:23; Gal. 6:18; Phil. 4:23, etc.)

（4）Biblical record of divine names ascribed to Christ (Isa. 9:6 — the “Mighty God and Everlasting Father”; Dan. 7:13, 22 — the “Ancient of Days”/see also Micah 5:2; Ps. 68:7, 18 — “God/Lord God”; cf. Eph. 4:7-8; Zech. 14:3-4, 9, 12-16 — the “Jehovah” revealed here is none other than Christ at His Second Coming with His feet standing on Mount Olives; 1st Tim. 6:15, Rev. 19:16 — “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 Christ called “God” as noted in Jn. 1:1-2, 18; 20:28; Hb. 1:8; Rom. 9:5, etc.

（5）Biblical revelation of Christ essentially as divine Spirit as the Father，pre-Incarnation; post-Resurrection Christ is also divine Spirit, with/in a glorified body (Jn. 4:24; 1st Cor. 15:45; 2nd Cor. 3:17). In this regard Christ may also be seen as Spirit of God, as the Qur’an describes (Q. 21:91; 66:12, etc.).

（6）Biblical revelation of Christ as recipient of divine worship which is due to God alone (Mt. 2:14, 14:33, 28:16-17; Lk. 24:50-52; Jn. 5:23; Phil. 2:10-11; Rev. 5:11-14). This is why Christians worship Christ as Unique Son in full union-oneness with the Father.

（7）Biblical revelation that the fullness of divine nature is in Christ — Col. 1:19, “For God was pleased to have all his fullness dwell in him.” Also 2:9, “For in Christ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Deity lives in bodily form.” (In Christ dwells the fullness of divine grace and truth, wisdom and power, etc.) In this regard Jesus is essentially God in human form.

（8）Christ is One with God not just in nature, but also in salvific work (Jn. 14:8-11; 10:27-30). The following are just a few of lots of Triadic/Trinitarian passages exhibiting that all the thre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cooperate somehow in God’s salvific scheme for the human race. So for those who may find issues with ontological Trinity，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with regard to functional Trinity, at least.

Numerous Triadic passages manifesting oneness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t the very least “functionally”. However to us Christians such functional unity could not be realized without some sense of ontological unity:

Read for instance — Mk. 1:8-12; Jn. 1:32-34; Mt. 4:1-4; Lk. 10:21-22; Mt. 12:18, 28-32; 28:18-20; Jn. 3:34-36; 14:15-17, 26; 15:26; 16 :7-15; 20:21-22; Acts 1:4-8; 2:17-21, 32-33, 38-39; 5:3-9, 29-32; 7:55-56; 10:38, 44-48; 20:21-24, 27-28; Rm. 1:1-4; 5:1-5; 8:1-4, 9-11, 14-17, 22-34; 15:11-13, 15-16, 30; 1stCor. 2:1-5, 7-16; 3:10-16; 6:9-11, 17-20; 12:4-6; 2nd Cor. 1:20-22; 13:14; Gal. 4:4-6; 5:19-25; Eph. 1:3-14, 17; 2:18-22; 3:14-19; 4:4-6, 30-32; 5:18-20; etc.[[4]]

（9）Numerous miracles and wonders performed by Christ, especially the “sign miracles” portrayed in John’s Gospel, pointing to His divine nature and glory. (Mk. 1:32-34; Mt. 15:29-30; Jn. 2:11; 4:54; 6:14, 26; 7:31; 9:16; 12:18; 20:30-31; 21:25, etc.)

Thus what God is — ontologically and essentially, Christ is. However, Christians must also be taught that by virtue of the Incarnation, Christ had also become truly human. He had a human body and had exhibited all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and living, except that He was without sin (Hb. 4:15). Knowledge in this respect is essential to ward off Muslim polemics emphasizing on the humanity of Christ at the expense of His divinity.

In His Incarnate state Christ had “emptied Himself”, and had taken upon Himself the self-imposed restriction of His divine prerogatives. (Phil. 2:5-8) That was why as human He had always submitted Himself to the Father, and had said: “...The Father is greater than I.” (Jn. 14:28) Unfortunately Islam denies the deity of Christ, and highlights only on His humanity. Orthodox Christology is to accept both the divinity and the humanity in the one Incarnate person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indeed the unique God-Man and Savior.

And so there is still just ONE GOD with His Incarnate Word/Son —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so-called; who is, to put it “crudely”, “part and parcel” of God Himself (of course Christians realize God cannot be split into “parts and parcels” like material things!)

The Incarnate Son is also described in Hebrews 1:3 as “the radiance of God’s glory, and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his being.” Of course there could never be a time when God was without “radiance of His glory”, nor without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r image)” of Himself; just like the Sun in the sky could never be at any moment without the radiance of its light, nor a human to be at any moment without an “image” of oneself.

(VI) The Trinity Reveals the God Who Is Greater, Allahu Akbar, in Relation To His Holy Spirit (Roh Allah)

The Trinity consists of the Father, the Son/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 So what is the position of the Holy Spirit in relation to the Trinitarian faith? Similarly, the Holy Spirit comes into the scheme of the Trinity also due to the greatness of God (Allahu Akbar).

The Qur’an also mentions the spirit of Allah (70:4; 78:38; 97:4; 15:29; 17:85-86; 58:22) and the “holy spirit” (roh qudus; Q. 2:87, 253), which Muslims believe to be either the breath of Allah, or the angel Jibrail (Gabriel) – a created being, or some great angel.

In the Bible the term for the word “spirit” is ruach in Hebrew, and pneuma in Greek (spiritus in Latin). The word in both Hebrew and Greek could be understood as “breath”, “wind”, or whatever “spirit” being (as it is also for the word roh in Arabic). Usually the literally context will tell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Biblically speaking, God being “Allahu akbar”,the Holy Spirit is never just the “breath” or “wind” of Allah, nor an angelic creature, but the very “Personal” Spirit that is of God, in God, with God, and from God, inseparably linked to Him not just as His essential life force, but is also being “impregnated” (or “infused” — this writer fumbling for the right word to express) eternally with the fullness of divine personality and nature. The Islamic “spirit” is not like this. In comparison the human breath/spirit is by nature so transient and frail.

The Bible reveals that this Spirit has also been sent forth as God’s distinctive and “alternate-self” (alter-ego; like the Incarnate Word) to accomplish divine purposes, such as in Creation (Gen. 1:2; Ps. 33:6), Inspiration (Num. 11:25-26; 2nd Pt. 1:21), Judgment (Jn. 16:7-8), Regeneration (Jn. 3:5-6; Titus 3:5-7), Guidance (Jn. 16:12-13) etc. in synergic cooperation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t is the “intra-inter” personal greatness of the Divine-Self that has made it possible.

Though not being incarnated, the personality (or personhood)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originated in and expirated/proceeded from the one Godhead or Divine-Self, is also clearly evidenced in the expression of His rational (Jn. 14:16-17,15:26; 1st Cor. 2:10-11), emotional (Isa. 63:10; Eph. 4:30), as well as volitional (Acts 13:1-2,16:7; 1st Cor. 12:11) Being.

The Spirit’s distinct personhood also stands out in John 14:16, where He is referred to as “another” Counselor (Greek: “allos — another” of the same kind, along with Christ), as well as in the fact that His name is also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onhood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Mt. 28:18-20; 2nd Cor. 13:14)

As for His divine nature, the Holy Spirit is described as being Eternal (Hb. 9:14); Omnipresent (Ps. 139:7-10); Omniscient (1st Cor. 2:10-11); Omnipotent (Zech. 4:6), which are all divine attributes. His divine activities accomplish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n creation, inspiration, redemption etc. have already been noted.

Such are the premises for Christian belief in the personhood and Deity of the Holy Spirit, thus designating Him as the Third Person who is in God, of God, with God, from God, and in total union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so when Christians call the Holy Spirit “God”, He is like in the case of the Incarnate Word/Son, never ever “another” (heteros) God (of a different kind) apart from God.

Putting in view the person and Deity of the Holy Spirit, together with the person and De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with reference to progressive Biblical revelation, the Church has somehow been “forced” to deliberate on and formulate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through centuries of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struggles; unfortunately also with some physical conflicts.

This writer describes the Trinitarian formulation as a “forced” endeavor, because the Trinity is indeed the most complex of any subject that human minds could have ever thought of. However, the Church has courageously, albeit somewhat painfully, responded to its challenge, and has done what it can in this regard, though never being fully satisfactory to all parties concerned, friends or foes alike. However thankfully, the hard work has paid off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God who is truly Allahu Akbar, who is one God in Trinity, and Trinity in Unity, as the Athanasian Creed puts it.[[5]]

Very often Muslims would challenge Christians, asking: “Where is the word “Trinity” in the Bible? Show it to me and I will believe.” We do admit that the word “Trinity” is not found in the Bible, just as the pivotal word Tauhid in Islamic theology which is also not found in the Qur’an, but as deliberated above, the concept of the oneness and unity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in the Godhead or Divine-Self is definitely there for all who have eyes to see (just as the concept of the Tauhid pervades the Qur’an in spite of absence of the word in it).

(VII) Controversies and Analogies/Illustrations

Muslims often seek to confound Christians by asking: “How can 1 + 1 + 1 = 1?” Our response shall be: In view of the infinite greatness of divine personhood and nature of Allah, it is in fact offensive to think of the oneness of Allah in terms of matter like a stone or a piece of wood, and thus always sticking to kindergarten-level counting such as 1 + 1 + 1 = 3, like in terms of 3 stones or 3 pieces of wood!

For Allah certainly is never so “wooden” — Mashaallah (how can it be!); and Mukhalafa (never like that!). Since Allah is Spirit, to be more respectful the oneness of Allah should at least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multiplication” category of 1 × 1 × 1 = 1, if not the category of “Infinity × Infinity × Infinity = Infinity”!

In fact the word for “one” in the Jewish confession of faith — the “Shema”, as in Deuteronomy 6:4 is “ehadh” (composite oneness — as in Gen. 1:5, “one” day consisting of day and night; 2:24, “one” flesh consisting of man and woman), and not “yahidh” (solitary oneness — as in Gen. 22:2, 12; Jer. 6:26 etc., “one and only” son). In view of the oneness and unity in our Trinity, Christians may in fact also legitimately employ the word Tauhid for our doctrine of God, as being the “Christian (Trinitarian/Composite) Tauhid” versus the “Islamic (Unitarian/Solitary) Tauhid”.

Also it is well known that God (Elohim) in the OT book of Genesis is a “compound/composite” noun (singular — Eloah), and that He has used “WE” in self-reference as in Gen. 1:26, 11:6-7, Isa. 6:8 (in the Qur’an Allah almost always use the term “WE” for self-reference). Belief in the Trinity intimates that there could be greater significance to such usage other than treating it only as a majestic/honorific term (as Muslims and some scholars do; the notion of which could be true, but not necessarily confined to it).[[6]]

And thus, according to Michael Brown again: “(the composite WE in reference to God) These verses are certainly in harmony with Trinitarian beliefs, but they don’t prove them...On the other hand, even Zechariah 14:9 which is supposed to confirm absolute/solitary oneness does not mean that, as it also uses the word “ehadh”.[[7]]

However, let it be definitely affirmed that despite belief in the Trinity, Christians do not worship three different gods, but holding firm to the worship of the one and only true God —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Jacob, Moses and Jesus, who has revealed Himself progressively, out of His infinite greatness, through the distinct personalities or personhood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s God is Spirit, we are certain that in the physical universe there is nothing that may serve to illustrate, and even less to “prove” the Trinity. However, just for the sake of giving a cue to the possibility of the “three-in-one” idea, showing that it is after all not that preposterous to speak of a “three-in-one” God, a few illustrations/analogies could be mentioned.

The traffic light with its three bulbs: As the present writer stopped at a traffic light while driving for work one morning about thirty years ago, the idea dawned upon me that perhaps I could make use of it to illustrate the “three-in-one” God. The one set of traffic light manifests its existence and operates in unison through its three bulbs with their distinctive colors — red, amber, and green.

There are three distinctive bulbs but only one traffic light. Could it be used as a cue to illustrate the Trinity which consists of and operates through the three distinctive divine personalities/persons (or “Modes of existence” as some prefer), while in essence constitute only one God.

I suppose “water”, which is H2O in substance and could manifest itself in the forms of vapor, ice or liquid, with even the “triple-point” where all the three forms co-exist under certain physical conditions, may also be used for illustration. Is Allah even less than water in this respect?

And how about the three basic parts of an atom composing of neutrons (with no/neutral charge) and protons (with a positive charge) at its core, while leaving the electrons (with a negative charge) to fly about in their cloud-like orbitals (and subjected to push/pull forces from within/without)? Each basic atomic component has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yet the three always function as one. Is Allah even less than a tiny atom?

Moreover, how about taking for illustration the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three resonance structures of nitrate (NO3-), as Nabeel Qureishi MD put it in his book 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 “One molecule of nitrate is all three resonance structures all the time and never just one of them. The three are separate but all the same, and they are one. They are three in one...if there are things in this world that can be three in one, even incomprehensively so, then why cannot God?”[[8]]

To pose the question most pointedly: In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of E = mc2 as it regards constitution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that the whole visible universe is composition of invisible energy, and that matter and energy are inter-changeable)-knowledge which would have sounded most preposterous/ridiculous/fabulous to pre-modern mind, how can a sensible modern person just write off belief in the “Trinitarian Godhead” as being illogical and impossible, realizing that this divine Godhead is the eternal sovereign cosmic Spirit that brought all things visible and invisible into existence?

(VIII) The Trinity and the Glory of the Cross

Deliberation above has focused on the “WHAT” and “HOW COME” of the Trinity, the following parts shall address the “WHY” of the subject. The question is: Since the Trinity is rationally and logically so problematic and so hard to understand, WHY has God revealed Himself to the human race in such a manner, that is through His Incarnate Word/Son and the Personified Holy Spirit? Surely it was never meant only for our mental exercis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GOD IS SO GREAT, NOT JUST IN TERMS OF HIS INFINITE POWER AND INNATE POTENTIALS THAT COULD PRODUCE ALTER-EGOS OF HIS DIVINE SELF, BUT ALSO IN TERMS OF HIS SELF-SACRIFICIAL AND REDEMPTIVE LOVE OF THE CROSS FOR HUMANKIND — “ALLAHU AKBAR”!

It is only through the Incarnate Word and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that such a divine love has been truly demonstrated and God’s redemptive purposes achieved. To elaborate on this subject one needs to survey on divine mercy and love for humankind, unveiling from the Old Testament to the New, and culminating in the Cross and the Pentecost.

（1）The Old Testament Reveals the God Who Grieves and Suffers for His People

Two OT passages could be cited here in this respect: Psalm 68:19, “Praise be to the Lord, to God our Savior, who daily bears our burdens.” It says God identifies with the hardship of His people, and daily bears them up. Isaiah 63:9-10, “In all their distress he too was distressed, and the angel of his presence saved them. In his love and mercy he redeemed them; he lifted them up and carried them all the days of old.Yet they rebelled and grieved his Holy Spirit. So he turned and became their enemy and he himself fought against them.” These verses combine to show the Cross of self-sacrificial and painful love of God for His rebellious people.

（2）The New Testament Reveals Further the Cross of the Self-Sacrificial and Suffering Love of God

(A) The Cross on Calvary Reveals the Self-Sacrificial Love of God

Romans 5:8, “But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The meaning of these words is plain; however, there is a question to answer: How is it that it was Christ that suffered, but it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is being demonstrated?

The answer could be read in 2nd Cor. 5:18 which says: “All this is from God, who reconciled us to himself through Christ and gave us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that God was reconciling the world to himself in Christ, not counting people’s sins against them...” The verse shows that the redemptive death of Christ was “from God”, and that God had somehow implicated Himself “in Christ” in the Cross.

But what does “all this is from God” mean? And how to explain the phrases “through Christ” and “God was in Christ”? The answer is contained in the Trinitari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his Incarnate Son. As Christ is the eternal Word/Son in God, of God, with God, and from God, bearing the fullness of divine personality and nature, linked to God inseparably as the Sun to its light, and as a person to his word, which is indeed a relationship that is closer than “flesh and blood”.

Therefore, although it was not the Father that was nailed to the cross, the suffering and death of Christ was in a very real sense also the suffering and self-sacrificial love of God, as John Stott describes in his book The Cross of Christ — the “Self-substitution of God”. The Calvary has indeed bared the Cross in the heart of God.[[9]]

(B)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in Humans is Also a Form of the Cross

God is Spirit. The Holy Spirit is the Personal Spirit of God. What says of the Word of God in John 1:1-4 could be predicated on the Holy Spirit except for the fact the latter had not incarnated as in the case of the Word. Instead, God has given the Holy Spirit to believers to dwell with them in their hearts. The Cross of the Incarnate Word on Calvary is familiar to all of us. But few seem to realize that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is also a form of burden-some Cross. Explanation to this effect is as follow:

（i）The Holy Spirit in-dwells a child of God with a job to perform, that is the really tough job to nourish, guide, and mold him or her unto Christ-likeness. Where the Cross of Christ’s atoning death ends on Calvary, the Holy Spirit carries it forward as the Cross for our sanctification. It took God six days to make the world and all that is in it, but it takes more than a lifetime to really make a person.

Romans 8:14, “For those who are l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re the children of God.” Also Romans 8:28-30,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For those God foreknew he also predestined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that he might be the firstborn among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those he predestined, he also called; those he called, he also justified; those he justified, he also glorified.” (There is indeed much food for thought in these verses)

（ii）When a person disobeys, the Holy Spirit grieves and even groans for the person. Remember how the Israelites grieved the Holy Spirit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Isaiah 63:9-10. Ephesians 4:30 applies the same to the New Testament saints: “And do no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of God, with whom you were sealed for the day of redemption.” Parents realize how grieving for an obstinate child can at times be more painful than death!

（iii）The Holy Spirit constantly upholds, intercedes, struggles along and even groans for believers in life’s journey. Romans 8:26-27, “In the same way, the Spirit helps us in our weakness. We do not know what we ought to pray for, but the Spirit himself intercedes for us through wordless groans. And he who searches our hearts knows the mind of the Spirit, because the Spirit intercedes for God’s peop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God.” Up-holding, interceding, struggling along with, sighing and groaning are certainly all signs of the Cross — of sanctification.

(IX) Redemptive Works of the Trinity

Thus the Cross in the heart of the Father has been revealed through both the Incarnate Son and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that is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person in the Trinity, without whom there would be no such realization, as it is in the case of the Unitarian and Solitary Allah. However, God has revealed His distinctive Triune personhood not just to show humans His suffering love,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accomplish His ultimate purpose in the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of the human race; as deliberated below:

（1）Without the Incarnate Word, there would be no “Immanuel — God With Us”, in and through the person of Christ. God came to dwell in the midst of humans i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Eternal Son/Word of God. (Our theme of Christmas)

（2）Through the Incarnate Word/Son, God has provided for our atonement the Sinless One to become sin for us, as our penal-substitute. 2nd Cor. 5:21, “God made him who had no sin to be sinfor us, so that in him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Since all have sinned, who could have qualified for such an atoning task, that is apart from the Incarnate and perfect Son? Here lies the emphasis of soteriology of churches in the Medieval Roman West, with its deep concern for the solution of sin and guilt problem, somewhat reflecting a legal Latin mind-set. But of course, the penal-substitution death of Christ is for all people. (Our theme of Good Friday)

（3）The Word became Jesus Christ to face and overcome sin and death, by virtue of His atoning death and glorious resurrection, thus crushing the power of the Evil One, and liberating humankind from its bondage. Hebrews 2:14-15, “Since the children have flesh and blood, he too shared in their humanity so that by his death he might break the power of him who holds the power of death — that is, the devil — and free those who all their lives were held in slavery by their fear of death.” Likewise, there would be no victory in these regards without the Incarnate Christ. (Our theme of the Resurrection/Easter Sunday)

（4）The Incarnate Christ and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brought eternal life from Heaven to earth, that all who repent and accept Christ may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who brings about regeneration and renewal in a person’s life, thus enabling a person to partake in the eternal and spiritual life and nature of God.

1st John 5:11-12, “And this is the testimony: God has given us eternal life, and this life is in his Son. Whoever has the Son has life; whoever does not have the Son of God does not have life.”2ndPeter 1:4, “Through these (Divine power and knowledge of Him) he (God) has given us his very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so that through them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having escaped the corruptio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evil desires.”

Thus God has worked through His “alternate-selves”, i.e.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to share with us His divine life and nature. This is indeed something most mind-boggling that only the Triune God could fulfill. The second and this third point of divine redemption have been the soteriology emphases of Eastern Orthodox Churches, flavoring of the more philosophical and mystical Grecian mentality. Of course this is also Gospel blessing for all who believe. (Our theme of the Pentecost)

（5）Through the Incarnate Christ and the In-dwelling Spirit, God has personally entered the world and human lives, empowering His Church and engaging with humanity in its struggles against evils and injustice, not just for individual persons, but also for social and ecological renewal and shalom. This would be a major theme of contemporary “Kingdom” soteriology.

Romans 8:18-21, “I consider that our present sufferings are not worth comparing with the glory that will be revealed in us. For the creation waits in eager expectation for the children of God to be revealed. For the creation was subjected to frustration, not by its own choice, but by the will of the one who subjected it, in hopethatthe creation itself will be liberated from its bondage to decay and brought into the freedom and glor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Revelation 21:3-5 projects the definite prospect of God’s dwelling with His people in the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which is the ultimate faith and hope of Christians of all ages. (Our theme of the Feast of Tabernacle)

The multi-fold blessings of redemption mentioned above have all been made possible only by the Triune God. Prominent Greek Church Father Irenaeus (c. 130-202) had likened the Word and the Spirit as two mighty hands of God stretched down from Heaven to earth for the salvation and spiritual nurturing of humankind. A Unitarian God would not be able to really bridge the chasm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nd between God and humanity. The type of God will produce the corresponding type of redemption and blessing. The doctrine of God determines 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So it is essential to know well the God that one worships, for it will surely determine one’s ultimate destiny.

One added not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does not diminish on the primacy in order of the Father in the Triune relationship. As Paul put it in 1stCorinthians 15:24-28, “24 Then the end will come, when he (Christ) hands over the kingdom to God the Father after he has destroyed all dominion, authority and power. 25 For he must reign until he has put all his enemies under his feet...27 For he “has put everything under his feet.” Now when it says that “everything” has been put under him, it is clear that this does not include God himself, who put everything under Christ. 28 When he has done this, then the Son himself will be made subject to him who put everything under him, so that God may be all in all.”

However, such subjection will not diminish one bit on the co-eternal Deity and glory of the Son. If it is asked per se whether Christianity is God-centered or Christ-centered, the answer could be either “God-centered” or “Christ-centered”, depending on whether one speaks from a “up-down” (starting with God) or a “down-up” (starting with Christ) perspective. However there should be no dichotomy in this respect.

(X) The Theology That Denies the Trinity

As it regards theology that denies the Trinity, this writer has in mind the Unitarian Islamic concept of Tauhid as well as other Unitarian creeds. To orthodox Islam, Allah is one, both in essence and in person, transcendental and solitary. He is pervasive in His presence (omnipresent), but never immanent in any of His creation, whether it be human or angelic beings, animate or inanimate objects. The following could be said of the Unitarian and Solitary Allah in Islam:

（1）Its Allah may be most Almighty, but as deliberated in the former parts of this chapter, He has not been able to effect self-differentiation within His divine being in the person of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so as to send them forth as His “Alternate-Selves”, bearing the fullness of divine personhood and nature, and working in unison with the Godhead to accomplish creative and redemptive purposes as in Trinity.

（2）Its Allah may be most merciful to humankind, but He offers no “self-sacrificial” love to anybody, even less for sinners. Being Almighty He could just do anything He wants without being self-condescending and self-sacrificing, which seems demeaning to Muslims. Therefore verses such as John 3:16 and Romans 5:8 could never be applied to Allah in Islam. In fact Muslims reject them outright. Its Allah is without the Cross in His being.

（3）Its Allah may be most forgiving, but without the Incarnate Word there would never be any authentic Savior or Mediator who could serve as “penal-substitution” for sinners, as in Christ Jesus. Hence each person would ultimately have to solve his own sin and guilt problem, and final salvation depends sorely on personal faith and deeds, as well as on Allah’s will and mercy, without real assurance to that end.

（4）Its Allah may be closer to a person than the jugular vein (Q. 2:186; 50:16), but due to lack of the personal divine Spirit, Allah could not and never takes up residency in the life of a person, and so there can be no authentic personal communion with God in the Spirit. And also because of this, human can never partake in the divine life and nature of God. Hence Muslims dare not call God “Father”. The great sufi Al-Hallaj who claimed to realize divine in-dwelling and immanence had been killed for such “blasphemy” by orthodox Muslims.

（5）Its Allah may be most generous, who could grant great success in this life and the next to whom He favors, but He has not been able to give out anything OF Himself, such as His Personal Word/Son and Spirit, as well as His divine life and nature, as in the Christian Gospel.

All that Allah seems able to offer are only blessings FROM Himself, that is from His great power and grace. Such blessings would include forgiveness of sins, success and abundance on earth, as well as more enduring ones created and reserved in Paradise above, supremely the pleasures of inexhaustible sumptuous food and non-intoxicating wine, and also the blissful company of ever young and fresh virgins (Q. 4:57; 37:40-49; 38:49-52; 52:17-20, 23; 55:56, 70-72; 56:10-38; etc).

Since Allah is without any form or image, it is debatable (as argued among Muslim scholars) whether the desire of some “more spiritual” Muslims to see the “Face” of Allah in Paradise could ever be realized. But as far as plain Qur’anic revelation is concerned, apparently Paradise bliss weighs more on the sensual side.

（6）Its Allah may be most perfect, but would logically be lacking in terms of an inherent “social” nature within His divine being, as there would be no other “personalities” of His nature with whom the Divine Self could commune and interact. Christian theology sees in the Trinity as the source of social nature in human, which is our basis for communion with God and with one another.

（7）Its Allah may be most glorious, but He is definitely lacking in the glory of Fatherhood in relation to His creation, particularly the human race. In Islam Allah has no “children”, even in spiritual sense, albeit some rare Muslim intellectuals may concede on “metaphorical” use of the term.

As such its Allah seems to be lacking also in terms of the glory of authentic “intra-personal” communion within Himself, as well as “inter-personal” communion with humans (seemingly and pitifully forever solitary in and with Himself, especially before creation!).

In this regard His people would also be deprived of the “Paradigm of unity in divine love” which unites humans to the Deity, and among humans to one another, as prayed for by the Lord Jesus in John 17:20-21, “My prayer is not for them alone. I pray also for those who will believe in me through their message, 21 that all of them may be one, Father, just as you are in me and I am in you. May they also be in us so that the world may believe that you have sent me.” So Trinity is cosmic basis of unity in plurality and plurality in unity.

Above all and most significantly, its Allah is definitely lacking in the glory and beauty of self-sacrificial love for humans as gloriously manifested at the Cross, by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who is also God and Father of all Christians (Jn. 20:17), as it is supposed to be for all human race.

(XI) Conclusion: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ur “Conclusion” answers to the “SO WHAT” part of the chapter. Granted that the belabored deliberation presented above is Biblically, theologically and apologetically sound and justified, some may ask: “So What?” As a response,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 points could be induced:

（1）The Christian faith is definitely Monotheist. So Muslims should never accuse Christians of polytheism or shirk.

（2）The Trinity in fact manifests the inherent greatness and infinite potentials of the authentic Allah, who in and through His personified Word and Spirit, that are both in Him, of Him, with Him, from Him, and in unity with His Divine-Self, has revealed Himself fully to humankind. It is NEVER worship of three different gods.

（3）Allah has revealed Himself as being Trinitarian out of His redemptive and “self-sacrificial” love for sinner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ultimate divine purposes in the creation and redemption of humans and the world. He has not only come down to earth through his Incarnate Word, but has even gotten deep into human hearts through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4）The Trinity has revealed to the utmost the true glory of the Personhood and Deity of God, which culminates in the brilliance of His “Fatherly” suffering and redemptive love. In the perfected life, atoning death, as well as the resurrection and glorification of Christ Jesus the Unique Son, the glory of His power and love has indeed been most gloriously manifested. All these factors work out to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great salvation for all humans, freely offered in Christ. And in this regard all Muslims are summoned to come to the Father through the Lord Jesus Christ.

（5）AND SO THIS WRITER IS CONVINVED THAT TRINITARIAN REVELATION AND KNOWLEDGE OF ALLAH IS DEFINITELY MUCH SUPERIOR TO THAT OF ITS ISLAMIC COUNTERPART. THEREFORE CHRISTIANS NEED NOT FEEL CONFUSED ABOUT THE TRINITY, BUT BE THANKFUL AND ENCOURAGED IN THE FAITH, AND BE PREPARED TO SHARE IT WITH ALL CONCERNED,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OPPOSED TO IT, PARTICULARLY MUSLIMS.

（6）This sixth point is specially contextual and relevant to the Malaysian situatio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Christians are Monotheists worshipping the one and only Allah as Muslims do, theologically-speaking Christians in Malaysia do have every right to use the word “Allah” for God.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prohibited use of the term “Allah” by Christians for God in December 1986, which thus ignited decades of legal tussles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with regard to the issue, with much suppression upon the Church along the way, which however thankfully ended in vindication (at least partly) for the Church in March 2021 through a court verdict.

Historically Arabic-speaking Christians had used the term Allah for God even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Islam. And it was most probably Arab Christians (Zayd ibn Hamad and his son Adi) who had invented the Arabic scripts about 200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Islam.[[10]] Notably no Arab Muslims have ever voiced objection in this regard, nor Indonesia –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numerous Muslims in the world.

In fact not even the Prophet of Islam Muhammad himself, who certainly knew that Christians were worshipping Allah; and even though in his perception at least some Christians had wrongly associated Mary and Jesus with Allah, and yet Muhammad was able to say in Q. 29:46:

“And dispute ye not with the People of the Book, except with means better [than mere disputation], unless it be with those of them who inflict wrong [and injury]: but say, "We believe in the revelation which has come down to us and in that which came down to you; Our Allah and your Allah is one; and it is to Him we bow [in Islam]."

Please note seriously the words “Our Allah and your Allah is one”. So in this regard Muhammad as well as the Qur’an acknowledges that the “Trinitarian Allah” (though wrongly conceived by some) should still be respected as much as his “Unitarian Allah”. Nabi Muhammad himself had never ever forbidden Christians from using the word “Allah”, as Muslims in Malaysia have tried to do. And so their attempt in this regard is indeed bida’ah (meaning “unjust innovation / heresy”) in contemporary Islam!

Indeed this present point (together with the overall deliberation of the present chapter) consists the “theological” premise in terms of argument for Christian right to use the term “Allah” in the Malaysian context. Related historical, linguistic, social-cultural, missiological, dialogical, as well as constitutional-judicial factors and so on would combine to reinforce Christian position in this respect. However, as such other points are plentiful and have been convincingly presented elsewhere,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repeat here.[[11]]

（7）AND SO FINALLY, may all faithful disciples of Christ Jesus take up the Gospel mandate as entrusted in Matthew 28:18-20, which says:

“Then Jesus came to them and said,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And — “Ma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2nd Cor. 13:14) The Triune God be praised — Allahu Akbar!Cross references:[Matthew 28:1](http://www.ysljdj.com/tc-21-42/tc-21-42-28.html#en-NIV-24197) : [28:1-8pp — Mk 16:1-8; Lk 24:1-10; Jn 20:1-8](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Mark%2016:1-Mark%2016:8,%20Luke%2024:1-Luke%2024:10,%20John%2020:1-John%2020:8&version=NIV)

[[1]]      This writer first came to know of the prejudiced translation of Yusuf Ali regarding “three” and the “Trinity” from reading of Samy Tanagho’s book titled Glad News! God Loves You My Muslim Friends (Colorado Spring: Authentic Publishing, 2006; Ch. 25). Later he found an article at [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 /Quran/Versions/ali.html, which also deliberates on the matter, exposing more of Yusuf Ali’s prejudices and ill-intents, which includes translating“disbelief” as “blasphemy” and so on.

[[2]]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Scottish Journal of Theology Occasional Papers 1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53), read pp. 1-59 in particular. It deliberates on Hebraic thinking about God, Hebraic psychology and categories of thought, etc., with expositions on the “solidified/objectified” and dynamic word/ Word, the “living extension” and alter ego of God and God as “organism/compound/composite Being”, the ehadh and yahidh (“diversity in unity”) concepts and so on, which really help in elucidating the subject.

[[3]]      Alister McGrath, Understanding the Trinit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8), p. 9.

[[4]]      Robert M. Bowman Jr., “Triadic New Testament Passages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The Journal for Trinitarian Studies and Apologetics, edited by Michael R. Burgos Jr., vol. 1, no. 1 (Biblical P, 2013), pp. 7-54.

[[5]]      The difficulty in theologizing on the Trinity is well summed up by Louis Berkhof in his Systemic Theolog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39/1976; p. 89), as follows: “The many efforts that were made to explain the mystery were speculative rather than theological. They invariably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itheistic or modalistic conception of God, in the denial of either the unity of the divine essence or the reality of the personal distinctions within the essence. The real difficulty lies in the relation in which the persons in the Godhead stand to the divine essence, and to one another; and this is a difficulty which the church cannot remove, but only tries to reduce to its proper proportion by a proper definition of terms. It has never tried to explain the mystery of the Trinity, but only sought to formulate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in such a manner that the errors which endangered it were warded off.”

[[6]]      Michael L. Brown, Answering Jewish Objections to Jesus, vol. 2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2000). Brown’s vol. 1 and 2 on “Theological Objections” are also somewhat akin to Islamic issues concerned and so worthy reading; pp. 9-11.

[[7]]      Brown, Answering Jewish Objections, pp. 10-11.

[[8]]      Nabeel Qureishi, 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pp. 195-196.

[[9]]      John Stott, The Cross of Christ, 2nd ed. (Leicester: Inter-Varsity P, 1989), pp. 133-163.

[[10]]      Kenneth Cragg, The Arabic Christian (Westminster: John Knox P, 1991), p. 45.

[[11]]      The Bible Society of Malaysia, Lembaga Alkitab Indonesia, Sidang Injil Borneo (SIB) Sabah, the Roman Catholic publication The Herald, the 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 and many Christian scholars/lawyers have contributed substantive defense for Christian rights to use the term Allah for God. Notably Dr. Ng Kam Weng, Director of Kairos Research Centre Malaysia, wrote 20 over scholarly articles covering various perspectives on the subject (refer to krisispraxis.com), and also a book on it.

===================================================================

**第二八章**

**回应二课题;兼略述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

**此附录（二）先尝试回应两个近年常被穆斯林用以质疑圣经可靠性的课题：（一）主耶稣哪有三日三夜在地里？和（二）如何解释耶稣的两个不同族谱。接着乃分享个笔者经多年的探讨与思考所建构的“五重架构福音论”，以阐述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

**基于基督宗教新旧约圣经与神学内涵的长阔高深，有待提询与探讨的课题不啻是一筐筐一萝萝。针对相关课题的答案有些乃明确肯定，有些恐怕是相对地片面不详。但关键绝非圣经的启示有错，而是在人本身各层面的限制与缺欠。值得感恩的是基督信仰的精髓所在，即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乃明确肯定。因此本章既探讨问题也呈献明确福音。**

**（一）主耶稣有三日三夜在坟墓里**

**探讨“主耶稣三日三夜在地里”这一主题，主要为回应穆斯林对基督受死与复活信仰的质疑。他们刻意放大马太福音12:38-40主耶稣自己的话：“39......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40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穆斯林辩称按基督宗教星期五为受难节（Good Friday）、星期日为复活节（Easter Sunday）的传统，耶稣并没有兑现自己所宣告预言，即“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因算来耶稣只有两个黑夜和一个白日多在地里头；因此耶稣死与复活的故事乃自我矛盾，不值相信。在未回应穆斯林的上述辩词之前，谨先揭露古兰经里论及耶稣的死才真正的是自相矛盾，因为显然其中有经文加以质疑，也有些经文却加以确认。举例如下：**

**质疑性经文**

**古兰经 4:157-158，“又因为他们说：‘我们确已杀死麦尔彦之子麦西哈‧尔撒，真主的使者。’ 他们没有杀死他，也没有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原文subbihalahum — 对他们看似如此〕……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158不然，真主已把他擢升到自己那里……”；经文似乎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只是给门徒们的一个错觉〔看来是被杀害，其实没有〕，而是由阿拉把祂提升到天上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些确认性经文，如古兰经3:55，“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寿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 又古19:33，“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和平。”**

**为解决上述矛盾，一般穆斯林传言耶稣2,000年前没被钉死在十字架，而是直接被提升天，待末日祂要再来，摧毁全世界的十字架〔意指所有通常悬挂有十字架标志的教堂〕，毁灭所有的猪，并把普世基督宗教徒改教为穆斯林，统治世界七年〔或十四年？四十年？有不同讲法〕。然后祂将会死，并被埋于先知穆罕默德陵墓旁！接着便是大复活与世界末日审判。说的真是不伦不类、天马行空！当然这些故事都毫无古兰经凭据。**

**无论如何，针对基督的死与复活，穆斯林不单否定圣经记载，也否定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至少基督的死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因此不讲求事实的伊斯兰实在没有资格批判基督宗教的相关信仰。但为否定基督的死与复活，近年伊斯兰教士更是利用太10:39-40节咬紧基督宗教星期五受难节/主日复活节的传统穷追猛打〔例如阿赫默‧迪达特（Ahmad Deedat）和查基尔‧纳益（Zakir Naik）等一伙〕。**

**穆斯林辩称基督宗教传统乃不符合耶稣所说的神迹〔与约拿相似“三日三夜”在鱼肚/地里〕，因此基督教的耶稣不符合资格。其结论是古兰经/伊斯兰的耶稣才是真耶稣，因伊斯兰的耶稣并没被钉死在十架上，犹如约拿虽然在鱼肚里却仍然是活着的，耶稣也同样未见死而一直都活着。本文的论述是暂且先搁下星期五/星期日的传统，而直指穆斯林辩教士乃攻错了对象，因基督的确是有“三日三夜在地土/坟墓里”。何以见得？**

**笔者的观点是：按圣经记载，基督其实是在周三〔不是周五〕被钉死在十字架，在当日傍晚〔六时前〕入穴，在周六傍晚迈向七日的第一日〔即星期日/主日〕第一时间从死里复活。这样算起来前后确有“三天三夜”72个小时在坟墓里：周三傍晚至周四傍晚为第一日，周四傍晚至周五傍晚为第二日，周五傍晚至周六傍晚为第三日，前后共三天三夜。**

**耶稣基督有“三日三夜”在坟墓里的论证**

**其关键性切入点与凭据是福音书中的数段相关经文，显示主耶稣乃超过36个小时在坟墓里。如约翰福音19:31，“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彼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约19:14也说基督被钉的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基督在逾越节的预备日/周三被钉死后周四的安息日并非例常安息日，而是个“大日子” 〔律法规定全民安息并参与圣会〕；它是逾越节晚餐后开始庆祝无酵周/无酵节的安息日（参 利未记23:5-8），按犹历可发生在一周内任何的一个日子。**

**另参 马可福音16:1，“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若过了的“安息日”是每周例常的安息日〔即周六〕，接着就是进入[犹历的]“七日的第一日”〔星期日/主日，即公历的周六傍晚〕，到那時刻天色已晚，妇女们绝无时间/空间去做她们所要做的事 — 即赶着在夜里购买和预备香膏去膏耶稣；那是十分费神费时费力的事，至少需要整半天时间吧！**

**路加福音23:52-56显示受难周确实有两个安息日：“52这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53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54那日〔周三〕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大安息日 / 逾越节的次日 — 周四〕。55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56她们就回去[守安息]，[接着应当是在周五]预备了香料香膏。她们在安息日〔周六例常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问题：那么，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刻复活呢？**

**耶稣既然说祂要“三日三夜”在地土/坟墓里，若祂是在周三傍晚6时进入“大安息日”时分稍前入穴，那应当是在周六6时安息日结束跨入七日第一日的第一时间复活。有学者认为马太福音28:1-6的那一幕是发生在周六傍晚主刚复活的时刻 — “安息日〔原文是复数sabbaths〕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2忽然地大震动......5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6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里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另一个马利亚，共有两个妇女；接着耶稣在路上向他们显现〕**

**希尔（I.J. Hill）认为正确了解经文当把“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希腊文“epiphoskoo”：dawn/unfold〕”译为“安息日将尽，天快展开/进入（unfold）七日的第一日时候”；其时间不是在我们所熟悉公历“主日”天快亮的“黎明”，而是指进入周六傍晚六时后犹太人的“七日的第一日”开始/展开的时刻。笔者认为那就是基督从死里荣耀复活的时刻，即两个时段的交界点。[[1]] 另按约20:1，在主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亚再次来到坟墓，这一次是她一个人，主乃再一次向她显现。**

**另参 马可福音16:1-6；这里的探墓就明显是在七日头一日即我们的主日淸晨。注意经文不是说主耶稣主日清晨才复活，而是说在主日清晨祂早已经复活，有天使与空坟墓为证。可16:1-6，“1过了安息日〔笔者注：这里应当是指周四的大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2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她们来到坟墓那里......5她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6那少年人对她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接着请参 可16:9，“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 字面看来经文似乎说耶稣是在主日清晨复活。但按希腊文文法把上文理解为“耶稣复活了，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绝没问题。看来基督应当是在公历周三傍晚受死埋葬，在周六傍晚进入“七日的第一日”时刻复活，过后在主日清晨或晚间一再向门徒显现。在基督复活与显现的周六晚至主日清晨期间，显然妇女与使徒之间曾有“一阵阵骚动”与“跑来跑去的脚踪”，叫后人甚难跟踪。无论如何，回应穆斯林的质疑，从周三傍晚到周六傍晚基督肯定有三日三夜72小时在坟墓里！**

**注意：按圣经记载，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日期是当年逾越节的“预备日”，即犹历亚笔月/正月14日。按赫俄（H.L. Hoeh）看似精细的推算法，它应为公元31年4月5日周三，约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而下午三时当主断气的时刻正是祭司在圣殿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时刻，也就在当天以色列人当从家里除去一切的酵。为此保罗称基督为“逾越节的羔羊”；哥林多前书5:7，“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2]]**

**相关争议课题**

**基督和门徒的晚餐是否即当年犹太人共享的传统逾越节筵席/晚餐〔逾越节：希伯来语为pesach，希腊语为paschal，英语为passover seder〕— 即在周三晚，按犹历已进入了亚笔月15日星期四？回答：不是！因基督受难乃在逾越节“预备日”的白天，而传统逾越节的晚餐乃是在“预备日”当晚才进行的。因此基督的晚餐应当是提早了一天在周二晚。祂乃是在当晚被捕且于次日周三“预备日”（亚笔月14日）就被钉死埋葬了。**

**从“预备日”当日的除酵/宰杀羊羔，及至连续下去的七日乃涵盖整个逾越节/除酵节佳节。主乃是在“逾越节的预备日”被杀害（约18:28、19:14、19:31明说主受害乃在“预备日”）；历史学家路加医生也肯定这日子（路23:54）。在这要点三福音与约翰福音之间并无冲突。因此可见主耶稣与门徒的最后晚餐不是当年周三犹太人的传统逾越节晚餐。约13:1-2明说主和门徒的聚餐是在逾越节“之前”，他们是在一起“吃饭”。**

**按约翰福音13:1-2，“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2吃晚饭（deipnon）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 又看约13:27-29，“27他〔犹大〕吃了以后，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作的快作吧！28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29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 经文显示他们还不是在“过节”吃传统逾越节餐，似乎仍在筹划中。**

**按约翰福音18:28，祭司等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到彼拉多那里......“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 经文显示他们尚未吃逾越节筵席，也提示耶稣与门徒吃的还不是传统“逾越节的筵席”。**

**又参路加福音22:15，“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16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原文没“再”字〕。耶稣话语的涵意似乎是祂的确“很愿意”在受难前和众门徒吃这逾越节筵席，但已时不我与，只有等待将来天国降临时再团聚。看来基督与门徒当晚的聚餐“在意图与形式上”仍是逾越节晚餐，但却非全照传统，因基督已认定祂即将在次日下午圣殿区进行宰杀祭牲时刻在十架上被杀成为逾越节的羊羔。**

**马太福音26:17节和马可14:12所提述“除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逾越节的预备日〕乃是在周二晚就开始的 —— 笔者认为就在当晚基督与门徒用饭聚餐，门徒们应当是在周二白天筹备了一切。聚餐后基督与门徒共同到客西马尼园祷告，接着在午夜后被逮捕受审，周三下午〔仍然是属于“预备日”〕被钉死、埋葬。一般犹太人乃按习俗在周三晚吃正统的逾越晚餐，周四是个年度大安息日。**

**另一考量**

**当晚耶稣与门徒所吃不是传统逾越节晚餐凭据：正统的晚餐必须是吃“无酵饼/unleavened bread”（希伯来语：matzah为单数，matzot为复数；希腊语：azumos）。普通的饼/面包之用词乃希腊语artos，希伯来语lekhem。相关原文用词显示，主的晚餐用的是“artos”，不是“matzah”。可14:22，“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artos）来，祝了福，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马太福音26:26的饼也用artos。这也显示最后晚餐并非传统逾越节晚餐。[[3]] 但也有学者认为artos乃两者通用。**

**事实上基督受难的日期与时间算法确实复杂且十分具争论性。除了主所说的“三日三夜”是否要“准准”72个小时〔连加或减几个小时都不可？〕；或是否如传统所认为，一日的部分时间也可包含整日？还有本文所探讨到底耶稣是在逾越节正日晚或提早一日晚〔笔者观点〕与门徒共同用逾越节餐？至于基督当年的阴历逾越节符合阳历/公历哪个年日也不容易推算，因当前的贵格利（Gregorian）年历乃从修订较早的尤利安（Julian）历而成，又加上贵格利把基督诞生年分迟算了数年。犹太人的阴历年历也曾更改过。**

**“星期五受难（Good Friday）传统派”乃根据路23:54和可15:42等经文所提到“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和“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日”，便认定那乃是指“例常安息日”前一日的“预备日”。若果真是如此答案自然是星期五，但它似乎忽略了那一圣周另有个“大安息日”。面对周五至周日并不足“三日三夜”质疑，一般回应乃是引经据典辩称按当代犹太习俗一日的部分时间也可算为一整日。然而有些学者认为这说辞乃不够说服力。**

**至于基督的复活，除了马太12:40节的“三日三夜”后，更多经文是说受难的“三日后”（如可8:31，9:21，10:34），或“在第三日 • on the third day”（路9:22，18:33，24:6-7；林前15:3-4等）。无论基督是在那日死了埋了、学者们是如何计算，按路加24:21节门徒的确认，基督复活确实是在死后的“三天/三日后”，而针对这点当代门徒/教会都无异议。无论如何，“周五受难节/周日复活节”的确已成为了主流教会传统，类似圣诞节的日期与庆会。既属传统就无需把日期绝对化，因传统不一定等同于绝对真理。**

**绝对真理是基督乃在当年逾越节的“预备日”被钉死，在“三日后的主日”荣耀复活。至于“三日三夜”在地土里的计算法，笔者认同从周三傍晚至周六傍晚的72个小时，也有学者计算从周四下午至主日清晨的三日三夜；两者都有“三日三夜”以回应穆斯林的攻击。甚至有学者论称，“三日三夜在地土里”更当关注的是“地土里”的涵义，而它应当涵盖基督整个被捕遭受诸般折腾时段。[[4]]**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也值得考虑，因约拿一进入鱼肚必然即经历身心灵的煎熬折腾，在煎熬折腾中他醒悟了，向上帝悔改，反映在他的祷告（拿2:1-9），相信接着上帝就让他“睡了/死了”，三日后再叫他“醒/活过来”，叫大鱼把他吐在地上。看他祷文最多三几分钟就可念完，其余的时间呢？穆斯林说约拿在鱼肚里没有死，所以像约拿的耶稣也没有死。但他们凭什么确定约拿没有死呢？单凭他在鱼肚的祷告么？反过来说既然基督引用约拿的经历做比喻，约拿在受折腾后可能也死，是上帝叫他过后复活。这样若说约拿与基督各别都经历煎熬与死并埋在鱼肚/地土的时间，前后都是三日三夜岂非合情合理？**

**但无论如何，关乎这课题的终极要素乃在基督的死与复活的真实性，而不在乎计算基督在墓穴里的多几个小时或少几个小时；在使徒时代教会内外全无这方面争议！过后的一两百年教父间曾有争论，课题乃关乎基督教会是否仍持守在犹历正月14日逾越节纪念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或是与之脱钩另设定自家周五至主日受难与复活节之新传统。结果罗马教会决定跟随新措施，而小亚细亚教会选择保持原有传统。过节的日子有些差别，但对基督受死与荣耀复活信仰乃誓死坚持。这至今犹是一般基督门徒的立场。[[5]]**

**后语**

**经文凭据显示基督在墓穴肯定会有36个小时。穆斯林要的“三日三夜72个小时”也可从相关经文的字里行间看出，因此穆斯林无需针对这课题作攻击。因着年代久远，又牵涉到古今不同年历的算法看法；还有当面对基督震撼性的死与复活，引发门徒各小群之间突发、紧张、杂乱、多面向的反应，加上福音书的论述牵涉不同视角与重点，导致后人研究时发觉有些难以理解或符合的情节，显然是合情合理可接受现象，何必小题大作！其实关乎伊教先知穆氏生平整个从生到死的每个情节〔尤其在年日层面〕都具争辩性！但显然更关键的课题在乎整个宗教的“大叙述”与核心信仰、价值。**

**马太福音16:4再次讲到约拿，但没提及“三日三夜”；接着是太16:21-23的警戒：“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里也没提及“三日三夜”〕。22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23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本段经文是主耶稣亲自给穆斯林的警戒：时日的计算长些短些，无需小题大作！拦阻/否定基督十字架的死与复活才是严重，因主说那是“人的意思”，是“撒但/魔鬼”的道理 —— 穆斯林当回转/醒悟！！有关基督死与复活的准确日子/时间课题，笔者有个人观点，但同时也尊重传统立场，因我们都绝对持守基督为罪人钉死于十字架，并于第三日/三日后的主日荣耀复活的核心福音真理。**

**----------------------------------------------------------------------------------------------------------------**

**（二）主耶稣的两个互补族谱**

**比较马太福音1:1-17节和路加福音3:23-38节的不同族谱**

**好些不信者根据上述的不同族谱以质疑圣经的权威性/可靠性，故在此附录加以回应。按护教学家麦道卫等的综合论述，许多学者认为最佳解释是：马太的家谱是耶稣的“法定父亲”（legal father）约瑟的体系，而路加的是耶稣“亲生母亲”马利亚的家族谱系。[[6]]**

**马太福音呈现的族谱乃为符合犹太传统需求，即弥赛亚王必须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和继位者所罗门的嫡系而出（太1:1）。路加福音族谱的重点则在展现基督是全人类完美的救赎主，因此把族谱追溯至人类始祖亚当（路3:38）；无论如何两个族谱都追溯且衔接于大卫王，虽乃透过他不同儿子，各别为马太族谱的所罗门和路加族谱的拿单。**

**路加是个医生，也是个细心考察历史学者，不单在记录主耶稣的生平事迹（路1:1-2），也从他接着所著述的使徒行传充分展现，得到教会内外学者所公认。有关基督的降生，路加并没明言他记载的是约瑟的族谱，只是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希里的儿子......”（路3:23）；经文特别加上“依人看来”（as was supposed）祂是约瑟的儿子，含有“实际上”祂不是，而是“马利亚的儿子” — 从马利亚而生的涵义。从这角度说，希里应当是约瑟的岳父而非父亲。按犹太文化，称岳父为父亲、称女婿为儿子也不会错，尤其是岳父没有儿子可把女婿当自己的儿子。**

**马太跟随基督之前是个税官，工作既时时都需做精准记录，因此他在马太福音提述耶稣的家谱时也甚敏感处理：他不是说“雅各生约瑟，约瑟生耶稣”，而是说；“雅各生约瑟，就是马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生的。” 他凸显了马利亚在基督的降生所扮演的特殊关键角色。从马太和路加个别所呈现下笔整理基督家谱时的敏感与谨慎，可推想若结果一个写约瑟的家谱而另一个写马利亚的看来乃甚为合法合情合理。**

**关键是两个族谱都与大卫挂钩**

**无论是约瑟〔按法定〕或马利亚〔按自然〕的族谱体系，两者都与大卫挂钩；因为按预言，弥赛亚道统的族谱必须是“大卫的子孙/后裔”。但按邦豪斯（Donald Barnhouse），若耶稣只拥有约瑟的族谱体系将面对一个问题，即他的祖先当中有个“耶哥尼雅”，而这耶哥尼雅曾被咒诅为无后也与王位无分（参 耶22:30）。但如今对基督而言这已不成问题，因祂并非耶哥尼亚的血统直系，而是从圣灵感孕而生。另一方面，按名份祂因着约瑟确是大卫家的后人。两份族谱显示上帝的应许乃奇妙的应验在基督身上。**

**在血统层面马太版本族谱所缺的，路加族谱版本恰恰得以补上，因马利亚也是大卫家的人，可藉着她父亲〔约瑟的岳父〕连接到拿单–大卫。至于两个家谱中有些共同名称，理由是两边本来就是族亲。[[7]] 若质疑其中缺环，答案是展现基督族谱的宗旨不在提供完整记录，主要是为接连到大卫以确定基督乃大卫“更大宝座”的道统传人。**

**评议有关约瑟是希里的儿子之说，丽达‧葛丝奈（Lita Cosner）写道：“如果希里只生了女儿[们]，那么约瑟就可能通过收养关系而成为希里的继承人〔即“希里之子” 〕，尤其是如果约瑟成为了他的女婿。” 同时丽达也指出路加福音1:32节显示马利亚是大卫后裔无疑，因当天使宣告她所要生的儿子将继承先祖大卫宝座，她乃坦然接受殊荣，因她本身确是大卫家的后裔；唯一的质疑是身为童贞女的她如何成就这事。**

**丽达也写道，马太和路加撰写不同家谱因马太在试图说服他的犹太受众，耶稣就是大卫之子，即那位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王，因此显示其家族谱系乃符合法律的血统传承。另一方面路加福音主要的对象是外邦人，因此身为外邦人的路加追溯耶稣族谱至人类的共同祖先亚当，以此显明祂乃是全人类的救赎主与君王。结论是马太和路加的各别家谱都确定耶稣基督是大卫家的传人、全人类的救主。[[8]] 本文阐释两个不同族谱的方案或许不足回应所有细则问题，或许有其他更佳解决途径；但关键是两者都达到共同目标。**

**----------------------------------------------------------------------------------------------------------------**

**（三）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 — 五重架构福音论**

**（1）导论**

**综观当代教会内外局势，可说当今所面对的最大问题乃再次确定福音与大使命的内容与本质。而当代教会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仍然是要忠心至死完成福音使命的大挑战。今日教会有需再次的确定：2,000年前主耶稣和众使徒所传讲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其核心内容讲些什么？具有那些层次的涵义？大使命的核心任务又是什么？许多信徒自然回答：福音的内容不就是指信耶稣，灵魂得救，死后上天堂么〔救灵魂〕？但有些认为福音也当包括疾病得医治〔救身体〕，还有些主张福音与大使命有需涵盖改造社会〔救社会〕。近年甚至有学者认为也当包括拯救生态环境〔救河流、树林〕！**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普世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简称WCC〕高层提倡“神的使命”（Missio Dei）宣教观。“神的使命”指神本身在从创世记1~2章至启示录21~22章的人类历史过程中亲自推动着的拯救行动，据说可超越基督教会议程而涵盖一切社会改革、政治革命、宗教更新、环保运动等以达到祂的终极目标。“神的使命”呼吁信徒张开慧眼参与其中，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履行大使命。许多时候，“神的使命”似乎被看为是比马太福音28:18-20所提述的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更为重要。有许多信徒还认为，耶稣的福音乃是要给人们带来健康、财富、成功。**

**本文论述的“五重架构福音论”目的乃为厘清福音的核心内容与本质，以及大使命的核心任务。它是笔者前后约经二十多年针对这课题所探索建构的一个福音神学框架，只能在此提纲挈领略述以供参考。整个论述的大前提是“只有一个福音”〔希腊语“εύαγγέλιον”（euaggelion）〕，意思是“好消息”；中文“福音”显然是指“有福的好信息”。**

**这福音被称为是“上帝〔或神〕的福音”（罗1:1-2；林后11:7；帖前2:2、8-9）、基督的福音（可1:1；罗15:19；林后10:14）、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基督荣耀福音（林后4:4；提前1:11）、和平（平安）的福音（徒10:36；弗2:7，6:15）、永远的福音（启14:6）、得救的福音（弗1:13）、十字架的道理（林前1:18-25）、上帝国或神国的福音（路8:1；徒8:12，28:30-31；太24:14）等名称。虽然有许多的名称，却只有一个福音，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共同享有的（加3:26-28）。其不同名称乃表彰了福音丰富的内容，像三棱镜反映出太阳的七彩光辉。**

**（2）福音论的五个层面架构**

**笔者的福音论乃是以两千年前使徒们记载在使徒行传的“传召”（Kerygma）为经，以整本圣经的启示为纬，配合下列的“五个层面”或说“五重架构”为进路加以阐述（A Five-fold Structure Gospelogy）。**

**A.     一大福音（One Great Gospel）**

**基督耶稣是主**

**B.     两大赏赐（Two Major Gifts）**

1. **a.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2. **b.赐下并内住在人心里的圣灵**

**C.     三大福分 （Three Key Blessings）**

1. **a.赎罪与和好**
2. **b.圣灵与生命**
3. **c.国度与荣耀**

**D.     四大要求 （Four Main Demands）**

**对未信基督者：**

1. **a.当向上帝悔改**
2. **b.当信从耶稣基督为主为王**

**对基督门徒：**

1. **a.当实践爱神爱人的大命令**
2. **b.当遵行传福音使人作主门徒的大使命**

**E.     五大议题/要素（Fiv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Elements）**

**它们即“使徒传召”（Apostolic Kerygma）的五大议题或说五大要素，含盖了福音的基本要道：**

1. **a.预言已成就，末后的世代已来临**
2. **b.预言乃应验在耶稣基督的降生、言行、受死、复活，以及圣灵的降临**
3. **c.基督的复活证明祂是神为人类设立的独一救主与君王；所赐的圣灵也加以印证**
4. **d.呼吁人们当向上主悔改、信从耶稣基督，并凡事遵祂而行。〔凡事遵祂而行层面，最基要的是实践爱的大命令与福音大使命〕**
5. **e.信者的福分是得到赎罪与和好、圣灵与生命、以及国度与荣耀。**

**〔有关“使徒传召”的议题，请参下文简析。〕**

**（3）“一大福音”的核心信息：基督耶稣是主 （ One Great Gospel – Core Message: Christ Jesus is Lord）**

**阅者可曾想过：两千年前的耶稣基督和使徒们传的是什么福音？他们是如何的传讲？1936年，剑桥大学神学教授陶德（C.H. Dodd）曾于1936根据使徒行传中使徒们的讲道对相关课题作出深入研究，并出版了《使徒的讲道与其发展》（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9]] 按陶德教授的分析，使徒们所传讲的道有其特定之内容与格式，他称之为“apostolic kērygma”；这词汇可汉译为“使徒传召”。“Apostles”指使徒，“apostolic”为其形容词。希腊文“κηρυγμα”（Kerygma）具有“宣告”或“传报”的意思。笔者参照圣经和陶德的著作后稍为整理并拟定出“使徒传召”的五大议题或说五大要素 —— 它们正是上一段五重架构福音论中的五大要素。**

**探讨使徒行传中使徒们的讲道内容，将可发觉“使徒传召”的核心主题是耶稣基督。有关这主题人物的核心信息和焦点又是什么呢？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2:36）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4:12） “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徒5:31）“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徒10:42）保罗见证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林后4:5）**

**耶稣是基督、是主（Christ Jesus is Lord）。“主”希腊文为“Kυριο”（Kurios），用在复活后的基督它指祂是神主、救主、生命主、教会的主、君主、审判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信息中的信息、传召中的传召、信经中的信经，是基督教最原始的“信经”（Creed）。若问：什么是这一大福音的核心信息？答案是：“基督耶稣是主！”，即传讲被钉死在十字架而过后从死里荣耀复活的耶稣基督，祂就是上帝所膏抹设立、旧约所预言与期待的那位救世主与君王。这也就是希伯来文“弥赛亚”（Messias），希腊文“基督”（Christos；英文Christ）的涵义。使徒行传2:36 显示在主耶稣身上“主”与“基督”乃对等尊称。**

**使徒们宣告主耶稣为主为王当然要拿出证据。如何证明耶稣为主为王呢？使徒们强调主的死和复活在旧约中已有所预言，并且已按照预言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彼得、保罗等都引用旧约预言印证耶稣就是所应许的救主与君王（参徒2:16-21、25-33，3:18-24，7:52，8:34-35，10:43，12:29-37，26:22-23；另参18:28）。使徒们以预言的实现为基督作见证乃是根据主亲身的教导（路24:25-27、44-48；约5:39）。对传统犹太人这也是唯一有效的证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4节提到的浓缩版福音论也是以“照圣经所说”为依据。**

**然而最大的确据乃是基督的荣耀复活。使徒们引经据典为主耶稣作见证，焦点都指向主的复活。没有复活便没有“救主”只有“教主”；也没有“福音”只有“教条”。因此使徒们几乎每篇信息都提到复活事件。复活印证主耶稣确实是主是王，是审判主。彼得说：“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见证。”（徒2:32）**

**使徒们对官长说：“我们所看所见的，不能不说。”（徒4:20）保罗也记载：“......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林前15:3-8）这是颠扑不破的证据，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传讲。（徒10:39-41，17:31-32）因此传福音不能不传讲复活的主，并且随时准备从人证、物证及事后果效等不同层面提供复活真理凭据。**

**在这后现代宗教多元与相对主义盛行的世代，传讲基督是主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救主与君王的这信息对许多人〔甚至一些普救派的基督教领袖、学者〕来说，是偏狭、无知、狂傲、刺耳的。然而这正是两千年来基督教会所传承的道统、正统福音，是福音的核心信息，绝不容妥协窜改。所有基督门徒都必须在此福音的内容与传递上至死忠心。这也是当代基督教会须面对的最大挑战。**

**（4）福音的“两大赏赐/恩赐”：基督与圣灵（Two Major Gifts: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当旧约先知们预告有关未来的世代 — 即所谓“末后的日子”，耶和华上帝所要降下的福，他们不单预言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也讲到圣灵的沛降。旧约中有关基督之预言甚多，一般信徒有些认识。比较之下，预告耶和华赐下圣灵的经文则较少，一般信徒也鲜加关注。然而经文数量虽不多，其重要性却不因此减低。兹略述几段以供参考：**

**以赛亚书32:1-2节预告一位公义的王带来公正与平安，同一章15-17节则提到圣灵的浇灌；原来公正、平安从王者的统治而出，也从圣灵的浇灌而生。以赛亚书第42章把耶和华的义仆推介上场，接着44:3节便提到圣灵的浇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乾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以色列〕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被圣灵浇灌的后果是蒙恩人自我分别为圣，归属耶和华（参44:5）。**

**约珥书2:28-32节是常被引述的一段经文，预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先，圣灵要浇灌凡有气息的。以西结先知曾预言以色列人的被掳与归回说：“......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36:24-26）接着在第37章以西结进一步提到神的灵将使枯骨复活并形成大军。**

**旧约先知除了预告末世的圣灵，也预言末世的一个“新约”，而这新的约与圣灵乃是密切连系。其中最显著的一段是耶利米书31:31-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注意：按耶利米的上述预言，这“新约”具有两大特征，即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第33-34节）与赦罪之恩（34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乃是指上帝把祂的话“內涵化”放在人的心里，这明显是指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林后3:3、6）；而赦罪之恩肯定的乃指向基督十字架所成全的救赎恩情。**

**以赛亚书59:20-21也预言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20节的“救赎主”与“转离过犯”关乎赦罪；第21节则关乎圣灵与神话语的恩膏与传承。**

**两千年前当世界踏入“末世”，旧约所提述的两大赏赐果然随着基督的道成肉身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而实现了（来1:1-2）。同时新约的两大特征也藉着基督十字架为罪人的代罚替死与圣灵在信徒心里的工作得以成就。施洗约翰为基督作见证，传报祂是代罪的羔羊，也是赐下圣灵的主（约1:29-34）。**

**彼得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引用约珥的预言以印证末世圣灵沛降这事（徒2:16-21、33），同时宣告基督为主为王（徒2:36）：“......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徒2:21）彼得指示听了信息心受感动的群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2:38）希伯来书8:6-13节与10:12-18节都引用了耶利米书第31章的预言，并阐述它是如何的成全在基督与圣灵的事工上。**

**由此可见上帝在末世所赐给人类的一大福音，其中其实含有两大赏赐，或说两大礼物 — 即基督与圣灵，而不单单只有基督。凡是真诚悔改并信从主耶稣者，上帝不单赦免他的罪，同时也“买一送一”的赐给他圣灵。基督与圣灵好像上帝从天上伸向人间、充满慈爱且大能的左右手，拯救并扶助悔改归信的人。领受圣灵绝对是也是属于福音的核心信息。**

**（5）福音的“三大福分”（Three Key Blessings）**

**接着要阐述上帝藉着基督与圣灵所赐给了人类的三大福分，它们是：a. 赎罪与和好；b. 圣灵与生命；以及c. 国度与荣耀。这三者乃是福音赐予全人类最大的福，也是全人类最根本的需要。**

**a. 福分之一：赎罪与和好（The Atonement and Reconciliation）**

**赎罪与和好是圣经的一贯主题，从创世记3:15就展现了。旧约的整个祭祀制度就指向这真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一切的福分都必须从“救赎与和好”入门。“赎罪”指罪得到赦免，罪人得以从罪的捆绑、咒诅与惩罚中拯救出来；“和好”指与罪得赦免的同时，罪人得以与神重归和好，如浪子重新投入天父的怀抱。没有先得到赎罪与和好，其他免谈。是主耶稣十字架上为罪人的“代罚替死”（Penal substitutionary death of Christ），成全了赎罪与和好的福分。**

**略提几处有关基督为罪人“代罚替死”的经文如下：以赛亚书53:4-6、11，“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林后5:21，“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加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彼前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代罚替死”中的“代”与“替”，彰显了上帝无限的慈爱；其中的“罚”与“死”，则彰显了祂绝对的圣洁与公义。可见十字架的救赎乃是建立在上帝爱与义的属性与诉求。在拯救罪人的同时，它也满足了神属性的要求；同时因着三位一体的关系，基督的“代罚替死”乃是上帝“在基督里”、“透过基督”的“代罚替死”（林后5:18-19）。因此福音显示了上帝乃是为罪人作出自我牺牲的天父上帝 —— 虽然不是父被钉在十字架，祂在基督里也为罪人受苦。这确立了十字架福音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若有人批判谓“代罚替死”的道理有违背逻辑、理性、道德或什么法则之处，可引用以弗所书第1:7节加以回应：“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的恩典。”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自上主对不配的罪人所显示的、述说不尽的怜悯与恩典，远远超越堕落的人的任何逻辑、理性、道德或法则。这是当向全人类传报并捍卫到底的福音。可惜有些新神学派学者也对“代罚替死”这核心价值存疑。**

**b. 福分之二：圣灵与生命（The Spirit and the Life）**

**救赎之恩与生命之道是分不开的。当罪人得蒙救赎不至灭亡，同时也必得着永生（约3:16）。因此福音是赎罪与和好之恩，也是圣灵与生命之道。主耶稣被称为生命的主（徒3:15），福音被称为生命之道：“......你们〔使徒〕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之道传给百姓听。”（徒5:19-20）“......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徒11:18）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传扬基督，“......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参徒13:38、46-48）彼得称救恩为“生命之恩。”（彼前3:7）**

**正如救赎之恩是圣经的一贯主题，连贯旧约新约，生命之道也是如此。伊甸园里的生命树，乃象征生命之道（参创2:9，3:22）。按申命记30:19-20节，摩西把那生命之道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另参申32:46-47）上主和祂的话语是以色列人的生命。这生命乃承载并体现于上主和祂的律例典章。**

**箴言书的宗旨为教导生命之道。箴言4:13，“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19:23，“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21:21，“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 上述经文所说的“生命”，不是人人都有的普通生命，而是一种超越的、在上主和祂话语里头的生命。上主与古代利未人所立的乃是“生命与平安”之约（玛2:5）。**

**在新约圣经圣灵与生命之道绽放光彩，普照寰宇。尤其是约翰的著作，可称之为生命的福音与书信。主耶稣自称为“道路、真理、生命。”（约14:6）祂来乃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10:10）。生命在祂，复活也在祂（约11:25）。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约3:36）。约翰福音著作的目的就是要人认识耶稣为上帝儿子，并且因信祂得生命（约20:31）；类似的经文不胜枚举。**

**保罗也常提述生命之道。“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罗5:18、21；另参 加6:8；提前6:12；多1:1-3；罗2:7等经文）这生命被形容为“真正的生命”（提前6:19）、“不能坏的生命”（提后1:10）、“那永远的生命”（约壹1:2）、“无穷”或“不能毁”的生命（来7:16）。它最常用的名称是“永生”或“生命”。若参阅上下文便可晓得某一段经文中的“生命”是指一般性的生命或那在基督里的永恒生命。**

**永恒生命的本质：到底什么是“永生”？什么是那“真正的”、“更丰盛的”、“永远的”生命？按着常识，“永生”不是在日光之下所能找到的。无论在动物类、植物类、人类中都没有永恒。按科学界的探讨，物质本身也不是永恒；宇宙不是自有永有，它有个开始，将来也会有个结束。感谢上帝，当人来到祂跟前，就来到了永生的根源所在。**

**原来在宇宙间没有什么是永恒，除了上帝。许多经文称呼祂为“永生的上帝”。诗篇42:2，“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的上帝；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 诗篇84:2节，“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上帝呼吁。” 马太福音16:16节，“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 提摩太前书4:10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

**从上述及其他相关之经文，我们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 按性质说，永生乃是创造万物的主、生命的主、天地间之真神自己神圣永恒的生命。因着三位一体关系，上帝的爱子与圣灵也拥有同样生命（参约1:1-4、14，5:2，14:6；西3:4；来9:4；罗8:2）。它可被简单的称为“神类生命”（God’s kind of life）。因它是藉着道成肉身的基督和圣灵的内住为中介而赐下给悔改信主的人（约壹5:11-13），因此可称之为“中介性的神类生命”（英文表达为：Eternal Life is God’s kind of life as mediated through the Incarnate Christ and the indwelling Holy Spirit）。**

**因着三位一体关系，永生是属于圣父，属于圣子，也属于圣灵。因此一个人得永生，乃是从上帝而生（参 约1:12-13；约壹3:9），也可以说是从基督而生（参 彼前1:3），或说从圣灵而生（参 约3:5-6）。这就是“重生”，也就是基督徒所谓的“灵命” — 得着重生的属灵生命。如何可得这永生呢？答案是悔改并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徒2:36-37；约3:16）。约翰一书5:11-13节说，“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领受永生者与天父上帝恢复了生命的联系，从而与神的生命与性情有份，正如彼得后书1:3-4节所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 沦落的罪人竟然能蒙悦纳成为神的儿女与后嗣，与神的生命与性情有份；人类在创世记3:22-24失去的生命树藉着基督与圣灵在启示录22:1-4失而复得，且显得更为丰满。这是何等荣耀的福音啊！**

**c. 福分之三：国度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就如救赎之恩与生命之道，上帝国的真理也是从旧约伸展至新约，从时间连贯到永恒。其实亚当与夏娃可说是上帝国在地上最原始的代表。他们按着上帝君尊的形像被造，也从上帝领受了管理大地与万物的天命（创1:27-28），却因犯罪而丢失了国权。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乃被拣选为上帝的国，有义务在地上“替天行道”荣耀上帝（出19:5-6）。旧约中好些提述上帝与祂所膏立的弥赛亚王之大能、威严、创造、统治、施恩、审判等诗篇，可说都是属于上帝国度的诗篇（诗2、24、145:10-13等）。可惜旧约的以色列也同样的因悖逆上主而丢失了国度荣耀。**

**然而上帝并不因此搁置祂的国度计划，而是藉着基督与祂所宣示的福音继续推展父上帝的国度计划。“上帝国”是基督福音不可或缺的一环。未上十字架之前，主与使徒们宣扬并教导上帝国的真理。马可福音1:14-15，“......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上帝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马太福音9: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主耶稣讲了许多比喻，目的多数为了说明上帝国的道理（马太福音第13章、25章等）。祂教导门徒当为上帝国之降临祈求（太6:10）。差派出去的门徒乃是到处传讲上帝国的福音（路9:1-2，10:1、10-11节等）。复活后的基督仍然与门徒论述上帝国的事（徒1:3）。在使徒教会，圣灵引领腓利向撒玛利亚人传讲上帝国之道（徒8:12）。**

**使徒保罗到各处高举十字架，同时也教导上帝国之真理（徒14:22；帖后1:4-5）。保罗约有三年在以弗所服侍。他所传扬的“上帝恩惠之福音”离开不了上帝国的道：“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之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徒20:24-25）**

**年老时保罗被囚禁在罗马，期间继续宣扬上帝国之福音：“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祂的死、救赎、复活等〕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徒28:30-31）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上帝呼召我们不单叫我们得救，更要叫我们与祂的国度与荣耀有份（帖前2:12；西1:12-13）。**

**“天国”或“上帝国”乃是同义词（比较太4:17，5:3、19；可1:15，4:11；路8:1，9:2；约3:3、5等经文）。什么是上帝国？“国”或“国度”这名称英文为“kingdom”，希腊文为“βασιλεια”（basileia），希伯来文为“םַלְכןּת”（malekuth）。它是什么意思呢？按圣经，“国”字可含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i） 基本涵义：“国”指王权、主权或统治权。**

**圣经提到“国”时，许多时候具此涵义；如诗篇103: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祂的权柄（原文作国）统管万有。”（另参 启17:12、17；太6:10、33；林前15:24等经文）**

**（ii）具体涵义：指政府，即肩负着王权或统治权的政体。**

**政府是王权或统治的具体表彰，以统治或掌权者为代表。彼得前书第2:9节，“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什么是上帝“圣洁的国”？答案很清楚：“你们是......”，即圣徒们就是上帝的国，有份于基督的统治与王权。圣经启示基督门徒将来要与主同作王，像王后坐在王的宝座旁共同掌权（参 林前6:2-3；提后2:12；启2:26-28，5:9-10等经文）。当然主耶稣乃是这国的最高元首。这是“国”的具体涵义。**

**（iii）整全涵义：“国”整全性的含义涵盖王权、政府和政府所统治下的一切，包括疆土、人民和各种资源。**

**马太福音4:8、12:25、24:7节，以及马可福音6:23、13:8节等处讲到的国应具有这整全性的意思。启示录11: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将来世上的王权、政府、疆土、万民、万物都要归属基督；那是将来的国、整全的国。**

**按圣经教导，上帝国具有“已经”（already）与“未来”（not yet）的两大层面。它在两千年前“已经”藉着基督与福音事工向普世推展（参 可1:15；太12:28；路17:20-21；西1:13-14；太24:14等经文），但必须“等到”基督荣耀再来时才得以至终体现（参 太6:10；路21:29-31；林前15:50-52；启11:15等）。到时蒙恩的圣徒将在新天新地与主同掌王权，直到永远（启5:9-10，22:5）。何等荣耀的应许与福分啊！上帝国的福音从创世记的头两章创启发展至启示录的最后两章而得以圆满成全。**

**（6）福音的“四大要求”（Four Major Demands）**

**阐述了福音之一大信息、两大赏赐和三大福分，接着要谈的是福音之四大要求。这四大要求可分为两个层面探讨：（i）对未信基督者，要求他们a. 向上帝悔改，同时b. 信从耶稣基督；（ii）对已归信基督者，要求他们a. 实践爱神爱人的大命令，同时b. 遵行传福音领人作主门徒的大使命。**

**对未信基督者：a. 必须慎重地呼吁他们向神悔改，离开一切偶像与不义。旧约的先知们是这样的传讲（赛1:11-13，55:7；耶18:11，25:5，35:15；结18:21-23等），施洗约翰、主耶稣和众门徒也都是这样的教导（路3:9-14；可:1-15，6:12；路19:8等）。福音的使者当忠诚地要求人们从偶像归向真神，从不义转向真理。**

**b. 同时要悔改者真诚地接受基督为上帝所赐给全人类独一无二的救主与君王，在信仰和生活上遵祂而行，不然恐怕所传的是某种廉价的恩典。在使徒时代，帖撒罗尼迦城的信徒在悔改与信心方面都留下了卓越的见证（帖前1:2-10）。单向上帝悔改而不接受基督为主，或接受基督为主却没有真正的悔改都不行。缺了悔改不算是全备的福音。**

**对已信从基督者：a. 必须认真教导他们应当如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上帝，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这是每个身为万物之灵的人者所当尽的义务，更何况是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门徒！这也是上帝一切诫命的总纲（可12，28-31；太7:12）。若真是爱神爱人，必然也会关注社会关怀、生态环保，免得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

**b. 与此同时，基督门徒也都当按照主耶稣的委托作祂的见证、领人归主，并栽培他们作主的门徒（太28:18-20；徒1:8；林前9:16-17等）。如果真爱一个人，自然会要跟所爱的人分享福音，让他们也得到那上好、永恒的福。因此福音所诉求的大命令与大使命乃当相辅相成的加以体现。**

**（7）福音的“五大议题”或说“五大要素”（Five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Elements）**

**笔者福音论的“五大议题”或说“五大要素”，即是本文开始时所提到“使徒传召”中的“五大议题”或“五大要素”，因此毋须在此赘述。**

**结语**

**谨此作个小结：真正的福音普天之下独一无二，可称之为上帝的福音或基督的福音。这福音是天启、神本的好消息，关乎上帝在人身上永恒、荣耀的计划。它源自上帝对世人的爱与恩典，藉着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基督和圣灵的赐下与内住得以成全。福音呼吁世人当向上帝悔改，并接受基督耶稣为主为王。它赐给悔改相信者救赎之恩、生命之道与天国荣耀。**

**福音是赐给全人类、充满信心与盼望、惠及身体与灵魂、涵盖今生与来世的全备信息。它是真实、独特、绝对也是判决性的信息 —— 信之者生，逆之者亡。福音是全人类都须要接受的恩典，不传或谬传有祸，不信同样有祸（加1:6-9；林前9:16-17）。福音产生荣神益人的果效，成全上帝在人身上永恒、荣耀的计划，并指向将来天上地下终极性的一个大团圆（弗1:10）。它始于创世记头两章的创造，终于启示录最后两章的新创造。**

**从学术性角度看，相关福音论的每个论点与议题都可进一步论述探讨。例如：圣经是如何论“末世”与“末日”？约珥2:28-32节的预言中所提及的特殊天象何解？如何实现？传讲使徒行传4:12节，如何看待那些饥渴慕义却没机会听信福音的人士之永恒终局？预定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如何化解？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何平衡地落实“大诫命”与“大使命”？福音的好处除了上述的三大福分，是否还可加上健康、成功、富足？在这世代，神医等神迹奇事的角色如何？除了拯救个人，福音是否还涵盖拯救社会和生态环境？“上帝国”与“千年国”的涵义与关系如何？等等课题。**

**此外当然还可探讨罗马大公教会、东正教会、更正教会、灵恩教会、自由主义神学等不同源流、宗会与意识形态彼此之间对福音论一致或不甚一致的看法、“神的使命”与“福音大使命”之间的张力与实践等课题。笔者个人认为，“五重架构福音论”乃涵盖了“福音的内容与本质”、“神的使命”与“福音大使命”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基督门徒当做的应当是 — “心怀神的使命，立足并全然委身于履行爱的大诫命与福音大使命”。**

**在这满布艰难、危机与挑战的世代，对福音信仰与基督教会使命中哪些是绝对的、首要的，哪些是相对的、次要的元素，基督门徒都当有明确的看见与拿捏。笔者经历多年的教学、研究与尝试，整理并推出这一套“五重架构福音论”。最大的祈盼是让每位基督门徒在谈论福音时，都能联想到福音的这五重架构并从中有所启迪，同样祈盼饥渴慕义的穆斯林也得以从中受益。**

[[1]]      I.J. Hill, The Death, Burial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Redondo Beach, CA: Redondo Reflex, 1956)。

[[2]]      参 Hermon L. Hoeh, The Crucifixion was not on Friday (Ambassador College, 1968)。Hoeh是Herbert Armstrong 原创Worldwide Church of God (WCG) 属下Ambassador College 的历史研究学者。H. Armstrong 死后 (1986) WCG纠正信仰上的一些偏差, 跟着分裂为几个教派 (参 [gci.org、ucg.org、rcg.org](http://www.gci.xn--orgucg-kr3e.xn--orgrcg-kr3e.org/)等), 但他们一般上都接受 H. Hoeh上述论述的立场。在[Amazon.com、goodreads.com、hwalibrary.com](http://www.amazon.xn--comgoodreads-bc3k.xn--comhwalibrary-r82l.com/) 等管道可看到本书的推介。另参 Charles Halff , 〈复活节的谬误〉, 《看哪》, 陈激成译 (新加坡: 基督渔人团契, 年日不详)。

[[3]]      Roy A. Reinhold, “The Last Supper: Was It a Passover Seder?”, Prophecy Truths (Part 1: 2002-03-30, Part 2: 2002-05-02), <http://ad2004.com/prophecytruths/Articles/Yeshua/lastsupper2.html>。

[[4]]      参 “What Day of the Week Did Jesus Die?”, versebyverseministry.org; James D Tabor, “The Day Christ Died: Was It on A Thursday Or Friday?”, huffpost.com, updated 2017-12-06; “How Long Was Jesus in the Tomb?”, christianity.stackexchange.com, 2011-08-24。另参 [“](http://www.talkgenesis.org-/)What Did Jesus Mean by 3 Days and 3 Nights in the Heart of the Earth”, talkgenesis.org, 2020-01-29。另参<https://www.amazingfacts.org/media-libra> ry/book/e/75/t/the-sign-of-jonah。

[[5]]      参 “Easter Controversy”, Wikipedia.org; [“The](http://www.gci.org./articles/) Passover-Easter-Quartodeciman Controversy”, gci.org; McClintock and Strong Biblical Cyclopedia网站等, 以了解不同观点。

[[6]]      参 N. Geisler、T. Howe、Ben Witherington III、Gleason Archer等学者在这课题上的论述。G. Archer (艾基新) 的汉译书《圣经难题汇编》可到aishen360.com网站阅读。上网搜索“圣经问题解答”可看到以汉语出版的一些相关著作/译作。

[[7]]      Josh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9), pp. 298-300。

[[8]]      Lita Cosner的文章“耶穌的家譜”乃翻译自<https://creation.com/jesus-genealogies>, 刊登在answeringislam.org的中文网页 (2019-12-22)。

[[9]]      C.H. Dodd,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6)。

**第二九章**

**伊斯兰文明与科学发展 — 中古、当今谈**

**多年前笔者曾针对伊斯兰文明与科学发展主题在报章刊登专文，提述西亚基督宗教学者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内容参考了威肯斯（C.M. Wickens）和赛益‧胡赛因‧纳希尔（Seyyed Hossein Nasr）等的论述。2019年间阅读了贝维兹‧胡博伊（Pervez Hoodbhoy）的著述《伊斯兰与科学：宗教正统与理性之争》（Islam and Science: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the Battle for Rationality, 1992）并从中有更多的看见，今乃撰写本文。**

**（一）概括性引论**

**引论要点乃参考威肯斯收集于萨沃里（R.M. Savory）所编之《介绍伊斯兰文明》（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的一篇文章。[[1]]**

**（1）约在公元650-700之间，伊斯兰教世界中之科学与医学曾受希腊、波斯、印度甚至中国等传统的影响而开始发展。**

**（2）截至公元600，古希腊智者如亚里斯多德、托勒密（Ptolemy）、阿基米德（Archimedes）、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盖伦等所展现之创新与动力已不复存在。**

**（3）公元5~6世纪，西亚一带东方正统教会内部之教派踹压促使聂斯托利派中讲叙利亚语的学者离开拜占廷版图走向波斯。这导致尊迪砂堡（Jundishapur）著名科学与医学院之建立。该学院基本上是一所希腊学校，具波斯本土影响；聂斯托利派之外的其他基督教徒在其中也有所贡献。在伊教攻占波斯的640年代，这学府仍在发展。**

**（4）伍麦叶伊斯兰王朝之统治者对科学没有什么兴趣。医学对他们来说是较切身的需要，他们从尊迪砂堡带回许多医师到大马士革〔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

**（5）接着的阿巴斯王朝迁都巴格达（公元750）。那儿学术氛围较好，也更多受到波斯文化影响。在巴格达，有许多科学与医学著作从希腊文、叙利亚文，还有波斯文等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统治者的保健是个大的动力，同时天文与数学对农耕、灌溉与土地测量等也都很实用。第九世纪的蓬勃学术活动推动了接下来三四百年的伊教文明。**

**（6）当代最著名之翻译家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医师侯奈因（Hunayn ibn Ishaq，809-877）和他的家族。他所翻译的盖伦之医书对日后伊斯兰教及基督宗教圈子中医学的发展深具影响，使得许多叙利亚与阿拉伯文化资产〔虽非完整〕得以传承。**

**（7）约于公元850，基于下列因素，那些资料可说已伊斯兰教化了：a. 它们因伊斯兰文明之需要而被吸收，虽然内容通常是由非穆斯林学者作出选择；b. 它们都是以阿拉伯文保存下来，因阿拉伯文逐渐地代替了叙利亚文，正如叙利亚文曾经取代希伯来文；c. 逐渐地，也产生了许多穆斯林学者与翻译家。除了在尊迪砂堡的临床医学，当代一般的知识传承乃局限于书本层面。**

**（8）当代知名阿拉伯学者肯迪（al-Kindi）对陨石、海潮、声学、光学等都有所研究，可惜他的著作都没有保存下来。此外当代也曾出现一些有关动植物、石头等的原始资料，然而药剂学方面引发人们更大的兴趣。**

**（9）公元900-1100年间，医学、天文学与数学已成为中东伊斯兰文明的蓬勃成分。这期间穆斯林本身也从事研究，但基督教和犹太教徒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当代中东有不少承袭尊迪砂堡传统之公立医院，设备不错。可惜这蓬勃现象在公元1100已趋向停滞。**

**（10）另有两点值关注：a. 绝大部分（abnormally high）的伊斯兰教科学家与医师乃来自波斯背景，然而他们通常是以阿拉伯文撰写；b. 虽然上述学术活动成了伊斯兰社会的一部分，然而理论上它们并非伊斯兰科学。所谓伊斯兰科学乃研究伊斯兰教的神学、经学、文学等学问，其他都被看为是“外来的科学”（foreign sciences）。**

**（11）公元1550-1850年间，西方世界的情形也相当类似；科学乃是由个人及社会推动与开拓，而非属于正规教育的部分。**

**（12）拉兹（al-Razi / al-Rhazes，卒923/926？）和伊本‧西纳（Ibn Sina / Avicenna，卒1037）是当时期的著名医师。前者撰写了20册医书，被译成拉丁等语文，19世纪的欧洲仍用于评述。伊本‧西纳的一套《医学要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也常被人引述。**

**（13）伊教文明的数学乃建立在希腊的几何和印度的算术与代数两大基础。然而中东的数学家也在三角学（trigonometry）层面作出贡献。其天文图表也甚为闻名。“十数”（tens）之发源在印度，再从中东传到西欧，因此被称为阿拉伯数字（Arabic numerals）。**

**（14）西班牙成为了中东学术传到欧洲的一个转递站。**

**古代希腊文明                           藉东方教会学者               透过西班牙**

**和波斯                                                 和                               十字军                                 传给西欧**

**印度/中国等文明                             伊斯兰教学者                文艺复兴**

**（二）古代东西方文明在科学领域的贡献**

**早在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产生之前，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早已出现高度的科技文明。古埃及的金字塔、木乃伊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遗迹可以作证。古代中国〔尤其是造纸术〕与印度也曾有诸多科技发明，多少都对西亚地区有所影响。**

**按圣经创世记的记载，远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或更远久〕，古巴比伦人已梦想推行“通天塔”计划〔像现代一些城市的百层高楼，或一些国家的太空计划？〕：“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创11:4）真是雄心万丈！当雅利安族（the Aryans）向南亚大陆进侵，顺道把西亚的科技知识带到印度。**

**上述文明的知识成果，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家加以理论性概括、整合并进一步地开拓。当中包括泰勒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被尊为古代和中古世代科学泰斗的亚里斯多德。**

**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展，希腊语文与文明传播到欧、亚、非三大洲各处。其中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最为显著，可说是当代之“牛津”大学城，为古希腊、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文明的交汇处。数学和物理学家欧几里德（Euclid）、天文和地理学家托勒密、医学家盖伦等，乃出自亚历山大城的俊哲。在那儿也有相当强大的犹太人移殖区，促进了一神信仰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

**当基督宗教在地中海四周的欧、亚、非三大洲传播时，它数个重要的据点也即是当代古文明交汇的学术重镇 — 除了亚历山大城，还有埃德萨、尼西比斯（Nisibis）、大马士革，以及新崛起的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从学术角度看，当年的罗马和雅典都已显得疲乏停滞。这些汇集古代文明之重镇，乃归属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罗马基督教拜占廷帝国。公元1~10世纪之间，比较同一世代的欧洲，它肯定是更为文明与发达！**

**（三）中东基督宗教学者促进学术交流的关键角色**

**及至公元第七世纪伊教崛起并向东罗马帝国版图进侵的年代，学术界的局势已有些改观。较早之前，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宗教因着基督论的争执（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而闹分裂。他们是凸显基督人性的聂斯托利派〔倡导者乃教长聂斯托利〕、凸显基督神性的雅各派〔倡导者乃雅各‧巴瑞底〕和自认为是平衡基督神–人二性的迦克墩派〔源自迦克墩大会，公元451〕，也称为皇家派〔因得皇家支持〕。迦克墩派乃借助于皇家的势力逼迫被判为异端的另两个派系。三派之间也彼此敌视。**

**为此许多在拜占廷版图的聂斯托利派信徒逃往波斯帝国境内避难；当然其中也有同样受到排斥的雅各派信徒。离散后有的聂斯托利派宣教士甚至远行至中亚和中国传教，建立了中国唐朝的景教。被逼迫的教徒，特别是聂斯托利派当中的许多学者把希腊科学和医学带到波斯，也携带了许多希腊文和叙利亚文的原作或译著。**

**赛益‧胡赛因‧纳希尔在《伊斯兰中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一书中描述谓：“公元第三世纪，沙普尔（Shapur）建立尊迪砂堡在今日波斯阿瓦士市（Ahwaz）邻近的一个地点。它本来是用作以收容战俘的一个营地；他们是在皇帝与瓦勒良（Valerian）打仗时所俘虏的。这营地逐渐发展成为都市，进而成为古代科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以希腊文、梵文，后来也以叙利亚文进行研习。”**

**“那儿设立了一所学府，是按照亚历山大城和安提阿城的模式设立的。教导的科学包括医药、数学、天文学和逻辑学，一般上是根据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叙利亚文课本，然而也涵盖一些印度和波斯的学术成分。这所学府截至阿巴斯王朝建立之后仍然存留；它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研究古代学问的一个重要源头。”[[2]] 尊迪砂堡城的许多学者乃前来避难的基督宗教徒。它可被看为当代的“剑桥”大学城吧！**

**根据纳希尔，伊斯兰文化汲取了这些由古代文明综合的学术养分，而其主要成分肯定的是来自希腊背景，直接由希腊文或间接由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3]] 当代希腊文和叙利亚文都是中东基督教徒的通用文字。以后巴格达也崛起成为另一学术中心〔当代的“哈佛”？〕。**

**第九世纪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马蒙在巴格达设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当时，最伟大的翻译家为基督教徒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aq，810-877）和他的家族。侯奈因曾在尊迪砂堡和巴格达受教育，也是位特出医学家。纳希尔说：“他和手下的学生，包括他的儿子和侄儿，把希腊文和叙利亚文典藉翻译成最准确的阿拉伯语，大大激发穆斯林对希腊与希腊化（Graeco-Hellenistic）科学的兴趣。”[[4]]**

**侯奈因的儿子名伊斯哈格（Ishaq），其侄儿名胡巴伊斯（Hubaish）。通常侯奈因把典籍由希腊文译成叙利亚文，再交由他的门生把它们译成阿拉伯文。胡巴伊斯在这方面尤其胜任，有时他也直接把希腊文的典籍译成阿拉伯文。他们共同把盖伦的95部医学作品翻译成叙利亚文，另外99部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达毕特‧伊本‧库拉（Thabit ibn Quraah）也有些译著，但都不能与侯奈因等的成就比美。**

**医药方面，尊迪砂堡之基督徒医生表现尤其特出。约公元765，阿巴斯王朝之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曾多年消化不良，于是寻求尊迪砂堡医院〔也是医学院〕的诊治。当时院长名叫吉尔基斯‧布迪伊苏（Jirjis Bukhtyishu），叙利亚文意思是“耶稣已救助”。他的后裔中出了好些名医，直到第十一世纪还享盛誉。曼苏尔果然得到了医治，促使他学效尊迪砂堡模式，也在巴格达设立类式的医疗体制，栽培初期的穆斯林医师。**

**另一家基督教徒名医是马萨维（Masawaih）和他的三个儿子。他们同样先在尊迪砂堡执业，后迁至巴格达。马萨维曾任贤明哈伦之首相的私人医师，尤其专长眼科。初期翻译医学典籍的学者，大多数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穆斯林医学家拉兹的老师阿里‧伊本‧拉巴纳‧泰伯里（Ali ibn Rabbanal al-Tabari）原本也是聂斯托利派教徒。他把研究的心得加以整理分类，无论在病理学、药剂学、营养学各方面都作出贡献，影响深远。他对印度的医学也颇有认识。阿里‧伊本‧拉巴纳在年老时改信伊斯兰教。**

**正如本文引论所提述，及至第九世纪中叶，从三个角度看，古代不同文明源流的科学和医学知识在各文化族群学者的贡献配搭下，可谓走上了伊斯兰宗教化。另一方面，中古世代穆斯林的知识资产又如何传递给西欧社会呢？其中最重要的转递站为地中海的西西里岛（Sicily）。它在公元950年前后被穆斯林占领，一百多年后被基督教徒夺回。岛上东西文化曾相当自由地交流。**

**公元1224，西西里岛上的那不勒斯王国（Naples）兴建了一所大学，基督教大神学家多马‧阿奎那曾在那儿受教，从阿拉伯文的译著受益不少。此外，穆斯林统治期间，西班牙的科尔多瓦（Cordoba）曾是学府林立的学术与文化大城。托莱多（Toledo）、塞维利亚（Seville）、格拉纳达（Granada）等市镇也从东西之学术交流中受惠，成为“东学西渐”的转接站。12~13世纪，托莱多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把许多希腊和阿拉伯文典籍翻译成拉丁文。当代的学术氛围乃是由多元宗教与文化学者共同营造。**

**当今一个“亚述网页”回顾古代东方教会〔涵盖讲说亚兰语/叙利亚语之不同教派群体〕的兴衰与知识遗产如下：“亚述群体最大的一个成就乃是创立了世上最早的大学。尼西比斯的学校分为三个部门：神学、哲学与医学，成为中东具吸引力的知识学问中枢。当伊斯兰在公元630横扫中东时，他们与已有600年丰富遗产与高度文化的亚述基督宗教文明以及先进的学府相遇。这文明成为了伊斯兰文明的基础。”**

**网页接着提到亚述教士在蒙古人中宣教的成果。蒙古最早期的文字乃采用亚述字母。公元4~6世纪，他们已经进行把希腊文典籍翻译成叙利亚文，包括宗教、科学、哲学与医学著作。尊迪砂堡的医学院乃是他们所创办。过后，他们在阿巴斯王朝所担负的巨大翻译工程贡献更是铭记史册。公元30-1300可说是他们的一个黄金时期，在遭受阿拉伯人剥削与蒙古人摧残之下逐渐走向沦亡。[[5]]**

**（四）中古伊斯兰黄金时期科学兴衰的四个时期**

**贝维兹‧胡博伊是巴基斯坦的杰出核子物理学家，毕业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曾在伊斯兰堡真纳（Quaid-e-Azam）大学任教42年，过后在其他大学授课。胡博伊一生以推动正规科学研究为志业，反对把科研宗教化。他曾多次到美国MIT和史丹福大学作研究。其立场面对国内伊教正统派教士的敌对，却得到巴国、也是世界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穆斯林科学家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 Salam）教授大力支持。〔2015年美籍土耳其裔阿齐兹‧桑贾尔（Aziz Sancar）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是世界第二位获此荣衔的穆斯林科学家。〕**

**按胡博伊，中古伊斯兰黄金时期科学的兴衰可分为四个时期：发源时期（公元750以前）、阿巴斯经典/黄金时期（公元750-1000）、中古高峰时期（公元1000-1250）、中古晚期（公元1250-1500）。发源时期：阿拉伯没有哲学和科学，只有些炼金术、星相学和医学的译作。在第一阶段的阿巴斯经典/黄金时期：伊教借圣战开疆辟土并拓展商机，从中获得巨大财富，进而在开明的伊斯兰哈里发大教长主催下寻求科学与艺术的建树。哈里发马蒙在巴格达设立“智慧之家”，优先翻译并系统化希腊的科学、哲学和医学等的大工程。**

**翻译工程始于尊迪砂堡，过后转移至巴格达为大本营。这时期的翻译家主要是非穆斯林，特别是聂斯托利派的基督宗教徒，他们分布于西亚的学校与修道院保留了学术传统。相关资料在上文已有所交代，不赘述。唯补充除了聂斯托利派学者，当年雅各派也有翻译家如艾布‧比斯尔‧玛达（Abu Bishr Matta）和耶哈雅‧本‧阿里（Yahya bin Ali）等。**

**具印度佛教背景的巴拉米喀（Baramika）乃“智慧之家”工程的重要幕后推手。他曾引进印度的医学、数学与天文学。这第一阶段的发展着重在吸纳外来学问。这一切的成就乃建构在当年哈里发的自由、开放、容忍的精神；其在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的带动与支持，功不可没。[[6]] 缺了宽宏的胸襟与视野将是一无所有。**

**进到第二阶段中古高峰时期，翻译工程已经完成，阿拉伯文已取代希腊文为知识媒介语，而伊斯兰地区的学者也大多数是穆斯林。这期间所产生的穆斯林科学家有伊本‧海什木（Ibn al-Haytham，965-1039）、比魯尼（al-Biruni，973-1051）、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38-1123）和纳西尔‧丁‧图西（Nasir ud-din Tusi，1201-1274）。他们的贡献涵盖海什木的光学、西纳的医学、伊本‧鲁世德（Ibn Rushd）的哲学等领域；他们的成就好些乃被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者所传袭。**

**胡博伊指出，因缺乏理论架构与实验机制，一般中古传统社会的科学知识，除了产生一些切身实用的技术〔如保健、绘制地图、确定拜祷时间等〕，尚未能带来实际的科技进步。同时古代的科学探研都是出自个别统治者，或个别学者的志趣与努力，因此一旦处境或人事变迁，计划即无从持续。这些因素导致真正的科学文化与建设得等到近代欧洲文明崛起才大展宏图。[[7]]**

**来到中古晚期之前，十字军、突厥与蒙古军阀之间战乱不息，伊教版图已是四分五裂。阿巴斯王朝大教长常沦为傀儡，并于公元1258被蒙古军剿灭，巴格达城毁成废墟。从此伊斯兰的科学文明趋向灭没，至今仍生机渺茫。其实不单科学领域，伊斯兰的神学思维也从此变得保守封闭，甚至数百年后仍固守陈规。欧夫克（Hillel Ofek）刊登于The New Atlantis的专文“为何阿拉伯世界离弃科学”（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指出，导致阿拉伯世界在科学界没落的黑手是艾什尔里（Ash’ari）保守教法学派的压制。[[8]]**

**回顾中古时期中东与欧州的学术交流轨迹，其过程可说是“风水轮流转” — 先由各处各方西传〔希腊〕，接着由西而东〔中东〕，再由东而西〔西欧〕，近代是再次的由西而东。不同时代的个别文明都曾作出贡献。一切知识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知识。**

**笔者撰写本文，祈盼穆斯林读者能看到中东基督宗教徒在中古世代为东西方学术交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要被偏见蒙蔽，开口闭口只夸耀伊斯兰科学的伟大，似乎都是穆斯林的成就，同时贬低基督宗教且高傲自大，全然不知自己已远远被抛在后头。显然为现代科学作出普世〔包括伊教世界〕伟大贡献的科学家绝大部分是西方犹‧基宗教徒。**

**（五）伊教正统主义教士对理性科学家的逼迫**

**几乎所有议论宗教与科学关系的穆斯林学者，都会对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大公教会〔天主教会〕针对一些科学家的逼迫而加以鞭笞。胡博伊也对此作出了尖锐的批判，[[9]] 这一块笔者较后会有所回应。然而，胡博伊也相当公平地在第十章批判正统主义伊斯兰教士针对被判为“五大异端”（Five great heretics）的穆斯林科/哲学家的逼害。[[10]] 略述于下：**

**（1）肯迪（al-Kindi，801-873）**

**阿拉伯人，全名是Abu Yusuf Yaqub al-Kindi。被称为是“阿拉伯人的哲学家”，著有270份论文，涵盖逻辑学、数学、物理学、音乐。他是个强调理性的穆尔太齐赖派学者，曾被思想开明的伊教大教长马蒙，以及继任的穆塔西姆和瓦迪克重用。**

**但接着作大教长的是正统派的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他结束了这一段长时间的自由主义时期。保守派教士们控诉说肯迪的信仰危险，导致大教长充公他的个人图书馆，且公开鞭打这已届六十六高龄的科哲学者五十大鞭，群众则围观叫好！肯迪于七十二岁时忧郁告终。[[11]]**

**（2）拉兹（al-Razi，865-925）**

**波斯人，其全名是Muhammad ibn Zakaria al-Razi。早年在巴格达接受训练，后回到德黑兰附近行医，是个著名临床医师。他被赞为是“阿拉伯的盖伦”和“中古时代最杰出的天才”。除了生命科学，拉兹也甚热衷于希腊理性主义，重理性而轻启示，相信灵魂的先存与回归。**

**传统派教士摧毁他好些的著作。据说是布哈拉保守派曼苏尔（Mansur）家族的一个首长令人用书本击打他的头，导致他瞎了双眼，也剥夺了他生存的意志。当眼科医生提议就诊，拉兹回应：“这世界我看够了，没意愿要接受手术看得更多。”[[12]] 不久后就死了。拉兹所著的20册医书被译成拉丁等语文，19世纪的欧洲仍加以提述。**

**（3）伊本‧西纳（Ibn Sina，980-1037）**

**其全名为Abu Ali al-Husain ibn Sina，是个通达医学、逻辑学与哲学的天才。他十岁时已可完美背诵古兰经，十七岁时已成为个一名医生。一年内他已熟读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其巨著《医学要典》（al-Qanun）是中古时代的医学标准课本，直到被现代医学取代。**

**面对学术上的困境，他会到清真寺祈祷。若埋头苦干而仍搞不通，他会“借酒”提神。他与肯迪一样是个坚持个人思想的理性主义者。当他任相辅佐哈马丹（Hamadan）的首长时，曾在宗教课题上与保守派的军人冲突。军人要首长砍他的头，他被一朋友隐藏在家，也就在朋友家里完成了《医学要典》。**

**伊本‧西纳致力于宗教与哲学和逻辑学的结合。保守派的大学者安萨里也控诉他传递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判他为非信徒。面对宗教司的指控，他的著作被禁，统治者多次要追杀他，有朋友劝导他明哲保身，他回答说：“我宁有个短而阔的生命，胜过长而浅的生命。”**

**古代的原教旨教士逼迫伟大的穆斯林学者与科学家，可惜当今仍有人加以排斥。一家由沙特经费支持、在伦敦出版的杂志炮轰谓：“中古时代著名的穆斯林科学家如肯迪、法拉比、伊本‧海什木和西纳的故事显明，除了称为穆斯林，在他们的个人与成就中丝毫没有什么是属于伊斯兰的。相反的，他们的生命特性都很非穆斯林（unIslamic）。他们在医学、化学、物理和数学上的成就乃是希腊思想自然与逻辑性的衍生。”**

**另有一位印度穆斯林穆罕默徳‧卡林慕尔‧拉赫曼（Mohammad Kalimur Rehman）也在一份伊斯兰学刊写道：“哲学家中有好些是穆尔太齐赖或不可知论者。他们当中有好些搞伊教所禁止或不鼓励的音乐、星相学和魔术......拉兹不信启示。法拉比全然依靠纯理性而非宗教法（shariah）以确认对错。肯迪否定神的属性。伊本‧西纳不信身体的复活......伊斯兰的价值逐渐从社会流失。”[[13]]**

**（4）伊本‧鲁世德（Ibn Rushd，1126-1198；或称Averroes）**

**其全名为Abu Walid Muhammad ibn Rushd。他是西方最为闻名的伊教理性主义哲学家，是连贯亚里斯多与文艺复兴哲学的关键人物。在他那个思想激荡的世代，他好些详细阐释亚里斯多德哲学的著作不单被教会也被伊教正统派学者当异端加以焚毁。欧洲的学者把他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并加以辗转议论，可惜其阿文原著却都已失传。**

**传统派敌对他用理性原则释经的立场。他认为最崇高的敬拜是用理智研究上帝的创造以认识祂。伊本‧鲁世德针对早他约七十年的安萨里的“断件”因果论之驳斥最引人乐道。所谓“断件”因果论，也可称为“原子”（atomistic）因果论，意指否定自然界的因果定律，认为每宗个别事件，例如每颗原子的运作，都是超自然的神或天使的个别行动，因此继续燃烧的火焰乃是天使持续不断的作为。**

**安萨里写了《哲学家的不协调》（Tahaful al-Fulasifa，英译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而伊本‧鲁世德则写了《不协调中的不协调》（Tahaful al-Tahaful，英译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加以反驳。他认为若否定自然界中的因果定律，则将无学问可言。伊本‧鲁世德曾担任西班牙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的法官，但过后被一个反对逻辑与科学的大教长艾卜‧尤素夫（Abu Yusuf）放逐到某偏僻小镇，其大部分著作也遭焚烧，及至晚年才恢复自由而最后死于北非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akesh）。[[14]]**

**（5）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

**全名为Abd al-Rahman ibn Khaldun，来自也门，定居于西班牙。他乃中古时代最杰出的穆斯林历史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赫勒敦氏深入观察并阐述历史、地形、地理与民众分布等因素如何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代表性名言是：“各世代之间的不同之处只是隔代之间不同经济生活方式影响的表彰。” 他的实证主义论点预告了现代时尚的经济/行为决定论之发展。**

**长久以来穆民对赫氏乃是有眼不识泰山，直到19世纪才由西方学界发觉他的伟大才华。出名后许多穆斯林才争着以他为荣。宗教上他抗拒穆尔太齐赖派的新柏拉图主义，但阿拉伯学者仍认为他是个逾矩的理性主义者，特别排斥他针对阿拉伯人的轻视。**

**赫氏曾说：“值得提述的事实是，除了少数例外，穆斯林当中无论在宗教或知识科学领域的学者都不是阿拉伯人。即使某学者具阿拉伯根源，其语文与教养以及导师也非阿拉伯系。虽然伊斯兰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其创导者也是阿拉伯人，但事实确是如此。” 他说阿拉伯人粗野好斗。他也认为启示性宗教也需要族群力量（asabiyya）才能成就使命。[[15]]**

**笔者顺便一提：奥图曼帝国时期伊斯兰界曾出现一位特出数学家/光学家/机械师与天文学家塔基‧丁（Taqi ad-Din）。在苏丹穆拉德三世（**[**Sultan Murad III**](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rad_III)**）赞助下，他于1577建立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天文台（Constantinople Observatory），可跟当年欧洲最先进、由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建于丹麦者媲美。塔基收集了许多研究资料，特别有志于改进当年时钟的准确性。但可惜两三年后，这天文台即因宗教敏感与人事关系而于1580被奥图曼政权本身所毁，反观欧洲的却不断在进步。**

**为何曾经辉煌的伊教科学文明趋向没落？阿卜杜勒‧萨拉姆教授认同胡博伊的观点，谓穆民社会科学落后的始作俑者乃无知却有权势的教士。萨拉姆氏感叹说：“伊斯兰没有教会，没有可用以暴力压制人的正规宗教权威。这本来是个道德的优势，给予个人有权力不靠祭司去阐释教义。但很吊诡的，到头来却显然反而形成了一系统性的弊端，给伊斯兰的政治与经济，更不必说科学与工艺的能量，带来致命伤害。”**

**他说这系统性的弊端乃是伊斯兰教士（ulema）掌控舆论并污蔑异己为“不信者”而加以对付（takfir）的势力，以致统治者和民众都得屈服。他认为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有一批近乎文盲、无知、唯我独尊、极不容忍的教士搞风搞雨，就像中古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神甫。他认为在诸大宗教中伊斯兰在这方面受害最深。[[16]] “毫无疑问的，当今在地球上所有的文明中，科学在伊斯兰的土地上最为薄弱。”[[17]] 其实他还用了“深渊似”（abysmal）这字眼描绘其可悲状况。**

**笔者补充：伊斯兰教士对古兰经以外的许多新奇事件都抱着质疑甚至排斥的心态，原因是古兰经不鼓励人多询问。如古5:101-102所记，“101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询问若干事物；那些事物，若为你们而被显示，会使你们烦恼。当古兰经正在逐渐降示的时候，如果你们询问，那末，那些事物会为你们而被显示。真主已恕饶以往的询问......102在你们之前，有一些民众，曾询问过此类问题，嗣后，他们因此而变成不信道的人。” 这是科学在伊斯兰世界落后的一个内在导因。**

**（六）回应胡博伊针对中古基督宗教逼迫科学家的批判**

**至此笔者有需扼要回应胡博伊针对中古基督宗教逼迫一些科学家而作出的尖锐批判[[18]]：看来作者单凭参阅安德鲁‧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在其《科学与神学的斗争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19]] 一书的论述即很笼统地鞭笞基督教会，谓它在文艺复兴之前的千年，总是以铁腕统治欧洲，尽其迷信偏见蒙蔽之能事，残酷地压制且杀害异己，被害人数成千上万，使欧洲陷入最黑暗的世代，把千年的文教科研等罪状都归在教会身上。[[20]]**

**面对胡博伊充斥第三章的控诉，笔者且针对其较具体的几宗个案作出点评：其一是胡氏宣称威克里夫（Wycliffe）为大地质学家，曾根据化石证明地球至少已有几十万年，但罗马教廷不能容忍他的观点，以至于死后还把他的骸骨挖掘出来砸碎丢在海里泄恨！他还讥评乌雪（Ussher）大主教罔顾威克里夫的论证而瞎说亚当是在主前4004年10月23日被造。[[21]] 胡氏的这个论点实在是胡说八道，因他把第十四世纪英国改教家威克里夫说成是个前卫地质学家，可见他处理基督教的个案是十分的无知草率。**

**其次胡著抨击罗马教廷于第十七世纪压制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太阳中心论”（Heliocentrism）的冤案。中古世代的教廷的确有许多的邪恶败坏，但不至于像作者所描绘的那般恐怖黑暗。教廷在伽利略案件上的错误显然无可推诿，然而它在不容忍当中仍然显得有所宽容，并于公元1992公开道歉。[[22]]**

**其实胡博伊针对这案件的批判显出个人偏见与矛盾。他说“这案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乃是第一宗有效禁止一个科学论点，而过后该论点被确定是真理。” 他既说前文艺复兴的千年基督教会是如何的蒙蔽邪恶，被害死者何止成千上万，在此他却说伽利略乃是“第一宗”明显错判而得平反的科学个案。[[23]] 到了第十七世纪才碰到这“第一宗”，何来所谓成千上万的冤案！可见他对中古基督教会的攻击过于笼统随性。近代科学界习于控诉中古世代教会只容许地平论而全然压制地圆论，[[24]] 实际情况是，中古世代有好些教士与学者曾相当自由地提述地圆论。[[25]]**

**胡博伊亦抨击基督宗教中之持“创造论”（Creationism）与“年轻地球论”者（young earth theory）为反科学。[[26]] 但很多著名科学家认为“宏观进化论”（macro-evolution）实在不足信，而持“创造论”的基督徒科学家当中也有持“年老地球论”（old earth theory）者，其实两者之间可异中求同，都不致影响他们的科学家身份与贡献。上网搜查相关名单“Name list of creationist scientists”即可看到很多持有不同观点和创造论立场的基督徒科学家，都是拥有扎实成就的学者，因此凭此批判他们为“反科学”未免显出作者的自负草率。[[27]]**

**当前事实：基督宗教一般上早已从中古世代教会的科学蒙蔽主义走出来，而整个西方世界也早已步上现代科技的康庄大道。但可悲伊斯兰世界至今却仍然遭受理性与科学蒙蔽主义的辖制，以至于五六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在科学层面仍被远远抛在后边。为此在这层面，攻击基督宗教之余，穆斯林学者更当反躬自省〔就如胡博伊所迫切期盼的〕。**

**（七）胡博伊针对“科学伊斯兰教化”潮流的批判**

**当代伊斯兰世界有一股潮流：一方面高调抬举古兰经的科学性，贬低基督教圣经为蒙弊落伍；另一方面是以高姿态推行，欲建立所谓“科学伊斯兰教化”（Islamization of science）的宏图大计。胡博伊严谨地针对布凯勒、纳希尔和萨尔达（Sardar）等在这些层面的“宏图大计”给以批判。**

**胡著对布凯勒、纳希尔和萨尔达的批判**

**三者以法籍毛里斯‧布凯勒（Maurice Bucaille）最为出名。布氏曾任沙特王室御医。上世纪70年代，他以法文出版的《圣经、古兰经与科学》（The Bible, the Qur’an and Science）翻译为多国文字，让他在伊斯兰界名利兼收，也曾因此获得阿拉伯王室重赏。阿赫默‧迪达特、查基尔‧纳益等乃步他后尘。**

**布凯勒的方法论很简单 —— 他引用某古兰经文，从其可能性涵义中选个跟某自然科学现象有些吻合者，借之以宣示古兰经是如何符合先进科学，并借机批判圣经为落后、违背科学。布氏举证的范围涵盖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和人类胚胎的成长等等项目。其结论总是古兰经的启示与科学一致，证明它是个神迹，且宣告它准确地预告了现代科学的许多重大发现！他的论述被称为布凯勒主义（Bucailleism）。**

**一般穆斯林以布凯勒为荣，处处利用其论述以辩道护教。但按胡博伊的观感，布氏的方法论有两大误区：1. 某议题的证明只有在可能提出反证明的原则下才显得有意义。既然穆斯林都相信古兰经不可能有任何错误，那么一切的所谓证明都是多余的。2. 把不变的真理与善变的科学理论挂钩是危险的，恐怕这是把神学思想建立在沙土上。他觉得布凯勒成名或许因着他是个白人医师，且对“布凯勒主义”的诸多论证不以为然。[[28]]至于“布凯勒主义”论证的错谬与争议性，本书的第十九章有所论述。**

**有关伊教学者欲建构所谓“科学伊斯兰教化”的宏图大计，胡博伊和萨拉姆都不看好。他俩一再强调，科学本质上是自然、世俗、理性的，绝无什么伊斯兰科学、基督教科学、兴都教科学或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科学。胡博伊认同印度前辈名学者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Sir Syed Ahmad Khan，卒1898）的立场，即宗教的宗旨在于提升道德，而非印证科学。胡博伊针对以下两个伊斯兰学者的科学伊斯兰教化理论作出负面评论如下：**

**赛益‧胡赛因‧纳希尔是个伊朗什叶派教徒，于美国MIT物理学士毕业后转到哈佛完成其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是个著名伊斯兰科学历史研究学者与作者。纳希尔强烈否定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全然一致的论调谓：“现代主义穆斯林为护教而尽其所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巴结现代主义，谓至终伊斯兰是现代性的，跟基督教做个对比，它与“科学”毫无冲突。”[[29]] 他认为这样的说辞错误，也是个陷阱。**

**按纳希尔，其中的错误与陷阱乃在于阿拉伯文名词“ilm”〔意即学问/知识〕，乃是指对上苍的知识，而不是指世俗性的知识或科学。他强调现代科学乃是个逐渐蚕食伊斯兰信仰精髓的癌。对纳希尔所持守的正统主义来说，现代科学的问题在于它乃是纯粹靠理性与观察以确定真相，而这是不能被接受的。他说古代在宗教学校念凯严（Khayyam）之代数或念伊本‧哈扬（Ibn Hayyan）之化学论述的学生仍然能持守信仰，不像今天的学生念了现代数学与化学即失去信仰方向。[[30]]**

**回应纳希尔的论点，胡博伊对中古时代伊教科学跟现代科学的哲学与知识论做个比较，他认为纳希尔针对伊教现代主义者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他本人认为若说现代科学是全然反伊斯兰的立场除了极端正统派者是不会被人接受的。纳希尔一方面反科学，另一方面却提倡一种所谓新的“伊斯兰科学”，是很不合逻辑的。**

**纳希尔说：“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科学至终只能从神圣的思维（an intellect which is Divine）获取而非人为的理性（human reason）......理智（intellect）的位置所在（seat）应当是心而不是头，而理性（reason）只不过是它在思想层面的反映（reflection upon the mental plane）。[[31]]**

**胡博伊说纳希尔欲倡导某种不靠人的思维只靠神圣的理智以获取纯真知识的理论听来很高调，可惜在实际上它的涵义是不清不楚的“泥浆”（mud）。除非一个人能直接渗透那神圣的理智，不然其后果总是充满问题与争议性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面对不同观点时，到头来是由谁来确定哪一个是出自那神圣的理智？就算观点都一致，谁能保证它乃是符合那终极性神圣的理智？[[32]]**

**回应齐亚务丁‧萨尔达（Ziauddin Sardar）的伊教科学观：萨尔达从巴基斯坦移居英国，曾出版数本有关伊教与科学的著作。他在《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学刊畅言道，今日穆斯林极其需要探索另类伊斯兰科学，因为西方科学已不适用，它的知识论违反伊斯兰，其后果也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破坏。他批判名学者法儒齐（al-Faruqi）和纳希尔所主张的伊斯兰科学观不足。胡博伊回应说，可惜萨尔达个人的长篇伟论却是讲来讲去到头来不知所云！**

**按萨尔达，科学与工艺与伊斯兰的十大价值相关联，包括真主唯一（tawheed）、宗教功修（ibadah）、天命委托（khilafah）。伊教不认同为科学而科学，也不认同暴力性（zalim）的科学工艺。接着他展示七个箱子和好多图表，提出他所谓的“UMRAN”宏图大计为重振整个穆斯林体系以面对21世纪。**

**其宏图大计创始于称为“麦地那国模式”（Model of Medina State）的第一个箱子，而成终于缩称PAYOFF = Plans and Assessments to Yield Options for the Future的另个箱子；PAYOFF意思是“为将来作出选择的计划与评估”。胡博伊批评谓其大计徒有堂皇名称却没有实质内容，因此UMRAN终将落空！胡博伊和萨拉姆都认为一切尝试建立所谓伊斯兰科学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甚至是产生反效果。[[33]] 接着胡氏用一整章的论述来说明他的个人立场。[[34]]**

**胡著针对巴基斯坦的所谓“国际伊斯兰科学大会”之贬议**

**胡博伊在其大作中收入一篇题为“他们称之为伊斯兰科学”的附录，对巴基斯坦的所谓“国际伊斯兰科学大会”之表现嗤之以鼻。[[35]]**

**上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的齐亚‧哈克总统（Zia-ul-Haq）大力推动所谓伊斯兰科学运动，并于1987年10月18日于伊斯兰堡（Islamabad）为“古兰经与圣训中的科学”国际大会揭幕。举办当局为伊斯兰堡的伊斯兰国际大学和麦加的科学神迹组织（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Miracles），主要经费来自沙特阿拉伯。会议大张声势提呈六七十份专论。其实在这国际大会之前，已经在卡拉奇等处举办了数场较小型的类似聚会。**

**国际大会所发表的一些论文题材包括“古兰经第16〔蜜蜂〕章66节与奶的化学成分之关系”、“古兰经所描述的在高处之人”、“古兰经所描述的积雨云（cumulonimbus clouds）”、“你是否有观察火？”、“古兰经中所启示的一些现代海洋学现象”。另者，有论述“古兰经与地质学”、“古兰经与火箭学”等等作品。在其他类似聚会，曾有学者探讨“化学反应与假冒伪善率的审核”、“穆圣的夜升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用火造成的精灵转化为国家能源”云云，令人叹为观止！**

**阿卜杜勒‧萨拉姆认同胡博伊痛批这类活动为闹剧，其结果将是成事不足、贻笑大方！他们都认为应当走宗教归宗教、科学归科学的理性/世俗路线，强调更多的宗教与道德论述对实际的科研都不管用，实用主义才是能使真正的科学在伊教国家获得新生的不二法门。其实在巴国萨拉姆所属的阿赫迈底亚（Ahmadiyya）教派已于1974被判为异端！因此按法律他已被判为非穆民。胡博伊也常因他的科研世俗理性立场而遭受宗教保守主义者排挤。**

**（八）所谓伊斯兰改变世界的1,001项科学发明之谬误**

**配合2006年由英国曼彻斯特（Manchester）科学与工业博物院与曼彻斯特大学联办的“伊斯兰改变世界的1,001项科学发明巡回展”，保罗‧瓦雷利（Paul Vallely）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刊登一篇相关主题的宣传文章“伊斯兰发明家如何改变世界”（How Islamic Inventors Changed the World），广泛流转。该文从千项穆斯林的伟大发明中提述20项目作为示范，包括：咖啡、飞翔、建筑、地毡、医药仪器、阿拉伯数字、地圆说、支票、火药、曲轴等。[[36]]**

**维基伊斯兰网站针对所列出的20个项目一一审查，其结论乃强烈批判文章的误导性，指出其内容牵涉许多删减、扭曲和最基本的史实错置。作者问：“若所呈献认为是最好的20项目证明是虚假，其他的981项将为啥？” 作者质疑举办展览当局的动机，并指责其协助撒谎！[[37]] 不否定在科学知识的历史传承过程，穆斯林学者曾经作出相当贡献，但当今流行太多所谓“伊斯兰科学”的误导性堂皇宣传，读者宜当慎思明辨。**

[[1]]      R. M. Savory, editor,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 (London: Cambridge UP, 1976)。

[[2]]      Seyyed Hossein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 (Kuala Lumpur: Dewan Pustaka Fajar, 1984), p. 31。

[[3]]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p. 32。

[[4]]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p. 44。

Peter BetBasoo, “Brief History of Assyrians”, <http://aina.org/brief.html>, retrieved 2011-06-20

[[6]]      Pervez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the Battle for Rationality (Kuala Lumpur: S. Abdul Majeed, 1992), pp. 89-90。

[[7]]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92-93。

[[8]]      Hillel Ofek, “Why the Arabic World Turned Away from Science”, thenewatlantis.com, 2011。

[[9]]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22-27。

[[10]]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09-117。

[[11]]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0-111。

[[12]]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1-112。

[[13]]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2-123。

[[14]]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4-115。

[[15]]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15-116。

[[16]]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x-xii。参其前言。

[[17]]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iv。

[[18]]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22-27。

[[19]]      Andrew Dickson White,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1895 (Gloucester, MA: 1978)。

[[20]]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3。

[[21]]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2。

[[22]]      参 Jessica Wolf, “The Truth about Galileo and His Conflict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newsroom. ucla.edu, 2016-12-22。

[[23]]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3。

[[24]]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23。

[[25]]     参 Lesley B. Cormack, “Myth 3: That Medieval Christians Taught That the World Was Flat”。另参 Ronald Number, editor, Galileo Goes to Jail and Other Myths about Science and Relig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2009), pp. 28-34。

[[26]]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26-27。

[[27]]      针对A.D. White和另一作者J.P. Wraper〔著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1875〕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争战”议题的回应, 可参 Timothy Larson, “War is Over, If You Want It: Beyond the Conflict of Faith and Science”。参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and Christian Faith (2008), p. 14。另参 Ng Kam Weng, “How the Myth of Warfare between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Began in Victorian Age”, krisispraxis.com, reposted 2019-01-10。

[[28]]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67-69。

[[29]]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69。

[[30]]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69-70。

[[31]]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 73。

[[32]]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73-74。

[[33]]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74-76。

[[34]]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77-84。

[[35]]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pp. 140-154。

[[36]]      Paul Vallely, “How Islamic Inventors Changed the World”, independent.co.uk, 2006-03-11。

[[37]]     参“Islam and Propaganda”的专文, [https://wikiislam.github.io/wiki/How\_Islamic\_Inventors\_Did\_ Not\_Change\_The\_World](https://wikiislam.github.io/wiki/How_Islamic_Inventors_Did_%20Not_Change_The_World).html。另参 WikiIslam的hub page: “Golden Age”和“Refutations”。

**第三十章**

**北非与西亚基督宗教沦陷的血泪教训**

**本章试图引述中古（约7~17世纪）伊斯兰占领下的北非与西亚基督宗教的惨痛故事，为扩大历史视野从中汲取血泪教训，以便在当前伊斯兰势力普世膨胀的世代，激发基督门徒对此课题的关注与正面回应，坚固基督教会在这世代的见证。**

**（一）圣战（Jihad）与伊斯兰宗教化（Islamization）的两大波澜**

**本章聚焦于中古世代北非与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化。按芭叶鸥（Bat Ye’or）在《伊斯兰统治下东方基督宗教的没落：从圣战至次民制度》（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的论述，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教徒向西亚、北非、地中海区域、中亚与中欧等地区推行的伊斯兰宗教化运动可分为两大波澜。宣教、圣战、霸权、仇恨与物质利益乃是推波助澜的主要动力。**

**第一波澜**

**搁置始于圣迁元年622伊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阿拉伯所发动的圣战不说，第一阵跨区域的圣战与伊教化的汹涛波澜乃由继承穆氏的四大哈里发/大教长与继之的伍麦叶王朝期间〔632-750；建都于大马士革〕推展。伊教圣战部队朝北并向西侵占了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北非，甚至西班牙（711），直到法国的图尔、普瓦捷（732）才被打败。它同时朝北与向东占领了波斯、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阿美尼亚，甚至打到印度河之东的信德地区（713）始被拦阻。**

**接着的阿巴斯王朝〔750-1258；建都于巴格达〕面对内部的分裂和东罗马拜占廷王朝的抗衡，但仍然得以在小亚细亚、阿美尼亚、西班牙和地中海一带进行争战与掠夺。9~10世纪，西班牙和北非的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不时攻击、骚扰法国、意大利、西西里和希腊的沿岸地带，展示其海上势力。这个时期的前半部乃伊斯兰哈里发国气势兴盛并积极推展教育与文化建设的黄金时期。王朝后半部对内对外在军、政、民生等各层面都沦于动乱，及至巴格达于公元1258被蒙古人所摧毁。**

**第二波澜**

**按芭叶鸥，这阵波澜涵盖11至17世纪前后的约600年，涉及阿巴斯与奥图曼王朝，领域涵盖西亚、安纳托利亚、巴尔干半岛（the Balkans），及至部分中亚与欧洲。其前半部见证文化的兴盛，同时看到来自西亚北方与中亚塞尔柱突厥军阀的冒起，接着是中国北方与西北蒙古人的西征，以致在军、政层面阿巴斯王朝内部也常陷入混乱，其哈里发沦为军阀傀儡。加上十字军的介入，这一切都给整个地区和基督宗教带来灾难。**

**其后半部则面对突厥奥图曼帝国（Ottoman Turks，1258-1922）的崛起与拓展。掌控了安纳托利亚后它于14~15世纪也入侵中欧，并于1453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且立为国都。公元1683奥图曼帝国甚至攻入西欧敲击维也纳的大门！第二波的圣战与伊教化几乎把西亚的基督宗教消灭了！[[1]]**

**有需交代**

**在本文所涵盖的整千年（7~17世纪）期间，伊教统治下的基督宗教徒并非日日活在刀光剑阴影之下，伊军〔除了初期〕也不是年年都打着圣战。实际上当伊军刚占领某地区时，占领军人数相对较少，人才更少，肯定需要当地人配合治理而不得不对他们较为宽待，甚至给予可利用者诸多优惠；尤其在某些政府照管不到领域，便不得不让当地“次民”获得多些自由与好处，甚至自治。因此有心为伊斯兰讲好话者不怕缺乏话题，但当记得这通常是出自处境需要，而非伊斯兰宗教本身对次民的恩惠。**

**总的来说，传统上落在伊教权势下的群体总得活在“次民”身份的咒诅之下，不能掌握自身前途，一切胥视掌权者与主导群众的好恶，情况可变换莫测；在宗教上更没得翻身，随时可被改教同化，或被逼迫杀害，更不必说反对向穆斯林宣教。社交层面穆民平时或可睦邻为友，但碰到伊教教士以宗教借口挑拨号召，隔日即可能化友为敌面对剑拔弩张威吓。这种悲情只有活在伊教统治下者才能体会！**

**（二）北非基督宗教的辉煌与灭没**

**下文主要是参阅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失落的基督教世界》〔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 and How It Died，简称《失落世界》〕的大史叙述，比较埃及和北非/西亚两大板块，如何在第七世纪都先后落入伊斯兰统治之下，但至终北非/西亚几乎被剿灭，而埃及虽被压制削弱却仍得以残存的悲痛故事。谨先回顾北非/西亚教会的血泪故事，再探索埃及的坎坷奋斗历程。**

**回顾历史，古代北非教会乃基督宗教界的奇葩。詹金斯引用古典研究学者提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的话说：“非洲对基督宗教的发展扮演了首要角色。基督宗教虽是在叙利亚崛起，却是在北非也是透过北非才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

**詹金斯说：“拉丁的基督教传统乃是在迦太基而非罗马展开，而非洲乃是早期伟大领袖如特土良（Tertullian）、西庇里安（Cyprian）和奥古斯丁的故乡。第五世纪末的北非有五六百个主教辖区，社区各处都可见修道院。就算经历诸多教派的持久内斗，北非在560之后的百年间仍然是具潜力的灵性、文学与文化活动中心。“在西方没有其他地区的教牧与信徒像非洲那么正统。”[[2]]**

**但意料不到的是，在公元698即阿拉伯人占领的五十年后，当地的伊教统治者已不得不向伊教大教长致歉，谓无法再提供足够的基督宗教徒奴隶，因为后者人数已变得稀少。大多数的主教区已找不到人牧养。在接着的数世纪漫长黑暗中只偶尔看到短暂亮光。**

**10世纪的一个教宗曾给迦太基按立个新大主教，但教区已剩余没几个主教。11~12世纪虽仍可在一些较偏僻地区看到残留基督宗教徒，但不久也就被伊教统治者默哈德（al-Mohad）所了结。基督宗教实质上已从埃及朝西的边界到大西洋、沿地中海以南一千五百英里的整个区域消失了。[[3]]**

**问题是：曾经辉煌一世的北非基督宗教，为何那么迅速地即走向灭没？回顾历史，伊教之前北非曾经历从北欧南侵的蛮族汪达尔人（the Vandals）与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的争战所带来的破坏与离散。教派之间的斗争也曾给它带来创伤。但无可否认，7~8世纪从埃及与西亚如巨浪滚来的伊教部队才是严重摧残了这一带地区与其中教会的祸首。**

**除了伊教等外来因素，学者认为教会在本区域的迅速灭没，还有一个是关乎其体质的内在因素，即北非的基督宗教大体上可说是个都市化、罗马化北非人与外来殖民的宗教。面对动乱这些人可能优先选择离开，基督宗教也将随之离去。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侯蒙（Holme）说，“非洲教会被毁并非因它朽坏，而是败于未能得到当地原住民的心......他们是某派人（party）的教会而非某族群（people）的教会。”[[4]]**

**詹金斯认为：“非洲基督教失败之处乃在于没有把基督教深深植根于罗马化的城市与移植区以外的原住民世界。与西罗马帝国大部分其他地区如高卢和西班牙一样，非洲也分化为讲拉丁语的外省人和讲本土语言的原住民 — 在此指不同的柏柏尔族群（Berbers）。然而与其他的省份不同，非洲教会几乎完全没有把信仰带给乡区与相近部落，更严重的是没有以当地语言布道。这方面的期待并无不实际，因为在第四世纪，其他地区的宣教士已经把圣经翻译为哥德语，和过后第六世纪的匈奴语系。”[[5]] 相关论点当给当代基督教会宣教事业带来深入省思！**

**（三）西亚基督宗教的崛兴与衰亡**

**本文所提述的“西亚”涵盖古代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区域，包括现代伊拉克、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还有中亚部分地区。这些区域的教会有时也称为“东方教会”（Oriental Churches），主要是指中东/近东，虽有时也概括中国和印度。崛起于罗马帝国的基督宗教在拓展的第一个千年，其最广阔富裕的疆界与其最辉煌的神学、灵修与文化版图并非在欧洲，而是在西亚与北非。第五世纪基督宗教五大宗主教区只有罗马是在欧洲，其他亚历山大是在北非，而君士坦丁堡、安提阿和耶路撒冷都是在西亚。**

**第五世纪西罗马帝国沦陷后，基督宗教的神学、灵修与文化传统乃是从东罗马帝国辖下的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得以传承。安提阿、埃德萨和尼西比斯都是古代闻名的文化重镇。在6~7世纪，至少有6~7位罗马教宗乃是来自叙利亚。一些被差派到西欧的宣教士也是来自东方。**

**崇尊马利亚和一些敬拜圣咏与仪式同样发源于叙利亚。10世纪东罗马拜占廷王朝属下犹有51个教省（metropolitan），监管515位主教。其中就有32个教省设于小亚细亚，属下有373位主教。以弗所教省属下有34个主教，米拉（Myra）有33个，老底迦（Laodicea）与塞琉西亚（Seleucia）各有22个等。前中古时期的东方教会视西欧教会为落后。**

**从聂斯托利派宗主教提摩太（Catholicos Timothy）的显赫事绩，可一瞥8~9世纪在已陷落于伊教统治下之东方教会犹持有的盛况：提摩太于公元780〔时约52岁〕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西亚–泰西封城（Seleucia-Ctesiphon）成为宗主教，保持与伊教哈里发友好关系，活到九十多岁。当代的塞琉西亚是衔接亚、欧的商务中枢。他对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教会的影响显然胜过西方教会的罗马教宗，也不亚于君士坦丁堡的迦克墩派，即俗称“皇家派”的宗主教。**

**作个比较：当查尔曼于公元800被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西欧大部分地区尚未被基督宗教化，文化相当底落。全英格兰也只建立了约克（York）和坎特伯利（Canterbury）两个大主教区。而提摩太却掌管着十九个以城市为主的教省，属下有85个主教（bishop）。他活着时见证叙利亚、靠近德黑兰的拉伊（Rai）、突厥斯坦（Turkistan）、阿美尼亚和里海（Caspian Sea）附近戴陆马耶（Dailumaye）教省的设立。**

**在他当代中亚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梅尔夫（Merv）及远至今日阿富汗的赫拉特（Herat）、印度北部的巴特那（Patna）和中国的西安、西藏的党项（Tangut）等地都建立了教区。当代的梅尔夫乃是连贯中国与欧洲丝路的一个中枢大城，曾有数十万人口，也是个宣教重镇。**

**此外在阿拉伯至少有四个主教区（bishoprics）；他也在也门设立了一个新的教区。当年印度南部教区在增长中。提摩太差派了许多僧侣到里海一带，甚至到中国传福音。他报告说有中亚一带的突厥君主（khagan）也归信了基督。当代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或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宗教徒对他马首是瞻。他们都讲亚兰语、叙利亚语、希腊语、波斯语、突厥语等而非拉丁语。**

**叙利亚与伊拉克一带随处可见修道院与大教堂。它乃是两大跨国界大教派即聂斯托利派和雅各派的根据地。两派曾因基督神–人二性如何结合与互动的争执而被迦克墩议会（公元451）判为异端。但除了这没有人能深入剖析的神学课题，他们都是如假包换、前后整千年为坚持信仰而委身奋斗，并把福音带到东方世界的委身基督宗教徒。**

**除了当面对统治者穆斯林，他们还须策略性地与犹太教、祆教、佛教、萨满教、兴都教和道教等的信徒角力。詹金斯说，“虽然今日大多被遗忘了，这些东方的宣教努力反映、也超越欧洲被庆贺的宣教成果。”[[6]] 他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为中古基督宗教的“第三世界”（A Third Christian World），仅列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后。**

**宗主教提摩太当代的社会的确是十分多元复杂。他大有学问，本身就曾与当年阿巴斯王朝的伊斯兰大教长马赫迪（Caliph al-Mahdi）辩道护教。东方教会也保留了许多早期基督教会的重要文献，包括提摩太自己的著作。约于公元800，他提到曾有人在耶利哥附近的一个山洞发现到许多圣经、次经与伪经的古抄本，就如近代发现死海古卷一般轰动一时。那些资料过后被耶路撒冷的犹太群体购得。**

**聂斯托利和雅各派都传承了基督时代所留传下来的语言、文化与灵修传统。直至13世纪他们仍称耶稣为耶书亚（Yeshua），自称为拿撒勒教徒（Nazarenes），并称其教士为拉班（rabban）。当代教会重镇包括巴士拉、摩苏尔、基尔库克（Kirkuk）和提克里特（Tikrit）等城市。尼西比斯和尊迪砂堡乃闻名学术中心，拥有好些犹太教和聂斯托利派、雅各派及迦克墩派学者。**

**提摩太等基督徒学者受邀参与哈里发大教长在巴格达设立“智慧之家”的壮举，他们努力把古希腊、罗马、波斯、埃及等的文化与科学、医学带进入穆斯林文化界，致使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都成为显著的文化重镇。**

**提摩太还亲自把亚里斯多德的《题目》（Topics）由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智慧之家”首席翻译官阿拉伯族聂斯托利派教徒侯奈因（Hunayn）与其家族和其他学者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伦等的经典著作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叙利亚的基督教徒比穆斯林更早已认知发源于印度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在文化层面，当代的西欧拉丁教会远远地落在东方教会背后。东方教会在文化上为穆斯林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区域安全层面，9~10世纪的西欧遭受从北方维京族和东边马扎尔族（Magyars）异教徒的蹂躏，同时还得抗衡从南方北非与西班牙摩尔（Moors）穆民的侵犯。处于伊教政权辖下的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反而显得较为安定。看到蒙古人从中国北方草原西侵至中东，同时看到基督宗教在蒙古人当中的滋长，东方教徒甚至祈盼借助蒙古人的势力以消除伊斯兰的霸权。[[7]]**

**除了西亚，聂斯托利派在印度也大有斩获，其事工甚至延伸至东南亚一些地区。而雅各派除了在埃及有众多教徒，在西亚其他地区也有好些建设。截至公元1280，其宗主教仍监管从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下方及波斯的20个教省和整百个主教区。同时期的英国教会却只拥有25个主教区。[[8]]**

**（四）辉煌千年的东方教会为何在十四世纪后黯然没落**

**在伊斯兰崛起初期，比起多神教徒，穆斯林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徒乃是相对的宽容，原因是：a. 古兰经称犹、基教徒为“持经者” （People of the Book），因为他们曾在伊教之前领受从上天来的启示，因此只能加以辖制，不能随意屠杀；b. 同时比起当地人，进驻占领区的穆斯林乃是少数，占领军需要当地人的配合以获得税收才能长治久安。**

**c. 初期伊教政权缺乏人才，需要犹‧基教徒中具各方面专长人士，包括财经、科技、医药、行政、外交等领域官员协助治理。毫无疑问的，当代的犹‧基民众在文化与专业水平远远超越阿拉伯入侵者。d. 在信仰与形式上新兴的伊教跟犹‧基宗教有些类似，加上不同基督教派中的彼此踹压，有些受压制教徒反而看占领军为解放者！另者有的看伊教为一种将会成为过时的异端，因而乃勉强屈就。他们尚未认识伊斯兰敌基督的本质与本色。**

**军事上，当代的东罗马基督宗教拜占廷帝国经历了之前数百年与波斯祆教（拜火教）萨珊（Sasanid）帝国的争霸战役，已是两败俱伤，再也没本钱与气势高昂的伊教生力军强烈抗战。面对如此劲敌只得投降，寻求获得宽待。不过身份上，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宗教徒已沦为受监管的“次民”，教会拓展已受钳制，同时间歇性遭受或小或大规模的压制与逼迫。基‧犹教徒都必须缴交一种含耻辱性“讥挤压”人头税（jizya）和剥削性喀拉兹土地税（kharaz）等重税。基督宗教几乎已不再可能在传统伊教版图内宣教布道。**

**论及较为严重的逼迫，就算在基督宗教相对稳健的埃及，较早期的不说，第十世纪末的埃及大教长哈基姆就曾摧毁三千间教堂或改之为清真寺，且于1009摧毁耶路撒冷的圣墓堂。然而大体上阿拉伯王朝辖下的基督宗教体制仍可说得以维持。摩尼教（Manicheanism）、拜火教、佛教和其他多神宗教徒乃遭受穆斯林更严厉的对付而逐渐消灭。约于公元1000伊斯兰已成为其统制下的中东与北非多数人的宗教。[[9]]**

**可惜11世纪以降，基督宗教的遭遇骤转恶劣，其祸首为从中亚一波波进侵的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于公元1057-1058把梅利汀（Melitine）主教区毁了，于1064侵略阿美尼亚，把具“1,001座教堂之城”美称的首都阿尼全然毁灭，尸体堆积满城，且强迫阿美尼亚国内倖存者在基利家省（Cilicia）另立小国。公元1071，突厥军在曼齐刻尔特大大挫败拜占廷部队并俘虏其皇帝罗曼努斯。接着的两百年，突厥人屡次侵犯打击拜占廷王朝，导致小亚细亚等地区满目疮痍、生灵涂炭。**

**1140年间，荣美的伊迪撒被突厥人摧毁，杀害或奴役了四万多人。13世纪拜占廷的弱化溃败产生区域性权力真空，引发伊教军阀群起斗争，也给跟着入侵的蒙古人乘虚而入，带来更大灾难。截至13世纪，小亚细亚高峰期的约1,200万人口剩余不足半数！基督宗教徒改教、死伤或逃亡的无数，教会体制也濒临崩溃。[[10]]**

**从另一角度看，除了突厥人和蒙古人，涉及11至13世纪西亚动荡局面的因素还需盖括教宗于1095号召十字军东征，以及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对伊教政权反攻，收复了部分失土，包括于1085夺回旧都托莱多。中东的十字军在13世纪末以失败告终；西班牙则于15世纪末告捷复国。虽然基督宗教徒在道义上有权夺回自家的失地，却因而引发长期的族群与宗教冲突，免不了殃及区域内外的基督宗教群体，使之更被穆民敌视。**

**在后十字军时代的第十三世纪，伊斯兰世界面对的蒙古军西征是个更大的危害。公元1219，蒙古大帝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的大军攻打了中亚伊斯兰花剌子密帝国（Kwarezmid Empire）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城市。接着的四十年，他们占领并摧毁了西亚的许多城镇区域。**

**当梅尔夫于1221失陷，蒙古军几乎把全城包括外来难民的至少数十万人都屠杀了！阿美尼亚的都城阿尼全毁。格鲁吉亚（Georgia）基督教国被践踏。公元1258，成吉思汗的嫡孙窝阔台（Hulego）在巴格达进行大屠城杀死约80万人。伊斯兰哈里发被废。接着的百年间其继承者建立了一个横贯印度边境至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伊儿汗帝国（Ilkhanate）。蒙古人的锐气至1303才在叙利亚被埃及军挫败。[[11]]**

**蒙古军的西侵毫无疑问威胁到伊斯兰的存亡。蒙古人未曾被基督教化，但他们熟悉在中亚一带流传的基督宗教与佛教，而有几个与之结盟的部族如克烈（Keraits）、汪固（Ungguds）和回纥（Uygurs）已经是接受基督宗教。年轻时成吉思汗曾得到克烈族长王汗（Toghrul）的监护。过后成吉思汗推翻王汗，自己和家人也各别娶了其信仰基督的侄女们。**

**克烈公主中最关键的一员乃是窝阔台的母亲唆鲁禾帖尼（Sorghagtani Beki）。窝阔台也可能因此自认为是基督宗教徒。她的另一个儿子即统治中国且对基督宗教友好的忽必烈大帝（Kublai Khan），但看来他未曾信主。窝阔台的夫人定意要摧毁巴格达的清真寺并保护基督教堂。好些蒙古头头在此氛围下归信基督，常有教士僧侣出入在他们的官邸。**

**上述场景曾促使有些西亚基督宗教徒寄望蒙古人帮助他们打压伊教以重振基督宗教。十字军也祈盼得以与他们里应外合重拾故土。与埃及军对峙的蒙古将领怯的不花（Kitbuqa）本身是个克烈部族基督宗教徒，可惜他被埃及军队打败。窝阔台的一个儿子娶了拜占廷的一位公主为妻。在接着的年代蒙古人并未蓄意逼迫穆斯林，但穆斯林已不敢再把基督宗教徒当次民压制。对蒙古人来说，重要的是统治下的子民都乖乖纳税，宗教摆在其次。**

**往后蒙古统治者当中渐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公元1295年新任的可汗马合木‧合赞（Mahmud Ghazan）不单选择皈依伊教，且进一步逼迫基督和佛教信徒；其继承人也如此。马合木的一个弟兄与继承人完者都（Oljeitu）本来是个已受洗基督教徒，却转为热心穆斯林且改名为穆罕默德。再过数十年，基督宗教徒发觉已再次受制于一个意想不到的超级穆斯林帝国，而摆在前方仍是压迫且更坎坷的命运。较早欲借蒙古人振兴的憧憬泡影了！截至15世纪，克烈和维吾尔部族当中的基督宗教似乎也消失了！[[12]]**

**13世纪的伊斯兰同时面十字军和蒙古人左右夹攻，这时期与这两路敌人奋力抗战的是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Dynasty）。其突厥将领拜巴尔于1268攻破十字军的安提阿并肆意杀戮或奴役整十万人。1291十字军最后堡垒阿卡也沦陷。14世纪的埃及苏丹针对基‧犹宗教徒屡次进行清洗并强迫改教行动。这期间的伊教法律学者泰米叶提出严峻条规以压制基‧犹宗教徒，影响至今。在1320-1354年间，埃及基督宗教徒在一再打击下濒临绝境，及至14世纪末已沦为永劫不复的少数群体，只占人口的约百分之十。[[13]]**

**第十四世纪，类似的逼迫也在突厥和蒙古人两路夹攻下在西亚与中亚频密发生。种族与宗教清洗导致教会体制崩溃，教士与修士被杀或遭奴役，信徒人数锐减。例如保罗传过福音的小亚细亚在公元1050尚有373个主教区，居民几乎都是正统派基督教徒，但四百年后只剩三个主教和10%或15%教徒。突厥军于1304毁灭了以弗所。[[14]] 14世纪下半叶的蒙古王帖木儿（Timur/Tamerlane）杀人如麻；被杀戮者的头颅堆集如塔。他扬言要以不信者的血洗净伊斯兰的剑。他和嫡孙乌鲁伯格（Ulugh Beg）几乎把西亚与中亚的基督宗教铲除了。丝绸之路也被他所中断。[[15]]**

**根据统计在公元1200-1500年间，亚洲基督宗教徒从2,100万减至340万。同期间亚洲与非洲的信徒总数也从34%跌至6%或更低。西亚中古世代蓬勃的聂斯托利派在突厥与蒙古人手下遭受近乎灭顶的摧残。过后它远在南印度的数百万信徒也逐渐融入当地的罗马公教或东正教。截至1920年代，它只在伊拉克北部剩余约四万教徒！过后继被清洗，导致英语新创“灭族”（genocide）这词汇以描述彼等遭遇。当今这被称为“神圣使徒东方大公亚述东方教会”（The 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的宗主教（Catholicos），其总部不是设在巴格达而是美国的芝加哥。[[16]]**

**奥图曼帝国：公元1300年代看到突厥乌古斯族在欧斯曼‧加齐率领下于安纳托利亚西北庇推尼一带崛起；欧斯曼‧加齐乃奥图曼帝国的先祖。欧斯曼的后裔得以结合众突厥部落击败蒙古帖木儿的势力一统大局。接着奥图曼王朝不断靠外交与武力掌控了中欧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马其顿、威尼斯等基督宗教区域。**

**奥图曼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于1453成功攻破君士坦丁堡，了结了东罗马拜占廷基督教王朝，并把圣索菲亚（Saint Sofia）大教堂改为清真寺〔以上参 Wikipedia.org等相关网页资料〕，迦克墩教派（皇家派）的权力中心也就此倒台了！截至15世纪末，基督宗教徒在西亚与北非已沦为极少数。[[17]]**

**（五）挣扎犹存的埃及科普特教会**

**埃及的科普特教会自古即遭受诸多患难，包括在公元300初年的罗马戴克里先皇帝、波斯帝国（619-629）和东罗马帝国主教西里尔（Cyril，630-640）统治期间，接着便是落入不同朝代的穆斯林统治至今（641- ）。然而与北非被灭的众教会作个比较，詹金斯写道：**

**“明显的对比，埃及的教会确实从初期就打入了当地原住民的心。甚至科普特“Copt”这名称，原文是“Aigyptos” — 指“埃及人”名称的一个变体；而他们的文字乃是从建造金字塔的子民流传至今......当19世纪学者们翻译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他们乃是利用科普特教会敬拜礼仪上所发现的口头语言。虽然亚历山大城的人以希腊语思想与写作，科普特语从最早期就已经是基督教文学与神学的扎实语文，有利于信仰在百姓中传播。另者，撰写于第四世纪的著名“拿戈玛第”（Nag Hammadi）另类经卷文集也是使用科普特文。”[[18]]**

**从另一角度看科普特信徒的成就：基督宗教苦修主义先驱 — 闻名的圣安东尼（Saint Antony）诞生约于公元250。他乃是出身显赫、讲说科普特语的埃及人，居住在基督信仰氛围浓厚之地法尤姆（Fayum）的一个村庄。虽然名声远播，安东尼没学过希腊语，早期的其他许多僧侣和隐士也一样使用科普特语的福音书、诗篇与礼仪。僧侣们活在草根民众当中，生活简朴，体现信仰的敬虔与热诚，无论是城市人或农民，都尊重他们为信仰的勇士。**

**在公元300，埃及的基督宗教已经是根深蒂固，可面对从各方面来的打击，包括三百多年后从穆斯林来的挑战。甚至在阿拉伯语逐渐取代了科普特语、教会经历了14世纪的许多灾难之后，埃及基督教仍然能持守其科普特气质。由埃及作家巴哈‧塔赫尔（Bahaa Taher）于1991出版的小说《莎菲雅伯母与修道院》（Aunt Safiyya and the Monastery）显示了20世纪北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教徒之间的共存与友谊，以及修道院如何融入他们乡区生活的部分。[[19]]**

**一处教会的存亡，除了深入原住民并以本土语言与文化建立教会的关键优势，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地理环境。这一点也对科普特教会有利。按詹金斯分析，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基督教群体拥有朝向中亚广阔地区甚至更遥远之敞开门户的优势，他们也借此优势推展了辉煌的宣教活动。然而这优势也可变成致命危机，即当面对从这些开放地区汹涌侵入的游牧蛮族如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乃是首当其冲遭殃。**

**11至15世纪期间，波涛汹涌的侵略摧毁了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众教会。相对之下，埃及受保护的地理环境让其教会免受这些冲击。另者，埃及各朝代的战事多数是在境外的叙利亚区域展开。14世纪的蒙古王帖木儿也未曾进军侵犯，因埃及苏丹向他投降在先。埃及基督宗教的保存也相当程度要归功于该国处于陆地连贯埃及、巴勒斯坦、亚洲与非洲的瓶颈地段。[[20]] 即或如此，经过历世历代的压制与挣扎，至今埃及基督宗教徒已从古代的近乎全民减至全国人口的约10%。**

**（六）痛心疾首的“为什么、为什么”与回应**

**令人郁闷的一个问题：面对可供选择的伊斯兰、佛教和基督宗教，为何于1295新任为可汗的马合木‧合赞选择进伊斯兰而非基督宗教，而其后人也跟他脚步？詹金斯认为那与公元1291的阿卡战役有关 — 当年埃及马穆鲁克苏丹成功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他们最后的堡垒城阿卡，显示欧洲欲重夺圣地建立耶路撒冷王国憧憬的破灭。因此蒙古人若与西欧结盟显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效益。而伊教本来早已主宰西亚版图，因此想必是考量加入胜利者阵营更为合算。**

**曾有西欧拉丁教徒邀请中国忽必烈大帝归信基督宗教，他乃轻蔑回应：“你怎要我作个基督宗教徒？看这些地区的基督教徒是那么无知，他们什么都不做也毫无权力。”[[21]] 看来政治与权势的考量至少是蒙古人转向伊教的一个因素。其实更早之前也曾有突厥部落归信基督，为何他们过后也转信伊教？值得深思。**

**按詹金斯的分析，宗教兴衰与政权具有相当关系，历来如此，尤其在过去的世代。一个宗教不容易死去，但政权的迫害可把它杀掉。西亚一带的基督宗教大体上可说就是被伊教政权杀掉的。伊教制度性把犹‧基教徒当次民而加诸各种辖制，从宗教信仰、礼仪体制至个人与社群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样样都得屈服于压制性条规。久而久之，不单会把相关社群边缘化、矮化，甚至会将之非人性化！暴力打击下又看不到出路将促使有些人改教，尤其若改教给他们带来解脱与现成利益。**

**例如第十三四世纪的基督宗教徒，受压之余又看到十字军战败，同时也看到蒙古人归信了伊斯兰 ——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好些信徒因而改教同化！这对把世俗的“成功”、“丰盛”等同于上帝的赐福者更是潜在危机。但与政权的联盟不是要就有的，就算有了也不一定是好。政教勾结短期间内或可带来些好处，但长久了将很可能产生更多灾害。这可从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血泪斑斑的相关史迹加以说明。[[22]]**

**上帝为何许可敌视福音的伊斯兰崛起？截至第七世纪，基督门徒曾把福音传遍了欧、亚、非多个地区，建立了无数教会，特别在中东一带。为何上帝让伊教压制甚至剿灭基督教会？这是出于人为历史与环境巧合，或有上帝的什么意思？上帝是否仍然掌权？这些是极难回答的神学问题。上帝的爱在哪里？义在哪里？詹金斯说“除了许多教会所展示的宣教神学，还需要有个“灭绝神学”（theology of extinction）”；[[23]] 言之有理。其实在这充满苦难的世代，一般性的“苦难神学”也是每个基督门徒所必修的。**

**学者们从圣经寻索答案，通常会引用旧约亚述和巴比伦帝国先后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剿灭为鉴戒，认为那是上帝对偏差或堕落教会的惩罚或管教，为了要纠正、净化、坚固其子民。詹金斯引述了第十世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约翰主教（Bishop John of Cordoba）、第十二世纪叙利亚人米迦勒（Michael the Syrian）和巴士拉的所罗门（Solomon of Basra）等在这方面所表达的省思、自责与哀悼。**

**詹金斯也特别引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学者史密斯（R. Payne Smith）所整理、古代述史者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曾写过的一段话如下：“年轻的穆罕默德起初寻道时，即被基督宗教表面上拜偶像的成分所排拒，且兴起成为上帝发义怒时手中对付东方教会的工具。约翰所给我们描绘的画面......关乎狭窄与成见、激烈的争执、缺乏节制、不义与残忍、毫无基督教徒的爱，乃是他那世代各派系人的特性，让我们觉得惩罚的时候到了。”**

**但詹金斯说当今多数主流教会认为这论点不具说服力。上帝不会因着教义上某些棱角而让祂儿女遭受那么残酷的伤害，更何况被对付的不单是被判为异端的教派，所谓的正统也同样遭殃。另者若相比较古代信徒并没坏到哪里，现代信徒也没好到哪里。记得被毁的聂斯托利派在中古世代曾是宣教运动的一大主力。鉴于北非与西亚教会历代的重重灾难与不堪下场，若说那都是从上帝来的惩罚与管教恐怕有些过分！[[24]]**

**按圣战研究学者雷蒙‧伊卜拉欣的论述，中古世代一般基督宗教徒把从伊教而来的逼迫杀戮当作是上帝对祂子民败德的管教。穆斯林则认为阿拉给他们胜利是要惩罚基督教徒的错误信仰，如相信耶稣的神子身份与神性，以及三位一体的教义。另有些较现实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则一致认为，伊军乃借着诡诈与恐怖手段加上“双赢”圣战观念激发的宗教狂热 — 即若战胜了可获今世好处，战死了可上乐园享受，何乐不为！作者批判近代西方学者闪避穆斯林对基督宗教明显的敌视，淡化其“双赢”的圣战动机与动力，而在次要因素上大作文章。[[25]]**

**（七）扼腕省思：詹金斯《失落世界》末章“结束与开始”提述的几个论点**

**（1）不轻易说某地区的基督宗教死了：教堂完了（churches end），但基督教会长存（The Church goes on）。已死的宗教可浴火重生，如巴勒斯坦的犹太教；西班牙的基督宗教曾重拾国土。基督宗教前三次进入中国唐、元与明朝后看来似乎都灭了，但近代第四次显然成功且收获百倍。日本也有类似情况，相信未来将是更好。基督宗教的“圣徒相通”信念乃涵盖古今东西天上地下的众圣，包括看来是被灭了的。在上帝与永恒，古代被灭的与现代的教会同样存在且有奥秘的属灵联系。[[26]]**

**（2）不轻易说基督宗教的兴衰乃盲目历史或社会因素所使然：犹‧基‧伊的宗教传统都相信有上帝掌管人类历史。旧约圣经中有关以色列选民与亚述和巴比伦之关系的预言，包括以赛亚书有关居鲁士王崛起的预言，都说明这一点。人们眼中的成败并不代表上帝的评价与计划。若是如此，既然相信基督信仰确实是真实的，那么上帝为何准许伊教从崛起至今仍然在逼迫基督宗教？实在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到底伊斯兰在上帝的计划中有什么位置，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为何 —— 是冷战敌人、异端，或同伴？[[27]]**

**（3）或许是从世俗角度看兴衰存亡才会询问为什么教会或基督教国被毁之类的问题。若从属灵角度看，圣经岂不是早已告示信徒面对的乃是个敌视且短暂的世界，反而若被世俗所欢迎才需加以质疑！希伯来书说上帝子民在地上并无永存的家。重要的不在于人为数目而在于见证的素质。**

**历史上基督教会光景虽有起落，但至今没有任何苦难能拦阻它成为世界性最大宗教群体。詹氏认为上帝不可能让伊教取代基督宗教，但或许让伊教作个同伴，类似犹太宗教。[[28]] 笔者坚持在核心信仰基督宗教与犹‧伊宗教不可能“同伴”〔原因见约14:6；徒4:12〕，但可考虑为公众利益针对某些社会性课题进行合作。**

**（4）基督教会历史常可看到此消彼长的现象，即当它在某年代的某边厢衰落，却意外地在另一边厢崛起。例如当奥图曼帝国在中东和巴尔干的势力大事扩张，基督宗教的海洋力量乃把信仰带到了刚发现的新大陆和太平洋区域。1915-1925年间，中欧的阿美尼亚基督教族群面对剿灭，同一时期非洲的基督宗教却空前蓬勃拓展。比较正负画面才会稍为清楚听到上帝藉历史所发的声音，最可悲是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29]]**

**（八）作为历史省思，笔者认为后人当可从下列“败绩”汲取血泪教训**

**（1）公元第七世纪伊斯兰崛起年代，可惜新旧约圣经都还未翻译成阿拉伯语，以至伊教先知穆氏无从亲身从圣经受教。阿拉伯半岛所拥有的第一部阿语经书似乎就是古兰。按伊教研究学者克略葛主教（Kenneth Cragg），“甚为可能是在阿拉伯的基督宗教宣教士创造了阿拉伯字母”（It was probab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Arabia who invented the Arabic Script itself）。[[30]]**

**按艾布‧法拉兹（Abu al-Faraj al-Isfahani）的《诗歌大全》（Kitab al-Aghani），最早书写阿拉伯文字者为宰益‧伊本‧哈默德（Zayd ibn Hamad）和他的儿子阿迪（Adi）；他们是住在希拉的基督宗教徒。无论如何，阿拉伯字母肯定不是伊斯兰的原创；它乃创始于伊斯兰兴起之前的约两个世纪，逐渐从口头语形成文字。古代阿拉伯文的诗歌，多少显示基督宗教的影响。**

**克略葛问：“为什么在阿拉伯，基督宗教虽曾正面的存在，却让它的‘遗产’丢失？” 他回答说，“或许其原因是阿拉伯半岛缺乏一个主动因素，即把四福音翻译为阿拉伯文，犹如叙利亚的修士把福音书译为埃索比亚的格厄茲（Ge‘ez）语”。[[31]] 若圣经较早已被翻译为阿拉伯语，或许事态的发展会是大不一样。同时在麦加和麦地那一带看不到多少宣教活动。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与北部有较多基督宗教徒，但他们似乎乃受困于一些政治与军事牵绊。这些因素可归咎为当代基督宗教的失败。**

**（2）另在北非地区，据说基督教会乃甚少向原住民柏柏尔族传福音，同样也没把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教会乃较着重在城市中外来移民如罗马人和希腊人等当中的发展。较早世代教会曾面对内部派系纷争和接着的蛮族汪达尔人的骚乱，再加上新兴穆斯林的侵占与逼迫，好些外来移民乃抢先逃亡，于是教会沦为荒凉。**

**（3）如前所述，第七世纪西亚与北非的基督宗教已因“基督论争议”分裂为彼此排斥、踹压的三大教派。基督论面对的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如何联合在“一位”耶稣基督课题。伊教崛起当代，聂斯托利派〔倡导者乃教长聂斯托利等〕早已被迦克墩大议会（公元451）判为是把基督的神–人二性分割的“神–人分性派”异端；而雅各派〔倡导者乃教长雅各‧巴瑞底等〕则被判为高举基督神性而掩盖了其人性的“神–人一性派”（Monophysitism）异端。**

**迦克墩派则自认为是遵循迦克墩信条、保全且平衡了基督“神–人二性”（Chalcedonian/Dyophysitism）的正统教派。因着拜占廷皇朝的支持，它也被称为“皇家派”。其他两派不时遭受其压制且征抽重税，因此反感抗拒。其实这彼此冲突的三派原则上都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拥有全备神性与人性的救主，只是在处理其二性如何融合/联合〔非混合〕在同一位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奥秘问题时彼此争执。**

**实质上迦克墩派并没有更深入的探讨相关辨证要点，例如主耶稣平静风与海的神迹当归祂哪一属性的彰显？当祂说“父是比我大的”又当归哪一属性的表白？这两个层面的属性是否乃随处境交易彰显？基督在世年日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某一属性为主导？若有，是属何属性 — 神性或人性？若没有，两者如何配合操作？迦克墩信条只是维持基督神–人两方面属性的平衡。当代的穆斯林看基督宗教徒针对这类课题〔包括较早期的三位一体论〕之争辩乃是乱七八糟，不知所云！实际上这的确是个属于神圣本体本质的奥秘，人所能剖析解释者极其有限，原则上只能心存敬畏感恩领受。**

**劳伦斯‧布朗尼（Laurence Browne）在《基督宗教在亚洲的蚀逝：从穆罕默德时代至第十四世纪》（The Eclips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一书中针对争论三方有关基督神性人性的合一与区分之论述作了比较，显示大家所讲的在本质上都没什么差别。被钉受死的是基督的人体人性，神体神性是超越肉身的痛苦与死亡的。而神性的圣子既然拥抱了人体人性，成为祂整个生命不能分割的部分，自然的也拥抱了人体人性的一切苦楚。被指控为“神–人一性派”的雅各派阐述基督的受苦受死时，也是同样讲法。**

**劳伦斯‧布朗尼说，“我们发觉在这许多东方的作者当中，无论他们如何尝试完美地表达在基督里头神性与人性的合一，都避不开在基督里具有两套行动的观念，有者归属其为神的属性，有者归属其为人的属性。在两性合一的关系上，他们所能提述的，最多只能说这两性得以“互通”（communication idiomatum），即以技巧的说辞谓两性中个别一方的经历也可归算给另一方。”[[32]] 笔者的主观浅见是：基督在世上的年日，祂的神–人两性乃是共存互通，但以其人性为主导；需要时也可随意彰显其神性权能与光辉。**

**说实在话，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如何在一位主耶稣里头的联合与互动乃是个没人能作个精准、透彻分析的奥秘〔如：水乳交融？油水分界？钢火相交？波粒同现？灵体合一？？〕。实在的除了这困扰性奥秘，在其他基要信仰环节各派都是如假包换的基督门徒！可惜当代三派领袖却为此彼此闹翻、踹压。结果在伊斯兰的侵占与逼迫压制下大家都同归于尽！**

**（4）可惜拟定公元451的“迦克墩信条”后，基督论纷争仍余波荡漾。接着的争论是具有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是否也拥有神–人两种“意志”（wills）。为安抚不满的神–人一性派教徒，东罗马皇帝赫拉克纽斯联合教长赛鲁斯（Cyrus）于638发布“教义解说”（Ekthesis）宣告“一意志论”（Monothelitism），即基督虽拥有二性却只有神的意志；其立场也获得罗马教宗的支持。但其后果却引发正统派的严竣反弹。**

**力抗这新教义且为之殉难的有埃及科普特牧首的兄弟孟纳斯（Mennas）、耶路撒冷牧首索弗罗纽斯（Sophronius）和他得力门生麦希目（Maximus）。麦氏质问少了意志如何有完整的人性？他犀利言论带来的压力促使罗马教宗都公开认错。接着东罗马新一任皇帝于公元680召开第六次大公议会宣判“一意志论”为错误，且给已死的罗马教宗洪诺留（Honorius）定罪。结果是重归迦克墩正统，即基督拥有神与人两种意志。当基督教国仍为这“意志”教义闹得头昏脑胀，伊教军队已经于674-678年间打到了京城的门下！**

**（5）按詹金斯在他另一本书《耶稣战争》（Jesus Wars）的论述，基督宗教徒的分裂相当大程度导致东罗马帝国在中东的崩败，因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大部分信徒是属于被朝廷压制的神–人一性派和聂斯托利派。伊斯兰占领军答应让他们脱离迦克墩教派的辖制，开始时的确也给予相当的自治与发展空间，以换取基督宗教徒的屈从、服务与税收。**

**在伊斯兰政权统治的初期，一些曾经被拜占廷皇家教派压制的基督教派或还觉得庆幸。但在受控于新宗教的管制与压力之下，随着年日基督教徒人数乃逐渐流失，所遭受的严峻歧视性条规也越来越多，及至第十三世纪有些少数群体几乎被消灭了。基督宗教主流教派在保持基督完整人性的神学论争赢了，却把基督宗教国度的半壁江山输掉给了伊教！[[33]]**

**及至近年教义史上争得你死我活的各教派领袖终于觉悟过往內斗的错失而复和，但为时恨晚。当代学者发觉古代各派的立场大体上并非那么偏激绝对，如“神–人一性派”并不否定基督的人性而只是过分凸显基督神性。学者也为聂斯托利平反，认为他的见解其实近于主流，而他斗争目的是为捍卫基督的人性形像不至被矮化。[[34]] 看来如何在基要真理合一、在相对神学观点开明处理异中求同，维系主里相爱合一是历代基督门徒特别是教会领袖必须学好的血泪功课！**

**（6）回顾历史，可见在伊教辖制下的教会仍然彼此分裂。例如在第十世纪上半叶，迦克墩派曾差遣一位主教到巴格达牧养该教派信徒，聂斯托利派教长认为对方是在侵犯地盘而告到伊斯兰教长处，结果不准对方驻堂而只能派员巡回探访！甚至有不允许不同教派信徒通婚的记录，也有教会领袖为教产纷争告状到伊斯兰首长当局。这一切都羞辱主名。**

**（7）信仰方面：按古兰经5:116节，“彼时，阿拉说：麦尔彦之子尔撒！你对众人说过，在阿拉以外你们把我和我母亲也当著两个主么？” 经文显示在穆罕默德眼中，基督宗教徒除了阿拉也敬奉耶稣和马利亚，或许这就是他眼中的“三位一体”。**

**这误解显然是源自当代基督宗教的一个误区，即基督论争执中的正统派和雅各派都尊崇马利亚为“上帝之母”。外人看来这乃是匪夷所思：一个女人怎能是上帝的母亲呢？在穆斯林眼中，对人物、圣像、十字架等圣物〔包括古代圣徒的遗骨遗物〕的崇尊乃等同于拜偶像！在伊斯兰崛起时期，相关风气已相当盛行。这是当代基督宗教的一大败绩。**

**若非加以制止，对“上帝之母”的崇尊将进一步沦为对“上帝之后”〔天后〕的崇拜，把马利亚变成了类似巴比伦拜太阳教中的“天后”身份，甚至当之为“同理/摄理救主”，而这是上帝所憎恶的！耶和华因为以色列民拜“天后”，极其愤恨而兴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击犹大国，导致国家的灭亡和国民的被俘（耶7:16-18，44:15-28）。或许，当代伊教的崛起也是“上帝的鞭挞”（The scourge of God）临到信仰偏差的基督教界，以拣选、试炼、净化属祂的人。至今崇尊马利亚的基督教派有需在此特别敏感、警惕！**

**除了涉及对马利亚的崇尊/崇拜，基督宗教在信仰上的分歧，尤其在三一论和基督论方面的争执，穆罕默德多少有些听闻。古兰经19:37节有话说，“但他们之中有几个派别，彼此不同......” 第十三世纪，著名的伊教法律学家伊本‧泰米叶批判说：“若你召集十位基督教徒，他们将分裂出十一个意见。” 读了令人汗颜；无论谁是谁非，若基督宗教给人的印象是内部无穷尽的争论，如何带领穆斯林归主呢？**

**（8）东‧西基督教国的大撕裂（Great Schism）：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罗马基督教国和以罗马为首的西罗马基督教国长期以来明争暗斗。两者之间在语言、文化与礼仪上有些差异，但基要信仰确实是主里一统。截至公元11世纪，东罗马基督教国早已被伊教侵吞掉大半江山。可惜在公元1054，东西罗马基督教国双方仍为了“和子”（and the Son）一词〔在拉丁文只有“filioque”一个字〕而彼此撕裂、咒诅且开除对方教籍。事因西罗马基督教相信圣灵乃是从父“和子”而出，而东罗马基督教则坚持圣灵乃是从父“藉子”而出。可悲 —— “和子”观念导致创立教会的圣子在地上的身体撕裂！**

**其实无论从圣经或神学角度看，两者都各有论据，可惜当年双方都不寻求彼此异中求同。该年7月16日，西罗马教宗利奥九世（Leo IX）的代表大主教宏伯特（Humbert）在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坛，宣布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为异端。四日后，君堡牧首瑟录拉流（Cerularius）以牙还牙咒诅对方，东西方罗马帝国教会的大撕裂终于造成。其实除了不同神学观点，决裂的深层因素恐怕是双方都争着要作基督教界“老大”。直到1965年12月，罗马教宗保罗六世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牧首阿甸纳格拉（Athenagoras）才吊销彼此间的相关开除令；主的话“不要含怒到日落”何解？**

**公元1204年更发生一宗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第四次的十字军本来要到中东向伊斯兰国进行“圣战”，却被一些威尼斯的商人唆使去攻打和抢夺君士坦丁堡，更加深了东西基督教国双方的仇恨！这事件大大损伤君士坦丁堡的元气，也是导致它于公元1453年被伊斯兰奥图曼帝国占领的一个因素；东罗马帝国于是灭亡！**

**（9）公元1095，罗马教宗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但是谁给了教宗发动十字军“圣战”的谕令和权力？教宗图谋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以方便基督教徒前往朝圣。可惜接下来约两百年一系列的基‧伊争战，加深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恨。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带来更大的福音拦阻 —— 至今！**

**按其基本教义，伊斯兰有义务为宗教而进行“圣战”，但基督宗教徒绝不容许为了宗教因素而杀人。因此虽然是先有伊斯兰军的“北伐”才引发过后十字军的“东征”，但从福音信仰立场而论，不得不承认以基督十字架为旗号的“东征”是个错误悲剧！十字军以降的三几百年，西亚与中欧一带的基督宗教群体乃遭受穆斯林更惨重的打击。**

**（10）伊斯兰的存在与持续扩展是否可看为是上帝给基督宗教在信心、盼望与爱心上的责备、激励与挑战，尤其在穆宣层面？在有人撒种耕耘的穆民土地，岂不是也看到些福音所结的果实？面对穆斯林〔或其他宗教人士〕的逼迫，除了“苦难神学”、“灭绝神学”，基督门徒可如何回应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38-48节的教导，建构个实用的“爱敌神学”？**

**（11）当代西方基督宗教在人本世俗主义（humanistic secularism）的挤逼下节节败退，上帝是否像古代容许亚述和巴比伦帝国般容许伊斯兰与其严峻律法主义当头喝棒打击世俗化的基督宗教，以及日益激化的人本世俗主义、泛滥的自由主义、顽梗的无神主义、多元的偶像崇拜，并借之向世人宣告：当弃绝偶像，归向天地独一真神？**

**原则上伊教的“认主唯一”敬拜一神的信息不会错，因它本来就是犹‧基宗教的核心信仰；伊教严禁“以物配主”忌拜偶像也不会错，都是传袭自犹‧基宗教。问题是伊教的真主阿拉是怎样的一位真主 —— 是古兰经的或圣经的那一位？更严重的是，伊教是否已把穆罕默德与他建构的伊斯兰变成了世上最大最可怕的偶像？警惕：若非悔改接受基督耶稣给世人带来自由与重生的福音，更多人〔特别是西方人〕也将会沦陷于霸权伊斯兰律法主义的压制！**

**（12）基督门徒都当确知伊教敌对基督核心信仰与基督教会的本质与本色。按正统伊斯兰宗教法，凡被穆民屈服辖制下的非穆斯林，尤其是犹太和基督宗教徒，乃沦为被监管的“次民” ——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约束，在不同地区与年代遭受不同程度剥削、压制的次等子民。回顾1400年来在伊教统治下沦为次民的基督宗教群体，其中有说不尽的无奈无助与血泪故事。芭叶鸥的经典著作《伊斯兰统治下东方基督宗教的没落：从圣战至次民制度》提呈了好些原始佐证资料。[[35]]**

**芭叶鸥说，“次民制度（dhimmitude）透过伊斯兰宗教法与圣战为机制，曾成为一股决定人类历史的力量。它从阿拉伯的心腹拓展区肇始，在各大洲际间引发持续的战争。” 她又说，“次民制度把许多人民和辉煌的文明吞吃扼杀。它曾塑造也曾摧毁数不尽的世代，并控制思维。它仍然推动普世性的政治与军事势力于今朝。”[[36]]**

**提到伊斯兰的敌基督本质与敌基督教徒本色，没有其他宗教像伊斯兰那样从创教的信仰基因〔指古兰经与穆氏言行〕与随之建构的整个意识形态与体制都对基督宗教怀着极大的污蔑、颠覆与敌意。它不单抵挡并颠覆福音信仰，也企图打击并取代基督宗教。因此何时何地伊教掌权，即意味着基督宗教将遭受钳制，信徒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将面对逼迫压制，甚至可能剿灭！就算在最开明的军事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氛围中，伊教也不会容许福音在穆斯林群体中自由传播，都会尽力加以钳制；这是1,400年来的史实。**

**（13）无可否认历代都有些伊教领袖为着整体利益或/和正义原则尝试以和平公正对待非穆斯林，强调伊教乃实施中庸之道（wasatiyya）且惠益众生（li-rahmatan alami）的信仰〔古兰有些这类经文〕，但到底这乃少数。加上绝大多数穆民乃无知并从小即被教士灌输仇视他者的原教旨意识〔古兰经有更多这类经文〕，一旦利害当头，只要加以煽动随时都可引发排外暴力，这类事件古今比比皆是！为此非穆斯林不得不时时居安思危，倍加警惕。**

**看清伊教敌对基督与福音的本质，以及它从创始以来即企图消灭基督宗教的终极目的〔此目的在中东大体上早已实现！〕。当今基督教会应当秉持福音大使命，积极善用各种管道特别是网络等IT传媒，针对穆斯林辩道护教传递福音信息。当今世代有许多穆斯林被激化成为极端/恐怖分子，但感恩！同时也有好些穆斯林在质疑或疏离自己的传统宗教，并且从高科技传媒等管道领受福音，归信了基督。**

**穆宣辩道家伍大卫（David Wood）说从网络认识主归信的穆民人数越来越多。盛萨文（Sam Shamoun）、克里司甸‧普林斯（Christian Prince）、贾‧史密斯（Jay Smith）和法迪（al-Fadi）等都是当今网络福音辩道护教健将，都带领了一些穆斯林归主。求主兴起更多穆宣志士、烈士，为了十多亿被伊教捆绑的生灵，为了主的福音与教会前景，在这末世把自己摆上！**

**（14）回顾过去血泪故事，包括发生在基督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甚至争战，实在令仇者快，亲者痛，不堪回首！[[37]] 现代基督宗教当禁绝类似辱神害人事件的重演。面对无论异教、异端或自家教派敌对者之恶，基督门徒至多只能口诛笔伐地辩道护教而绝不许动粗以对。[[38]]**

**人世间不会有和平，除非不同宗教信士学习和睦共处，而和睦共处的最基本准则即排除宗教战争与暴力。每个宗教内部都难免有些暴徒，关键是所有凶暴元素都务必从相关宗教核心信仰与体制去除，否则将成为人类的灾难。末日上主亲自主持的公义审判乃另当别论。历史已证明没有任何体制性宗教有资格在惩治“非我族类”事上替天行道！**

[[1]]      Bat Ye’or, 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P, 2010), pp. 43-52。

[[2]]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 and How It Di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2008), p. 228。汉译本: 菲立浦‧詹金斯,《失落的基督教世界》 (加拿大恩福协会, 2016)。

[[3]]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28-229。

[[4]]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230。

[[5]]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29-230。

[[6]]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10。

[[7]]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4-20。

[[8]]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66-67。

[[9]]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01-114。

[[10]]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14-118。

[[11]]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20-121。

[[12]]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21-124。

[[13]]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25-128。

[[14]]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31-132。

[[15]]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37-138。

[[16]]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24。

[[17]]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142-144。

[[18]]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30-231。

[[19]]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31-232。

[[20]]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36-237。

[[21]]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23-224。

[[22]]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07-225。

[[23]]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 249。

[[24]]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47-253。

[[25]]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pp. 39-42。

[[26]]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3-256。

[[27]]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7-259。

[[28]]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9-262。

[[29]]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pp. 259-262。

[[30]]      Kenneth Cragg, The Arabic Christian (Louisu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 1991), p. 45。另参“Arabiyya”, Encyclopaedia of Islam, edited by B. Lewis et al. (London: Luzac, 1958-1959), 1:564。

[[31]]      Cragg, The Arabic Christian, pp. 46-47。

[[32]]      Laurence Browne, The Eclips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33), pp. 72-74。

[[33]]      Philip Jenkins, Jesus Wars: How Four Patriarchs, Three Queens, and Two Emperors Decided What Christians Would Believe for the Next 1,500 Years (New York: HarperOne, 2010), pp. 263-265; pp. xiii-xiv。

[[34]]      Jenkins, Jesus Wars, pp. 137-138; pp. xvii-xviii。

[[35]]      Bat Ye’or, The Decline, pp. 271-446。

[[36]]      Bat Ye’or, The Decline, p. 263。

[[37]]      Jenkins, Jesus War, pp. xi-xiv。

[[38]]      但这并不等同于否定在一些极端处境中以广大群众为基础而保命和保家卫国的“公义战争”。这是个未克在此详述的复杂课题; 阅者可上网搜寻“Just War”或“公义战争”的资讯。

==============================================================

**参考书和网站栏目**

**（一）下列参考书目不都有在本书内文引述，但都与本书探讨的诸课题有些关联。栏目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有志进深研究学者作些参考。物以稀为贵，因此中港台地区所出版、关于伊斯兰的汉语学术性书籍都值得参阅，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者。由于涵盖课题甚广，本栏目的资讯难免挂一漏万，謹此致歉。**

1. **时子周, 《古兰经国语译解》, 再版。台湾: 中华学术院伊斯兰教研究所理事会, 1978。**
2. **马坚, 《古兰经》, 再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3. **马贤、马忠杰 (主编), 《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5。**
4. **达悟定中明, 《正道溯源》。台湾: 中国回教文化事业出版社, 1980。**
5. **谢松涛, 《伊斯兰教概论》。台湾: 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
6.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 《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6。**
7. **吴云贵, 《真主的法度: 伊斯兰教法》。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8. **吴云贵, 《伊斯兰教义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9. **王怀德, 《伊斯兰教义教源》。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0. **周国黎, 《伊斯兰教育与科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1. **周燮藩, 《真主的语言: 古兰经简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2. **沙宗平, 《伊斯兰哲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3. **金萱久, 《伊斯兰的苏非神秘主义》。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4. **吴云贵, 《近代伊斯兰运动》。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5. **肖宪,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6. **秦惠彬, 《中国伊斯兰教与传统文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7. **金萱久, 《当代伊斯兰教》。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2。**
18. **沙秋真、冯今源, 《伊斯兰教历史百问》。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19. **吴云贵, 《伊斯兰教典籍百问》。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4。**
20. **秦惠彬, 《伊斯兰教哲学百问》。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4。**
21. **铁国玺、冯今源, 《伊斯兰教文化百问》。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
22. **林松, 《古兰经知识宝典》。城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23. **周国黎, 《伊斯兰教育与科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4. **陈润棠,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研究》, 增订版。香港: 天道书楼, 1982。**
25. **王瑞珍, 《第三只眼看伊斯兰教》。台北: 校园出版社, 2011。**
26. **黄约瑟, 《两个13亿》 (**[**Two1.3billon@yahoo.com**](mailto:Two1.3billon@yahoo.com)**)。**
27. **安撒灵, 《伊斯兰，基督教，真理》, 再版。香港: YSLJDJ.com, 2015。**
28. **彭书颖, 《超越圣战》。台北: 风云论坛有限公司, 2014。**
29. **周联华, 《神学纲要 (卷二)》。台北: 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0。**
30. **菲立浦‧詹金斯, 《失落的基督教世界》, 蔡孟彣译。加拿大恩福协会, 2016。**
31.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全国经学院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编, 《古兰经基础简明教程》(试用本), 丁俊、马吉德、唐雪梅等。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32.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 坎斯坦勒拉尼注释, 穆萨‧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33. **穆斯林‧本‧哈查吉辑录, 《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 穆萨‧余崇仁译。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34. **伊本‧凯西尔, 《古兰经注》, 孔德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5. **大卫‧鲍森, 《伊斯兰的挑战》。台北市: 以琳书房, 2015。**
36. **Abdullah Yusuf Ali. The Holy Qur’an. Brentwood, USA: Amana Crop, 1994 version.**
37. **The Noble Qur’an. Translated by Muhammad Taqi-ud-Din Al-Hilali and Muhammad Muhsin Khan. Riyadh: Maktaba Dar-us-Salam, 1994.**
38. **Muhammad Mustafa al-Azami. The History of the Qur’anic Text. Petaling Jaya: Co-Publishers: IBT, Azami Publishing House, 2011.**
39. **Sahih al-Bukhari. Compiled by Muhammad Mohee Uddin ibn Ahmad, 2020.**
40. **Gabriel Said Reynolds. The Qur’an and the Bible: Text and Commentary – Qur’an Translation by Ali Quli Qurai. New Haven: Yale UP, 2018.**
41. **Gordon Nickel. The Quran with Christian Commentary: Quran Translation by A. J. Drog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Academic, 2020.**
42. **Gordon Nickel. The Gentle Answer to Muslim Accusation of Biblical Falsification. Calgary: Bruton Gate, 2015.**
43. **汉译本: 戈登‧尼克尔, 《温柔回答穆斯林对古兰经的造假指控》, 思义译。台湾: 丰盛出版社, 2018; 香港: 国际视野, 2019。**
44. **Albert Guillaume,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1955. Karachi: Oxford UP, 2015.**
45. **A Malay translation in 4 volumes, entitled Sirah Nabawiyah ibnu Hisyam, by Mustafa al-Saqa et al. is available; published by Pustaka Dini, Shah Alam, 2006.**
46. **Bat Ye’or. The Decline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under Islam: From Jihad to Dhimmitude. Madison, NJ: Fairleigh Dickinson UP, 2010.**
47. **Philip Jenkins. The Los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The Thousand-year Golden Ag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Asia – and How It Di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2008.**
48. **Philip Jenkins. Jesus Wars: How Four Patriarchs, Three Queens, and Two Emperors Decided What Christians Would Believe for the Next 1,500 Years. New York: HarperOne, 2010.**
49. **Laurence Browne. The Eclipse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From the time of Muhammad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33.**
50. **Nabeel Qureishi. 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51. **Nabeel Qureishi. Answering Jihad: A Better Way Forward.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6.**
52. **Ahmed Joktan. From Mecca to Christ. Weenatchee, WA: Proclaim Publishers, 2020.**
53. **Steven Masood. The Bible and the Qur’an: A Question of Integrity. OM Publishing, 2001.**
54. **Michael L. Brown. Answering Jewish Objections to Jesus. vol. 2,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2008.**
55. **Robert L. Reymond. Jesus, Divine Messiah: The New Testament Witness. Philipsburg, NJ: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1990.**
56. **Edward L. Dalcour. “Jesus’s Claims to be God: Answering the Objections”. The Journal for Trinitarian Studies and Apologetics, edited by Michael R. Burgos Jr., vol. 1,  no. 1, Biblical P, 2013.**
57. **Bernard Lewis. The Arabs in History. London: Hutchinson, 1970.**
58.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59. **Pervez Hoodbhoy. Islam and Science: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the Battle for Rationality. Kuala Lumpur: S. Abdul Majeed, 1992.**
60. **William Kilpatrick. Christianity, Islam and Atheism: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West.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 2012.**
61. **Patrick Sookhdeo. The Challenge of Islam to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 Mclean, VA: Isaac Publishing, 2009.**
62. **Mark Durie. Revelation?: Do We Worship Same God?. Mt. Gravatt, Queensland: City Harvest Publications, 2006.**
63. **David Garrison. A Wind in the House of Islam: How God Is Drawing Muslims around the World to Faith in Jesus Christ. Monument, CO: Wigtake Resources, 2014.**
64. **汉译本: 大卫‧葛瑞森, 《灵风飙起: 近年在伊斯兰世界中的穆民归主运动》。台北: 校园书房, 2017。**
65. **Muhammad Abdul Quasem. Salvation (Najat) of the Soul and Islamic Devotions. Kuala Lumpur: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981.**
66. **Martin Lings. 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Earliest Sources. New York: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1983.**
67. **Muhammad Husayn Haykal. The Life of Muhammad. Cairo, 1935. Translated by Ismail al-Faruqi, 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 1976.**
68. **G. Nehls, and Walter Eric. Islam Basic Aspects: A Teachers’ Text Book. Revised 2005. Nairobi: Life Challenge Africa, /ACTS Book, edition 2009.**
69. **Jonathan AC Brown. Slavery and Islam. London: Oneworld Academic, 2019.**
70. **Hamdun Dagher.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Islam. Villach, Austria: Light of Life, 1995 (1st English ed.).**
71. **Gerhard Nehls, and Walter Eric. Islam: As It Sees Itself – As Others See It – As It Is. Nairobi: Life Challenge, 1996.**
72. **C.G. Mylrea, and Shaikh Iskandur ‘Abdul-Masih. The Holy Spirit in Qur’an and Bible. London, Madras, and Colombo: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India, n.d.**
73. **Thomas O’Shaughnessy (SJ). The Koranic Concept of the Word of God. Roma: Pontificio Instituto Biblico, 1945.**
74. **Thomas O’Shaughnessy (SJ).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ning of Spirit in the Koran. Roma: Pont. Institutum Orientalium Studiorum, 1953.**
75. **Robert M. Bowman Jr. “Triadic New Testament Passages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The Journal for Trinitarian Studies and Apologetics, edited by Michael R. Burgos Jr., vol. 1,  no. 1, Biblical P, 2013, pp. 7-54.**
76. **Arthur Jeffrey. The Foreign Vocabulary of the Qur’an.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1938;  Boston: Leiden, 2007.**
77. **Faris al-Qayrawani. Was Christ Really Crucified. Villach, Austria: Light of Life, 1994.**
78. **John Gilchrist. The Qur’an: The Scripture of Islam. Mondeor: MERCSA, 1995.**
79. **John Gilchrist. Muhammad the Prophet of Islam. Mondeor: MERCSA, 1994.**
80. **Ibn Sa’d (d. 852 AD). Kitab al-Tabaqat al-Kabir (Book of the Major Clashes). Translated by S. Moinul Haq, Pakistan Historical Society.**
81. **al-Tabari. The History of al-Tabari (Ta'rikh al-Rusul wa'l-Muluk).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3.**
82. **Luke Wayne, “The Early Transmission of the Quran”, CARM.org, 2016-07-22. Also read “Sources of the Quran”, 2016-05-31; etc.**
83. **Josh D. McDowell. The New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9.**
84. **Lee Strobel. The Case for Christ. 1998.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6.**
85. **汉译本: L. 史特博, 《重审耶稣》, 李伯明译。香港: 海天书楼出版。**
86. **Ephraim Karsh. Islamic Imperial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P, 2007. Read his interview on May 5, 2006 on Islamic Imperialism by Jamie Glazov at Frontpagemag.com.**
87. **“The Abbasid Dynasty: The Golden Age of Islamic Civilization”,**[**https://resources.saylor.org/wwwresources/archived/site/wp-content/up**](https://resources.saylor.org/wwwresources/archived/site/wp-content/up)**loads/2012/07/ HIST101-9.3.1-AbbasidDynasty-FINAL.pdf.**
88. **T. David Curp. War without En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Muslim Conquests. Washington, DC: Morley Publishing Group, 2005.**
89. **Peter Hammond. Slavery, Terrorism and Islam: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hreat. Cape Town: Christian Liberty Books, 2005. See also Mark Ellis’ article with ref. to Hammond at**[**https://www.godreports.com/2015/09/how-islam-takes-over-countries/**](https://www.godreports.com/2015/09/how-islam-takes-over-countries/)**, 2015-09-23.**
90. **Huge Thomas. The Slave Trade: The 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1440-1870. Charlottesville, VA: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91. **E.A. Belyaev. Arabs, Islam and the Arab Caliphat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New York: Praeger, 1969.**
92. **Seyyed Hossein Nas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Islam. Kuala Lumpur: Dewan Pustaka Fajar, 1984.**
93. **R.M. Savory, editor. Introduction to Islamic Civilization. London: Cambridge UP, 1976.**
94. **John L. Esposito,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about Islam. New York: Oxford UP, 2002.**
95. **Christian Prince. Qur’an and Science in Depth. Christian Prince, 2015.**
96. **W. St. Clair Tisdall.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the Qur’an. 1905.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SPCK), 1911.**
97. **Gregory Koukl. Tactic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9. (The book on apologetics tactics recommended by David Wood as a “Must-Read” for all Christian apologists)**
98. **Raymond Ibrahim, Sword and Scimitar: Fourteen Centuries of Wars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Boston: Da Capo P, 2018.**
99. **Peter J. Williams. Can We Trust the Gospels?. Wheaton, IL: Crossway, 2018.**
100. **Andrew Humphreys, project editor. The Islam Book: Big Ideas Simply Explained. New York: DK Publishing, 2020.**
101. **Abdul Razak Muthalib. 40 Hadis Palsu Popular. Batu Caves, Selangor: PTS Islamika, 2011.**
102. **Jean-Marie Gaudeul. Encounters and Clashes: Islam and Christianity in History. Roma: Pontificio istituto di studi arabi e d'islamistica, 2000.**
103. **Andrew G. Bostom. Shariah versus Freedom: The Legacy of Islamic Totalitarianism.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2.**
104. **J. Christy Wilson. More to be Desired than Gold: A Collection of True Stories Told by Christy Wilson. Compiled by Ivan S. Chow, edited by Helen Mooradkanian. S. Hamilton, MA: Gordon Cornwell Book Center, 1992.**
105. **Oddbjorn Leirvik. Images of Jesus Christ. 2nd ed.,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Group, 2010.**
106. **Ibn Taymiyya. A Muslim Theologian’s Response to Christianity (Al-Jawab Al-Sahih).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homas F. Michel. Delmar, New York: Caravan Books, 1984.**
107. **William Muir. Life of Mahomet: From Original Sources. 2nd ed., London: Smith, Elder, 1877.**
108. **Darrow L. Miller. Emancipating the World: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Radical Islam and Fundamentalist Atheism. Seattle, WA: YWAM Publishing, 2012.**
109. **Normuz Shariat. Iran’s Great Awakening. Voice of Martyr’s Books, 2020.**
110. **Daniel Alan Brubaker. Corrections in Early Qurʾān Manuscripts: Twenty Examples. Lovettsville, VA: Think and Tell Press, 2019.**
111. **Shady H. Nasser. The Second Canonization of the Qurʾān (324/936): Ibn Mujāhid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even Readings. Leiden: Brill, 2020.**
112. **Alister E. McGrath. Understanding the Trinit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8.**

**（二）事工与网站（Ministries and Websites）**

1. [**answeringislam.**](http://www.answering-islam./)**net/org**
2. [**islam-watch.org**](http://www.islam-watch.org/)
3. **meforum.org (Middle East Forum)**
4. **barnabasfund.org**
5. **wikiislam.org**
6. [**k**](http://www.kairos-malaysia.org/)**risispraxis.com**
7. [**Alisina.org**](http://www.alisina.org/)
8. [**realislam.com**](http://www.realislam.com/)
9. [**answeringmuslims.com**](http://www.answeringmuslims.com/)
10. **acts17.net**
11. [**globalchristiannewsnetwork.com**](http://www.globalchristiannews.org/)
12. [**faithfreedom.**](mailto:FAITHFREEDOM2@GMAIL.COM)**org**
13. **TheReligionofPeace.com**
14. **politicalislam.com**
15. **pewresearch.org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16. **patreon.com (CIRA Internation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辩道护教健将与网站**

**a.**[**answeringislam.org**](about:blank)**是当前基督宗教面向穆宣的首要英语网站, 具有20多种语文译版。其汉语版“Chinese”篇幅虽比英语版少却也充实, 且不住在扩充; 当加以充分使用以己立立人, 也借之以传递福音。**

**当今知名穆宣辩道护教健将有Sam Shamoun 、Christian Prince、David Wood、Jay Smith、Gerhard Nehls、Silas、John Gilchrist等; 尤其前三者的雄辩可横扫千军, 也带领了好些穆斯林归信基督! 除了建立个人网站、优管、部落格 (blogs) 等管道, 他们也都在answeringislam.org 提供了好些锐利的文章。Christian Prince〔笔者汉译他名为“克里司甸‧普林斯”〕针对伊斯兰的辩道著作可从Amazon网购。**

**b. 贾‧史密斯 (Jay Smith) 三四十年来公开在伦敦海德公园与穆斯林辩惑传道, 也在优管上载了好多视频, 特别针对古兰经与先知穆氏作出挖底批判。他引述西方学者如Wansborough、Hawting、Crone、Rippin、Hoyland、Nevo、Puin、Von Bohmer、Ohlig、Dan Gibson等的研究资料，用以质疑传统伊斯兰宣称伊斯兰发源于麦加“大叙述” (mega narrative) 的真实性, 同时质疑所谓“天启”完美古兰经的传统论述。**

**贾‧史密斯的优管视频“**[**Examining the Newest Historical Research on Islam and the Earliest Quranic Manuscript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JRsd8SrhU)**(2016-12-22) 提供诸多相关的资讯。优管上有好些他的视频, 涵盖基‧伊论战的各关键性课题, 其中有些是录自他在伦敦Kensington Temple国际圣经学院主持的系列讲座 (onlinelearning.ibiol.org)。**

**c. 以下是数位辩道护教健将登载于answeringislam.org 的文章、视频等作品:**

**c1. David Wood（伍大卫 — 优管视频）**

* [**Deceptive God, Incompetent Messi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deceptive_god.htm)
* [**Islam Beheaded: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d the Death of Mohammedanis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islam_beheaded.htm)
* [**A Bewitched Prophet? Examining Muhammad’s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Stabil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bewitched_prophet.htm)
* [**Muhammad in the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muhammad_in_bible.htm)**(An Analysis of the Muslim Appeal to Biblical Prophecy)**
* **Deuteronomy Deductions: Two Short, Sound, Simple Proofs That Muhammad Was a False Prophet**
* [**The Two Faces of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two_faces.htm)**(Why All Muslims Benefit from Terrorism)**
* [**Don’t Lose Your He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islam_spread.htm)**(Four Reasons for the Early Spread of Islam)**
* [**Muhammad’s Low Opinion of Wome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women.htm)
* [**Was Muhammad a Pedophi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pedophile.htm)
* [**Mubahala: A Prayer-Duel with a Musli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mubahala.htm)
* [**Nadir Ahmed: Taqiyya Incarnat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Wood/nadir_ahmed_deception.htm)
* **David Wood also maintains a blog:**[**Answering Muslims**](http://www.answeringmuslims.com/)

**c2. Sam Shamoun（盛萨文 — 文章与优管视频）**

**Off-site video links and blog**

* [**Paltalk lectures posted on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user/refutingislam)
* [**ABN Broadcasting series “Jesus or Muhammad?”**](http://www.youtube.com/user/ABNSAT)
* [**The Islamic Dilemma Series**](http://www.youtube.com/user/IslamicDilemma)
* **Refutation of Yusuf Estes’ article “Jesus Test”:**[**Part 1**](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p=PL7C2E4D2F1B0819AE)**,**[**Part 2**](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p=PL96C0C4189EA2A207)
* [**Does Acts 2:22 Refute Jesus’ Deity?**](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7B16A422469CF4A4)
* **Sam Shamoun’s personal**[**YouTube Channel**](https://www.youtube.com/user/shamounian)
* **Sam Shamoun’s personal**[**blog**](https://answeringislamblog.wordpress.com/)**with additional articles**

**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and claims by Muslims**

* [**Is the Holy Spirit Jesus’ God As Well?**](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spirit_god_of_jesus.html)
* [**Did Christ’s Sacrifice Appease the Father or the Entire Godhead? [Part 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appease_a.html)
* [**Did Christ’s Sacrifice Appease the Father or the Entire Godhead? [Part 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appease_b.html)
* [**Did Christ’s Sacrifice Appease the Father or the Entire Godhead? [Part C]**](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appease_c.html)
* [**Does the Fact That the Bible Distinguishes Jesus from God Disprove His De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jesus_god_distinct.html)
* [**Jesus’ Rule and the Father’s Author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father_authority.html)
* [**Jesus Forgiving Sins and the Lord’s Pray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jesusforgiving_lordsprayer.html)
* [**Was Jesus’ Mission Universal in Scop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a/universal_mission.html)

**Short summary articles**

* [**Jesus Christ – the Absolutely and Essentially Good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bsolutely_good.html)

**Turning the Tables**

* [**Turning the Tables Pt. 1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t1a.html)
* [**Turning the Tables Pt. 1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t1b.html)
* [**Turning the Tables Pt. 1c**](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t1c.html)
* [**Turning the Tables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t2.html)

**Christological issues**

* [**An Articulation of the Incarna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he_incarnation.html)
* [**The Messiah Our Righteousness Has Com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williams/messiah_righteousness1.html)
* [**Jesus Christ – God’s Salvation Has Com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williams/salvation_has_come.html)
* [**Refuting Islam’s Favorite Rabbi Pt. 1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abbi_singer_1a.html)
* [**Refuting Islam’s Favorite Rabbi Pt. 1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abbi_singer_1b.html)
* [**Islam’s Bad News versus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news_bad_good1.html)
* [**Islam’s Bad News versus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news_bad_good2.html)
* [**Our Great Go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reat_god_and_savior.html)
* [**Our Great God and Savior Char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reat_god_savior_chart.html)
* [**Jesus Saves Exactly the Way God Sav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saves_just_as_god.html)
* [**The Eternally Praised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eternally_praised_god.html)
* [**Worshiping the Lord Jesus As Jehovah God Almigh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orshiping_the_lord.html)
* [**The One Worthy of All Praise and Honor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aise_worthy1.html)
* [**The One Worthy of All Praise and Glory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aise_worthy2.html)
* [**Worshiping Jesus As God: the Issue of David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w_david1.html)
* [**Worshiping Jesus As God: the Issue of Davi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w_david2.html)
* [**Do Not Tempt the Lord Jesus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empt_not_lord_1.html)
* [**Do Not Tempt the Lord Jesus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empt_not_lord_2.html)
* [**Do Not Tempt the Lord Jesus 3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empt_not_lord_3a.html)
* [**Do Not Tempt the Lord Jesus 3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empt_not_lord_3b.html)
* [**Do Not Tempt the Lord Jesus 3c**](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empt_not_lord_3c.html)
* [**Do Not Tempt the Lord Jesus 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empt_not_lord_4.html)
* [**Worshiping Jesus As God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orshiping_jesus1.html)
* [**Worshiping Jesus As Go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orshiping_jesus2.html)
* [**Even the Demons Know That Jesus Is God Incarnate and Tremble!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mons_tremble1.html)
* [**Even the Demons Know That Jesus Is God Incarnate and Tremble!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mons_tremble2.html)
* [**A Response to Bart Ehrman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e_reply1.html)
* [**A Response to Bart Ehrman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e_reply2.html)
* [**OT Appearances of Christ As the Angel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ngel_holman.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1.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2.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3.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Pt. 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4.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Pt. 5**](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5.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Pt. 6**](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6.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Addendum 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add_a.html)
* [**Is Jesus God’s Servant or Son? Addendum 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is_add_b.html)
* [**The Deity of Christ and the New World Translation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ity_nwt_1.html)
* [**The Deity of Christ and the New World Translation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ity_nwt_2.html)
* [**Seeing the Unseen God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eeing_god_jw1.html)
* [**Seeing the Unseen Go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eeing_god_jw2.html)
* [**Whose Seed Shall the Messiah Se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s_seed.html)
* [**Jesus Christ – the Savior of the Worl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savior_world.html)
* [**Who Are the People That Christ Saves from Their Sin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eople_saved.html)
* [**Jesus Christ – the Son Who Voluntarily Chose to Die for Human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voluntarily_died.html)
* [**Jesus Christ – the Eternal Word Become Fles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ohn_prologue.html)
* [**Who Did Abraham Se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hom_abraham_saw.html)
* [**A Scholar’s Biblical Summation of the Deity of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acarthur_christ_deity.html)
* [**John MacArthur’s Exposition of Our Lord’s Use of Psalm 110: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acarthur_ps110.html)
* [**Jesus Christ – the Omniscient Son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knowing.html)
* [**Revisiting Christ’s Ignorance of the Day or Hou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ignorance.html)
* [**The Incomprehensible and Omniscient Son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comprehensible_son.html)
* [**Christ – He Who Is Above All**](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above_all.html)
* [**Jesus Christ – the Divine King of Crea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king_of_creation.html)
* [**Christ As the God Who Knows the Day of His Comin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ord_knows_day.html)
* [**Jesus Christ – YHWH Ha Adon Incarnat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yhwh_ha_adon.html)
* [**Jesus Christ – the Divine Lord of Glory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ord_glory1.html)
* [**Jesus Christ – the Divine Lord of Glory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ord_glory2.html)
* [**Isaiah and the Glory of the Preincarnate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ord_glory_isaiah.html)
* [**Jesus the Divine Son – a Markan Perspective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son_mark1.html)
* [**Jesus the Divine Son – a Markan Perspective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son_mark2.html)
* [**Jesus Is As Old As God!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old1.html)
* [**Jesus Is As Old As God!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old2.html)
* [**Jesus Is As Old As God!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old3.html)
* [**Jesus – the Shema’s One Lord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hemas_one_lord1.html)
* [**Jesus – the Shema’s One Lord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hemas_one_lord2.html)
* [**Jesus – the Shema’s One Lord [Addendu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hemas_one_lord_add.html)
* [**Jesus Superior to the Heavenly Host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superior1.html)
* [**Jesus Superior to the Heavenly Host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superior2.html)
* [**Jesus Superior to the Heavenly Host [Appendix 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superior_app_a.html)
* [**Jesus Superior to the Heavenly Host [Appendix 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superior_app_b.html)
* [**The Use of Exclusive Language and the Deity of Christ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exclusive_language1.html)
* [**The Use of Exclusive Language and the Deity of Christ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exclusive_language2.html)
* **Jesus’ Claims to Being the Messiah Are Claims to Deity**
* [**The Messiah Most High Pt. 1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most_high_1a.html)
* [**The Messiah Most High Pt. 1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most_high_1b.html)
* [**The Messiah Most High Pt. 2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most_high_2a.html)
* [**The Messiah Most High Pt. 2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most_high_2b.html)
* [**The Messiah on Yahweh’s Throne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throne1.html)
* [**The Messiah on Yahweh’s Throne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throne2.html)
* [**The Messiah on Yahweh’s Throne – Addendu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throne_add.html)
* [**The OT on the Messiah Rising on the Third Day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aised3rdday1.html)
* [**The OT on the Messiah Rising on the Third Day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aised3rdday2.html)
* [**The OT on the Messiah Rising on the Third Day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aised3rdday3.html)
* [**The OT on the Messiah Rising on the Third Day [Part 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aised3rdday4.html)
* [**The Divine Messiah Revisited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messiah_re_1.html)
* [**The Divine Messiah Revisite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messiah_re_2.html)
* [**The Divine Messiah Revisited Pt. 3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messiah_re_3a.html)
* [**The Divine Messiah Revisited Pt. 3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messiah_re_3b.html)
* [**Jesus As the First Creature and the Irrationality of Arianis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arians.html)
* [**Jesus Meets the Criteria for De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criteria.html)
* [**Jesus Meets the Criteria for Deity – Addendu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criteria_addendum.html)
* [**Jesus’ Deity in Light of the Psalm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psalms.html)
* [**Trusting in Yahweh’s Divine Royal Son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rust_royal_son1.html)
* [**Trusting in Yahweh’s Divine Royal Son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rust_royal_son2.html)
* [**Christ – Our Hope and Tru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hope_trust.html)
* [**Christ As the Divine Ame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amen.html)
* [**Appearances of Christ in Daniel**](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daniel.html)
* [**Daniel’s Son of Man As the Messi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sonofman.html)
* [**The Christology of Luk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uke_christology.html)
* [**More Hints from Luke’s Gospel to Christ’s Divine Ident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uke_jesus_worshiped.html)
* [**Patristic Evidence for Luke 23:3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k23_34_patristic.html)
* [**Carmen Christi: Worshiping Christ As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armen_christi.html)
* [**Revisiting the Deity of Christ in Light of the Carmen Christi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hil_hymn1.html)
* [**Revisiting the Deity of Christ in Light of the Carmen Christi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hil_hymn2.html)
* [**Jesus’ Post-Resurrection Status and Equality with God the Fath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hil_hymn_excursus.html)
* [**Jesus Who Is Over All, God Blessed Forever! (Romans 9:5)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rom95a.html)
* [**Jesus Who Is Over All, God Blessed Forever! (Romans 9:5)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rom95b.html)
* [**More Proof That Jesus Is Absolutely Good and Hol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good_holy.html)
* [**Even More Proof That Jesus Is Absolutely Good and Therefore Absolutely Divin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good_more.html)
* [**God Alone Is Go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od_alone_good1.html)
* [**God Alone Is Goo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od_alone_good2.html)
* [**He Who Comes – Even More Proof for the Deity of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e_who_comes.html)
* [**More Proof That Paul Thought That Jesus Is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reproof_paulinechristology.html)
* [**What Did the Apostle Peter Really Believe about Jesu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etrine_christology.html)
* [**Jewish Christology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wish_christology1.html)
* [**Jewish Christology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wish_christology2.html)
* [**Jewish Christology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wish_christology3.html)
* [**Scholars on the Christology of James and Jud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ames_jude_christology.html)
* [**The First Christians As the Slaves of Jesu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bd-al-masih.html)
* [**More Evidence That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Did Not Teach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sciples_teach_not_islam.html)
* [**Examining John 1:1 in Light of Jehovah Witness Doctrin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jw.html)
* [**Jesus As the Great I 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iam.html)
* [**Jesus As the Great I AM Excursu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iam_excursus.html)
* [**The Early Church Fathers on John 8:58**](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fathers_on_jn8_58.html)
* [**Jesus and Yahweh’s Nam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divine_name.html)
* [**More on Jesus As the Bearer of the Divine Nam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as_the_name.html)
* [**Yahweh Becomes Jesu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yahweh_yeshua.html)
* [**Yahweh Our Kinsman-Redeemer Has Com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yahweh_goel.html)
* [**Yahweh Our Sin-Bear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yahweh_sin_bearer.html)
* [**Jesus As the Glory of Yahwe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divine_glory.html)
* [**The Lord Jesus Christ – the Divine Recipient of Worship**](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proskyneo.html)
* [**The Incomprehensible Nature of God and His S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overbs30_4_1.html)
* [**The Incomprehensible Son of God and Sovereign Lord of All Crea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overbs30_4_2.html)
* [**Is Jesus Christ the Archangel Michael?**](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not_michael.html)
* [**The Inter-Testamental Jewish Literature and the Deity of the Lord Jesu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tertestamental1.html)
* [**The Inter-Testamental Jewish Literature and the Deity of the Lord Jesus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en_metaphor.html)
* [**The Inter-Testamental Jewish Literature and the Deity of the Lord Jesus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greek_esther.html)
* [**The Glorious Splendor and Majesty of King Messiah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splendor_1.html)
* [**The Glorious Splendor and Majesty of King Messiah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splendor_2.html)
* [**The Glorious Splendor and Majesty of King Messiah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splendor_3.html)
* [**The Glory and Splendor of King Messiah – Addendu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splendor_add.html)
* [**The Coming of Israel’s Divine Shepherd King Pt. 1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shepherd_king_1a.html)
* [**The Coming of Israel’s Divine Shepherd King Pt. 1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shepherd_king_1b.html)
* [**The Coming of Israel’s Divine Shepherd King Pt. 2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shepherd_king_2a.html)
* [**The Coming of Israel’s Divine Shepherd King Pt. 2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vine_shepherd_king_2b.html)
* [**The Arrival of Israel’s Good Shepher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hepherd_lord.html)
* [**The Chief Shepherd of the Flock**](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ief_shepherd.html)
* [**The Messiah in Jewish Traditions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targums1.html)
* [**The Messiah in Jewish Traditions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targums2.html)
* [**The Messiah in Jewish Traditions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lxx.html)
* [**The Messiah in Jewish Traditions [Part 3 Appendix]**](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lxx_appendix.html)
* [**The God Who Reigns Forever: More Prophetic Hints to the Deity of the Messi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psalm45.html)
* [**Jesus – the Faithful Witness in the Skies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ky_witness1.html)
* [**Jesus – the Faithful Witness in the Skies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ky_witness2.html)
* [**A Muslim’s Objections to the Trin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rinity_objections.html)
* [**What Is God’s Will for Man according to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ods_will_for_man.html)
* [**Jesus’ Deity from an Islamic Perspective –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deity_ip1.html)
* [**Jesus’ Deity from an Islamic Perspective –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deity_ip2.html)
* [**Examining the Deity of Christ in Light of His Absolute Moral Perfec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moral_perfection.html)
* [**Jesus’ Divine Claims in Light of Islamic Monotheis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tauhid.html)
* [**The Worship of Jesus in Light of Islamic Theolog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orship_of_jesus.html)
* [**Islam Agrees – Jesus Has No Beginnin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no_beginning.html)
* [**On Jesus’ Similitude with Ad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adam.html)
* [**Is Jesus Really Like Adam After All?**](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really_like_adam.html)
* [**More on Islamic Theology and Jesus’ Divine Claim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tawhid.html)
* [**The Deity of Christ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Qur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ity_quran_challenge.html)
* [**Jesus – an Essential Pillar of Islamic Monotheis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pillar.html)
* [**Islam Testifies That Jesus Is Better than Muhammad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better1.html)
* [**Islam Testifies That Jesus Is Better than Muhammad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better2.html)
* [**Jesus Trumps Muhammad Again!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etter_intercessor1.html)
* [**Jesus Trumps Muhammad Again!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etter_intercessor2.html)
* [**More Evidence That Jesus Is Infinitely Better and Greater than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leprosy.html)
* [**The Quran Agrees: Jesus Is the Chosen Seed of Abrah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brahams_seed.html)
* [**The Quran Agrees – Jesus Is the Judge of the Eart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udge_of_earth.html)
* [**More Proof from the Quran That Jesus Is God!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pq_incarnate1.html)
* [**More Proof from the Quran That Jesus Is Go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pq_incarnate2.html)
* [**More Proof from the Quran That Jesus Is God!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pq_incarnate3.html)
* [**The Quran’s Implicit Witness to Jesus Being the Divine Lor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avid_elizabeth.html)
* [**Christ – the Life-Giv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life_giver.html)
* [**Jesus Christ – the Eternal Refuge of Believer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_eternal_refuge.html)
* [**The Messiah Jesus – More than Hum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more_than_human.html)
* [**Jesus Is Equal to Allah and Better than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equal-to-allah1.html)
* [**Jesus Is Equal to Allah and Better than Muhamma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equal-to-allah2.html)
* [**More Islamic Evidence That Jesus Is Like All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rist-just-ruler.html)

**Theological Issues**

* [**How Unitarian Logic Proves the Father Cannot be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father_not_god.html)
* [**Elohim and the Trin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elohim_trinity.html)
* [**Biblical Monotheism Examine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blical_monotheism.html)
* [**The OT Witness to the Divine Personhood of the Spiri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pirit_holman.html)
* [**The Issue of God Praying according to the 3 Abrahamic Faith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jesus_praying.html)
* [**How the Hebrew Bible Falsifies Islam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ebrew_bible_falsifies_quran1.html)
* [**How the Hebrew Bible Falsifies Islam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ebrew_bible_falsifies_quran2.html)
* [**Does God Command Men to Avoid Women in Order to be Save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void_women.html)
* [**Did Muhammad Know Yahweh?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know_yahweh1.html)
* [**Did Muhammad Know Yahweh?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know_yahweh2.html)
* [**Did Muhammad Know Yahweh?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know_yahweh3.html)
* [**Allah of the Arabic Bible versus the Ilah of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bible.html)
* [**Who Really is Muhammad’s All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e_will_deceive.html)
* [**The Identity of the Pre-Islamic Allah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eislamic_allah1.html)
* [**The Identity of the Pre-Islamic Allah at Mecca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eislamic_allah2.html)
* [**The Identity of the Pre-Islamic Allah at Mecca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eislamic_allah3.html)
* [**The Identity of the Pre-Islamic Allah at Mecca [Addendu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eislamic_allah_add.html)
* [**Responding to a Muslim Apologist’s Critique of the Trinity, Divine Love, and God As the Greatest Conceivable Bein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rinity_love.html)
* [**The Old Testament on Vicarious Sacrific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ot_atonement.html)
* [**Salvation according to Christianity and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alvation_x_i.html)
* [**How Were the Ninevites Really Save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ninevites.html)
* [**Atonement in Luke-Acts – One Scholar’s Perspectiv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tonement_stein.html)
*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according to Luke-Acts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alvation_luke_acts1.html)
* [**The Message of Salvation according to Luke-Acts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alvation_luke_acts2.html)
* [**The Creation and Purpose of Hell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ell_purpose_m.html)
* [**The Creation and Purpose of Hell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ell_purpose_c.html)
* [**Exegesis of Matthew 25:4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t25_41_exegesis.html)
* [**The Old Testament on God Becoming a M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od_as_man.html)
* [**The Gods of Israel Have Come Down to Sav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sraels_gods.html)
* [**The Trinity in Isaiah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rinity_isaiah_1.html)
* [**The Trinity in Isaiah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rinity_isaiah_2.html)
* [**The OT Prophets Testify That the Messiah Is Equal to God the Father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equal1.html)
* [**The OT Prophets Testify That the Messiah Is Equal to God the Father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essiah_equal2.html)
* [**Binitarianism in the Book of Isai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saiah_perichoresis.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shema1.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shema2.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shema3.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Part 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shema4.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Part 5]**](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shema5.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Part 6]**](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shema6.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Part 7]**](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shema7.html)
* [**The Binitarian Nature of the Shema [Appendix 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inity_app_a.html)
*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OT Shem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hema_christianized.html)
* [**Unveil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nly True God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dentity1.html)
* [**Unveil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nly True God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dentity2.html)
* [**Unveil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nly True God [Addendu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dentity_add.html)
* [**The Early Church on Genesis 19:2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en19_church_fathers.html)
* [**The Early Church on the Trinity and Deity of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fathers_christ_deity.html)
* [**Early Jewish Monotheism and Divine Plurality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notheism_plurality1.html)
* [**Early Jewish Monotheism and Divine Plurality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notheism_plurality2.html)
* [**Is the Father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s_father_god.html)
* [**Revisiting the Quran’s Gross Error on Christian Doctrin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christ.html)
* [**Examining Islam’s Teaching That Allah Prays and Worship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worships.html)
* [**More Proof That Allah Worships Like His Creatures Do**](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worships_alike.html)
* [**Satan on Allah’s Thron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atan_on_the_throne.html)
* [**Allah – the Creator of All Thing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throne.html)
* [**The Issue of Inheritance and Allah’s Ase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inheriting.html)
* [**The Problems with the Islamic Shahad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hahadah_problems.html)
* [**The Quran As a Divine Conscious Bein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onscious_quran.html)
* [**Kabah – Islam’s Great Idol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kabah_idol1.html)
* [**Kabah – Islam’s Great Idol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kabah_idol2.html)
* [**Allah – the All Guessing and Hopeful On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hopeful.html)
* [**Allah – the Not So Sufficient On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not_sufficient.html)
* [**Muhammad’s Inspiration and Eloquence versus the Aseity of Allah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humanized1.html)
* [**Muhammad’s Inspiration and Eloquence versus the Aseity of Allah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humanized2.html)
* [**Allah – the Great Mislead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misleader.html)
* [**Allah As the Best Mushrik of Them All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mushrik1.html)
* [**Allah As the Best Mushrik of Them All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mushrik2.html)
* [**More of Muhammad’s Violation of Islamic Monotheis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uhammad_shirk.html)
* [**At the Service of Allah and His Associat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erving_mo.html)
* [**The Angel Gabriel – Allah’s Other Divine Partn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abriel_partner.html)
* [**Is Gabriel Really the Holy Spiri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abriel_spirit.html)
* [**More Merciful than the Most Merciful?**](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re_merciful.html)
* [**Allah’s Need for Atonemen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needs_atonement.html)
* [**Does Allah Forget or No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forget_not.html)

**Biblical Issues**

* [**Does the Holy Bible Call Itself the Holy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holy_bible.html)
* [**Does the Holy Bible Claim to Be the Inspired Word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spired_word.html)
* [**The Epistle of 2 Peter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2peter_p1.html)
* [**The Epistle of 2 Peter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2peter_p2.html)
* [**The Epistle of 2 Peter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2peter_p3.html)
* [**Are the Jewish Apocrypha Inspired Scripture?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pocrypha1.html)
* [**Are the Jewish Apocrypha Inspired Scripture?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pocrypha2.html)
* [**Are the Jewish Apocrypha Inspired Scripture?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pocrypha3.html)
* [**Are the Jewish Apocrypha Inspired Scripture? [Part 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pocrypha4.html)
* [**Are the Jewish Apocrypha Inspired Scripture? [Appendix]**](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pocrypha_app.html)
* [**A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Evaluation of John’s Gospel**](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acarthur_john.html)
* [**Revisiting the Issue of the Age for Marriag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arriage_age.html)

**Quranic Issues**

* [**Praying Not to Be Jewish or Christi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ay_not_to_be_christian.html)
* [**How Satan Trumped Allah and His “Messeng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atan_trumped.html)
* [**The Quran Confirms the Trinity!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_confirms_t1.html)
* [**The Quran Confirms the Trinity!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_confirms_t2.html)
* [**The Quran Confirms the Trinity! Pt. 3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_confirms_t3a.html)
* [**The Quran Confirms the Trinity! Pt. 3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_confirms_t3b.html)
* [**Let the Study Quran Speak!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tudy_quran_speak1a.html)
* [**Let the Study Quran Speak! Pt. 1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tudy_quran_speak1b.html)
* [**Let the Study Quran Speak!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tudy_quran_speak2.html)
* [**The Quran As a Model for the Incarnation and Hypostatic Union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libration1.html)
* [**The Word of God Issue Settled Indeed!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ord_of_god_issue1.html)
* [**The Gods of Islam Unveile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ods_of_islam.html)
* [**Does the Quran Really Deny That a Person Can Bear the Sins of Another?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urden_bearing1.html)
* [**Does the Quran Really Deny That a Person Can Bear the Sins of Another?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urden_bearing2.html)
* [**How the Quran Fails the Muslim “Falsification Te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falsification_test.html)
* [**The Incorruptibility of Allah’s Words and the Charge of Biblical Corrup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ord_incorruptible.html)
* [**A Christian Scholar Chimes In on the Islamic View of Biblical Corrup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gordon_nickel.html)
* [**The Incomplete and Imperfect Qur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complete_imperfect.html)
* [**The Compilation and Textual Veracity of the Qur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uran_compilation.html)
* [**Challenge to the Muslims concerning the Quran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nonymousquran1.html)
* [**Challenge to the Muslims concerning the Quran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nonymousquran2.html)
* [**Challenge to the Muslims concerning the Quran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nonymousquran3.html)
* [**Challenge to the Muslims concerning the Quran [Excursu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nonymousquran_excursus.html)
* [**The Irreparable Loss of Much of the Qur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uran_lost.html)
* [**The Quran Testifies to Its Own Textual Corrup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orruption_testimony.html)
* [**The Seven Ahruf and Multiple Qiraat – a Quranic Perspectiv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hruf_quirat.html)
* **“**[**Kill Those Who Associate Partners (Mushrikun) Wherever You Find The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q9_5_29.html)
* [**Tauhid versus I’jaz al-Qur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auhid_ijaz.html)
* [**The Flat Earth Qur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flat_earth_revisited.html)
* [**Allah’s Violation of His Own Teachings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violation1.html)
* [**Allah’s Violations of His Own Teachings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violation2.html)
* [**Quran Blunder: An Inspired Apocryphal Fa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bel_fable.html)
* [**Quran Inconsistency: Does Allah Sanction and Permit Lust or No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ermit_lust.html)
* [**Quran Error on ANGELS Appearing as Honored GUE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these_guest.html)
* [**Quran Error: Were the Disciples Muslims?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sciples_muslims1.html)
* [**Quran Error: Were the Disciples Muslims?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isciples_muslims2.html)
* [**Quran Difficulty: Is Allah the Only Rul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ruler.html)
* [**Quran Contradiction: Does Allah Forgive All Sins or No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forgiveness.html)
* [**Another Quran Contradiction: Whom Does Satan Intend to Temp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nother-quran-contradiction-whom-does-satan-intend-to-tempt.html)
* [**To Burn or Not to Burn? That Is the Ques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urn_or_not.html)
* [**Quran on Fearing Allah and the Womb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wombs.html)
* [**Quran on Moses As the Most Hig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ses_most_high.html)
* [**How Many Lords Do Muslims Really Hav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ay_ibadi.html)
* [**Pharaoh – Another Lord and King besides All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haraoh_tawhid.html)
* [**The Qura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Pharaoh’s Bod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ody_pharaoh.html)
* [**Revisiting Allah’s Cosmolog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s_cosmology.html)

**Analysis of Muhammad**

* [**Obsessive Muslim Behavior and Devotion to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obsessive_devotion.html)
* [**Allah and Muhammad: Will the Real Servant Please Stand Up!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mo_servant1.html)
* [**Allah and Muhammad: Will the Real Servant Please Stand Up!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mo_servant2.html)
* [**Allah and Muhammad: Will the Real Servant Please Stand Up!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_mo_servant3.html)
* [**The Prophet of Terror and Mayhem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ophet_terror1.html)
* [**The Prophet of Terror and Mayhem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ophet_terror2.html)
* [**The Prophet of Terror and Mayhem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ophet_terror3.html)
* [**The Prophets and Their Bodi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ophet_bodies.html)
* [**Unveiling Allah’s Adviser and Counselo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s_advisor.html)
* [**Did Muhammad Teach That Women Are Stupid and Inferior to Me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_women_inferior.html)
* [**Did Muhammad Permit Women to Be Beaten and Mistreate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_women_beat.html)
* [**Here Comes the Blond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londe_fetish.html)
* [**Muhammad’s Marriage to a Prepubescent Mino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ttained_puberty.html)
* [**Revisiting the Age of Aish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jonathan_brown/aisha_age_1.html)
* [**Muhammad and Wife Beating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ife_beating1.html)
* [**Muhammad and Wife Beating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ife_beating2.html)
* [**Muhammad and Wife Beating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ife_beating3.html)
* [**Muhammad and Wife Beating Postscrip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ife_beating_ps.html)
* [**Evidence That Muhammad Was a Sinful Transgresso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transgressor.html)
* [**Bart D. Ehrman Proves Muhammad Is a False Prophet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art_mhd_false1.html)
* [**Bart D. Ehrman Proves Muhammad Is a False Prophet Pt. 2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art_mhd_false2a.html)
* [**Bart D. Ehrman Proves Muhammad Is a False Prophet Pt. 2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bart_mhd_false2b.html)
* [**More of Muhammad’s Inconsistenci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oing_to_others.html)
* [**Even More Proof That Muhammad Affirmed the Holy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cite_scripture.html)
* [**How Muhammad’s Sunna Trumps the Quran Once Agai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unna_trumps_quran.html)
* [**Muhammad or Abraham? —  How Muhammad’s Sunna Trumps the Quran Once Agai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uhammad_or_abraham.html)
* [**The True Religion and Guidance of Abrah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uhammad_or_abraham2.html)
* [**Is Muhammad Prophesied in the Song of Solomon?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solomon1.html)
* [**Is Muhammad Prophesied in the Song of Solomon?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solomon2.html)
* [**A Muslim Scholar Admits That There Is No Salvation Apart from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salvation.html)
* [**Islam's Divine Savior Revealed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ilah1.html)
* [**Islam's Divine Savior Revealed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ilah2.html)
* [**Islam’s Other God – the Muslim Deification of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ification1.html)
* [**Part 2: Analyzing the Quran’s Implicit Deification of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ification2.html)
* [**Part 3: Analyzing the Deification of Muhammad within Muslim Tradi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ification3.html)
* [**Part 4: Analyzing the Deification of Muhammad within Muslim Tradition (Con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deification4.html)
* [**The Prophet of Chaos and Idolatry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aos_idolatry1.html)
* [**The Prophet of Chaos and Idolatry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aos_idolatry2.html)
* [**The Prophet of Chaos and Idolatry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haos_idolatry3.html)
* [**Allah & Mo., Inc. – Islam’s Foundational Partnership**](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artnership.html)
* [**Revealing Allah’s Partner in Dispensing Divine Grac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grace.html)
* [**Muhammad – the Praise of All Crea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aised_by_allah.html)
* [**Revealing Allah's Partner in Praise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praise1.html)
* [**Revealing Allah’s Partner in Praise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praise2.html)
* [**Revealing Allah’s Partner in Praise P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praise3.html)
* [**Revealing Allah’s Partner in Dispensing Forgivenes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partner_in_salvation.html)
* [**Revealing Allah’s Partner in Receiving Pleasur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d_pleasure.html)
* [**Muhammad on the Setting Place of the Su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hmd_on_sunset.html)
* [**Is Muhammad a True Prophet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uhammad_not_true_prophet.html)
* [**Muhammad’s False Prediction regarding Christ’s Retur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wrong_christs_return.html)
* [**Muhammad Fails a Test of Prophetho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semblance_question.html)
* [**Revisiting the Prophecy of Isaiah 4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saiah42.html)
* [**Revisiting Isaiah 42 Addendu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saiah42_add.html)
* [**More Muhammadan Blasphemies Expose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saiah42_blas.html)
* [**Yahweh’s Servant Revisited P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yahwehs_servant_re1.html)
* [**Yahweh’s Servant Revisited P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yahwehs_servant_re2.html)
* [**Muhammad’s Silly and Ridiculous Teachings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bsurd_teachings1.html)
* [**Muhammad’s Silly and Ridiculous Teachings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bsurd_teachings2.html)
* [**How Will a Muslim Be Saved according to the Hadith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saved_in_hadith.html)
* [**Was Muhammad Certain of His Salva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uhammad_salvation.html)
* [**Praying for the Salvation of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praying_for_mo.html)
* [**None Can Feel Safe from Allah’s Schem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bu_bakr_fear.html)
* [**Another Clear Example of Muhammad’s Inconsistenc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arriage_without_guardian.html)
* [**Muhammad Cursed and Abused His Follower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mo_curses.html)
* [**Muhammad – the Visible Image of All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s_image.html)
* [**Muhammad As Allah’s Hei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s_heir.html)
* [**Muhammad As the Human Voice of All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allahs_voice.html)
* [**Invoking Muhammad in Worship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voking_mo1.html)
* [**Invoking Muhammad in Worship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voking_mo2.html)
* [**Invoking Muhammad in Worship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invoking_mo3.html)
* [**How Allah Killed His Prophe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killed.html)

**Responses to Muslim authors, speakers and debaters**

* [**Rebuttals to Jalal Abualrub**](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abualrub.html)
* [**Rebuttals to Shabir All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ally.html)
* [**Rebuttals to Ali Atai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ataie.html)
* [**Rebuttals to Dr. Jamal Badawi**](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badawi.html)
* [**Rebuttals to Jonathan Brow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jonathan_brown.html)
* [**Rebuttals to Laurence Brow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laurence_brown.html)
* [**Rebuttals to Ahmed Deeda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deedat.html)
* [**Rebuttals to Dr. Jerald F. Dirk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dirks.html)
* [**Rebuttals to Ibn Anwa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ibnanwar.html)
* [**Rebuttals to Zakir Hussei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hussein.html)
* [**Rebuttals to Abdullah Kund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kunde.html)
* [**Rebuttals to Dr. Zakir Naik**](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naik.html)
* [**Rebuttals to “Question Mark”**](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questionmark.html)
* [**Rebuttals to Paul Bilal William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williams.html)
* [**Rebuttals to Sami Zaatari**](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zaatari.html)
* [**Rebuttals to Bassam Zawadi**](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rebuttals/zawadi.html)

[**The Truth about “A Common Wor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olomon/truth_about_common_word.html)

**Sam Solomon is also the (co-)author of several other books:**

* **The Mosque Exposed**
* **Modern Day Trojan Horse: The Islamic Doctrine of Immigration**
* **Al-Yahud: Eternal Islamic Enmity & The Jews**

**They are all available on**[**this site**](http://www.adnamis.org/goods/store/1)**.**

[**Contact Sam Shamou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hamoun/contact.html)**.**

**We are now using a database system. This is the location for Sam Shamoun's newer articles. Most of his earlier articles on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Islam are available through his**[**former index page**](http://answering-islam.org/Shamoun/index.htm)**.**

**c3. Silas（西拉 — 文章）**

**Jesus Christ**

* [**A Comparison of Jesus and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founders.htm)
* [**Evidence for the Crucifixion of Jesus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crucified.htm)
* [**Jesus is the Unique Son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onofgod.htm)
* [**The Meaning of "Son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on2.htm)
* [**Islam Has No Fath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no_father.htm)
* [**Do Christians and Muslims Worship the Same God?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same_god1.html)
* [**Do Christians and Muslims Worship the Same God?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same_god2.html)
* [**Do Christians and Muslims Worship the Same God?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same_god3.html)
* [**Do Christians and Muslims Worship the Same God? (Part 4)**](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same_god4.html)
* [**Do Christians and Muslims Worship the Same God? (Part 5)**](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same_god5.html)
* [**False Prophet Muhammad, Fairytale Muhammad, and Harley Talman (Part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false_prophet1.html)
* [**False Prophet Muhammad, Fairytale Muhammad, and Harley Talman (Part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false_prophet2.html)
* [**False Prophet Muhammad, Fairytale Muhammad, and Harley Talman (Part 3)**](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false_prophet3.html)
* [**Beloved Egypt Awak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beloved_egypt.html)

**Muhammad and the Bible**

* [**Muhammad and the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bible.htm)
* [**Rebuttal to A. Meherally’s Respons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Responses/Meherally/bible.htm)

**Is Muhammad in the Bible?**

* [**Who is the Prophet of Deuteronomy 18:18?**](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deut1818.htm)
* [**Evidence that the Comforter is the Holy Spiri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comforter.htm)

**Thoughts on the Prophethood of Muhammad**

**Muhammad’s Questionable Actions:**

* [**Muhammad and the Rape of the Female Slav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femalecaptives.htm)
* [**Muhammad and the Murder of Abu Afak**](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abu-afak.htm)
* [**Muhammad and the Murder of Asma bint Marw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asma.htm)
* [**The Deception and Murder of Kab al-Ashraf**](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ashraf.htm)
* [**Muhammad and the Death of Kinan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kinana.htm)
* [**Muhammad and the Death of the Uraynian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hepherds.htm)
* [**Muhammad and the Killing of Apostat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apostasy.htm)
* [**Muhammad and the Meccan Te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meccan10.htm)
* [**Muhammad and the Treaty of Hudaybiyy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hudaybiyya.htm)
* [**Slavery in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lavery.htm)

**Muhammad's Spiritually Bizarre Behavior and Beliefs:**

* [**Muhammad’s Suicide Attempt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uicide.htm)
* [**Comments on a Response to “Muhammad’s Suicide Attempt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fatrah.htm)
* [**Muhammad and the Demon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demons.htm)
* [**Muhammad and Sat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atan.htm)
* [**Muhammad and the Satanic Vers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Responses/Saifullah/sverses.htm)
* [**Muhammad the Sinn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mo-sinner.htm)
* [**Muhammad, Aisha, Islam, and Child Brid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childbrides.htm)
* [**Muhammad, Islam, and Sex**](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mo_sex.htm)
* [**The Death of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mo-death.htm)

**Islam and Terrorism**

* [**Islam Hates You**](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islam_hates_you.html)
* **Is ISIS Islamic?**
* **Part 1:**[**Jesus’ Kingdom versus Muhammad’s Kingdo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isis1.html)
* **Part 2:**[**Muhammad Did It, ISIS Does I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isis2.html)
* **Part 3:**[**Understanding Islam and ISIS Toda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isis3.html)
* [**Weaknesses in the NYC Police Department’s Terrorism Repor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police_report_weaknesses.htm)
* [**THE SPIRIT OF ISLAM: New York, Madrid, Besl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pirit_of_islam.htm)
* [**MURDERING ISLAM'S CRITICS: The Female Slaves and Theo Van Gog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theo_van_gogh.htm)
* [**America, Islam, Jihad, and Terroris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jihad.htm)
* [**The Verse of the Sword: Sura 9:5 and Jih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wordverse.htm)
* [**The Islam Test: Moderates versus Terrorist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islam_test.htm)
* [**Muhammad, Islam, and Terroris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terrorism.htm)
* [**Rebuttal to A. Meherally's Respons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meherally_pp.htm)
* [**Reproof to Alex Kronemer's “Was Muhammad a Terro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kronemer.htm)
* **Again:**[**Was Muhammad a Terro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terrorist.htm)
* [**The Destruction of America**](http://www.abrahamic-faith.com/silas/Destroying%20America.html)**(off-site)**
* [**Steve Waldman, Islam, and the Fog of Ignoranc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waldman.htm)
* [**Muhammad’s Vulgar Fac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mos_vulgar_face.htm)

**Islam, the Academicians, and the Pundits**

* [**Miroslav Volf: Duped Christian, Shallow Theologian, Different God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miroslav_volf.html)
* [**A Prophecy against Americ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prophecy_america.html)
* [**Kareem Abdul Jabbar – Islam’s Most Valuable “Useful Idio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kareem_abdul_jabbar.html)
* [**Peter Beinart, Islam, and Critical Thinkin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peter_beinart.html)
* [**Ed Husain’s Islam versus Muhammad’s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ed_husain.html)
* [**Errors and Omissions in the PBS Special “Muhammad: Legacy of a Prophe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pbs-special.htm)
* [**The Koran and Fighting Unbeliever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juancole.htm)**(A Response to Juan Cole's Position)**
* [**Challenging Ignorance on Islam: A Ten-Point Primer for American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garyleupp.htm)**(A critique of Gary Leupp’s article)**
* [**What the Qur’an Really Says about Violenc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hassaballa_violence1.htm)**(Review and critique of an article published by Beliefnet)**
* [**Mark LeVine and a Truce with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levine_truce.htm)
* [**Dean Esmay – Another Useful Idio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dean_esmay.htm)
* [**Islam Is the Problem! Muhammad Is the Proble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problem_islam.htm)
* [**Islam’s Wrinkled Fac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islams_wrinkled_face.htm)
* [**Islamic or Islam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islamist.html)
* [**Islam, Politics, and Jocelyne Cesari**](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cesari.html)
* [**Real Islam, Violence, and Sheila Musaji**](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sheila_musaji.html)
* [**Bill O’Reilly, Muhammad, and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oreilly.html)
* [**Islam's Critics, Sex, and Jonathan Brow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brown.html)
* [**Muhammad, Child Brides, and David Lieper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liepert.html)
* [**Daniel Pipes vs. Islamism vs. Moderate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pipes_islamism.html)
* [**Islam for Journalists: Errors and Omission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islam_for_journalists.html)

**Quran: Sources and Errors**

* **Muhammad the Borrower:**
* [**Debate with Saifullah (1)**](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aifdebate1.htm)
* [**Debate with Saifullah (2)**](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aifdebate2.htm)
* [**Ahmed, Allah, and Abroga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abrogation.htm)
* [**Muhammad’s Error about Mary Being Aaron’s Sist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mary.htm)
* [**The Pagan Religious Sources of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pagansources.htm)

**Women in Islam**

* [**Wife Beating in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wife-beating.htm)
* [**A Rebuttal of Jamal Badawi’s “Wife Beatin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beating_badawi.htm)
* [**Muhammad, Aisha, Islam, and Child Brid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childbrides.htm)
* **The Fruits of Islam’s Royal Family:**

1. [**Muhammad's Wealt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rf1_mhd_wealth.htm)
2. [**The New King**](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rf2_newking.htm)
3. [**Uthman’s Murde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rf3_uthman_murder.htm)
4. [**Ali and Aish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rf4_ali_aisha.htm)
5. [**Ali and Mu’awiya**](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rf5_ali_muawiya.htm)
6. [**Husayn and Yazi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rf6_yazid_husayn.htm)
7. [**The Fruit of Islam Judge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rf7_fruit_judged.htm)

**The Hadith**

[**Hadith Index**](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indexintro.htm)

* [**Muhammad and the Animal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animals.htm)
* [**Muhammad and Dog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dogs.htm)
* [**Muhammad and the Snake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snakes.htm)

**The Sira (Biography of Muhammad)**

* [**Index to The Life of Muhamma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Silas/ibn_hisham_index.doc)**(Guillaume’s translation of Ibn Hisham’s recension of Ibn 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Word document, virus free)**

**You are welcome to**[**correspond with the author**](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silas/contact.html)**of the above articles.**

**c4. Bassam M. Madany（巴萨姆‧玛达尼 — 文章）**

* [**Why Islam Is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Faith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islam_different.html)
*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Turmoil in Islamic Land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turmoil.html)
* [**The Desperate Plight of Iraqi Christian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iraqi_christians.html)
* [**The Plight of the Largest Native Christian Minority in the Muslim World: The Copts of Egypt**](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coptic_christians.html)
* [**Algerians Alienated from Islam Are Turning to Christ**](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algerians.html)
* [**The Law of Apostasy in Islam Must Change**](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apostasy_law.html)
* [**The Status of Women in Islam**](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status_women_islam.html)
* [**Toward a Tanweeri (Enlightened) Hermeneutics of the Qur’an**](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hermeneutics1.html)
* [**The Myth of Islamophobia**](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islamophobia.html)
* [**What is the Qur’an?**](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what_is_quran.html)
* [**An Example of the New “Enlightened” Hermeneutics of the Qur’an**](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hermeneutics2.html)
* [**From Faith to Unbelief**](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faith_to_unbelief.html)
* [**From Religion to No Religion**](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no_religion.html)
* **It’s High Time for Shi’ites to Change Their Spirit of Victimhood**
* [**Jacques Ellul’s View of Islam & Dhimmitude**](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jacques_ellul.html)
* [**Learning from the “New” Maghrebi Christian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maghrebi_christians.html)
*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o Muslim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trinity_missions.html)
* [**Good Intentions, or Scriptural Principles in Mission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scriptural_principles.html)
* [**Incarnational Mission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incarnational_missions.html)
* [**The Missiology of Kamil Abdul Messiah**](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kamil_missiology.html)

[**Contact the author**](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contact.html)

**Further writings by the same authors can be found on the website**[**Middle East Resources**](http://www.unashamedofthegospel.org/)**. Bassam Madany also republished H.H. Jessup's book**[**The Setting of the Crescent and the Rising of the Cross**](https://answering-islam.org/authors/madany/kamil_jessup.html)**, the life story of Kamil Abdul Messiah, a Syrian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c5. John Gilchrist（约翰‧基克理斯 — 文章与书籍）**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 [**Knowing God Personall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gilchrist/knowing_god.html)

**Foundational Books**

* [**Facing the Muslim Challeng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Challenge/index.html)
*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Muslim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Sharing/index.html)
* [**The Qur’an and the Historical Jesu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gilchrist/jesus.html)
* [**Muhammad: The Prophet of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gilchrist/muhammad.html)
* [**The Qur’an: The Scripture of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authors/gilchrist/quran.html)
* [**Jam’ Al-Qur’a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Jam/index.html)**– the Codification of the Qur’an text**
* [**Muhammad and the Religion of Isl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Vol1/index.html)
* [**The Christian Witness to the Musli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Vol2/index.html)

**The Qur’an and the Bible Series (QBS)**

**Most QBS booklets are rebuttals to publications by**[**Ahmed Deeda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rebuttals/deedat.html)**〔南非的阿赫默‧迪达特已于2005病逝, 但伊教界仍继续播放他过去录制的辩论视频〕。**

[**The Crucifixion of Christ: A Fact, Not Fiction**](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crucifixion.html)

[**What Indeed Was the Sign of Jon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jonah.html)

1. [**The Textual History of the Qur’an and the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texthistory.html)
2. [**Christ in Islam and Christianit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christ.html)
3. [**Is Muhammad Foretold in the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muhammad.html)
4. [**Origins and Sources of the Gospel of Barnabas**](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barnabas.html)

**Christianity and Islam Series (CIS)**

1. [**An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Cross and the Hijr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hijrah.html)
2. [**Nuzul-i-Isa: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2nd_coming.html)
3. [**Al-Masihu-Isa: The Glory of Jesus the Messiah**](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al_masih.html)
4.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in the Qur’an and the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uniqueness.html)
5. [**The Titles of Jesus in the Qur’an and the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titles.html)
6. [**Millat-a-Ibrahim: The True Faith of Abraham**](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abraham.html)
7. [**The Love of God in the Qur’an and the Bibl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love.html)
8. [**The Temple, the Ka’aba, and the Christ**](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temple.html)

**Further topics**

* [**Eid-ul-Adha: Abraham and the Sacrific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eid.html)
* [**The Lamb of God**](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lamb.html)
*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way.html)
* [**Our Approach to Islam: Charity or Militancy?**](https://www.answering-islam.org/Gilchrist/charity.html)

**d. 基督宗教学者拉法特‧阿玛礼的宗教研究院 (Rafat Amari /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网站提供伊教先知穆氏的族群、文化与创教处境、外教影响等的史地和考古资讯〔包括探讨穆氏是否是以实玛利后裔的课题〕, 甚有学术参考价值。**

**e. 基督教阿拉伯语电台SAT7 (**[**https://www.sat7uk.org/**](https://www.sat7uk.org/)**) 这事工多年来提供多元综合性节目服侍欧、亚、非地区阿拉伯语族群教会, 也积极向讲阿拉伯语非基督民众传扬福音。**

**f. 伊朗穆宣频道Blog: hormozshariat.com和**[**iranaliveministries.org**](http://www.info@iranaliveministry.org/)**。何慕兹‧萨理亚是伊朗前穆斯林, 在美国归信基督后建立教会并积极推动向同胞传讲基督。**

**g. 设立于英国伦敦Kensington Temple的国际圣经学院，其办学宗旨特别着重在面对穆宣的挑战与需要, 提供实体与网上培训课程 (onlinelearning.ibiol.org)。**

**h. 英国辩道护教中心Pfander Christian Centre for Apologetics, pfander.uk；中心宗旨主要针对穆宣提供辩道护教课程。参 Forum of Christian Leaders (FOCL) 的相关讲座系列。**

**i. 天主教高层圣职评论学者Mario Alexis Portella, faithfreedom.com; Alisina.org。**

**j. 迈丁‧艾拉斯 (Mateen Elass) 多年任牧师职, 现为“Voice of Truth”机构同工, 专注于穆宣 —— 尤其在辩道护教层面。出生伊斯兰教背景, 曾在沙特阿拉伯住过10年; 新约研究哲学博士。请浏览艾拉斯的网页与部落格如下: “The Personal Blog of Mateen Elass”,**[**https://mateenelass.wordpress.com/**](https://mateenelass.wordpress.com/)**author/mateenelass/。**

**推介作者文章: 1. “Top Ten Fake News Headlines Concerning Islam” (2017-03-01); 2. “The Exhausted Defender of Islam” / 精疲力竭的伊斯兰捍卫者 (2021-04-22); 3. “Adding Injury to Insult: How Muhammad Dealt with Ridicule” (2021-05-11);**[**answeringislam.org**](http://www.answering-islam.org/)**的中文网页有他的汉译文章。**

**k. “前穆斯林”所设的Islam Watch网站**

**此网站的创导学者多数走人本与自由主义路线; 彼等自称都是在觉察伊斯兰的邪恶后脱教, 且扛起护卫世界免受伊斯兰败坏的使命而加以批判、鞭笞; 所登载文章都具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请点击首页“About Us”, 阅读此网站创导者的离教与建网宗旨声明。也莫错过收藏此网站所提供的下列免费下载书 (**[**https://www.islam-watch.org/index.php**](https://www.islam-watch.org/index.php)**, 见Online Books):**

**Books by Amar Khan:**[**Miracles of the Quran Exposed**](https://www.islam-watch.org/Amarkhan/Miracles-of-Quran-Exposed.htm)**;**[**A Complete Guide to Pedophilia in Islam**](https://www.islam-watch.org/Amarkhan/pedophilia-in-islam/pedophilia-islam.htm)**;**[**Corruption and Distortion in the Quran**](https://www.islam-watch.org/Amarkhan/Corruption-in-Quran.htm)

**Books by Abul Kasem:**[**Guide to Quranic Contradictions**](https://www.islam-watch.org/AbulKasem/quraniccontradictions/index.html)**;**[**Islamic Voodoos**](https://www.islam-watch.org/AbulKasem/IslamicVoodoos)**;**[**A Complete Guide to Allah**](https://www.islam-watch.org/AbulKasem/BismiAllah/index.html)**;**[**Root of Terrorism ala Islamic Style**](https://www.islam-watch.org/AbulKasem/RootsTerrorism/RootsTerrorism0.htm)**;**[**Sex and Sexuality in Islam**](https://www.islam-watch.org/AbulKasem/SexInIslam/sex_and_sexuality_in_islam.htm)**;**[**Who Authored the Quran?**](https://www.islam-watch.org/AbulKasem/WhoAuthoredQuran/who_authored_the_quran.htm)**;**[**Women in Islam**](https://www.islam-watch.org/AbulKasem/WomenInIslam/women_in_islam.htm)

**Books by Mohammad Asghar:**[**Muhammad and His Quran: Blood and Lies at the Root of Islam**](https://www.islam-watch.org/index.php/authors/67-asghar/420-muhammad-and-his-quran-blood-lies-at-root-of-islam)**;**[**Muhammad & Islam – Stories Not Told Before**](https://www.islam-watch.org/MAsghar/StoriesNotTold/stories_not_told_before.htm)**等等**